

戈 丹

普列姆昌德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统一书号： 10019·783
定　价： 2.10 元

外国現代文学名著丛书

戈　丹

普列姆昌德著

严紹端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戈　丹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商务印书館上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83　字数381,000　开本850×1168耗 $\frac{1}{32}$　印張17 $\frac{1}{8}$　插頁2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定价(3) 2.10元



作　　者　　像

普列姆昌德

1

普列姆昌德（眞名丹納帕特·萊易）是現代印度的伟大作家，印度进步文学的旗手。他一生辛勤的創作劳动，为后世留下大約三百个短篇小說和十二部长篇小說，对現代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献。他的創作标志着印地文学和烏尔都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現实主义的轉变，因而他在印地文学史和烏尔都文学史上更占有独特的地位。

除了长短篇小說以外，普列姆昌德还写过剧本、电影故事、散文、評論以及兒童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以精細入微的观察和現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印度广大人民喜聞乐見的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印度社会生活，反映了波瀾壮闊的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的斗爭。在他的作品里，悲慘的印度农民第一次以眞正的主角身份出現。印度社会上长期受到歧視与凌辱的"賤民"和寡妇也在他笔下取得了人的尊严地位。正因为他所处理的題材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現实意义，他的作品中洋溢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气息，所以印度人民非常崇敬他，把他看作一位伟大的人民作家。

在普列姆昌德以前，印地文和烏尔都文的小說多半是些神怪离奇的浪漫故事，書中主角也往往是王公貴族和才子佳人，跟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是沒有多大关系的。普列姆昌德在奠立和巩固了現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之后，还不断与同时代的消极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傾向进行斗爭。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調文学的社会功能。他說过：“文学的基础是生活。”而文学作品的任务是“对生活作批判性的評价”。由于他在很多作品里无情地揭露了种姓制度和宗教迷信的危害，那些維护正統思想的人們便把他称作“仇恨的传道者”；对这种攻击，他曾在自己創办和主編的文学刊物“天鵝”上发表評論，加以駁斥，題目就是：“文学里需要仇恨”，可見他的爱憎是异常强烈的，而他也善于利用文学这种武器进行斗爭。

2

普列姆昌德于一八八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印度貝拿勒斯附近的拉姆希村。他的祖輩曾在莫臥兒王朝供职，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化，这种影响决定了他兒时所受的教育，也是他以后能同时以印地語和烏尔都語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列姆昌德的一生都是在貧苦中度过的，因此他的作品里自然流露出他对貧苦大众的深厚同情。他父亲原是一个收入微薄的邮局小职員，以后升到一个小邮局的局长，月薪仅四十卢比，很难顧到一家人的温飽。在他幼年时代，父亲的工作常常調动，他也跟着走过很多小城市和乡村，人民大众的疾苦在他稚嫩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后他做过多年的教师和督学，因工作关系到过很多地方，而且經常到农村視察，这使他对农村

生活更加熟悉，对他的創作有很大帮助。

他七岁时死了母亲，受到后母虐待。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和一位相貌丑陋、脾气乖戾的女人結了婚。这种結婚生活当然不会給他带来絲毫幸福。妻子死后，亲友們劝他再娶，但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社会风习下令人震惊的条件：他要娶一个寡妇。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因而失去了一部分亲友的同情。但他不仅以实际行动反对这种封建传統，而且在一部长篇小説"誓言"("爱")里又通过艺术形象提出寡妇改嫁的問題。他第一次結婚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虽然那时候他还沒有成年，供养家人的重担却落在他的肩上。为了維持家用，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寒冷的冬天卖掉温暖的大衣，又一次在被迫絕食三日之后，他不得不卖掉数学教科書来延續自己的生命。在貧困的物質生活的煎熬下，他表現出頑强的生活意志，先是当家庭教师，接着当小学教員，同时在阿拉哈巴师范学校讀書，終于取得了文学士的学位。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他本来有一个梦想，就是取得碩士学位，然后挂牌做律师，但他的这个梦想并沒有实現。他很快就明白了，他要作一个眞正的人民大众的律师，他的法庭应該是整个社会，他为之辯护的应該是受压迫与被剝削的人們。为了要作这样一位律师，他决定献身于文学事业。他不仅通过他的創作，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大声疾呼，他也以文学作武器，为印度的独立自由向英国統治者进行斗爭。

他本来是一个业余作家，但到了一九二〇年，在甘地倡导的不与英国政府合作的运动中，他毅然辞去了督学职务，从此便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文学事业。

普列姆昌德对他所献身的文学事业的确是忠心耿耿的。为

了便于利用这种武器进行斗争，他除了創作以外，还想办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以免受到刊物編輯与出版商人的剝削和限制。他先后創办了大型的印地文学月刊“天鵝”和“觉醒”周刊，又在貝拿勒斯开办了沙拉斯瓦蒂出版社。在他办出版社的时候，他已經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創作上的收入相当丰厚，但他的收入除了維持必需的生活之外，全都用来經营出版社，甚至他妻子給他治病的錢，他也用在出版社上面去了。出版社的盈余却又用来填补两个刊物的亏損。就这样，他以創作养出版社，以出版社养两个刊物，自己呕尽心血，日以繼夜地从事創作和編輯劳动。他因为从童年起就过着穷困的生活，营养不良，染上了慢性痢疾，身体一直很衰弱，現在竟以衰弱之身，肩負起如此沉重的担子，要沒有过人的毅力，如何能胜任！何况他这一副担子，是在异族統治和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逆境中承受下来的，他忧虑的不仅是經济上的窘迫，还有政治上的厄难，而这两种打击往往会同时落到他的头上。“天鵝”創刊才半年的时候，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触怒当局的文章，政府勒令繳納保証金，結果他无法繳納，一度被迫停刊。复刊后才出了两三期，他自己写的一个短篇小說“杀人犯”又引起了一場风波。尽管刊物受到这許許多多的折磨，但普列姆昌德仍然不屈不挠，象热爱自己的子女似的热爱着它，病中也要掙扎着替它撰稿。在他的关心培养下，刊物确也象岩石縫里的一株青草，頑强而茁壮地不断生长。这个刊物在現代印地文学的发展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被認为印度进步文学的一面光輝的旗帜，因为英国統治印度之后，印度的民族文学受到忽視，这样一个有进步思想指导的大型文学刊物，旣可以通过艺术的感人力量，鼓舞印度人民起来爭取祖国的自由独立，同时也讓新的作家有机会发表他們的作品，使得印地文学的园林不

致因为异族統治者的忽視而荒凉冷落。普列姆昌德在培养新作家方面的功績，人們至今还在称道不已。

为了維持“天鵝”与“觉醒”这两个刊物，普列姆昌德不得不在一九三四年应約到孟买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去工作。他在那兒写了三个电影故事："紗厂工人"，"流刑犯"和"新生活"。"紗厂工人"描写在当时不景气的情况下資本家与工人之間的尖銳矛盾，但这种矛盾由一个仲裁机构加以調和了。"流刑犯"所写的也是同一題材，但比前者跃进了一步。紗厂主趁着当时印度全国推行国貨运动的机会，提高布匹的价格，同时又借口粮价下降，想要削减工人的工資。工人們提出要求，厂主置之不理，于是，矛盾的解决自然采取了阶級斗爭的方式：工人們全体罢工了。制片商原以为这是"热貨"，可以一本万利，就照样拍成电影，但检查时无法通过，以后制片厂虽然删去了很多情节，又增加了不少庸俗的場面，孟买政府还是禁止上演，仅仅在沒有工厂的旁遮普上演一个短时期，接着也遭到禁止。以后制片厂又作了許多努力，連影片的名字也改成了"穷苦的工人"，才被准許上演，因为穷苦工人的遭遇可以使那些紳士淑女和达官貴人抒发一下悲天憫人的情怀，而战斗的工人却只会給他們带来恐惧。这件事使普列姆昌德很伤心，合同还沒有滿期他便毅然离开孟买回到貝拿勒斯去了。

他回到貝拿勒斯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但这两年，无論对他个人或对整个印度文学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在这两年里写下了他的短篇杰作"尸衣"("可番布")和他的长篇代表作"戈丹"，而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他主持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的第一次大会，并且亲自参加大会宣言的草拟工作。为了体現大会宣言的精神，他还开始写了最后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說"圣

綫”，又准备再办一个文学刊物，遺憾的是，当“圣綫”尚未写完、新的刊物还沒有誕生的时候，他却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与世长辞了。

在他逝世以前几个星期，高尔基逝世的消息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因为高尔基对他的影响已逐漸超过原来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因此，他虽然病势垂危，还是掙扎着写下一篇悼詞，而且坚持要到追悼高尔基的大会上去致詞。事后他曾对他的妻子說，总有一天，印度人民会把高尔基当作他們自己的作家来爱戴的。

在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的第一次大会上，他曾以主席身份发表了一篇題为“文学的意义”的演說，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应該具有崇高的思想、具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創造的冲动，应該显示出生活的眞实面貌，——它应該使我們行动和斗爭，使我們产生激情，而不是讓我們昏昏欲睡，因为現在再要昏睡就是死亡的象征。

这一段話給普列姆昌德自己一生的創作作了很好的写照。

3

普列姆昌德生活的年代是英帝国主义統治印度的后期，也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他三十六年的創作历程（他于一九〇一年开始发表作品），恰好包容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三次高潮时期。要了解普列姆昌德的作品的現实意义，我們得同时簡略地談談这三次斗爭高潮的經过。

第一次高潮是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年。引起这次高潮的近因是孟加拉的分治，但促成这次高潮的却是当时的世界形势：是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初步胜利。而这个革命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战爭（日俄战爭）性質的民主革命，这給予殖民地人民以巨大的冲激力量。这个新的形势在印度也自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觉醒了的印度人民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次斗爭采用了比以往更激进的、对統治者实行經济絕交的方式，而領导斗爭的国民大会党也在一九〇六年正式宣布以爭取自治为目标。

在这个时期，普列姆昌德的第一个短篇小說集“热爱祖国”（一九〇七）署着他的眞实姓名出版了。这集子里的几个短篇，都洋溢着蓬勃熾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其中一篇把为祖国抛洒的最后一滴热血比作世界上最珍貴的珠宝。該書出版后，立即被英国政府禁止发行，而且把搜罗到的五百本公开焚毁，同时警告作者，如果他再写类似的作品就要受到严厉的懲罰。这种警告并沒有吓倒作者，从此以后，他改用普列姆昌德的笔名継續战斗。

第二次高潮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二年。这次高潮比第一次声势更为壮大，是眞正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因为帝国主义的整个結构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蕩，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推动了世界革命的浪潮，英印关系自然也跟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九一九年初，由于英国統治者施行一項罗拉特法案，想在战时法令失效后仍継續保持政府的特殊鎮压权力——免除正常的法院程序，不經审判即行监禁，这使得全印各地群情激憤，展开了規模空前的罢工。甘地也組織了消极抵抗的不合作运动来反对罗拉特法案。印度全国人民出現了空前团結的現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并肩作战。斗爭力量的强大引起統治者更残酷的鎮压。到了一九二〇年，国大党通过“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斗爭政策，号召斗爭参加者放弃英国政府授予的称号，对

立法机关、法院和教育机构实行抵制，同时恢复手工紡織，将来逐漸走向抗稅的最后阶段。但是，“非暴力的不合作”斗爭并不能阻止群众的暴力行动，因为当时联合省的一个村庄乔里乔拉的农民群众在憤激的情緒之下捣毁和焚烧了該村的警察局，造成了二十二名警察的死亡，于是甘地不得不宣布停止整个的和平抵抗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当时的自由斗爭的确具有了一定的群众規模，已經深入到农村里去了。也可以說，印度的农民运动是跟整个自由斗爭結合在一起的，只是那时候印度无产阶級还沒有成长起来，还沒有形成一种領导力量，因此农民运动还只是自发性的斗爭，而不是有組織的斗爭。这样的斗爭結果当然是失敗。

普列姆昌德的第一部长篇巨著“仁爱道院”和剧本“斗爭”就眞实地反映了这第二次的斗爭高潮时期。“仁爱道院”写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出版，可見作者的确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面对着印度严峻的現实，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捉笔写成的。小說的題材是农民反抗地主和殖民統治的斗爭。作者通过一个青年农民巴尔拉吉的口，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表現了无限的向往。書中深刻地描繪了印度农民所受的种种压迫、剝削以及他們的悲慘貧困的境遇。有一个善良的农民瑪諾哈尔，在跟别的农民一样受尽地主的欺凌之后，又知道他的妻子受到地主爪牙高斯坎的侮辱，于是他忍无可忍，和他的兒子巴尔拉吉一起把高斯坎杀死了。这是普列姆昌德的作品里最明显地描写了暴力反抗的小說。尽管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他們的反抗只能是自发的、个别的，而不是有組織的、集体的，但它表达了群众的眞正的要求。剧本“斗爭”也是描写农民

反抗地主和殖民統治的。从这个充滿战斗气息的剧本里，我們可以听到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独立的响亮的声音。剧中主角这样宣布說：“我也会杀人。可是，我不杀軟弱的人。我光杀那些有武器的人，那些勒索穷人的家伙，杀那些糟蹋穷人的名誉和破坏他們家庭的人……”不用說，在那高潮时期，这样的作品曾經大大地鼓舞了印度人民的战斗意志。

一九二八年印度工人的大罢工运动，目的是在对英国政府派遣的西門調查团①示威，結果却成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的第三次斗爭高潮的先声。我們知道，自从二十年代中期印度产业工人阶級出現以后，社会主义思想便开始在印度发展，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因素，而且在青年一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左翼人士中产生了影响，这使得国大党一九二七年年底在馬德拉斯举行的会議上通过了以爭取完全独立为目标的決議，到了一九三〇年一月廿六日，全印各地举行了大規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庆祝第一个独立日，号召人民拒絕納税，抵制英貨，破坏盐税法等。这些活动都是屬于和平抵抗的范疇的，但广大群众一經行动起来，运动的規模和声势都远远超越了約定的范疇，使英国統治者感到异常恐慌，結果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便采取残酷的鎮压手段。

普列姆昌德反映这一个斗爭时期的作品，可以拿长篇小說“盜用公款”和“战場”以及短篇小說集“进軍”为代表。“盜用公款”写于一九三〇年，作者在这部小說里淋漓尽致地描繪了印度中产阶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活动，是他以中产阶級生活为題材的成功之作。書中的一个小販曾对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

① 該調查团的任务是要解决印度未来宪法的命运的，但調查团中根本沒有一个印度代表。

分領导人物作了极其尖銳的指責。“战場”写于一九三二年，以一九三〇年的坚持眞理运动为背景，故事中心是农民的抗租运动。从这本書里，我們可以嗅到当时轟轟烈烈的斗爭气息。“进軍”在一九三二年出版后，曾被英国政府禁止发行，因为这个集子里所收的短篇都洋溢着反对英帝国主义統治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是当时坚持眞理运动的眞实写照，也是号召人民群众向統治者进軍的响亮号角。以作为書名的“进軍”一篇来說，印度农民那种如火如荼的、反帝救国的赤誠，特别是老妇人瑙利那种爱国不肯后人的精神，的确是令人激奋的。

除了上面举出的、与当时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三次高潮紧密結合的作品外，普列姆昌德还在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說“舞台”（一九二七）里以更加广闊的图景概括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作者通过書中主角苏尔达斯保卫自己土地的斗爭，表現出印度古老的乡村經济和强大的資本主义势力的冲击。苏尔达斯的斗爭武器是“坚持眞理”，但結果他自己承認失敗了。

然而，被公認为普列姆昌德的代表作的，是他描写印度农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說“戈丹”（一九三六）。这是他三十六年創作生涯的結晶，也是印度現代文学的碩果。印度的进步文艺批評家和苏联的印度文学研究者都認为，这部小說应該列入二十世紀上半期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林。

4

“戈丹”是印度农村生活的一部史詩。在这部小說里，作者以精炼朴素的語言，描繪出三十年代印度农村的一幅阴暗悲慘的画图。

在三十年代，印度人民还在英帝国主义者的統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特别是在广大的印度农村里，农民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爪牙（警察）和大小封建主、地主、土地承租人（这种承租人再一层层分租出去，而有二地主，三地主直到二十多层）、高利貸者的重重压迫和剝削。种姓制度的魔影又时时威胁着他們。他們虽然劳碌終年，还是免不了在飢餓綫上掙扎。“戈丹”的主角何利就是这些亿万农民的典型，書中所写的柏拉里，也就是印度农村的一个縮影。

何利的性格是那么純朴、善良，因为从小受着古老的封建礼法和宿命論的影响，对宗教和权势怀着深深的畏惧，一切都逆来順受，宁可自己吃亏，不願违背“为人的道德”和丧失家門的“体面”。他的生活信条是：“住在水里，不能跟鱷魚作对。”他也喜欢說：“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因此，他跟書中的地主萊易老爷常常有些来往，还以为这种关系給他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他不知道他的毁灭正是这些人促成的。

他具有一个純朴的农民的种种优点和缺点：誠实而又有点狡詐，謙逊而又有点傲慢，軟弱而有韌性，自私而又富于同情，——总之，是私有制社会里处处受到折磨的一顆善良的灵魂。他也象千千万万的印度农民一样，生平唯一的梦想是买一头母牛，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母牛不仅能够生产牛奶，而且是吉祥的象征和膜拜的对象。他的这个梦想是貫串全書的主要綫索。

故事开始时，他向邻村的牧人薄拉賒买了一头母牛，这头牛才到家里，他的弟弟希拉由于妒嫉便把它毒死了。警察想借这机会勒索敲詐，要搜查希拉的家，何利为了保持家門的“体面”，

宁可发誓說母牛不是希拉毒死的，并且甘願向高利貸者去借債来賄賂巡官。与此同时，他的兒子戈巴尔爱上了薄拉的女兒裘妮娅——一个年青的寡妇，而何利和他的妻子在复杂矛盾的心情中，終于不顧社会习俗的覊勒，大胆地把已經怀孕几个月的裘妮娅收留在家里，因此，那些以卫道者自居的村里长老会的长老們認为这是伤风敗俗、不可饒恕的罪过，他們开除了何利的教籍，后来又罰他一百卢比現金和三十滿粮食。何利把地里的收成全部繳作罰款，又把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抵押出去，才算履行了长老会的"判决"，从而恢复了他的种性。

何利一生的劳动是一出大悲剧。他太善良了。地主、高利貸者、祭司、警察，都想劫夺他的劳动果实。村里的几个高利貸者，沒有一个不是他的債主。他收获的粮食在打谷場上就給搶光了，他的甘蔗或者被法院拍卖，或者被糖厂收买，无論哪一种情形他自己都不能拿到一个錢。永远陪伴着他的是各种各样的阴謀和灾难。到了最后，他的境遇淪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致无法按照社会习俗来賠嫁他的第二个女兒，只得把她变相地卖給一个老头兒作妻子，借此繳淸欠租，兔得地主抽回他所种的地。他平日最講究維护家門的"体面"，这时一切的"体面"却都丧尽了。他生下来就受苦，苦够了就死去，而他終身唯一的梦想还是沒有实現。他活着的时候，那个祭司兼高利貸者——婆罗門达塔丁曾經剝削过他的劳动，他临死时，同一个达塔丁又从他的冰凉的手里搶走了他积攒下来准备买牛的二十个安那，作为替他淨化灵魂的代价！

何利的妻子丹妮娅也是書中刻划得很成功的人物。她大胆、泼辣，跟丈夫的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对比。当警察局巡官向何利进行敲詐时，她敢于当面斥責巡官。当村里长老会作了不公

平的判决时，她敢于不顧一切，提出了义正詞严的抗議。她外貌冷峻，心地却很温厚。她跟何利一样有着熾烈的爱憎，但他比何利更能不理睬人們的閑言和冷語。在普列姆昌德塑造的妇女群象中，丹妮婭的叛逆性格表現得最为突出。何利主张一切都逆来順受，她却想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分清一个是非。但是，她虽然常常站在眞理的一边，她却从来沒有嚐到过胜利的喜悦。他只好靠着自己的尖嘴利舌，讓街坊邻里对她存着几分畏惧，只好以她那蔑視一切的孤独的驕傲，向村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宗敎偏見以及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进行公开的挑战。她跟何利因为把裘妮婭收留在家里而受到开除敎籍的处分之后，村里的人都和她家断絕了往来，但她以为，敎族旣然不理睬她，她也不必理睬敎族。正因为她是这样倔强，她跟何利时常吵嘴，有时甚至打架，但这只是他們的单調生活中的点綴，其实他們的爱情是眞摯的、永恒不渝的。他們两人是一对淳朴而善良的农民夫妇。

書中着重描写了地主和高利貸者对农民的剝削。因为故事的背景是一个处于封建状态的农村，地主剝削农民的方式显然是封建性質的，如地主莱易老爷庆祝盛大节日时，他可以公开地要田庄上的佃农們去送节礼。平时，他可以强迫佃农服义务劳役，可以任意加租退佃，对佃农的命运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催收欠租的手段也是非常恶毒的。在长久天旱之后落了一場大雨，农民們正欢欣鼓舞地准备下地耕种时，地主的管事先生突然带来地主的命令：沒有繳清欠租的人，不准犁田！在这节骨眼上，佃农們有什么办法呢？他們只得跑到高利貸者那兒去求救了。

莱易老爷不仅是地主，而且是省議会議員，旣篤信宗敎，又善于舞文弄墨。他参加过印度的自由斗爭，坐过监獄，跟农民說

話时显得和藹可亲，装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样子，因此农民們都把他看作一个好东家，而他自己也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还写些諷刺乡下小地主的作品。实际上，在他田庄上服义务劳役的佃农向他要求供給飯吃时，他却会勃然大怒，要好好教訓他們一頓！为了爭夺地产，他时时在想法胜訴；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他不遺余力地参加竞选；为了扩大他的威望，他竭力要跟一位政敌結成姻亲。总之，他的目的是要巩固自己在政治上的領导地位，而他的目的也的确达到了，因为，在故事結束以前，他已經担任了省里的內政部长的职位，掌握了鎮压人民的全部警察队伍。普列姆昌德曾經刻划过各式各样的地主，萊易老爷显然是这些地主中形象很鮮明的一个。

普列姆昌德对那些寄生在印度农村社会里的高利貸者是深恶痛絕的，在"戈丹"里，他通过村中青年們在"泼水节"表演的一个短短的鬧剧，对高利貸者作了无情的鞭撻。

那个鬧剧是这样的：

有一个农民来向高利貸者金古里·辛借錢。他哭訴了半天，金古里·辛才答应借給他。他写了十个卢比的借契，結果只拿到五个卢比。他惊奇地說：

"只有五个卢比呀，老爷！"

"不是五个，是十个。回家去数数吧！"

"不，老爷，是五个。"

"一个卢比的礼物，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潤笔，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紙錢，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佣金，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利息，对嗎？"

"是，老爷！"

"給你五个卢比的現款，这不是十个卢比是多少？"

"是，老爷！現在我把这五个卢比也送給你吧。"

"你疯了嗎？"

"不，老爷。一个卢比送給二太太，一个卢比送給大太太。一个卢比給二太太吃檳榔，一个卢比給大太太吃檳榔。剩下一个卢比，留給你死后做道場。"

在这短短两百多字中，作者把高利貸者的貪婪狠毒完全描繪出来了。

在这次庆祝节日的表演中，村里的人們指名諷刺的除了金古里·辛以外，还有村里的其他几位头面人物：代表宗教势力的婆罗門达塔丁，萊易老爷的管事諾凱·拉姆，村里的管帳員巴泰西瓦里。村人們在节日的狂欢与諧謔中，发抒了他們心里郁积起来的，对这些平日作威作福的地头蛇的憤恨。想象中的报复給他們那受够折磨的灵魂带来了暫时的滿足。然而，节日过去了，这些头面人物立即开始对他們进行残酷的、实际的报复。首先遭到报复的就是何利，因为这次节日的庆祝是由他的兒子戈巴尔一手組織的。

这几个受到諷刺的人物同时也是村里长老会的成員。长老会原是印度历史传統中一种基层民主机构的雛型，是一个主持正义、排难解紛的組織，但在封建剝削日益加深的年代里，它已經变質了。普列姆昌德在早期的短篇創作中（如"上帝的声音"）曾經对长老会有过頌揚，但在"戈丹"里，他却揭露了这只是披在

作恶者身上的一件美丽的外衣，只是一場彻头彻尾的虚伪的把戏。何利夫妇把兒子的情人裘妮婭收留在家里，"长老"們認为这是伤风敗俗，罰了他現金和粮食，但达塔丁的兒子瑪塔丁霸占了一个低級种姓的女人西里雅，金古里·辛也姘上了一个低級种姓的女人，諾凱·拉姆則占有了一个有夫之妇諾哈莉……他們这样做是"合法"的，别人这样做就不可饒恕了。他們都是婆罗門出身，瑪塔丁还是一位祭司，他們認为婆罗門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跟低級种姓的人接触就是褻瀆他們的身份，但是，为了滿足他們的兽性要求，他們却可以跟低級种姓的女人发生曖昧关系。在他們的眼里，这些可怜的女人只是泄欲的工具，只是干活的牛馬，絕不可能是一个平等的人。

西里雅的遭遇恰好說明了这一点。她"出身微賤"，是一个沒有正式結过婚的妇人。她把自己的青春和劳力毫无保留地献給了瑪塔丁，可是瑪塔丁竟然不願意为她償付人世間数額最小的一笔債务。原来在潑水节的时候，她賒买了两个銅板的紫紅粉末，一直沒有給錢。有一天，当她正在打谷場上給瑪塔丁家簸麦子时，債主跑来向她討債。她从麦堆里捧出一把麦子，想以此抵債。不料这时候，故意躲在树后的瑪塔丁怒气冲冲地赶过来，把她象小偸一样捉住，用血紅的眼睛看着她，对她破口大駡。

讀到这兒，人們不禁对西里雅的命运产生同情，也会对瑪塔丁这样的婆罗門产生深刻的厌恶。因此，当西里雅的父母和許多低級种姓的人在打谷場上把一块骨头塞进瑪塔丁的嘴里，想借此破坏他的种姓时，讀起来的确感到痛快。

西里雅在書中并不是主要人物，然而，通过她和瑪塔丁的关系，作者一方面更深刻地揭露了种姓制度的虚伪与残酷，一方面也更加鮮明地衬托出何利与丹妮婭的淳朴耿直的性格，在塑造

何利夫妇的形象上省却了多少正面的笔墨，因为西里雅被瑪塔丁抛弃了，她又不願意回自己的娘家，正当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敢于挺身出来收留她的却只有何利跟丹妮娅。

“戈丹”的故事很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描写农村生活，另一部分描写城市生活。作者把这两部分揉合在一起，目的是在于显示出城市和农村的矛盾，显示出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間的阶級矛盾，以便进一步揭露出城市的銀行家、工厂主与农村的地主和高利貸者勾結起来共同剝削农民的丑剧。書中的康納是城里一家銀行的經理，又是一个制糖厂的董事长。糖厂收买了蔗农們的全部甘蔗。何利本来准备用卖甘蔗的錢来买一对耕牛，但村里的高利貸者已事先和糖厂勾結好，在付款时扣除了他所欠的錢，結果他一个銅板也沒有拿到手。别的农民的遭遇也大体如此。有一个农民吉尔达尔，在領款时想法把一个安那含在嘴里，就用这个安那喝了一点椰子酒，作为他劳碌終年的唯一报酬！

描写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这两部分是由地主萊易老爷在城里的活动、他在城里的朋友們以及戈巴尔的进入城市联系起来的。因为萊易老爷和他的朋友們都是些有“文化”、有“教养”的紳士淑女，作者更便于撕去他們的伪装，讓他們赤裸裸地露出原形。比方，作者通过“閃电日报”編輯翁卡尔·納斯的形象，对資本主义社会里所謂的“新聞自由”以及那些虛伪的“爱国者”作了无情的諷刺。翁卡尔·納斯所标榜的是遵行原則，忠于职守，随时随地都以一个公正不阿的报人的姿态出現，但他的“原則”、“职守”和“公正”是一点也經不起考驗的。他本来想在报上发表一条消息，揭露萊易老爷向佃农收取罰款的黑幕，但当萊易老爷知道他的报紙經济困难，慷慨地答应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之

后，他却又感激涕零起来。这时候，他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說过的，一个編輯“最壮烈的死就是为了維护正义和眞理而牺牲自己的性命”的豪言壮語，而在找寻种种口实来安慰自己了。他認为“仅仅一个人变好了，我們的国家也不会因此消除不正义的行为，那么，这一笔捐款为什么不接受呢？”

此外，作者又通过从律师堕落为选举掮客的唐卡的卑污手段，戳穿了所謂資产阶級民主的假幌子。唐卡一方面慫恿萊易老爷竞选，另一方面又慫恿萊易老爷的政敌拉加老爷竞选，他自己就在中間挑拨离間，想从双方拿到更多的佣金。在他的两面手法被彻底揭露的那个場景，作者的确勾画出了这个人中渣滓的嘴脸。

書中写到的人物，如上面說过的何利、丹妮娅、萊易老爷、翁卡尔·納斯、唐卡以及西里雅等，都是形象鮮明、有血有肉的。作者深入人物的內心，挖掘他們灵魂里的宝藏和垃圾，写出了印度现代文学中以及他自己以往的作品里都很少見到的性格极为矛盾的人物。

普列姆昌德写作“戈丹”的时候，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三次高潮已經过去。也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說使讀者更清晰地認識到印度社会的眞实面貌，更便于窺測書中人物心底的奥秘。象書中的地主萊易老爷，昨天曾是自由斗爭中的风云人物，今天却成了英国統治者的宠兒。爱国主义的假幌子使他更便于剝削农民。而書中主角何利，昨天是卷进斗爭浪潮的亿万农民之一，今天却过着更加貧困、更加悲慘，受到更多剝削与压迫的生活。因此，作为普列姆昌德生前已經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說，“戈丹”可以說是作者生活在其中的那整个历史时期的一面鏡子。

5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普列姆昌德的确是和印度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全部作品使我們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脉搏是在怎样跳动，也使我們認識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特点。認識这些特点又反过来帮助我們了解普列姆昌德作品中的矛盾，——他的历史局限性的反映。

他的作品充分暴露了英国帝国主义者残酷、恐怖的鎮压手段，歌頌了印度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无畏的斗志，以及他們对自由独立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在民族运动的每一次高潮中，广大的印度人民都风起云涌、声势壮大地投入反帝斗爭的行列，而且往往超越了"非暴力抵抗"的限度，使英国統治者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保守派同样惊惶失措，一方赶紧实行鎮压，另一方則赶紧鳴金收兵，使斗爭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工人阶級虽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揮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声势越来越壮大，但由于当时工人运动本身还存在着矛盾，——既有英帝国主义的破坏，又有一部分改良主义者掌握着工会的領导权，——它还不能代替具有妥协性的資产阶級而居于領导地位。作为一个現实主义作家，普列姆昌德在他的作品里是反映了这种情况的。在"戈丹"里，制糖厂那次罢工的显得軟弱无力，正因为它是在前面提到过的"閃电日报"編輯翁卡尔·納斯和書中另一人物米尔扎的領导之下进行的；这也帮助我們了解何利的兒子戈巴尔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轉变，——他在农村时本来就具有模糊的阶級意識，对地主和高利貸者感到强烈的憎恨，但他到了城里，参加过政治集会，也参加

过罢工之后，原来的阶級意識似乎反而淡薄了。他恨过高利貸者，自己却成了高利貸者。在罢工失业之后，他心滿意足地作了家庭佣人，对他曾經为之战斗过的工人阶級的事业似乎忘得干干净净了。同样地，在他的长篇小説“仁爱道院”和剧本“斗爭”里，我們看到农民忍受不了沉重的压迫，自发地起来反抗地主与殖民統治，但到了最后，农民們的苦难是这样解除的：“仁爱道院”里的地主在他的农庄之內建立了一个为农民服务的仁爱道院，使村里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斗爭”里的地主終于認識了自己是农民的剝削者，公开承認自己的錯誤，还批判了地主阶級的自私自利，結果把他的土地分給农民，自己則动身去朝拜圣地。这正如茅盾同志所說：“批判的現实主义作品常常有‘前提’（暴露現实的矛盾）正确，而‘結論’（解决矛盾的方法）則不正确，我們称这为思想上的局限性；可是这局限性反映在作品中就成为一部分人和事的非現实性……”①

普列姆昌德的这种局限性在别的作品里也表現出来。比方在“救济院”里，他在指出卖淫制度的社会根源之后，解决的办法却是設立一个拯救堕落妇女的救济院；在“妮摩拉”里，当辛赫医生发現自己因为貪图妆奩而失掉了一个多么完美的妻子——妮摩拉——时，他只能怀着“贖罪”的心情，安排他的弟弟跟妮摩拉的妹妹結婚，不要女家出任何妆奩，却把造成这种現象的原因搁在一边。又如“戈丹”里的瑪尔蒂小姐，在梅达教授的影响下从一个爱慕虚荣的女性轉变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群服务的改良主义者，讀起来总觉得不够眞实，而且作者花在她和梅达身上的笔墨似乎也太多了。

---

① 茅盾：“夜讀偶記”，34頁，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然而，在普列姆昌德写作“戈丹”之前，他早期受到的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重要地位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已經越来越淡薄，他曾在很多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表現出来的、要突破“非暴力抵抗”的斗爭范畴的傾向已越来越明显，他的世界观在这一段时期中不断发生变化，原来就占着主导地位的进步成份已逐漸把残余的落后成份排斥出去；另一方面，由于三十余年辛勤的創作实践，他的艺术技巧也得到了錘炼而臻于成熟的境地。在处理何利的命运时，他已不再相信地主們会眞的改变心腸，不再相信地主們的改变心腸就会使农村換上一付新面貌，而故事結束时，何利死了，丹妮婭也昏倒了，而何利的死却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讀者，使他們的心灵受到一陣巨大的震撼，从而进一步探索何利为什么会死得这样悲慘。因此，“戈丹”无論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是普列姆昌德一生創作的高峰，而且，从他未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說“圣綫”的片断看来，我們可以这样推断：如果普列姆昌德不在“戈丹”出版的同年就与世长辞的話，“圣綫”也可能是他的更輝煌的一部小說。

严紹端

1

何利·拉姆把糠糊、油餅和清水攪拌在一起的飼料喂了两头公牛，对他的妻子丹妮婭說：“叫戈巴尔到甘蔗地里去刨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把我的拐杖給我！”

丹妮婭的两只手都是牛粪。她刚把牛粪搓成餅，就走过来說：“嗐，你吃点东西吧。干嗎这样忙呀？”

“你只挂念着吃的，我可耽心去晚了見不到东家。”何利蹙着滿是皺紋的額头說。“赶上东家洗澡、祷告，就得坐在那兒等几个鐘头。”

“所以我說，随便吃点早飯再去。即便你今天不去，也誤不了什么事。前天才去过呀。”

“你不懂的事兒，干嗎要插进来瞎管？把拐杖遞給我，干你自己的活去。咱們今天能够保住一条命，就是在东家那兒走动的好处，要不，眞不知道落得个什么下場。村里这么多人家，哪家种的地沒有給地主抽回过？哪家沒有接到过法院沒收財产的命令？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

丹妮婭可沒有这么世故。她以为，咱們种地主的地，地主收他的租，为什么要去巴結他呢？为什么要在他的脚底板上抓痒

呢？虽然在結婚后二十年的岁月里，她已經深深体驗到了：無論怎样千方百計地节省，無論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銅板都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無法交清，但她总是不肯認輸，夫妇之間也时常为了这問題發生爭吵。

她生了六个孩子，現在只有三个活着：兒子戈巴尔十六岁，两个女兒索娜和卢巴，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另外那三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直到今天，丹妮婭还在心里叨念着，如果当初能够請大夫替他們看看病，是可以把他們救活的；可是那时候她連半个派斯①的藥也买不起！

她的年紀現在不过才三十六岁，但她的头髮已經斑白，她的脸上起了皺紋，她的身体衰弱了，美丽的金黃的膚色变黑了，眼光也有些模糊不清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掙碗飯吃啊！她这一輩子从来沒有享受过生活的欢乐。长年的穷困使她未老先衰，使她的仁慈心腸蒙上一層冷漠的外壳。自己家里連吃的都沒有，为什么还要去这样巴結奉承呢？她的心里常常对这种情形表示反抗，受了两三次教訓以后，才算認清了現实的面貌。

她拗不过丈夫，只得把他的拐杖、短褂、头巾、鞋子跟烟荷包拿来，使劲摜在他面前。

"又不是到老丈人家去，要把这五样行头②都搬来？"何利对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說。"丈人家里又沒有个把年青嫂子，好到她面前去露一露脸。"

他那黝黑的、布滿皺紋的脸上，現出一个柔和的微笑。

"瞧你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嫂子一看見你准会中意！"丹妮婭

① 印度旧币制，一卢比合十六个安那，一个安那合四个派斯。

② 印度农村習俗，女婿到岳父家去时，一定要有这五样东西。这种習俗現在依然流行，但已不太普遍了。

带着羞怯的神情說。

何利小心翼翼地折好他那件破烂的短褂，把它擱在床上。“那你以为我老了嗎？”他說。“現在还不滿四十哩。男人到了六十岁还会返老还童的。”

“去照照鏡子吧。像你这样的男人，到了六十岁才不会返老还童哩。要找点牛奶和油来当擦眼藥都找不到，还說返老还童！看見你那副模样，我心里更是着急：老天爷，等到上了年紀，日子該怎么过呀？該在哪家門口去討飯呀？”

何利脸上出現过一忽兒的柔情，仿佛給現实的火焰燒毁了。他扶着拐杖說：“六十岁怕是活不到了，丹妮娅！到不了那时候就会死啦。”

“得，别净講些不吉利的話。人家跟你說正經事兒，你也沒好話出口。”丹妮娅譴責他說。

何利把拐杖扛在肩上，走出了屋子。丹妮娅站在門口，久久地凝視着他的背影。他那一番哀伤的話語，使得丹妮娅受过創伤的心在恐怖中战栗起来。她仿佛在竭尽女性的一片忠貞来护衛自己的丈夫，而她的灵魂深处仿佛涌出了千言万語的祝福，要把何利掩藏在祝福之中。在深邃的灾难之海里，她对丈夫的爱好像是一片草叶，她就抓着这片草叶，正在泅过大海。何利随口說出的話，縱然只有几分眞实，却突如其来地震撼了她，似乎要从她手里夺去那片草叶；也因为这些話有几分眞实，才这样叫她伤心难过。瞎了一只眼睛的人听到别人叫他独眼龙时所感到的那种悲哀，有着两只好眼睛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何利迈开大步走去。他看見小路两旁綠油油的甘蔗苗迎風蕩漾，心里暗自想着：但願老天爷保佑，該落雨的时候落一場雨，秤上多进少出，那我一定买条母牛。本地的母牛不出奶，小牛也

不頂事，最多只能拉拉碾子。不，得买一条旁遮普的母牛①。旁遮普的母牛挺会干活。不說别的，光是牛奶每天就可以挤四五西尔②，而戈巴尔一直想喝点牛奶。他这样年紀不吃不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只消喝上一年的牛奶，看起来就像个样子了。小牛長大了，也会是很好的耕牛。一对耕牛③少不了二百卢比。再說，母牛是家門的喜庆，天天早晨能够看見母牛，那該多么好啊！不知道这心願要哪一天才能实現，这样的好日子要哪一天才会到来？

正如每一个庄稼人一样，多少年来，何利都在渴望着买一条母牛。这是他一生中最美丽的梦想，最崇高的願望。至于买田置地，修建高楼大厦，或者靠着銀行存款的利息坐享清福，——这些奢望他那渺小的心里怎能容得下呢！

三月④的太陽从芒果林后面鑽出来，用它的万道金光刺破漫天紅霞，慢慢兒往上升騰。热气已經随風卷来。在两边田里干活的农民，看見了何利都向他招呼問好，而且恭恭敬敬地請他抽水烟；可是，何利哪兒有这么多閑功夫？他是爱慕虛荣的，受到这种崇敬之后，干瘪的脸上現出了驕傲的神色。大家都尊敬他，这是他跟东家来往的好处。要不，誰会理睬他呢？一个五亩⑤地的农民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有三四副犁的大爷們，在他

---

① 原文是"西方的牛"。因本書的背境是印度联合省(現在的北方邦)，而旁遮普省在联合省的西方，故書中人物說西方的牛亦即旁遮普的牛。

② 一西尔約合两英磅。

③ 印度农民耕田时，一般用两条牛拉一副犁，所以耕牛常以一对为单位。估計某一个农民的財富时，也往往說他有几对耕牛或几副犁。

④ 本書所用的月份都是印度历的月份。印度历也是陰历。此地的印历三月相当于公历五六月。書中其他各处的月份以此类推。

⑤ 指的是印度的亩。原文譯音为"比加"，一比加等于一英亩的八分之五。

面前都得低下头来，这面子可不算小哇。

他离开了田間小径，走到一塊洼地里。这地方因为雨季时积了水，有些兒潮湿，到了三月便长出一片綠茸茸的草来，邻近各村的牛群常常到这兒来吃草。就在这个时候，这兒的空气也显得比較清新、凉爽。何利使劲吸了儿口气。他想在这兒坐下来稍微歇一会，因为整天在热風里干活，簡直累得要死。这一塊洼地，很多农民都出过高价，想要把它买下，但是，萊易老爷①——願老天爷賜福給他吧——明明白白地說过："这塊地是留来牧放牲口的，再出多少錢也不卖。"要是碰到个把自私自利的地主，他准会这样說："管它牲口不牲口，咱們見了卢比为什么不要？"可是，直到今天，萊易老爷依然遵从古老的礼法。东家要是不照顧佃戶，那他还算人嗎？

他忽然看見，薄拉正赶着自己的一群母牛朝这方面走来。

薄拉是邻村的牧牛人，兼做点牛奶、黄油生意，农民們要是肯出好价錢，他偶尔也把母牛卖給他們。何利看見那些母牛，心里非常貪婪。如果薄拉把最前面的那条母牛卖給他，那該多么好啊！錢，往后慢慢給。他知道家里沒有錢，欠租一直沒有交清，高利貸者比塞沙尔的債也沒有还——利息是每个卢比一个安那；但是，穷人的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那种催逼、打罵都不怕的撒賴的習气在慫恿着他，而多少年来一直在他心里激蕩着的願望也在鼓动他。于是，他走到薄拉的身旁，說：

"罗摩，罗摩，②薄拉大哥，近来可好？听說你在前两天的庙

---

① 萊易一字本来是国王，酋长之意，后来成为一种称号。此地是对地主的尊称。

② 一般印度教徒見面与分手时都說"罗摩，罗摩"，表示問候。"罗摩"即印度大史詩"罗摩衍那"中之罗摩王，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

会上新买了一批母牛。"

"是呀，买了两条小牛，两条母牛。早先养的那批母牛全都不出奶了。要是老主顧的牛奶都供不上，还怎么过日子呢？"薄拉答話的神情显得很冷淡。何利的心事他一眼就看透了。

"看样子是一条好奶牛。多少錢买的？"何利用手摸着最前面那条牛的屁股說。

"如今的行市可高啦，"薄拉摆出一副神气活現的样子說，"这条牛就花了八十个卢比。吓得我眼睛都鼓出来了。小牛三十个卢比一条。主顧們呢，一个卢比却想买八西尔牛奶。"

"你們这帮人眞舍得花錢，大哥！不过，你买下的貨色倒挺好，邻近几个村庄里，哪家也沒有这样的母牛。"

薄拉更是得意非凡了。"莱易老爷出了一百卢比要买这条牛，"他說，"小牛也出了五十卢比一条，我可沒有卖給他。只要老天爷保佑，生了小牛就可以捞它一百卢比。"

"这还用說嗎，大哥！东家怎么会买呢，你要是白送給他，他倒乐得收下。你們这种人也眞有胆量，光凭运气，大把大把的錢就数出去了。我眞想一辈子瞅着这条牛哩。你能够这样尽心侍候母牛，的确福份不小。我們呢，連牛粪都挨不着边兒。一个成家立業的人，家里一条母牛也沒有，这多丢脸呀！日子一年年熬过去，却沒有瞅見牛奶是什么样兒。孩子他媽老是說：'干嗎不在薄拉大哥的面前提一提这事情？'我对她說：'碰見的时候就提一提。'她挺喜欢你这副好性情。她說：'这样的男人我可从来沒見过，跟女人說起話来总是眼睛看着地下，头也不抬。'"

薄拉本来已經有点昏头昏脑，再加上这滿滿一杯，越發显得飘飘然了。

"是正人君子就得把别人家的閨女、兒媳当成自家的閨女、

兒媳一样看待。”他說。“存着坏心眼看女人的家伙，該把他槍毙才是！……”

“大哥，你这番話眞抵得万两黃金！說去說来，是正人君子嘛，就得把别人的名誉当作自己的名誉。”

“女人死了丈夫，就沒有个倚靠，”薄拉繼續說，“男人要死了老婆，也像斬断了手脚。我的家可算是完蛋啦，大哥，連遞杯水的人都沒有一个！”

薄拉的妻子去年中暑死了，这事情何利是知道的；但是，五十岁的老薄拉的心里竟然蘊蓄着如許柔情，这一点他却不知道。他發現，薄拉因为想念妻子，眼睛都潤湿了。他抓到了薄拉的弱点。他那現实的农民的机智活动起来了。

“‘家無老婆是鬼窩’——古人的話錯不了。为什么不定一門亲事呢？”

“是在留心呀，大哥，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花个百把五十卢比我也情願。随老天爷的意吧。”

“往后我也替你留意留意。只要老天爷成全你，很快就能安家了。”

“好啦，那是說我有个指望了，大哥！承老天爷开恩，家里倒有不少吃的，每天有四五西尔牛奶。可是，有什么用呢？”

“我丈人家里有个女的，三四年前，丈夫丢下她到加尔各答去了，可怜她一个人辛辛苦苦过日子。孩子一个也沒有，相貌談吐都不錯。嗨，簡直是个美人兒。”

听到这些話，薄拉脸上的皺紋仿佛都舒展了。他心里有了一个甜蜜的希望！

“那就靠你了，大哥！哪天有工夫，劳駕去走一趟吧。”他說。

“我安排停当了会对你說。太性急了反而誤事。”

“随你高兴什么时候去，不用着急。要是你喜欢这条花牛，把它牵去吧。”

“我养不起它，大哥！我也不想讓你吃亏。敲朋友的竹杠可不是我为人的道德。沒有母牛旣然过了这么些日子，往后也可以过下去的。”

“你怎么說这种話，何利，好像你我是外人一样。牵去吧，价錢随你給。养在我家里跟养在你家里都是一个样。我花了八十个卢比买来，你也給八十个卢比得啦。牵去吧！”

“你得明白，我手边沒有現款。”

“誰在問你要現款呀？”

何利的心里非常高兴。八十个卢比买这条牛幷不算貴。这样好的身段，一天两次可以挤六七西尔牛奶，脾气又这么温馴，毛头孩子也能挤奶。日后生下小牛，每条小牛总能值一百卢比，拴在門口也会給家里添点吉庆。

他还欠着大約四百卢比的債沒有还清，但他認为借来的錢可以說是白白拿来的。如果薄拉的亲事成功了，薄拉在一两年之內都不会提到錢的事情，万一弄不成，对他何利又有什么害处呢？大不了薄拉会接二連三地上門来逼他，發發脾气，駡駡街而已，但他幷不覺得这有什么特別可耻，这种事他已經習慣了。这就是庄稼汉的福气啊！現在他在想法对薄拉玩弄欺騙手段，而这种做法是跟他的为人不相符合的。他現在依然覺得，在交易里有沒有文書憑据都毫無区別，因为水灾旱灾的慘禍使他的心里充滿了畏惧，老天爷的恐怖的形影也时常在他眼前浮現。不过，据他看来，这种欺騙不是欺騙，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打算而已，而自私自利又有什么不好呢。像这样的欺騙，他日日夜夜都在干。分明家里还有三四个卢比，他却在高利貸者的面前賭咒發

誓，說家里一个銅板也沒有。在大麻里摻点水，在棉花里杂点棉籽，他也認为合乎常理。而眼前的情形不仅仅是自私自利，还带着些兒开玩笑的意味。老不正經原是可笑的事情，如果把这种不正經的老头兒捉弄一下，那也不算是罪过呀。

薄拉把拴牛的繩子塞到何利的手里。"牵去吧，何利，"他說，"你也記在心里，生小牛的时候每天会出六西尔牛奶的。走吧，我帮你赶到你家門口。它跟你不熟，說不定路上会鬧点彆扭。現在对你实說吧，东家出了九十个卢比；但他那样的人家会愛惜牛嗎？从我手里买去，还不是送給那些官兒們，官兒們又哪会招呼牛呢！他們只晓得吸人血汗。有奶的时候他們留下，沒有奶了，就把它卖給别人。天晓得会落到什么人的手里。这不光是錢的事兒，大哥，自己为人的道德也要顧一点。在你家里，它总会过得舒舒服服的。你可不能自己吃了就睡，讓它挨餓。要照料它，疼它，撫弄它。它会給咱們添喜的。我該对你怎么說呢，大哥，家里一把草料也不剩了。錢都在市場上花光了。本想跟放債的借点錢来买草，可是，早先借的沒有还清，他不肯答应。这么多牲口拿什么喂呢，眞急死人！就是一个喂一把，每天也得要一滿[1]草料。只有老天爷帮忙，才能对付得了呵。"

"你怎么不早点講？我把一大車草料卖出去了。"何利用同情的語調說。

"自个兒的伤心事，干嗎要在众人面前哭訴呢？"薄拉敲敲額头說。"因此我沒有講。分憂的人一个沒有，大伙兒都只会笑。那些不出奶的牛我倒不操心，只消給它們吃点树叶就行了；这些出奶的牛，沒有草料可不行。要是办得到，你給我一二十个卢比买

① 一滿約合八十英磅。

草吧。"

庄稼人是非常自私的，这用不着怀疑。他很不容易从腰包里掏出一个錢来行賄；討价还价也小心謹愼；为了减少一个銅板的利息，他会在高利貸者的面前苦苦哀求好几个鐘头。如果他对你沒有絕对的信任，你再說一些甜言蜜語他也不听。但他整个的一生，都跟大自然亲切地結合在一起。他看見树上結的果子是給人吃的，田里生长的五谷是給世人享用的；母牛的乳房里有奶，喝奶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别人；云变成了雨，大地因而受到滋潤。在这一切和諧的关系里，哪还容得下卑微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呢！何利是一个庄稼人，别人家的房子着火了，要他去站在旁边伸着两手烤火，这样的事兒他是学也沒有学过的。

他一听見薄拉的伤心的訴說，心情馬上改变了。他把拴牛的繩子交还到薄拉手里。

"大哥，我身边錢是沒有，草料倒留下一点点，我把它送給你。你去拿吧。你准备卖牛买草料，我却要你的牛！那不是罪过嗎？"

"你的耕牛不会挨餓嗎？你家里也沒有这么多草呀！"薄拉用哽咽的声音說。

"不会挨餓的，大哥，有的是草。"

"我不該对你提起草的事情。"

"你現在不提，我日后知道了会难过的，因为你把我当成外人了。有了机会都不帮忙你大哥，那怎么行呢？"

"可是你得把这条牛牵去。"

"現在不要，大哥，以后再牵吧。"

"那么說，草料的錢用牛奶折算好了。"

"这跟錢的事情有啥相干呀，大哥？我在你家吃一两頓飯，

难道你也要算錢？"何利有点不愉快地說。

"你的耕牛不会挨餓？"

"老天爷总会有办法的。四月快到了，我打算种点卡比草①。"

"这条牛算是你的了。哪天高兴，你就来牵去。"

"眼前要你这条母牛，正像买下随便哪一位老乡拉去拍卖的耕牛一样，都是罪过。"

要是何利眞有敲詐的本事，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牵着牛往家里走去的。薄拉既然不要現款，他显然不是为了草料才来卖牛，而是别有用意。但是，何利所处的情境，正如一匹馬听到树叶沙沙的响声便突然惊慌地停住，任随你再鞭打，它也不肯往前走了。乘人之危去买别人的东西是一种罪过，——从他出生的时候起，这种观念就已經变成了他的灵魂的一部分。

"那我叫人来拿草？"薄拉在喉嚨里咕噜說。

"我現在要上萊易老爷的公館去，一会兒就回来，那时候你叫人来拿吧。"何利回答。

"今天你救了我，何利大哥！"薄拉眼泪汪汪地說。"我現在明白了，我在世上并不孤单。我也有个把朋友。"歇了一会，他又說："那桩事情可别忘了啊。"

何利繼續往前走去，覚得輕松愉快。一种美妙的感情在他心里激蕩着：送掉五滿十滿的草料，有什么关系呢，可怜的薄拉在困难中也用不着卖牛了。等到我手边有了草料，再去把牛牵来。老天爷保佑，讓我找到一个女人吧！那样一来，什么都好办了。"

① 卡比草，是印度的一种玉蜀黍，作飼料用。

他回过头去，看見那条花牛在甩动尾巴赶蒼蠅，搖晃着脑袋，好像醉了一样，懶洋洋地迈开步子走着，那神态仿佛是女奴群中的一位皇后似的。有一天，当这条“如意牛”①拴在他家門口的时候，那将会多么幸运啊！

2

舍蒙里和柏拉里是俄得②的两个乡村。区的名字沒有必要說出来。何利住在柏拉里，莱易老爷阿瑪尔·帕尔·辛住在舍蒙里。两个乡村只相隔五英里。

在上次的坚持眞理运动③中，莱易老爷抛弃了議員的职位，蹲过监獄，因此出了大名。从那时候起，他的田庄上的佃农們对他都非常尊敬。这并不是說他对佃农有什么特别优待，也不是說他对佃农的懲罰比較輕微，或者在强迫佃农服劳役时不太凶狠；可是，这一切不体面的事情都可以推到管事人的头上去，莱易老爷的名声却是白璧無瑕的。再說，他这可怜的人也是照規矩办事啊，法律程序一向是怎么規定的，还得怎么样去做，莱易老爷的紳士气度对它是不会發生什么影响的；因此，莱易老爷的收入和权势虽然一点兒也沒有減少，他的美名却仿佛比从前更高了。他跟佃农們說話时，总是笑容滿面的。这有什么不好呢？獅子的目的不过是要攫取猎物，如果它能用一些甜言蜜語来代

① 这一个字有双关的意义：凡是产奶很多的牛都叫“如意牛”；而“如意牛”又是神的一条牛的名字，据說这条牛神通广大，有求必应。

② “俄得”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邦，在北印度，現屬北方省。当地人有时还用古称。

③ 当时在甘地領导下反对英国統治的不合作运动。

替咆哮和吼叫，那它就可以蹲在家里，取得它所喜欢的猎物，用不着到丛林里去四处搜寻了。

莱易老爷虽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跟政府官員們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同时，他还是照样接受农民的礼物，他的管事人員也照样拿佣金。他喜欢文学、音乐，热爱戏剧，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射击能手。他的妻子已經死了十年，但他沒有再娶。他無憂無慮地打發着自己的鰥居生活。

何利到了公館，看見公館里正在热烈紧张地准备在三月十日庆祝折弓节①。这兒在搭戏台，那兒在搭帐篷，这兒在修客人的招待处，那兒在修卖东西的棚鋪。陽光已經很强烈了，莱易老爷却亲自在照料工作。

莱易老爷从他父亲那兒承袭了財产，同时也承袭了对罗摩的崇拜。他准备在折弓节演一次戏，作一次高尚的娱乐，而且邀請了他的朋友和他所認識的官員們都来参加这次盛会。两三天以来，村里都籠罩着非常热鬧的气氛。他的家里人口很多。現在在一塊兒吃飯的貴人們大約有一百五十个：有很多叔叔伯伯，嫡堂兄弟和远房兄弟。他有一位叔父是拉达女神的虔誠信徒，經常都住在烏林达温②，写了很多献神詩篇，不时印出来分贈亲友。还有一位叔父篤信罗摩，正在把“罗摩衍那”譯成波斯文。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由田庄上支給月錢，什么工作也用不着干。

何利站在帐篷里，心中正在盘算着怎样去报告自己已經来到，就在这时候，莱易老爷突然在那兒出現了，一看見他就說：

---

① 印度史詩“罗摩衍那”里的故事。罗摩折断了一张弓，娶了悉达，因此有折弓节。

② 印度瑪苏拉的一个著名聖地，位于德里与亚格拉之間，相传克里希納神曾在那兒住过。

"喂，何利，你来了？我正要派人去叫你哩。这次你要扮賈納克王[①]的花匠，明白嗎？悉达到庙里敬神的时候，你捧着一束花站在那兒，奉献給悉达。你可別搞錯了。还有，你去吩咐佃戶們一下，要他們大伙兒都来凑一点节礼。你跟我到屋里来，我有話对你說。"

他在前面朝着公館走去，何利在后面跟着。到了一棵大树下面时，他坐在浓蔭里的一把椅子上，用手一指，要何利坐在地上，然后說："我的話你明白了沒有？管事的自然会尽他的本份，可是，管事說的話，佃戶們覚得还不如一个佃戶的話那么中听。为了这五六天的开銷，我得准备两万卢比。錢从哪兒来，我还不知道。你也許会想，像你这样的穷光蛋，东家干嗎要对你訴苦呢？其实，我的心事对誰去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你。我只知道你不会在心里笑我，即使你笑我，我也能够忍受。跟我同样身份的人笑我，我却受不了，因为他們的笑里有怨恨、諷刺和妒嫉。也难怪他們要笑。我对他們的不幸、灾难和落魄也覚得开心，也拍起手来尽情地笑呀。人有了錢就不会有好心腸。我們也講究施舍，講究宗教，可是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不过是要把那些跟自己身份相等的人比下去而已。我們的施舍和宗教都是装模作样，完全是装模作样。我們当中，如果有誰被法院传訊，有誰的財产被沒收，有誰为了欠租的糾紛去坐牢，如果誰家的年輕兒子死了，誰家的守寡的媳妇跑掉了，誰家的房子着火了，如果有什么人被妓女玩弄了，或者是給自己的佃戶打了，那他所有的亲戚都会笑他，都会乐得不可开交，仿佛得到了全世界的財宝一样。見面的时候，却又非常亲热，好像为朋友去赴湯蹈

---

① 悉达的父亲。悉达为罗摩之妻，以貞节著称。

火也在所不辞。总而言之，我这些叔伯兄弟、姑表兄弟、舅表兄弟、姨表兄弟，他們靠着我的田庄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吟詩、喝酒、賭錢、玩女人，就連他們也要妒嫉我。要是我今天死了，那他們才称心如意哩。我的悲哀沒有一个人同情。在他們的眼里，我是沒有权利悲哀的。我哭，他們以为我是假裝难过，我生病，他們以为我是躺在床上享福。我为了保持家庭和睦而不結婚，他們說我卑鄙自私，我要是結婚呢，他們又会說我生活放蕩。我不喝酒，他們說我吝啬，我要是喝酒呢，酒好像又会变成人血了。我不玩女人，他們說我沒有趣味，我要是玩女人呢，那就不晓得他們会怎么說了。这帮家伙想了不少詭計，要我花天酒地的玩，現在也还在想办法。他們就只巴望我变成瞎子，他們好来搶我的东西，我也打定主意，看見了裝作不看見，知道了也裝傻瓜。”

为了提提精神，好繼續談下去，萊易老爷嚼了两片檳榔叶，同时凝視着何利的脸孔，仿佛想要猜測他有什么感受。

“我还以为这种事只有我們这样的人才有。”何利鼓起勇气說。“現在才知道，大人物也免不了。”

“你以为我們是大人物嗎？”萊易老爷往嘴巴里塞滿了檳榔叶，說，“我們是名气大，心眼小。穷人跟穷人之間，如果有什么妒嫉或者仇恨，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吃飯問題。这种妒嫉和仇恨，我認为是情有可原的。誰要是把咱們嘴里的东西搶去，咱們就应該用手指头从他的嗓子眼里掏出来。咱們要是放弃不管，那咱們就是神，不是人。可是，大人物的妒嫉和仇恨，只是为了享乐。我們已然变成了这样的大人物，甚至在卑鄙奸詐的行为里也能得到最大的快乐，也覚得那不是自私自利。我們神聖到了这种地步：別人在哭，我們却能够笑。你別以为这算不了什么本事。家里人这么多，随时总有个把人生病。大人物嘛，

生的也是大病。生小病的还算什么大人物呢？随便發一点烧，也要吃迷藥；脸上起一个小疱，就把它当作毒疔，連忙打电报去請外科医生——小的、不大不小的、鼎鼎大名的外科医生都請到，还派人到德里去請西医，到加尔各答去請国医，在庙里念經敬难近母①，請算命先生算八字，請巫师退鬼。为了把这位貴人从閻王老爷的手里救出来，大家都忙得团团轉。国医和西医总是在等着机会，只要他們头痛，就可以捞一笔錢，而这些錢是从你和你的弟兄們那兒用武力收来的。我倒奇怪，你們的怒火干嗎沒有把我們烧成灰？可是，不，这沒有什么奇怪。烧成灰要不了多少时間，也不会痛得太久。我們却正在丁丁点点地化成灰。为了要躲过这場灾难，我們只好靠着警察，靠着政府官員，靠着法庭和律师来保护。我們好比一个漂亮的女人，变成大家手里的玩物了。人們都以为我們非常快活，因为我們有田庄，有公館，有車子，有佣人，有情妇，我們还有錢放債，什么都不缺，但是，誰要是沒有气节，沒有自尊心，那么，不管他怎样，他也不能算人。凡是对仇敌怀着恐惧而晚上不能安睡的人，出了悲慘的事只能得到訕笑而不能得到同情的人，把自己的小辮子②給别人踩在脚底下的人，一味寻欢作乐、完全忘了自己的人，在政府官員面前拚命拍馬屁、对自己的下屬却又像个吸血鬼的人，我并不認为他們过得快活。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那些官老爷下乡来打猎或者視察，我得跟在他們的屁股后面跑。他們皺一下眉头，我心里就是一惊。为了討好他們，我什么事做不出来啊！不过，要說起这些事情，你也許不相信。送礼，出票錢，那

① 印度教的一个女神。

② 印度教徒在行过剃头礼以后，在头頂上留有一小撮头髮，有的梳成辮子。讓别人踩自己的小辮子，表示甘願受辱。

不算什么，甚至要我趴在地下我也甘願。我們吃慣了現成飯，变成了残废人，对自己的力气絲毫沒有信心，只曉得在官老爷們的面前搖尾乞怜，想法得到他們的宠爱，好在他們的帮助下，对自己的佃戶作威作福。另一方面，手下人的巴結奉承，又使我們变得傲慢自大，脾气暴躁，什么仁慈、礼貌和帮助人的心腸連影子都找不着了。我有时候这么想：如果政府把我的田庄沒收了，讓我去学着卖力气掙飯吃，那倒是对我做了一桩大大的好事。說句眞話，現在政府也不保护我們了，不关心我們了。看情形，我們这个阶級很快就要完蛋了。我是随时准备欢迎那一天到来的。願老天爷讓那一天快点来吧。那将会是我們得救的日子。我們已經成了环境的俘虏，而这种环境正在徹底地毁灭我們，只要財产的枷鎖依然拴住我們的脚，这种灾难也就会在我們的头上打轉，我們也不能享有人的那种尊严地位，而享有这种尊严地位才是人生的最終目的啊。"

萊易老爷又把装檳榔叶的盒子掏出来，取了好几片檳榔叶塞进嘴里。他正准备繼續往下說的时候，一个僕人跑过来說："老爷，那些'白干'①不肯干活了。他們說：'要不給咱們飯吃，咱們就不干活。'我罵了他們一頓，他們就扔下活兒走开了。"

萊易老爷滿脸怒容，眼珠都鼓出来了："走，讓我来收拾这帮坏蛋。从来都沒有給过他們飯吃，今天干嗎要来这套新花样？他們会像往常一样，一天得一个安那的工錢；不管願意不願意，他們都得憑这点工錢干活。"

接着，他又看看何利："現在你走吧，何利，你自己去准备一下。我說的那件事情你要記在心上。你那一村的人，我至少指

---

① 被迫为地主服劳役的农民。

望着五百卢比哩。”

萊易老爷气急敗坏地走了。何利暗自想着：这人刚才还在滿嘴仁义道德，一下子却又变得这样凶神恶煞了。

太陽已經当頂。树木經不住强烈的陽光的照射，把自己散布的陰影縮小了。天空罩着灰蒙蒙的塵土，大地仿佛在顫栗。

何利拾起自己的拐杖，往家里走去。他心里在憂慮着一件事情：到哪兒去弄节礼的錢啊？

3

何利走到村子附近，看見戈巴尔还在地里刨甘蔗，两个女兒也跟他在一起干活。热風在呼呼地吹着，有时还卷起一陣旋風。土地在燃烧。造物主仿佛在空气里注入了烈火。到了这时候，他們还待在地里干什么？难道他們都存心不顧死活地干嗎？他朝着地里走去，老远就大声喊道：“干嗎还不回家呀，戈巴尔，干得沒有个完嗎？晌午都过了，知道不知道？”

一看見他，兄妹三人就扛起鋤头，走到他身边。

戈巴尔是一个膚色黧黑、又高又瘦的小伙子。看样子他并不喜欢这活兒。他脸上沒有快活的表情，只有抑郁和憤怒的神色。他干活干到現在，不过是想要借此表示他对吃喝是漠不关心的。大女兒索娜是一个羞怯的姑娘，——黑黑的皮膚，匀称的身材，显得愉快而又活泼。她穿着一件紅色的粗布紗丽，把紗丽挽到膝头上，紗丽的边緣扎在腰間。这一身衣服对她那輕盈的身体好似一种負担，同时使她显出一个成熟的少女的驕矜。卢巴是一个八岁[①]的小姑娘，身上很脏，蓬乱的头髮活像一个鳥

窠。她系着一塊腰布，非常淘气，爱哭。

"爸爸！"卢巴抱住何利的大腿說。"你瞧，我一个泥团也沒有放过，可是姐姐叫我坐到树底下去。爸爸，泥团要不打碎，土怎么刨得匀净呢？"

"你做得很好，閨女；回家去吧，咱們回家去吧。"何利把她举到怀里，撫弄着她說。

戈巴尔一直在抑制着自己的不滿，过了一会兒，他按捺不住了。

"你为什么天天都要上东家那兒去巴結？"他对何利說。"欠的租子要是不交清，他的手下人来了我們还是要挨一頓臭駡，还是要去白干活，还得掏錢送礼，那干嗎还要去奉承呢？"

这会兒，何利的心里也产生了同样的情緒；但是，兒子的这种不滿需要压制一下才好。

"要不去奉承的話，咱們上哪兒过活去？"他說。"老天爷讓咱們做了奴才，哪能由得自己？咱們在家門口搭了一間草房，誰也沒有說話，这就是去奉承的好处呀。顧雷在他家門口立了一根拴牲口用的木桩，管事先生罰了他两个卢比。咱們从池塘里挖了那么多泥，管事先生一句話也沒說，要是別人去挖，那非得送礼不可。我去奉承，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又不是鬼拉着我去，不去倒乐得清閑自在哩。去到那兒，通报了东家，也得要站着等好几个鐘头：有时候他出来見，有时候就叫人回說沒有工夫。"

"跟那些大人物接接話头，心里想必很舒服吧，"戈巴尔諷刺說，"要不然，人們干嗎竞选議員呢？"

"事到临头，你自然会明白，孩子；眼前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

① 此地原文是五、六岁，但前面說到她是八岁，故統一为八岁。

吧。当初我也这么想过，可是現在我明白了，咱們的身子是踩在别人脚底下的，拿架子就活不下去了。”

戈巴尔对他父亲發泄了自己的怒气以后，变得安静些了，一声不响地走着。索娜看見卢巴給舒舒服服地抱在父亲的怀里，心头起了妒嫉，她指責說：“干嗎不下来自己走，你的脚断了嗎？”

“偏不下来，你滚开！”卢巴摟住爸爸的脖子，淘气地說。“爸爸，姐姐天天都逗我，說我是銀子，她是金子，① 給我另外取个名字吧。”

“你干嗎要逗她呀，索娜？”何利装出發怒的样子，看着索娜說。“金子不过是样子好看，过日子却要銀子。沒有銀子，用什么来造卢比呀，你說？”

“沒有金子，哪来的金鐲，哪来的鼻环，又用什么打項鏈？”索娜为自己辯护。

戈巴尔也卷进了这一場有趣的爭論。他对卢巴說：“你說，金子像干树叶，黃慘慘的；銀子亮光閃閃，像太陽。”

“結婚的时候，新娘子总是穿黃顏色的紗丽，沒有人穿亮光閃閃的紗丽。”索娜說。

这一个理由可把卢巴駁倒了。在这个理由面前，戈巴尔跟何利的說法都站不住脚。卢巴用焦急的眼光看着何利。

何利想到了一个新的主意：“金子是那些有錢人的，銀子是咱們穷人的，好比咱們把大麦叫作大王，把小麦叫做皮匠，就因为小麦是有錢人吃的，大麦是咱們吃的。”

这說法很有力量，索娜無法回答。她認輸了：“你們都合成一伙，要不，我会把卢巴整得哭起来才罢休。”

---

① “卢巴”的原义是銀，“索娜”的原义是金。

卢巴叉开五个手指头，摇晃着說："呃嘿，索娜皮匠，呃嘿，索娜皮匠！"

她占了上風，心中非常高兴，在爸爸的怀里待不住了。她跳到地上，蹦蹦跳跳地連声嚷着："卢巴大王，索娜皮匠——卢巴大王，索娜皮匠！"

这一伙人到家时，丹妮娅正站在門口等他們。丹妮娅怒气冲冲地說："今天干嗎回来这样晚，戈巴尔？干活也用不着这样卖命呀！"

她接着对丈夫發脾气："你从那兒發財回来，也跑到地里去了，莫非地会跑了不成？"

水井就在大門口。何利跟戈巴尔在那兒洗澡，把一罐一罐的水往头上浇，又替卢巴洗了澡，然后回到家里吃飯。吃的虽然是大麦餅，却像小麦餅一样白皙、油潤。还有煮得很烂的豆子，里面加了些生芒果。卢巴跟爸爸同在一个盘子里吃①。索娜用充滿嫉妒的眼光看着她，仿佛在說："瞧你这宝貝兒！"

"跟东家說了些什么来着？"丹妮娅問道。

"收租的事情唄，还有啥？"何利喝了一大杯水，說。"咱們以为有錢人一定很快活，其实，他們比咱們还要苦得多。咱們焦心的只是肚子吃得飽吃不飽，他們焦心的事情可就多着啦。"

萊易老爷到底还說了些什么，何利一点兒也不記得了。那一大篇談話，只在他的記忆里留下了一个粗略的輪廓。

"那么，他干嗎不把他的田庄送給咱們呢？"戈巴尔諷刺說。"咱們倒是願意把自己的地、耕牛、犁和鋤头全都送給他。他肯换嗎？这全是狡猾，全是瞎說。誰要說苦，家里就不会用十几部

---

① 印度人吃飯时，每人用一个銅盘，两人同盘进餐，表示極端亲密。

車子，不会住皇宫一样的房子，不会专門吃味道好的东西，也不会老是跳舞唱歌了。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像王爷一样，还說苦哩！”

“誰在跟你吵嘴呀，孩子！”何利不高兴地說。“人沒有不要財产的，他怎么能够放弃他的財产？比如咱們吧，咱們从地里得到些什么？一天还掙不到一个安那的工錢。一个月拿十个卢比的佣人，也比咱們吃得好，穿得好；但是，要咱們把田地送出去，那可不行。地不要了，咱們去干什么呢？到哪兒去找活兒呢？再說，咱們也得顧点体面。种地是体面事情，替别人干活却沒有那种体面。地主們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們的苦处也多得說不尽：要送錢給那些官老爷，要奉承他們，討好他們的手下人。要是錢粮不能按期交清，就要給抓去关起来，家产就要給拍卖充公。咱們呢，沒有人来抓去坐牢，最多挨一頓駡就完事了。”

“这全是假話。”戈巴尔回嘴說。“咱們穷到这副光景，穿的衣服破破烂烂，汗水从头頂的小辮子一直淌到脚后跟，还是沒有法子过活。可是他呢，鋪上垫子坐得舒舒服服，有成百的佣人侍候他，有上千的人听他使喚。他也許不存錢，但什么都享受到了。一个人有了錢，不这样做还做什么呢？”

“那你認为咱們跟他是平等的嗎？”

“老天爷造了人，全都是平等的呀。”

“話不是这样說，孩子，貴賤是老天爷預先安排好的。財产是前世修来的。他前世积了德，今生才享福，咱們什么功德也沒有，哪来福享呢？”

“这些話是哄哄自己。老天爷造人都是平等的，可是，咱們这世道，誰的手里有棍子，他就可以欺負穷人，变成大人物。”

“你說得不对。东家到如今还每天祈祷四个鐘头哩。”

“他这么喜欢敬神，喜欢施舍，是誰出錢呀？”

“他自己。”

“不，出錢的是庄稼人，是工人。他得了这些造孽錢，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才来施舍，敬神。要是他吃不飽，穿不暖，那咱們倒要瞧瞧他敬不敬神。要是有人每天給我两頓飯吃，我一天到晚都会数着念珠祈祷的。讓他下地去刨一天甘蔗試試，什么敬神不敬神就会忘得干干净净了。”

何利理屈了，只得說：“誰在跟你爭呀，孩子，你連敬神的事也要瞎管一陣。”

下午，戈巴尔扛起鋤头要下地去，何利說：“等一会再走，孩子，我也要去。先把一点草拿出来擱好再走。我說过給薄拉一点草。这可怜的人眼前很困难。”

戈巴尔的眼睛里充滿了鄙夷的神气，他看了看何利，然后說：“咱們沒有草卖給别人呀。”

“不是卖，孩子，是送給他。眼下他处境困难，咱們得帮帮他的忙。”

“他可从来沒有卖过一条母牛給咱們。”

“他是要卖的，可是我沒有接手。”

“他才不会卖哩。”丹妮婭瞬动着眼睛說。“卖給你！連只够点眼睛的一滴牛奶从来都沒有送过，还会卖母牛！”

“不，我敢發誓，”何利說，“他本想把那条旁遮普母牛卖給我。他手边很紧，买不起草料，打算卖一条母牛来买草料。我心想，别人有困难，不該要他的牛。現在給他一点草料，往后手头有了錢，再把牛牵来。錢可以分几次給。价錢是八十个卢比；可是那条母牛，看起来叫你舍不得掉开眼睛。”

“你这副慈悲心肠总会叫你倒楣的。”戈巴尔带着譏諷的意

味說。“事情明摆着：牛的价錢是八十个卢比，他拿咱們二十个卢比的草，就得把牛給咱們。剩下的六十个卢比，咱們往后慢慢給。”

“我想到了这样一个好办法，不用花錢就可以把牛拿到手。”何利神秘地微笑着說。“只要薄拉的亲事弄成了，一切都沒問題。給他两三滿草料，完全是为了好使他上鈎。”

“那你以后是不是打算专門替人們說亲呢？”戈巴尔鄙夷地說。

丹妮娅用犀利的眼光瞅着何利：“现在除了这个，好像就沒有别的事好做了。咱們的草料什么人也不給。咱們又不欠他薄拉的錢。”

“要是我出一点力，讓别人成了家，这有什么不好呢？”何利替自己辩护。

戈巴尔拿起水烟袋，找火抽烟去了。这种吵嚷他一点兒也不喜欢。

丹妮娅搖搖头：“替他成家的人，才不会买了八十个卢比一条的母牛就不作声了。正好捞一大笔錢呢。”

“这我知道，”何利大声嚷起来，“不过也得想想他为人的正派呀。每次他見着我的面，总是在夸贊你，說你是一个拉克什米①，一个賢慧的妇人！”

丹妮娅的脸上容光煥發，她欢喜得搖头晃脑地說：“我才不稀罕他夸贊哩，他的夸贊留着自己消受吧。”

何利温存地笑着：“我对他說：‘老兄，她这人呀，鼻子上都不許蒼蝇停一停，一开口就是罵人。’可是他还是說：‘她呀，不是寻

---

① 司财富、幸运和美的女神，古譯吉祥天。

常的妇人，她是拉克什米。'其实是他老婆的嘴巴太厉害，这可怜的人怕她怕得要命。他还对我說：'只要哪一天早晨看見你老婆一眼，当天准会进一点財。'我对他說：'你倒会进財，我天天都看到她，可是我一文錢也拿不到手。'"

"那是怪你自己倒楣呀，我有什么办法！"

"接着他數說起他老婆的不是来——叫花子上了門，一点东西也不施舍，反而拿起笤帚跑去打人，又非常貪圖便宜，連盐巴也問別人家去要！"

"我不願說死人的坏話，但她看見我的时候，也好像不服气哩。"

"薄拉很能够忍耐，算是跟她住了一輩子。要是換了别人，准会服毒死的。薄拉总比我大十岁吧，但他見到我，老是先跟我打招呼。"

"他怎么說法——要是哪一天看見你老婆一眼，那就怎么着？"

"那一天老天爷就会憑空的送点財喜給他。"

"他的那些兒媳妇也跟他老婆一样，十分饞嘴，前两天几个人还一起賒了两个卢比的香瓜去吃。只要賒到手，她們就不管要不要給錢了。"

"薄拉正是为了这些事才抱怨呀。"

正在这时候，戈巴尔走过来說："薄拉叔叔来了。把一两滿草料給了他，出去替他說媒吧！"

"人到了大門口，还不請他坐，你倒来这兒罗嗦！"丹妮婭指点戈巴尔說，"你也該学点礼节呀。把水罐拿去装滿水来，請他洗洗手，洗洗脸，倒点果子水給他喝。人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会求別人帮忙。"

“用不着果子水，又不是什么客人！”何利說。

“怎么才算是客人？”丹妮娅冒火了。“别人又不是天天上你的門来。大太陽底下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准会覚得口喝。卢巴，你看看盒子里还有烟絲沒有。戈巴尔也抽烟，想来不会剩下了。你跑到杜拉黎的鋪子去买一个派斯的烟絲来。”

薄拉今天受到了生平从来沒有受到过的尊敬。戈巴尔在門口摆了一张床請他坐，索娜为他調好了一杯果子水，卢巴也为他装好了烟絲。丹妮娅躲在門背后站着，急于要用自己的耳朵听到别人对她的贊美。

“到了一个主妇賢慧的人家，”薄拉接过水烟袋，說，“你自会明白这人家有拉克什米。不論老老少少，她都知道該怎么招呼，該怎么敬重。”

丹妮娅的心头蕩漾着一陣喜悅。她那曾在憂愁、失望和貧困中受过創伤的灵魂，仿佛在这些話語里得到了輕柔、舒适的撫慰。

何利提起薄拉的筐子，走进里面去拿草料时，丹妮娅也跟在他后面。何利說：“不曉得他从哪兒弄了这么大一个筐子来。准是向卖炒豆的人借来的。至少要一滿草料才装得滿。給他两筐，总得送出去两滿草料。”

丹妮娅很愉快。她用譴責的眼光看着何利說：“要么别請人吃飯，既然請了，只得讓别人吃飽。他又不是問你討几朵鮮花，难道提个小籃子就行了？要給就給他三筐。他眞該把兒子們带来。一个人能扛多远？会把他累死的。”

“給他三筐，我可办不到。”

“那你只打算給他一筐？告訴戈巴尔，把咱們自己的筐子装起来，跟他一塊兒送去。”

"戈巴尔要去刨甘蔗。"

"一天不刨，甘蔗也不会枯死。"

"他自己該曉得带个把人来。他不是有两个兒子嗎？"

"想必是不在家，到場上卖牛奶去了。"

"这可眞是一場好笑話：送了东西不算，还得亲自送上門去。旣送給他，又要給他装上，还得給他做搬运伕。"

"好吧好吧，誰也不用去，我自己送去。帮帮老人的忙沒有什么害臊的。"

"再說，給了他三筐，咱們的耕牛吃什么？"

"你先得把这些想淸楚再做人情呀。要不然，你跟戈巴尔两个送去吧。"

"做得这样大方，恨不能把自己的房子連根拔起来送掉哩。"

"要是地主的手下人来了，你准会把草料頂在头上送去，还会叫兒子女兒帮着送。送到了也許还得劈一两滿柴。"

"地主的事情可不同。"

"可不是，他是拿着棍子要你干活呀，对不对？"

"咱們不是种他的地嗎？"

"地是种的，难道沒有交租？"

"得啦，得啦，别要我的命，我和戈巴尔送去好了。眞不知道我干嗎要答应送草給他！你这人，要么儉省得要命，要么大方得要命。"

三个筐子全都装滿了草。戈巴尔滿肚皮怨气。他对他父亲的行径一点兒沒有信心。他覚得，父亲無論做什么事，家里总得受些損失。丹妮婭非常高兴。何利呢，心里七上八下，又要顧为人的道德，又要顧自己的利益。

何利跟戈巴尔两人抬着一筐草到外面来。薄拉慌忙用自己

的大手帕做了一个垫子頂在头上，說："我把这一筐扛去，馬上就跑回来，再拿一筐。"

"不止一筐，已經装好两筐了。"何利說。"你也用不着再回来了。我跟戈巴尔一人扛一筐，跟你一塊兒去。"

薄拉楞住了。他覚得何利象是自己的兄弟，不，比自己的兄弟还要亲近。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欣慰的感覚，而这种感覚仿佛給他整个的生命灌注了新的力量。

三个人扛起草来走了，路上彼此交談起来。

"折弓节就要到了，东家的公館里想必很热鬧吧？"薄拉問道。

"是呀，帐篷都搭好了。这次演戏我也要参加。莱易老爷說过，要我扮賈納克王的花匠。"

"东家很喜欢你。"

"承他的情。"

"送节礼的錢想到办法沒有？旣然要扮花匠，怕是躲不过了。"过了一忽兒，薄拉又問道。

"我正为这事發愁哩，大哥！"何利擦去了脸上的汗水說。"粮食在打谷場上都給分光了，地主把他的一份拿去了，放債人也把他的一份拿去了，我自己只剩下五西尔粮食。这些草是我在晚上扛回家藏起来的，要不然，一根也不会剩下。地主倒只有一个，可是放債人却有三个：杜拉梨、蒙格魯、潘笛特① 达塔丁。随便哪一个的利錢都沒有付清。地主的錢也只还了一半，又向杜拉黎借了錢来維持生活。样样都很俭省呀，大哥，可是有什么用呢。咱們生下来就是为了流血、流汗，为了替那些闊人掙錢。出

① 潘笛特，对婆罗門的尊称。这字的原意是学者。

过的利錢已經有本錢两倍多了，但是本錢还照样欠着。人們說，婚事、丧事、朝山、斋戒，用錢都得手紧一点，可是沒有人做出个榜样来。莱易老爷替兒子办喜事，随便花了两万卢比，沒有人对他說什么。蒙格魯在他父亲的祭礼[①]时用了五千卢比，也沒有人質問他一声。人人都晓得这样要面子啊。”

“你怎能跟那些有錢人比呢，大哥？”薄拉表示同情地說。

“我們也是人呀。”

“誰說咱們是人？咱們哪有做人的資格？要有錢、有势、有学問的才算是人；咱們是牛，生下来就是为了犁田。还有，咱們一个見不得一个，大家不齐心。要是庄稼人不彼此爭着要地，地主有什么办法增加地价呢？世上的人簡直沒有情义了。”

老人們最感覚津津有味的話題，莫过于往日的欢乐，現时的悲愁，以及未来的渺茫。这两位朋友都在訴說着各自的苦楚。薄拉在說他的兒子們的行径，何利在埋怨他的兄弟們。到了一个水井边，他們放下头上扛着的草，坐下来喝水。戈巴尔向店主借了一个罐子来打水。

“分家的时候，你一定覚得很难过吧。弟弟們都是你当作兒子一样撫养大的呀。”薄拉关切地問道。

“别提了，大哥，”何利哽咽着說。“我眞想跳到水里去淹死了完事。我这一輩子全都完蛋了！为了他們，我糟蹋了自己年輕时候的日子，他們却变成了我的冤家对头。为什么吵起来呢？就为了我老婆不下地干活。請問，要不要有个把人看家呢？掌管銀錢，操持家务，这些事誰做呢？何况她也不是在家里閑坐。扫地、燒飯、洗鍋瓢碗碟、照拂孩子，这工作并不輕呀。索巴的老婆

① 印度教徒死后十三天举行的一种仪式。

来当家行不行，或者，希拉的老婆有沒有这样的本領？自从分家以后，他两家每天都只吃一頓飯。沒有分家的时候，大伙兒一天四頓都嚷肚子餓。要是他們現在每天吃四頓，那我倒佩服。戈巴尔他娘当这份家的苦处，只有我晓得。可怜她，就穿着妯娌們的破破烂烂的旧衣服过日子，自个兒餓着肚皮睡覚，对妯娌們呢，連早飯也照顧得周周到到。她自己的身上，連一串覺脚的珠子都沒有，但她替妯娌們每人打两三件首飾，不是金的，也是銀的。她們却眼紅得不得了，說干嗎要她当家。分开了倒挺好，我少了多少麻煩。”

薄拉提起了一罐水，說：“这种事兒，家家都是一个样，大哥！不說兄弟之間，連我跟兒子們也处得不好，为的是我随便看見哪个的品格坏，我的嘴巴就閉不住。你可以賭錢，可以抽‘恰拉斯’①和‘甘加’②，可是，錢从哪兒来呢？想要花錢，就得掙錢；但是誰也不想去掙錢，花錢倒挺开心。大兒子卡姆达把东西拿到市場上去卖，結果錢不見了一半，問起他来，一句回話也沒有。小兒子姜吉跟一批朋友玩得昏头昏脑，天一黑就带着他的鼓和鐃鈸出去了。我不是說交朋友是坏事情。唱唱歌，玩玩乐器，也沒有什么害处；可是，这是空閑时候的事。家里的事情总不能一点也不做，一天到晚只迷在这里面呀。样样事情都得我亲自动手：飼料要我去拌，母牛要我挤奶，牛奶也得我拿到市場上去卖。我这个家主可眞倒了霉，既不能撵他們出門，又無法忍受下去。还有个女兒袈妮婭，是个苦命。她出嫁的时候你还去过哩。多好的人家，多好的丈夫呀。她丈夫在孟买开了一个卖牛奶的鋪子。那时候，孟买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鬧乱子，有人

①、② 都是麻醉剂，麻烟。

在他肚皮上戳了一刀。她的家就这样完蛋了。她在那兒沒法过日子，我去把她接来，想給她再找一門亲事，她又不乐意。两个嫂子日日夜夜都在咒她。家里吵得天翻地复。她因为倒楣了才到这兒来，在这兒却得不到清靜。”

他們說着这些不称心的事情，不覺就到了。薄拉住的村子并不大，但風景很好。村里住的多半是牧人，跟农民比較起来，他們的情况不算太坏。薄拉是村里的头人。他家門口有一个很大的秣槽，十几头黃牛和水牛正在槽边站着吃草料。走廊上有一个当凳子用的大得出奇的木头墚子，也許十个人都抬不起来。一个釘子上挂着鼓，另一个釘子上挂着鐃鈸。壁橱里擱着一本用布包起来的書，大概是“罗摩衍那”。两个媳妇坐在門前搓牛糞餅，裘妮婭在門檻那兒站着。她的眼睛紅紅的，鼻尖也是紅紅的，好像刚刚哭过一場。她的身体丰盈茁壮，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有着又寬又圓的脸孔，鼓起的两腮，一双凹进去的鳳眼，低低的額头，但她那隆起的胸脯和丰腴的身体却很引人注目。她穿着一件浅紅色的紗丽，使她越發显得嫵媚动人。

她一看見薄拉，連忙跑上前来，接下薄拉头上頂着的一筐草。薄拉把戈巴尔跟何利頂着的草接下来，对裘妮婭說：“先装一袋水烟，然后調点果子水。要沒有水，你把水桶拿来，我去打水。你認得何利大爷吧？”

接着他对何利說：“沒有个当家的人，家簡直不成个家了，大哥。古話說得好：‘小牛耕田，媳妇当家。’試問小牛怎能耕田，媳妇怎能当家？自从她娘死后，家运好像也衰落了。媳妇們揉面是会的，料理家务可不在行。嗯，頂嘴倒挺行。孩子們准是上哪兒賭錢去了。全是些吃飯不做事的懶骨头。活在世上一天，我替他們操心一天。等到我死了，他們就会捶头頓足地嚎哭了。

閨女也是一个样，要她做点事，她得咕噥半天。我倒能忍，可是她要有丈夫，丈夫忍得了嗎？”

裘妮婭一手拿着装好的烟袋，一手端着一杯果子水，急急忙忙地走上前来，接着又拿起繩子和水罐去汲水。戈巴尔想要接过她手里的水罐，他把手伸出去，羞怯地說：“你歇着吧，我去打水。”

裘妮婭沒有讓他拿水罐。走到井边，她微笑着說：“你是我們的客人呀。你会說某某人連一杯水都不給你喝。”

“哪能算是客人？我不过是你家的邻居呀。”

“一年到头不露一次面的邻居，当然是客人啦。”

“天天来可就沒有面子了。”

“我这不是在給你面子嗎？”裘妮婭笑了一笑，斜起眼睛看着他說。“一个月来一次，請你喝杯凉水，半个月来一次，請你抽袋水烟，七天来一次，光給你个垫子坐，天天来嘛，什么也得不到。”

“总得讓我見見面吧？”

“要見面就得参拜呀。”

說話之間，她仿佛記起什么遺忘了的事情，脸上显得陰暗了。她是一个寡妇啊！在她的妇道的門口，从前有她的丈夫像一个衛士似的守着，她自己是無憂無慮的。如今，那門口沒有衛士了，因此她經常把門閉上，只是偶然厭倦了家居的寂寞，她才敞开門戶，但她一看見有人来了，便又惊惊慌慌地閤上門扉。

戈巴尔把水罐装滿了，提上来。大家喝了果子水，又抽了一袋烟，父子两人便动身回家。

“明天你来把母牛牽去吧，戈巴尔，現在它在吃草料。”薄拉說。

戈巴尔盯住那条母牛，不覚給迷住了。牛的毛色那么漂亮，

身材那么匀称，他在梦里也沒有見过。

“我会来要的，用不着忙。”何利克制着自己的貪心說。

“你不忙我倒忙呀，你把牛拴在門口，看見它就会想起那桩事情来。”

“那桩事情我会特別留心的，大哥！”

“那明天叫戈巴尔来吧。”

父子两人各自把筐子頂在头上就走了。两人都兴致勃勃，彷佛行了婚礼回来似的。何利感覚到不曾花費分文便償了一生宿願的欢乐，戈巴尔則得到了比这更珍貴的东西。一个願望在他的心头激动起来了。

他偸偸回头一看，看見裘妮婭依然站在門边，好像沉醉在一个幸福的希望里似的無法宁靜下来。

4

何利一整夜都睡不着覚。他躺在楝树底下的竹床上，不斷地凝視着天上的星星。他心里盘算着，应該給母牛挖一个喂料的土槽。母牛要跟公牛分槽才好。現在，晚上就把它留在外面，但到了雨季，得給它另外收拾一个地方才行。在外面讓众人看来看去，說不定什么时候有人玩点法术，母牛的奶会干掉，而且它会用脚踢人，不讓人伸手去摸它的奶。不，拴在外面可不行。再說，誰准我在外面挖一个槽呢？管帳先生会大發脾气，要我送礼。鷄毛蒜皮的事兒，告到萊易老爷跟前也不太合适。在管帳先生的面前，誰会听我的話呢？我要是对萊易老爷說管帳先生的不是，管帳先生将会变成我的冤家。住在水里要跟鰐魚作对，

那是呆子。还是拴在里面吧。天井是小了一点，搭个棚子还勉强可以。眼看着它要生小牛了，最少每天也会有五西尔牛奶。戈巴尔就要喝一西尔。卢巴看見牛奶，不知道会多么貪饞哩。喝吧，想喝多少喝多少。偶尔也要送两三西尔給东家去，管帐先生也得敬他一点。薄拉的錢也得要归还。干嗎要用娶亲的事情騙他呢？別人对我这样信任，騙他就是卑鄙。他信任我，把八十个卢比的母牛都給了我。而这兒的人們，对別人是一文錢也信不过的。难道我收了大麻，一点錢也捞不到手嗎？如果我給薄拉二十五个卢比，他就会放心了。其实，我是用不着告訴丹妮婭的，要是我悄悄地把母牛牵来拴在門口，她一定大吃一惊。她准会問：“这是誰的母牛呀？从哪兒牵来的呀？”我应該好好逗弄她一陣才对她說明白；可是我肚里藏不住話。偶尔从外面弄到几个錢，也瞞不过她。这倒也好。她挂念的是家里的事情。如果她知道我有錢，那又会撒娇一陣。戈巴尔这孩子稍微有点懶，要不，我是可以尽心侍候母牛的。懶倒沒有什么。像他这样年紀的人，哪一个不偷懶呢？我爹在世的时候，我自己也偷过懶。可怜他老人家一大清早就起来切草料，有时候拿起笤帚打扫大門口，有时候到田里去上肥，我却躲在床上睡懶覺。偶尔他把我叫起来，我还大發脾气，吓唬他說我要离开家远走高飞。孩子們趁爹娘还在眼前的时候不稍微享点福，等到他們挑起了担子来还有什么福享呢？老人家归天以后，难道我沒有把这个家担当起来嗎？当初村里的人都說，何利会把家業敗光的；可是，我一接过担子，来了个大大的改变，人們都很惊异。可惜索巴跟希拉分家了，要不然，眼下这个家还会有不同的光景哩。早先是三副犁一塊兒耕地，現在是三副犁各耕各的地。說来說去是时运变了。丹妮婭有什么錯处呢？可怜她自从进了家門，从来沒有舒舒服

服地坐过一会兒。刚一下轎，什么活兒都攬到自己头上。对母亲也侍候得殷殷勤勤。一个人为了家庭牺牲自己，叫兄弟媳妇們干点活兒，这难道是不对的嗎？她总該享享福呀；話說回来，要命里注定享福，才能有福享。她为兄弟們劳累够了，現在又得为自己的孩子們操心。如果她不是那么坦白、直爽、寬大为怀，那么，如今这样大模大样的索巴和希拉，还不晓得会上哪兒去討飯呢？人竟会变得这般自私啊！你为他累得要死，他却成了你一輩子的冤家对头！

何利又望着东方。天快要亮了。戈巴尔这时候是不会起来的，不，他在睡覚以前說过："天蔴蔴亮我就起来去牵牛。"我要不要去挖秣槽呢？不，牛还沒有到門口，挖秣槽是不好的。說不定薄拉变了卦，或者为了什么原因不肯給牛了，那全村的人都会拍着巴掌笑話我，說我妄想去牵牛哩。他們会說："瞧这家伙，那么忙着挖槽，好像什么都准备停当了，只差这一着似的。"薄拉固然是一家之主，但是，孩子們长大了，誰还听父亲的話？要是他的兒子卡姆达和姜吉故意裝模作样，难道薄拉能够像他心里想的一样把牛給我嗎？万万不能。

戈巴尔忽然一骨碌坐起来，用手揉揉眼睛說："嘿，天亮啦，你把槽挖好了沒有，爹？"

何利驕傲地看着戈巴尔結实的身体和寬闊的胸膛，心里暗自想着，假若戈巴尔有牛奶喝，那他将会变得怎样强壮啊！

"沒有，还沒有挖哩。我在想，要是牛弄不到手，那可不白白惹人笑話。"他說。

"干嗎会弄不到手？"戈巴尔皺着眉头說。

"要是他起了疑心呢？"

"管他疑心不疑心，牛总得要給。"

戈巴尔沒有再說話，他把一根棍子扛在肩上就往外走了。何利瞧着他走去，心里涌起一陣舒适的感覺。現在，这孩子的婚事不应該再拖延了。已經十七岁了。但是，婚事怎么办？錢在哪兒？自从弟兄三人分了家，家庭的名声就給毀了。人們来相亲，一看見家里这副光景便扫兴而去。有一两家倒也願意，可就是要錢。姑娘的身价要二三百卢比，还得另外花銷多少錢，才能把人娶过来。这一大笔錢往哪兒去找呢？粮食都在打谷場上給地主拿去了，連吃的也沒有剩下，怎么还能娶媳妇呢？索娜也到了出嫁的年齡。兒子娶不了媳妇还不打紧，女兒嫁不出去，街坊上的人都会笑話。先得把她的婚事办了，往后再走着瞧吧。

这时候，有一个人走上前来跟他打招呼。

“大爷，你家有竹子卖嗎？”那人問道。

何利看見站在他面前的是篾匠达姆里——身材矮胖，皮膚黝黑，寬脸，大鬍子，紅紅的眼睛，腰間插着一把砍竹子的短刀。一年里他要来一两次，买些竹子去做帘子、椅子、小凳子和籃子等等。

何利心里很高兴。他有希望弄到一点錢了。他把达姆里領去看他的三窝竹子，講好价錢，按着二十五个卢比一百棵竹子計算，收下了五十棵竹子的定錢，然后两人走回来。何利請达姆里抽水烟，吃点心，于是带着神秘的意味說：“我的竹子从来沒有少过三十卢比一百棵；不过你是自己人，用不着講价还价。你那个娶了媳妇的兒子，現在从外面回来了沒有？”

“那孩子把我害苦了，大爷！”达姆里嗆了一口烟，边咳嗽边說。“家里摆着一个年青媳妇，他却跟街坊上另外一个女人跑到外面去胡鬧。結果媳妇也跟別人跑了。那是个下賤貨，对什么人都沒有眞心。我对她說了多少遍，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穿

什么就穿什么，只是别丢我的脸，可是，她哪肯听我的話呀？老天爷什么都可以給女人，只是不能讓她們长得漂亮，要不她們就不听使喚了。你家的竹林想来分开了吧？”

何利望着天空，仿佛他的心已經飞到广闊無垠的天上去了似的。

“样样都給分了，大爷！”他說。“我把他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撫养长大，如今他們什么都要平分了；不过，兄弟們的一份我是不会独吞的，我沒有那样的心思。收到你的錢，我会分給两个弟弟的。一輩子能活上几天，难道还要对别人玩点花头不成？要不我就会說，竹子是二十个卢比一百棵卖出去的，他們会知道嗎？你又不会对他們說。我一向都把你当作亲兄弟一样看待。”

“兄弟”这一个字的意思，不論我們实际上运用得多么不恰当，但是，这一个字所包含的純潔的感情，却从来不曾因为我們的褻瀆而受到玷污。

何利隐隐約約地提出了这个建議，便凝視着达姆里的脸，看看他是否接受。他的脸上像一个傲慢的乞丐在乞討时一样現出了故作溫順的表情。

达姆里抓到了何利的弱点，想要摆布摆布他：“咱們是老朋友，大爷，这种事用不着講价；不过，人要不顧信义，总得有个貪圖。别說二十个卢比，十五个卢比我也会說，只要你肯把价錢改成二十个卢比。”

“不公道呀，达姆里，二十个卢比哪能买到这样的竹子？”何利苦笑了一下。

“别說这样的竹子，比这更好的竹子十个卢比也能买到，嗯，就是得往西再走二十哩路。我出的价錢不是为了竹子，是为了这地方离城近便。我是想，到那竹子便宜的地方去要費工夫，趁

这工夫也可以干出两三个卢比的活兒来了。”

生意講定了。达姆里脫下短褂，搭在房檐上，动手砍起竹子来了。

那是甘蔗浇水的时节。希拉的妻子正把早飯送到水井边去。看見达姆里在砍竹子，她隔着面紗說道：“什么人在砍竹子呀？不許砍。”

“竹子是买下的，”达姆里停下来說，“十五个卢比一百棵，定錢已經交了，又不是白砍。”

希拉的妻子在自己家里是主宰一切的。因为她的不滿，弟兄們才分了家。她治服了丹妮婭，变得威風凜凜。希拉偶尔也打她一頓，最近一次打得那么厉害，弄得她好多天都不能起床，但她自己的权势，她無論如何都不肯放弃。希拉虽然在憤怒之下会打她，却不能不依照她的心意行事，好比一匹馬，即使有时候要踢踢主人，却不能不在主人的駕馭下奔走。

“我家的竹子十五个卢比不卖。”她从头上取下盛早飯的籃子說。

达姆里認为，跟一个妇女不好談这个問題，他說：“去叫你家里的男人来。要說什么，来了再說。”

希拉的妻子名叫普妮婭。才生了两个孩子，她就变得衰老了。她本想收拾打扮，借此遮掩时間摧残的痕迹，可是，家里連吃飯都沒有个着落，哪兒还有錢来顧到打扮呢？穷困的境遇使得她性情冷酷，仿佛那枯竭的河床，又干又硬，鏟子碰上去也会給弹回来。

她走上前去，想要抓住达姆里的手。

“干嗎要去叫男人？”她說。“你要說什么，对我說好了。我有話在先，不許砍我家的竹子。”

达姆里挣脱了手，普妮娅又去抓住。两个人撕打了一分鐘光景。最后，达姆里使劲把她往后一推，她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下，但她又挣扎着爬起来，脱下鞋子，用鞋底朝着达姆里的头上、脸上、背上噼噼啪啪乱打一陣。一个篾匠竟敢推她？真是奇耻大辱！她一边打人，一边里里拉拉地哭着。达姆里推了她一把——对妇女使用了武力，算是进了圈套，現在他只好站在那兒挨打，沒有别的办法来摆脱这个困境了。

何利听見普妮娅哭叫的声音，急急忙忙跑过来。普妮娅一看見他，索性哭得更大声了。何利以为达姆里打了普妮娅。他热血沸腾，把分家的隔閡忘得干干净净，心里积蓄的怒气直往外冲。他猛力踢了达姆里一脚，說道："达姆里，要是你想活命，馬上給我滚蛋，要不我就把你放翻啦。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那么大的胆量，敢动手打我的弟媳妇！"

达姆里按捺着性子，开始替自己辯解。他給普妮娅用拖鞋打了一頓之后，良心上不再觉得那么有罪了，而何利踢他那一脚也使他恢复了清白。他那肿胀的脸颊上泪水滚滚流下。他压根兒沒有挨近那媳妇呀。难道他是那么粗俗的人，竟会动手毆打何利大爷家的女眷？

"达姆里，你别騙人，"何利不相信他那一套。"要是你什么話也沒說，难道我弟媳妇会装哭？你要是仗着几个錢想来欺負人，我就教訓你一頓。咱弟兄是分家了，那有什么，总是亲骨肉呀。誰敢斜着眼睛瞟我弟媳妇一眼，我要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普妮娅神气起来。她尽量拉开嗓子，边哭边說："你沒有把我推倒？憑你兒子賭咒！"

希拉也得到了消息：达姆里和普妮娅在打架，达姆里推了普

妮娅一把，普妮娅用拖鞋底板打达姆里。于是他扔掉水桶，拿起牛鞭子，朝着出事的地方跑来。他的暴躁脾气在村里是有名的。他的个子短小精干，睁着瑪瑙貝一样的眼睛，身上的青筋都鼓出来了；但使他發怒的不是达姆里，而是普妮娅。她干嗎要跟达姆里打架？难道她的廉耻已經丧尽？跟一个篾匠打打閙閙的，对她有什么好处？她应当去到希拉跟前，把一切都告訴他，希拉認为該怎么办，就怎么办。她为什么要跟篾匠打起来呢？如果他有办法，他会讓普妮娅呆在家里不出門。普妮娅随便跟什么人說話，他都不能容忍。他自己是多么浮躁，他就要求普妮娅保持多么嫻靜。大哥旣然以十五个卢比的价錢講定了生意，她憑什么要在中間瞎蹦乱跳？

他刚一走到那兒，便抓住普妮娅的手，把她拖到一边去，开始用脚踢她："賤貨，你是存心丟咱家的脸！你跟什么人都要打架。丟脸的是誰呀，你倒說說看！（又踢了一脚）我在那兒等你送飯去，你却在这兒打架。眞丟人！瞧你还号丧哩。我眞想挖个坑把你活活埋掉。"

普妮娅"嗨呀""嗨呀"地呻喚着，同时滔滔不絕地咒駡："你这不得好死的家伙，讓你遭瘟吧，害霍乱吧，讓难近母把你吞了吧，讓你害重伤風吧。老天爷要有眼睛，該讓你得痲疯病，把你的手脚通通烂光！"

希拉把这些咒駡都当作耳边風，但是，那最后的一句話却使他恼火了。瘟疫、霍乱等等，都不怎么特別可怕，刚一生病，病也就好了；可是，痲疯病！害了这种病死得可怕，活得更可怕。他眼里火星子直冒，咬着牙齿，朝着普妮娅扑去，抓住她的一綹头髮，把她的头在地上磕着，一面說："要是我的手脚通通烂光了，那我还能抱你亲你？你一个人能撫养我的孩子？哼！你一个人

管得了这样大的一个家？那你准会另外找个男人，把我甩到一边！”

达姆里对普妮娅的不幸起了怜悯之心。他落落大方地劝希拉說：“得啦，放了她吧，希拉大爷。沒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他嫂子打了我一頓。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少活两岁。我倒是有福份，老天爷讓我見了这样的世面。”

“你别多嘴，达姆里，”希拉呵責他說，“惹我發了脾气可不好下台。你不知道这女人嘴巴臭，她今天跟你打架，明天又会跟别人打架。你为人正派，笑笑就算了，遇到别人怎能受得了，要是他竟然动手打起来，那我們还有脸見人嗎，你說？”

想到这兒，他的怒气又起来了。他伸手要去抓普妮娅，可是何利跑上前去抱住他，把他拖回来：“嘿，算了，算了，大家都看見了你是个英雄好汉。莫非你想把她擂成粉，吞下去嗎？”

甚至現在，希拉也还是尊敬大哥，不肯直接和大哥頂嘴，尽管他心里想将何利一把推开，挣脱自己的手，但他不敢那么無礼。他朝着达姆里看了一眼說：“你站在那兒瞅什么？砍你的竹子去吧。我答应了，就算十五个卢比一百。”

普妮娅本来坐在那兒嗚嗚咽咽地哭着，听到这話，她猛然站起身来，捶着自己的脑袋說：“你連家都不顧了，我可怎么办呀！我的命好苦啊，嫁了你这样一个無情無义的家伙。你連家都不顧了！”

她把送飯的籃子撇在那兒，朝着家里走去。希拉大声吆喝道：“你上哪兒？快到井边去，要不我揍死你！”

普妮娅站住了。这一出戏，她不想再演下去了。她一声不响，拾起送飯的籃子，哭哭啼啼地往着井边走去。希拉也在她后面跟着。

"往后不許再打她了，要不她会不顧体面的。"何利說。

丹妮娅走到大門口，扯开嗓子嚷道："你站在那兒看什么好戏呀？你教訓一陣，难道人家听你的話？前两天，这位娘子还隔着面紗，駡你是老不正經，你忘了嗎？一个妇道人家，居然跟陌生男人打架，还不該挨揍！"

"要是我也照样揍你一頓呢？"何利回到門口，故意調皮地說。

"难道你从来沒有打过人，还要梦想打人嗎？"

"要是我这样狠心打你，你准会跑掉。普妮娅倒是挺能忍的。"

"哎喲！你眞是个慈悲心腸。到如今，我身上还有挨打的印子哩。希拉会打人，也会疼惜人；你呢，光学会打人，可沒有学会疼惜人。也只有我才能跟你一起过日子。"

"得啦，算了吧，别尽自吹自擂了。你呀，一生气就往娘家跑，要央求你好几个月才肯回来。"

"你是自己想要别人的时候才去說好話的呀，大老板！你可不是为了疼惜我才去的呀。"

"所以我才在众人面前称贊你唄。"

在結婚生活的黎明时分，爱恋的感情带着玫瑰的色彩和沉醉的姿态涌上来，以它那絢丽的金光渲染着心的天庭。接着，日午的酷热来到，轉眼間卷起一陣颶風，大地都給吹得顫抖起来，爱恋的金色帷幕消失了，呈現在眼前的是赤裸裸的現实。那以后，是甜息的黃昏，凉爽而又宁静，我們就像困倦的旅人一样，互相訴說着一天旅程中的种种际遇，我們显得那么漠不关心，仿佛已經爬到一个高山的峰頂，下面喧嚷嘈杂的人声不会传到我們的耳里了。

“得啦，得啦，你最会称贊人。”丹妮娅眼泪汪汪地說。“只要稍微做錯了一点事情，你总要狠狠地整治人。”

“嗐，丹妮娅，你这样不公平，我可不喜欢！”何利温存地抱怨說。“你去問問薄拉吧，我在他面前是怎么說起你的？”

丹妮娅轉变了話題：“瞧着吧，看戈巴尔是牵着牛回来，还是空手回来。”

“薄拉是个好人，可是他的兒子沒有孝道，我怕他們出来搗麻煩。”

正在这时候，达姆里大汗淋淋地跑过来說：“大爷，你去数一数竹子吧，我明天用車子来拉。”

何利認为沒有必要去数竹子。达姆里不是那样的人。即使多砍了几棵竹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天天都有人来要竹子。逢到办喜事的季节，人們来砍竹子去搭帐篷，一砍总是几十棵。

达姆里掏出七个半卢比来擱在何利的手里，何利把錢数了一数，然后說：“再添点吧。算起来还差两个半卢比。”

“不是講好十五个卢比嗎？”达姆里不客气地說。

“不是十五个卢比，是二十个卢比。”

“希拉当着你面說的十五个卢比呀，不信我去叫他来。”

“明明講定二十个卢比呀，达姆里。現在算你赢了，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照理还要給两个半卢比，你給两个卢比得啦。”

可是，达姆里并不是老实人。現在他还怕誰？何利是不好开口的。他有什么好說呢，只好自認倒霉。最后他只得这么說：“这事兒不漂亮，达姆里，你吞了两个卢比也不会發財啊。”

“难道你吞了兄弟們的这点点錢也会發財嗎？”达姆里用恶狠狠的声音說。“为了两个半卢比，你連自己的廉耻也不顧，这

样做了还不算，倒要来教訓我哩。要是我現在跟你把事情揭穿，你可沒脸見人。”

何利覺得非常慚愧，好像人們用鞋子打了他一頓似的。达姆里把錢擱在他面前的地上就走了，他却在楝树底下坐了很久很久，心里十分懊悔。他今天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貪婪，多么自私。如果达姆里給了他两个半卢比，那他該会多么高兴！他一定会称贊自己聪明，不費吹灰之力便弄到了两个半卢比。人总得要吃了亏才肯到处留心啊。

丹妮娅已經进屋去了。她出来时，看見錢摆在地上，便点了一下数目。

“錢不够呀，不是該有十个卢比嗎？”她說。

“希拉卖了十五个卢比嘛，我有啥办法？”何利愁眉苦脸地說。

“希拉只卖五个卢比也行，这样的价錢咱們可不卖。”

“他們在那兒打打鬧鬧的，我怎好从中插嘴？”

何利把自己的失敗悶在心里，仿佛一个人爬上树去偸摘芒果，不幸从树上掉下，連忙爬起来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免得被别人看見。胜利了才能夸耀自己的欺騙本領——胜利中一切都是可以原諒的，失敗的羞辱却只好暗自吞下去。

丹妮娅詛咒起丈夫来了。这种好机会她是很难遇到的。何利比她聪明，今天却輸在她的手里了。

“可不是嗎，”她揮动着手說，“你兄弟講定了十五个卢比，你又怎好說二話呢？天哪！要說了二話，那宝貝兄弟会不好意思的。再說，别人正在用刀子戳你那宝貝弟媳妇呀，出了这样了不起的祸事，你又怎好开口呢？那时候，哪怕别人把你的东西通通搶光，你也顧不得了。”

何利默默地听着，一声也不吭。他又气又急，血在往上涌，紅着眼睛，紧紧咬着牙齿，可就是不說話。他悄悄拿起鋤头，想到地里刨甘蔗去。

“現在又不是大清早，要去刨甘蔗？”丹妮娅把鋤头搶过来說。“太陽都当頂了。快洗澡去。飯好了。”

“我不餓。”何利爱理不理地說。

“是呀，你怎么会餓呢？”丹妮娅在灼伤的地方撒了一撮盐。“你兄弟不是給你吃飽了‘拉杜’球糖嗎？老天爷要讓人人都有这样孝敬的兄弟才好哩。”

“你今天是存心想要挨揍吧。”何利光火了。一肚子的怒气实在按捺不住了。

“有什么办法呢，你这样疼惜人，把我都慣坏了。”丹妮娅故意装得很柔順地說。

“你到底要我住在家里不？”

“家是你的，当家的是你，我算老几，还能把你赶出去？”

何利今天無論怎样也占不了丹妮娅的上風。他的智慧仿佛变得迟鈍了。那些諷刺的箭，他沒有盾牌可以抵挡。他慢騰騰地擱下鋤头，拿起毛巾洗澡去了。約莫半小时以后，他洗了澡回来，但是，戈巴尔还沒有回家，一个人怎么吃飯呢。这孩子想必是在那兒玩糊途了。薄拉的女兒裘妮娅长得很迷人，准是跟她一起在寻开心。昨天他已經跟在她后面轉来轉去了。要是人家不肯給牛，那为什么不回来？难道要在那兒賴着吃飯嗎？

“还站着干嗎呀？戈巴尔要到傍晚才回来。”丹妮娅說。

何利沒有再說下去，深怕丹妮娅又会嘮叨起来。

吃过飯，他在楝树的蔭影里躺下。

卢巴光着身体，系着一塊腰布，披着蓬松的头髮，哭哭啼啼

地走过来伏在何利的胸前。她說她的大姐姐索娜告訴她："等到母牛来了，牛粪要由我搓。"这可叫卢巴受不了。难道索娜是什么了不起的妃子，所有的牛粪都要由她一个人去搓嗎？卢巴哪一样比不上她？索娜会烧飯，难道卢巴沒有把鍋瓢碗盞擦洗干凈？索娜会汲水，难道卢巴沒有把繩子拿到井上去？索娜盛滿一桶水便搖搖摆摆地走了，卢巴呢，得把繩子收攏，拿回家来。牛粪本来也是两个人一塊兒搓的。索娜到地里去刨土，难道卢巴沒有去牧羊？那么說，現在为什么索娜要一个人搓牛粪呢？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卢巴怎么能够忍受呢？

"不，牛粪由你来搓。"何利說，卢巴的一片天眞使他心情舒暢了。"要是索娜走到母牛身边去，把她赶走好了。"

"牛奶也讓我一个人挤。"卢巴抱住父亲的脖子說。

"行，行，你不挤，还有誰来挤呢？"

"那么說，母牛算是我的了。"

"对，完全是你的。"

卢巴高兴了，她跑去把自己胜利的好消息告訴失敗了的索娜："牛是我的，牛奶由我挤，牛粪由我搓，你什么也得不到。"

索娜的年紀才十二三岁。她的身体长得像一个少女，智慧的發展却像一个孩子，仿佛她的青春在把她往前拉，她的童年却又在后面将她拖住。在有些事情上她是那么聪明，甚至可以教那些大学畢業的姑娘，但在有些事情上她又非常愚拙，連嬰兒也比不上。她的脸是长长的，干巴巴的，可是显得很愉快，下巴也很长，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滿足的神色。她的头髮沒有擦油，眼睛沒有抹上烏烟，身上也沒有什么珠宝。家务的操劳仿佛把她的青春压得萎縮下去了。

"去，搓你的牛粪去，"她在卢巴的头上推了一下，說，"你把

牛奶挤好了，我就喝現成的。"

"我把装牛奶的罐子鎖起来。"

"我会打开鎖，把牛奶拿出来。"

說了这話，她便朝着果园走去。那时候芒果快要成熟了，一陣風吹来，有几个芒果落到地上，已經在热風里变得又干又黄了。孩子們以为这是熟透了自然落下来的，就四面八方往着果园跑去。卢巴也跟在姐姐的后面跑。

無論索娜做什么事情，卢巴一定也会跟着做。現在大家在談論索娜的婚事，却沒有提到卢巴的婚事，因此她自己坚持着要結婚，而且有声有色地描繪着她的丈夫应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該带些什么东西来，应該怎样待她，应該給她吃什么飯，穿什么衣服等等。听到这些話以后，也許沒有一个男孩子会願意跟她結婚的。

将近黄昏了。何利是那么沒精打彩，無法去刨甘蔗。他把两头耕牛拴到槽上，喂了飼料，自己装好一袋水烟抽起来了。他一边抽烟一边盘算着：虽然今年的收成全部都在打谷場上交出去了，他現在也还欠着大約三百卢比的债，这一笔债的利錢，每年将近一百卢比。五年以前，他向放债的蒙格魯借了六十个卢比来买耕牛，已經付过六十个卢比的利息了，但是那六十个卢比的本錢依然背在头上。他又跟婆罗門达塔丁借了三十个卢比来种土豆。土豆給小偸挖去了，而三年之間，那三十个卢比却变成了一百个卢比。分家的时候，他不得不向在村里开油盐鋪的寡妇杜拉梨借了四十个卢比来給兄弟們，因为一个卢比要付一个安那的利錢，現在大約也变成一百个卢比了。租錢也还差二十五个卢比沒有交清，折弓节的节礼也得想个办法。卖竹子的錢来得正是时候，节礼可以对付过去了；不过，事情也很难說。只

要你手里进了一个銅板，村里的人便嚷开了，那些放債的家伙也会来把你团团围住，逼着你要錢。不管怎么，这五个卢比就算作节礼吧。但他这一辈子还有两件未了的大事——戈巴尔跟索娜的婚事，現在已經临到头上了。無論怎么精打細算，至少也得花三百卢比。这三百卢比向誰家去借呢？他心里真想一个銅板的債也不問誰借，即使借了也要把每一个銅板都还清；然而，尽管他历尽了千辛万苦，他还是摆脫不了。如果利錢照这样增加上去，早晚有一天他的房产会給拍卖，他的兒女們会無家可归，到处討飯的。

每当何利忙里偷閑，抱着水烟袋抽起来的时候，这种种憂慮就像一堵黑墙似的，四面八方将他围住，他簡直找不到一条通到外面去的路。聊以自慰的是，遭受这种厄运的并不单独是他一个人。农民們的境况，几乎全都是这样的，大多数人甚至比这还不如。索巴和希拉跟他分家以后，現在整整三年了，两人都背上了四百卢比的債。金古尔有两副犁耕地，欠的債却有一千多卢比。吉亚文大爷的家里連叫花子都不肯施舍，但他欠的債还是越来越多。沒有人逃得了！

忽然之間，索娜和卢巴两人跑到他跟前来，两人同时說道："哥哥赶牛来了。牛走在前面，哥哥跟在后面。"

最先看見戈巴尔的是卢巴，因此，报信的荣誉应該屬于她，而索娜竟然要跟她分享这种荣誉，这叫她如何受得了？

"是我先看見的，我一看見就跑。姐姐随后才看見。"她往前跨了一步說。

索娜可不能同意这种說法。"哥哥是你認出来的嗎？"她說。"你还說有一条牛跑来了哩。我說是哥哥来了。"

姊妹俩又往着果园那边跑去了，去迎接那条母牛。

丹妮娅跟何利开始安排拴牛的地方。

"去，赶快挖一个秣槽。"何利說。

"不，我先得在盘子里面調点面粉和糖浆。可怜它在大太陽底下走来，一定口渴。你去挖秣槽，我来調。"丹妮娅容光焕發，仿佛变得年青了。

"我們有一个鈴鐺，你去把它找出来，好拴在它的脖子上。"

"索娜上哪兒去了？叫她到杜拉梨的鋪子去弄点黑綫来。看見牛的人太多了①。"

"今天，我心里的一桩宏願算是实現了。"

丹妮娅竭力抑制着心头的欢乐，深怕这样巨大的財富会带来新的灾难。这种疑惧使得她那在失望中受够折磨的心灵战栗起来。她抬头望着蒼天說："願老天爷保佑，牛来了，要事事順利才好啊。"

她仿佛連神也想欺騙似的，她想要对神表示，牛的到来并不使她怎么欢喜，免得神因为出于嫉妒，降下新的灾难来折損她的幸福。

她正在攪拌面粉时，戈巴尔已經牵着母牛，給一大群孩子簇拥着来到大門口了。何利跑过去抱住母牛的脖子。丹妮娅放下手里的面粉，急急忙忙地把一件旧紗丽的黑边撕下来，拴在牛脖子上。

何利用虔敬的眼光凝視着母牛，仿佛是显聖的女神降临到了家中一样。今天，老天爷讓他看見了这个吉祥日子：牛的出現，使他的家变得聖潔了。这样好的运道！不知是誰修下的功德啊！

---

① 看見牛的人多了，就用黑綫拴在牛身上，借以避邪。这是印度农村的一种迷信。

"站着干嗎？在天井里挖一个秣槽吧。"丹妮娅忽然慌慌张张地說。

"天井里！哪兒有地方呀？"

"地方有的是。"

"我要在外面挖。"

"别發疯啦，村里的事你明明知道，干嗎装糊塗？"

"巴掌大的一塊天井，哪兒去拴牛呀？"

"不懂的事情你就甭管。天下的学問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懂得。"

其实，何利是快活得有点昏头昏脑了。对他来說，母牛不只是应該頂礼膜拜的东西，而且也是活的財富。他想借母牛来增加家門的喜庆和荣耀，他希望有人看見門口拴着的母牛时，会問这是誰的家，而人們会說："这是何利大爷的家。"只有这样，那些有女兒的人家才会覺得他家道富庶。如果把它拴在天井里，誰会看得見呢？丹妮娅对何利的办法感到不放心。她眞想用七重帷布把母牛遮起来。如果母牛能够一天到晚都待在屋子里，也許她就不会讓它出去。虽然平常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何利占上風，——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見，使丹妮娅对他屈服，可是今天丹妮娅一点也不听何利的話，她甚至准备跟何利打架哩。戈巴尔、索娜和卢巴都贊成何利的办法，丹妮娅一个人把他們都击敗了。今天，丹妮娅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自信力，而何利的心里也滋长了一种奇妙的謙逊的感情。

可是，怎么能够阻止人們来看热鬧呢？母牛并不是坐在轎子里来的。村里出了这么一桩大事，哪能不热鬧热鬧呢？听到这消息的人，都撇下一切活兒，連忙跑来看看。这并非普通的本地母牛，而是花了八十个卢比从薄拉家里买来的。何利怎么拿

得出八十个卢比呢，准是五六十个卢比买来的吧。在这个村子的历史上，即使花五六十个卢比买一条母牛也是空前未有的事情。說到耕牛，有花五六十个卢比买的，也有花一百卢比买的，可是，庄稼人怎么会出这样一大笔錢去买一条母牛呢？只有牛販子們才敢这样闊綽地花錢。然而，母牛畢竟是女神的化身，看热鬧的人和鑒賞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何利跑来跑去，在跟大家打招呼。他的态度从来沒有这样和藹，他的脸上从来沒有这样喜气洋溢。

七十岁的老婆罗門达塔丁也拄着拐杖来了，他张开沒有牙齿的嘴巴說："在哪兒呀，何利，也讓我看看你的母牛。听說长得很漂亮。"

何利跑过去摸摸达塔丁的脚①，心里涌起一陣驕傲的喜悅，恭恭敬敬地把他領到天井里去。达塔丁用經驗丰富的眼光打量着母牛，看了角，看了乳房，又看了臀部。他那隐藏在浓密的白眉毛底下的眼睛仿佛也神采奕奕了。

"一点毛病也沒有，孩子。"他說。"毛色，旋紋，样样都好。老天爷保佑，你会时来运轉的，这眞是一个好兆头！喂料要喂得足。日后生了小牛，保管一条小牛值一百卢比。"

"都是叨您老人家的福！"何利滿心欢喜地說。

"这不是我的福，孩子，"达塔丁把嘴里嚼着的烟叶吐出来，說。"这是老天爷的仁慈，这全都是神的仁慈。你是給的現錢吧？"

何利胡謅起来了。虽然是在自己的債主面前，他也不能放过这个夸耀自己的財富的机会。人們戴上了一頂廉价的新帽

① 印度教習俗，摸一个人的脚表示尊敬。是对长輩行的礼节。

子，走起路来就要大模大样；只要在車上稍微坐一会兒，也会有飄飄然的感覚；那么，他获得了这样巨大的財富，他的心为什么不該飞翔到天上去呢？

“薄拉不是那么大方的人，馬哈拉其①！”他說。“是付了現錢的，一分一毫也不差。”

何利虽然这么傻里傻气地在达塔丁面前夸耀，但是达塔丁的脸上絲毫也沒有显出不愉快的样子。何利的話里到底有多少眞实，这是瞞不过他那双敏銳而世故的眼睛的。

“沒有吃亏，孩子，沒有吃亏。”他高高兴兴地說。“一切都有老天爷照顧。这条母牛每天总会有五西尔牛奶，小牛吃的还不算在內。”

“不会的，馬哈拉其，”丹妮婭連忙插嘴說。“牛都已經老了，哪兒会有这么多牛奶？再說，喂牛的草料往哪兒去找呀？”

达塔丁意味深长地朝她看了一眼，覚得她这样小心是对的，他仿佛在說：“女人家本該这样。夸嘴是男人的事情，讓他夸吧。”但他用神秘的語調說：“告訴你，牛不要拴在外面。”

丹妮婭以胜利的眼光望着丈夫，好似在說：“罗，現在你可服了吧？”

“不会的，馬哈拉其，”接着她对达塔丁說，“哪能拴在外面喲，只要老天爷照应，再多三条牛这院子里也拴得下。”

村子里的人全都跑来看何利的母牛，沒有来的只有他的嫡亲兄弟索巴和希拉两人。即使到現在，何利心里还是疼爱弟弟們的，如果他們两人来看一眼，而且表示出高兴的样子，那他就眞正心滿意足了。可是，黃昏时索巴和希拉提着水桶回来，經过

---

① 对婆罗門的尊称。

何利的門口，什么也沒有問起。

“索巴不来，希拉也不来，莫非是他們不知道？”何利惴惴不安地对丹妮娅說。

“难道要打發人去請他們？”丹妮娅說。

“你不明白道理，只晓得吵嘴。老天爷讓我們赶上了这么一个好日子，我們应該謙和一点。人呀，不管自己的好事也吧，坏事也吧，都巴望从亲人的口里說出来；从外人口里說出来的，听起来总不入耳。亲兄弟嘛，再坏也还是亲兄弟。为了自己名下的一份家業，大家是吵过架，可是，身上的血总不会因此分开吧？应当把他們两个叫来，讓他們看看。要不然，往后他們会說：‘买了一条母牛，也不对我們說一声。’”

“我同你講过一百遍，一千遍，叫你不要在我面前夸奖你的兄弟，”丹妮娅皺皺鼻子說，“我一听到他們的名字，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他們干嗎会不知道？他們的家离这兒也不是十万八千里，全村的人都来看了，莫非他們的脚上染了桃金娘①不成？他們怎么会来呢？看到别人家里买了牛，准是眼紅了，胸口都气炸了。”

是該点灯的时候。丹妮娅走过去一看，油瓶里已經沒有洋油了。她拿起瓶子去买油。如果手边有錢，是可以叫卢巴去买的，現在是賒帳，她得亲自去說几句阿諛奉承的話才行。

何利叫卢巴过来，把她抱在怀里撫弄着。

“你去瞅瞅，希拉叔叔回家了沒有，”他对卢巴說，“索巴叔叔那兒也去一趟。你說：‘爸爸叫你們去。’他們要是不肯来，你抓住他們的手，把他們拉来。”

---

① 印度妇女用桃金娘的叶子搗成糊，塗染指甲和脚跟，刚塗上时不能走动。洗去之后留下紅印。

"三嬸嬸会駡我。"卢巴跺着脚嚷道。

"你去找嬸嬸干嗎？再說，索巴嬸嬸很疼你呀！"

"索巴叔叔逗我，他說……我不說了。"

"怎么說呀？你講。"

"他逗我。"

"他怎么逗你？"

"他說，給你捉到一只耗子，你拿去煎来吃吧。"

何利的心里乐开了。

"你說了沒有：你先吃，我后吃。"

"媽不准。媽說，不要上他們家里去。"

"你是媽的閨女，还是爹的閨女？"

"媽的閨女。"卢巴用手抱住他的脖子說，接着格格地笑起来。

"那你起来，别坐在我的怀里。今天我不讓你跟我在一个盘子里吃飯。"

家里只有一个洋鉄盘子，何利就使这个盘子吃飯。为了获得用盘子吃飯的荣耀，卢巴是跟何利一塊兒吃的。这种荣耀怎么能够放弃呢？于是，她跳起来說："好的，是你的閨女。"

"那你是听我的話呢，还是听媽的話？"

"听你的。"

"那你去把希拉和索巴拉来。"

"媽要生气呢？"

"誰会对你媽說呀？"

卢巴蹦蹦跳跳地到希拉的家里去了。原来妒嫉的网是只能捕捉大魚的，小魚或者根本不会进网，或者是进去了很快又鑽出来。对他們来說，那致命的网只是嬉戏的玩意，而不是恐怖的东

西。何利跟兄弟們已經不講話了，卢巴却常常在两家跑来跑去。跟孩子們有什么冤仇呢？

卢巴刚一跨出大門，就碰見丹妮娅买油回来了。

“天都黑了，还上哪兒去？”她問道，“回家去吧。”

卢巴禁不住要討媽媽的欢喜，把一切事情都說出来了。

“回家去，誰也不許去叫。”丹妮娅罵道。

她搀着卢巴的手走进家来，对何利說：“我跟你講过多少回，不要打發我孩子到別人家里去，要是有人使点坏心眼，那可怎么办？你既然这样爱他們，自己干嗎不去？看样子你好像还沒有受够罪哩。”

何利正在那兒安秣槽。他两手糊滿了泥巴，装得若無其事地說：“什么事情讓你生气呀？像一只瞎眼狗似的，無緣無故乱咬一陣，我可不喜欢。”

丹妮娅要把油倒进油壶里，这会兒并不想再吵下去。卢巴也已經跟孩子們玩到一塊兒去了。

夜里九点多鐘。秣槽已經挖好，而且秣槽里已經放了油餅、糠糊和清水攪拌起来的飼料。母牛神气沮丧地坐在那兒，仿佛是刚过門的新媳妇，嘴巴連秣槽都不肯碰一下。何利跟戈巴尔吃过晚飯，把烙餅撕成一半一半地給它吃，它聞也不爱聞。不过，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情。牲口离开了老家，也常常会觉得难过的。

何利坐在外面的床上抽水烟，不觉又想念起两个弟弟来了。逢到今天这样一个好日子，他不能把弟弟們撇在一边。母牛来了以后，他的胸襟也开朗起来了。跟兄弟們分了家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可不是他們的仇人。如果这条牛在三年以前买来，那大家对它都有平等的权利。如果明天这条牛有了牛奶，难道他

就不送点牛奶或者奶酪給兄弟們？这不是他的为人之道啊。兄弟們对他有恶感，为什么他也要对他們抱着恶感呢？各人积福，各人消受吧。

他把椰子壳做的水烟袋靠床腿擱好，朝着希拉的家走去。索巴的家也在那兒。两个人都在自家的門口躺着。天很黑，他們沒有看見何利。他們正在談論什么事情。何利突然站住，偷听他們的談話，——在听見別人談論自己的时候，有誰会跑开呢？

希拉："当初大伙兒住在一起，連一匹山羊也沒有买，如今倒买起旁遮普母牛来了。霸占兄弟的錢是發不了財的，这样發財的人我可沒見过。"

索巴："你这話有点不公平，希拉！大哥連一个銅板的帐都是算清了的，我决不相信他把早先賺下的錢藏起来了。"

"信不信由你，这可是早先賺下的錢。"

"不能胡乱怪人啊。"

"好吧，他这錢是哪兒来的？他怎么發了財的？那么一点点地我們也有，那么一点点收成我們也有，可是，我們連买裹尸布的錢都找不到，他却新买了一条母牛，这是为什么呢？"

"想必是賒来的吧。"

"薄拉不是賒帐的人。"

"不管怎样，母牛可是长得挺漂亮，戈巴尔牵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見了。"

"不义之財，怎么来还是怎么去。老天爷有眼，讓他那条牛在家里住不长。"

何利再也听不下去了。本来他是忘掉了过去的事情，滿怀爱意地到兄弟們这兒来的，現在这一个打击仿佛刺伤了他的心，

那种感情無論如何也保持不住，好像撕裂成了一塊塊的碎布，再也堵不住憤怒的激流了。他心里翻騰滚沸，眞想馬上回答这一番毁謗的話語，但他又怕把事情鬧大了，只好仍旧一声不响。如果他存心清白，誰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蒼天在上，他是沒有罪过的。别人爱怎么說，他都不在乎。于是他轉身走了。

回到床边，他又拿起那已經熄灭了的水烟袋来抽；可是，那些誹謗的話語仿佛毒藥一样，在他的脉管里不断地传布开去。他想要睡觉，可又睡不着。他走到两条耕牛那兒去，在它們的身上搔弄着，憤怒的心境还是無法平息。他又装了一袋水烟，但是抽起来一点味道也沒有。那毒藥仿佛鑽到他的意識里去了。他的意識就像酒醉的时候一样失去了平衡，而他的心緒就像暴漲的水在汹涌澎湃地往着一个方向流去。

他在这种疯狂的心境中进到屋里去。門是敞开的。丹妮娅躺在天井里的一塊麻布上，索娜在按摩她的身体。平常天一黑便睡觉的卢巴，今天却站在那兒撫摸着母牛的嘴。何利走过去，从桩子上解下拴牛的繩子，牵着牛就往大門口走。他下了决心，要立即把这条母牛送还薄拉。这样大的羞辱落到头上，他現在不能把母牛留在家里了。無論如何也不能留在家里了！

“这么晚了，牵到哪兒去呀？”丹妮娅問道。

“牵到薄拉家去，退給他。”何利往前跨了一步說。

丹妮娅吃了一惊，站起身来，走到他的面前說：“干嗎要退呀？莫非把牛牵来就是为了要退回去嗎？”

“嗯，还是退回去的好。”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千盼万盼才盼到手，現在又要退回去？是薄拉要錢嗎？”

“不是的，薄拉几时到这兒来过呀？”

“那又是为了什么事呢？”

“你問它干嗎？”

丹妮婭敏捷地从他手里把拴牛的繩子搶过来。她灵机一动，仿佛猜透了何利的心事似的說：“你要是怕你的兄弟們，跑去跪在他們的脚边好了。我誰也不怕。誰看見我們發迹了覚得眼紅，讓他眼紅去，我不在乎。”

“輕点講，太太！”何利低声說。“有人听見了，会說这家人深更半夜还在吵架！我亲耳听見的事情，你哪兒会明白！有人在說，我在分家的时候攢下了錢，騙了兄弟們，現在才把那笔錢拿出来了。”

“是希拉說的吧？”

“全村的人都在說！干嗎要誣賴希拉呢？”

“不是全村的人在說，只有希拉一个人在說。我馬上去問問他，他爹死的时候到底留下了多少卢比。老头子过世以后，家里穷得精光，我們受了一輩子的罪，把他們撫养成人，如今我們倒成了騙子了。我告訴你，要是你把牛牵出門去，那你真是傻瓜。我們存了錢，攢了錢，明摆着攢了錢嘛。我要在众人面前說，我把一罐滿滿的金子藏起来了。希拉、索巴还有普天下的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們干嗎不存錢呢？难道沒有給两个弟弟成家娶媳妇嗎？”

何利楞住了。丹妮婭搶了他手里的繩子，把母牛拴在木桩上，径自朝着門口走去。何利本想抓住她，但她已經跑到外面了。

何利坐下来，两手抱着脑袋。他不想到外面去拉丹妮婭，和她大鬧一場，因为丹妮婭的脾气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一生气就变得像难近母① 一样，任随你打也好，劈也好，她都不听話；可是，

希拉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只要他一动手，包管天下大乱。不，希拉不会这么傻的。“我真不該放这一把火啊！”他对自己生起气来了。如果他把事情藏在心里，这一場糾紛也就不会發生了。

忽然間，丹妮婭的尖銳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里。他也听見了希拉的声音，还有普妮婭的刺耳的尖叫。何利突然記起了戈巴尔。他連忙跑到外面，朝戈巴尔的床上一望，戈巴尔不在。糟糕！戈巴尔也跑到那边去了。沒有办法了。年青人冒冒失失的，誰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来；但他自己怎么能到那边去呢？希拉会説：“你自己不吭声，倒去叫个泼妇来打架。”

吵嚷的声音越来越厉害，整个村子都轟动了，仿佛什么地方起了火，人們都从床上爬起来，慌忙跑去救火。

他一直呆呆地在那兒坐着，但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他对丹妮婭很生气。她干嗎要跑去吵架呢？誰知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会对别人講什么話，只要他当面不講，就应該当作他什么話也沒有講过。

何利的农民習性是不喜欢吵架的。听到了冷言冷語，不去計較它，这比跑去吵鬧一場要好得多。他知道凡是打架的地方，警察总会来把打架的人抓走，还要戴上手銬，那时免不了到处求情，在法院里穿出穿进，庄稼活兒也顧不上照料了。他对希拉固然沒有什么办法，但他可以把丹妮婭硬拖回来。大不了是她会駡駡街，气一两天，不过警察的祸害却可以因此免掉。于是，他跑到希拉的門口，远远地在墻陰里站着，好像一个司令官在上陣之前，先得仔細了解一下陣势似的。如果丹妮婭这一方占上風，

---

① 难近母女神的神像非常凶恶。

他是沒有必要說話的；如果丹妮婭这一方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就得馬上跳出去。他看見那兒已經聚集了几十个人。村里包攬一切的两位头人，婆罗門达塔丁和管帳員巴泰西瓦里都已經到了。情况对丹妮婭是不利的。她的暴躁脾气使得大家都反对她。她不懂得战术。她在盛怒之下，信口开河地乱罵一陣，完全失掉了人們的同情。

她正在那兒狺狺地說："你干嗎看見我們要眼紅，看見我們要嫉妒？我們把你撫养成人，你就这样报答嗎？我們要不撫养你，說不定今天你正在到处討飯，連个落脚的地方都沒有。"

何利認为这些話說得太过份了。撫养兄弟們是他应尽的責任，因为那时候，他們的一份家業掌握在他的手里，怎么能够不撫养呢？不撫养怎么有脸見人呢？

希拉回答說："我一点也不領情。在你家里，我像狗一样吃点残羹剩飯，一天到晚都得干活。小时候沒有好日子过，长大了也沒有好日子过。天天都得替你撿干牛粪。即便这样，你也要罵够了才肯給飯吃。在你这种坏女人的手里过日子才是受罪哩。"

丹妮婭越發变得凶恶了："你别胡說八道，要不我拔掉你的舌头。你老婆才是坏女人。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这杀头的，吃剩飯的，忘恩負义的家伙！"

达塔丁从中插嘴說："干嗎要講这样厉害的話呀，丹妮婭？妇道人家应該忍讓一点。他不懂事，你何必跟他糾纏？"

巴泰西瓦里随声附和說："要講道理，不能开口罵人。他小时你撫养过他，但你为什么忘記了他的家業是在你手里的呢？"

丹妮婭心想，大家都合成一伙，想要来作践她。她准备好了四面应战："得啦，大爷！我認得大家。在这村子里住了二十年，

哪个人的底細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在駡人，莫非他是在散花不成？”

杜拉梨火上加油地說：“眞是个会駡人的娘兒，居然跟男人斗嘴。只有何利这样的男人才跟她处得来，遇到别的男人，一天也受不了。”

如果希拉这时候稍微温和一点，那他是会占到上風的；但他听到那番謾駡，实在按捺不住了。他看見大家都在袒护他，有些神气起来了。他大声嚷道：“滚开，别在我家門口，要不我就用鞋子打發你，把你的头髮拔掉。你这个妖婆，竟敢开口駡人！有个兒子就神气啦，我揍……”

于是骰子翻了个面。何利的血沸騰起来了。好像一个火花掉进了火藥罐。

“得啦，希拉，”他跨到前面說，“你住嘴，我听不下去了。我对这女人有什么說的呢，为了她，我才落得这样丢人。我眞是沒有法子叫她閉上嘴巴。”

四面八方的人都对希拉加以責难。达塔丁說他沒有廉耻，巴泰西瓦里說他是流氓，金古里·辛管他叫坏蛋，杜拉梨說他沒有孝心。一句恶毒的話曾經使得丹妮娅失掉了人們的同情，另一句刻薄話又使得希拉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何利的审愼持重的話語又給了他最后的打击。

希拉鎮靜下来了。全村的人都在反对他，現在只有保持沉默，才是聪明的办法。他虽然在盛怒之下，却还有这么一点理智。

丹妮娅覚得她受到了鼓励。她对何利說：“你洗干净耳朵听听吧。你是甘心給兄弟們磨死的。这也算兄弟，这样的兄弟我可不想見。他要拿鞋子打我哩。給他吃呀喝呀的……”

"你干嗎又哇啦哇啦起来了！干嗎不回家去？"何利对她罵道。

"我要等他用鞋子打了我才走，"丹妮婭坐到地上，伤心地說。"我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你在哪兒呀，戈巴尔，你現在不出力，要到哪一天才出力呀？兒啊，莫非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娘讓人用鞋子打？"

她这样哭喊一陣，使她自己跟何利的怒气都变得熾烈了。火已經給她吹燃，發出了熊熊的火焰。希拉垂头丧气地退到后面。普妮婭抓住他的手，正把他拉回家去。忽然，丹妮婭像一头母獅子似的扑过去，使劲把希拉一推，希拉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上哪兒去呀？"她說。"用鞋子打嘛，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

何利跑过去抓住她的手，生拉活扯地把她拖回家。

5

戈巴尔一吃过飯，就到阿細人[①]住的村庄里去了。

今天，裘妮婭跟他說了許許多多的話。他赶着母牛回家的时候，裘妮婭曾經陪他走到半路。他一个人是無法把牛赶回来的，因为，跟陌生人走在一起，它一定会找麻煩。

走了一段路，裘妮婭意味深长地对戈巴尔瞧了一眼說："往后你总会随时到我家来玩玩吧？"

直到昨天，戈巴尔还是一个天眞未鑿的小伙子。村里那么多年青妇女，不是他的姐妹，就是他的嫂嫂。跟姐妹們是不能随

① 低級种姓里的一个种姓。牧人。

便开玩笑的，嫂嫂們有时候的确也逗弄他，但那只不过是道地的玩笑而已。在她們的眼里，他的青春現在才只是开花时节。果子旣然还沒有成熟，往树上扔石头也是白費。他从各方面都得不到一点兒鼓励，也只好自認还是一个毛头孩子。裘妮娅呢，嫂嫂們的譏諷嘲笑使得她那已經失掉了一切欢乐的心变得越發貪婪，一看見戈巴尔年紀輕輕的，她就动了念头，而戈巴尔的青春，也像一只睡着了的猛兽一样，听見一点兒風吹草动便突然惊醒起来了。

“只要叫花子能够討到东西，他可以在施主的面前一天站到晚，一晚站到亮。”戈巴尔带着不加掩飾的恋情說道。

“那么說，你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裘妮娅瞟了他一眼。

“要是一个人餓了，向你伸出手来，那是应該怜憫他，給他一点东西的。”戈巴尔的血液沸騰起来了。

“叫花子如果不走上十家的門，他要的东西怎么够吃呢？”裘妮娅进一步地試探他。“这样的叫花子到处都是，我可不賞脸。再說，叫花子有什么回敬的呢？几句祝福的話！誰能靠着祝福的話过日子呀！”

戈巴尔相当迟鈍，一时不能領会裘妮娅的用意。裘妮娅从小就往主顧們的家里送牛奶，結婚之后，在婆家也得往主顧們家里送牛奶，到了現在，卖奶酪的工作也是由她承担的。她跟各种各样的男人打过交道。除了賺得几个卢比以外，她也覚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这种欢乐就像借来的东西一样，这里面沒有坚貞的爱情，沒有牺牲的精神，也沒有独占的权利。她需要一种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不要那閃爍的螢火，她要的是一盞永不熄灭的明灯。她是清白人家的女兒，这种人家的女眷的名声是不能讓浪蕩子随便玷辱的。

“要是叫花子在一家人的門口討到够吃的东西，他干嗎还要到别家去呢？”戈巴尔的脸上閃着恋慕的光彩說。

裘妮娅怀着怜悯的心情瞅了他一眼。瞧他多么戇直啊，什么也不知道。

“叫花子光在一家人的門口討飯，他只会得到一丁点兒施舍，哪能吃得飽呢？要想什么都得，自己就該什么都給。”

“我自己有什么呢，裘妮娅？”

“你自己什么也沒有嗎？我可知道，对我来說，你有的东西是那些百万富翁都沒有的。你用不着求我施舍，你可以把我买过去。”

戈巴尔用惊奇的眼光望着她。

“要給什么价錢，你明白嗎？”裘妮娅繼續說。“你得永远是我的。往后要是我看見你在别人面前伸手，那我就把你从家里攆出去。”

戈巴尔仿佛在黑暗中摸索到了自己心爱的东西一样，一种难以言說的、又惊又喜的感情使他渾身都顫栗起来，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爱上了裘妮娅，他怎么能带着自己的这位情妇在家里住下去呢？同一个种姓的人是那么爱管閑事，全村的人也会七嘴八舌地嚷个不休。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他的冤家。母亲压根兒不会讓裘妮娅跨进家門。不过，裘妮娅是一个女人，她尙且不害怕，我是一个男子汉为什么要害怕呢？大不了是人們跟我断絕关系，那我就独自过日子。像裘妮娅这样的女人，村里是找不出第二个来的。她說的話多么合情合理啊。她并非不知道，我是配不上她的，但她还是爱我，願意屬于我。如果村里人把我們攆出去，难道世界上就沒有别的乡村？再說，为什么要离开村子呢？那婆罗門达塔丁的兒子瑪塔丁搞了一个“恰瑪尔”①

女人，人們对他有什么办法？連达塔丁也只有咬牙切齿地看着。瑪塔丁倒是想尽种种方法顧全了自己的宗教：就是現在，在洗澡、敬神之前，他还是不喝一口水的。他每天两頓飯都亲自动手烧，而現在还不是单独烧飯，因为达塔丁又跟他一塊兒吃了。还有，金古里·辛霸占了一个女婆罗門，誰也沒有把他怎么办。他現在还是跟当初一样，保持着同样的体面和尊严，甚至反而比当初更体面更尊严了。从前他要到处找事情做，現在却靠了那女婆罗門的錢，变成放債人了。他本来只有地主的架势，現在却添上了放債人的气派。但是，戈巴尔又想到，裘妮婭会不会是开玩笑呢，先得弄清楚她的用意才行啊。

"你是說眞心話呢，还是空口說白話？"他問道。"我倒是你的人了，你可願意做我的人？"

"你是我的人了？我怎么知道呢？"

"你要我的命，我也把它給你。"

"你可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教給我吧！"

"这就是說要一塊兒天长地久地过日子。只要成了亲，就得一輩子厮守在一起，尽管人們說些閑言閑語，尽管把父母、亲屬和家業都丢开了也不在意。光是嘴上說說願意送命的人，我見得太多了。这种人好比那蜜蜂，采了花汁就飞跑了。你不会也像那样飞跑吧？"

戈巴尔一手握着牵牛的繩子，另外一只手抓住裘妮婭的手。他仿佛触了电流似的。这初次的撫触使他渾身都顫抖起来了。多么柔潤而又軟和的手啊！

---

① "恰瑪尔"是一个低級种姓，这个种姓的人是作皮匠的，但經常做各种苦活。

裘妮娅沒有推开他的手，仿佛这一次撫触对她并沒有什么重要。但是，过了一忽兒，她却郑重其事地說：“記着，今天你捏了我的手。”

“我一定好好記着，一直到死我都記着。”

“这种話人人都会說，戈巴尔，”裘妮娅一点不相信地微笑着說，“而且比你說得更好听、更圓滑。要是你心里藏着什么話，对我說出来吧。我得小心一点。我不喜欢口是心非的人。跟这种人只有敷衍了事。我在街上送了多少年牛奶，好多老爷、放債人、地主、律师和官兒們都向我献殷勤，想要我上他們的圈套。有的人用手按着胸脯說：‘裘妮娅，別讓我等得太久了。’有的人用多情的、迷人的眼光，眼巴巴地望着我，好像害了相思，弄得昏昏沉沉；有的人用鈔票引誘我，有的人用首飾引誘我。大家都甘願作我的奴僕，不但这一輩子願意，甚至下一輩子也願意。不过，这一帮人的嘴脸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都像蜜蜂一样，采了花汁就要飞走的。我也逗逗他們，跟他們眉来眼去，对他們笑笑。他們想玩弄我，我也想耍一耍他們。要是我死了，他們不会淌一顆眼泪；要是他們死了，我就会說：‘好啦，坏蛋都死掉了。’我要跟了誰，便跟他一輩子，不管欢乐也好，痛苦也好，有錢的时候也好，倒楣的时候也好，我都要跟他守在一起。我不是娼妇，要跟众人打情駡俏。錢啦，穿戴啦，我也不希罕。一句話，就是要跟一个好人：他把我当成亲人，我也把他当成亲人。

“告訴你，有那么一个婆罗門，朱砂印① 倒点了不少。他定了半西尔牛奶。有一天，他老婆出門做客去了。我怎么知道呢？我还是像平常日子一样，把牛奶送到他家里去。我在那兒叫着：

---

① 用朱砂加上沉香粉末調匀后塗于額上腕上等处，表示虔誠。

'大娘，大娘！'没有人說話。正在这时候，我看見他关上外面的門走来了。我明白这家伙不怀好意，吓唬他說：'你干嗎把門关上？大娘哪兒去了？家里为什么静悄悄的？'

"他說：'她做客去了。'說着朝我走了两步。

"我說：'你的牛奶要不要，不要我就走了。'他說：'今天你可走不了啦，裘娜好人兒；你天天都在我心上刺一刀就跑掉了，今天你脫不了我的手啦。'老实对你說吧，戈巴尔，我簡直吓慌了。"

"我要看見这个狗仔，准会在地下挖个坑把他埋掉。"戈巴尔憤激地說。"我要喝他的血。你把他指給我看看。"

"你听着，"裘妮娅繼續說，"像这样的家伙我只想捉弄他一下就够了。那时候我的心卜通卜通地跳起来。要是他干出点坏事，我怎么办呢？叫喊也不会有人听見；可是我心里打定了主意，要是他碰到我，我就把装满牛奶的罐子往他脸上砸去。大不了損失四五西尔牛奶，可得要那家伙記着这个教訓。我壮起胆子說：'别这样糾纏我，先生，我是放牛人的女兒。我要把你的胡子一根根地拔下来。难道你在書本上讀到过，可以关上門来调戏别人家的媳妇、女兒嗎？你点上那些个朱砂印，原来是为了好騙人嗎？'那家伙两手合十，趴在地下說：'答应一个情人的要求，对你也沒有什么害处呀，裘娜好人兒！对可怜的人，偶尔也要發發慈悲，要不然，老天爷会問你：我讓你长的那么漂亮，这是我的賞賜，你有了这样的賞賜，对一个婆罗門也不行行好。那你怎么回答呢？答应我吧，我是一个婆罗門，我天天都得到金錢的施舍，今天你施舍一点姿色吧。'

"于是，我想試他一下，我說我要五十个卢比。說眞話，戈巴尔，那家伙急急忙忙跑进屋去，拿了五张十个卢比的鈔票出来，遞到我手里。我把鈔票扔在地上，朝着門口走去。他抓住我的

手。我早已准备好了，这时候便把装牛奶的罐子朝他脸上砸去。他从头到脚，渾身都給牛奶浇湿了，也給罐子打伤了，抱着脑袋坐下来，哎呀哎呀地呻嗅着。我明白这时候他什么也不能做，又在他背上踢了两脚，打开大門溜掉了。”

“你做得妙极了。那家伙想必洗了一个牛奶澡，他那些朱砂印想必也洗掉了。你干嗎不拔他的胡子呀？”戈巴尔打趣說。

“第二天，我又到他家里去。他的老婆已經回来了。他在客厅里，头上扎着绷带。我对他說：‘我要把你昨天干的好事說出来，婆罗門先生！’那家伙連忙两手合十。我又說：‘你把自己吐的口水舔干净，我就饒你。’他把脑袋在地下磕着說：‘裘娜，我的体面現在捏在你手里，你要明白，大娘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讓我活下去的。’弄得我也可怜起他来了。”

戈巴尔不喜欢她这种怜憫的心腸：“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干嗎不把这事情告訴他老婆？她准会用鞋子打他的。这种口是心非的家伙是不該可怜的。明天你把他那副嘴脸指給我看，瞧我怎么样揍他！”

“你不是他的对手。”裘妮娅对他那沒有十分發育的身体看了一眼說，“他是个大塊头。要知道他是专吃白食的①。”

戈巴尔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侮辱呢？他夸耀地說：“长得胖有什么了不起，我可是鋼筋鉄骨。每天要做三百次‘伏地挺身’。我是沒有油吃，沒有牛奶喝，要不然，如今我的胸脯該多么發达啊。”

說着，他挺起了胸脯。

“好吧，我什么时候指給你看。”裘妮娅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

---

① 婆罗門經常靠别人的施舍和供奉过活。

他說。“不过，天下烏鴉一般黑，你到底要揍誰呢？天知道男人們是什么德性，只要看見个把年輕漂亮的女人，眼睛就滴溜溜轉，嘴里大惊小怪地叫着。所謂的有錢人，都是地地道道的色鬼。再說，我还不算是美人哩……”

戈巴尔却反对这种說法：“你不是美人！我一看見你，直想把你吞下去哩。”

“你也像别的男人一样說起好听的話来了。”裘妮婭在他的背上輕輕捶了一下說。“我的模样如何，我自己明白；不过，这些人跟年青姑娘玩，只是为了寻开心，談到終身伴侶，他們却要看她的品德了。如今那些有錢人家的好戏，我听了很多，也看了很多。我婆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一个克什米尔人，名叫加普杜。他是一个大富翁。他家里訂了五西尔牛奶。他有三个女兒，都是一二十岁、二十四五岁的姑娘。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三姊妹都上过大学。也許有一个还是在大学里教書，一个月拿三百卢比。她們全都会弹西塔琴①，会弹風琴，也会唱歌、跳舞，就是沒有一个結婚。天知道是她們不喜欢男人呢，还是男人不喜欢她們。有一次我問大小姐为什么不結婚，她笑嘻嘻地說：‘我們不願找这种麻煩。’实际上她却又乱七八糟地搞一陣。我常常看見两三个年輕小伙子前呼后拥地把她們夹在当中。那最大的一个，穿着外衣、长褲，騎在馬上，跟男人一塊兒蹓躂。她的丑事传遍了全城。加普杜先生落了一个坏名声，連头也抬不起来。他駡她們，劝她們，但几个女兒公开說：‘你沒有資格管我們。我們自己作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可怜的父亲对这些年青女兒有什么办法呢？他又不能把她們关起来打一頓。不过，說这些

① 一种弦琴。

有錢人的事情干嗎呢？他們做的事情全都是对的。他們不怕同教的人，也不怕长老会①。我眞不懂，一个人的心为什么天天都在变。莫非人比畜生还不如嗎？我这不是在說什么人的坏話，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說。我看見过这样的人：他們天天吃了豆粥和烤餅，偶然也想吃点甜食和薄餅換換口味。我也見过这样的人：他們一看見家里的豆粥和烤餅便覚得討厭。也有这种可怜人，他們对自己的豆粥和烤餅津津有味，对甜食和薄餅一点沒有兴趣。就說我那两个嫂嫂吧。我哥哥不是独眼，不是駝背，是十中挑一的年青小伙子，可是他們得不到两个嫂嫂的欢心。这两个嫂嫂想要的是能够替她們打金耳环，买漂亮紗丽，还要天天給她們好东西吃的那种男人。耳环啦，紗丽啦，糖果啦，我也不是不喜欢，但是，如果有人要我为了这些东西丢掉自己的廉耻，那我就要他的命。我心里只想跟着一个男人，粗茶淡飯，布衣素服的过一輩子。要知道，通常总是丈夫把妻子带坏的。丈夫到处跟女人做媚眼，妻子也会跟男人送秋波。丈夫跟在别的女人后面跑，妻子也一定会跟在男人后面追。妻子不喜欢丈夫的放蕩，正如丈夫不喜欢妻子的放蕩一样。这点你要懂得。当初我对我的丈夫明白說过，如果他到处乱来，我也会随自己的高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你以为你自己可以随随便便，而且可以用打来吓唬人，想把女人管住，那是办不到的。你明的来，她会暗里来。把她惹火了你可得不到安宁。”

裘妮娅的这一番話，把戈巴尔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偶然停下脚步，等到省悟过来之后又繼續往前走去。裘妮娅的美本来已使他傾倒，今天她这一番見多識广的話

① 街坊上，特别是在农村里的一种調解糾紛的組織，由几位长者組成。也可譯作“評理会”。

語以及她对自己的美德的吹嘘，更使他沉醉了。她是这样的美丽，又有这样的德行和見識，如果自己能够娶她，那該是多么幸福啊。至于长老会和同教的人，他干嗎要怕呢？

裘妮娅看見戈巴尔已經受了她的影响，便把手擱在胸脯上，惊奇地咂着舌头說："哈，你家的村子到了！瞧你多調皮，一次也沒有叫我回去。"

說着她便轉身要走。

"不到我家里去玩一会兒嗎？不去看看我娘？"戈巴尔苦苦地挽留她。

"無緣無故的，不到你家里去。"裘妮娅羞怯地把眼睛掉到一边說。"我心里在奇怪，怎么会走了这么远。好吧，你說說，几时到我家来？晚上我家門口有很好的歌舞。你来吧，我在房背后等你。"

"你要不来呢？"

"那你就回家。"

"那我不来。"

"我一定会来的，要不我会告訴你。"

"你賭咒說：'我一定来。'"

"我不賭咒。"

"那我也不来。"

"不来就拉倒！"

裘妮娅搖晃着竪起的大拇指①一轉身走开了。第一次見面，两个人也不肯互相讓步。裘妮娅知道他是会来的，——他为什么不来呢？戈巴尔也知道她会等的，——她为什么不等呢？

---

① 表示戏謔之意。

当戈巴尔独自赶着牛回家时，他仿佛觉得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了。

6

三月的郁热的黄昏，落了一陣傾盆大雨，舍蒙里的大街小巷都变得清爽宜人。帐幕四周点綴着一盆盆花草。电扇在不停地轉动，——莱易老爷家里有發电机，可以自己發电。他的警衛穿着黄衣服，包着蓝头巾，在人們的面前耀武揚威地走来走去。僕人們穿着亮閃閃的衬衫，包着橘黄色头巾，在忙于招待宾客。

就在这时候，一輛汽車开到大門口停下，汽車里走出三位貴人。那穿着土布衣服和凉鞋的是"閃电日报"有名的編輯翁卡尔·納斯先生，他为国憂思，人很消瘦蒼老。第二位穿西服的貴人是一位律师，但是律师生意不行，他改做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經紀人，同时替地主們向錢庄和銀行安排点借款，因为这也比做律师的收入丰厚得多。他的名字叫作西雅姆·比哈里·唐卡。第三位穿着絲質"阿琪金"① 和褲管很小的長褲的是大学里的哲学教授畢·梅达先生。这三位先生都是莱易老爷从前的老同学，被邀請来参加节日庆祝的。今天，莱易老爷田庄上的佃农們都要来送节礼。晚上是折弓礼和酒宴。何利已經送了五个卢比的节礼。他穿着一件粉紅色的褂子，包着一条粉紅色的头巾，下衣挽到膝头上，手里拿着一把鏟子，脸上塗着粉，已經打扮成賈納克王的花匠了。他显示出洋洋得意的样子，仿佛这一場喜庆全

① 一种紧身长袍，中間开縫，形状有点像大衣，但不是敞領。

靠他一个人出力似的。

萊易老爷赶上前来欢迎客人。他个子很高，魁梧而又結实，額头开朗，膚色白皙，滿脸喜气洋溢，身上那条浅黃色的綢披肩在迎風飘舞。

“你准备演什么戏呀?”翁卡尔·納斯先生問道。“我只对戏剧有兴趣。”

萊易老爷把这三位先生引到他的小屋門口，請他們坐在椅子上，然后說：“先是折弓礼，接着是一出鬧剧。剧本找不到好的。有的太长，也許五个鐘头还演不完；有的又太深奥，也許这兒的人沒有一个看得懂。最后我自己写了一出鬧戏，两个鐘头以內可以演完。”

翁卡尔·納斯对于萊易老爷的創作才能是非常怀疑的。他認为，天才只有在穷困之中才会光芒閃爍，就像一盞灯只有在黑暗里才会輝煌照耀。他甚至不想掩飾他的輕蔑，把脸掉到一边去了。

唐卡先生本来不想参与这种無聊的談話，但是他又想在萊易老爷面前表示他在这問題上是有資格發言的。他說：“只要演員好，什么剧本都可以演得好；最好的剧本落到蹩脚演員的手里也会变坏的。如果受过教育的妇女不參加演戏，那我們的戏剧艺术是难于提高的。……听說，你在議会的最近一次会議中提出了种种質詢，引起全場轟动。我敢說，沒有哪一位議員有过这样光荣的紀录。”

哲学教授梅达先生对于这种贊揚实在忍受不住。他想反駁一下；因为他費去多年心血，最近写成了一本書，想借宣揚哲学理論之名，自己出出風头，結果这本書所起的影响远不及預料中的百分之一，所以他心头悶悶不乐。

“老兄，我是不相信什么賈詢的。”他說。“我希望我們的生活实践应該跟我們的理論互相一致。你是同情农民的，你希望对农民作种种讓步，希望剝夺地主的特权，而且說地主是社会上可詛咒的人，可是你自己却是一个地主，就像千千万万的地主一样。假若你主张应該对农民作种种讓步，那你应該先从自己做起，——租地时不要农民的礼物，不强迫农民白白替你干活，永远不要加租，留下农民牧放牲口的土地。只是空嘴說漂亮話的人我是一点也不同情的，他們說起話来像共产党一样，实际上过的却是貴人的生活，那么奢侈浪費，那么自私自利。”

萊易老爷觉得他受了一下打击。律师先生蹙着額头。編輯先生也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自己是崇拜社会主义的，但他不願意这样直截了当地談論这个問題。

“我觉得，萊易老爷对他的佃农們是很好的，如果所有的地主都能像他这样，这个問題根本不会存在。”唐卡替萊易老爷辯护說。

“就算他对佃农非常好吧，”梅达又来了一下打击，“不过問題是，这里面有沒有自私自利的打算？文火燜飯味道香，难道这不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理由嗎？用毒葯加在糖浆里害人比起单用毒葯害人是更容易成功的。我只知道，我們要么是社会主义者，要么不是；是，行动也得像个社会主义者，不是呢，就别說空話。我反对虛伪的生活。如果你認为吃肉是好的，那請公开地吃，認为吃肉不好，那就别吃，这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認为吃肉是好的，却又偸偸摸摸地吃，这我不能理解①。我把那叫作怯懦，也叫作無賴，实际上是一回事。”

---

① 正統的印度教徒都是素食者，不吃肉。

莱易老爷是精通世故人情的。他已經养成了一种習惯，对于侮辱和打击都能够心平气和、落落大方地忍受。他稍微有点犹豫地說："你的思想完全正确，梅达琪①，你知道，我对你的坦白直爽是十分尊重的，不过你忘記了一点：正如別的行程一样，思想的行程也是有驛站的，不經过这一站不可能到达下一站。人类的生活史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証。在我生长的环境里，国王被当作天神看待，地主被当作天神的大臣。先父在世的时候，对待佃戶非常仁慈，每逢霜灾旱灾必定減租，有时減去一半，有时全部豁免，还拿出自己倉里的粮食来救济佃戶，变卖家里的首飾来帮助村里出嫁的姑娘。但是，只有在佃戶們管他叫主公，叫善人，把他当作神明一样敬奉时，他才这样做。照顧佃戶是他終生不渝的信条，不过，如果有人想借权利的名义向他要求什么，他是分文不給的。我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而我也覺得驕傲的是，不管我实际的行动怎样，我在思想上是比我父亲前进了。我認識到：如果农民沒有取得这些讓步的正当权利，只靠一点慈悲心腸是不能改善他們的境况的。但是，要指望有人自动放弃自己的权益，那是絕無仅有的事情。以我自己来說吧，我虽然仁爱为怀，却不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我倒希望，政府会制訂政策，强迫我們地主阶級放弃自己的利益。你会說这是怯懦，我却要說这是出于無奈。我承認，無論什么人也沒有权利靠着别人的劳动来养肥自己。做一个寄生虫是非常可耻的。工作是人的天职。可是，在这种少数人欢天喜地，多数人受尽磨折和煎熬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幸福。但願財富和教育（我是把教育当作財富的一个形态来看的）的堡垒崩潰得越快越好。农民

① 琪的尾音表示尊敬。

們連飯都吃不飽，但那些官員啦，經理啦，却在成千成万的搜刮，这很可笑，也很可耻。这种制度使我們这些地主变得多么驕奢淫佚，寡廉鮮耻，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也就为了这些理由，我并不反抗这种制度。不过我要說，即使从自私自利的观点看来，这种制度也是不能贊同的。为了要撑持闊綽的排場，我們不得不扼杀自己的灵性，連一点点兒自尊心都沒有了。我們剝削佃戶，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們不送点貴重礼品給那些官老爷，他們会說我們想要造反；如果我們的生活不过得闊綽一点，又会說我們是吝嗇鬼。我們只要聞到一点革命运动的气味，就会渾身哆嗦，急忙跑到官老爷那兒去請求保护。我們既沒有自信，也沒有勇气。总而言之，我們的情况好像那些靠着調羹喂奶的嬰兒一样，外表肥肥胖胖，骨子里軟弱無力。”

“妙論，妙論！”梅达拍着手說。“你这张嘴巴眞会說話，如果你的脑子里有这样一半的智慧就好了！遺憾的是，你虽然什么都懂，可是你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付諸实行。”

“孤掌难鳴啊，梅达先生！”翁卡尔·納斯說。“我們得按照时代的精神来生活。做坏事固然需要合作，做好事也同样需要合作。再說，你的千千万万的同胞每个月只靠着八个卢比过日子，你为什么每月要拿八百卢比呢？”

萊易老爷內心愉快，表面却装作遺憾的样子对翁卡尔·納斯看了一眼說：“不要批評私人的事情，編輯先生！我們是在这兒談論社会制度呀。”

“不，不，我認为这样說沒有什么坏处。”梅达先生还是带着那副冷冰冰的态度說。“社会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把人忘記了，我們什么制度也談不成。我拿这么多薪水，正是因为我对新的秩序沒有信心。”

編輯先生覚得很惊訝："那么說，你是贊成現在的制度？"

"我贊成的理論是，世界上的人要有貴賤之分，而这种貴賤之分应該永远存在，如果想要打消这种差别，那将会造成人类的灭亡。"

角力的对手換了一个人。萊易老爷退到一边，編輯先生出場了。

"在这二十世紀，你还承認貴賤之分？"

"嗯，我承認，我眞心承認。你所支持的那种信仰，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自从人类的自私心理有了發展，那种信仰也就跟着产生。释迦牟尼、柏拉圖、耶穌，都是社会平等論的創始人。而希腊、罗馬以及亚述这些古代文明国家都曾对这种理論作过試驗，但是，由于它是人为的，它从来沒有实現过。"

"听到了你的話，我覚得很惊訝。"

"惊訝是無知的別名。"

"如果你能就这問題写几篇文章在我的报上發表，我会感激不尽！"

"我可不是那样的傻瓜。如果稿酬从优，那我准写。"

"你的理論是，民众的錢可以搜刮吧。"

"我跟你們不同的是，我怎么說就怎么做，你們这帮人呢，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你們可以随便用一种不公平的方法来平分財富，但是，你們無法平分智慧，品德，美，天才和力量。貴賤之分幷不仅仅限于財富方面。百万富翁在托鉢僧面前下跪的事情，我曾經看見过，大概你也看見过。在美的門檻上，伟大的帝王也得匍匐在地，頂礼膜拜，难道这不是奇怪的事情嗎？你也許会举俄国作例子吧。可是在那兒，除了工厂老板变成国家公僕以外，又有什么不同呢？負着治理責任的，从前是、

現在是、将来也会是知識分子。"

檳榔叶給装在一个小盘子里面送来了。萊易老爷請客人們吃了檳榔叶和豆蔻，然后說："如果知識分子能够摆脫私利的影响，那我們是無妨承認他們的力量的。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們之所以敬重那些苦行僧和聖者，是因为他們具有牺牲的精神。同样的，我們願意讓知識分子享有权力、荣誉和領导地位，但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享有財富。人死之后，他們的权力和荣誉也跟着消失，財富却会在人們死后更有力地传布毒素。沒有知識分子，任何社会也無法治理。我們所要做的只是把这个蝎子的毒刺拔掉。"

又有一輛汽車开到了，車里走出来的是康納先生，——一家銀行的經理，一个糖厂的董事长。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位女士。萊易老爷把这两位女士搀下車来。有一个穿着土布紗丽，样子端庄沉靜的是康納先生的妻子戈文迪·康納。另一个穿着高跟鞋，美丽的脸孔上带着微笑的是瑪尔蒂小姐。她在英国学医回来，現在在开業行医，常常在地主們的家里进进出出。她是摩登时代的化身。体質虽然纖弱，但精神愉快活泼。她沒有什么顧忌，也不显得羞怯。她是化妆的能手，談話时伶牙俐齿，很懂得男人的心理，把享乐当作人生的真諦。她沒有心，沒有灵魂，只善于卖弄風情，善于应用她的魅力。她残酷地抑制着內心的感情，仿佛沒有什么真正的希冀和願望似的。

她跟梅达先生握了握手說："說真話，你那脸上就是一副哲学家派头。你的新作把那些唯心論者攻击得好慘啊！我讀的时候，有好多次簡直想跟你打一架。难道哲学家一点兒同情心都沒有嗎？"

梅达觉得不好意思。他还沒有結婚，遇見摩登女郎們总是

避之大吉。跟男人們在一起时他总是議論滔滔，但只要来了一位女人，他的舌头便不会轉动了，仿佛他的智慧也給封住了似的，甚至对妇女的礼貌也不知道了。

“哲学家的脸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呀，瑪尔蒂小姐？”康納先生問道。

“梅达先生，你要是不見怪，我就說。”瑪尔蒂小姐怜憫地朝着梅达望了一眼。

康納是瑪尔蒂小姐的一位崇拜者，瑪尔蒂小姐到什么地方，康納也一定赶到那兒，好像一只蜜蜂似的在她身边飞来飞去。他心里随时都想尽情地跟瑪尔蒂傾吐一切，尽情地多看瑪尔蒂几眼。

“哲学家無論什么事情也不会見怪。他們生性如此。”康納挤眉弄眼地說。

“那請听吧，哲学家总是冷冰冰的，随时都沉迷在自己的玄想里。他視而不見，听而不聞，好像他是生活在太虛幻境。”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梅达先生覺得無地容身。

“我在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一位哈斯本德① 先生……”

“好一个奇怪的名字。”康納插嘴說。

“是呀，他是个独身汉……”

“梅达先生也是个独身汉……”

“哲学家們都有这个毛病。”

这时候梅达抓住了机会。“你不也是有这个毛病嗎？”他說。

“我發过誓要跟一个哲学家結婚，可是这种人都是害怕結婚的。那位哈斯本德先生，一看見女人就藏在家里不出来。他的

---

① 这名字的原义是“丈夫”（英文）。

学生里面有很多姑娘，如果有个把姑娘到他的办公室去問什么問題，他便惊慌得不知所措，好像进来的是一头獅子。我們老是拿他开心，不过这可怜的人心腸倒是挺好。他的收入上千上万，可是我看見他身上穿着的却只有那一套西装。他有一个守寡的妹妹替他管理一切家务，他自己連吃飯也用不着操心。他怕見客人，总是关上自己的房門讀書写作。吃午飯的时候，他妹妹从里面的房門进去，輕手輕脚地走到他跟前，替他闔上書本，这时候他才晓得該吃飯了。到了吃晚飯的时間，他的妹妹得把房里的电灯关掉他才知道。有一天，他妹妹正要替他闔上書本，他却用两手把書本压住，于是兄妹俩用力爭夺起来，最后他妹妹推着他那带有小輪的椅子，才把他推到飯厅去了。”

“不过，”萊易老爷說，“梅达先生性情很好，而且也很喜欢交际，要不，他还会来赶这場热鬧嗎？”

“那么說，你不是哲学家了。我們为了自己的一些焦虑都会鬧得头昏脑胀，一个人如果要为天下的事情操心，那又怎么能够高兴呢？”

同时，在另外一边，編輯先生正在对康納太太訴說自己的經济困难：“說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太太，編輯的生活是一本苦經，別人听了不惟不表示同情，反而用手蒙住耳朵。可怜的編輯，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也不能替別人做什么好事。群众希望他在每一次运动中都得跑在最前面，得去坐监，挨打，家里的一切財产得拍卖充公。大家都把这当作他应尽的責任。可是，他的困难誰也不去过問。他应該知道一切嘛。每一种学問，每一种艺术，他都应該精通；可是，他却沒有生活的权利。……近来你什么东西也沒有写。为什么不肯給我一点兒效劳的荣幸呢？”

康納太太对写詩非常热心。由于这种关系，編輯先生常常

跟她見面；但她因为忙于家务，很久以来什么都不能写。其实，慫恿她写詩并且称她为詩人的只有編輯先生一个人，她的真正才能是少得可怜的。

“写什么呢，沒有什么可写呀。你从来沒有請瑪尔蒂小姐写点东西嗎？”

“她的时間宝貴得很，康納太太！”編輯先生鄙夷地說。“要心里有痛苦，有感情，有爱，有思想的人才能够写作。誰要是把財富和享乐看作人生的目的，他能写些什么呢？”

“如果你能叫她替报紙写点东西，”康納太太带点嫉妒的意味取笑說，“那你的报紙的銷路准会增加两倍。勒克瑙的花花公子們沒有一个不会变成你的訂戶。”

“假若我把財富看作生活的理想，那我今天的境況就不会是这样了。我也懂得賺錢的門道，如果我現在想要賺錢，賺个几十万是可以办得到的；不过，我一点也不想發財。我一生的目的是要永远为文学事業服务。”

“至少請把我算一个訂戶。”

“你可不能算訂戶，要算是贊助人。”

“贊助人应該找那些拉尼①，你只要稍微奉承她們一下，你的报紙准可以变成賺錢的东西。”

“你才是我的拉尼。在你的面前，我不承認任何拉尼的存在。仁慈而又敏慧的人，就是我的拉尼。我不喜欢去奉承人。”

“可是，你現在在奉承我呀，編輯先生！”康納太太刺了他一下。

“这可不是奉承，太太，这是出于我的一片誠心。”編輯先生

① 原意是“皇后”，指当时印度各土邦的皇后，也指得到“拉加”称号的人的妻子，籠統地說，此字的意义相当于“貴婦人”。

一本正經，用虔誠的声調說。

这时候，萊易老爷大声叫道："編輯先生，請到这兒来，瑪尔蒂小姐想跟你談談。"

編輯先生的矜持的神气全都不見了。他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姿态走过去，站在瑪尔蒂跟前。瑪尔蒂用柔和的眼光对他看了一看，說："我正在說，我在世界上最怕的事情是跟編輯們打交道。你們这些当編輯的人，只要对什么人不高兴，馬上可以把他毁掉。有一次，省政府的秘書长对我說：'如果我能把翁卡尔·納斯那家伙关到监獄里去，那我会認为自己眞是做了一桩了不起的事情。'"

翁卡尔·納斯的浓密的髭鬚都竖起来了。他的眼睛里閃爍着驕傲的光芒。他本来是一个性情非常沉静的人，但他一听到别人对他的挑战，他的丈夫气概便抖擻起来了。

"謝謝你的好意。"他坚决地說。"他們总算也提到我了，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提到的。請你对秘書长先生說，翁卡尔·納斯不是害怕这种恐吓的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笔决不休息，他的責任是要把不正义的事情和自私自利的事情徹底鏟除干淨。"

"不过，你这种做法我却不明白。"瑪尔蒂小姐又刺了他一下。"如果你只消表示一点普通的礼貌就能够取得那些官員們的合作，那你为什么要避开他們呢？如果你在你的批評文章里少用一些刻毒的詞句，我保証可以想法讓政府对你大力帮助。民众你已經試过了。你对他們呼吁过，对他們奉承过，也对他們訴說过你自己的苦楚，可是結果什么也沒有。現在你且試一試官員們吧。如果过了两个月你还沒有汽車坐，还不被邀請参加政府的宴会，那时候任随你怎么駡我都行。現在不把你看在眼里的那些貴人和民族主义者，那时候都会到你家里来献殷勤

哩。”

“这我可办不到，小姐！”翁卡尔·納斯驕傲地說。“我一向是把自己的原則看得崇高而純潔的，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保衛我的原則。虽然到处有人信奉財神，我信奉的却是原則。”

“我說这是装模作样。”

“随你怎么說吧。”

“你一点不想錢嗎？”

“我决不为了錢而牺牲原則。”

“那么，你的报紙上干嗎要登外国貨的广告呢①？我在别的随便哪一份报紙上都沒有見过这么多外国貨的广告。你表面上装成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国家的錢送到外国去，你难道一点也不覚得痛心？無論你用什么理由也不能替这种做法辯护。”

这个問題翁卡尔·納斯的确無法回答。萊易老爷看見他不知所措，便出来支持他。

“那你到底要他怎么办呢，瑪尔蒂小姐？如果他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他的报紙怎么維持呢？”

可是瑪尔蒂小姐毫不留情。

“报紙不能維持，那就关門得啦。”她說。“为了要維持自己的报紙而替外国貨宣传，你可沒有权利这样做。如果你是迫不得已，那請你放弃你那一套所謂原則的騙人把戏。我一看見原則性的报紙就冒火，簡直想把它燒掉。一个人要是言行不符，不管他在别的事情上怎么样，他也不是有原則的人。”

这一下梅达可高兴了。几分鐘以前，他自己也曾闡释过这

---

① 印度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曾經大力进行过国貨运动。

种思想。他認識到这个女人也还有点头脑，并不仅仅是一只花蝴蝶而已。他不再觉得惶惑不安了。

“这一点我刚才也說过。言行不符就是虚伪。”

“那么，你和我在这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我也有希望做哲学家了。”瑪尔蒂小姐满面春風地說。

康納的舌头在發痒。“你渾身都浸在哲学中了，瑪尔蒂！”他說。

“好，你也懂点哲学？”瑪尔蒂不放松他。“我还以为你早已把你的哲学扔到恒河里去了，要不然，你怎么会变成这么多銀行和公司的董事呢？”

“那你以为，哲学家应該永远安于貧穷嗎？”萊易老爷替康納辯护說。

“是呀！哲学家如果連欲念都不能克服，那怎么能算哲学家呢？”

“照这样說来，也許梅达先生都不能算是哲学家？”

“我可从来沒有自称是哲学家呀，萊易老爷！”梅达摆出一副好像准备要角力的态度說。“不过我倒知道：鉄匠使用的工具，金匠是不用的。在紅树或者棕櫚树生长的环境里，难道你希望芒果树也能繁荣茂盛？对我来說，錢不过是使我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的条件罢了。我并不把錢当作飞黃騰达的东西，只是把它当作生活的手段。如果你有别的办法讓我实現生活的理想，我是絕不会想錢的。”

翁卡尔·納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人抱着这样的优越感，他怎么能够容忍得了？

“照这样子，每个工人都可以說，他每月需要一千卢比才能做好工作。”

“如果你認为你的工作少不了那个工人，那你只好給他一些便利。如果同样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人不費什么力气也能做好，那就沒有任何理由要去討好第一个工人。”

“如果工人的手里有权力的話，工人也会像哲学家一样認为醇酒美人是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

“請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妒嫉他們。”

“你旣然認为要使得你的生活富有意义，女人是不能缺少的，那你为什么不結婚呢？”

“因为我認为，”梅达毫不犹豫地說，“自由自在的寻欢作乐不会束縛心灵的發展，結婚却会把灵魂和生活都关进牢籠里去。”

康納对这点表示支持：“恩爱的羈絆是古老的理論，新的理論是自由自在的寻欢作乐。”

“那么說，你現在該要准备跟康納太太离婚了。”瑪尔蒂抓住了他的小辮子。

“难道离婚法通过了嗎？”

“也許你会是第一个运用离婚法的人。”

康納太太恶狠狠地朝瑪尔蒂看了一眼，噘着嘴巴，仿佛在說：“康納要是高兴，他尽可以跟你玩，我才不在乎！”

瑪尔蒂望着梅达：“梅达先生，你对这問題有什么意見？”

梅达的神情变得很严肃。当他对任何問題表示意見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心好像都沉浸在这問題里似的。

“我是把結婚当作一种社会契約来看的，無論男方或女方都沒有权利撕毁契約。締結契約以前，你是無拘無束的，締結契約之后，你可就受到限制了。”

“那你反对离婚，是不是？”

“絕对反对。”

“自由自在地寻欢作乐的理論呢？”

“这种理論是为了不想結婚的人的。”

“人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灵魂充分扩展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結婚，結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虽然大家都希望自由自在，但是能够經得起誘惑的人却非常少。”

“你認为哪一种生活比較好些：是結婚生活呢，还是不結婚的生活？”

“从社会的观点来說，結婚生活比較好，从个人的观点来說，比較好的是不結婚的生活。”

折弓节的表演就要开始了。排定的节目是：从十点到一点是折弓，一点到三点是鬧剧。

晚宴也在开始安排了。

客人們住的地方已經分别作了准备。康納夫妇占了两个房間。客人們都到自己的房間里去换好衣服，然后会集到餐厅里。

这兒不分什么可接触与不可接触[1]，所有各个种姓、各个阶級的人都坐在一塊兒进餐。只有編輯先生翁卡尔·納斯不跟大家在一起，自个兒在他的房間里用水果当飯吃。还有戈文廸·康納，因为覺得头痛，不想吃飯。在餐厅里进餐的客人約有二十五位。席上有酒也有肉。酒是萊易老爷为这个节日特别釀的上等酒。名义上是說釀来做藥酒，其实却是純粹的酒。肉也有各种各样的燒法，有剁成肉末的“柯弗达”，有切成肉片的“克巴

① 在印度教社会的种姓制度下，“賤民”被認为是不可接触的。

布”，有加上香料的“浦劳”燴飯。有鷄肉、羊肉、鹿肉、鷓鴣肉、孔雀肉，各人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編輯先生住在哪兒呀？”开始进餐的时候，瑪尔蒂小姐問道。“派个人去把他抓来，萊易老爷。”

“他是遍入天的信徒，何必把他叫到这兒来，毁了他的教呢？他是非常信教的。”萊易老爷說。

“今天不管怎么样，总得跟他开个玩笑。”

忽然之間，他看見了一个合适的人，便叫嚷起来：“你也舒舒服服地坐着呀，米尔扎·庫尔謝德，这差使交給你吧。試試你有沒有能耐。”

米尔扎·庫尔謝德是一个秃头，他身躯茁壮，膚色白皙，长着棕色的唇髭，蓝蓝的眼睛，穿一件蓝布的“阿琪金”和一条紧紧箍着腿的长褲。选举的时候他很活躍，而且是投民族主义者的票。他是一个信仰泛神論的伊斯兰教徒，曾經到麦加朝聖两次，但他非常喜欢喝酒。他总是說：“我們連上帝的一条戒律也沒有服从过，那我們干嗎要为了信仰去牺牲呢？”他是一个非常乐天的、無憂無慮的人，最先在巴斯雷①做承包商，赚了好几十万卢比，可是他遭遇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跟一个英国女人勾勾搭搭，吃了一場官司，险些兒給关到监牢里去。法院判决他在二十四小时以內离境。他撇下了那兒的一切，只带着五万卢比跑到孟买。他在孟买是有代理人的。他想跟他們算算賬，能够弄到多少，就靠着它来度过他的一生，可是，他的代理人設下圈套，把他那五万卢比也騙去了。他覚得灰心失望，便从孟买到勒克瑙去。在火車上他遇見一个苦行僧，这苦行僧又把他的手表、戒

---

① 中东伊拉克的一个地名。

指和仅有的一点錢都騙去了。可怜他到达勒克瑙的时候，除去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东西也沒有了。他跟萊易老爷是旧交。由于萊易老爷和别的几位朋友的帮助，他开了一家鞋鋪。現在那鞋鋪是勒克瑙生意最好的一家鞋鋪，每天可以卖四五百卢比。而且在很短的时期內，人們对他已經那么信任，他在竞选中竟击敗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地主，当选为省議会議員。

“不，我不願意破坏别人的宗教信仰。”他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对瑪尔蒂說。“这差事应該你自己去做。如果你能用酒把他灌醉，那才好玩哩。这是对你的美丽，对你的魅力的考驗。”

“是呀，是呀，瑪尔蒂小姐，今天該显显你的本領。”四面的人都嚷了起来。

“有什么报酬嗎？”瑪尔蒂对庫尔謝德挑战說。

“一百卢比。”

“哈！一百卢比！为了一百卢比要去破坏無价之宝的宗教信仰？”

“好吧，你自己說要多少？”

“一千，分文不少。”

“好，同意。”

“不行，把錢拿来交在梅达的手里。”

米尔扎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卢比的鈔票，給大家看了一看，然后站起来說：“各位！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們全体男人的荣誉。如果瑪尔蒂小姐的吩咐我們不能完全做到，那我們是沒有脸見人的。我身边要是有錢，我宁願用十万卢比来換瑪尔蒂小姐的一个微笑。古时候有个詩人①，为了他情人脸上的一

① 指中世紀波斯最伟大的抒情詩人哈菲兹(1320—1389)。

顆黑痣，牺牲了撒馬尔罕和波卡拉省。你們各位先生对妇女是不是殷勤，对美人是不是傾心，今天便是一个考驗的机会，誰的身边有錢，要像一个英雄好汉似的拿出来。为了长长見識，为了自己的体面，为了瑪尔蒂小姐的風韵，請你們不要落后，尽量的給吧。先生們！錢总是要花出去的，名声却会永远保存。这样的好戏花个几十万也算便宜。請看吧，勒克瑙的美人怎样对一个不吃葷、不喝酒的人施展她的魅力！”

說完了这一番話，米尔扎就动手搜索每一个人的口袋。最先給搜的是康納先生，从他的口袋里只掏出了五个卢比。

米尔扎的脸色陰暗了一下。“哈，康納先生，哈！原来只有一个虛名。”他說。“那么多公司的董事长，几十万卢比的收入，而你的口袋里只装着五个卢比！簡直是丢人！梅达，你到康納太太那兒去，至少要收一百个卢比来。”

“嘿，她身边一个銅板也沒有。誰知道你要在这兒搜查呀。”康納狠狽地說。

“好吧，請你别作声，我們要試試自己的运气。”

“好，那我去問問她。”

“那可不行，你不能离开这兒。梅达先生，你是哲学家，是心理学大师，你不能讓人笑話啊。”

梅达喝得醉醺醺的，在沉醉中把他的哲学忘得干干净净，变得很活潑。他急忙跑到康納太太那兒去，五分鐘以后就哭丧着脸回来了。

“嘿！空着两手回来？”

“法官家里的老鼠也是聪明的！”萊易老爷笑着說。

“老天爷在上，康納真是好运道！”米尔扎說。

梅达哈哈大笑，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一百卢比的鈔票来。

米尔扎連忙跑上前去拥抱他。

“做得眞好，拜你做老师。到底是个哲学家。”周围的人都嚷起来。

“梅达老兄，”米尔扎把鈔票貼到眼睛边① 說，“从今天起我算是你的弟子了。你說說你玩了甚么样的魔术？”

梅达神气活現，对他瞪着紅紅的眼睛說：“算不了什么，不过是点小事罢了。我走到她的房門口，問了一声‘可以进来嗎？’她說：‘是你呀，梅达琪，請进来！’我进到屋里，对她說：‘他們在那边玩桥牌。瑪尔蒂小姐輸了，她用戒指作抵，那只戒指你也看見过，至少值一千卢比，可是她只要五百卢比。就是这么回事。你身边要是有錢，出五百卢比便可以买到一千卢比的东西，这样的机会是不可多得的。如果瑪尔蒂小姐这时候不拿出錢来，那可是白讓她逃过了。事后誰还会給呢？她把戒指掏出来，也許就是想到沒有人会在身边带着五百卢比哩。’于是，她微微一笑，連忙从手提包里取出五张鈔票来給我，还說：‘我出門的时候，总要多少带上一点錢。說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得着的。’”

“如果我們的教授都是这个样子，我眞替我們的大学担心啊！”康納怏怏地說。

米尔扎在伤口上面撒了一撮盐：“哎喲，这样大一笔数目，你覚得心疼了。願上帝保佑我不說謊話，这数目大概是你一天的收入吧。你只当作生了一天的病得啦。何况这笔錢是落到瑪尔蒂小姐的手里，医治你的心疼的藥，也只有瑪尔蒂小姐才有。”

“当心点，米尔扎，自己人互相拆台是不好的。”瑪尔蒂責备他說。

---

① 把东西貼到眼睛边是伊斯兰教徒表示敬意的动作。米尔扎是伊斯兰教徒。

“我講錯了，小姐！”米尔扎陪小心說。

接着又搜了唐卡先生的口袋，好容易才搜出十个卢比。从梅达的口袋里只搜出半个銀卢比。好些位先生自动拿出一个卢比或者两个卢比。合計起来，还差三百卢比。莱易老爷慷慨地补足了这个数目。

編輯先生吃了一些干果和新鮮水果，正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莱易老爷走到他跟前說：“瑪尔蒂小姐在想念你哩。”

“瑪尔蒂小姐在想念我？眞是难得！”他高高兴兴地說。

于是他跟莱易老爷一起到餐厅里去了。

餐厅里，佣人們把桌子收拾好了。瑪尔蒂走上前来迎接他。

“請坐，請别客气，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編輯先生表現得很謙虛。

“您也許認为这是客气，”瑪尔蒂用虔誠的声調說，“我却認为我是在抬高自己；您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对自己也沒有給予应得的荣誉，但是，在这兒的这么多先生，大家都很了解您对国家的功績和您在文学上的貢献。您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即使現在人們还不知道它的价值，但是那样的日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到来——我要說那样的日子已經到来了——那时候，每一个城市里都要用您的名字来給街道和俱乐部命名，市政厅里会挂上您的照片。目前人民群众多少有点兒覺醒，那完全是由于您的非常的努力。有一件事情您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現在国內已經有很多人在追随您，他們都热切地想要在您倡导的农村改革运动中为您分担一些工作，他們非常希望这一項工作能够有組織地进行，而且要成立一个农村改革协会，請您担任主席。”

翁卡尔·納斯生平第一次在上流社会里受到这样的尊敬。虽然他偶尔在群众大会上發表演說，而且做过很多会社的秘書

或助理秘書，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还是受到鄙視的。他無法在这些人当中插足，因此他在大会上談論他們的懶惰和自私，在自己的报紙上对他們一个一个地进行攻击。他的笔鋒犀利，措辞尖刻，但是因为他立論偏激，不顧事实，因此人們都認为他只会說空話，不大理睬他。而就在这一个社会里，今天他却受到如此尊敬！“自治”、“自由印度”和“鞭子”的編輯到哪兒去了呢？你們来看看这种情形，自然会心平气和的。今天准是神灵垂怜于他吧。善行自有善果，这乃是聖哲們的遺訓啊。想到这兒，他在自己的眼光里也变得崇高了。

“小姐，您这是叫我不安呀，”他怀着激越的感恩心情說，“我替人民做了的事情，我都看作自己应尽的責任。我認为这种尊敬不是对我个人的尊敬，而是对我終生追寻的伟大理想的尊敬，但我有一个卑微的請求，主席的职位应該由一位有声望的人来担任。我并不重視职位。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願意为社会服务。”

瑪尔蒂小姐無論如何不肯接受他的請求。她認为主席的职位一定要由翁卡尔·納斯先生担任。她在全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有声望的人来了。一个人笔鋒有魔力，說話有魔力，人格有魔力，怎么还能說自己沒有声望呢？金錢即声望的时代已經过去了，現在是才智即声望的时代了。編輯先生必須接受主席的职位。秘書由瑪尔蒂小姐担任。这个会的基金已經有了一千卢比，而且还沒有向全城和全省募集哩。要募集四五十万卢比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翁卡尔·納斯仿佛有些沉醉了。他心里那种激动的情緒变成了严肃的責任感，他对瑪尔蒂說：“可是，您要明白，瑪尔蒂小姐，这是一桩責任重大的工作，您得拿出您的很多时間来。至于

我，我可以向您保証，您准会看見我經常是第一个到会的人。”

“即使您的最大的敌人也不能說您在尽責任方面比任何人落后。”米尔扎阿諛說。

瑪尔蒂小姐看到酒已經在慢慢發生效力，神情变得更其严肅地說：“如果我們不明白这工作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会就成立不了，您也做不成这个会的主席了。如果我們隨便請一位貴人或者一位地主来做主席，錢是可以弄到很多的，而且还可以假借服务之名，进行自私自利的勾当，但是，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替人民做事情，而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您的报紙。我們已經決定，要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宣传这份报紙，而且要尽快地把它的訂戶增加到两万。省里所有的市政委員会和区行政委員会的主席都是我們的朋友。很多位主席就在这兒。如果每一位主席認下五百份，那您的报紙可以十拿九稳地銷出二万五千份。另外，萊易老爷和米尔扎先生有个意見，要在省議会里提出一項关于这問題的議案：每一个乡村都由政府訂一份‘閃电日报’，或者是領一点常年补助金。我們充分相信，这一項議案是会通过的。”

翁卡尔·納斯彷彿吃醉了酒，搖头晃脑地說：“我們要派代表去見省督。”

“一定，一定！”米尔扎說。

“我們要对他說，‘閃电日报’虽然是关于农村改革方面唯一的一份报紙，但連它的存在都沒有得到承認，这对于任何一个文明的政府都是莫大的羞辱。”

“当然，当然！”米尔扎說。

“我并不驕傲，現在不是驕傲的时候，但我要說，在农村改革方面‘閃电日报’作了那么多的努力……”

“不对，閣下，应該說是作了牺牲。”梅达先生糾正說。

“我謝謝梅达先生。是的，这应該說是牺牲，非常巨大的牺牲。‘閃电日报’所作的牺牲，不只是在本省的历史上，即使在全国的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

“那还用說。”米尔扎說。

瑪尔蒂小姐又敬了一杯：“我們的协会还作了决定，只要省議会里出了缺，就推您作候选人。您只消表示同意就行了，其余的事情全由我們来办理。費用、宣传以及游說的事情您都用不着过問。”

翁卡尔·納斯的眼睛变得加倍明亮，他又驕傲又謙虛地說：“我是你們的僕人，你們要我做什么工作，請交給我。”

“我們只对您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到今天为止，我們在那些假神面前頂礼膜拜，可是什么也沒有得到。現在我們找到您这样一位眞正的指路人，眞正的师尊了，在这幸福的好日子里，今天我們要团結一心，抛弃自己的驕傲和虛荣。从今天起，我們当中沒有誰是婆罗門，誰是首陀罗①，誰是印度教徒，誰是伊斯兰教徒，誰的出身高貴，誰的出身卑賤，我們大伙兒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在一个怀里吃奶、在一个盘里吃飯的弟兄。那些相信貴賤之分的人，那些孤芳自賞和固执己見的人，在我們的协会里是不能立足的。一个协会有了像可敬的翁卡尔·納斯先生这样寬容大度的人做主席，在这个协会里就不会分什么尊卑貴賤，不会有飲食方面的禁忌，也不会有什么种姓和等級的不同。哪一位先生不喜欢团結，沒有爱国心，就請他离开这兒。”

“我以为，团結的意思并不是要大家都打消飲食方面的禁

① 印度教社会分四个种姓：婆罗門(僧侣)，刹帝利(战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平民)。

忌。"莱易老爷表示怀疑。"我是不喝酒的，难道我因此便不得不退出这个协会嗎？"

"当然得退出。"瑪尔蒂冷冷地說。"在这个协会里，無論哪一方面你都不能与众不同。"

"我怀疑我們的主席先生自己是否贊成在飲食的習慣上应該一致。"梅达用一个玻璃杯在桌上敲着說。

翁卡尔·納斯的脸色惨白了。他心里想着：这坏蛋干嗎乱吹木笴，也不拣个合适的时候呢。但願他不要翻起旧賬才好，不然的話，我这一番好运会像梦一样落得一場空虚。

瑪尔蒂小姐用質詢的眼光朝他看了一眼，然后語气坚决地說："你的怀疑是沒有根据的，梅达先生！你以为，像他这样热烈主张民族团結的人，像他这样胸襟开扩的人，像他这样高雅的詩人，竟会尊重那些毫無意义的、令人羞愧的、把人們分成各种种姓、給人們規定了不同的飲食習慣等等的传統嗎？你这样怀疑，是对他的爱国心的侮辱。"

翁卡尔·納斯的脸上閃耀着喜悅和滿意的光彩。

"而且，这更侮辱了他的男性的感情。"瑪尔蒂繼續用同样的声調說。"如果一个男人不肯从一个女人的手里接过酒来，那他还算有教养的男人嗎？这将是对于女性的侮辱，而男人們都是希望女性用箭一样的眼光射穿自己的心，伟大的帝王們也甘願为了女性的千嬌百媚去牺牲自己的性命的。請把酒瓶酒杯拿来吧，讓我們喝上一巡。在这盛大的場合，誰要是有什么怀疑，誰要是拒絕喝酒，都跟变节差不多。来，讓我們先为我們主席的健康干一杯！"

冰、酒、苏打水，都是事先預备好了的。瑪尔蒂亲手斟了滿滿一杯紅酒遞給翁卡尔·納斯，而且用那样媚惑的眼光凝視着

他，使得他的全部信仰、全部种姓优越感都消逝得干干净净了。他在心里嘀咕着："一切的思想行为都是随着环境变更的。今天你穷，因此你看見一輛汽車在路上揚起灰塵，你就会不高兴，想用石头把它砸碎；可是，你心里难道不希望有一輛汽車？支配一切的只有环境，沒有别的。我的祖先不曾喝过酒，那又有什么呢，他們哪兒有这样的机会？他們是靠着聖書过日子的①，即使他們想喝，他們到哪兒去弄酒呢？再說，他們那时候不坐火車，不喝水龙头的水，把讀英文也当成一种罪过。現在时代已經大大改变了。如果你不跟着时代走，时代会把你遺弃在后面，自己繼續往前走去。"

从这样一位女人的嬌嫩的手里，即使接过来的是一杯毒药，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那些伟大的帝王們所渴慕的幸福，今天已摆在他的面前。他能够拒絕这种幸福嗎？

他接过酒杯，低下头表示他的感激，然后一口气把酒喝光。这时候，他眼里充满着驕傲，对大家看了一下，仿佛在說：現在你們总相信我了吧，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傻里傻气的潘笛特了吧，你們总不敢再管我叫伪君子了吧？

大厅里鬧哄哄地嚷成一片，好像一只魔箱的盖子給揭开了，从那里面冲出一陣狂笑的声音：好呀，瑪尔蒂小姐！了不起！这是奇迹，瑪尔蒂小姐，簡直是奇迹！盐税法給破坏了②！宗教的堡垒給攻破了！旧習惯給打破了！

翁卡尔·納斯喝下一杯酒后，变得風雅健談起来了。他微

---

① 指婆罗門靠着聖書，为别人誦經、看日子等。

② 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間，甘地曾率領印度人民，从阿米达巴到海边，直接用海水取盐，公开违抗当时英国政府对于食盐的垄断，破坏了盐税法。这兒是用作比喻。

微一笑說："我把自己的宗教交到瑪尔蒂小姐嬌嫩的手里了，我相信她会好好保管的。为了拜倒在她蓮花似的脚下的幸福，像这样的宗教要我牺牲一千个也可以。"

大厅里又迴响着狂热的笑声。

翁卡尔·納斯眉开眼笑，斟了第二杯酒："为瑪尔蒂小姐的健康喝这一杯。請大家喝了，替她祝福吧。"

人們都把自己的酒喝光了。

就在那时候，米尔扎·庫尔謝德拿了一个花环，把它挂在翁卡尔·納斯的脖子上。

"各位先生，"他說，"我这忠实的僕人刚刚作了一首詩，贊美我可敬的主人的光荣。如果各位准許，我就朗誦。"

"好，好，請朗誦吧。"周围的人都說。

翁卡尔·納斯平常是喝麻酒[1]的，他的神經对于麻酒已經習慣了；喝眞正的酒这却是他生平第一次。麻酒的麻醉力来得慢悠悠的，仿佛是一个梦，而且像云一样罩住他的神經。喝了麻酒，他的意識还是清醒的，他会自己覚得他的声音变得非常甜美，而他的想像力也非常雄劲。可是，眞正的酒的麻醉力却像獅子一样在他脑里猛扑猛击，他想要說的是一回事，說出来的又是一回事。接着，連这种知覚都失掉了。自己說什么話，做什么事都弄不清楚了。这不是罗曼蒂克的、神奇的梦境，而是那种天旋地轉的、一切有形的东西都变成一片朦朧的状态。

不知怎么一来，他的脑子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認为朗誦詩是非常不合适的事情。他用手捶着桌子說："不行，絕对不行。这兒布(不)許朗誦什么贊歌，布(不)許。我是主席。这是我的命

---

① 用印度产的大麻的叶子作成，有麻醉作用。

令。我現在就可以解散这个会，现在就可以解散。我可以把大家都赶出去。誰也不能把我怎么办。我是主席。别的無論什么人都布(不)是主席。"

"先生，这首贊歌是贊美您的。"米尔扎拱拱手說。

"你为什么要贊美我?"編輯先生用他那紅紅的，但沒有一点光澤的眼睛看着米尔扎。"为什么？說呀，为什么要贊美我？我不是誰的佣人，不是誰的父亲的佣人，不靠哪一个大舅子的施舍过日子。我干我自己的編輯。我是'閃电日报'的編輯。我要在报上贊美大家。瑪尔蒂小姐，我不会贊美您。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是众人的奴隶。我是您脚上的塵土。瑪尔蒂小姐是我們的拉克什米，我們的沙拉斯瓦蒂①，我們的拉达②……"

說了这話，他便朝着瑪尔蒂的脚弯下腰去，脸朝下地摔到地板上。米尔扎·庫尔謝德赶忙过去把他扶住，而且将椅子挪开，就讓他躺在那塊地上。接着，他把嘴巴凑到編輯先生的耳边說："罗摩罗摩薩塔嗨③！只要你高兴，我們会替你出丧。"

"瞧吧，明天他一定会大發脾气，"萊易老爷說，"他会在他的报紙上把每个人痛駡一頓，而且会駡得你一輩子也忘不了！他是个卑鄙的家伙，对誰都沒有情义。不过，在写作上是沒有人比得上他的。这样一个傻瓜，文章却写得那么好，眞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好些人把編輯先生拉起来，扶着他到房間里去，讓他躺在床上。

外边帐篷里，折弓节的节目正在进行。已經派人来請过他

---

① 司学問的女神。

② 克里希納神的情女。

③ 这是送丧时說的一句話，意思是："在这世界上，只有神的名字是眞的。"

們好几次了。很多官員也已經到了。他們这一批人正准备到那边去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阿富汗人跑来站在他們的面前。

那阿富汗人膚色白皙，一脸大鬍子，高个兒，寬胸脯，眼睛里充滿慓悍凶残的光芒，穿着寬大松垂的上衣，短褲，綉金的背心，头上纏着头巾，又戴着一頂高統帽，肩上挂着一只皮口袋，还扛着一支步槍，腰間插着一把剑。不知道他是从哪兒来的。他站在那兒，大声喝道："当心！誰也不准离开这兒。我們的伙計給搶了。这兒的头目把我們的伙計搶了，你們要把他的东西拿出来，一个銅板也不能少。头目在哪兒呀？把他叫来。"

"怎么搶的！怎么劫的！"萊易老爷走上前来，怒气冲冲地說。"这可是你們干的勾当。这兒沒有誰搶人。你說明白点，到底是什么事情？"

"还要問我們是怎么搶的，怎么劫的？"阿富汗人鼓起眼睛，把步槍的槍托击着地面說。"是你搶的，是你的人搶的。我是那边公館的东家，在我的公館里有二十五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我的人出去收錢回来，收了一千卢比。錢給你搶了，还要問是怎么搶的？我会告訴你是怎么搶的。我的二十五个小伙子馬上就要来了。我們要搶你們的村子。哪一个龟孙子也拿我們沒有办法，拿我們沒有办法。"

康納看見那阿富汗人發了脾气，悄悄站起来想要溜掉。

"你跑哪去？"阿富汗人大声罵道。"誰也不准走。要不我就馬上开槍，把你們通通干掉。你們对我有啥办法。我不怕你們的警察。那些警察看見我馬上会跑开。我們有自己的領事，我們跟他写封信，就可以去見总督。我不放一个人离开这兒。你搶了我一千卢比，要是不把我的錢交出来，那我一个活人也不留下。你們这帮家伙搶劫別人的东西，还跟这个女人喝酒！"

瑪尔蒂小姐乘他不注意的时候，正想溜出房間去，但他像一只鷹似的扑过来，站在她面前說："你叫这帮坏蛋把我的錢交出来，不然，我就把你带到我的公館里去。我看上了你的姿色。要末馬上給我一千卢比，不然你就得跟我一塊兒走。我不会放过你的。我爱上你啦，我全心全意地爱上你啦。在这地方有我們的二十五个小伙子，在这一区里有我們的五百个小伙子干活。我是我們那族人的头目。我們的族里有一万名士兵。我們要跟喀布尔的王爷打仗都可以。英国政府每年还給我两万卢比。要是你們不把錢交出来，我們就要搶你們的村子，搶你們心爱的女人。杀人是我們乐意干的事兒。我們要讓鮮血流成河！"

恐怖籠罩着大厅。瑪尔蒂小姐不再那么能說会道了。康納吓得渾身哆嗦。——这可怜虫因为害怕摔伤，他家住的是只有一層的平屋。对他来說，上楼梯就跟上絞架一样。因为他害怕，大热天他也关在房間里睡覚。①

萊易老爷摆出了地主的傲慢态度。在自己的村子里竟然害怕一个阿富汗人，他認为是可笑的事情，但是，阿富汗人有一支步槍，只要他說句不好听的話，阿富汗人就会开槍。这些阿富汗人都是粗魯無礼的，而且打槍可眞是百發百中；如果他的手里沒有那支步槍，萊易老爷甚至准备跟他厮打一場。糟糕的是，这坏蛋什么人也不許出去，要不然，一轉眼的工夫全村的人都会集合起来，把他这一帮家伙痛打一頓，然后把他們扣留下来。

最后，他鼓起勇气，冒着生命的危险說：

"我已經对你說过，我們不是匪。我是省議会的議員，这位小姐是勒克瑙聞名的医生。这兒都是些上等人，有体面的人。

---

① 因为印度天气很热，夏天夜里一般人都在戶外睡覚。

我們根本不知道是誰搶了你的伙計。請你上警察局去报案吧。”

那阿富汗人在地上跺着脚，轉来轉去，把步槍从肩上拿到手里，大声吆喝道：“別哇啦哇啦的叫。省議会的議員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把他这样踩在脚下（他用脚在地上踩了一下）。我的手有劲，我的心也狠，除了天神，我啥也不怕。你要是不把我的錢交出来，我馬上就把你（他指着萊易老爷）宰掉！”

看見那支步槍的两个槍筒正对着自己，萊易老爷連忙弯下腰去，变得跟桌子一般高了。这眞是一場横祸啊，他想。那家伙口口声声都在說“你搶了我的錢”，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人也不許出进。所有的僕人和警衛都在专心一意地看折弓的表演，而地主家里的僕人又是那么偸懶，不叫上十遍他們是不会吭声的，何况現在他們正忙着一桩好事呢——对他們来說，折弓并非单純是一場戏，而且是一場宗教上的奇迹剧。只要有一个人到这兒来，警衛們就会知道这事情，一刹那間，这个阿富汗人的头目气派便会完全消失，他的胡子也会給一根一根地拔出来。瞧他那样子多么凶恶啊，簡直像个劊子手。他旣沒有死的憂虑，也沒有生的欢乐。

“現在怎么办呀？”萊易老爷用英文对米尔扎先生說。

“我也說不上来，眞是毫無办法。”米尔扎困惑地看着他說。“今天我把我的手槍留在家里了，要不我会給他一个教訓的。”

“給他一点錢，好歹把这場祸事了結吧。”康納哭丧着脸說。

“小姐，你有什么意見？”萊易老爷朝瑪尔蒂看了一眼。

瑪尔蒂的脸上泛着紅暈。“有什么意見？”她說。“我受了这么大的羞辱，你們却站在一边瞅着。当着一二十个男人的面，一个粗魯的阿富汗人对我这样下流，而你們的血一点也沒有热起来！你們这样怕死嗎？为什么沒有一个人跑出去报信呢？为什

么你們不抓住他，把他手里的步槍搶过来？怕他开槍嗎？讓他开槍好了。会死一两个人嗎？死就死吧。”

可是，人們并不像瑪尔蒂小姐一样把死亡看得那么簡单。他們的心里都在嘀咕着：如果有誰胆敢再溜出去，而那阿富汗人在憤怒之下眞的开起槍来，这兒的人都会死光的。大不了是警察会把他絞死，但这也不一定办得到，因为他是一个大部落的头目，政府要把他判处絞刑，也得要考虑再三。上边会施用压力的。为了政策，誰还管什么正义不正义呢？如果我們反而去吃官司，反而受到警察的懲罰，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我們本来談談笑笑，玩得多么痛快啊。現在可能正在欣賞戏剧哩。……可是，这个魔鬼带来了新的灾祸，而且，不杀死一两个人，他仿佛是不会罢休的。

“小姐，你这样蹧蹋我們，好像我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什么罪过似的。”康納責备瑪尔蒂說。“只要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热爱生命的；我們也热爱生命，这并不是羞辱。你把我們的生命看得那么不值錢，我覚得很遺憾。这只是为了一千卢比的事情；你那兒白白撈到一千卢比，为什么不拿出来把他打發走呢？你是在自己羞辱自己，我們有什么过錯呢？”

“如果他敢碰瑪尔蒂小姐一下，我就跟他交手，拚了一条命也不在乎。到底他也不过是一个人呀。”萊易老爷怒气冲冲地說。

“萊易老爷，”米尔扎怀疑地搖搖头說。“你对这些家伙的脾气还摸不清楚。他一开槍，誰也休想活命。他們的槍法准得很。”

可怜的唐卡先生到这兒来的目的，本来是要解决即将举行的选举① 中的一些問題。他曾經梦想着要在这兒弄到几千卢比

回家去，想不到現在連自己的生命都在危險之中，因此他說："最簡单的是刚才康納先生說的那个办法。不过是一千卢比的事情，而卢比又有現成的，你們干嗎还要費这么多心思呢？"

瑪尔蒂小姐用充滿輕蔑的眼光看着唐卡。

"你們竟然这样怯懦，这我倒沒有想到。"

"我也沒有想到你会那么爱錢，而且是白白得来的錢！"

"既然你們可以看着我受到羞辱，想来你們也可以看着自己家里的女眷受到羞辱吧？"

"那你为了錢也不惜讓自己家里的男人牺牲嗎？"

那个阿富汗人一直在怒气冲冲地听着这些人說着难懂的洋話，这时他突然咆哮起来："現在我可不答应了。我在这兒站了那么久，你們却沒有一个答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口哨）。我再給你們一分鐘，要是你們不交出錢来，我一吹哨子，我們的二十几个人都会跑到这兒来。就是这样。"

接着，他的眼睛里燃燒着爱情的火焰，望着瑪尔蒂小姐說：

"你跟我去吧，心肝！我要为你牺牲，我要在你的脚边献出自己的生命。爱你的人那么多，可是沒有一个人眞正爱你。我要讓你看看眞正的爱是什么。只要你吩咐一句，我可以把宝劍刺进自己的心。"

"小姐，看在上帝的面上，把錢交給这个坏蛋吧。"米尔扎結結巴巴地說。

"可怜可怜我們吧，瑪尔蒂小姐！"康納两手合十央求道。

"决不能給！"萊易老爷挺直身子說。"今天無論出什么事情，都由它去吧。要就是我們自己死掉，要就是給这帮坏蛋一

---

① 一九三五年，英帝国主义者宣布要在印度实行"宪法"。本書談到的选举就是指为了实行那次"宪法"的选举。

个教訓，讓他們一輩子也忘不了。”

“鑽老虎洞算不得英雄好汉，”唐卡教訓萊易老爷說，“我認为这是愚蠢。”

瑪尔蒂小姐的心情却跟别人不同。那个阿富汗人的閃耀着爱慕的眼光，使她覚得安心了，她在这一場意外事件中反而感到了調情的乐趣。她的心里早就有一种渴望，要享受男人們的狂放不羈的爱情。文明的爱情她已經尝試过了——羸弱而沒有生气，今天她所企求的是这些粗魯而沒有教养的阿富汗人的粗獷的爱情，正如一个人在欣賞了清歌曼舞之后，想要跑去看疯魔的象群搏斗一样。

“你不会拿到錢的。”她走到阿富汗人的面前，一点也不畏怯地說。

“那我就把你搶走。”阿富汗人向她伸出手去。

“当着这么多人，你沒有办法把我搶走。”

“当着一千人，我也可以把你搶走。”

“那你休想活命。”

“为了自己的情人，哪怕把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割下来，我也做得到。”

他抓住瑪尔蒂的手拉起来。

恰好那时候，何利跨进了房間。他扮演了賈納克王的花匠，而且他的表演使村人們笑得前仰后合。他在心里想着：为什么到現在还不見东家来？要是他来看看乡下人在这方面是怎样聪明，那該多么好哇。东家的朋友們也应該来看看。可是，該怎样去叫东家呢？他一直在找寻机会，一得到空隙他便跑来了；但一看見这兒的情景，他又莫名其妙地站住了。所有的人都閉緊嘴巴，一言不發，渾身直打哆嗦，用恐惧的眼光盯着那个阿富汗人，

而那阿富汗人却正在把瑪尔蒂拉到自己的身边去。他天生的机智使他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在那时候，萊易老爷对他嚷道："何利，跑去叫警衛来，快跑！"

何利才轉过身，那阿富汗人用枪堵住了他的去路，吓唬他說："跑哪去，猪玀，我毙了你！"

何利是一个乡下人。一看見包紅头巾的①，他就吓得命都沒有了；但对一头疯了的公牛，他却可以拿起棍子来猛冲过去。他并不怯懦，他不怕死，他也敢杀人；但在警察的陰謀詭計面前，他却一筹莫展。誰願意戴上手銬呢，賄賂的錢哪兒来呢，妻子兒女交給誰去照管呢？不过，东家既然吩咐了，那他还怕什么？有了东家的吩咐，要他去死他也办得到。

他猛扑过去，抱住那阿富汗人的腰，用脚使劲一扫，阿富汗人四脚朝天，倒在地下，用阿富汗語咒駡起来。何利騎在他的胸上，拚命扯他的胡子。胡子都給拔下来了。阿富汗人連忙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扔掉，尽力掙扎着站起来。哈！原来是梅达先生。正是他！

人們都从四面走过来把梅达团团圍住，有的人跟他拥抱，有的人拍拍他的背，而梅达先生的脸上既沒有笑，也沒有驕傲的表情，他只是靜悄悄地站在那兒，仿佛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一样。

"您这套花样是从哪兒学来的呀，我的心現在还扑通扑通地跳哩。"瑪尔蒂假装生气說。

"不过試一試这些貴人的勇气。"梅达微笑說。"如果我冒犯了誰，請他原諒吧。"

---

① 指警察。

7

这一場好戏結束的时候，那边舞台上的折弓礼也結束了，正在准备演一出社会鬧剧；但是，这些先生們对鬧剧并不特别感到兴趣，去看鬧剧的只有梅达先生一个人，而且他是从头看到尾的。他看得津津有味，还时时拍手欢呼，叫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对演員們加以鼓舞。

萊易老爷在这出鬧剧里諷刺了一个愛好訴訟的乡下地主。虽然名字叫做鬧剧，里面却充滿了一些悲凉的情意。剧中主角談話时总是喜欢引用法律条文，他告了老婆一状，为的仅仅是老婆做飯稍微晚了一点；还有律师們的装腔作势，証人們的恶作剧——先是滿口答应出庭作証，临到要出庭的时候，却要当事人百般央告，而且提出种种要求，把当事人作弄一陣，——看了这些場景之后，人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最有趣的是律师要証人背熟他的話那一場：証人一次又一次地忘記了，律师發了脾气，接着是主角地主用乡里的話对証人們解释，最后，到了法庭上，証人們却說了相反的話。一切是那么生动、眞实，梅达先生簡直高兴得跳起来，戏一演完，他就去跟主角拥抱，而且宣布他要贈給所有的演員每人一枚奖章。同时他心里对萊易老爷涌起了一种尊敬的感情。萊易老爷一直在后台指导，梅达跑过去跟他拥抱，带着羡慕的心情說：“你的观察力这样敏銳，我可沒有料到。”

第二天吃过早飯以后，他們出去打猎。他們准备在一条河的河岸上燒飯，在河里尽情游泳，等到黃昏的时候再回家来。他們要享受一下乡村生活的乐趣。那些身有要事的客人們已經告

辞了，留下来的只有跟莱易老爷关系亲密的人。康納太太头痛，不能去。編輯先生不高兴这一帮人，他正在凝神思索，打算写一篇文章来报复他們。他觉得这帮人都是第一流的坏蛋，他們揮霍的是不义之财，而他們还要摆出一副自高自大的模样。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他們一点兒也不知道。他們的隔壁邻舍有人死去，他們也毫不关心。他們只一心追寻自己的欢乐。就說那个梅达吧，他以哲学家的身份到处招摇，他所热中的事情是要充实生活。一个月挣一千卢比，当然有資格讓生活美滿起来或者丰富起来罗。如果一个人要常常焦虑兒子的婚事怎么办，病妻的医藥費怎么张罗，以及到哪兒去弄錢来付房租的話，那他怎么能够使自己的生活美滿呢？自己充作一条放生的公牛①，到别人的田地里去张开嘴巴乱吃一陣，还以为世上的人都是幸福的哩。一旦革命發生了，有人对你說："老兄，耕田去吧！"那时候你就会醒悟过来了。那时候我們倒要瞧瞧，你的生活是如何美滿。还有那个瑪尔蒂，虽然喝过了七十二个碼头的水②，却大模大样地自称为小姐！她不准备結婚，因为結了婚生活将会受到約束，而在約束之中是不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的。总之，充分享受人生乐趣的意思就是掠夺别人，就是自由自在地縱情声色！打破一切約束吧，把宗教和社会摧毁吧，把人生的責任擱在一边吧，这样，你的生活自然会美滿起来的。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呢？如果你跟父母合不来，把他們赶出去好了；但你不能結婚，結婚是一种束縛，等到生了孩子，那更是一种羈絆；可是，你为什么要納税呢？法律也是一种約束，为什么不把它撕毁呢？为什

① 印度教徒中崇拜大自在天者，往往为了表示虔誠或者許愿，在公牛背上盖上印記，放之四方，任随它走到哪兒，也沒有人敢把它捉住。

② 意即放蕩不羈。

么要服从它呢？你知道嗎，只要对法律稍微有点兒蔑視，你準会給戴上脚鐐手銬。一句話，把那些妨碍你去驕奢淫佚的約束撕毀吧。把繩子編成一条蛇去到处舞动，冒充英雄好汉吧。为什么要去挨近一条活的蛇呢？它嘶嘶地叫着咬你一口，你身上就会肿起来。一看見它来了，你就夹起尾巴，急忙溜掉。这便是你的美滿的生活！

八点鐘，打猎的一批人出發了。康納从来沒有打过猎，听見槍声他都会簌簌發抖；可是，瑪尔蒂小姐要去，他又怎能不去呢？唐卡先生一直还沒有机会談到选举的事情，他希望在打猎的地方也許可以找到一个机会。萊易老爷有好些日子不曾到自己的这一个田庄去了，他想去看看那兒的情形。偶尔到田庄上去走走，旣可以跟农民們保持联系，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威風。他的管事和小厮也已准备好了。米尔扎·庫尔謝德是喜欢获取新的生活經驗的，特别是在他有机会可以表現勇气的場合。瑪尔蒂小姐是不甘寂寞的。她需要有一大群对她献殷勤的人。只有梅达先生一个人是抱着眞正的热情去打猎的。萊易老爷的意思，本来要把烹調用具，把厨子、水夫和佣人都一塊兒带去，但是梅达先生表示反对。

"我們在那兒到底要不要吃飯？难道就餓着肚皮？"康納說。

"干嗎不吃飯？"梅达回答說。"不过，今天一切事情都得我們大家亲自动手。应該看看我們离了佣人能不能生活。瑪尔蒂小姐来烧飯，我們来吃。在乡下总可以找到一些罐子和树叶做的盘子，柴也不会缺少。我們这是去打猎呀。"

"对不起，昨天晚上你那么使劲地抓住我的手腕，現在还疼哩。"瑪尔蒂埋怨說。

"活兒由我們来做，你只消指点指点就行了。"

“你們諸位請看热鬧好啦，一切通通由我来安排。”米尔扎·庫尔謝德說。“这沒有什么了不起。要在森林里去找罐子、鍋子，那才是傻瓜。請你們打一只鹿，在火上一烤，飽吃一頓，吃完后在树蔭下大睡一覚。”

大家接受了他的建議。他們坐在两輛汽車里出發。一輛汽車由瑪尔蒂小姐駕駛，另一輛是萊易老爷亲自駕駛。走了二十几哩之后，开始进入山地，两旁都有高聳的群山連綿不断地奔馳而过，道路也变得迂迴曲折了。再往前走了一程之后，突然出現了一个斜坡，汽車往下开去。远远地可以看見一条小河，河身仿佛一个病人似的显得清瘦而又安静。汽車在河岸上一丛茂密的榕树的树蔭下停住，人們都走了出来。

大家商量好了：每两个人分成一組，各自去打猎，十二点鐘回到这兒来。瑪尔蒂小姐准备跟梅达一塊兒去，康納的心里觉得很彆扭，他来时的希望仿佛已經成了泡影；如果他知道瑪尔蒂会作弄他，那他就回家去了；不过，跟萊易老爷在一起虽然沒有那么甜蜜，却也并不坏。他可以跟他天南地北地暢談一陣。剩下庫尔謝德和唐卡两人合成一組。三組人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在石头小路上跟梅达走了相当远以后，瑪尔蒂說：“你只晓得走呀走的，讓我喘一口气吧。”

梅达微微一笑：“我們还沒有走上一哩路，現在就疲倦了？”

“沒有疲倦；可是为什么不歇歇呢？”

“不打到一只野兽，我們是沒有权利休息的。”

“我不是来打猎的。”

“哈，这我倒不知道。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梅达莫名其妙地說。

"我該怎么对你說呢?"

他們看見一群鹿子在游蕩。两人躲在一塊岩石背后，梅达瞄准鹿子开槍。沒有打中。鹿群跑掉了。

"現在怎么办?"瑪尔蒂問道。

"沒有关系，走吧，我們还会遇到什么野兽的。"

他們一声不响地繼續走了一陣。于是，瑪尔蒂又停下来，站了一会兒，說："天气热得眞难受。走，到这棵树下去坐一会。"

"現在不。你要想坐你就坐吧，我不坐。"

"說眞的，你这人太狠心了。"

"不打到一只野兽我是無法坐下来的。"

"那你会把我累死的。你好好說，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我眞是恨死了你。記得嗎，你对我是怎么說的？你跟我去吧，我的心肝！我倒不知道你是那么坏。嗯，你說吧，那时候你眞想把我带走嗎?"

梅达什么話也沒有回答，仿佛他压根兒不曾听見似的。

他們两个人又走了一程。三月的太陽，石头的道路，瑪尔蒂覺得疲倦了，便就地坐下。

"好的，你休息吧。我会回到这兒来。"梅达站着說。

"你丟下我一个人去嗎?"

"我知道你是能够保护自己的。"

"你怎么知道?"

"新时代的妇女都有这样的能耐。她們不需要男人的保护，而要跟男人并肩前进。"

"你眞是个傻里傻气的哲学家呀，梅达。"瑪尔蒂羞愧地說。

前面的树上蹲着一只孔雀。梅达瞄准目标，放了一槍。孔雀飞走了。

“好呀，眞好呀，我駡得不錯。”瑪尔蒂欢喜地說。

“你駡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梅达把步槍擱在肩上說。“如果打到什么东西，我就讓你歇十分鐘。現在你得赶快走。”

瑪尔蒂站起来，搀住梅达的手說：“哲学家們也許眞是沒有心肝的。你沒有結婚，倒是做得很对。如果你結了婚，你一定会糟蹋那可怜的人兒；不过，我可不会放过你。你想丢下我一个人走掉是不行的。”

梅达用力挣脫了手，繼續往前走去。

“我說，你别走。要不我就把我的脑袋撞在这塊岩石上。”瑪尔蒂眼泪汪汪地說。

梅达急急忙忙地迈着步子。瑪尔蒂瞪眼瞧着他。当他走到二十步以外的时候，她气呼呼地跳起来，跟在他后面跑去。一个人坐在那兒休息有什么趣味呢。

跑到梅达身旁时，她說：“我想不到你竟然这样無情無义！”

“我要是打到一只鹿子，就把它的皮送給你。”

“誰希罕你的皮。我現在不跟你說話。”

“万一我們什么也弄不到手，而别人却打到很多东西，那我多不好意思啊。”

一条寬闊的溪流拦住了他們的去路。溪流像是打哈欠似的张开嘴巴，水中突出的岩石彷佛是它的牙齿。水流很急，波浪在跳蕩翻騰。太陽已經当頂，陽光好像覚得干渴似的，正在水里嬉戏。

“現在該回去了吧？”瑪尔蒂高兴地說。

“为什么？我們要渡过河去，在河那边可以打到东西的。”

“水流得多急呀，我会給冲走的。”

“好吧，你在这兒坐着，我去。”

"好，你去吧。我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梅达走进水里，战战兢兢地迈开脚步。他越往前走，水也越来越深，甚至淹到了他的胸部。

瑪尔蒂按捺不住了。恐惧使得她心緒不宁。像这样惶惑無主的心情她从来还沒有經历过哩。她提高嗓子叫道："水深得很，慢点兒走，我也来啦。"

"不行，不行，你会滑倒的，水流得很急。"

"沒有关系，我来啦。你别往前走，当心！"

瑪尔蒂把紗丽挽起来，急急忙忙跑进水里，但她才走了十腕尺光景，水已淹到她的臀部了。"

梅达惊慌了。他揮着两只手要她回去："你别到这兒来，瑪尔蒂。这兒的水会淹到你的脖子的。"

瑪尔蒂又往前跨了一步："讓它淹吧。你是希望我死的，我就在你身边死去。"

瑪尔蒂的腹部已經淹在水里。水流得那么急，看样子她要站不稳了。梅达只好回来，用一只手抓住她。

瑪尔蒂的眼睛平常是那么使人沉醉，現在却充满了恶狠狠的光芒。"像你这样麻木不仁的人，我从来沒有見过。"她說。"簡直是一塊石头。好吧，今天随你怎么作弄我好了，有一天我也会作弄你的。"

瑪尔蒂的脚仿佛要飘起来了。她扶住步槍，紧紧挨着梅达。

"瞧你站也站不稳。我来把你扛在肩上吧。"梅达安慰她說。

"难道你非到河那边去不可嗎？"瑪尔蒂皺着眉头說。

梅达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把步槍背好，然后双手把瑪尔蒂举起来，讓她坐在他的肩上。

"要是有人看見呢？"瑪尔蒂隐藏住心头的喜悦說。

"那就讓他看見好了。难道这有什么羞人的嗎?"

"不大好看吧。"

走了两步以后,她声調温柔地說:"嘿,你說,如果我在这兒給淹死了,你会不会伤心?我倒知道,你是絕不会伤心的。"

"你以为我不是人嗎?"梅达用委屈的声音說。

"我正是这么想的,不瞞你說。"

"你这是說眞話嗎,瑪尔蒂?"

"你怎么想法呢?"

"我嗎,往后再說。"

水已經淹到梅达的脖子了。要是他再往前走,說不定就会淹过他的头。瑪尔蒂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她說:"梅达,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往前走了,要不然我就跳到水里去啦。"

在那危急的时候,瑪尔蒂倒記起上帝来了;平常日子她总是拿上帝开玩笑的。她分明知道,上帝并不会前来搭救她,但她的心里所需要的那种依靠和力量,除了上帝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呢?

水开始越来越浅了。瑪尔蒂高高兴兴地說:"現在你把我放下来吧。"

"不行,不行,悄悄地坐着吧,說不定前面会碰上一个坑的。"

"你一定会以为我很自私吧。"

"那你就給我报酬唄。"

瑪尔蒂的心里痒酥酥的。

"你要什么报酬?"

"我要的报酬是,往后你在生活里碰到这样的場合时,你就叫我帮忙。"

他們到了岸边。瑪尔蒂在沙滩上把自己的紗丽擰干,把鞋

子里的水倒出来，又洗了脸和手；可是，梅达說的这句話却带着它神妙的意义老是在她的脑际迴旋。

她对这次經历感到滿意。“我要永远記住这一个日子。”她說。

“你給吓坏了吧？”梅达問道。

“先是有点害怕，不过后来我相信了，你是能够保証我們两人的安全的。”

梅达驕傲地望着瑪尔蒂。他的脸上喜气洋溢，同时因为使了力气，泛起一陣紅暈。

“你可明白我听到这話該有多么高兴，瑪尔蒂？”

“你什么时候告訴过我？你倒是拖着人家在树林里跑来跑去，馬上回去的时候，又得渡过这条河。你給我找来这些个麻煩。要是我跟你住在一起，那眞是一天也受不了。”

梅达微微一笑。这些話的含义，他十分明白。

“你把我想得这样坏嗎？如果我說我爱你，你肯跟我結婚嗎？”

“这样沒有心肝的人，誰肯跟你結婚？你会一天到晚發脾气，把人打死的。”

接着她又用柔媚的眼光注視着他，仿佛在說：“这話的意思你很明白，你不是那么傻。”

梅达好像清醒了似的說：“你說得对，瑪尔蒂！我跟什么女人也合不来。無論什么女人也不能对我玩爱情的把戏。我要一直窺探她心底的秘密，一旦看透了她，我就对她感到厭倦了。”

瑪尔蒂哆嗦了一下。这些話是多么眞实啊！

“好，你說吧，要什么样的爱情你才会覚得滿意？”她問道。

“嗯，是这样的：我要一个心里想什么，嘴里也就說什么的

人。至于膚色容貌，風韵妖嬈，在我看来不过如此而已，幷沒有什么可貴的。我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滋养我的灵魂的食物，我不需要那种刺激性的、伤人的东西。”

“沒有誰占得了你的上風。”瑪尔蒂噘着嘴唇，倒抽了一口气說。“你是那么聪明。好，你說吧，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你什么事都能做，”梅达頑皮地微笑着說，“你聪明、伶俐、明白事理、心地善良、活潑可喜，能够自爱，也能够自我牺牲，但你不懂得爱情。”

瑪尔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說謊，全是說謊。你还自以为能够窺探女人內心的秘密哩，我看你这說法一錢不值。”

他們两人沿着河岸走去。已經过了十二点了，但現在瑪尔蒂既沒有心思休息，也沒有心思回去。她在今天的談話里感覚到一种乐趣，这对她来說是一种从来沒有历驗过的、新的乐趣。她曾对多少达官和学者嫣然一笑，斜着眼睛一瞧，或者說句把輕佻的話，把他們玩弄一陣，然后又把他們扔在一边。在这种沙砾的土里①，她是不能扎下生活的根基的。今天，她遇到了坚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地，用鋤头一碰，就可以迸出火花来，而这坚硬的土地越来越把她迷住了。

他們听到一陣鼓动翅膀的声音。一只犀鳥正在河上飞翔。梅达放了一槍。犀鳥虽然受了伤，还是飞了相当远，然后掉落在河中心，随着水波漂去。

“怎么办？”

“我就去把它捉来。看它能漂到哪兒去！”

他一边說着，一边在沙滩上跑起来，把步槍擱下，扑通一声

① 原文为“砂砾的墙上”。

跳进水里，朝着急流游去；但他使尽全身力气游了半哩远，还是抓不到那只鳥兒。它虽然已經死去，却仿佛还在飞翔似的。

突然，他發現岸边的一間茅屋里走出了一个年青姑娘，她看見在水上漂流的鳥，便把紗丽卷到大腿上，鑽进水里去。一剎那間，她把鳥兒捉住，并且拿給梅达看看說："你上岸来吧，先生，你的鳥在这兒。"

看了这位年青姑娘的伶俐与勇气，梅达給迷住了。他連忙划动两手，朝岸边游去，不到两分鐘就站在那姑娘的身旁了。

姑娘的皮膚是黑色的，而且是深黑色的，衣服很肮脏，头上披着乱蓬蓬的头髮，她戴着的飾物就是手上的两个粗大的玻璃鐲子。她的容貌沒有一部分可以称得上美丽或者好看，但是，乡野的清新純静的空气使得她的黑色皮膚蘊含着不同寻常的魅力，而她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受到撫养，四肢长得那么匀称、結实、优美，假如要作一幅少女的画像，比她更美的形体是再也找不到的。她那茁壮的身体仿佛在梅达的心里注入了力量和生气。

"你来得正好，要不然，不知道我得游多远。"梅达对她表示感謝說。

"我看見你游过来，就赶忙跑来了。你大概是来打猎的吧？"姑娘滿面笑容地說。

"嗯，来倒是来打猎的，可是中午都过了，只打到这只鳥兒。"

"你要是想打豹子，我可以带你到豹子窠去。它天天晚上都到这兒来喝水，有时候晌午也会来。"

接着，她带着几分羞怯，低下头去說："可是你得把豹子皮給我。到我家門口去吧，那兒有菩提树蔭。你要在这太陽底下站到几时呀？瞧你的衣服也湿了。"

"你的衣服也湿了。"梅达望着粘在她身上的湿漉漉的紗丽

說。

“嗯，我这不算什么，”她显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說，“我們是住在森林里的，一到天晚总是泡在水里，总是站在太陽地里。你可受得了嗎？”

这姑娘多么解事，又多么質朴啊！

“你要豹子皮干什么？”

“我爹爹拿到市場上去卖。这就是我們的营生。”

“如果我在这兒过中午，你有什么东西給我吃嗎？”

“我們家里有啥东西配請你吃呢？”那姑娘羞怯地說。“要吃点玉米餅倒是有的。我可以把那只鳥煎給你吃。你吩咐我該怎么做吧。家里也有点牛奶。有一次，豹子朝我家的母牛扑来，母牛用角赶跑了豹子，然后自己跑回家来，那以后豹子就怕它了。”

“可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女人跟我来的。”

“是你的太太吧？”

“不是，我現在还沒有太太哩；是一个熟人。”

“那我去叫她来。你到树蔭底下去坐吧。”

“不，不，我去叫。”

“你一定累了。城里住的人哪能在森林里行走？我們是生长在森林里的。想来她总是站在河边吧。”

梅达正要說話时，她却像一陣風似的不見了。梅达走到上面去，在菩提树的陰影里坐下。乡間的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使得他心里产生了一种热爱。在他的眼前，群山綿綿不断地伸展开去，好像玄学哲理似的奥妙莫测，他的灵魂仿佛是在从群山的巍峨的形态中，鑒証着大自然的不可思議的創造。远处一个高聳入云的頂峰上，有一座小小的庙宇，在那不可思議的气氛里隐隐約約地屹立着，仿佛是一只孤独的鳥兒想要找寻一个栖息的

处所。

梅达正沉浸在这种思想里的时候，那个年青的姑娘已經带着瑪尔蒂回来了：一个像太陽底下开放的野花，另一个像种在鉢里的花一样在太陽底下显得枯萎，沒有生气。

“你倒是非常喜欢菩提树的蔭凉，嗯？”瑪尔蒂沒精打彩地說。“我这兒餓得命都快沒有了。”

那姑娘提起两只大桶。“你們在这兒歇歇，”她說，“我馬上跑去提水来，生上爐子，要是你們可以吃我做的东西，我一会兒就替你們烙餅，要不然，你們自己动手烙也行。不过，我家里沒有細面粉，这兒也沒有鋪子去买。”

瑪尔蒂对梅达生起气来了：“你上这兒来干嗎？”

“这种生活也該享受享受，尝尝玉米餅的味道是多么香甜。”梅达逗弄她說。

“我才不吃玉米烙餅呢，就算勉强咽下去，也还是消化不了。我非常懊悔跟了你来。你讓我一路上跑个不停，累得要死，現在又把我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梅达本来是脫了衣服的，只穿上一条短褲坐在那兒。他一看見那姑娘提着水桶走来，便搶过她手里的水桶，到井边汲水去了。他虽然埋头鑽研哲学，却也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当他提着两只水桶走去的时候，他那結实的胳膊，寬闊的胸脯和强壮的大腿，看起来好似一座希腊雕像，显示出了他的男性的美。那姑娘用含情脉脉的眼睛凝視着他汲水。他現在已不是她的怜憫的对象，而是她的崇拜的对象了。

水井很深，大約有六十腕尺。水桶也很沉，梅达虽然經常在鍛炼身体，才拉了一桶水上来便軟弱無力了。姑娘跑过去，从他手里拿过繩子，說：“你别拉了。你回去坐一会歇歇吧，我来拉。”

梅达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气概受到这种羞辱。他又从姑娘的手里拿过繩子，使出全身力气，一会兒工夫把第二桶水也拉上来了。他两只手各提一桶水，到茅屋門口停下来。姑娘馬上生火，把那只鳥兒的羽毛燒掉，用刀子把鳥肉切成碎塊，盛在一个罐子里，放到火上去煮，又用一只鍋子在另外一眼灶上热牛奶。

瑪尔蒂蹙着眉头，陰沉沉地坐在那里，注視着这一番情景，仿佛这一切是准备要給她动手术似的。

梅达站在茅屋的門檻上，用爱慕的眼光看着那姑娘的熟練动作，他說："也吩咐我做点事情吧。我該做什么呢？"

"你啥也不用做，"那姑娘温柔地譴責說，"去陪小姐坐坐吧，可怜她餓慌了。等牛奶燒开了就給她喝。"

她从一个罐子里舀出面粉，开始揉面。梅达看着她的身体的动作，她也时时用眼角瞟着他，一面做着自己的事情。

"你站在那兒干嗎呀？"瑪尔蒂嚷道。"我的头疼得很厉害，半边头好像要裂开了。"

"你大概是中暑了吧。"梅达走过来說。

"我眞不知道你会把我带到这兒来受罪。"

"难道你身边一点药也沒有嗎？"

"我又不是来瞧病人的，干嗎要把药带来？我的药箱在舍蒙里。呵！我的头要裂开了。"

梅达在地上挨着她坐下来，輕輕地揉着她的头。瑪尔蒂閉上了眼睛。

那姑娘的手里滿是面粉，头髮乱蓬蓬的，眼睛被火烟熏紅了，汪着一泡泪水；她渾身都浸在汗水里，使得她那隆起的胸脯現出清晰的輪廓。她走过来站在一旁，看見瑪尔蒂閉着眼睛，就問道："小姐怎么啦？"

"她的头疼得厉害。"

"是整个头还是半边头?"

"她說是半边头。"

"是右边还是左边?"

"左边。"

"我馬上去找点葯来，擦在头上就会好的。"

"这样大的太陽，你上哪兒去?"

那姑娘不肯听他的話。她急匆匆地跑出去，隐沒在山里了。不一会兒，梅达看見她在爬上一座高高的山，远看起来簡直像一个洋娃娃似的。他心里想着：这一位森林里的姑娘，帮助别人是多么热心，常識又是多么丰富啊！在热風里，在太陽底下，她也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

瑪尔蒂睜开了眼睛。

"那个黑丫头跑到哪兒去了?"她說。"黑得也眞奇怪，活像一塊紫檀木。叫她去跟萊易老爷送个信，派一部車子到这兒来。热成这个样子，我的命都要送掉了。"

"她去找葯去了。她說，用这种葯治半边風很快就会治好的。"

"她的葯讓她自己受用吧，我可受用不了。我看你迷上这妞兒了。眞是下賤！有什么样的魔鬼，也有什么样的天使！"

眞話虽然刺人，梅达却毫不犹豫地說出来了：

"如果你也有她身上的一些优点的話，那你就眞正是一位女神了。"

"讓她留着她的优点吧，我可沒有心思要做女神。"

"如果你願意，我就去把車子开来，不过，車子能不能开到这兒，我可說不准。"

"干嗎不叫那黑丫头去？"

"她找葯去了，找葯回来她还要燒飯哩。"

"那你今天是她的貴宾了，也許还打算在这兒过夜吧。晚上也好打猎。"

梅达被这种譏諷惹恼了："我心里对这位姑娘的爱慕不是普通的爱慕，如果我别有用心地看她一眼，那就讓我的眼睛烂掉。拿我来說，为了自己亲密的朋友我也不会在这样的热風里和太陽底下爬到那高山上去找葯的。何况她也知道，我們不过是个把鐘头的客人而已。为了任何一个劳苦的妇女，她也会这样心甘情願地跑去的。那一套'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道理，我只能笔下写写，嘴上說說，而她却能够把这种爱和牺牲貫徹到实际行动里去。言行一致是多么困难啊，——这你也是知道的。"

"得啦，得啦，"瑪尔蒂鄙夷地說，"她是女神。我承認。她的胸部挺，臀部大，做一个女神还要些什么条件呢？"

梅达气得眼睛都花了。他急急忙忙站起来，穿上已經干了的衣服，拿起步槍，准备就要走。瑪尔蒂却咬牙切齿地說："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走。"

"那么誰去呢？"

"就是你那位女神去。"

梅达傻里傻气地站在那兒。他有生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体驗到：女人治服起男人来是多么容易。

那姑娘，就是那个皮膚黝黑的姑娘，手里拿着一种草葯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她走到跟前，看見梅达准备要到什么地方去，便对他說道："我把那种草葯找来了，馬上就磨好給她敷上。你这是要上哪兒去呀？肉准已煮好了。我来烙餅。随便吃一点吧。小姐得喝点牛奶。等到天凉了再走。"

她大大方方地解开梅达的紧身长袍的扣子。梅达竭力按捺住自己。他眞想俯下身去吻一吻这个村女的脚。

“把你的葯擱下吧。”瑪尔蒂說。“我們的車子停在河边的榕树底下，那兒还有别人。你对他們說，把車子开到这兒来。快跑去！”

那姑娘用可怜的眼光盯着梅达。她費了多大力气才把草葯找来，这位小姐却这样不客气！慢說这葯对她还不一定沒有效驗，就是只为了安安别人的心，稍微敷上一点也沒有什么关系呀。

她把草葯擱在地上，說：“到那时候，爐子就会灭了，小姐！讓我先把餅烙好，先生吃飯，你喝点牛奶，你們两个人歇一会，然后我就去叫車子来。”

她走进茅屋，把已經熄灭的火重新燒燃。肉已經煮好了，还燒焦了一点兒。她急急忙忙地烙着大餅。牛奶是热的，她把它冰了一会，盛在一个杯子里，送到瑪尔蒂跟前。瑪尔蒂对那杯子的丑陋的形状做了一个鬼脸，但是她又不能放弃那杯牛奶。梅达坐在茅屋的門檻上，开始吃着盛在一个盘子里的肉和大餅。那姑娘站在一旁替他打扇子。

“讓他吃飯吧，他不会跑掉的。你去把車子叫来。”瑪尔蒂对她說。

那姑娘探詢地朝瑪尔蒂看了一眼：这个人到底需要什么呢？有什么用心呢？她从瑪尔蒂的脸上看不出病人的柔和、感激和祈求的表情，有的倒是傲慢、自大的神色。她这村女是善于体察别人的心境的，因此她說：“我不是什么人的丫头，小姐！你高貴也得在自己的家里高貴去。我并不向你討什么东西。我不去叫車子。”

“好呀，你这是存心跟我作对！”瑪尔蒂吓唬她說。“你說，你是住在誰的田庄上？”

“这是萊易老爷的田庄。”

“那我要讓这位萊易老爷亲手用鞭子抽你。”

“要是抽起我来你心里舒服，那你讓他抽我吧，小姐！我又不是什么皇后，还值得去調兵遣将嗎？”

梅达才吃了两三口大餅，便听到了瑪尔蒂說的这些話。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匆匆忙忙地洗过手，說：“她不能去，我这就去。”

“她非去不可。”瑪尔蒂也挺直了身子。

“你侮辱了她，你自己也不会受到尊敬的，瑪尔蒂！”梅达用英語說。

瑪尔蒂怒气冲冲地說：“男人喜欢的就是这种女人，——不管她有沒有什么好处，她却是乐于听从他的命令，而且認为被他使喚还是一种荣幸。男人們奉为天仙的也只有这种女人。本来我还以为，男人的这种特点你至少是不会有的，但是，骨子里，在传統的影响下，你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梅达对于心理学是很有研究的。他正在窺探瑪尔蒂心里的秘密。像这样奇特的嫉妒的例子，他可从来沒有見过。这样一位性情温和，举止大方，而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女人，竟然会如此妒火中燒！

“不管你怎么講，我不讓她去。”他說。“我不能这样回报她的种种盛情，讓自己看不起自己。”

梅达的声音里带着些兒严峻的意味，弄得瑪尔蒂徐徐地站起来，准备动身。

“好，那我走了，”她恨恨地說，“你在她的脚边拜一拜，随后

来吧。"

瑪尔蒂走了两三步之后，梅达对那姑娘說："現在我要向你告辞了，小妹妹，我会永远記着你的情义，記着你的無私的帮助。"

那姑娘两手合十，眼里噙着泪水跟他道别，接着就走进茅屋里面去了。

* * *

另外一組是萊易老爷和康納两个人。萊易老爷还是穿着他那件綢衬衫和綢褂子，康納却穿着一套猎装，而且也許是为了今天这場合特别定做的，因为他忙于猎取佃农，哪兒还有这么多閑工夫来猎取野兽？他身材瘦小，模样清秀，褐色的皮膚，大大的眼睛，脸上有几顆痳子，談起話来总是天花乱墜。

走了一段路之后，他开始談論起梅达先生来。从昨天起，梅达就像一个魔鬼似的在他心里作祟。

"梅达这个人有点兒奇怪，"他說，"我覚得他好像有些做作。"

萊易老爷是尊敬梅达的，而且把他看作一个眞誠、直率的人，可是，他跟康納有些銀錢来往的关系，他的天性又是息事宁人，因此他不好駁斥康納，只得說："我不过把他当成一个寻寻开心的人而已，从来不跟他談什么問題，即使我想跟他談，我又哪兒有他那么大的学問？如果一个对世事毫無閱历的人，竟然要侈談关于人生的什么新理論，那我只好一笑置之。他每月舒舒服服地拿一千卢比，沒有妻子，沒有負担，沒有任何的焦慮和羈絆，他不談哲学还有誰来談哲学呢？自己什么事也不做，只晓得空談要把生活变得美滿。跟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談呢？"

"听說他品行不大好。"

“过着悠閑自在的生活，哪兒还能有好品行啊？讓他到社会上来，担負起社会的义务，遵守社会的礼法，那时候他就明白了。”

“不知道瑪尔蒂看中了他的哪一点，竟然爱上他了。”

“我認为她不过是在气恼你。”

“她用不着气恼，我不过把她当作一个玩物而已。”

“别这么說，康納，你对瑪尔蒂小姐是非常傾心的呀。”

“我也可以同样說你啊。”

“我的确是把她当作玩物，你可是把她当作偶像来崇拜的。”

康納哈哈大笑起来，虽然实际上并沒有什么好笑的事情。

“如果奉献一杯清水，便能够得到賜福，那又有什么害处呢？”

現在輪到萊易老爷無緣無故地哈哈大笑了。

“那么說，你对这个女人一点不了解。你越是崇拜她，她跑得离你越远，你越是把她赶得远远的，她越是往着你身边跑过来。”

“那她就应該跑到你身边来呀。”

“我身边！老实說，我跟这种花花世界是完全無緣的，康納。我所有的一切智慧和精力，全都花費在田庄的經营上面去了。家里那么多人口，各人有各人迷恋的一套，有的敬神，有的玩女人。这个喜欢这样，那个喜欢那样。养活这些懶汉却是我的事情，我的責任。我知道我同輩的許多地主都縱情享乐，但他們一味貪圖好玩，不惜傾家蕩产，結果背了很多債，天天都有命令来追繳，而他們向人借了錢，就不打算归还，到处都传遍了一个坏名声。过这样的生活，我倒認为不如死了好些。我也不知道自己过去做了什么事情，竟然良知未灭，担負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責任。

坚持真理运动發起的时候，别的地主們都还在花天酒地里沉迷不醒，我自己却按捺不住了。我坐过牢，受到了几十万卢比的損失，一直到現在还沒有摆脫干淨。这事情我并不懊悔，一点也不懊悔；我倒是引以自豪。一个不为国家社会的利益尽一点力或者作一点牺牲的人，我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的。难道我喜欢喝那些奄奄待毙的农民們的血，喜欢掙錢来滿足自己家里人的欲望嗎？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在这样的現实环境里，即使对它表示憎恨，却也不能跟它割断感情，只好日日夜夜都苦心焦思，要怎样才能保持体面，要怎样才不致于毁灭自己的良知。像这样的人，不要說瑪尔蒂小姐，随便哪位小姐他也不会去追逐的，如果他要追逐，那可以說他就完蛋了。当然，稍微寻点开心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康納先生也是一个有勇气的，站在斗爭前列的人。他曾經坐过两次监獄。他决不肯对人讓步。他不穿土布衣服，喝的是法国酒。但必要时他也很能吃苦。在监獄里的时候，他一滴酒也沒有沾过，而且，虽然他住的是甲号牢房，虽然他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享受，他却吃丙号的伙食。可是，即使在战地往来的車子，沒有油也是不能行駛的。他的生活里就是少不了一点罗曼斯。他說："你可以做托鉢僧，我可沒有那个能耐。我認为，不会享乐的人也不能够滿怀热情地参加斗爭，不会爱女人的人，我对他的爱国心也不敢相信。"

萊易老爷微微一笑："你諷刺起我来了。"

"不是諷刺，这是实話。"

"也許。"

"你撫心自問，自然就会明白。"

"我自問过了，我向你保証：我心里即使有多少坏念头，但我

沒有想到去玩女人。”

“那我眞是可怜你。你那么憂愁、失望，而且那么心事重重，唯一的原因就是你把情感压抑住了。我呢，我倒是要繼續扮演这个角色，即使落得个悲剧結局，我也不在乎。她拿我开玩笑，想讓我明白她不把我放在心上；可我不是一个沒有勇气的人。直到現在，我还沒有摸清她的脾气，还不能決定应該对准哪兒下手。”

“不过，我怀疑你是否找得到窍門。也許梅达会占上風的。”

他們看見一只雄鹿跟一群雌鹿走过，雄鹿的角兒又粗又大，渾身黑色。萊易老爷开始瞄准，但康納阻止他說：“何必杀生呢，朋友。它走过就讓它走过吧。太陽很厉害了，来，我們找个地方坐坐。有些話要跟你談談。”

萊易老爷开了一槍，可是鹿子跑掉了。

“碰上了一个猎物，却又沒有打中。”他說。

“留下了一条生命。”

“好，請說吧，要跟我談什么？”

“你的田庄上种甘蔗嗎？”

“多的是。”

“那你为什么不在我們的糖厂入点股份呢？我們随时都招收股份。你多的不說，买个一千股吧。”

“說得眞好，我哪来这么多錢呀？”

“你是鼎鼎大名的地主，还缺錢呀！五万卢比总有吧。何况現在只要拿出百分之二十五。”

“不行，老兄，我手边現在眞是沒有錢。”

“你需要多少錢，可以从我这兒拿去。我的銀行是为你效劳的。嗯，你还沒有保寿险吧，請到我的公司来好好投一次保。每

月拿出一二百卢比来，在你是毫不困难的，而以后你可以一次收回——四、五万卢比。为兒女打算，这是最好不过的办法。請看看我們的章程吧。我們完全是按照合作的原則經营的。除了办公費用和人員薪給，誰也不能把一个銅板装进口袋里去。你也許会奇怪，按着这种政策办事，公司怎么維持得了呢？我也劝你开始做点兒投机生意。現在那些百万富翁，全都是投机起家的。棉花、白糖、小麦，橡胶，随便你爱投多少都可以。一轉眼間就能賺到几十万卢比。当然，这种事兒是稍微有点棘手，很多人都吃了亏，不过吃亏的是那些沒有本事的人，像你这样有經驗、有学問又有远見的人，这眞正是一本万利的事兒。行市的涨落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也是一門学問。只要你細心研究，你是不会受到損失的。”

萊易老爷对于这些公司是沒有信心的，有一两次，他还曾經得到过慘痛的經驗，但他現在却睜大眼睛望着康納，而且想到这个人的聪明干練。十年以前，这个人还只是銀行里的一个小职員，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兢兢業業，不断努力，成了城里被人崇拜的人物。他的忠告是不能忽視的。如果康納在这問題上能够作他的指导，他是大有成功的希望的。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弃呢？他在盘算着各种各样的問道。

忽然之間，一个乡下人走到了他們的眼前，手里提着一个大籃子，籃里装着一些树根、树叶和花朵。

“喂，卖什么的？”康納問道。

那乡下人吓了一跳，深怕他会給抓去白干活。他說：“沒啥，老爷！就是些烂叶子。”

“干什么用的？”

“拿来卖的，老爷，是草药。”

“你說，是些什么草葯？”

乡下人把籃里的葯品打开来給他們看。都是些普通的东西，住在森林里的人把这些东西挖起来拿到城里去，两三个安那就卖給葯鋪了。有“瑪柯雅”，“庚吉”，“薩德伊雅”，“庫克隆德”，“达杜勒”的种籽，“瑪达尔”的花，还有“克朗吉”以及“姑蒙琪”①等等。乡下人把每一种草葯都給他們看，而且用背得烂熟的字句把每一种草葯的效用解释給他們听：“这是‘瑪柯雅’，老爷！凡是發燒，胃弱，脾脏郁結，心惊肉跳，肚子痛，伤風咳嗽，吃一服葯就好了。这是‘达杜勒’的种籽，老爷，凡是关节炎，風湿症·····”

康納問他要多少錢，他說八个安那。康納扔給他一个卢比，吩咐他把葯送到他們休息的地方去。那穷苦的人得到的价錢比他开口要的多了一倍，他說了一陣好話便动身走了。

“你要这些烂叶子有什么用？”萊易老爷問道。

“我要用它来炼金子。”康納笑了一笑說。“我是一个炼金术士，也許你还不知道这一点吧。”

“那么說，朋友，把炼金的秘訣也教給我吧。”

“好，好，我很高兴教給你，不过你得拜我为师，先买半磅‘拉杜’球糖来給我吃，然后再教給你。其实是这么一回事：我跟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往来，有的人是非常相信草葯的。只要对他們說这些草葯是一个托鉢僧送的，那他們就会巴結你，在你面前匍匐在地，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送給他們，他們一辈子都会对你感激不尽。花一个卢比能够使得一二十个傻瓜領你的情，那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惠而不費，小餌釣大魚。”

---

① 这几种印度草葯都是譯音，沒有适当的中譯名。

“可是，你記得住这些草葯的用处嗎？”萊易老爷好奇地問道。

康納忍不住哈哈大笑：“萊易老爷，你也眞会說笑話。随便你說哪一种草葯有什么效用，那也得看你的体質来决定。要治好病，信心总得起一半的作用。你不看見那些达官貴人、名流学者嗎，他們都是盲目信任的。我認識一些植物学教授，他們連‘庫克隆德’的名字都不知道哩。我那兒有一个苦行僧，他对这些学者可眞挖苦到家了。你从来沒有見过他嗎？几时你来，我介紹你跟他認識認識。自从他在我的花园里住下以后，白天晚上都有人成群結队地跑来看他。世俗的东西他一点兒也不沾染。一天只喝一次牛奶。像这样有学問的聖者，我生平还沒有見过哩。他在喜馬拉雅山上不知道苦修了多少年月。眞是一个完人。你一定要到他那兒去領一根聖綫系在身上。我相信那样一来，你的一切困难都会烟消云散的。他只要一看見你，就能把你的过去未来說得清清楚楚。人也挺和藹，看見他你心里就覚得高兴。奇怪的是，他自己虽然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聖者，他却把出家修炼、庙宇寺院以及教派教規等等都叫做欺騙和虛伪的把戏，他說要打破習俗的羈絆，要做一个眞正的人，不要想着做神，做了神就不再是人了。”

萊易老爷的心里起了猜疑。有錢的人通常是相信这些聖者的，他也是一样。他也經常渴望着穷人們在撫心自問时所感到的那一份宁靜。每当他因为經济困难而感到失望的时候，他心里便涌起一个念头，索性弃絕塵世，去过隐遁的生活，去思念那最后的解脫吧。他跟一般人一样，把人間的一切桎梏看作臻于至善的道路上的阻碍，而且認为消除这些阻碍是他生活的目标，可是，如果不出家修炼，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打破这些桎梏呢？

“但是，他既然說出家修炼是一种騙人的把戏，他自己为什么要出家修炼呢？”

“他何尝出家修炼过呢，老兄，他倒說过，一个人得終身操作，死而后已。他宣講的要义是心灵的解脫。”

“我一点不明白，心灵的解脫是什么意义？”

“我也是一点不明白，你几时来跟他談談吧。他說爱情是人生的眞諦，而且說得那么娓娓动听，叫人听得入迷。”

“瑪尔蒂小姐見过他沒有？”

“你也会开玩笑。瑪尔蒂見他有什么用处呢……？”

他还沒有把話說完，就听見前面的灌木丛里传来一陣沙沙的声音，吓得打了一个哆嗦，在求生的冲动下，他躲到了莱易老爷的背后。灌木丛里走出一只豹子，迈着懶洋洋的步伐往前走去。

莱易老爷举起槍来想要瞄准，康納說：“你这是干嗎？用不着惹它，它要掉过头来呢？”

“它不会掉过头来的，它会当場倒斃。”

“那先讓我到那土坡上去，我对于打猎可沒有这么大的兴趣。”

“那你为什么要来打猎呢？”

“倒霉呀，还有什么？”

莱易老爷把槍垂下了。

“多好的猎物跑掉了。这样的机会难得遇見啊。”

“我可不能待在这兒了。这地方危險。”

“請讓我打几只野兽吧，空着两手回去怪不好意思的。”

“多謝你，把我送到汽車那兒去，然后，打豹子也好，老虎也好，听随尊便。”

“你眞是个胆小鬼，康納。”

“把自己的生命作無意义的冒险，也算不得英勇呀。”

“好，你高兴回去就回去吧。”

“一个人？”

“路上安全得很。”

“不行。你得跟我一塊兒去。”

莱易老爷对他解释了半天，可是他一点也听不入耳。恐惧使得他脸色蒼白。那时候，即使灌木丛里只跑出一只松鼠来，他也会惊叫一声，倒在地下的。他渾身上下簌簌發抖，衣服都給汗水浸湿了。莱易老爷弄得毫無办法，只得陪他回去。

两人一起走了很远，康納的神志才清醒了。

“怕的倒不是危险，”他說，“不过，無謂的冒险却是傻事情。”

“得啦，别提了。一看見豹子連命都沒有了。”

“我認为打猎是人类还沒有开化的时代的事情，从那时候起，文明已經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要在瑪尔蒂小姐面前揭穿你的秘密。。”

“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並不認为这是可耻的事情。”

“好呀，原来这是你的非暴力主义。眞妙！”

“不錯，这是我的非暴力主义。”康納自豪地說。“你以释伽牟尼佛和大自在天引为驕傲，而你却杀害兽类。感到可耻的应該是你，不是我。”

两人又靜悄悄地走了一段路，于是康納說：“那么，你什么时候来？我希望你今天就把投保的表格塡好，还有糖厂股份的表格。两种表格我身边都有。”

“讓我考虑考虑。”莱易老爷不大放心地說。

“这沒有考虑的必要。”

第三組是米尔扎·庫尔謝德和唐卡先生两人。对于米尔扎·庫尔謝德来說，过去和未来都是毫無意义的。他只生活于現在。他既沒有对过去的追悔，也沒有对未来的憂虑，眼前抓到什么，就全心全意地鑽到里面去。在朋友群中，他出口詼諧，令人傾倒。在議会里，他热情横溢，沒有人比得上。無論对什么人他都不講情面。他要是抓到一个問題，就会弄得那些部长們愁眉苦脸。間或他也采取挖苦、嘲笑的态度。他的生活是只顧今天，不問明日的。他脾气暴躁，随时随地都可以發作。誰要是对他彬彬有礼，他能在你面前俯伏在地；但是，如果有誰对他装腔作势，他就会拿出全副精力来对付你。他自己借了别人多少錢，或者别人借了他多少錢，他都記不清楚。他喜欢写写詩，喝喝酒。他認为女人不过是玩物而已。他对爱情早已灰心絕望了。

唐卡先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怎样作好生意买卖，怎样調解糾紛，怎样与人为难，怎样用砂砾炼油，得手时怎样威胁别人，失利时又怎样夹起尾巴逃走，这一切他都非常精明。如果你願意，他甚至可以在沙地里行船，在石头上种青草。他做的事情就是替地主們向銀行借款，开办新的公司，在选举的时候替候选人捧捧場。

选举的时候他是特别幸运的。随便支持一个声势壮大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全心全意地替他办事，結果总会拿到一两万卢比。国大党占优势的时候，他支持国大党的候选人，赶上教族党派占优势，他就替印度教大会工作，可是，他有种种巧妙的說法来掩护这种两面倒的玩艺，誰也無法对他加以指責。城里所有的达官貴人都跟他有交情。人們虽然在心里不喜欢他的作風，但他的性情是那么柔和，沒有人能够当面对他說什么話。

米尔扎·庫尔謝德用手絹拭去額上的汗珠說：“今天不是一

个适于打猎的日子，倒是应該举行詩歌朗誦会的日子。"

"是呀，"律师唐卡先生表示同意，"就在那花园里举行該多么好。"

过了一会兒，唐卡先生談起正經事来了。

"这次选举会玩出許多花招来的。你的处境也不利。"

"这一次我不竞选。"米尔扎若無其事地說。

"为什么？"唐卡問道。

"空談一陣有什么用处呢？我現在对民主这玩艺兒沒有信心。为了芝麻大一点事兒也得辯論好几个月。当然，要拿它来騙騙老百姓，倒是一个好幌子。比起这一切来，最好是由一位省督治理，不管他是印度人也好，英国人也好，跟我們都不相干。一个火車头，不費什么力就能把一列火車拖几千哩，一万人合起来还不能拖得这样快哩。我看了这些把戏，对議会真是感到膩味。要依我的性子，我会放一把火把議会燒掉。我們所謂的民主，实际上是那些大商人，大地主的王国，如此而已。誰有錢，誰就会当选。有了錢，也就能够享受一切的方便。那些鼎鼎大名的潘笛特、毛尔維①、作家、演說家，用自己的嘴巴和笔杆，想把公众引到东便引到东，想引到西便引到西，他們这些人全都是拜倒在財神爷的脚下的。我已經打定主意，这一次不沾选举的边。往后我要宣传反对民主。"

米尔扎先生引用了"可兰經"里的一些章节来証明古代君王們的立身行事是多么崇高，而今天，我們想要瞻望他們的丰采也不可能，——我們会覺得眼花繚乱的。古代的君王沒有权利把国庫的一个銅板用在自己的身上。他得靠抄写書籍，縫制衣服

① 就像"潘笛特"是对婆罗門的尊称一样，"毛尔維"是对伊斯兰教徒的尊称，这字的原意也是"学者"。

和教授弟子来維持自己的生活。米尔扎还数了一大串这种君王的名字。一面是这些爱民如子的君王，另一面是現在这些每月要拿五六千、七八千卢比的部长們。这是搶劫呢，还是民主？

他們看見一群鹿子在吃草。米尔扎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猎人的喜悦。他举起槍来瞄准。一只黑鹿应声倒下。

“嗬，打中了！”他这样狂叫一声，拚命奔过去，完全跟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还拍着两手。

旁边一棵树上，有一个人正在砍柴。他也馬上爬下树来，跟米尔扎一塊兒跑去。槍弹打中了鹿子的頸項，它的腿在痙攣地抽搐着，眼睛已經像石头似的沒有光彩了。

樵夫对鹿子怜憫地望了一眼：“长得可肥实，至少有一滿重。要不要我替您送回去？”

米尔扎什么話也沒有說。他在凝視着鹿子的呆滯而充滿痛苦的眼睛。就在一分鐘以前，鹿子的体內还有着生命，只要听見树叶細微的沙沙声，它就会竖起耳朵，灵巧地跳躍着跑开。它本来是跟自己的伙伴和小鹿們咀嚼着老天爷长出的青草，現在却一动不动地躺下了。任随你把它的皮剝掉，把它的肉切成碎塊，剁成肉酱，它也無从知道了。在这無声無息的僵尸中，往哪兒去找它生时的那种迷人的美和欢乐呢？它的身軀多么优美，眼睛多么可爱，毛色多么漂亮啊！它那悸动的心曾經激起了幸福的漣漪，而当它輕盈地跳躍时，我們的心似乎也随着跳躍。它的跳躍仿佛散發着生命的气息，就像花朵散發出陣陣的芬香一样。可是現在！看見它那样子眞叫人心里难过。

“要送到哪兒去呀，老爷？”樵夫問道。“您給我两三个派斯吧。”

“好，扛起来吧。上哪兒去呢？”米尔扎先生仿佛从沉思中惊

醒过来似的說。

"随您老爷吩咐！"

"不，您想扛到哪兒，就扛到哪兒去吧。我把它送給你。"

樵夫惊奇地望着米尔扎，不敢相信他自己的耳朵。

"这可不行，老爷，您老人家打的，我怎能吃？"

"沒有关系，我心甘情願把它送給你，你拿去吧。你的家离这兒多远？"

"一哩路光景，老爷。"

"那我也跟你一塊兒去，去看看你的孩子們。"

"这么說，我不要了，老爷。您打老远的地方到这兒来，在这样毒辣的太陽底下打猎，我怎能把它拿走呢？"

"拿去吧，拿去吧，别磨蹭了。我明白你是一个老好人。"

樵夫躊躇不决地、畏怯地看了看米尔扎的脸色，深怕他会把事情弄糟，然后把鹿子扛起来。忽然他又站住，放下鹿子說："我懂了，老爷，这鹿子不是您亲手杀死的①。"

米尔扎笑了一声："得啦，得啦，你挺明白。現在扛起来回家去吧。"

米尔扎先生可不是这样皈依宗教的人。他有十年不曾念过"納瑪吉"經了，虽然两个月里他要絕食一天——一点东西也不吃，一滴水也不喝；但是，那樵夫一想到他們不能吃这只鹿子的肉，正在那兒高兴哩，他不願意讓樵夫扫兴。

唐卡一直都漠不关心地在那一棵树下站着。天气那么热，何必麻煩跑到鹿子跟前去呢？因此他一点兒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但当他看見樵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时，他便走上前来对

① 米尔扎是伊斯兰教徒。据說正統的伊斯兰教徒要亲自杀死兽类才吃它的肉，而鹿子是用槍打死的，因此樵夫有这样的想法。

米尔扎說："閣下要往哪兒去呀？不記得路了嗎？"

"我把鹿子送給这个穷人了。現在到他家里去看看，你也去嗎？"米尔扎有点歉咎似的微微笑着說。

"你有点神經失常吧？"唐卡惊奇地望了米尔扎一眼。

"說不上来。我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把鹿子送給这个人？"

"因为他得了鹿子比你我都会高兴得多。"

"那就請吧！"唐卡有点兒不高兴地說。"我本来还以为可以大吃一頓烤鹿肉哩，原来你把全盘好事都糟蹋了。也罢，萊易老爷和梅达总会弄到点什么的。沒有关系。……关于选举的問題，我有点事情請求你。你不想参加竞选，那是听随尊便，但是，讓那些竞选的人出一笔好价錢，你以为如何呢？我只請求你不要对任何人透露你不参加竞选的秘密。只請你帮我这点忙。在这一个选区竞选的是克瓦加·賈瑪尔·塔希尔。有錢的人包管全都投他的票，政府官員們也会帮助他；不过，你在群众当中的威望，使得他們有点害怕。如果你願意，只要明白表示你不参加竞选是为了尊敬他們，那你就可以从他們那兒拿到一两万卢比。这事情你絲毫不用劳神，你舒舒服服地坐着好了。我会代表你發表一篇宣言，宣言發表的当天晚上，你便可以从我手上拿到一万卢比的現金。"

米尔扎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我瞧不起这种錢，也瞧不起你。"

唐卡一点兒也不見怪，他的脸上絲毫沒有表現出不高兴的样子。

"随你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不过，瞧不起錢是你自己損害自己。"

"我認为这是不义之財。"

“你对于伊斯兰教的教典不見得这样严格遵守吧。”

“不一定要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教典的人才会把搶来的錢当作不义之財。”

“那么，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定莫非就不能改变了？”

“不能。”

“好吧，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做个把保险公司的董事，你大概不会反对吧？公司的股金，你一个錢也用不着出，只要你出一个名字。”

“不行，这个我也不能接受。我曾經做过好多公司的董事，好多公司的总經理，还做过好多公司的董事长。那时候，財富自己找上我的門来。我知道，有了財富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使生活过得舒适、体面，不过我也知道，財富会使人变得多么自私、狡黠，多么貪圖享受和寡廉鮮耻。”

律师先生再也沒有勇气提出什么新的建議了。他对米尔扎先生的智慧和威望所抱的信心，已經一落千丈了。他認为財富就是一切，跟这种把財神爷一脚踢开的人，他是無法保持友好的。

樵夫把鹿子扛到肩上，敏捷地走了。米尔扎也迈开步子，只有肥肥胖胖的唐卡留在后面。

“請听我說几句話呀，米尔扎先生！”他嚷道。“你簡直是在跑哩。”

米尔扎一边走着，一边回話：“瞧这个穷人扛着东西都走得那么快，难道我們两手空空还赶不上他？”

樵夫放下鹿子，把它擱在一个树桩上，歇一口气。

“累了嗎？”米尔扎上前問道。

“沉得很，老爷。”樵夫不好意思地說。

“那你把它給我，我来扛一段路。”

樵夫笑了一下。米尔扎的身材比樵夫高大得多，肥胖得多，但是，那瘦瘦的人却在这桩事情上笑他。米尔扎的身上仿佛給鞭子抽了似的。

“你笑什么？你是說我不能把鹿子扛起来？”

“老爷，你們是貴人，扛东西是我們苦力的活兒。”樵夫好像請求原諒似的說。

“我可有你两个大呀。”

“那有啥关系呢，老爷？”

米尔扎的丈夫气概再也受不住更多的屈辱了。他走上前去，把鹿子扛到脖子上，迈开步子就走，但他走了不过才五十步，便覺得脖子仿佛要折断了，两腿直打哆嗦，眼里金星乱冒。他拚命使力，又走了二十步光景。眞倒楣，这只死鹿子的身体內仿佛灌滿了鉛似的。要把它擱在唐卡的脖子上一会兒，那才有趣哩。他胖得像一只膨胀的、盛水的兽皮囊一样，也讓他来出出洋相吧。可是，背上的东西怎样放下来呢？他两个会在心里說：誰叫你想要充英雄好汉，才走了七十步就吃不消了。

“怎么样，老爷？不太輕巧吧？”樵夫在旁边打趣說。

这时候，米尔扎覺得鹿子仿佛輕一些了，他說：“你扛了多远，我也能扛多远。”

“您的脖子要疼好多天的，老爷！”

“你以为我只是肥胖，沒有用处嗎？”

“不，老爷，如今我不那么想了。您可别着慌，在那塊岩石上放下来吧。”

“我还可以再扛这样一段路。”

“那可不好：我空着两手走路，讓您老是扛着。”

米尔扎先生在岩石上把鹿子放下来。唐卡先生也赶到了。

"現在你也該扛一段路了，閣下！"米尔扎諷刺地說。

在唐卡先生的眼里，米尔扎現在已經是無足重輕了。他說："对不起，我沒有自命为角力家。"

"幷不太重，眞的。"

"請别提了。"

"如果你扛着这只鹿子走上一百步，那我保証，無論你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接受。"

"我不上这种圈套。"

"眞主在上，我不是設圈套。随便哪一个选区，你叫我竞选我就竞选，叫我退讓我就退讓。随便哪一个公司的董事，委員，会計，推銷員，只要你吩咐一声，我都可以干。你只消扛一百步就行。只有那种有了机会什么都肯干的人，我才跟他保持朋友关系。"

唐卡的心里活动起来了。米尔扎是一个說得到做得到的人，这是毫無疑問的。鹿子想必不会重到哪兒去。到底米尔扎也扛了这么远，看样子幷不太累。如果拒絕了，那就会失掉一个大好的机会。归根結底，鹿子会有多少重呢？最多也不过四五十磅罢了。脖子会疼两三天的；不过，口袋里有了錢，生点小病倒是一桩乐事。

"只扛一百步。"

"对，一百步。我来数。"

"注意，不許反悔。"

"反悔的不是人。"

唐卡重新系好鞋带，把上衣脫下来交給樵夫拿着，卷起褲脚管，用手絹擦擦脸，然后凝視着鹿子，那神气仿佛是准备要去忍

受一場巨大的苦难似的。接着，他努力想把鹿子举起来擱到脖子上去。使了两三下力，总算把它擱到了脖子上，但是脖子抬不起来了，腰也压弯了，出气也粗了，眼看着鹿子要掉到地下了，幸好米尔扎扶了他一把，他才迈开步子。

唐卡的双脚仿佛陷在泥沼里似的跨了一步。米尔扎在旁边替他打气："好呀，我的大力士！好呀，好呀！"

唐卡又跨了一步，他的脖子好像要断了。

"你赢了！勇敢一点，小伙子！"

唐卡又迈了两步。他的眼睛都要鼓出来了。

"得啦，再使一把劲，朋友。走一百步的条件說得不对，只要走五十步就行了。"

律师先生撑持不住了。那死了的鹿子像一只狮子似的突然扑到他身上，吸吮着他的心血。他所有的力气都使尽了，只有貪得無厭的欲望还像一根鉄梁似的支持着他。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啊。但是，到了最后，連这根鉄梁也不頂事了，貪得無厭的欲望也撑不住了，他眼前一片漆黑，脑里天旋地轉，脖子上还扛着那只死鹿子就卜通一声倒在硬梆梆的地下了。

米尔扎連忙扶他起来，用自己的手絹替他扇風，并且拍着他的背說：

"朋友，你算是使尽了力气，不过命运不大好。"

"今天你可要了我的命了。"唐卡喘吁吁地抽了一口长气說。"至少有两滿重，好家伙。"

"不过！我可扛了这么远呀，老兄！"米尔扎微笑說。

"你吩咐的事情，我不能不照办。"唐卡先生开始奉承起来了。"你本来想要看戏的，現在戏也看了，該实践你的諾言了。"

"你几时做到了講好的条件呀？"

“我拚着命試过了。”

“这可沒有証明。”

樵夫又把鹿子扛起来，飞跑似地往前走了。他想讓这两个人看看：“你們这帮人，扛了十来步就上气不接下气，趁早别以为这样就行了。别瞧我瘦，干这种活兒我可比你們强。自然罗，你們会在白紙上乱画一陣，你們会誣告人，这是你們的本領。”

他們走到一条小河边，河里沒有多少水。河对岸的山岡上有一个五六家人的小村落，好些孩子在一株罗望子树下玩耍。他們一看見樵夫，全都跑过来欢迎他，并且問起一連串的問題：大爷，鹿子是哪个打死的？怎么打死的？在哪兒打死的？子弹是怎么打中的？打中什么地方？为什么打了这只鹿子？为什么不多打几只？

樵夫“嗯，嗯”地答应着他們，走到罗望子树下，把鹿子放下来，急忙跑到近旁的一間茅屋里去搬一张床来給这两位大人先生坐。

他的四个男孩和女孩負起了照管鹿子的責任，想要把别的孩子赶走。

“鹿子是我家的。”最小的一个男孩說。

他的大姐姐，約莫有十四五岁，朝着客人們看了一眼，吓唬她的小弟弟說：“别嚷，要不兵大爷把你抓了去。”

“不是你家的，是我們的。”米尔扎逗弄那孩子。

那孩子往鹿子身上一坐，証明那是屬于他的：“是我爹扛来的。”

姐姐从旁教他：“弟弟，你說——是你的。”

孩子們的媽媽正在摘树叶来喂母山羊。看見了两位貴宾，她把紗丽的边緣稍微拉下来遮着脸，想到她的紗丽是那么骯脏、

破烂，又縮得那么短，她覚得难为情。像她这副模样，怎么能够走到客人的面前去呢？不去又不行。她得遞遞茶水。

时間还沒有到中午，米尔扎先生却已决定在这个村子里吃午飯了。他把村里的人全都叫来，要了一点酒，把鹿子燒好，在附近的市場上买了一些凈油和面粉，邀請全村的人飽餐一頓。他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請到了。男人們喝得醉醺醺的，大家唱起歌来，一直唱到傍晚。米尔扎跟那些孩子們、喝醉酒的人、老人們以及小伙子們都能够分别对待，跟他們打成一片。过不了多久，他跟全村的人都变得非常熟悉，仿佛他就是住在这村子里的人似的。孩子們都爬到他身上，有的把他那頂綴着紅纓的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有的把他的猎槍扛在自己的肩上，神气十足地走着，有的把他的手表解下来戴在自己的手上。米尔扎自己呢，他只顧尽情地喝着本地釀的酒，搖头晃脑地跟这些森林里的人一塊兒唱歌。

太陽落山的时候，他們离开了这个村庄，全村的男男女女都为他們送行，把他們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不少的人甚至流了眼泪。受到猎人盛宴招待的好运，在这些穷苦人的一生中这也許是第一次哩。他們以为这个人准是什么王公，要不然，誰会这样慷慨呢。跟他再度相逢，怕是不可能了。

走了一段路，米尔扎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这些可怜的人多么高兴啊。”他說。“但願我这一生天天都有这样的机会！今天眞是一个好日子。”

“对你也許是个好日子，对我却是一个倒楣的日子。”唐卡紧接着說。“什么事情都毫無意义。整天在森林里、山里白費力气地乱轉一陣，临了又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并不同情你。”米尔扎冷酷地說。

当他們两人到达榕树底下的时候，别的两批人都已經回来了。梅达哭丧着脸。瑪尔蒂無精打采地独自坐在一边，——这倒是新鮮事兒。萊易老爷跟康納两人都餓慌了，誰也不說一句話。唐卡先生又因为米尔扎对他冷漠無情，覺得悶悶不乐。只有米尔扎一个人欢欢喜喜，而且是异乎寻常的欢喜。

8

自从那条母牛来到何利的家里以后，他家里的整个气氛都变了。丹妮婭簡直無法抑制她自己的得意洋洋的神气，一看見人便談起牛来了。

家里的稻草不够用。甘蔗地里本来种了一点兒秣草，現在只得把它割下，切碎了来喂牛。他們的眼睛都望着蒼天，但願立即降下一場大雨，好长出青草来。可是，四月已經过去了一半，雨还是沒有下。

忽然有一天，天上烏云密布，落下了第一場小雨。农民們都把犁扛出来，准备要去耕田种秋稻了。正在这时候，萊易老爷的管事通知大家說，在欠租沒有繳清以前，誰也不許把犁扛到田里去。这对于农民們好像晴天霹靂一样。萊易老爷从来沒有这样無情，現在为什么会發出这样的命令呢？又沒有人会离开村庄跑掉。如果不能犁田，錢从哪兒来呢？錢只有出在地里的庄稼上呀。于是大家集合起来，跑到管事那兒去求情。管事的名字叫諾凱·拉姆，他倒不是一个坏人，可是，东家的命令他怎敢怠慢？

就在前两天，萊易老爷还曾对何利說了些多么仁慈，多么虔誠的話語，今天却对佃农們作出这种暴虐的事情。何利本来准

备去跟莱易老爷談談，但他又寻思起来：莱易老爷既然已对管事的下了命令，难道他还能收回？自己为什么要出来带头作恶人呢？别人一句話都不說，自己为什么要往火坑里跳？落到大家头上的事情，他也只好忍受罢了。

农民們乱轟轟地嚷成一片，大家都跑到村里的高利貸者那兒去借錢。

村里的蒙格鲁近来發了財。他今年在大麻上賺了很多錢，在小麦和亚麻子上也賺了不少。婆罗門达塔丁和杜拉梨也在放債。最大的高利貸者是金古里·辛，他是城里一个資本雄厚的高利貸者的代理人。他手下还养着好些人，在附近的村庄里蕩来蕩去，把錢借給人們。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小的高利貸者，他們一个卢比收两个安那的利息，借錢时不用写什么借据。原来村里人对于放債有一种狂热，誰要是积攒了一二十个卢比，他也就做起高利貸者来了。有一个时候，何利也曾放过債。那件事情發生了这样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人們也还以为何利把錢藏起来了。他的錢究竟到哪兒去了呢？他和兄弟們分家的时候并沒有拿出来，而他又不曾朝聖、許願，也不曾大宴宾客，他的錢究竟用到哪兒去了呢？鞋子穿破了也得有个鞋帮留下来呀。

农民們分別找到了高利貸者：有的同意一个卢比付一个安那的利息，有的同意付两个安那的利息。何利的自尊心还沒有完全泯灭。他要是欠了誰的錢沒有还清，就不好意思再去向那人借錢。現在除了金古里·辛，他是告貸無門了。金古里·辛放債时要人写正式的借据，还要索取礼物、小費和手續費，此外还要預先扣除一年的利息。如果向他借二十五个卢比，結果能拿到十七个卢比已經是很不容易了；但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不是莱易老爷逼得凶，他才不会到别人

的面前去求情哩。

金古里·辛正在坐着刷牙齿。他身材矮胖，禿头，长鼻子，膚色黝黑，蓄着浓密的唇髭，样子活像一个小丑。他总是嘻皮笑脸的。他把整个村子当成了岳家，跟男人們攀上了舅子或者岳丈的关系，跟女人們也攀上了小姨或舅娘的关系。他在路上走过时，孩子們都捉弄他："潘笛特琪，我摸你的脚①！"而金古里·辛也就馬上給他們"祝福"："願你瞎眼睛，瘸腿子，害中風，願你家的房子給火燒掉！"等等。孩子們对他的这些"祝福"从来不覚得厭倦。可是，在銀錢往来的事务上，他却非常不講情面，一个銅板的利息也不肯放松，如果他不能收到約定的数目，他就不会离开你的家門。

何利跟他打过招呼，立即訴說起自己不幸的遭遇。

"你早先存下的錢都到哪兒去了呢？"金古里·辛微笑着說。

"要是存得有錢的話，老板，誰还不想跟放債人摆脫干系，难道还願意利錢越滾越多不成？"

"不管借債要給多少利錢，埋起来的錢总是不会拿出来的，你們这些家伙就是抱定这样的主意。"

"連吃的都沒有，哪兒还有錢埋起来啊，老板！兒子长大了，沒有錢給他娶媳妇。大女兒也到了出嫁的年紀。要是我有錢，那还要埋起来到什么时候才用呢？"

金古里·辛自从在何利的門口看見那条牛以后，心里便打了主意。那条牛的架子和身段，說明它一天至少有五西尔牛奶。他曾在心里盘算过，要怎样讓何利落进圈套，自己把那条牛牵过来。今天，这样的机会到来了。

---

① 参閱五一頁的注。

"好吧，大哥，"他説，"你手边一个錢也沒有，我願意借給你。你要多少卢比就拿去吧；不过，你要是有什么首飾，拿来作个抵押，然后把錢拿去，我这是为了你好才説的。你要是正式写借据，利錢会加多，还会引起麻煩。"

何利發誓説，家里連一根可以当作首飾的粗綫都沒有。丹妮婭的手上戴着一个手鐲，連那也是鎳的。

"那就这么办吧，把你新买的那条牛卖給我。"金古里·辛的脸上故意装出同情的样子説。"利錢、借据，这些个麻煩事兒全都免了。請几个人評評价錢，説多少我出多少。我知道，这条牛是你自己高高兴兴买来的，你不想卖出去；可是，眼前这一道难关总得度过去呀。"

最先，何利对这个建議一笑置之，甚至不肯平心靜气地考虑一下；但是，金古里·辛好好歹歹説了一番道理，而且那么厉害地要弄了高利貸者的手腕，使得他的心里也盘算起这件事情来了。金古里·辛説得对，手边有了錢就可以买牛。如果写一张借据借三十个卢比，拿到手的也不过二十五个卢比，过了三四年不还，就会变成整整一百卢比。过去的經驗告訴他，債务好比那种客人，他一旦来了便不打算走了。

"我回家去跟大伙兒商量商量再説。"他説。

"用不着商量。他們会説，借債除掉毁了自己以外，什么好处也沒有。"

"我知道，老板，我馬上就来回話。"

他回到家里，剛一提起这个办法就引得大家哭哭啼啼地嚷成一片。丹妮婭倒是哭得不怎么厉害，两个女兒却嚎得天翻地复。随便到哪兒去弄錢都可以，自己的牛絕对不能卖出去。索娜甚至説："要卖牛倒不如把我卖掉。我比牛还要值錢哩。"結果

弄得何利拿不定主意。

两个女兒的确是非常疼爱这条牛的。卢巴总是摟着它的脖子，沒有把它喂飽以前，自己一口飯也不吃。牛是那么温存地舐她的手，又用那么深情的眼睛凝視她啊。它的小牛犢不知道会有多么漂亮！牛犢的名字她已經想好了——瑪特魯。她要抱着牛犢跟自己一塊兒睡覚！

为了这条牛，姊妹俩也曾吵过多少次。索娜說："它更喜欢我些。"卢巴說："它更喜欢我些。"直到現在，还不能决定到底牛更喜欢誰，因此两个人的說法都有理由。

但是，何利把丹妮娅的一切猜疑都解释清楚以后，終于使得她同意了。从一个朋友那兒賒了一条牛来，又把这条牛卖出去，这本来是很不好的事情；不过，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連自己的宗教信仰都顧不上，这点事情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不然，人們对于灾难为什么会那样恐惧呢？戈巴尔也沒有特別反对。这些日子来，別的事情把他迷住了。他們决定，等到晚上两个女兒睡着了，便把牛牵到金古里·辛那兒去。

这一天总算过去了。夜晚已經来临。两个女兒吃了飯，八点鐘左右就睡覚了。戈巴尔为了躲开那凄惨的場面，不知已經跑到哪兒去了。他怎能忍心看着牛給牵走？到那时候他怎能忍住自己的眼泪？

何利自己外表上虽然装得冷峻，心里却是忐忑不安。这时候如果有人借給他二十五个卢比，哪怕要他还五十个卢比他也願意，可是，这样豪爽的人哪兒去找呢？他走过去，站在牛的面前，仿佛覚得牛的烏黑而有神采的眼睛里汪着一泡泪水，而且仿佛在对他說：才这么点兒功夫，你心里已經厭恶我了嗎？你可是答应过，只要你活着，决不会把我卖出去的。你不是这样答应过

嗎？我从来沒有什么事情抱怨过你，隨便你給我什么粗糙的食物，我都把它吃下去，覚得心滿意足。你怎么說呀？

“两个閨女都睡了，干嗎还不把牛牵去？”丹妮婭說。“旣然非卖不可，干脆馬上卖掉。”

“我下不了手，丹妮婭！”何利用顫抖的声音說。“我一看見它就难过。算了吧，还是出利錢借賬得啦。老天爷保佑，賬都会还清的。三四百卢比又算什么。只要甘蔗收成好就行了。”

丹妮婭温存地朝他望了一眼：“可不是嗎，咱們吃了多少苦头，好容易才买了一条母牛，还要卖掉它！明天去借錢吧，要是别的賬会还清，这一笔賬也会还清的。”

院子里非常悶热。風已經停息了。树上的叶子紋絲兒不动。天上虽然云層密布，可是看不見雨的踪迹。何利把牛牵到外面来。虽然丹妮婭拦住他，問他牵到哪兒去，但是何利不肯听她的話，只是說：“把它拴在外面透透風，讓它过得舒服一点，它也有灵性呀。”

拴好了牛，他到二弟索巴那兒串門去了。

索巴已經害了好几个月的气喘病，吃葯沒有錢，吃飯沒有錢，还得拚着命干活；因此，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坏下去。他很能容忍，跟打架、吵嘴的事兒总是离得远远的，跟别人不發生任何关系，只知道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何利喜欢他，他也尊敬何利。两个人开始談起錢的問題来。萊易老爷的新規定成了他們談論的中心。

十一点鐘左右，何利回来了；他正要走进屋里去时，覚得那条牛的身旁仿佛站着一个人。

“誰站在那兒？”他問道。

“是我，大哥，”希拉說，“到你的火塘里来取个火种。”

希拉到他的火塘里来取火这点小事，使得何利体驗了弟弟对他的亲切感情。村里还有别的火塘，随便哪兒都可以找到火种，而希拉竟到他的火塘里来取火，可見他是把自己当亲人看待的。所有村里的人都到这个火塘里来取火种，因为这是村里最好的一个火塘；可是，希拉来取火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在那天吵了一架之后！希拉是个沒有心計的人，他脾气暴躁，可是心里沒有疙瘩。

“你有烟沒有，要不要我去拿点来？”何利用充滿柔情的声調問道。

“不用拿了，大哥，我有烟。”

“今天索巴的身体很不好。”

“一点葯也不吃，又有什么办法？照他看来，所有的医生都沒有本事，好像他两口子样样在行似的。”

“他是有这样一点毛病，”何利关怀地說，“什么人也瞧不起。話說回来，人在病的时候，往往是煩躁的。你还記得不，有一次你害重伤風，端起葯来就倒掉了。还是我抓住你的两只手，你嫂嫂硬把葯灌进你的嘴巴里去。为了这事情，你还狠狠罵了她一頓哩。”

“咳，大哥，这事情我哪能忘得了？要是你对我沒有这些好处，我怎么能够住手，不跟你打架呢？”

何利仿佛覺得，希拉的嗓子有点哽住了，他自己也深深受到感动。

“兄弟，打架吵嘴是人生常有的事。打了架，吵了嘴，自己人还是不会变成外人。家里人一多，难免要打打鬧鬧的，要是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什么人也沒有，那他跟誰去打鬧呢？”

两个人一塊兒抽了一陣水烟。希拉回家之后，何利也进屋

吃飯去了。

“你知道你那宝貝兒子在干什么嗎?”丹妮娅怒气冲冲地对他說。“半夜三更了,他还沒有逛够哩。我全都明白。我全都打听清楚了。薄拉家里的那个小寡妇,那个袭妮娅,不是一个好女人!他給她迷住了。”

关于这事,何利也听到了一些謠言,但他不相信。戈巴尔那毛孩子怎么会懂得这种事情呢?

“誰对你說的?”他問。

丹妮娅現出一副凶相。“到处都在講呀,也許只有你自己还蒙在鼓里!”她說。“戈巴尔是个傻瓜,袭妮娅却是个狐狸精。她分明是在玩弄他,他却以为她是真心爱他。你得开导他一下,要不然,万一出了点不体面的事情,你有什么脸見人!”

跟希拉見面以后,何利的心里很輕松。他想开个玩笑:“袭妮娅的模样兒长得倒不坏,就定了这門亲事吧。像这样便宜的女人哪兒还找得到?”

这个玩笑可像箭一样射中了丹妮娅。“要是袭妮娅这寡妇到我家里来,”她說,“我一定要給她破相!戈巴尔既然爱她,随他高兴带她上哪兒住去。”

“要是戈巴尔把她带到家里来呢?”

“那你这两个閨女嫁給誰去?再說,教族里的人还有誰理你?連大門口怕都沒有人来站站哩。”

“戈巴尔才不管这一套。”

“我不会这样放过他的。我千辛万苦把他撫养成人,袭妮娅倒想来摆布他。我一定要給这寡妇破相!”

忽然之間,戈巴尔跑进屋来,慌慌张张地說:“爹,母牛怎么啦?是不是給蛇咬了?它躺在那兒扳来扳去哩。”

何利本来已經在吃飯，听到这話，他撇下盛飯菜的銅盘，朝着門外走去。“你別講些不吉利的話！”他說。“我刚才看过它，它在那兒躺得好好的。”

他們三个人到了門外。在灯光下，看見牛的嘴巴里吐出白沫，眼睛已經像石头一样沒有光澤，肚子胀鼓鼓的，四条腿大大摊开。丹妮姬开始哇哇地哭起来。何利急急忙忙跑去找婆罗門达塔丁——村里只有他会給牲口治病。

达塔丁正要睡覚，听到这消息就連忙跑来。不一会兒功夫，全村的人都聚集起来了。显然是有人拿什么东西給牛吃了，而且吃的是毒药。村子里哪兒会有这种下毒药的坏人呢？这样不幸的事情，村里从来沒有發生过；可是会有什么外人到村里来下毒药呢？何利沒有跟任何人結过仇，簡直找不出可以怀疑的人。他跟希拉有过一些糾紛，但那不过是兄弟之間的吵鬧而已。在場的人要算希拉最伤心，他吓唬說，如果他抓到这个毒死母牛的家伙，他一定要喝他的血。希拉的脾气尽管多么暴躁，这种卑鄙的事他是干不来的。

直到半夜，人群才散去。所有的人都同情何利悲慘的遭遇，詛咒那毒死母牛的凶手。如果这时候他給抓到，那他是休想活命的。像这样子，誰还能把牲口拴在門外呢？本来，所有的牲口夜間都是拴在外面的，什么也用不着焦心；現在，新的灾难却降临了。而何利的这条牛是讓人百看不厭的，是値得敬奉的，每天至少可以挤五西尔牛奶，生下的牛犢每只能值一百卢比，可是，它刚来不久便遇到这样的慘祸！

当所有的人都各自回家以后，丹妮姬駡起何利来了：“对你說过一千遍、一万遍，可你总是照着自己的主意去做。你在当院里把牛解开的时候，我拼命对你說，不要拉到外面去。我們时运

不好，誰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你偏偏不肯，怕它热坏了。如今它冰凉了，你也心滿意足了！金古里老板本来要买这条牛的，要是卖給他，肩上的担子輕松了，順便还做了一个人情，也不会有这一場損失了。祸事要發生的时候，人先就糊里糊塗，迷了心窍。牛在当院里平平安安地拴了那么多天，沒有發热，也沒有發寒。它跟家里的人一下子就認熟了，簡直不像是从外边买来的牛。孩子們去扳它的犄角玩耍，它連头都不动一下。随便你把什么东西扔在槽里，它都吃个精光。本来是个財神嘛，在倒楣的人家怎么会住得下？”

索娜跟卢巴听見这一陣吵嚷都醒了，嗚嗚咽咽地哭起来。这条牛主要是由她姊妹俩照料的。牛已經变成了她們的伴侶。姊妹俩吃过飯，总得把一小塊一小塊的烙餅亲手喂到它的嘴里，而它是怎样温馴地伸出舌头来吃她們手心里的烙餅啊，如果它沒有一小塊烙餅吃，它就眼睁睁地瞅着她們。現在，这种幸福算是完結了！

戈巴尔和两个女兒哭了一陣就睡着了。何利也躺下了。丹妮婭走过来把一杯水擱在他床头的时候，何利輕声地說：“你藏得住話嗎？……不，你只要听到点風声，馬上会敲鑼打鼓，全村都会传遍的。”

“說来听听，我到底乱講了什么事情，你竟这样誣賴人！”丹妮婭分辯說。

“好吧，你疑心是誰干的？”

“我誰也不疑心。想必是外人唄。”

“你不会跟别人講嗎？”

“我要不講，村里的人怎么会給我打首飾呢？”

“你要是跟别人講了，我会揍死你的。”

“把我揍死了你也活不安生。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人了。只要我有一口气，我总替你操持家务，哪一天我死了，你就会捶头頓脚的号丧。現在你覺得我事事不順眼，到那时候，看你去淌眼泪吧。”

“我疑心是希拉干的。”

“瞎說，簡直是瞎說！希拉沒有这么下賤，他只是嘴巴坏。”

“我亲眼看見的，一点不假，可以用你的头發誓①。”

“你亲眼看見的！什么时候？”

“就是我从索巴那兒串門回来的时候；我看見他在牛槽边站着。我問是誰，他說‘是希拉，我到火塘来找个火种。’他还跟我聊了一会，讓我抽水烟。以后他回家去了，我进到屋里，接着戈巴尔就嚷起来了。看样子，我把牛拴好上索巴家里去，这家伙就跑来下了毒葯，說不定他是回来看看牛死了沒有哩。”

“居然有这样的兄弟，”丹妮婭深深吸了一口气說，“害起哥哥来一点也不留情。呸，希拉这个黑良心！这下賤貨还是我一手撫养长大的哩。”

“得啦，睡覚去吧；你可得記着，跟什么人也不能講起这事情。”

“哼，明天早晨我不把这家伙送到警察局去，那我就不算娘老子养的。这种凶手配叫兄弟！兄弟会干出这种事！他是我們的仇人，眞正的仇人，杀了仇人沒有罪过，放了仇人才是罪过。”

“我告訴你，丹妮婭，事情会搞糟的。”何利吓唬她說。

“还有更糟的事情哩。”丹妮婭气呼呼地說。“不把他送到牢里去，我是不甘心的。我要讓他做三年苦工，三年！放出来以

① 这原是伊斯兰教徒發誓的用語，因为在情人之間，爱对方胜于爱自己。何利本人是印度教徒，这兒是借用的。

后，他还得修行赎罪，他得去朝拜聖地，他得摆酒請客。他不要以为我会这样饒他的！我也要逼你憑着兒子的头替我作証。”

她进到屋里，关上門，何利則在外面詛咒自己。既然他自己都藏不住話，丹妮婭又怎能保守秘密？現在这泼妇是不会罢休的了。她一固执起来，什么人的話也听不进去。今天，他犯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錯誤。

周围的一切都隐没在靜寂的黑暗里。两条耕牛脖子上的鈴鐺时时發出輕微的响声。十步以外就躺着那条死去的母牛。何利在床上翻来复去，心里非常懊悔。他在一片漆黑中看不見半点光明。

9

第二天早上，何利的家里鬧得天翻地复。何利在打丹妮婭。丹妮婭在駡何利。两个女兒抱住爸爸的腿哭哭啼啼，戈巴尔則在保护媽媽。他屡次抓住何利的手，把他往后推，但只要丹妮婭駡一句，何利又会挣脱自己的手，打她几拳，踢她几脚。他在盛怒之下，仿佛使出了一种暗中积蓄起来的力量。

打架的事情轟动了全村。人們以劝架为借口，都跑来看热鬧。索巴也来了，扶着拐杖在那兒站着。达塔丁教訓何利說：“这是怎么搞的，何利，你瘋了嗎？有人这样子放手打老婆的嗎？你本来沒有这个毛病，是不是受到希拉的传染了？”

“馬哈拉其，”何利匍匐在他的脚边說，“这次你别开口吧。今天我不把她这德性改过来，我是不肯罢休的。我越是讓她，她越是神气。”

“馬哈拉其，你做个見証人。”丹妮娅眼里含着泪水，怒气冲冲地說。“我今天要把他跟他那个做凶手的兄弟送进牢里去才甘心。他兄弟用毒葯把那条母牛害死了。我正要到警察局去告状，这个杀人的家伙就打起我来了。为了他，我自己的一輩子都毁了，他竟这样报答我。”

“又乱講一通。你看見希拉下毒葯嗎？”何利咬着牙齿，鼓起眼睛說。

“你賭个咒，你沒有看見希拉站在牛槽边嗎？”

“賭咒就賭咒，我沒有看見。”

“把手放在你兒子的額头上賭咒！”

何利用顫抖的手擱在戈巴尔的額头上，又用顫抖的声音說：“我憑着兒子賭咒，我沒有看見希拉站在牛槽边。”

“呸，你撒謊！”丹妮娅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你亲口对我說过，希拉像小偷一样站在牛槽边，如今你又来撒謊衛护你兄弟。呸！要是我兒子有一丁点兒差错，我就放火把房子燒掉，把家里的东西通通燒光。老天爷！一个人亲口說出的話，会这样不顧脸皮的翻悔！”

“丹妮娅，你别使性子，要不你会倒楣的。”何利跺着脚說。

“你本来在打我呀，再打一頓吧。要是你有种，今天就把我打死才住手。你这罪人，把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你还嫌不够！打了我还自称是一条好汉哩。在兄弟們面前，你却像一条落水的猫一样！簡直是罪人，凶手！”

接着她又哭哭啼啼地訴起苦来了：自从进了这个家，什么样的苦楚她沒有受过啊，她沒有吃过一頓飽飯，連一塊破布也想不到手，每一个銅板都得像命根子一样积攢起来。她想方設法讓全家的人吃了飯，自己只喝一頓凉水就上床睡覚。受了这些苦，

今天却得到这样的酬劳！这样不公平的事情，老天爷也坐在側边看着，不来救救她。德罗帕笛[1]和那匹象遇难的时候，你急急忙忙跑去搭救过，难道今天你睡着了嗎？

人們的意見漸漸对丹妮婭有利了。母牛只能是希拉毒死的，这一点現在已經沒有人怀疑了。大家也都相信，何利發的誓完全是假的。甚至戈巴尔，因为父亲乱發假誓，同时因为对假誓可能招来的灾禍怀着恐惧，也跟着反对何利。这一些情况再加上达塔丁的一番教訓，何利便完全失敗了。他靜悄悄地走出去。眞理胜利了。

"你知道嗎，索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达塔丁問索巴。

"馬哈拉其，"索巴蹲在地上說，"我八天沒有出門了。何利大哥时不时給我送点东西去，我就靠他送的东西过日子。昨天晚上他也上我那兒去。誰干了什么事，我压根兒不知道。咳，昨天向晚的时候，希拉上我家借鋤头，說是要挖一样草葯，那以后我沒有見过他的面。"

"馬哈拉其，就是他干的事情。"丹妮婭趁势說。"他在索巴那兒借到鋤头，挖了草葯来給牛吃。自从那天晚上跟他吵了架，他瞧着咱們就眼紅。"

"如果弄清楚这事情是他干的，"达塔丁說，"那他就犯了杀牛的罪。不管警察会不会罰他，教里是一定要罰他的。卢巴，你去叫希拉来，你說我叫他。如果牛不是他害死的，那他就端起一杯恒河水，到祭壇面前去發个誓。"

"他發的誓靠不住，馬哈拉其，"丹妮婭說，"他准会馬上發誓的。这一个自以为非常信教的人，也还發了个假誓，希拉發的誓

---

[1] 印度大史詩"摩訶婆罗多"中般度五王子的妻子。

怎能作数！”

这时候，戈巴尔說道：“發假誓也由他。讓后代子孙都死掉，留下老人活着吧，年青人活着干啥？”

轉眼之間，卢巴回来了：“叔叔不在家，馬哈拉其！婶婶說他到外面去了。”

“你沒有問他到哪兒去了嗎？”达塔丁捋着长长的胡子說。“也許他在家里藏着哩。索娜，你去看看他在不在？”

“别叫她去，馬哈拉其！”丹妮婭拦住他。“希拉凈想害人，誰知道他会耍什么花招。”

达塔丁自己扶着拐杖去找希拉。他带来一个消息：希拉的确出門去了。据普妮婭說，希拉把水罐、繩子[1]和拐杖全都带在身边。普妮婭問他上哪兒去，他沒有回答。他在墙洞里本来存了五个卢比，現在都不見了，可能他把錢也拿走了。

“想必是沒脸見人，溜掉了。”丹妮婭冷冷地說。

“他能往哪兒跑呀？大概是到恒河洗澡去了。”索巴說。

“到恒河去，那他为什么要把錢带走呢？現在又不是节日。”丹妮婭表示怀疑。

她的怀疑沒有人表示异議。理由很充分。

何利家里今天沒有烧飯，也沒有人拿飼料和水喂那两头耕牛。整个村子都轟动了，人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到处都在談論这件事情。他們以为希拉一定是逃跑了。他發現秘密已經泄露，免不了要坐监牢，还得修行贖罪，倒不如溜之大吉。普妮婭一个人在哭：說什么他都不要听，天晓得他跑哪兒去了。

假若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不完备的地方，到傍晚的时候也由

---

① 印度教徒上路时，往往自己带着一个喝水用的小水罐和准备打水的繩子。

本区警察局的巡官来补足了。村里的巡丁履行自己的职責，把这件事情报告上去，而巡官老爷也不是对自己的职責抱着玩忽态度的人；現在，村里的人也該来孝敬巡官，尽尽自己的职責了。达塔丁、金古里·辛、諾凱·拉姆和他的四个僕人、蒙格魯跟巴桑西瓦里等都来了，两手合十地站在巡官面前。

何利給传来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謁見一位巡官。他战战兢兢，仿佛他会給絞死似的。当他毆打丹妮婭的时候，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在使劲，但一見到巡官，他却好像烏龟似的往里收縮了。巡官用敏銳的眼光打量着他，一直看透了他的心坎。巡官是善于了解人們的心理状态的，他对書本上的心理学虽然一窍不通，但对实际的心理学却非常內行。显然，他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准是看見了一个有福人的面孔。此刻他一看見何利，立刻明白这个人只要吓唬一陣就行了。

“你怀疑是誰干的？”他問。

何利摸一摸地面，然后两手合十地說：“我誰也不怀疑，老爷！牛是自个兒死的。太老了。”

丹妮婭也赶来站在人群的后面，这时她連忙說：“牛是你的兄弟希拉害死的。老爷不是傻瓜，你說什么就相信什么，他是来这兒調查的。”

“这女人是誰？”巡官問道。

“她是何利的老婆，老爷！”很多人爭先恐后地想得到跟巡官大人說話的荣幸。他們都同时說出来，但每个人心里却以为最先說出的是他自己，因此感到洋洋得意。

“那就把她叫过来，我先要記下她的談話。那个希拉在哪兒？”

“他今天早上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老爷！”那几个体面人物异口同声地說。

“我要搜查他的家。”

搜查！何利連呼吸都感到困难了。要去搜查他的兄弟希拉的家，而希拉自己又不在家。只要他何利还有一口气，他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次搜查的。他現在跟丹妮娅已經沒有什么关系，她爱到哪兒就讓她上哪兒去吧。既然她是存心来讓他丢脸的，那怎么能讓她住在家里？讓她到街头去流浪流浪，她就知道利害了。

村里的几个体面人物开始交头接耳，商量如何避免这一場大难。

“这完全是在敲竹杠。試問希拉的家里有什么宝貝呀？”达塔丁搖晃着光秃秃的脑袋說。

巴泰西瓦里·拉尔是一个大塊头，他塊头虽然大，可一点也不傻。他把自己一副黧黑的长脸拉得更长，說：“他到这兒来是为了什么呀，既然已經来了，不捞到一点油水还会回去嗎？”

金古里·辛把何利叫过来，凑着他的耳朵說：“能拿多少就拿出来吧，不給是脫不了手的。”

这时候，巡官老爷带点兒怒气說：“我要去搜查希拉的家。”

何利的脸色变得非常蒼白，仿佛他身上的血液全都干枯了。搜查他自己的家也好，搜查他兄弟的家也好，都是一个样。不錯，希拉是跟他分了家的；可是人們都知道，希拉是他的兄弟；但这时他一点办法也沒有。如果他手边有錢，馬上就可以拿五十个卢比来擱在巡官老爷的脚边，然后对他說：“老爷！現在我的名誉全在您的手里。”可是，他連买藥吃的一个銅板都沒有。丹妮娅也許有三四个卢比，但那泼妇怎么肯拿出来呢？他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一样搭拉着脑袋，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兒，痛切地感覺到自己所受的羞辱。

“光这样子站着是不行的，何利，得想点办法弄錢。”达塔丁提醒他。

“如今我往哪兒去借呀，馬哈拉其！”何利用凄凉的声調說。“早先借的錢还背在头上，哪还有脸开口呢？搭救我度过这一关吧，只要我活着，一个个銅板都会还淸，即便我死了，也还有戈巴尔在。”

几位头人开始商量应該給巡官多少錢。达塔丁提議給五十个卢比。据金古里・辛的估計，至少要一百卢比才行。諾凱・拉姆也贊成給一百卢比。对何利来說，一百也好，五十也好，根本沒有什么差別。只要他能避免搜查的灾难，給多少錢都沒有关系。火葬死者的时候，用一滿木柴或者用十滿木柴，死者才不在乎哩！

可是，巴泰西瓦里却不能容忍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又不是犯了搶劫或者謀杀的大罪。只不过搜查搜查而已。因此，二十个卢比就尽够了。

“那你去跟巡官談吧，我們不敢挨边，誰肯去挨一頓臭駡呢？”别的几位头人都对他加以責难。

“大哥，你救救我吧，只要我活着，我会报效你的。”何利把头擱在巴泰西瓦里的脚边說。

这时，巡官老爷又从他的寬胸脯和大肚皮里發出極其洪亮的声音說：“希拉的家在哪兒？我要去搜查。”

“搜查了又怎么办呢，老爷？希拉的哥哥願意孝敬您哩。”巴泰西瓦里走上前去，凑着巡官老爷的耳朵說。

巡官和巴泰西瓦里两人稍微走到側边去嘰咕起来了。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窮光蛋，老爷！連吃的都沒有着落。”

“真的嗎？”

“真的，老爷，我說的是实話。”

“嗯，那么說，連五十个卢比都拿不出来？”

“哪能办得到呀，老爷！他要能走上十哩，就要算他走上一千哩了。即便放債的人肯帮忙，五十个卢比他五十輩子也拿不出来！”

“那我何苦找他的麻煩呢？”巡官老爷沉吟了一分鐘，然后說。“自己都活不成的人，我是不跟他們找麻煩的。”

巴泰西瓦里看見事情已經弄巧成拙，就接下去說：“不，老爷，請您别这样，要不，我們怎么办呢？我們还有什么捞錢的机会呢？”

“你是田庄上的管賬先生，这話从何說起？”

“赶上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承您的情，我們也可以捞点油水，不然的話，一个管賬人有誰理睬啊！”

“好吧，你要他拿出三十个卢比，二十个卢比归我，十个卢比归你。”

“請您想想吧，我們有四个头人哩。”

“那就平分好了，快一点，我已經耽擱晚了。”

巴泰西瓦里跟金古里談过以后，金古里做个手势把何利叫开，領着他到自己的家里去，数了三十个卢比交給他，摆出一副恩人的样子說：“回头你得写个借契。我这是看你为人正派，打个照面就把錢交給你了。”

何利接过錢来，包在汗巾的角上，欢欢喜喜地到巡官老爷那兒去了。

忽然之間，丹妮婭急匆匆地跑到他面前，猛力一扯，把他手里的汗巾搶过去了。汗巾的結系得不牢实，經她那么一扯就打

开了，所有的卢比都撒到地上。她像一条母蛇似地嗾嗾叫着說：“你把这些錢拿到哪兒去？說！要是你想圖个好，把这些錢通通还掉，要不我就不饒你。家里的人不分白天夜晚辛辛苦苦地干活，想弄到一顆米一塊破布都是那样艰难，你却拿着大把大把的錢去爭面子！你好大的面子！家里連吃的都顧不上，还要顧面子！巡官只是要搜查搜查，他爱在哪兒搜查，就讓他去搜查吧。丢了一百个卢比的母牛不算数，还得出这一笔冤枉錢！好呀，你的面子！”

何利按捺着自己的一股怒气。所有在場的人都打了一个冷噤。那几个头人搭拉着脑袋，巡官的脸上也微微露出羞愧的神情——他一輩子还沒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哩。

何利呆癡癡地站在那兒。今天，他生平第一次讓丹妮婭在大庭广众之間打倒了，摔得两眼朝天。現在他怎么能抬起头来呢？

可是巡官老爷并不是容易認輸的人，他怒气冲冲地說：“我認为是这个野婆子自己把牛毒死，好来坑害希拉的。”

“是呀，是我毒死的！”丹妮婭两手叉着腰說。“我自己的牛，我把它害死了，还有啥說的呢？干嗎我不害死別家的牛呢？你的調查旣然是这个样子，那你照样写上好了。先給我戴上手銬吧。你的公道，你的是非，我都看透了。掐穷人的脖子是一回事，分个水是水，奶是奶，① 又是一回事。”

何利的眼睛里直冒火星子，朝着丹妮婭一头冲去；但是，戈巴尔拦住他，气呼呼地說：“够了，爹，退回去，要不然，我对你說，你就別想見我的面了。我不动手打你。我不是那样的忤逆兒

① 印度传說，天鵝能将融合以后的水和奶截然分开。常用来比喻是非分明。

子。我只当着你的面在脖子上套根繩子把自己勒死。”

何利退回来了，丹妮姬威風十足地說：“你讓开，戈巴尔，我看他把我怎么办。有巡官老爷坐在这兒，我倒要瞧瞧他的本事。兄弟的家里要給搜查，他觉得有伤面子；当着全村的人踢自己的老婆，他倒不覺得会失面子了！原来这就是英雄好汉应当干的事兒。是英雄好汉，就跟男人打去。自己娶的老婆，把她打死了也算不得英雄。你也許会以为，我是吃你的，穿你的吧。从今天起，你自己管你的家。看看我有沒有本事气气你。我要照样在这村子里住下，而且要比你吃得好，比你穿得好。不信你瞧着吧。”

何利泄气了。他認識到，在女人的面前，男人是多么軟弱無力，多么沒有办法。

头人們拾起撒在地上的卢比，暗示巡官老爷离开那个地方。这时候，丹妮婭又来了一次打击：“是誰的錢，就拿給誰去。我們誰的錢也沒有借。誰要把錢送了，就問誰要錢，我是一个銅板也不給的，把我拉到法庭上去我也不給。为了繳清欠租，我們到处借二十五个卢比，誰也不肯借，今天倒大大方方地借了这么多錢。我什么都明白。这錢是大家有份的。大家都会得到一点甜头。村里的头人們都是杀人的，是穷人的吸血鬼。利息啦，粮賬① 啦，送礼啦，送黑錢啦，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打劫穷人。这些事情眞該有个好政府管一下才行。坐监牢是不会坐出好政府来的②。要得到好政府，只有靠宗教，靠正义。”

几位头人都羞得無地自容。巡官老爷的脸上也陰气沉沉。

---

① 农民向地主借粮食，归还时多还原数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② 在英帝統治印度时期，自动投监是甘地領导下的消極抵抗运动的方式之一。

为了挽回面子，他們往希拉的家走去了。

“那个女人倒挺有胆量！”在半路上，巡官承認說。

“什么胆量呀，老爷，不过是一个泼妇罢了。这种女人就該槍斃。”巴泰西瓦里說。

“她可把你們折騰够了。你們本来每个人可以得到几个卢比的。”

“老爷您的十五个卢比也落空了。”

“我的錢不会落空的。她不給，村里的头人会給；不是給十五个卢比，而是整整五十个卢比。請你們赶快想办法。”

“老爷您眞会开玩笑。”巴泰西瓦里·拉尔笑了一笑說。

“大人物都有这种特征。”达塔丁說。“能够参見这样有福的人的确是幸运。”

“这些奉承話留到以后再說吧，”巡官老爷声音严峻地說，“現在得給我弄到五十个卢比，要現款，而且你們要明白，如果你們不照办，我就要搜查你們四个人的家。很可能是你們故意安排这个騙局，想借此坑害希拉跟何利，敲他們百兒五十的竹杠。”

直到現在，那几位头人还以为巡官老爷是在开玩笑哩。

“管賬先生，拿出五十个卢比来吧！”金古里·辛翻着眼烏珠說。

“田庄是管賬先生的，他应該招待您。”諾凱·拉姆支持他的意見。

他們走到了諾凱·拉姆的議事处。巡官老爷在一张床上坐下来說：“你們怎么决定？是把錢掏出来呢，还是要我去搜查？”

“可是，老爷……”达塔丁表示抗議。

“什么可是但是的，我不爱听这一套。”

“老爷，这簡直是……”金古里·辛不揣冒昧地說。

“我給你們十五分鐘的时間，到时候拿不出五十个卢比，你們四个人的家都要給搜查。你們知道我甘达・辛吧，落在他手里是逃不了的。”

“你有权利你去搜查吧。”巴泰西瓦里・拉尔动了性子。“犯罪的是一个人，被抓的是另外一个人，眞是天大的笑話。”

“我做了二十五年的巡官，你知道嗎？”

“但是，这样不公道的事情从来还沒有过呀。”

“不公道的事情你現在还沒有看見哩。你要高兴，我可以讓你看看。我可以把你們每个人都判处五年徒刑。在我来說，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借一个搶劫的罪名，我就能流放全村的人。你們不要自誤吧！”

四位头人到議事处里面商量去了。

那以后發生了什么事情，誰也不知道，不过，巡官老爷現得喜气洋洋，而那四位头人却哭丧着脸，好像給人揍了一頓。

巡官老爷騎上馬走了，他們四个跟在后面跑了一陣，等到馬走了很远，他們才回来，那样子仿佛是替什么亲人举行了火葬仪式以后从坟場回来似的。

“我不咒死他不算人。”达塔丁忽然說。

“靠着这种錢决不会發財的。”諾凱・拉姆附和着說。

“来得不干不净，也会去得不干不净。”巴泰西瓦里預言道。

金古里・辛今天对神灵的公正严明起了怀疑。老天爷不知道跑哪兒去了，看見这样不公道的事，居然不对罪人加以懲罰。

这时候，眞应該替这几位先生画一幅像。

10

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拉还是下落不明。何利虽然尽力寻找，結果却是枉然。庄稼活兒也使得他焦急不安。孤单单的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呢？何况現在，比起自己的田地来，普妮婭的田地更讓他操心。

普妮婭現在一个人，变得越發凶狠了，何利还得事事都迁就她。希拉在家的时候，他总是压住普妮婭，自从希拉走了以后，誰也管不了她。何利的田地是跟希拉共同租佃的。普妮婭是一个妇女，他何必跟她計較呢？普妮婭是知道他的脾气的，她也尽量利用他的善良。幸好管事先生在催取普妮婭的欠租时，并不怎么严厉，随便奉承一下他就答应延期了，否則，何利是准备借錢来把自己的欠租和普妮婭的欠租一塊兒还清的。

五月里正是家家忙于插秧的时节，短工雇不到，何利自己的田里無法插秧；但是，普妮婭的田里怎么能不插呢？何利一天到晚都在她的田里替她插秧。現在只有何利是她的保护人了，如果普妮婭有什么困难，人們将会笑話他。結果，到了秋收的时候，何利只收到了很少的粮食，而普妮婭的谷倉里却装都装不下。

自从發生了那天的事情以后，何利跟丹妮婭总是不和，跟戈巴尔也不講話。母子两人仿佛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似的。他在自己的家里变成了一个外人。他的处境就像那脚踩两只船的人一样，結果两头都落空了。村里的人也不像从前那么尊敬他了。丹妮婭由于自己敢作敢为，不惟在妇女当中，而且也在男人当中

取得了很高的声誉。接連好几个月，附近田庄上的人們都在談論她的这件事情，后来，这件事情甚至变得有些神奇了。人們說："她的名字呀，嗯，叫作丹妮娅。她是时母神的得意弟子。巡官刚把手銬戴在她丈夫的手上，丹妮娅就求时母保佑。时母显灵了。于是她来了一股劲，用手一扳，就把丈夫的手銬弄断了，她又抓着巡官的胡子，把它連根拔出来，接着又坐在他的胸口上，直到巡官苦苦哀求，她才把他放走。"一連好些天，来拜訪她的人总是絡繹不絕。現在，那桩事情已經过去了很久，可是丹妮娅在村里的荣誉却大大提高了。要知道她有着非凡的勇气，連男人她也能够治服。

丹妮娅的态度漸漸發生了变化，他看見何利在普妮娅的田里干活时，什么話也不說了。这并不是因为她对何利已經漠不关心，而是因为她現在也可怜起普妮娅来了。希拉已离家逃跑，这足够满足她的报复心了。

就在这时候，何利害了瘧疾。那正是瘧疾流行的季节，他也倒了楣。他有很多年不曾害过这种病了，發起来非常厉害，仿佛要把他欠的旧債全部追还似的。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之久。这一場病固然把他折磨够了，可也把丹妮娅治服了。眼看着丈夫病得要死，跟他还能有什么仇恨呢？在这种情景下，即使对仇人也狠不起来，何况他还是自己的丈夫呢。尽管他有多少坏处，却已經跟他一塊兒度过二十五年了；欢乐是跟他一起享的，痛苦是跟他一起忍受的；現在無論他是好是坏，他总是自己的亲人。这糟老头子在众人面前打我，当着村里所有的人侮辱我，不过，从那一天起，他觉得很难为情，不好意思正眼看我了。吃飯的时候，总是埋头吃完了起身就走，深怕我会說什么話似的。

何利病好以后，夫妻之間的感情又恢复了。

有一天，丹妮娅說："你干嗎生那么大的气？我对你也很生气，可是我不会动手打你。"

"現在別提那事情了，丹妮婭！"何利不好意思地說。"那时候我好像鬼迷了心窍似的。为这事情我心里多么难受，那只有我自己明白。"

"要是我那时候气得跳水死了呢？"

"那我还会活着嗎？我的尸首也要跟你一起到火葬場去的。"

"閉嘴，别瞎說一气。"

"牛去了也就算了，可是它讓我遭了一場大禍。普妮婭的事情眞叫我操心得要死。"

"因此人們才說：求老天爷保佑，不要做家里的长輩。小輩們是沒有人笑話的。好好坏坏的事情都落在长輩的头上。"

那是十一月的天气。天上籠罩着浓密的烏云，大雨嘩啦嘩啦地下着。又是冬夜的寒冷，又是沒完沒了的雨水。周围是死一样的沉寂，昏暗中什么也看不清楚。何利吃过飯以后，走到普妮婭的豌豆地里，在地边上的草棚里躺下来，想在睡眠中忘掉寒冷；可是，他的毯子和衣服都已經破烂，鋪在下面的稻草也給一陣陣的冷風吹得潮湿了，他怎么能够入睡呢？他今天又沒有买到烟草，否則还可以抽抽烟，排遣一下寂寞。他带来了一些烧燃的干牛粪，但也在寒冷中熄灭了。他只得把冻裂了的脚蜷縮起来，挨着肚皮，两手夹在大腿中間，用破毯子蒙着脑袋，靠着身上的一点热气，尽力使自己保持温暖。

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是五年前向一个喀布尔的小販买了布料来做的，也可以說是丹妮婭硬逼着他做的。这件衣服曾經引起多少麻煩，使他挨了多少駡啊。那床毯子的年紀比他自己还

要大：他做小孩子的时候曾經跟父亲一塊兒在这毯子里睡覚，年青时候他曾經带着自己的兒子戈巴尔在这毯子里度过好些个冬天，如今到了老年，这床毯子还是跟他在一起，不过它現在就像老年人的牙齿，已經不能咀嚼，只能讓他感到痛苦了。

他一生中除了交租还债，从来沒有什么时候有过一点兒积蓄。而現在，他又出乎意料地陷入这新的困境里了。他要不替普妮娅干活，人們会笑話他；干呢，他又拿不准人們会說什么話。人們都以为他在搶劫普妮娅，把她的庄稼全都装到自己的家里来了。他不会得到感激，反而会受到責备。还有，薄拉也提醒他很多次了，要他想法替他找一門亲事，說他現在沒有法子活下去了。索巴也告訴他好多次，說普妮娅在心里对他沒有好感。这可不行。無論自己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他都得替普妮娅管家。

直到現在，丹妮娅还沒有把那件事情完全忘記。直到現在，她的心境还是郁郁不乐。……“我眞不該在大家的面前打她啊！我跟她一塊兒生活了二十五年，竟然还会打她，而且在村里所有的人的面前打她，这是我卑鄙下作；不过，她对我也一点不留情！她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瞧也不瞧我一眼，就好像根本不認得我这么一个人似的。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講，她也是叫索娜或者卢巴来传話。我看見她的紗丽已經破了，可是，她昨天跟我談的却是索娜的紗丽，根本沒有提起她自己的紗丽。索娜的紗丽只消打几个补丁还可以对付一两个月，她的紗丽却补釘盖补釘，簡直成了破布拼綴起来的床单了。而我呢，我做了什么对她表示尊敬的事情呢？要是我对她說几句她喜欢听的話，难道我就会失去身分嗎？她不过希望我在她面前稍微献点殷勤。还有，她对我說两句諷刺的話，那也伤不了我呀。可是我老糊涂了。幸亏

我这一場病使她軟了心腸，要不然，真不知道她还会气到什么时候哩。”

今天他們两人之間的一次談話，仿佛是飢餓的人享受了一次盛宴。她的話是从心底說出来的，何利覚得非常欢喜。他真想把自己的头擱在她的脚上，对她說：“那天我打了你，現在我向你賠罪，你尽量打我吧！尽量罵我吧！”

忽然之間，他听見草棚前面有玻璃手鐲的响声。他竪起耳朵听了一陣。嗯，真的有人。不是管賬先生的女兒，就是潘笛特的老婆。准是来偸豌豆来了。想不到这帮人竟会这样沒有廉耻。他們比全村的人吃得好，比全村的人穿得好，家里存着千千万万的卢比，錢也放債，粮食也放債，又拿黑錢，又收佣金，想出各种各样的名目来榨取我們大家的血汗，現在他們又存了这样的心！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后代也是什么样的人。自己不好来，却把娘兒們叫来了。如果他現在起来去抓住她，那他們还有什么体面呢？所謂的下等人，不过名义上如此，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些上等人的心里比他們还要下賤呢。可是，去抓住娘兒們的手，那怎么行呢？只好睜只眼，閉只眼得啦。偸吧，爱偸多少就偸多少。只当我不在这兒好了。有錢人自己不顧脸面，穷人却不能不顧到他們的脸面。

可是，不，这是丹妮娅。她在叫喚哩。

“你睡着了沒有？”丹妮娅叫道。

何利一骨碌爬起来，走到草棚外面。今天，女菩薩似乎很高兴，到这兒給他賜福来了，而且是在这样凄風苦雨的冬天的深夜，不惜冒险前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冷得要命，哪会睡得着？”他說。“这样冷的天气，你怎么来的？事情都順当嗎？”

"嗯，全都順順当当！"

"干嗎不打發戈巴尔来叫我呢？"

丹妮娅什么也沒有回答。她走进草棚，坐在稻草上。"戈巴尔可讓我們丢脸了，还問他干啥？"她說。"我担心的事情，眼下已經發生了。"

"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他跟誰打架了嗎？"

"我怎么知道出了什么事，你去問那个寡妇吧。"

"問哪一个寡妇？你这是說的什么話？你疯了嗎？"

"哼，不疯才怪哩。事情鬧得这样子，我的心都要气炸了。"

何利的心里明白了一大半。

"干嗎不干干脆脆的說呀？你指的是哪一个寡妇？"

"就是那个裘妮娅唄，还有誰！"

"那么說，裘妮娅到我們家来了？"

"不到我們家还会到哪兒去呢，这还用問？"

"戈巴尔不在家？"

"戈巴尔不知下落，不曉得逃到哪兒去了。裘妮娅已經有了五个月的身孕。"

何利全都明白了。他看見戈巴尔老是跑到牧人住的村子去，心里的确起过猜疑，但他不以为戈巴尔会这样放肆。年青人喜欢調調情，这并不是新鮮事兒。他看見一小朵云彩給大風吹着在蔚蓝的天空里疾馳，只是付之一笑，至于这朵云竟会把整个天空遮住，使得他的路这样昏暗难行，这却是神灵也無法料到的。戈巴尔竟然这么放蕩！这个沒有头脑的家伙，他現在也还是把他当作孩子看待的呀。但他焦虑的并不是因此会受到懲罰，要請村里人吃一頓酒席，他也不怕长老会，裘妮娅在家里怎么住下去的問題他也不在意，他焦虑的倒是戈巴尔。这孩子怕

羞，不懂事，又有点傲气，但願他不要做出什么傻事来才好。

“袭妮娅沒有講起戈巴尔到哪兒去了嗎？他总得要跟她說一声才走的吧。”他困惑地說。

“瞧你这个笨家伙，”丹妮娅厭煩地說，“他的姘头明明待在这兒，他会跑到哪里去？想必是在哪兒藏起来了。他又不是吃奶的孩子，还会在路上丢了不成。我焦心的是这个倒运的袭妮娅，不晓得該把她怎么办才好。家里我是一会兒也不讓她住的。自从买牛的那天起，他两个就眉来眼去。要是袭妮娅沒有怀孕，事情是不会鬧出来的，可是，有了孕以后，袭妮娅心里着慌了，她想跟戈巴尔私奔，戈巴尔却老是拖延。带上一个女人往哪兒去呢，他一点主意也沒有。可是，今天她逼到头上来了：‘把我带走吧，要不我就自杀了。’他說：‘你到我家里去住吧，沒有人会說話的，我会劝我媽收容你。’这个蠢貨也只好跟他一道走。他在前面走了一陣子，以后不晓得他溜到哪兒去了。她站在路上直叫他。等到夜深了，还不見他回来，她就跑到家里来了。我对她說：‘自己作了孽，这是报应，你这坏女人把我兒子也害了。’打那时起，她就坐下嗚嗚咽咽地哭开了，不肯起来。她說她沒有脸皮回家去。老天爷保佑，与其有这样的子孙，倒是不会生兒育女还好些。等到天一亮，全村的人都会哇啦哇啦嚷起来。我眞想服毒死了完事。我对你說，我是不会收留她的。戈巴尔要留她，讓他自己去留吧，我家里沒有这种浪蕩女人住的地方。要是你在中間插嘴，那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是你不对。你不該讓她进門的。”何利說。

“我說什么都沒有用，她不肯走开！她就蹲在門口。”

“好呀，我倒要看看她起不起来。我要把她拖出去！”

“薄拉那糟老头子什么都看見的，可是他悄悄看着，一声不

啊。做老子的也这样不要脸!”

“他哪兒知道他們两个人在搞什么名堂呢?”

“哪会不知道?戈巴尔白天夜晚都在那兒轉来轉去,莫非他的眼睛瞎了不成?他应該想到戈巴尔为什么老是往那兒跑呀。”

“走吧,我去問問裘妮婭。”

他們两人出了草棚,朝着村子走去。

“大概有十一点鐘了吧。”何利說。

“嗯,”丹妮婭說,“可是人們睡得多好呀!要有个把小偷来了,会把全村都偷光的。”

“小偷不会到这种村子来的,他光顧的是有錢人家。”

丹妮婭突然站住,抓住何利的手說:“喂,你别嚷嚷,要不全村的人都会醒过来,事情就张揚出去了。”

“这我一点不在乎。”何利声調严肃地說。“我要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村子外面来。事情早晚要揭穿,干嗎不今天就把它揭穿?她憑什么要到我家里来?要去就到戈巴尔待的地方去!她跟他胡搞一陣,难道事先問过我們?”

丹妮婭又抓住他的手,輕声地說:“你要是抓住她,她会叫嚷的。”

“讓她叫嚷好了。”

“可是,这样半夜三更,到处黑漆漆的,一个人也沒有,叫她上哪兒去呀,你也得想想。”

“到她的亲戚家去呀,干嗎要留在我們的家里?”

“是呀,不过半夜三更的,把她从家里赶出去不大像話。她有了身孕,万一受到点惊駭,还会惹出大祸来的。这种情景,可不能胡来啊。”

“死也好,活也好,跟我們不相干。她高兴上哪兒,就讓她上

哪兒去，我們为什么要自己丢人？我要把戈巴尔也赶出去。”

“丢人嘛反正已經丢了，現在是沒有法子洗清了。”丹妮婭非常焦急地說。“戈巴尔把家里的名声都丢尽了。”

“丢人的不是戈巴尔，是裘妮婭。戈巴尔是一个毛孩子，上了她的圈套。”

“不管是哪一个丢人，現在反正是丢人了。”

两人走到了家門口，忽然丹妮婭用手抱住何利的脖子說：“瞧，看在老天爷面上，你不要碰她。她自个兒已經哭得够伤心了。要不是命里倒霉，怎么会碰上这种日子呢？”

何利的眼睛濕潤了。即使在那漆黑的夜里，丹妮婭的这种母爱也像一盞明灯似的照亮了她那布滿憂思的脸孔。已經消逝了的青春仿佛在他們两人的心里复活了。何利在这已逝的青春里，看見了那个心地温存的年青人——他自己二十五年以前的形影。在那年青人的拥抱里，蘊蓄着無限熾热的感情，把一切的誹謗、桎梏和那根深蒂固的传統都一齐融化了。

他們走到門边，凑着門縫往里面窺探。灯台上点着一盞油灯，在朦朧的灯光里，裘妮婭把头擱在膝盖上，望着門，在一片昏暗中寻覓着片刻以前曾經曇花一現的幸福。她遭遇了不幸，受到了人們的冷嘲热諷，經历了生活里的种种打击，本来只想随便找到一株大树，在树蔭里歇息，結果她却找到了一座屋宇，得到了栖身之所，而且認为自己已經有了保障，是一个快活的人了；但是今天，那座屋宇却像阿拉丁的宮殿[1]一样消逝了，她自己的一切幸福也随着它消逝得無影無踪了，而未来又好像一个狰獰的魔鬼似的，正在准备着要把她一口吞下去。

---

① 見“天方夜譚”的“神灯”。阿拉丁因取得神灯，憑空造了一座宮殿，后神灯被人騙去，宮殿随即消失。

忽然門开了，她看見何利走进来，她在恐惧中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匍匐在何利的脚下，哭哭啼啼地說："老爷爷，現在除了你的家，我再也沒有别的地方好去了，你打死我也行，砍死我也行，只是别把我攆出門去。"

何利弯下腰去拍拍她的背，用充滿着爱撫的声調說："别怕，女兒，别怕。这是你的家，我們也是你的亲人。你安安生生地住吧。你是薄拉的女兒，也照样是我的女兒。只要我們活着，你啥事也不用担心。你跟我們住在一起，沒有人会斜着眼睛看你的。就是要請客①，一切也有我們安排，你放心住吧。"

芻妮娅得到了撫慰，更紧紧地抱住何利的脚說："老爷爷，你現在是我的父亲了，老大娘，你現在是我的母亲了。我是个無依無靠的苦命人，把我收留下来吧，要不，我爹跟我哥哥会把我活活吞下去的。"

丹妮娅再也抑制不住怜憫的激情了。"走，进屋里去坐吧，"她說，"你爹和你哥哥自有我来对付。这又不是他們的天下，大不了他們会把送給你的首飾拿回去，那你就把首飾摘下来扔給他們。"

就在不多一会兒以前，丹妮娅在盛怒之下，还曾把芻妮娅罵作淫妇、蕩妇、賤妇，不知道还罵了些什么話，甚至用扫帚打她，要把她攆出去。現在，芻妮娅却听到她說了这一番充滿着爱，充滿着寬恕和慰借的話語，便放开何利的脚，跑过来抱着丹妮娅的脚；而这位貞潔的丹妮娅——她除了何利之外，从来沒有正眼看过别的男人——却把这位罪人摟在怀里，拭去她的眼泪，用一些溫柔的話使她那破碎的心得到舒暢，好像一只鳥在用自己的翅

① 印度教徒在被开除出教后，若想恢复教籍时，应該宴請教中人。

膀庇护着她的雛兒。

何利暗示丹妮婭弄点东西給裘妮婭吃，并且向裘妮婭問道：“我說，女兒，你知不知道戈巴尔上哪兒去了？”

“他什么也沒对我講。”裘妮婭抽噎着說。“为了我，你……”說着說着的，她的声音便淹沒在泪水里了。

何利掩飾不住自己的焦虑了。

“你今天看見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講起話来倒是笑眯眯的，心里的事情只有老天爷曉得。”

“你想他是在村里呢，还是跑到外面去了？”

“我倒疑心他跑到外面去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眞是个傻孩子。我們又不是他的冤家，事情旣然發生了，不管好好坏坏，总得想个对付的办法。像这样子溜掉，他可把我們弄慘了。”

丹妮婭拉着裘妮婭的手，一边往里面走去，一边說：“多沒出息！ 爱了一个人就該担当得起，不該丢了脸，逃之夭夭。他要来了，我可不許他进門。”

何利就在那兒的稻草上躺下。“戈巴尔上哪兒去了呢？”这問題好像一只鳥兒，在他的心的天庭里不住地盘旋。

11

这桩不平常的事情轟动了整个村庄，而且連續轟动了好几个月。裘妮婭的两个哥哥經常拿着棍子到处搜寻戈巴尔。薄拉發誓今后不願見裘妮婭的面，也不願意在这个村子里露脸。他跟何利談过的自己的婚事，現在算是吹了。現在他要索取母牛

的价錢，而且要現款，如果拖延不交，他就要告何利一状，讓法院拍卖何利的家产。村里的人开除了何利的教籍，沒有人抽他的水烟袋，也沒有人喝他家的水。本来还有人說，不准他家到公共的水井里汲水，但是大家都看見过丹妮婭的凶神悪煞的样子，因此誰也沒有勇气上前拦阻。丹妮婭对大家說：誰要阻止她汲水，那她就跟他拚个你死我活。她的这种威胁把大家都吓唬住了。

最伤心的是袭妮婭，因为这一切不幸都是她引起来的，而戈巴尔又杳無訊息，这使得她的悲哀更加深邃。她整天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只要一出門，冷嘲热諷的話語便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簡直無法廻避。她一天到晚都在料理家务，有机会便痛哭一場。她总是战战兢兢地在恐惧中过日子，深怕丹妮婭会說什么閑話。家里的一切活兒她都自己承担起来，所差的就是沒有燒飯，因为誰也不願意吃她燒的飯。村里的男男女女，只要有四五个人碰在一起，总免不了要对她加以議論。

有一天，丹妮婭从市場回来，在路上遇見婆罗門达塔丁。丹妮婭低下头，本想从小路繞过去，可是，达塔丁是从来不肯放过挖苦人的机会的，他說："戈巴尔有信来沒有，丹妮婭？生出这种不孝兒子，把家里的体面全都丢光了。"

丹妮婭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触。她心情沉重地說："人倒了楣，心窍就給迷住了，大爷，还有啥說的呢？"

"你不該把那个坏女人留下来。"达塔丁說。"牛奶里面要落进一只蒼蝇，人們会把它拿出来扔掉，然后才喝牛奶。想一想，你背了多大的坏名声，鬧了多大的笑話啊。沒有那个淫妇住在家里，什么事情也不会發生的。当然罗，年青人免不了这种差錯。不請街坊吃一頓，不請婆罗門吃一頓，是無法得到解救的。不留她住在家里，那就什么事兒也沒有。何利算是疯了，你怎么

也上了当呢?”

达塔丁的兒子瑪塔丁騙了一个“恰瑪尔”女人,这事情全村的人都知道;可是,他的額头上点着朱砂印,他讀書、念經,他替别人主持宗教仪式,他的名声一点兒沒有受到損失。他自己經常沐浴熏香,想借此懺悔自己的罪孽。

丹妮婭知道,她家里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收留了裘妮婭才引起来的。她不知怎么会起了怜憫之心,要不然,当天夜里把裘妮婭赶出去,哪兒还会有这么多毁謗呢;但她当时也怀着恐惧,深怕把她赶出去以后,她除了投河跳井就沒有别的生路了。用一条命——不是一条命而是两条命——作代价来維持自己的体面,她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何况裘妮婭腹里的孩子,正是她丹妮婭的亲骨肉,她怎能为了怕人笑話就要了孩子的命呢!再說,裘妮婭的温順、謙和也使她解除了武装。每当她怒气冲冲地从外面回来,裘妮婭立即遞給她一杯水,按摩她的腿子,她的怒气也就烟消云散了。可怜的裘妮婭把自己的屈辱和悲哀都压抑在心头,怎么还能再逼她呢?为什么要打一个垂死的人呢?

“馬哈拉其,”她声音严峻地說,“我們对种姓的名誉沒有那么爱惜,不会为了它去謀害一条命。她虽然沒有行过婚礼,我兒子却是娶了她的,怎么能把她赶出去呢?有錢有势的人也干这种事兒,可是沒有人說話,他們的名誉一点汚点也沒有。穷人一干这种事兒,他的体面就完蛋了,他們的面子就丢光了。有錢有势的人也許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别人的命还貴重,我們的面子却不那么值錢。”

达塔丁是不肯認輸的。他在村里最爱惹是生非,专門挑拨离間。他自己不偷东西,因为那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到了分贓的时候,他是一定会赶上的。他从来不肯吃亏。直到今天,地主

的租子他一个銅板也沒有給，法院要拍卖他的家产时，他就假装要跳井，弄得諾凱·拉姆也对他毫無办法，但他却把錢借給佃农們，收取高額利息。如果有哪一个女人想要打点首飾，达塔丁是願意替她效劳的。替人說亲做媒，在他是一桩很大的乐事：既有名，又有利。有人生病的时候，他可以診病，开葯方，也可以驅邪消灾，全憑病人的高兴。他也非常善于交际，跟年青人在一起就成了年青人，跟孩子們在一起就成了孩子，跟老头兒在一起就成了老头兒。他跟小偷交朋友，也跟商人交朋友。村里的人沒有誰相信他，可是他的声音里有那么一种吸引力，人們虽然上了很多次当，还是要去找他出主意。

"你說得对，丹妮娅！"他搖着脑袋甩动胡子說。"有道德的人是該这样立身行事的，可是，風俗習慣也不能不顧呀。"

有一天，巴泰西瓦里也这样嘲弄了何利。巴泰西瓦里是村里有名的聖人，逢到月亮圓的夜晚，他总得要去听关于遍入天的訓喻，可是，他利用管賬人的地位，要人白白替他耕田，白白替他戽水，而且挑唆佃农們互相毆打，他自己在中間占便宜。全村的人看見他都会發抖。他十个卢比、五个卢比地借錢給穷人，自己积累了千千万万的財富。他从佃农們那兒弄到应时的果品，分送給法院和警察局的官員們，因此在整个的田庄上，他是頂頂大名的人物。如果有誰不听他的支配，那他就去找警察局的巡官甘达·辛——就是最近到这田庄上来过的甘达·辛。他也是一个善人。赶上瘧疾流行的日子，他把公家的奎宁丸分發給大家，借此沽名釣譽，病人好了以后，总得要去感謝他的盛情。他喜欢排解些小糾紛。有人結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轎子、毡子① 以及

① 是一种質地較好的毡子，結婚时供新郎及其至亲好友坐的。

招待客人的器皿①借給别人使用，帮助人們解决困难。总之，凡是对他有利的机会他是不会輕易放过的，但他吃了誰的飯，他也肯替那个人做事情。

“你这是怎么搞的，何利？”他問道。

“你說啥呀，师爷？我沒有听見。”何利掉过头去問道。

巴泰西瓦里从后面赶上来，跟他并排走在一起：“我是說，你干嗎也像丹妮姬那样傻。为什么不把裘妮姬送回她爹家里去，为什么要这样白白出丑？天知道她那孩子是誰的，你却把她收留在家里。眼看着你的两个閨女要出嫁了，你想想，怎么过得了这一关？”

何利听着他說好說歹的，不觉厭煩起来了。他不高兴地說：“这些我都知道，师爷！可是，你說說看，我該怎么办？我把裘妮姬撵出去，薄拉会收留她嗎？他要是願意，我今天就把裘妮姬送到他家里去；要是你能劝他答应收留，我一輩子都会領你的情；不过，他那两个兒子是存心要拚命的。再說，我怎能撵她出去呢？她遇上了一个沒出息的男人，娶了她又把她甩了，要是我也撵她出去，她这副光景就是到哪兒去帮人也沒有人要。万一她跳河跳岩，寻了短見，那該是誰的罪过呢？說到女兒們的婚事，自有老天爷作主，时候到了，好歹总会有个安排的。直到今天，我們街坊上还沒有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哩。为了怕街坊上說話就要我去行凶，我可办不到。”

何利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除了希拉，村里沒有誰想跟他作对。可是，出了这样大的乱子，街坊上怎么能够不管呢？他又是那么固执，人們

---

① 結婚时招待客人用的器皿，有盛檳榔的盘子和洒香水的东西等。

劝他他也不听。他夫妇俩仿佛是在向街坊挑战，看看誰能把他們怎么办似的。那么，街坊上也要他們看看：一个破坏社会道德的人，是不能安安生生地睡觉的。

就在那天晚上，村里的头人們开会考虑这个問題。

"我从来是不責备任何人的。"达塔丁說。"天底下什么坏事情沒有？这跟自己有啥相干？可是，丹妮姬这个婆娘却存心要跟我鬧别扭。她占了兄弟們的便宜，手里有了几个錢，現在只是往邪門里鑽，别的就不管了。出身下賤的人，只要肚皮吃飽了，就不想走正路了，因此聖書上才說：'夫賤人者，踢之可也。'"

"他們这帮人坏就坏在这里，"巴泰西瓦里抽了一口水烟，說，"一有了几个錢，就看不起人了。今天何利对我那么粗魯無礼，弄得我只好一声不响地走开。不晓得他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想想吧，这种敗坏道德的行为会在村里引起什么样的結果？别的寡妇們看見裘妮姬这样做，难道还不会放开胆子去做嗎？这种事今天出在蕩拉的家里，明天也会出在你我的家里。社会秩序是靠着恐惧来維持的。如果眼前这事情咱們管不了，那你等着瞧吧，天下会乱成什么样子。"

金古里·辛是有两个妻子的丈夫。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留下五个兒女。那时候他的年紀虽然已有四十五岁左右，但他还是娶了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妻子不能生育，他又娶了第三个。現在他五十岁了，家里却有着两个年青的妻子。关于他这两个妻子，外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說，可是，大家都怕这位地主老爷，沒有人敢說什么話，而且連說的机会都沒有。有丈夫做挡箭牌，無論干什么都行。沒有挡箭牌的人，那就活該倒楣。他对妻子們管得很严，他引以自豪的是，他的妻子們甚至戴上了面紗，也沒有人看見过她們，可是，在面紗遮掩下發生的事情，他怎么知

道呢？

“这样的女人眞該杀头。”他說。“何利把这个淫妇收留在家里，在社会上播下了罪恶的种子。要讓这样的人住在村里，全村都会背上个臭名。得把这事情給萊易老爷送个信去。还得說清楚，如果村里可以出这种伤風敗俗的事，誰的体面也难得保住。”

管事先生諾凱·拉姆是世家出身的婆罗門。他的祖父曾經做过一位土王的大臣，可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給神灵，出家做了托鉢僧。他的父亲也是一輩子敬神的。諾凱·拉姆承繼了这一份虔心。他每天清晨都要坐下来祈祷、念經，一直念到十点鐘，但是，他刚一从神灵的面前站起来，刚一摆脫这种約束，他的人性便消失了，他的心，他的言語和行动都变得非常狠毒。現在他听見金古里·辛的提議，覺得这是藐視他的职权。他鼓起那浮肿的脸上深深下陷的眼睛說：“干嗎要問萊易老爷？我高兴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罰他一百卢比好了。他准会离开村子跑掉的。我还要告他一状，把他种的田收回来。”

“不过，他欠的租子已經交清了吧？”巴泰西瓦里說。

“是呀，他还向我借了三十个卢比去交租子哩。”金古里·辛附和說。

“可是，現在还沒有給他收条，有什么証明說租子已經交淸了呢？”諾凱·拉姆得意地說。

他們一致作了决定，要罰何利一百卢比。剩下的事情便是选一个日子，把村里的人集合起来，假裝讓大家通过他們的决定。这事情本来可能还要耽擱几天。可是，恰好那天晚上，裘妮娅的孩子生下来了，于是，在第二天，村里的长老会就举行了会議。何利跟丹妮娅两人都給叫去听取他們自己的命运的宣判。会場里挤得水泄不通。长老会判决：罰何利一百卢比的現款和

三十滿粮食。

丹妮婭在会場里哽咽着說："长老們，欺負穷人是沒有好处的，你們要明白这点。我們算是沒法活下去了；不管我們在不在这个村里住，我可要狠狠地咒你們。你們把我罰得这样重，为的是我要把自己的媳妇收留在家里，不把她攆出去，讓她在街上去做叫花子。这算公平嗎，嗯？"

"她不是你的媳妇，她是个娼妇。"巴泰西瓦里說。

"你干嗎要說話，丹妮婭！"何利譴責她說。"长老会是有神灵作主的。长老会的公断，只得心甘情願地接受。要是老天爷有意要我們离开村子，那我們又有什么办法呢？长老們，我家的粮食現在都在打谷場上，一顆也沒有拿进家里，要多少你們拿多少，全部都要你們全部拿去。老天爷会替我們作主的。还差多少，就把我家的两条耕牛拉去吧。"

"我一顆粮食也不交，一个銅板的罰款也不給。"丹妮婭咬牙切齿地說。"誰有本事就去問我要。这簡直是笑話。你們大概是想借罰金的名义，把我們的全部家产都搶光，想弄点礼物去送給别人，想把我們的园子卖了舒舒服服地吃一頓。只要我丹妮婭还有一口气，这可办不到，你們的貪心絕对不会实現。我們不想待在教族里。待在教族里我們也沒有什么指望。眼下是靠自己的血汗挣飯吃，出了教族也是靠自己的血汗挣飯吃。"

何利在她面前两手合十："丹妮婭，我求求你，住嘴吧。我們都是教族里的下人，我們是不能离开教族的。無論教族怎么处罰，我們也得低头領受。活着做一个长鼻子①，倒不如吊死好些。要是我今天死去，也只有教族替我收尸。教族饒了我，我才

---

① 坏人，名誉扫地的人。

能度过这一关。长老們，要是除了打谷場上的粮食我还有什么东西，讓我那年青的兒子不得好死。我是不会欺騙教族的，长老們若是可怜我的兒女，就請照顧照顧他們，要不，我也只好听从长老們的吩咐。”

丹妮婭气冲冲地走开了。何利把打谷場上的粮食一袋一袋地扛到金古里·辛的帐棚里去堆起来，一直扛到夜里七八点鐘。有二十滿大麦，五滿小麦，五滿豌豆，还有一点昌納豆和菜籽。因为他一个人要挑起两个家庭的担子，这一切东西都是丹妮婭的劳动换来的。家里的事情，全都由裘妮婭照料，丹妮婭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兒則忙于地里的活兒。夫妇俩本来打算把小麦和菜籽卖出去，交掉一部分租子，可能的話还可以偿付一点利息。大麦准备留来自己吃。好好歹歹把五六个月对付过去，就到了收割小米、玉米、“沙文”① 和大米的季节了。現在他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粮食是損失了，一百个卢比的負担又落到了头上。吃飯的問題一点沒有着落，戈巴尔又是音訊杳無，天知道他現在怎样了。旣然是这样沒有胆量，为什么又要干出这种事情来呢；可是，命中注定的事，誰又能够避免？教族的威風多大啊，他得把粮食扛在自己的头上一袋一袋地搬去，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手掘自己的坟墓一样。地主、高利貸者和政府都沒有这样大的威風。孩子們明天吃什么呢？这是他苦心焦虑的問題，可是，他对教族怀着的恐惧却像魔鬼一样騎在他头上，而且在用刺棒打他。脫离了教族的生活，他簡直不敢想像。教族像一株树似的在他的生活里扎了根，而这一株树的根鬚又穿遍了他的每一个毛孔，無論是結婚、剃头、穿耳朵、生孩子、死人，都和教族有关。脫离了教族，

① 一种类似小米但顆粒較小、又很粗糙的作物，約在三、四月播种。沒有适当的中譯名。

他的生活就完全毁了。

打谷場上只剩下一两滿大麦的时候，丹妮娅跑来抓住他的手說："得啦，現在別打了。給教族賠罪的粮食已經够了。你是要留点給孩子們吃呢，还是要全都白白地送給教族？我算是輸給你了。我命中注定要跟你这样一个傻瓜过日子。"

何利掙脫自己的手，把剩下的粮食装在筐子里。

"这可不行，丹妮娅，"他說，"背着长老們私自留下一顆粮食，我也覚得是罪过。我把粮食都搬去堆在那兒，要是长老們于心不忍，就送点給我的孩子們吃；要不然，自有老天爷作主。"

"他們哪是长老，"丹妮娅痛苦地說，"他們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們想要把我們的田地都搶去自己受用，罰款不过是个借口罢了。我劝你說你，可你就不会睜开眼睛看看，你还指望这帮魔鬼会可怜你，还想到他們会拿出十来滿粮食給你。趁早別做梦吧。"

何利还是不肯听，只管把筐子頂到头上，于是丹妮娅两手用力抓住筐子說："你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許你拿走。这粮食是我們拚命掙来的，屌水啦，守夜啦，哪天不是干到断黑。莫非就是为了长老会这些家伙好捋着鬍子享現成福，讓我們的孩子連一顆米也吃不到嗎？干活的并不光是你一个人，我跟我的孩子們也受够了折磨。你馬上把筐子擱在这兒，要不然，我对你說，从今天起我跟你一刀两断！"

何利沉吟起来了。丹妮娅的話是合情合理的。他有什么权利把兒女們掙得的东西拿去繳付罰金呢？他是一家之主，理应养活大家，不該把他們掙得的东西拿到教族里去爭体面。于是，筐子从他的手里滑脫了。他輕声地說："你說得对，丹妮娅！別人份內的东西我是沒有权力动用的。剩下来的粮食你都拿去

吧，我去对长老們説説。”

丹妮姬把那一筐子粮食带回家里，接着跟两个女兒一道高声地唱起庆賀孙兒出世的“索哈尔”曲①，好讓全村的人都听見。在这样喜庆的場合，教族里却沒有一个女人到她家里来，今天要算是第一次。本来裘妮姬在产房里对她説，用不着唱“索哈尔”了，可是丹妮姬哪里肯听。教族既然不理睬她，她也不理睬教族。

就在那时候，何利正以八十个卢比的代价，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給金古里·辛。除了这一着，他再也沒有别的办法来繳付罰金了。他用菜籽、小麦和豌豆折了二十个卢比，其余的錢只好用房子作抵。諾凱·拉姆本来打算要他把耕牛卖出去，可是巴泰西瓦里和达塔丁都表示反对。卖了耕牛，何利怎么能耕田呢？教族想从他的地产上收錢，但不想讓他撇下这村子跑掉。因此耕牛才保住了。

何利写了押契，在夜里十一点鐘左右回到家里，一到家丹妮姬就問他：“这么晚了，你在那兒干什么来着？”

“干什么？”何利借題發揮説，“还不是替这个孽子干的好事受罪。这倒运的家伙放了个火就跑了，害得我只好去把火扑灭。我只得把房子押了八十个卢比。干什么？现在他們又讓我抽水烟袋了②。教族已經寬恕了我的罪过。”

“不讓我們抽水烟，对我們又有什么害处？”丹妮姬咬着嘴唇説。“几个月不抽别人的水烟，莫非我們就不如人了嗎？我説，你

① 生男孩子时唱的歌曲。

② 这句話的意思是説村里的长老会又恢复了何利的种姓。在印度农村里（城市里也有这种情形），往往好几个人围着一只水烟袋，一面輪流吸烟，一面进行談話。若某人失掉种姓，就沒有人再抽他的水烟，也沒有人再請他吸水烟，把他看作异类。种姓恢复后，这种权利也跟着恢复。

干嗎这样傻？在我的面前，你装得聪明透頂，一到外面，你的嘴巴为啥就封住了？眼看着什么东西都敗光了，只剩祖上留下的这一間房子，今天你把这房子也送掉了。像这样子，明天你把这三、四亩地也卖掉，那就到街上去討飯吧。我問你，你有沒有舌头，你为什么不問問长老們：莫非你們是大聖人，竟要随便处罰别人？呸，看見你那副嘴脸都是罪过哩。”

“住嘴，别淨說些好听的話。”何利罵道。“眼下你是沒有吃到教族的亏，要不，你就不会张嘴乱說了。”

丹妮婭动了性子：“犯了什么罪要怕教族？是偷了人，还是搶了人？跟一个女人相好并不是罪过，把相好的女人扔掉不管才是罪过哩。人太老实了也有坏处，連狗也想咬他一口。今天在那里，别人一定称贊你怎样保全了教族的体面吧。跟你这样的男人过日子，我眞是倒楣透頂。我从来沒有舒舒服服地吃过一碗飯。”

“我跪在你爹面前求过嗎？是他硬把你嫁給我的呀。”

“怪他糊塗了，还有啥說的呢？不晓得他是看中了你哪一点。你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男子。”

爭論变成了談笑。八十个卢比是丢掉了，他們却添了一个价值十万卢比的小孩子！什么人也不能把他搶走。但願戈巴尔能够回家来，到那时候，丹妮婭即使住到一間茅屋里去也会覺得快活的。

“孩子像誰呀？”何利問她。

“跟戈巴尔一模一样，眞的！”丹妮婭满脸笑容地回答說。

“长得結实嗎？”

“嗯，結实。”

12

那天晚上，戈巴尔跟裘妮娅一塊兒走着的时候，渾身哆哆嗦嗦，仿佛蒙受了羞辱似的。他想着村里的人一看見裘妮娅，准会嚷得天翻地复，想着人們会怎样从四面八方围攏来，对他們哇啦哇啦地叫喊，而丹妮婭又会怎样駡他們，想着想着，他的腿拖不动了。他并不怕何利，因为何利在發作一陣之后就会平息下来，他怕的倒是丹妮婭：她一定会服毒，会放火烧房子。不，他不能跟裘妮娅一塊兒回家去。

可是，如果丹妮婭不讓裘妮娅进屋，而且拿起扫帚赶来打她，可怜的裘妮娅又往哪兒去呢？她自己的家她是無法回去的。万一她跳井或者上吊，那又怎么办呢？他长长地嘆了一口气：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吧。

不过，媽媽不会是那样狠心的人，她不会赶上来打人的。在盛怒之下，她会咒駡几句。只要裘妮娅在她的脚边匍匐下来哭一陣，她准会生出怜憫之心。暫时他就在外边避一避，等到事情平息了，随便哪一天再悄悄回家，想法博取媽媽的欢心吧。如果在这段时期里他能够找到活干，能够带着两三个卢比回家，那么，丹妮婭也就不好开口說什么話了。

“我的心在卜通卜通地跳。”裘妮娅說。“当初我哪里知道，你会給我招来这样的麻煩。天晓得我是在什么倒霉的时辰看見了你。你要不到我家来牵牛，这些事兒全都不会發生。你先走一步，該說什么就說什么。我随后就来。”

“不，不，”戈巴尔說，“你先去，你說：‘我在場上卖了东西回

来，現在天黑了，無法回家去了。'你說到这兒我就会赶来的。"

"你媽脾气很大，我怕得慌。万一她把我打一頓，那可怎么办？"娑妮娅不放心地說。

"我媽不是那样的人。"戈巴尔安慰她。"她連我都沒有打过一巴掌，怎么会打你呢？她要說也只会說我，不会說你。"

已經走近村子了。戈巴尔突然站住，說："現在你去吧。"

"你也別耽擱。"娑妮娅央求他。

"不会，不会，一轉眼就来，你去吧。"

"我心里乱得很。你眞叫人生气。"

"你干嗎这样怕？我这就来呀。"

"倒不如跑到別的地方去哩。"

"自己旣然有家，干嗎要跑到別处去呢？你用不着这样怕。"

"你很快就来，是不？"

"是，是，馬上来。"

"你不会騙我吧？你把我支使到家里去，說不定自己就跑掉了。"

"我不会那么下賤，娑娜！旣然爱上了你，到死也得养你。"

娑妮娅朝着家里走去。戈巴尔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兒。忽然之間，一直在折磨着他的那种良心的譴責在他面前現出了猙獰的形态。如果媽媽眞的要打人，那可怎么办呢？他的脚仿佛粘在地面上似的無法移动了。那小小的芒果园后面就是他的家。娑妮娅的黑影漸漸消失了。他的視綫变得非常銳敏。他的耳里响起一陣低微的声音，仿佛是媽媽在咒駡娑妮娅。他好像覺得有人在用扎刀扎他的头。他全身的血似乎都干涸了。过了一忽兒，他仿佛看見丹妮娅走出屋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准是上爸爸那兒去！也許爸爸吃过飯以后就到地里看守豌豆去了。他朝着

豌豆地里走去。他踩过小麦田和大麦田，急匆匆地跑着，仿佛后面有人在追赶他似的。他跑到爸爸的草棚那兒，停了片刻，接着輕脚輕手地走到草棚后面坐下。他的猜測沒有錯。他刚一坐定就听見丹妮娅說話的声音。哈，糟啦，媽媽的心腸这样狠！对一个孤苦的女孩子她一点兒怜憫也沒有。如果我走到面前去罵她一頓，說她根本沒有資格談到裘妮婭，那她的一切尊严都完了。哎呀，爸爸也發脾气了。切起香蕉来，連破瓦片也快了。我尊敬他們，結果却是如此！爸爸也跟着去了。要是他們打裘妮婭，我可不能忍受。老天爷！現在只有靠你了。我眞不知道会惹出这一場乱子。裘妮婭会把我想成一个多么狡猾，多么懦弱，多么下賤的人啊！可是，他們怎能打她？他們怎能把她攆出来呢？这个家难道沒有我的一份嗎？要是有誰敢动手碰一碰裘妮婭，今天就会鬧个天翻地复！做父母的要衛护兒女，才算得父母，要是他們連感情都沒有，怎么还能算父母呢？

何利和丹妮婭一走出草棚，戈巴尔也躡手躡脚地悄悄跟在后面，但他一看見門口的灯光就站住不动了。他不能走进那光綫照着的地方去，只得在暗处紧紧貼墙站着。他的勇气消失了。唉！可怜裘妮婭清白無辜，这些人不喜欢她，而他自己却毫無办法。他不知道他在玩乐时扔下的一个火星，会把打谷場上的粮食全都烧成灰烬。而現在他也沒有勇气走上前去承認："那一个火星是我扔下的。"他本来在心里抱着一些希望，現在这些希望都破灭了，仿佛一間小屋在地震里崩塌了。他轉身就走。現在他还有什么脸見裘妮婭啊！

他走了一百步远；好像一个士兵从战場上逃跑似的。他对裘妮婭說过的关于爱情和供养的話，他全都記起来了。他記起了那些甜蜜的幽会：他粗野地喘着气，露出沉醉的目光，仿佛在

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奉献給她。裘妮婭本来像一只失去了伴侶的鳥兒，在自己的小巢里过着孤孤单单的生活。那兒沒有雄鳥的狂热的追求，也沒有雛鳥的甜蜜的声音，甚至沒有捕鳥人設下的罗网和陷阱。戈巴尔闖进她那孤零零的巢里以后，不知是否曾經使她得到过一些幸福，但确实使她遭到了苦难。他按捺着自己。仿佛一个逃兵听見了自己同志的鼓励，又跑回来了。

他走到門口一看，門已經关上了。灯光从門縫里透出来。他凑着一条門縫往里面窺探。丹妮婭和裘妮婭坐着。何利站着。裘妮婭在嚶嚶啜泣，丹妮婭在劝她："女兒，进屋里去坐吧。你爹和你的哥哥自有我来对付。只要我們活着，你啥事也不用担心。你住在我們家里，沒有人会斜着眼睛看你的。"

听到这些話，戈巴尔心里覚得很愉快。如果他今天有办法，他会把父亲母亲鍍上一層金子，对他們說："現在你們什么活兒也别干了，舒舒服服地坐着吃現成飯吧，你們想施舍多少，尽管施舍吧。"对于裘妮婭，他現在沒有什么不放心的了。他想給她找的栖身的地方，現在已經找到了。如果裘妮婭要把他当作騙子，那就由她去罢。等他能够用錢封住全村人的嘴巴，能够使得父亲母亲不把她看作家門的耻辱，而看作家門的光荣时，他才回到家里来。

心里的創痛有多么深，它所起的激励的作用也会有多么强烈。这一次的羞辱攪乱了戈巴尔的內心，使那顆一向隐藏着的明珠也显露出来了。今天，他生平第一次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同时也認識了自己的目标。在今天以前，他認为自己的权利就是尽量少做事，尽量多吃，心里从来沒有想到他也应該帮帮家里的忙。今天，父亲母亲的寬恕仿佛使他的心里明亮起来了。丹妮婭和裘妮婭进屋以后，他就到何利看守豌豆的那个草棚里去坐

下来，盘算着他未来的計划。

他听人說过，在城里替人挖土，一天可以拿到五六个安那的工錢。如果他每天得到六个安那，靠一个安那养活自己，每天就可以积攢五个安那，一个月可以省下十个卢比，一年可以省下一百二十个卢比①。如果他带着一百二十个卢比回到家里来，有誰还敢在他面前說閑話呢？就連那个达塔丁和巴泰西瓦里，也会跑来跟他应酬几句。裘妮娅更会得意非凡。只要他像这样子賺两三年，家里就会完全摆脫穷困。眼下全家的人也沒有掙到一百二十个卢比，而他一个人却可以掙到一百二十个卢比。人們会說他是干苦力的活，讓他們去說好了，干苦力的活兒并不是什么罪过，六个安那一天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等到他慢慢熟練了，活兒也会干得多一些，那时候他就要对父亲說："現在你坐在家里敬神吧，庄稼活兒只能把命磨掉，什么好处也沒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买一头旁遮普的母牛，每天可以挤四、五西尔牛奶的母牛，而且要对父亲說："你侍候侍候牛媽媽吧，这会使你今生受福，来世也受福的。"

再說，每天一个安那，莫非他还不能过日子嗎？要一个家有什么用，随便住在别人的走廊上就行了。还有成百成千的庙宇和慈善院。再說，他要去干活的人家难道会沒有地方給他住嗎？面粉，一个卢比可以买十西尔，一个安那可以买两保②半。一个安那只够买面粉，还有劈柴、达尔豆、盐、青菜，这些东西哪兒来呢？一天两頓飯总得吃一西尔面粉。嗬！吃的不必談了。吃一把昌納豆可以对付，吃甜食和薄餅也还是一个样。这要看

① 原文为一百二十五个卢比。前面的"一个月可以省下十个卢比"也有錯誤，实际上不到十个卢比。这也許是作者有意显示戈巴尔不会算帳。

② "保"等于四分之一西尔。一西尔約合两英磅。

各人的能耐。他吃半个西尔的面粉，也能够精精神神地干一整天。随处撿一点干牛粪，劈柴的問題就解决了。偶尔可以买一个派斯的达尔豆或者土豆，土豆烤熟了可以做“布达”① 吃。問題是要过日子，而不是享清福。在树叶做的盘子里揉面，在干牛粪的火上烙餅，在热灰里烤土豆、做“布达”，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頓，倒头便睡。在家里也不是一天两頓，不过中午吃一頓而已，到了那边，每天只吃一頓也过得去的。

他心头起了怀疑：如果找不到活兒，他該怎么办呢？不过，为什么会找不到活兒呢？只要他拚命干活，人人都会爭着雇他。人們喜欢的是踏实的工作，不是表面的样子。……这兒还会鬧旱灾，霜灾，甘蔗里会长白螞蚁，大麦会害霉病，油菜里会长虫……如果他能找到夜活，他也不会放弃。白天干苦力的活兒，夜里可以替别人看門。干夜活即使只能够得到两个安那，那也不坏。……他回家来的时候，他要給家里的人都买件紗丽，而且一定要給裘妮婭买一副手鐲，給父亲买一塊头巾。

他在这些甜蜜的幻想里睡着了；可是，天气那么冷，他怎么能够睡得安稳？他勉勉强强过了一夜，然后一骨碌爬起来，便动身上勒克瑙去。不过四十哩路，黃昏的时候就可以到了。村里沒有人到那兒去，他也不会把自己的行踪告訴家里，要不然，第二天他父亲就会赶到他那兒去。他懊悔的只是他不曾明明白白地对裘妮婭說：“現在你回家去，我要到外边去混些日子，赚点錢再回来。”可是，在那种情形下，她怎么还肯回家呢？她准会說：“我也在那时候跟你一塊兒回家吧。”她将会是他的累贅。

一天开始了。昨天晚上他沒有吃东西，肚子覺得有些餓了，

① 土豆烤熟以后，剝去皮子，压碎，加上盐和辣椒，这叫作“布达”。

脚步也有点摇晃不定。他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一会。空着肚子实在走不动了，但他的身边一个錢也沒有。路旁有一从野生的李子，他摘了些李子哄哄肚皮，繼續往前走去。經过一个村庄时，他聞到了一股熬糖的香味，实在按捺不住了。他走到熬糖的地方，借了一个杯子，倒了一杯水，用手掌凑着嘴巴喝起来。这时候，一个年老的农民对他說：“喂，老弟，干嗎光喝水？吃点糖吧。这是最后一次榨甘蔗，熬粗糖，明年这兒将要开办糖厂，甘蔗还在地里的时候他們就要全部收买。人們出粗糖的价錢可以买到白糖，咱們的粗糖还有誰来买呢？”他把很多塊粗糖装在一个碗里遞給戈巴尔，戈巴尔一面吃糖，一面喝水。那人問他抽不抽烟，他假装說不抽，于是那老头高高兴兴地說：“这很好，老弟！抽烟是一种坏毛病，染上就一輩子戒不了。”

火車头加了煤，加了水，跑起来也就快了。冬天的日子，不知不覚便到了中午。他走到一个地方时，看見一位年青妇人坐在一株树下对她的丈夫进行“消極抵抗”。她的丈夫站在她跟前，不准她坐在那里。有两三个过路人站在旁边看热鬧。戈巴尔也停下来了。在人生的戏剧中，最有趣的莫过于夫妇之間的吵架。

“我不去，不去，不去。”那妇人眼睜睁地瞪着丈夫說。

“不去？”丈夫仿佛在下哀的美敦書。

“不去。”

“不去？”

“不去。”

丈夫抓住她的头髮，开始拖起来。那妇人在地上打滚。

丈夫認輸了：“我再对你說一遍，站起来走。”

“我七輩子也不上你家去，把我剁成肉酱我也不去。”那妇人

同样固执地說。

“不去我就割下你的脑袋。”

“那你会給絞死的。”

丈夫放开了她的头髮，用手摸着脑袋坐下来。男性的威力已經發揮到了最大限度，再进一步他就毫無办法了。

过了一忽兒，他又站起来，声音沮丧地說：“你到底要什么？”

妇人也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說：“我要你别纏住我。”

“你倒說說看，是怎么一回事情？”

“憑什么有人要駡我爹和我哥哥？”

“誰駡你爹和你哥哥？”

“到你家里去問問。”

“你要回去我就会問！”

“你問？有那份胆量嗎？去把你媽的裙子蒙着脸睡觉吧。她是你媽，她不是我的什么人。你可以听她咒駡，我干嗎要听呢？我吃一个人的飯，做的却是四个人的事情。干嗎要受别人吓唬？我連你的一个銅手鐲都沒有見过哩！”

对于过路的人們来說，这場爭吵已經变成了一幕好戏；可是，这一幕好戏是不可能很快結束的。看下去会耽誤赶路的时間。因此他們都一个个地溜走了。那男人的残酷使戈巴尔感到厭恶，但在很多人面前又不好說話。等人都走光了，他才說：“老兄，两口子的事情我本来不該多嘴，可是，这样狠心也是不好的。”

“你是誰？”那男人鼓起貝壳似的眼睛問道。

“我就是我。”戈巴尔毫不畏惧。“看見这种無理的事情，人人都不喜欢。”

“看样子你还沒有娶媳妇，因此你才有这样的好心腸。”那男

人摇摇头說。

“娶了媳妇，我也不会抓住她的辮子在地下拖。”

“好，那你走自己的路吧。我的老婆，打也由我，杀也由我，你憑什么多嘴？馬上給我走开，別站在这兒。”

戈巴尔的热血沸騰起来了。他为什么要走开？路是公家的，又不是哪一家私有的，他爱在那兒站多久，就可以站多久。誰也沒有权利把他从那兒赶走。

“你不走开？要我动手嗎？”那男人咬着嘴唇說。

“听便，”戈巴尔把头巾系在腰間，作好了打架的准备，“我要等到自己高兴的时候才走开。”

“看样子要打断你的手脚你才会走吧。”

“到底打断誰的手脚，还很难說哩。”

“那你不走？”

“不。”

那男人捏起拳头，朝着戈巴尔扑来。就在这一瞬間，那妇人抓住丈夫的腰布，把他拖回去，同时对戈巴尔說：“你干嗎存心跟人打架，不去赶自己的路？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們两口子打打鬧鬧，有时候他打我，有时候我駡他，跟你有啥相干？”

戈巴尔挨了这一頓搶白，只得走了。他在心里嘀咕着：“这号女人活該挨揍！”

戈巴尔往前走去时，那妇人对丈夫駡道：“你干嗎跟每个人都要打架？他說了什么坏話伤了你？要做坏事，别人才会說坏話；不过，看他那模样，像是个好人家的子弟，也像是咱們教里的人，干嗎不把你妹妹許配給他？”

“莫非他現在还沒有成家？”丈夫用怀疑的語調說。

“为什么不問問呢？”

那男人跑了十来步，对戈巴尔叫嚷一陣，而且做手势要他停下来。戈巴尔以为这人又發疯了，在向他挑战。看样子，不挨一頓打，这家伙是不甘心的。在自己的村子里，連狗也变成獅子了。不过，来就讓他来吧。

但是，那人嘴里說出的并不是要跟他打架的挑衅的話語，而是友好的邀請。他問了戈巴尔的名字、种姓和家乡。戈巴尔一一回答。那男人的名字叫作柯达依。

"我們两人差点打起来了。"柯达依微笑着說。"你一走，我就想起你說的話有道理，我不該对你無理。你家里有田产嗎？"

戈巴尔說，他祖上传下来五亩地，有一对牛干活。

"我对你說的話要有不是的地方，你得包涵点，老弟。人在生气的时候，什么都顧不上了。我老婆的賢德就跟天仙一样，只是有时候，不知怎么一来，她就像着了魔似的。你說說看，我对我娘有什么办法？生我是她，撫养我也是她。出了事情的时候，我要說也只有說我內人。我可以管住她。你会以为我对她不公平吧。眞的，我不該抓住她的头髮拖她，不过，娘兒們要不吃到一点苦头，她們是不服管的。她想要我和我娘分家。你想想，我哪能分家，跟誰分家呢？跟自己的娘，跟亲生的娘分家？不管女人去也好，留也好，这一点我可办不到。"

戈巴尔也改变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尊敬母亲是人人的責任，老兄。哪一个能把母亲扔下不管呢！"

柯达依邀請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他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能到达勒克瑙了。再走三、四哩路天就要黑了。夜里总得找个安身的地方。

"你老婆答应了嗎？"戈巴尔开玩笑說。

"她不答应又能怎么办？"

“她那样罵了我一頓，我覺得不好意思。”

“她自己也在懊悔哩。去吧，去劝劝我娘。她跟我簡直不說話。她老人家也該想一想，为什么要罵媳妇的爹娘兄弟。我也有一个妹妹，眼看着就要出嫁，要是她的婆婆也乱罵我們，我們会听得进去嗎？过錯并不完全在媳妇一方面，我娘也有不是的地方。她事事都偏袒着自己的女兒，我看着也不喜欢。我老婆倒有一点好处，一生气就从家里跑出来，不跟她对罵。”

戈巴尔本来也要找一个地方过夜，便跟柯达依一塊兒走了。他們两人又走到那妇人坐着的地方。現在她以女主人的身分出現了，把面紗稍微拉下一点来遮住脸孔，显得很羞怯的样子。

“他先不肯来，”柯达依笑着說，“他說，挨了那么一頓罵，怎么还能到咱家来？”

那妇人在面紗的遮掩下望了戈巴尔一眼：“这么一点罵就害怕了，往后娶了媳妇該怎么办呢？难道从家里跑出去嗎？”

村庄就在近旁。其实这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个三家村，只有十一、二間房子，一半是泥屋，一半是草屋。到家以后，柯达依搬出一张床来，在上面鋪上一张床单，吩咐家里人調点果子水，一面在水烟袋里装上烟絲，遞給戈巴尔。轉眼之間，那妇人端了一杯果子水来，把一滴水洒在戈巴尔的身上，仿佛是請求他原諒似的。眼看着戈巴尔要变成她的小姑的丈夫，那又何妨从現在起就开开玩笑呢！

13

天刚麻麻亮，戈巴尔便起来向柯达依告辞。

家里的人都知道他已經結婚，因此沒有跟他談起亲事的問題。但他的温和的性情使得全家都很喜欢。对于柯达依的母亲，他顧到她作母亲的尊严，只用一些甜蜜的話語劝告她，这些話使得她高兴起来，还替他祝福呢。

“老伯母，”他說，“你是高貴的，值得尊敬的，母亲的恩情，做兒子的千年万載也报答不尽……”

老太婆受到这样的崇敬，覺得非常愉快。从此以后，戈巴尔無論說什么話，老太婆都認为对她是吉利的。医生只要把病人治好了一次，往后他手里拿的即使是毒药，病人也会乐于吞下去的。戈巴尔又說：“比方，今天你媳妇生了气，从家里跑出去，这是哪一个丢脸呢？媳妇誰也不認得。她是哪一家的閨女，哪一家的孙女，誰知道呀！也許她爹是个割草的人吧……”

“是个割草的，孩子，”老太婆肯定地說，“的的确确是个割草的。早晨看見他一眼，一天到晚都不吉利。”

“那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面子丢呢？”戈巴尔說。“丢面子的是你，是你家里的人。人們要問的話，只会問这是哪一家的媳妇。再說，她現在还是个小姑娘，还不明白事理。下賤的父母哪兒会生得出好女兒来！你得把一切礼节从头教給她。单是打她，她是不会学的，只有真心爱她，才能够教她。打打罵罵倒是可以，只是不要撕破脸皮，那样一来，对她沒有什么害处，你倒反而失了体面。”

戈巴尔动身的时候，老太婆把調在一起的糖浆和炒豆送給他带在路上吃。

村里还有許多人到城里去找活兒干，戈巴尔跟他們一路上說說笑笑，不覺走得很快，到了九点鐘，大家就到了阿米納巴德的市場。戈巴尔覺得奇怪，这么多人是从哪兒到城里来的？簡直

是人踩人。

那一天，市場上至少有四、五百工人。泥水匠、木匠、鉄匠、石匠、掘土工人、綳床工人①、編筐子的工人，全都聚集在一起。戈巴尔一看見这么多人就覚得丧气了。这么多工人，哪兒都能找到活干啊。而他的手里一样工具也沒有，人們怎么知道他能干什么活兒，怎么会雇他呢？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誰会来問他呢？

找到活兒的工人一个一个地走了。有的人失望地回家去了。留下来的多半是些無人过問的老弱工人。其中也有戈巴尔。不过，今天他有吃的东西，他不在乎。

忽然之間，米尔扎·庫尔謝德走到这一群工人里面来，高声地說："六个安那干今天一天，願意的跟我来。你們全都可以拿到六个安那。五点鐘下工。"

除了七八个泥水匠和木匠，其余的人全都願意跟他去。他們走在一起，成了一大队老弱残兵。米尔扎走在前面，肩上扛着一根很粗的手杖，后面是一长列飢餓的人，仿佛一群羊。

"干什么活兒呀，老板？"有一个老头兒問米尔扎。

米尔扎說出了那活兒的名字，使得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只是玩一次"卡巴笛"②游戏！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为了玩"卡巴笛"游戏竟然每天花六个安那雇人。該不会是个疯子吧！人太有錢了是会發疯的，讀書讀得太多了也会發疯。有的人則在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他把人們从这兒領到家里，什么活兒也沒有，誰能把他怎么办呢。玩"卡巴笛"也好，捉迷藏也好，打木片也好，他高兴玩什么都行，工錢得先給。这样的怪人是靠

---

① 在印度，一般的床是用棕繩或特制的带子綳成的。这种床比木板床有弹性。

② 一种摔跤游戏。

不住的。

"老板，"戈巴尔战战兢兢地說，"我們一点吃的也沒有，把錢給我們带点东西去吃吧。"

米尔扎馬上把六个安那塞到他的手里，同时大声嚷着說："工錢一会兒先發給大家。不要为这事情担心。"

米尔扎先生在城外置了一小塊地。工人們去到那兒，看見四周已經围起来，围場里只有一間小小的草棚，棚內摆着三四把椅子，一张桌子。桌子上有几本書。草棚上点綴着茉莉花和牵牛花，看起来非常美丽。围場里一边种着芒果、檸檬和番石榴的幼苗，另一边种着一些花。大部分是沒有开垦的荒地。米尔扎讓他們大家站好队，把工錢發給他們。現在沒有人怀疑他發疯了。

戈巴尔已經先領过錢了，米尔扎叫他过来，讓他去浇那些幼苗。他玩不成"卡巴笛"了，心里覺得很彆扭。如果他去玩，他会把那些老头兒抱起来攅在地下的；不过，也沒有关系，他已經玩过很多次"卡巴笛"了。何况他已經拿到了全部工錢。

多少年来，那些老头兒們今天才得到了玩"卡巴笛"的好运。他們之中，大多数的人甚至記不清楚是否曾經玩过"卡巴笛"这玩艺了。他們一天到晚都在城里劳劳碌碌，晚上八九点鐘才回到家里，胡乱吃点少油少盐的飯菜，吃了倒头便睡。第二天清早，又开始了同样的循环。生活平淡無奇，沒有一点欢乐，天天都是一个样。因此今天得到这个机会的人，都覺得自己变得年青了。半死的、瘦骨嶙峋的老头們，嘴里已經沒有牙齿，肚皮餓得瘪了进去，現在他們把腰布挽到屁股上，用手拍着大腿跳起来，仿佛他們的老骨头里又有了青春的活力。界限馬上画好了，两个領头的人已經有了，对手也在挑选了。十二点鐘左右，游

戏开始进行。冬天的太陽沒有热力，正是玩这种游戏的最好时节。

在那边，在围場的門口，米尔扎先生正在把入場券卖給来看热鬧的人們。他經常都有着类似这样的怪癖：收了富人的錢来分給穷人。这次的老人摔跤游戏，他已經宣传了很久，貼了大幅的招貼，还發了通知，說什么这次的游戏是独創一格，前所未有；誰要想知道印度的老年人是多么强壮有力，可以前来一飽自己的眼福；不看这場好戏的人，将会追悔莫及；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等等。票价从两个安那到十个卢比。三点鐘左右，場子里已經挤滿了人。汽車和四輪馬車排成了长长的行列。观众至少也有两千人。替那些有錢的人們准备了椅子和板凳，替普通老百姓則准备了光溜溜的地面。

瑪尔蒂小姐、梅达、康納、唐卡以及萊易老爷，全都到場了。

“来吧，博士先生，咱两来配一对。”游戏开始以后，米尔扎对梅达說。

“只有哲学家才能跟哲学家配对。”瑪尔蒂小姐說。

“那你以为我不是哲学家？”米尔扎翘起小胡子說。“我虽然沒有一长串头銜，但我是哲学家。你可以考考我，梅达琪。”

“請你正經地說，你是个唯心論者还是唯物論者？”瑪尔蒂問。

“我两者都是。”

“那怎么能？”

“很容易。見机行事。”

“那你沒有自己的原則？”

“到今天为止还沒有人作出决定、往后也不会有人作出决定的事情，我哪能作出决定来？人們熬瞎了眼睛、讀破了書本所得

出的結論，我也同样知道了。你能說出哪一个哲学家除了空談之外还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就讓咱們配一对吧。”梅达博士解开紧身长褂的扣子說。“不管别人承認不承認，我却承認你是哲学家。”

“我也替你找个对手好嗎？”米尔扎問康納。

“对，对，”瑪尔蒂嚷道，“务必把他算在內。讓他跟唐卡先生配对。”

“不行，請原諒我吧。”康納不好意思地說。

“要我替你找一个对手嗎？”米尔扎又問萊易老爷。

“我的对手是翁卡尔·納斯，可是今天不見他的影子！”萊易老爷說。

米尔扎和梅达都赤裸着身体，只穿着一条短褲走进場子里。两边的人都站好了。他們开始玩起来。

这些老年人的游戏引起人們的欢笑、拍手、咒駡、叫喊和打賭。嗬！瞧瞧那个老家伙，玩得多神气，仿佛要把大伙兒打敗才肯住手似的。好呀，对方也是一条好汉，瞧他俩的預备动作！那把老骨头現在可有劲哩！他們吃过的油比我們喝过的水还多。人們說，印度一天天的变富了，也許是吧，但我們發現，今天的年青人在勇气与力量上都不能和这些老头相比。瞧那边的那个老头把这边的老头抱住了，那可怜的人正在拚命掙脫，可是掙不脫了，小子！一个人給三个人纏住了。……人們就这样表現出自己的兴趣。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場子里。他們完全沉迷在选手們的打、跳、擒的动作以及他們的胜負的竞爭里。有时候，四面八方都响起了轟笑的声音，有时候他們一看見什么不合法的流氓行为，便高声叫着“住手，住手”，有的人甚至兴致勃勃地朝着場边跑去；可是，买了昂貴的票子、坐在帐幕里的少数紳士

們，对这場游戏却并不感到特别的乐趣，他們在談論比这更为重要的事情。

康納喝完了一杯姜汁酒，点上雪茄烟，对萊易老爷說："我对你說过了，利息比这再低，銀行無論如何是不答应的，而且我还是看在你的面上才作了这种讓步，因为你我不是外人。"

"照你的政策，敲自己人的竹杠是应該的嗎？"萊易老爷在胡子里隐隐笑着說。

"你这是从何說起？"

"我是說正經話。你对苏尔雅·普拉达浦·辛只收七分利，对我却要收九分利，还得卖个人情。这不是敲竹杠是什么？"

康納哈哈大笑起来，仿佛这一番話有什么可笑似的。

"只要你答应同样的条件，我也会只收你同样的利息。他把他的地产抵押給我們了，而且这地产也許不会再回到他的手里去了。"

"我也拿出点地产来抵押。与其出九分的利息，倒不如把多余的地产送掉。我在杰克逊路的那幢房子，你拿去作抵吧。你可以拿佣金。"

"那幢房子不大好出手。你知道，那地方离开市区有多远；不过也好，我試試看。那房子你估价多少？"

連房子带十五亩地，萊易老爷出口要十二万五千卢比。康納惊得目瞪口呆地說："你这是在做十五年前的好梦呀，萊易老爷！你应該知道，如今的地价已經降低了百分之五十。"

"哪兒的話，十五年前的价錢是十五万卢比。"萊易老爷不以为然地說。

"我給你注意一下买主；不过你得給我百分之五的佣金。"

"别人也許就得出百分之十的佣金吧；你要这么多錢干什么

呀？"

"你願意給多少就給多少，現在总滿意了吧。糖厂的股份你一直还沒有买。已經剩得很少了，往后你会懊悔的。保险的事你也沒有投保。你就是有一个不好的習惯：喜欢找借口。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都要这样躲躲閃閃，别人哪兒还能从你身上得到一点好处呢？难怪人們要說：有田有地，聪明丧尽。我要有办法的話，我会把地主們的田地沒收的。"

唐卡先生正在那兒設法讓瑪尔蒂小姐进入他的圈套。瑪尔蒂已經明明白白地說了她不願意卷入选举的漩涡，可是唐卡却不是这样容易認輸的人。最后他把胳膊肘擱在桌上說："你对这問題再考虑考虑。这样的机会你也許不会再碰到了。謙达夫人要和你竞选，希望是非常渺茫的。我唯一的希望是，被选入議会的应該是那些有了一定的生活閱历，而且替人民做了点事情的人。一个只晓得享乐、别的什么事都不知道的女人，总是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小汽車的汽油一样看待的女人，最大的功劳就是常常設宴招待那些省督和部长的女人，在議会里是沒有她的地位的。新的議会里，代表們将要掌握很大的权力，我不願意这种权力落到那些不配享受权力的人的手里。"

"不过，先生，"瑪尔蒂推諉說，"我手边哪兒拿得出一两万卢比来花在选举上？謙达夫人呢，一二十万卢比也花得起。我每年从她那兒拿到的診費就有一千五百卢比，要是我参加竞选，这笔錢也得丢掉。"

"先請你說說，你参加竞选不？"

"参加倒想参加，可是，能够不花錢嗎？"

"由我負責好了。你用不着花錢。"

"不，請你原諒，我不想失敗了讓人笑話。当謙达夫人把錢

袋打开，一塊金洋买一张选票时，說不定你也会投她的票的。”

“照你的想法，光憑錢就可以竟选成功嗎？”

“不，不是这样，人也有关系；不过，我除了坐过一次牢以外，还替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而且，如果你想知道底細的話，那一次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去的，正如萊易老爷和康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去坐牢一样。我們这时代的新文明的基础就是財富，什么学問啦，服务啦，家庭啦，种姓啦，在財富的面前都是毫無意义的东西。历史上偶然也出現过財富敌不过人品的事情，但这只能說是例外。拿我自己說吧。如果有个穷女人到我的診所来看病，等好几个鐘头我也懶得答理她；可是，如果有个把闊太太坐着汽車来了，我会跑到門口去迎接她，而且会尽量对她献殷勤，好像她是个女神的化身似的。我跟謙达夫人是談不上竟选的。像現在这样的議会，謙达夫人比我更合适。”

在“卡巴笛”場子里，梅达的一队人显得弱下来了。半数以上的选手都給击败了。梅达一輩子从来沒有玩过“卡巴笛”，而米尔扎却是这一行的专家。梅达的假日都是在演剧中消磨的，他的表演使得最优秀的演員都感到惊异。米尔扎的全部兴趣則在于摔跤場上，他喜欢跟那些摔跤人交往。

瑪尔蒂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形，她站起来对萊易老爷說：“梅达的一队人輸得好慘啊。”

萊易老爷跟康納两人正在談保险的問題。看样子，萊易老爷已經对这問題感到厭倦了。瑪尔蒂仿佛使他解脫了一种羈絆。他站起来說：“是呀，輸得可慘。米尔扎是个道地的选手。”

“梅达怎么会起了这样一个古怪念头，簡直是白白丢脸。”

“这沒有什么丢脸的，只是好玩而已。”

“梅达那边的人，只要一出場就給打敗了。”

“这种游戏沒有休息嗎？”过了一忽兒，她問道。

“誰叫他去跟米尔扎比，”康納嘲諷道，“他还以为这也是哲学呢？”

“我說，这种游戏有沒有休息？”

“現在游戏就要完了，”康納又諷刺說，“等到米尔扎把梅达抱住，在地下拖起来，梅达只得認輸，那时候才有趣呢。”

“我不是問你，我是問萊易老爷。”

“这种游戏哪有休息？”萊易老爷說。“玩的人是一个一个地出場的。”

“好呀，梅达这边又有一个人給打敗了。”

“你瞧着吧！”康納說。“所有的人都会像这样子給打敗的，最后梅达也会給打敗的。”

“你呢，你連上場的勇气都沒有哩。”瑪尔蒂光火了。

“我不玩乡下人的游戏，我打的是网球。”

“就說网球吧，我也贏了你好几百回。”

“我几时夸口說打得贏你呢？”

“如果你夸口，我是准备跟你較量一下的。”

瑪尔蒂罵了他一陣便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坐下。她覚得人們都不同情梅达。誰也沒有說游戏現在应該結束了。梅达也是个奇怪的学究，干嗎不耍点無賴手段，偏要表現自己的光明磊落呢。一会兒給打敗了回来，四面八方的人都会拍手笑話的。現在他这一边也許又有二十个人給打敗了，人們都显得非常高兴。

游戏快要結束的时候，人們变得焦急起来，一齐往着場子擁去。像栅栏一样围起来的繩子都給弄断了。維持秩序的志願队員想要阻止大家，但在狂热的、汹涌的人群面前，他們一点办法也沒有。到了最后，汪洋的水只剩最后一滴，梅达一个人孤零零

地留下来，不得不到对方去做“哑巴”① 了。現在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如果他能够撑住，回到自己的場子上来，那么他这一边就算沒有消灭，不然的話，他就得带着失败的一切羞慚和屈辱回来。他在对方的場子里能够摸到多少人，那些人都将“死”去，而他自己这一边也将有同样多的人“活”起来。

大家的眼睛都盯住梅达。梅达走过去了。人們从四面拥上来围着場子的界限，聚精会神地看着。梅达朝着敌人方向走去的神态是多么安詳啊。他每跨一步，都会引起人們的反应：有的人偏着脑袋，有的人弯着腰。气氛变得紧张了，观众的情緒到达了沸点。梅达闖进了敌人的队伍。敌人的队伍在往后退。他們的組織是那么严密，沒有一个人給梅达抓住或者給梅达摸到。很多人本来希望梅达至少可以使自己一边的七八个人“活”回来，但他們漸漸感到失望了。

米尔扎忽然縱身一跳，抱住了梅达的腰。梅达在拚命掙脫自己的身体，把米尔扎往着界綫这一边拖。人們都疯狂起来了。到底誰是选手，誰是观众，現在已經难于分辨了。大家都乱糟糟地挤在一起。米尔扎和梅达正在进行激烈的搏斗。米尔扎那边的許多老头兒都朝着梅达冲过来，把他紧紧抱住。梅达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下了。如果他能够掙扎着再拖动两臂的距离，那他的五十个人都会“活”轉来；但他已經是寸步难移了。米尔扎在他的脖子上騎着。他的脸胀紅了，眼睛也紅了，汗水在不断地流，而米尔扎的肥胖的身体又压在他的背上，屁股一起一落，嘴里还發出“哼哼”的声音。

瑪尔蒂走到近旁去，用激动的声音說：“米尔扎·庫尔謝德，

① 按照“卡巴笛”游戏的规矩，某一方的最后一个人到对方場子时，絕对不能开口說話。

这可不公平！算是不分胜負得啦。”

米尔扎用胳膊肘在梅达的脖子上打了一下説：“他不認輸，我决不放手。你干嗎不認輸呀？”

“你不能采取这样强硬的手段来叫他認輸。”瑪尔蒂再往前跨了一步説。

米尔扎在梅达的背上使劲压了一下：“当然可以。只要你叫他認輸，我馬上起来。”

梅达又一次想要掙扎起来，可是米尔扎把他的脖子按住了。

瑪尔蒂抓住米尔扎，想把他拉开：“这不是游戏，这是在打架呀。”

“是打架嘛。”

“你不放手嗎？”

就在这时候，仿佛發生了地震一样，米尔扎摔到地上去了，梅达急匆匆地往着界限那兒跑去，好几千观众像疯子似的揮舞着帽子、头巾和手杖。誰也不明白这变化是怎么發生的。

米尔扎跑过来跟梅达拥抱，而且一直拥抱着到帐幕里去。每个人都在説：“博士赢了，博士赢了”，每个人对于这突然發生的、轉敗为胜的現象都覺得非常惊奇。大家都在贊嘆梅达的勇气、毅力和耐心。

事先为工人們准备了橘子，他們每人分得一个橘子，便給打發走了。帐幕里面为客人們預备了茶水。梅达和米尔扎在一张桌子上对面坐下，瑪尔蒂坐在梅达的身边。

“我今天有了一个新的体驗，”梅达説，“一位小姐的同情可以使得失敗变成胜利。”

米尔扎朝瑪尔蒂望了一眼：“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心

里还直在納悶，你怎么会突然爬起来呢。”

“米尔扎先生，”瑪尔蒂羞得滿面通紅地說，“你是一个非常狠心的人！我今天才知道。”

“这是他的过錯。他为什么不認輸呢？”

“即使你要我的命，我也不肯認輸的。”

这几位朋友閑談了一会兒，然后彼此說了些感謝和祝賀的話，便起身告辞。瑪尔蒂也走了，她要去看病人。留下来的只有梅达和米尔扎。他們的身上沾滿了泥土，衣服不能再穿了，現在得洗个澡。戈巴尔替他們打了水来，两位朋友就开始洗澡。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米尔扎問道。

“誰的婚礼？”梅达惊奇地反問。

“你的。”

“我的婚礼！跟誰举行婚礼？”

“哈！你倒会装蒜，好像这种事情也可以隐瞞似的。”

“不，不，我說的是眞話，我的确不知道。怎么說我要举行婚礼了呢？”

“莫非你以为瑪尔蒂小姐要永远做你的游伴嗎？”

“你完全想錯了，米尔扎琪！”梅达神情严肃地說。“瑪尔蒂小姐美丽、温柔、思想豁达、明白事理，此外还有許許多多的好处，不过，我希望我的終生伴侶应該具备的那些品德，在她的身上却找不到，而且也許不可能找到。我認为，女人是忠貞和牺牲的化身，她以自己的順从和牺牲精神，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变成丈夫的一部分。两人結合之后，身体仍是男人的身体，灵魂却是女人的灵魂。也許你会說，男人为什么不忘記自己呢？为什么只希望女人这样做呢？男人是沒有这种能耐的。如果他要忘記自己，那就会变得空無一物。他会鑽进一个山洞，梦想他的灵魂能

跟宇宙精神融为一体。男人是个狂热的动物，而且傲慢自大，認为自己是知識的偶像，妄想直接跟神灵会合。女人却像大地一样，善于容忍，富有毅力，充滿着宁静。男人如果具有女人的特質，那他就会变成聖雄。女人如果具有男人的特質，那她就会变成蕩妇。能够吸引男人的女人，要在各方面都有女人的气質。一直到現在，瑪尔蒂还沒有吸引住我。……我該怎么对你說說我对女人的看法呢？我認为女人是世界上一切美的东西的形象，我对她的希望是，即使我打她，她也不会产生报复的感情，即使我在她的眼前跟别的女人調情，她也不会感到妒嫉。有了这样的女人，我会拜倒在她的脚下，为她献出自己的。”

“这样的女人，也許你在人間是找不到的。”米尔扎摇摇头說。

“慢說一个，一千个也找得到，”梅达信口說，“要不然，人間会多么寂寞啊。”

“举个例子看看。”

“比方康納太太吧。”

“可是康納……”

“康納是个毫無希望的家伙，分明得到一顆鑽石，他却把它当作碎玻璃珠子看待。想想吧，她为康納作了多大的牺牲，她又多么爱康納。在康納那个色鬼的心眼里，也許沒有她的一丁点兒地位，可是，如果今天康納遭遇了什么不幸，她却会为他牺牲的。如果今天康納的眼睛瞎了，或者得了痲疯病，她的忠貞还是絲毫也不会改变的。現在康納还不知道尊敬她，可是，你瞧着吧，总有一天，康納会替她洗脚，而且会把洗脚水喝下去的。我并不需要一个可以和我辯論爱因斯坦的理論的女人，也不需要一个能够替我的作品看校样的女人，我需要的是这样的女人，她

能够以自己的爱情和牺牲，使我的生命达到純净和崇高的境地。”

米尔扎用手捋捋胡子，仿佛記起什么遺忘了的事情似地說：“你的想法非常正确，梅达！如果哪兒有这样的女人，我也想結婚，不过，我是不指望找到的。”

“你也注意搜寻，我也注意搜寻，說不定会碰上好运的。”梅达微笑着說。

“可是，瑪尔蒂小姐不会放松你的，我敢担保。”

“跟这样的女人，我只能开开心，不能結婚。要知道結婚是自我牺牲。”

“如果說結婚是自我牺牲，那爱情是什么呢？”

“爱情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时候，那就是結婚，在这以前是調情。”

梅达穿上衣服走了。

天已經黄昏了。米尔扎走过去一看，戈巴尔还在澆那些树苗。米尔扎高高兴兴地說：“去吧，現在收工了。明天来不来？”

“我想找个活兒干，老板！”戈巴尔胆怯地說。

“想干活兒我就把你留下吧。”

“給多少錢，老爷？”

“你要多少？”

“我咋要法呢，您随便給吧。”

“我給你十五个卢比，可你得好生干活。”

戈巴尔是不怕劳累的。只要有錢，他干二十四小时也願意。既然有十五个卢比，那还用說什么呢，要他的命都行。

“有沒有住的地方？”他說。

“有，有，我会安排个地方給你住。就在这間草房里，分一边

你住吧。”

戈巴尔这时仿佛到了天堂似的。

14

何利的庄稼已經全部繳作罰款。二月算是勉强对付过去了，可是到了三月，家里連一顆粮食也不剩了。家里有五张嘴巴等着吃，一天即使吃不上两餐，一餐总是要吃的，即使不能吃飽，也得吃个半飽才行。絕食嗎，誰能支持多少天？借債嗎？向誰去借？村子里所有大大小小的放債人他都不敢見面了。帮人干活吧，帮誰呢？三月里，甘蔗需要浇水了，自家的活兒也干不过来。可是，空着肚皮又怎么能够操劳呢？

天黑了。裘妮婭的孩子在哇哇地哭。母亲沒有飯吃，哪兒来的奶呢？索娜倒很懂事，可是卢巴什么也不明白，直在嚷着要吃飯。白天吃了些生芒果騙騙自己，現在却需要点固体的食物了。何利曾經到杜拉梨那兒去借粮食，但她关上店門到市場上去了。蒙格魯不惟拒絕了他的請求，而且对他加以侮辱：“还想借哩，三年了，一个銅板的利錢也沒給，就憑这要借給你嗎？这次得等你升了天再借給你。为人不正派，才弄到这样的下場。这种不正派的事兒，老天爷也不容你！管賬先生一吓唬你，你就乖乖地赶紧把錢送去。难道我的錢不是錢嗎？还有你老婆那副样子，簡直神气活現。”

从那兒回来以后，他哭丧着脸，陰沉地坐着。就在这时候，普妮婭来取火种。她走到厨房門口一望，里面一点火光也沒有。她說：“嫂嫂，今天为啥不做飯？現在是該做飯的时候了。”

自从戈巴尔出走以后，普妮娅和丹妮娅已經和好了，而且对何利表示感激。她現在也駡起希拉来了："这个凶手，把牛害死就跑掉了。做下了丢人的事，哪兒还有脸回家来，回来我也不讓他进門。他竟然不顧羞耻，把牛毒死了！最好是警察把他捆起来带走，讓他去受受罪。"

丹妮娅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只得說："家里一顆粮食也沒有，还做什么飯呢？你大哥不顧孩子們的死活，把族的肚皮塡飽了。現在族对我們連瞧都不瞧一眼。"

普妮娅的庄稼收得很好，她也承認这是何利的本領。希拉自己經营时，从来沒有过这样的丰收。

"为啥不向我去要粮食呢？"她說。"我的粮食不也是大哥挣来的嗎？等到好日子来的时候，大家再吵嘴打架吧，眼下的困难得一塊兒想法度过去。我难道是个不識好歹的人？大哥要不照管的話，我今天哪兒还有个依靠呀？"

她拔起脚回头就走，把索娜也带去了。轉眼之間，她們拿着滿滿的两筐子粮食回来，擱在天井里。至少有两滿大麦。丹妮娅还沒有来得及开口，她又轉身回去，一会兒工夫就提着一大籃豆子回来，她放下豆子，說："走吧，我来替你生火。"

丹妮娅一看，發現大麦上面还有一只小提籃，里面装着四、五西尔面粉。今天，她生平第一次在别人面前低头了。她的眼睛里噙着爱和感激的泪珠說："瞧你全都搬来了，家里一点也不留下？莫非擱在家里会飞走嗎？"

裘妮娅的孩子睡在天井里的小床上哭。普妮娅把他抱在怀里，一面撫弄着他，一面对丹妮娅說："沾你的光，現在有的是，大嫂！大麦有十五滿，豌豆有五滿，这都不用瞞着你。咱們两家人可以对付过去了。再过两三个月，又可以收玉米了。往后的事

情，自有老天爷作主。”

裘妮婭走过来，用胸前的紗丽的一角去撫摸她嬸嬸的脚。普妮婭对她祝福。索娜走去生火，卢巴提起水桶去汲水。家里的生活像一度停下的車子，現在又往前开动了。本来因为受到阻塞而产生漩渦、泡沫、并且喧嚷奔騰的流水，在阻塞的东西清除以后，又發出了柔和、甜蜜的声音，平靜而悠緩地，像一泓油汁似的流去。

“大哥干嗎要这样忙着繳罰款呀？”普妮婭說。

“要不然，在教族里怎能安生呢？”丹妮婭說。

“大嫂，我說句話你見怪不？”

“說吧，我怎会見怪呢？”

“不說了，也許你会生气的。”

“我不生气，你講吧。”

“你不該把裘妮婭留在家里。”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收留她她会跳河的。”

“把她留在我家里，别人就不会說閑話了。”

“你今天才会說这样的話。要是那一天把她送到你家里去，你准会拿起扫帚攆她出来！”

“戈巴尔的婚事，难道要花这么大的本錢嗎？”

“命中注定的事，誰有办法摆脫呢！眼前弄到这副光景，事情还沒有了結哩。薄拉在討卖牛的錢，他說：‘那时候把牛卖給你，是要你替我找一門亲事，如今我不娶亲了，把我的錢还給我。’他那两个兒子手里都拿着棍子，在到处蹓躂。我們家哪兒有人跟他們打架呢？哎，自从那条倒霉的牛进了門，家都給毀了。”

普妮婭又談了些別的話，取了个火种就走了。何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进到屋里說：“普妮婭倒是沒有什么坏心眼。”

“希拉也沒有什么坏心眼吧？”

丹妮娅虽然把粮食收下了，心里却感到羞愧和屈辱。世道眞是变了，想不到她今天竟然在别人面前这样低三下四。

“無論什么人你都不領情，这就是你的毛病。”

“憑什么要領情？莫非我男人沒有費尽心血替她料理家务？再說，我也不是白白要她的施舍，她的粮食我会一顆一顆地还淸的。”

可是，普妮娅虽然明白她大嫂的心境，她还是要报答何利的恩情。何利家里的粮食快吃完的时候，她又一滿两滿地送来。

但等到雨季已經来临而天还是沒有落雨时，問题却变得很严重了。五月的热風在到处吹拂。井里的水干涸了，地里的甘蔗也在烈日下枯萎了。河里只有很少的水，近几天来人們常常为了爭水打架。后来，連河水也断絕了。处处都在發生偸盜和搶劫的事情。全省一片混乱。

幸好六月里下了雨，农民們才得到舒息。下雨那一天是多么欢乐啊！飢渴的土地仿佛永远也不能滿足，飢渴的农民却蹦蹦跳跳，仿佛下的不是雨而是黃金。收集这些金幣吧，尽量收集吧。曾經有旋風卷起漫天塵土的田野，現在已在用犁头翻耕了。孩子和老人都跑出門去看那些水池、水塘和水槽。瞧吧，水池已經装滿一半了，水正在往着槽里流去！

不过，現在不管下多大的雨，甘蔗也已經沒有希望了。每一株最多能长到一只手那么高。玉米和大麦怎么够繳租子，又哪能塡飽高利貸者的肚皮呢？不錯，牛的飼料倒不会缺少了，人呢，也勉强可以活下去了！

十一月过去了，薄拉还是沒有拿到錢，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何利的家里。“你說話就这样不算数嗎？”他說。“你亲口答

应过我，榨了甘蔗就还我的錢，現在甘蔗已經榨了，还我的錢来！”

何利訴說了自己的不幸，又講了各种各样請求原宥的好話，但是薄拉依然不肯离开他的家，于是他光火了：“我說，大爷，眼下我手边沒有錢，我也沒有地方借錢。我往哪兒去张罗呢？家里一顆粮食都找不出来。不信你进来看看。有什么东西你就拿去好了。”

“我干嗎要来搜你的家？”薄拉冷冰冰地說。“你手边有沒有錢也跟我不相干。你說过榨了甘蔗就給錢。甘蔗已經榨了，現在把錢給我。”

“那你說吧，你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我說什么呀？”

“完全听你的便。”

“我要把你的两条耕牛牵去！”

何利用充滿惊奇的眼光看着薄拉，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接着，他像一个失掉感覺的人一样搭拉着脑袋。难道薄拉要逼着他变成叫化子才肯罢休嗎？牵走了两条耕牛，他还有什么指望呢？

“你把两条耕牛牵去，我可就完蛋了。”他用可怜的声調說。“要是你昧得下良心，那你就牵去吧。”

“我不管你死活，我只要自己的錢。”

“要是我說錢已經給了呢？”

薄拉楞住了。他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何利居然这样不顧羞耻，这簡直是想像不到的事情！

“要是你手里抱着一罐恒河水，說你已經給过了錢，那事情就算了結。”他恶狠狠地說。

“我倒是想說，人急了啥事情都做得出来，不过我不說。”

“你就不敢說。”

“是呀，大哥，我不敢說。我是在开玩笑。”

他迟疑了一忽兒，接着又說：“你为啥对我这样凶呀，薄拉大哥！裘妮婭进了我家的門，我撈到了什么好处呢？兒子跑掉了，两百卢比的罰款拿出去了。我完蛋了。現在你也要挖我的老根！老天爷在上，我的的确确不知道那孩子在干些什么事情。我还以为他是到那边去听听唱歌的。那天半夜裘妮婭到我家里，我才明白过来。那时候我要不把她留在家里，你想想她能上哪兒去，她去跟誰住呢！”

裘妮婭躲在走廊的門那兒站着，偷听他們的談話。現在她不把薄拉当作父亲，而是当作仇人。她深怕何利会把耕牛送掉，連忙走过去对卢巴說：“快去叫媽来，說有紧要事情，不許耽擱。”

丹妮婭到地里上牛粪去了。听了媳妇的口信，她急忙赶回来。

“叫我来干什么呀，”她說，“弄得我心神不定。”

“你看見我爹沒有？”

“看見了，活像个屠夫似地坐在大門边，我一句話也沒跟他說。”

“他在問公公要我們的两条耕牛哩。”

丹妮婭的心脏都收縮了。

“要两条耕牛！”

“是呀，他說：要就还我的錢，要不我就把两条耕牛牵去。”

“你公公怎么說？”

“他老人家說：要是你昧得下良心，那你牵去吧。”

“牵就牵去吧；要是有一天他不上門来討飯，那你在我臉上

吐口水好了。他高兴喝我們的血，那就讓他喝吧。”

她在盛怒之下走到外面来，对何利說：“薄拉大爷要我們的两条耕牛，为什么不給他呢？塞飽他的肚皮吧，我們自有老天爷作主。难道我們沒有办法活下去嗎？直到今天，我們是自己干自己的活兒，往后只好替别人干活去了。只要老天爷保佑，我們又会弄到公牛、閹牛的，再說，替别人干活又有什么不好，水灾啦，旱灾啦，租子啦，都用不着操心了。当初我不晓得他会跟我們作对，要不然，我們干嗎买下那条母牛，給自己招来一身祸害呢。自从那倒霉的牛来了以后，这个家也就完了。”

薄拉覺得現在該把他一直隐藏着的武器拿出来了。他已經相信，这一家人除了两头耕牛之外，别的一点依靠都沒有了。为了保住这两头牛，他們無論什么事情都願意做。他像一个出色的射手似的屏气凝神地說：“要是你想讓我丢脸，自己安安生生地过日子，那可办不到。你为了自己的两百卢比哭哭啼啼，我却丢了价值十万卢比的体面。你当初是怎样把裘妮娅收留下来的，現在最好照样把她从家里攆出去，那样一来，我不会要你的耕牛，也不会向你討母牛的錢。她害我丢了脸，我也要看到她吃点苦头。她像个皇帝娘娘一样坐在这兒，我們倒背上了一个坏名声，还要为她操心，这我可受不了。她是我的女兒，是在我怀里长大的，老天爷有眼，我从来沒有把她看得比兒子賤些；可是，我今天要亲眼看見她在街上討飯，在垃圾堆里找吃食，我的心里才舒服。一个做爹的人居然会这样無情無义，那你可以想見我是多么伤心。这个賤人辱沒了我家祖宗七代的名声。你把她收留在家里，这不是叫我难堪是什么？”

“大爷，你也听我說說。”丹妮娅带着不容分辯的口气說。“你打的主意是办不到的，一百輩子也办不到。裘妮娅要跟我們同生

共死。你說要把耕牛牵去，你牵去吧。要是这样做能够把你掉下来的鼻子重新粘上，那你就粘上好了[1]；要是这样做能够保住你祖宗的体面，那就保住吧。裘妮娅的确是做了不对的事情。那一天她跨进我家的門，我馬上拿起扫帚要打她；可是，一看見她的眼泪往外直流，我又可怜起她来了。大爷，你現在已經老了，可是你今天还一心一意想要成亲，何况她还不过是一个孩子呢。”

“你听見她的話沒有，何利？”薄拉用寻求同情的眼光望着何利說。“現在可不能怪我了。我非把耕牛牵去不可了。”

“牵去吧！”何利坚决地說。

“可别哭哭啼啼地說：我的牛給牵走了！”

“不会。”

薄拉正在解开耕牛的繩子时，裘妮娅穿着打了許多补釘的紗丽，怀里抱着孩子走出来，用顫抖的声音說：“爹，我离开这个家，照你的心願去討飯来养活自己跟孩子，要是討不到飯，我就投水死掉。”

“滚开，别在我面前現眼。”薄拉凶神恶煞似地說。“我要再看到你那副嘴脸，算是老天爷沒有灵驗。你这賤人，你这辱沒家門的东西。眼下你也只配投水死掉。”

裘妮娅連瞅也不瞅他一眼。她心里涌起一陣憤怒，想在憤怒中毁掉自己的一生，可是这种憤怒蘊蓄的不是暴力，而是自我牺牲。如果大地这时候裂开一条縫，把她吞下去，她将会多么感激啊！她迈开步子往前走。

但她还沒有走到两步，丹妮娅就跑去抓住她，粗暴而又温存地对她說：“你上哪去呀，媳妇，进屋去吧。这是你的家，我們活

---

[1] 即挽回面子之意。

着的时候是你的家，我們死了也是你的家。要那种恨自己的后代的人才应該去投水。瞧你这位好爹爹，說出这样的話也不晓得害臊。居然还要吓唬我哩，眞是不要脸皮！牵去吧，喝耕牛的血吧……”

“婆婆，”裘妮娅嗚嗚咽咽地說，“我的亲爹都这样咒我，你讓我去投水吧。为了我这个苦命人，害得你也受累。我进門以后，你的家就衰敗了。这些日子来你待我的情义，連亲娘也比不上。老天爷保佑，但願我来生再投人胎时，就投在你的怀里。”

丹妮娅把她往着自己的身边拖过去。“他不是你爹，”她說，“他是你的仇人，是个凶手。你娘要在世的話，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讓他結婚吧，他老婆不用鞋子打他那才怪哩！”

裘妮娅跟在婆婆后面进屋去了。

薄拉走到拴牛的木桩那兒，解下两头耕牛，呼拉呼拉地喘着气往家里走，彷彿他是被邀請赴宴，結果沒有吃到薄餅，反而挨了一頓鞋底板似的。他在心里嘀咕着：“現在瞧你何利怎样耕田，怎样逍遥自在吧！大家都想来羞辱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結下的冤仇，要不然，这样的女兒哪有好人肯收留在自己的家里。人人都变得不顧脸皮了。戈巴尔那小子根本沒有同裘妮娅正式成亲，裘妮娅这小寡妇呢，居然厚着脸皮跑过来站在我眼前。换上别一个姑娘哪还好意思露脸。她簡直丧尽了廉耻！这帮人又坏又蠢，还以为裘妮娅現在是他們的人了。他們就不明白，一个人在自己爹娘的家里待不下去，那她随便在什么人的家里也待不下去的。如今世道坏了，要不然，我会当着众人的面，抓住丹妮娅这泼妇的髮辮拖她。她駡我駡得多厉害啊。”

他又朝两头耕牛看了一眼：多么壮实啊。是一对好耕牛。無論在哪兒都能卖一百卢比。我的八十个卢比准可以捞回来了。

他还沒有走出村子，便發現达塔丁、巴泰西瓦里、索巴以及别的一二十个人从后面跑上来了。他的血都凉了。眼看着要打一架，耕牛会給搶走，他也会給揍一頓。他扎好腰布，站住不动。要死也得拚一場再死去。

“你这是干嗎呀，薄拉，”达塔丁走到他近旁說，“把何利的牛牵走了，他一声不响，你就神气啦。大伙兒都在干自己的活，什么人也不知道。要是何利随便說一句話，你的毛会給拔得一根也不剩的。你要圖个好下場，快把牛牵回去。你簡直沒有一点正人君子的派头。”

“这是何利为人老实的結果。”巴泰西瓦里說。“他欠你的錢，你可以到法院去告他，請求法院将他的財产充公呀。你有什么权利把他的牛牵走？要是他告你一状，你准会給抓起来的。”

“师爷先生，”薄拉讓步說，“我压根兒沒有逼他呀。是他自己給我的。”

“你把牛送回去，索巴。”巴泰西瓦里說。“一个庄稼人把牛送給了别人，莫非他自己拉犁耕地不成！”

薄拉站在那两头牛的面前說：“那你把我的錢要来，我牵了牛是干嗎的呀。”

“把牛給我，你要錢就去告他一状。不然的話，我要揍死你。你的錢是給的現款嗎？你硬把一条不吉祥的母牛塞給他，現在你又要牵走他的耕牛。”

薄拉不肯从那两头牛的面前走开。他坚决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兒，仿佛要死了才肯退讓似的。要講理，他哪能爭得过管賬先生呢！

达塔丁往前跨一步，挺直佝僂的腰，大声叫道：“你們全都站着瞅什么呀，还不揍这家伙一頓，把他攆走！竟讓他从我們的村

子里把牛拉走?"

班西是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他使劲推了薄拉一下，薄拉撑持不住就倒下了。薄拉想要掙扎起来，班西又給了他一拳。

何利匆匆忙忙地赶来了。薄拉朝着他跑了几步，問道："憑良心說說，何利大爷，我是不是逼着你把牛給我的?"

"他說是'何利自己甘願把牛給我的'，他在騙我們。"达塔丁把他的話加以解释。

"他对我說，"何利畏畏縮縮地說，"要我把裘妮婭从家里赶出去，或者是还他的錢，要不然他就把牛牽走。我說，媳妇我是不赶出去的，我的手边也沒有錢，要是他的良心上过得去，他可以把牛牽走。就这样，我讓他的良心去决定，他也就把牛牽走了。"

"你旣然讓他的良心去决定，哪兒还說得上强迫呢?"巴泰西瓦里嘟着嘴巴說。"他的良心說：把牛牽走吧。那你就牽走吧，薄拉大哥，牛是你的了。"

"是呀，"达塔丁也附和說，"旣然扯到良心的問題上来了，誰也沒話可說。"

大家都用譴責的眼光看着何利，垂头丧气地轉身走了。胜利了的薄拉却得意洋洋地昂起脖子，牽着两头牛走去。

15

瑪尔蒂外表是一只蝴蝶，实际上却是一只辛勤的蜜蜂。她的生活里并不全是欢乐，因为一个人光吃糖是不能够活下去的，即使活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她笑，是为了她懂得笑的意义。

她并不把說說笑笑看作生活的一切，她也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以为世界上無論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她才發生的。不，她喜欢說說笑笑是因为这可以使她更容易承受生活的重担。

她的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只憑着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賺到百十万卢比。他干的工作是替那些大地主、大富翁們出卖产業，替他們张罗貸款，或者在官員面前替他們疏通，使他們的訴訟得到胜利。換句話說，他是一个經紀人。这一个阶層的人是很有才能的。随便什么事情，只要可能捞到一点錢，他們都会动手去干，而且会想法把它干好。他們能撮合某某土王跟某某公主的婚事，从中捞一两万卢比。这样的經紀人在作小买卖时，我們就管他叫"拉縴的"，而且我們都对他表示憎恶。同样的拉縴人一做了大买卖，他就跟土王們一塊兒去打猎，跟省督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了。考尔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兒。他有三个女兒。他曾打算把三个女兒都送到英国去受高等教育。他也跟别的很多有錢人一样，認为在英国受了教育之后，一个人便有些不同寻常了。也許是那兒的空气具有一种磨練人的智慧的力量吧。但他的这种梦想只实現了三分之一。瑪尔蒂还在英国的时候，他就害了中風，不能工作了。他現在得由两个人扶着，才能艰难地起立或坐下。他的舌头完全不会活动了。舌头旣然不会活动，收入也跟着沒有了。本来他的一切都是靠舌头賺来的。他又沒有积蓄的習慣，胡乱地賺錢，也胡乱地花掉，因此好些年来生活很不如意。家庭的全部担子都落在瑪尔蒂的身上。瑪尔蒂每月四、五百卢比的收入当然無法維持豪华的生活，但也足以供两个妹妹上学，而且可以使一家人得到温飽。她一天到晚都在奔忙。她希望父亲能过一种朴素、虔誠的生活，可是，她父亲非常喜欢吃喝，这習慣总是沒有办法改掉。赶上沒有錢的时

候，他就拿自己的房子作抵，写一张期票向高利貸者借一两千卢比。高利貸者是他的老朋友，而且曾經在他的帮助下賺过几十万卢比，由于情面的关系，不便拒絕他的要求。他借的錢已經超过了两万五千卢比，高利貸者随时可以請求法院将他的財产拍卖的；可是，朋友的情面还是繼續維持下去。自私自利的人的那种無耻，考尔也是有的。要向他催債嗎，他才不在乎哩。瑪尔蒂对他的揮霍常常表示不滿，可是她的母亲是一个活菩薩，在这年月里依然認为侍候丈夫是女人一生的主要目的，常常对瑪尔蒂加以劝解，因此家里总算沒有發生糾紛。

有一天，黃昏时分。風里还有着热气。天上籠罩着灰蒙蒙的塵土。瑪尔蒂和她的两个妹妹在平屋前面的草地上坐着。因为沒有下雨，青草都枯萎了，露出了光溜溜的土地。

“园丁为什么不浇一点水？”瑪尔蒂間。

“这猪玀边干活兒边睡覚！”二妹沙罗吉說。“你一开口，他就編一大堆理由。”

沙罗吉正在念文学士的学位。她长得又高又瘦，面带病容，性情冷酷，什么人她都不喜欢，总是在挑剔别人的毛病。医生們劝她不要作任何操劳的事情，而且要到山上① 去休养，可是，家里的情况是無法送她上山去的。

最小的妹妹瓦尔达对沙罗吉有些妒嫉，因为全家的人都非常宠爱沙罗吉；生病旣然有这样的好处，为什么她不会生呢？她是个驕傲的小姑娘，膚色白皙，身体健康，眼睛骨碌碌轉，脸上流露出一股聪明。除了沙罗吉以外，她对全世界的人都抱着同情。跟沙罗吉頂嘴已經变成了她的天性。她說：“一天到晚，爹总是

---

① 指避暑胜地。

打發他上街去，哪来的閑工夫呀。喘口气的空兒都抽不出，还說边干活边睡覺！”

“爹儿时打發他上街去呀，撒謊！”沙罗吉罵道。

“天天都打發他去，天天。今天也打發他去了。要不要叫他来問問？”

“問就問，我来叫！”

瑪尔蒂深怕她两个糾纏起来就不能再清清靜靜地坐下去，她便改变話題說：“得啦，得啦。今天梅达博士在你們学校里演講了嗎，沙罗吉？”

“嗯，講是講了，可就是誰也不喜欢。”沙罗吉皺皺鼻子說。“他說：‘在世界上，女人的活动范围是跟男人絕对不同的。我們这时代的汚点就是女人跑到男人的活动范围里来了。’所有的姑娘都拍手、打唿哨。他只得不好意思地坐下了。看样子，他有几分古怪。他甚至說，爱情不过是詩人的想像，在現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胡庫夫人把他狠狠地嘲笑了一頓。”

“胡庫夫人？她也有胆量在这問題上發言！”瑪尔蒂譏諷說。“你应該从头到尾听梅达博士講完的，这可以看出他心里对女人是怎样看法。”

“誰有耐心把他的全篇演說听完呀，他越說越叫人生气。”

“那为什么把他請来呢？归根結蒂，他也不是妇女的仇人啊。我們認为对的事情，我們总得要宣传宣传。他并不是那种专門討好女人的人。再說，現在誰也不知道，妇女們想要走的路就是正确的路。往前走了一陣之后，我們很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决心的。”

她談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妇女們的生活理想，然后說：“梅达不久要在妇女协会的一次会議上發表演說。”

沙罗吉吃了一惊。

“可是，你也說妇女和男人应該有平等的权利呀。”

“我現在也是这样說；不过，反面的意見也是应該听听的。說不定錯誤的还是我們哩。”

妇女协会是本城的一个新团体，是在瑪尔蒂的努力下才成立的。城里受过教育的妇女全都加入了这个协会。梅达第一次發表的演說在妇女当中引起了很大的騷动，协会决定要对他作一个十分有力的答复。这个担子就由瑪尔蒂肩負起来。好些天来，瑪尔蒂都在搜寻足以为自己这一方面辯护的理由和論据。另外还有許多位小姐在写自己的演說稿。

到了那一天傍晚，梅达走进协会的大厅时，發現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他感到很得意。人們是这么热烈地来听他的演講！而这种热烈的情緒还不仅仅表現在脸上和眼睛里。今天，所有的妇女都戴着金首飾，穿着綢衣服，仿佛她們是来参加婚礼似的。为了要击敗梅达，她們曾經用尽全部力量进行工作，而服飾的华丽，——誰又能說它不是一种力量呢。为了今天这場合，瑪尔蒂特别选了一件新式的紗丽，做了一件新式的上衣，而且抹粉插花，細心打扮，好像她是在作新嫁娘一样。妇女协会里从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盛大的場面。梅达博士虽然只是一个人，但妇女們的心里却在顫抖。眞理的一点火花是可以把虛伪的一座大山烧成灰烬的。

米尔扎、康納和編輯先生翁卡尔·納斯坐在最后一排。萊易老爷到的时候，演講已經开始了，他在后面站着。

“找个位子坐下吧，你能站多久呀？”米尔扎对他說。

“不坐了，坐下会把我悶死的。”萊易老爷說。

“那我来站，你請坐。”

莱易老爷按着他的肩膀："不必痲煩，你坐吧。我站累了的时候会叫你起来讓我坐的。好，瑪尔蒂小姐做了主席了，康納得請請客。"

"現在她眼里只有梅达了。"康納哭丧着脸說。"我摔了个觔斗。"

梅达先生的演說开始了：——

"各位德妃①，当我这样称呼你們的时候，你們是一点不会見怪的。你們把这种尊敬当作自己应享的权利，可是，你們是否听到过哪一位女士把男人当作'德瓦达'②看待呢？如果你們把男人叫作'德瓦达'，他会以为你們是在跟他开玩笑。你們可以奉献的，有仁慈、忠貞和牺牲精神。男人有什么可以奉献呢？他不是給予者，而是收受者。为了爭权夺利，他使用暴力、进行斗爭、制造糾紛……"

听众拍起手来。

"这家伙想出了多么巧妙的办法来博取女人的欢心啊。"莱易老爷說。

翁卡尔·納斯可不喜欢。"一点不新鮮。"他說。"这种思想我不知道已經講过多少次了。"

梅达繼續說："因此，当我看見具有崇高思想的德妃們，对那种仁慈、忠貞、富有牺牲精神的生活感覚不滿意，朝着斗爭、糾紛和暴力的生活奔去，而且認为这才是幸福的天堂时，我对她們是不敢恭維的。"

康納夫人用驕傲的眼光望着瑪尔蒂。瑪尔蒂低下了头。

"你覚得如何？"米尔扎說。"梅达倒是个有胆量的人哩。他

① 德妃：女神。

② 德瓦达：神。

說的是眞話，而且是当面說。”

“德妃們上这种圈套的日子已經过去了。”翁卡尔·納斯皺皺鼻子說。“剝夺了她們的权利，又說她們是德妃，是拉克什米，是母亲。”

梅达往下講：“我看見女人打扮成男人的模样、做男人的工作，就像看見男人打扮成女人的模样、做女人的工作时那样感到厭恶。我相信，你們是不会把自己的信心和爱情寄托在这种男人身上的。我也敢对你們保証，这种女人是不会得到男人的爱情和忠貞的。”

康納的脸上閃耀着衷心的喜悅。

“你非常高兴吧，康納琪？”萊易老爷挖苦他說。

“遇到瑪尔蒂的时候我要問問她，看她有什么意見？”康納說。

梅达繼續說：“在人类的發展中，我認为妇女的地位比男人的地位崇高，正如我認为爱情、牺牲和忠貞比暴力、斗爭和糾紛崇高一样。如果我們的德妃們想从創造和养育的聖殿走到暴力与糾紛的魔境，那么，这将不会是社会的幸事。我对这問題是抱着坚决态度的。男人的驕傲使得他們的魔鬼的名声更加显著。他搶了自己兄弟的主权，讓自己的兄弟流了鮮血，却以为他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德妃們用自己的血液养育的孩子，被他們当做了炸弹、机关槍和坦克的牺牲品，而他們却自命为征服者。当我們的母亲們在他們的額头上抹上郁金色的吉祥印，用祝福的話語当作甲胄庇护着他們，把他們送到暴力的地方去时，那就难怪男人們只把毁灭看作世界的幸福，而且喜欢暴力的傾向一天比一天增加，到了今天，我們發現这种凶恶的天性已經变得疯狂，正在毁灭着全世界，踩躪着全人类，正在把綠油油的田野变成灰

烬，使美丽的家园变得荒凉冷落。德妃們，我請問你們，你們帮助这种魔鬼的把戏，卷进这种争斗的場所，难道是为世界謀取幸福嗎？我請求你們，要对那些进行破坏的人采取行动，要維护你們的生活准則。”

“瑪尔蒂的头抬不起来了。”康納說。

“梅达說的倒是眞話。”萊易老爷贊成梅达的看法。

翁卡尔·納斯可不高兴：“但他說的事情一点兒也不新鮮。他是以这些废話作幌子来反对妇女运动。我不承認牺牲和爱情可以使世界进步。要使世界进步，就得英勇無畏，就得有知識、有力量。”

“好，你是要讓我們听听呢，还是老是說你那一套？”米尔扎說。

梅达的演說在繼續进行：“德妃們，有人說妇女和男人有着同样的力量，同样的智慧，說他們之間沒有什么分别，我可不是这种人。比这更可怕的荒謬的說法，我簡直無法想像。这种荒謬的說法想要把若干世紀积累起来的經驗一笔勾銷，好像一小片云要把太陽遮住一样。我奉劝你們不要上这个圈套。妇女胜过男人，正如光明胜过黑暗。寬恕、牺牲和非暴力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理想。妇女已經实践了这种理想。男人呢，多少世紀来他們都借着宗教和聖哲的帮助，竭力要达到这个目标，可是他們沒有成功。我認为，女人的牺牲精神就抵得上他們全部的宗教热忱和瑜伽哲学。”

拍手的声音震撼了整个大厅。萊易老爷兴致勃勃地說：“梅达講的是他心里的話。”

“不过他講的都是些过时的东西，陈腔烂調。”編輯先生翁卡尔·納斯評論說。

“只要講的时候抱着深切的信念，过时的也会变得新穎。”

“每月拿一千卢比、随意追求享受的人，是不会有什么深切的信念的。这不过是討好脑筋古板的男女的一种办法而已。”

康納朝瑪尔蒂望了一眼：“瞧她还得意哩。她眞該害臊。”

“現在你也該發表一篇演說了，康納，”米尔扎逗弄他說，“要不，梅达会讓你摔觔斗的，他已經贏了一半了。”

“請放心吧，”康納咧开嘴笑着說，“像这样的小鳥，我不知捉了多少，随后又把它們扔了。”

萊易老爷对米尔扎挤挤眼睛：“这些日子你老是往着妇女协会跑。說句老实話，你捐了多少錢？”

康納覚得有点难为情。“这种以艺术作幌子来騙人、实际上却干着曖昧勾当的协会，我是不捐錢給它的。”他說。

梅达在繼續講下去：——

“男人說，那么多的哲学家、科学家和發明家，全都是男人，那么多伟大的聖哲都是男人，所有的战士，所有的政治家，所有伟大的航海家，所有的伟大人物都是男人；可是，这些伟大人物合起来干了些什么呢？大聖人和宗教宣传家，除了使得世界上血流成河，除了煽起仇恨的烈火以外，他們还做了些什么？战士除了砍掉兄弟們的头顱以外，还留下些什么可以紀念的东西？政治家的紀念碑，只是那些已經毁灭了的帝国的遺迹，而發明家除了把人类变成机器的奴隶以外，又解决了什么問題呢？在男人們創造的这种文明里，哪兒有和平？哪兒有合作？”

翁卡尔·納斯站起身来准备要走。“花花公子講大道理，我听起来渾身覚得不舒服。”他說。

米尔扎抓住他的手，讓他坐下。“你这編輯先生也是个道地的呆子。”他說。“如今这世道，誰高兴誰就可以哇啦哇啦說一陣。

有些人听了还会拍手叫好。就是这么一回事。像这样子的数不清的梅达来了又去，可是世界还是老样子。这有什么值得生气呢。”

“听見这种謬論，我受不了！”

“分明是一个蕩妇，說起話来却像一个貞女，誰听了不生气！”萊易老爷慫恿他說。

翁卡尔·納斯又坐下了。

梅达在繼續說：——

“我請問你們，当天鵝看見了鷹隼捕捉麻雀，它也要离开那幸福宁靜的瑪那涉湖①，也要去捕捉麻雀，难道这对它有好处嗎？即使它变成一只猎鳥，那你們会向它祝賀嗎？天鵝沒有那样銳利的嘴壳，沒有那样銳利的脚爪，沒有那样銳利的眼睛，沒有那样强劲的翅膀，也不那样嗜好鮮血。这些特征它要花费好几百年的时間才能完全具备，即使完全具备了，它究竟能不能变成鷹隼也还是疑問。無論它变得成鷹隼或者变不成鷹隼，它都不再是天鵝了——不再是啄食珍珠的天鵝了。”

“这倒像是詩人的論証。”米尔扎說。“雌鷹隼也像雄鷹隼一样捕捉麻雀呀。”

翁卡尔·納斯高兴起来了。“就憑这点辯才，你已經变成哲学家了！”他說。

康納把心里的一股怨气吐出来：“不是哲学家，是哲学家的尾巴。哲学家是那样的人，他……”

“他对眞理一点兒也不迴避。”翁卡尔·納斯接下去說。

康納不喜欢这种接話头的作法。“眞理我可不懂。”他說。“不

---

① 在喜馬拉雅山北部，西藏岡底斯山附近，传說是天鵝栖息之处。

过，我說的哲学家是那种眞正的哲学家！”

“你給哲学家下了一个多么眞实的定义。”米尔扎贊賞地說。“啊，老天爷！哲学家者哲学家也。誰說不是呢？”

梅达繼續說：“我不是說德妃們不需要知識。是需要的，而且比男人更需要。我不是說德妃們不需要力量。是需要的，而且比男人更需要。但是，她們需要的并不是男人們用来把世界变成屠場的那种知識和力量。如果你們也取得了那种知識和力量，世界将会变成一片沙漠。你們的学問和你們的权限不在于暴力和毁灭，而在于創造和养育。难道你們認为，选举权可以使人类得救嗎，或者，在公事房里耍笔杆和在法庭上嚼舌头可以使人类得救嗎？为了这些虛假的、不自然的、毁灭性的权利，难道你們要放弃你們天賦的权利嗎？”

为了对大姐姐表示尊敬，沙罗吉一直按捺着性子坐在那兒。但她現在眞忍不住了，她突然叫起来：“我們要选举权，跟男人一样！”

“我們要选举权！选举权！”很多女孩子都高声嚷道。

“反对妇女运动的人丢脸了！”翁卡尔·納斯站起来高声說。

“保持肃靜，”瑪尔蒂用手拍着桌子說，“贊成或者反对的人，都会有充分的机会發言。”

梅达說：“选举是新时代的泡沫、幻影，是新时代的詛咒和欺騙，一陷进它的漩涡里，你們就無所适从了。誰說你們的生活圈子狭窄，在那里面得不到發展的机会？我們大家首先是人，别的都在其次。我們的生活是在家庭里开始的。我們在家庭里誕生，在家庭里得到撫养，一生的全部事業都在这里开始；如果这个生活圈子狭窄，那还有什么生活圈子不狭窄呢？难道是那种进行有組織的掠夺的斗爭場所嗎？难道你們想要拋弃創造人和

决定人的命运的場所，到那压榨人和讓人流血的場所去嗎？”

“就是男人的专制使得妇女产生了这种反抗精神。”米尔扎插嘴說。

梅达：“当然，男人对妇女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这不是說，妇女也要对男人不公平。妇女尽可以消除不公平的行为，但不能消除她們自己。”

“妇女要求权利，是为了正确地利用这种权利，而且要防止男人滥用权力。”瑪尔蒂說。

梅达回答道：“人世上最大的权力是从服役和牺牲中得来的，这种权力你們已經得到了。跟这些权力比起来，选举权是毫無意义的。我覚得遺憾的是，我們的姊妹們在照着西方的样子学，而西方的妇女已經失掉自己的地位，从主妇的身份堕落成了享乐的工具。西方的妇女想要自由，为的是可以尽情享乐。我們的母亲們从来不曾把享乐当作理想。她們就憑着服役的传統，永永远远操持家务。西方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們是可以学習的。文化方面經常都有着交流。不过，盲目的摹仿却只是思想貧弱的征象。西方的妇女現在都不想做家庭主妇了。享受生活的欲望使她們变得不听約束了。在輕佻的举止和放蕩的游乐中，她們牺牲了自己最珍貴的淑靜端庄的品德。当我看見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們卖弄自己的美貌和裸露的身体，或者用手臂摟住别人的脖子时，我就会可怜她們。她們的欲望已經把她們征服了，她們甚至連自己的貞操都無法守住。妇女的堕落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嗎？”

萊易老爷拍起手来。大厅里掌声雷动，仿佛很多爆竹在同时震响。

“你能駁斥这一点嗎？”米尔扎对編輯先生翁卡尔·納斯說。

“他在全篇演說里，就只这一件事情說了眞話。”翁卡尔·納斯冷冰冰地說。

“那么說，你也是梅达的追随者了。”

“不，我不会做任何人的追随者。我要想法答复这个問題，請看‘閃电日报’吧。”

“这就是說，你并不是要探求眞理，而純粹是想为自己辯护。”

“原来你所自負的热爱眞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萊易老爷挖苦說。

編輯先生翁卡尔·納斯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样子說：“律师的工作就是要照顧他的当事人的利益，不分什么眞理不眞理。”

“那么說，你是妇女的律师了。”

“我是一切弱者、一切無依無靠、受苦受难的人的律师。”

“太沒有羞耻了，朋友！”

梅达在說：“这是男人們的一个陰謀。他們把妇女从高高的頂峰上拉下来，跟他們处在同等的地位。他們怯懦無能，不能担負起結婚生活的責任，他們在放縱的情欲里像野牛一样把嘴巴伸到別人的綠油油的田地里去，想要滿足自己卑鄙的欲望。在西方，他們的这种陰謀已經实現了，那兒的妇女已經变成了花蝴蝶。說起来我觉得慚愧：在我們印度这个富有牺牲和禁欲精神的国度里，也已經有了这种風气。特别是对于我們那些受过教育的姊妹們，这种魔法的效力施展得非常快。她們放弃了作主妇的理想，偏偏要学蝴蝶的样。”

“我們沒有要求男人的忠告。”沙罗吉憤激地說。“如果男人在自己的問題上有自由，妇女在自己的問題上也有自由。現在的姑娘不想把結婚当作职業。她只有在爱情的基础上才会結

婚。”

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前面那些排位子——妇女們坐着的地方，掌声特别热烈。

梅达回答說：“你說的爱情是一种幻想，是一种变了形态的、挑逗起来的欲望，正如苦行不过是乞討的一种文明形态罢了。如果在結婚生活里都缺少这种爱情，那么，在無羈無絆的享乐里压根兒就沒有这种爱情。眞正的幸福，眞正的宁靜，只有在服役里才能产生。这也就是权利的根本，这也就是力量的源泉。只有服役的士敏土才能把夫妇凝固在永生不渝的爱情里，遽烈的打击也不会对它發生任何影响。如果缺少了服役的精神，便会發生离婚、遺弃和不信任的現象。而你們，作为男人的生命之舟的舵手，担負着很重大的責任。你們高兴的話，可以駕着小舟穿过黑暗和暴風雨，但一不当心，小舟就会沉沒，你們也会跟着沉沒。”

演說結束了。这是一个大可爭論的問題，很多位女士都要求准許答辯，可是时間已經太晚了，因此，瑪尔蒂对梅达表示感謝之后，便宣布散会。不过她通知大家，下一个星期天将有很多位女士对这問題發表意見。

“你把我心里的話說出来了，梅达。”莱易老爷向梅达表示祝賀。“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同意。”

“天下烏鴉一般黑，你当然要祝賀罗。”瑪尔蒂微笑着說。“不过，这一大篇教訓干嗎只对女人說呢，为什么把实現理想、保持端庄和自我牺牲这些累贅全都加在女人的头上呢？”

“因为她們懂得这些东西的意义。”梅达說。

康納用他那双大眼睛望着瑪尔蒂，仿佛想要猜透她的心事似地說：“我覺得博士先生的这些思想落后了一百年。”

"什么思想?"瑪尔蒂严峻地問道。

"就是这一套服役罗,职責罗,等等。"

"原来你認为这些思想落后一百年!那么,請說說你自己的新鮮思想吧。夫妻之間要怎么才能保持幸福,你有什么新的秘訣嗎?"

康納覚得局促不安。他說那句話原是为了博取瑪尔蒂的欢心,不料她却越發着恼了。"这种秘訣,"他說,"梅达想必知道。"

"博士先生已經說过了,你認为他的思想是上百年的旧思想,那你就該說說新的秘訣。你不知道,人世間有許許多多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旧的。像这样的問題,目前社会上經常在發生,往后也会經常發生。"

康納太太已經到走廊上去了。梅达走到她跟前,打过招呼,向她問道:"你对我的演說有什么意見?"

"好,挺好,"康納太太垂下眼睛說,"只是你現在还沒有結婚,所以你才說妇女是崇高的,是德妃,是舵手。等你結过婚,我再問你对妇女的看法怎样。而你是一定会結婚的,因为你已經把那些害怕結婚的男人叫作懦夫了。"

"我正在为这件事情作准备哩。"梅达笑着說。

"跟瑪尔蒂小姐配上也不坏。"

"可得有一个条件:她要拜倒在你的脚下,花一些工夫向你学点为妇之道。"

"哈,这是自私自利的男人說的話!那你学过男人的責任了嗎?"

"我正在琢磨該向誰学哩。"

"康納很可以教你。"

梅达哈哈大笑:"不,我只有向你学。"

"行，就向我学吧。第一件，請你忘記妇女是崇高的，忘記一切的責任都得由她承担。崇高的是男人，一切家务的担子都得由男人承担。女人所有的一切服役精神、寬容态度和責任感都是由男人培养起来的；要是男人缺少这些东西，女人也会缺少的。如今妇女們起来反抗，正是因为男人沒有具备这些品德。"

米尔扎先生走过来，拥抱着梅达說："向你祝賀！"

梅达用探詢的眼光望着他："你喜欢我的演說？"

"演說嘛，还过得去；不过效果很好。你把那仙女照出原形来了。你应該感謝自己的好运，到今天一直沒有对别人賞过脸的人，正在为你祝福哩。"

"等他头脑清醒了再說吧。"康納太太抿着嘴說。

"像我这样的書呆子，有哪一个女人会喜欢呢，夫人！"梅达满不在乎地說。"我只是一个徹头徹尾的空想家。"

康納太太看見她的丈夫朝着車子走去，也就跟着去了。米尔扎也到外面去了。梅达从講台上拿起自己的手杖，正想要往外走的时候，瑪尔蒂跑来抓住他的手，热切地凝視着他說："現在你可不能走。到我家里去，我介紹你跟我父亲認識，今天就在我家吃飯。"

"不，請原諒我。"梅达有点畏惧地說。"在你家里，沙罗吉会把我吞下去的。我跟这些姑娘們在一起覚得很窘。"

"不会，不会，我負責，包管她一声不响。"

"好，你先走吧，我一会兒就来。"

"不，这可不行。我的汽車讓沙罗吉开走了。你得送我回去才行。"

他們两人坐到梅达的汽車里。汽車开动了。

"我听說康納常常打他的太太。"过了一会兒，梅达說。"自从

那以后，我一看見他那副面孔就討厭。这样狠心的人，我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的。尽管如此，他还自命为妇女的好朋友哩。你从来沒有劝过他嗎？"

"你忘記了，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瑪尔蒂不高兴地說。

"我簡直想像不出，一个人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妻子。"

"即使那女人胡言乱語也不打？"

"嗯，再胡言乱語也不打。"

"那你算是一种新型的男人。"

"如果男人的脾气坏，那你是不是認为应該用鞭子抽他一頓呢？"

"男人是不能像女人那样寬容的，你自己今天已經承認了这一点。"

"那就是說，女人的寬容应該得到这样的报酬罗。我知道，你跟康納交了朋友，使他变得更神气了，他对你是那么尊敬，那么崇拜，憑着这一点，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改正过来；可是，你替他辯护，你自己就参加到那种罪恶的勾当里去了。"

"你現在用不着談起这个問題。"瑪尔蒂激动地說。"我是不願意說別人坏話的；可是，你还不了解戈文迪。你看見她那純潔、沉靜的样子，就認定她是一个女神。我可不想把她抬举得这么高。她千方百計地毁謗我的名誉，对我作种种打击，我要是把这些事情說出来，你准会大吃一惊，那时候你就只好承認，这种女人是应該这样对付的。"

"她这么恨你，想来总有点原因吧？"

"原因你去問她吧。我怎么知道別人心里的事情？"

"不用問她也猜得出来，那就是——如果有什么男人胆敢破坏我跟我妻子的关系，我一定槍斃他，要是打不死他，我就朝自

己的胸口开槍。同样的，如果我想把另外一个女人插到我跟我妻子中間来，我妻子也有权利采取任何行动。我認为这个問題是無法妥协的。这是一种不能用科学解释的本能，是我們从原始的祖先繼承下来的，目前有的人也許会說它是不文明的、反社会的行为；不过，直到現在，我还不能克制这种本能，我也不想去克制它。在这个問題上，我是不顧法律的。我家里有我自己的法律。"

"你怎么猜測我——用你的話来說——想插身到康納跟戈文迪之間呢？"瑪尔蒂声音严峻地問道。"你这样猜測簡直是在侮辱我。我把康納看得連我的鞋尖也不如。"

"你說的不是心里話，瑪尔蒂小姐！"梅达用不信任的語气說。"难道你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傻子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如果康納太太也知道了，我可不能說是她的过錯。"

"世上的人都喜欢毀謗别人。"瑪尔蒂怒气冲冲地說。"这是他們的德性。我怎么能够改变他們的德性呢？这可是血口噴人。我不能那么不講礼貌，一看見康納朝我走来就罵他一頓呀。我做的是这样的工作，我对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欢迎、招待；要是别人从这里看出了别的意思，那他……他……"

瑪尔蒂的声音变得嘶哑了，她把脸掉到一边，用手巾擦去眼泪。一分鐘以后，她說："你也跟别人一样，对我……我觉得很难过……我想不到你会这样。"

接着，也許是对自己的軟弱感到慚愧吧，她又气势汹汹地說："你沒有資格教訓我；不过，如果你也是那种看見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非說閑話不可的人，那你痛痛快快地說吧，我一点兒也不在乎。如果有一个女人，她总是找点什么借口几次三番地跑到你那兒去，把你当作她的主宰，任何事情都来請教你，眼睛总

是看着你的脚底下①，只要你做一个手势她就甘願跳到火坑里去，如果有这样一个女人，那我敢說，你是一定不会瞧不起她的；要是你能够把她一脚踢开，那你就不是人，尽管你会提出許多理由来反駁我的說法，我也不会同意。我打賭，你准会替那个女人洗脚，把她的洗脚水喝下去，而且要不了多少日子，她就会变成你的情人，更不用說瞧不起她和把她一脚踢开了。我向你两手合十，求你永远别在我面前提起康納的名字。”

“条件是我不再看見你跟康納在一起。”梅达仿佛有点幸灾乐禍似地說。

“我不能不顧人情。要是他来找我，我可不能把他赶走。”

“告訴他，要他像个正人君子似的对待自己的妻子。”

“我認为干涉别人的私事是不正当的，我也沒有这种权利。”

“那你就不能封住别人的嘴巴。”

瑪尔蒂的家到了。汽車停下来。她下了車，沒有跟梅达握手就走了。她甚至忘記了她曾經邀請梅达来吃飯的事情。她想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哭一場，戈文迪从前也曾經打击过她，可是今天梅达的这一次打击却在她心里留下了最深邃的創痛。

16

萊易老爷知道田庄上出了意外事情而且村里的长老会已經向何利收了罰金的消息，立即把諾凱·拉姆叫来，問他为什么不报告这消息，又說这样忘恩負义的不忠实的人是不配在他手下

---

① 表示非常尊敬之意。

做事的。

諾凱·拉姆挨了这一頓罵，有点兒恼怒地說：“又不是我一个人。村里别的长老也在場。我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

萊易老爷的眼光像矛头一样銳利地盯着他的大肚皮：“别胡說！你当时应該講話呀。在政府沒有得到消息之前，我是不会讓长老会收錢的。长老会有什么权力来干涉我和我的佃农之間的事情？除了这种罰款之外，田庄上哪兒还有收入？收得的錢給政府拿去了，欠租的尾数佃农們又不肯交出来，我有什么办法？我吃什么？吃你的脑瓜？一年里这几十万卢比的开支往哪兒去找？你家两代人做过管事，今天我在这事情上还得囑咐你，眞是令人遺憾。向何利收了多少錢呀？”

“八十个卢比！”諾凱·拉姆躊躇不决地說。

“現款？”

“他哪兒会有現款，东家！他給了一些粮食，其余的用他的房子作抵。”

萊易老爷撇开了自己的私利，轉而替何利辯护起来了：“好呀，你和那长老会的几个騙子合起来，把我的一个可靠的佃戶弄得傾家蕩产。我問你，你們这帮人有什么权利在我的田庄上向我的佃戶收取罰款，連我也不通知一声？要是我高兴的話，单憑这一点也可以把你，把那管賬的騙子和那个坏蛋婆罗門送到监牢里去，每人监禁七年。你以为田庄上就只你一人至高無上！我对你說，今天傍晚以前要把全部罰款送到我这兒来，不然你要倒楣。我要讓你們每个人都吃吃苦头才罢休。去吧，順便打發何利跟他兒子到我这兒来。”

“他兒子已經跑到外面去了，出事的那天晚上就跑了。”諾凱·拉姆战战兢兢地說。

“别撒謊！”萊易老爷动怒了。“你可知道，我一听見謊話就会渾身冒火。直到今天，我从来还沒有听說过，一个年青小伙子把自己的情人从她的家里带出来，自己却要跑掉。如果他非跑掉不可，他又何必把那姑娘带出来？你們这帮人一定在这里面也搗了鬼。即使你想跳到恒河里去把自己洗淸，我也不相信。你們为了維护自己所喜欢的社会体統，想必对他吓唬来着。那可怜的人不溜掉，又有什么办法呢！”

諾凱·拉姆对这一点無法辯駁。东家說的話都是对的。他甚至不能說：“那您自己去調查一下眞假吧。”有錢人發怒时是要对方完全投降的，連一句頂撞的話也听不进去。

长老会的几个人听到萊易老爷的这一个决定之后，得意的神色都消逝了。粮食現在倒还原封未动，可是錢呢，当时就不見踪影了。何利的房子是抵押了的，但是这間房子村里有誰要呢？正如一个印度教的女人，跟丈夫在一起时是家里的主妇，丈夫遺弃她时她便無所适从了；同样的，这一間房子对何利来說具有十万卢比的价值，可是实际上却是一文不值。而萊易老爷不拿到錢又不肯罢休。想必是何利那家伙去哭哭啼啼地哀告过了。最感到害怕的是巴泰西瓦里·拉尔。眼看着他的飯碗也要丢掉了。

他們这四位紳士一起思考着这棘手的問題，可是誰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他們先是互相責怪，接着就大吵大鬧起来。

“我当时提醒过大家，”巴泰西瓦里搖晃着他那长得出奇的脖子說，“何利的事情我們应該不声不响。母牛的事大家都得受罰，而且单是罰款还不能了結，連飯碗也会丢掉；可是你們都想要錢。每人掏出二十个卢比来吧，現在这样做也还是聪明的办法。万一萊易老爷报告上去，大伙兒連命都沒有了。”

“慢說二十个卢比，我身边連二十个派斯也沒有。”达塔丁显

示他的婆罗門的优越說。“請婆罗門吃飯啦，祭礼[①]啦，难道这些事情不花錢嗎？萊易老爷胆敢把我送到监牢里去？他要敢，我会像梵天[②]一样弄得他家破人亡。看样子，到現在他还沒有跟一个婆罗門打过交道哩。”

金古里·辛也說了类似的一些話語：他不是萊易老爷的僕人。他沒有打过何利，沒有欺压过何利。如果何利想要贖罪，那他是給了他机会的。为了这事情，誰也不能責怪他。

可是，諾凱·拉姆却不能这样容易地摆脫干系。他在这兒自由自在，作威作福，每月的薪水不过十个卢比，每年却有一千卢比以上的收入，而且有成百成千的人听他使喚，侍候他的人有四五个，一切的活兒都是要人白白替他干，甚至警察局的巡官也得給他讓座。这样愜意的事兒他往哪兒去找呢？

巴泰西瓦里是因为在地主手下做事才变成高利貸者的，現在也弄得不知所措。两三天来他都在焦虑着，要怎样才能摆脫这次的厄运。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公事房里，他偶然可以看到“閃电日报”。如果写一封匿名信給那个报紙的編輯，揭發萊易老爷是怎样向他的佃农收取罰款，那这家伙就会偷鷄不成倒貼一把米了。

諾凱·拉姆也贊成他的意見。两个人凑在一起好歹写了一封信，挂号寄出去了。

“閃电日报”編輯翁卡尔·納斯一直在注意着这样的信件。一接到这封信，他就通知萊易老爷說：他得到一項消息，他对这消息是不願意相信的，可是，通訊人列举了那么确鑿的証据，要完全不相信也不可能。原来萊易老爷向自己田庄上的一个佃农收

① 指替何利贖罪的祭礼。

② 梵天，印度神話中一切众生之父。印度教最高的神。

了八十卢比的罰款，为的是佃农的兒子把一个寡妇收留在家里。这事情是否眞实？編輯的責任迫使他要調査这件事情，而且，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他要把这封信發表出来。萊易老爷对这問題有什么意見，編輯先生也会發表的。編輯先生衷心希望这消息是錯誤的，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一点兒眞实，他就不得不公布。朋友的感情是不能使他越出責任的正軌的。

萊易老爷接到通知后，不住地拍着自己的脑袋。开始时他很激动，想跑去給翁卡尔·納斯五十大板，而且对他說，如果他要發表那封信，就得把他自己挨打的消息同时發表；可是，想一想这样做会产生什么結果，他的心便平静下来了。他立即动身去找翁卡尔·納斯，深怕去晚了，翁卡尔·納斯把那封信登出来，那他的名誉就会破产了。

翁卡尔·納斯散步回来后，正坐在那兒苦苦思索着报紙的社論該怎么写；可是，他的心却像鳥兒一样想要振翅飞去。他的妻子夜里跟他談起的那些事情，現在依然像刺一样刺着他。說他是一个穷光蛋，說他背时倒运，說他是一个白痴，他一点兒也不会見怪；可是，說他沒有大丈夫的气概，他可受不了。而自己的妻子又有什么权利說这样的話呢？如果有人說这种毁謗的話，她应該叫别人住嘴，那才是她的本分。当然，他决不在报上發表那种可能危害自己的消息，不写那种可能危害自己的評論。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小心翼翼的。在这种暗無天日的年代，他只得这样做啊！他为什么不伸手到蛇窟里去呢？为的是不要使他家里的人生活困难。而他的容忍却招来了这样的报酬。难道她是瞎子嗎？他的身边沒有錢，怎么能够买貝拿勒斯的紗丽？塞特博士、巴提雅教授以及某某等人的妻子都穿貝拿勒斯紗丽，这他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妻子为什么不以自己的土布紗丽使这些

穿貝拿勒斯紗丽的人感到羞愧？他自己去見什么大人物的时候，倒是習惯于穿上最粗劣的衣服，如果有人議論，他就准备还击。他的妻子为什么沒有这种自尊心呢？为什么看見別人豪华就要动搖呢？她应該明白，她是一个爱国者的妻子，而爱国者除了自己的一片爱国心以外是沒有別的財产的。他正在盘算着就这个問題写一篇社論，但他突然想起了萊易老爷的那桩事情。萊易老爷对那消息如何答复，現在还不知道。如果他能替自己辯白清楚，那什么問題也沒有；可是，如果他以为使用压力、恐吓和恩惠能够讓翁卡尔·納斯放弃自己的責任，那他就錯了。翁卡尔·納斯的耿耿忠心，除了在机会到来时把这些合法的劫掠者揭露出来以外，是不需要什么別的报酬的。他很清楚，萊易老爷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物，旣是議会的議員，又跟官員們有着亲密的关系。如果他高兴，他是可以誣告他，可以叫自己豢养的流氓公开打他一頓的；但是，翁尔卡·納斯对这些事情並不害怕。只要他一息尙存，他总会不斷地揭發这些盜匪的。

忽然听見汽車的声音，他惊了一跳，急忙拿起紙，开始写社論。轉眼之間，萊易老爷已跨进了他的房間。

翁尔卡·納斯沒有对他表示欢迎，沒有向他問好，也沒有請他坐下，只是那样瞅着他，仿佛是一个囚犯走到他的法庭来了似的，然后他用威严的声調問道："你收到我的信沒有？我写那封信並非出于不得已，我的責任使我可以亲自去調查那問題；不过，在講究礼貌时，原則是要多少受到損害的。那消息是否有些眞实？"

那消息的眞实性，萊易老爷是不能不承認的，虽然到現在为止，他还沒有收到罰款，而且他也可以完全否認收取罰款的事情，但他想看看这位先生准备怎么办。

"那我只好發表那封信了。"翁尔卡·納斯表示歉意說。"我覚得难过的是，我不得不对我的一位最善良的朋友进行批評，但是，在职責的面前，私人的感情是算不了什么的。一个編輯如果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責，那他就絲毫沒有权利占据这个位置。"

萊易老爷在椅子上坐下，把一片檳榔叶塞到嘴里。"不过，这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他說。"即使我会受罰，那也得等到以后，你却馬上会受罰的；如果你不顧朋友，我也会做那样的人。"

"这我从来沒有怕过。"翁卡尔·納斯摆出一个殉道者的驕傲神气說。"从我担任編輯职务那一天起，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且我認定：对一个編輯来說，最壮烈的死就是为了維护正义和眞理而牺牲自己的性命。"

"說得好。我接受你的挑战。直到此刻为止，我是把你当作朋友的；旣然你現在一心准备作战，那也只好作战了。我花五倍的錢訂你的报紙，到底为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它要听我使喚罢了。我的富貴是上帝給我的，不是你給我的。普通的訂費是一年十五个卢比，我却花七十五个卢比；为的是把你的嘴巴封住。每次你去哀告好几个鐘头，呼吁我援助你，——大概不出三个月你总要呼吁一次，每次我都多多少少帮你一点忙。为什么呢？每逢灯节①、'达夏拉'节②跟泼水节③，我都給你送节礼，一年里头总得邀請你二十几次。为什么呢？你旣然受賄，就不

---

① 印度教徒的一个重要节日，共五天，在印历六月中旬。夜晚时家家戶戶，屋里屋外，都点上明灯。节日的意义很广泛，包括敬奉財神，庆祝偏入天对魔王的胜利以及表示兄妹之爱等。

② 印历三月十日。传說罗摩王在这天得到时母的帮助，杀了魔王罗婆那。

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在印历十一月月圓之日。現在这一个节日的广泛意义是在庆祝春回大地。节日时互相洒有顏色的水，夜間人們围着火，击鼓鳴角，高歌狂舞。这节日的原文为'荷里"。

能同时兼顧你的責任！”

“我从来沒有受过賄。”翁卡尔·納斯激动地說。

“如果这种行为不是受賄，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受賄呢？請你解释解释吧。”萊易老爷斥責道。“你以为，除了你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傻子，应該不顧私利地替你塡补亏空嗎？把你的帐簿拿出来，請你說說，你从我的田庄上捞到了多少錢？我相信，总有成千上万的卢比吧。如果你滿口嚷着国貨国貨，却又恬不知耻地在你的报紙上登着西藥、洋貨的广告，那么，我向自己的佃戶收点罰款又有什么可耻呢？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是农民的救世主。我跟农民同甘苦共患难，农民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朋友了；可是，我的生活怎么維持呢？用什么来請那些官兒們，用什么来捐献給政府，家里几百人的需要怎么滿足呢？我家里的用度，想来你是知道的。那么，我的家里会长出錢来嗎？錢得从佃农的家里来。你也許以为地主們享尽了人間的欢乐，但他們的实际情况你却并不知道；如果他們变成聖人一样，那他們是無法生活下去的。不給官兒們送送礼，监牢就会变成家庭。我們不是蝎子，不会随便什么人都乱螫一陣。勒索穷人也不是什么頂快活的事情。可是，体面却不能不維持呀。正如你想利用我的財富一样，所有的人也都把我当成了一只金母鷄。你到我家里来，我会讓你看看，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打我的主意。有的人来兜售克什米尔的披肩，有的来推銷書籍杂志，有的是香水和烟絲的經紀人，有的是人寿保险的掮客，有的拿着留声机来糾纏不淸，有的又拿着别的什么东西。募捐的人更是不計其数。难道我要在大家的面前訴說自己的悲慘嗎？难道这些人到我的門上来是为了听我的悲慘故事嗎？他們来，是要把我当成傻子，想从我这兒捞点东西。要是我今天不顧体面，人們会拍起手来笑我。要是我

不給官兒們送礼，人們会說我大逆不道。到了那时候，你是不会写文章替我辯护的。我加入了国大党，直到現在还在受着它的牽累。我的名字已經上了黑名单。我欠了多少債，你从来不过問。如果所有的高利貸者都請求法院将我的財产拍卖充公，那么，連我手上的这个戒指也得卖出去。你也許会說，旣然如此，那我干嗎还要維持地主的架子呢？你尽管說好了。要知道我是在世代相传的那种环境里長大的，現在已經無法摆脫这种环境的影响了。要我去干下賤的工作我可办不到。你沒有田地，沒有財产，用不着为体面操心，你是可以無所畏惧的；可是，連你也是畏首畏尾的。你可知道，法院里有多少賄賂的事情，你可知道有多少穷人在受苦，有多少妇女在淪落？你有胆量揭露这些現象嗎？我供給你材料，而且証据确鑿。”

“只要有机会，我是不会退縮的。”翁卡尔·納斯稍微和緩地說。

萊易老爷的态度也比較和緩了：“不錯，我承認有一两次你是表現了勇气的，但是你所注意的，常常是你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你別瞪眼，别脸紅。每次你挺身而出的时候，总是得到这样的好結果：你的名譽、声望和收入都增加了。如果你也想对我来这一套，那我是准备孝敬你的。我不会給你錢，因为那是賄賂。我要打点首飾送給你的夫人。行嗎？現在我想对你說句老实話，你收到的那个消息是与事实不符的，不过我也想对你說：我就像别的地主一样，也向佃戶們收取罰金，每年总可以弄到几千、万把卢比，如果你想把我嘴巴里的这点东西搶去，你会吃亏的。你想在世上舒舒服服过日子，我也这么想。你玩这套正义和責任的把戏，讓我吃苦头，你自己也吃苦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你說句良心話吧。我跟你無冤無仇。我跟你同在

一个地方、同在一张桌子上吃过多少次飯啊。我也知道，你手边很困难，你的境况也許比我的境况还要坏。当然罗，如果你許下誓願，要做一个哈里什·謙达①，那就听随尊便。我走了。”

萊易老爷从椅子上站起来。翁卡尔·納斯抓住他的手，用和解的态度說：“不行，不行，現在你得坐一会。我想把我的立場解释一下。你对我的一切好处，我是感激不尽的；可是，这兒牵涉到了原則問題，而你知道，原則是比生命更可貴的。”

“好吧，老兄，”萊易老爷在椅子上坐下以后，用有点兒甜蜜的声音說，“随你高兴怎么写吧，我并不想破坏你的原則。有什么呢，大不了是背个坏名声。我这名声也实在难顧了。哪一个地主对佃戶不多多少少有些压迫呢？狗要是不啃骨头，那它吃什么呢？不过我可以做到：往后你不会再收到这样的控告。如果你对我有点兒信心，这次就請你包涵包涵。对别的任何一个編輯，我都不会这样討好他，我会讓他公开挨揍；可是，我跟你是朋友，因此我只得讓步。这年头报紙是吃香的，政府都怕它，我算得什么呢？你瞧着办吧。好，讓我們結束这一場爭吵吧。你說說，报紙的情况怎样，訂戶有沒有增加？”

“勉强維持。”翁卡尔·納斯不大願意地說。“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沒有更高的希望。我干这工作并不是貪圖發財、享乐，因此我沒有什么可以埋怨。我的目的是要替人民做点事情，我也在尽力而为。我追求的是国家的幸福，个人的幸与不幸是無足輕重的。”

“这些全都正确，仁兄閣下，”萊易老爷更柔和地說，“不过，替人民做事也得要活命呀。如果經济上的困难讓你牵心挂腸，

---

① 印度传說中的一位国王，以忠于自己的諾言著名。

你想做事也做不成。訂戶的数目簡直沒有增加嗎?”

“是这么回事,我不願意降低我的报紙的标准。要是我今天也在报紙上刊登电影明星的照片和起居注,我的訂戶是可以增加的;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做法。除此以外,也还有許許多多的窍門,靠着这些窍門,办报紙是能够發財的;但我認为这是卑鄙下作。”

“因此你才有这样高的名望呀。我想提一个建議,不知道你肯不肯接受。你代我把报紙寄給一百个人,作为贈閱,訂費由我付。”

“我怀着感謝的心情接受你的捐助。”翁卡尔·納斯感激地垂下头說。“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对于报紙是多么冷淡啊。中学、大学和庙宇都不缺少錢;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沒有一个施主肯捐錢来扩大报紙的影响,虽然通过报紙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比利用别的任何东西都要少花錢。要是报紙編輯們也像学校一样得到各种机构的贊助,这些可怜的人干嗎还要花費那么多时間去兜攬广告,干嗎还要用那么多篇幅来刊登广告呢?我对你非常感激。”

萊易老爷告辞走了。翁卡尔·納斯的脸上沒有現出喜悦的光彩。虽然萊易老爷不曾提出任何条件,不曾加上任何約束,但他今天受了这么严厉的譴責,对这一笔捐款却無法拒絕!他的处境已經到了这种地步,他实在想不出解救的办法来了。报館里的工作人員已經有三个月沒有領到薪水。欠下紙商的錢已經在一千卢比以上。現在他用不着到处伸手乞援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

他的妻子戈瑪蒂走到他跟前来,恶声恶气地說:“难道現在还不該吃飯嗎,难道这也是什么規矩:不到一点鐘就不肯站起身

来？别人要在爐子边守到几时呀？”

翁卡尔·納斯用悲慘的眼光瞅着他的妻子。戈瑪蒂的怨恨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懂得丈夫的困难。她看見别的女人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精巧的首飾，有时候心里难免涌起怨恨的情緒，对丈夫說几句不愉快的話；其实，她并不是对丈夫生气，而是对她自己的厄运生气，不过她的怒火稍微蔓延到翁卡尔·納斯的身上而已。她心里不喜欢他的禁欲主义的生活，但也对他怀着同情，只是覺得他这个人有些古怪。現在她看見翁卡尔·納斯滿脸愁容，便問道：“愁眉苦脸的干什么，胃不舒服嗎？”

“誰在愁呀？”翁卡尔·納斯只得笑起来說。“像我今天这样的高兴，連結婚那天都沒有过。今天一大早我就有了一千五百卢比的进項。准是看見什么福人的脸了。”

“扯淡！”戈瑪蒂不相信地說。“你哪兒会得到一千五百卢比？要說十五个卢比我倒相信。”

“眞的，眞的，憑你的脑袋發誓，拿到了一千五。萊易老爷刚才来过，他答应代付一百个訂戶的訂費。”

“錢到手了嗎？”戈瑪蒂脸色陰沉了。

“沒有，不过萊易老爷是說話算話的。”

“我从来沒有見过一个地主說話算話。我爹在一个地主那兒干过活，一年到头拿不到工錢。他离开了这家人，到另外一个地主家去干活。干到两年，这个地主一个銅板也沒有給。有一次爹發了脾气，他就挨了一頓打，給攆出来了。他們說的話一点也靠不住。”

“我今天就送賬单去。”

“送吧。他会說明天来。明天他又会回到自己的田庄上去，要三个月才回来。”

翁卡尔·納斯怀疑起来了。可不是嗎，万一萊易老爷往后不承認，那他怎么办呢？但他硬着心腸說："这不可能。至少我不認为萊易老爷是这样的騙子。我沒有什么亏待他的地方。"

"因此我說你是个傻瓜。"戈瑪蒂还是抱着同样怀疑的态度說。"不管是誰，只要对你表示一点同情，你就高兴起来了。他是一个大貴人，他的肚皮里像这样的諾言可以装得下好多好多。他所作的諾言如果全都要兌現，那他就会落到討飯的地步了。我家村子里的地主老爷，两三年也不給杂貨鋪老板結賬。佣人們的工錢只是虛有其名。要是一个佣人干了一年的活兒，想向他討工錢，那他会把佣人打一頓，攆出去。为了他舍不得交学費，学校里把他的兒子們开除了好几次，最后他只得把兒子們叫回家来了。有一次連火車票都是賒賬的。这位萊易老爷也跟他是一路貨。走，去吃飯吧，吃过飯再来劳累，——这是你命中注定的。要明白，如果这些有錢人老是罵你，那倒不錯。要是他們給你一个派斯，他們会向自己的佃戶收取四个派斯。現在，关于他們的問題你愛怎样写就怎样写。到了那时候，你便只好写地主們的頌歌了。"

翁卡尔·納斯在吃飯；可是他吃不下去。不減輕心上的負担，飯是难于下咽的，因此他說："如果他不給錢，我就登出一条消息，叫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他的小辮子捏在我手里。村里的人是不会發假消息的。發眞消息他們都不敢，哪兒还会發假消息？我收到了一篇控告萊易老爷的报导，如果我把它發表出来，这家伙准会連大門也不敢出。他給我的錢不是出于施舍，而是在我的势力之下，迫不得已才提出来的。最先他想吓唬我，当他看見吓唬不頂事，才用了这个圈套。我也想过，仅仅一个人变好了，我們的国家也不会因此消除不正义的行为，那么，这一笔捐

款为什么不接受呢？当然，我这样做是违背了自己的理想；不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莱易老爷还要欺骗，我也要对他耍耍手段了。要搶劫一个专門搶劫穷人的家伙，是用不着費太多的工夫去說服自己的良心的。”

17

村里传开了一个消息：莱易老爷把长老会的几个人叫去大罵了一頓，而且，他們收了多少卢比，全都要他們吐出来了。莱易老爷本来准备要把他們送到监牢里去的，可是他們再三央求，把吐在地上的口水吃下去，莱易老爷这才饒了他們。

丹妮婭覚得很高兴，在村里东跑西跑，到处羞辱长老会的人：“穷人的喊声，人們听不見，老天爷倒听見了。这帮人心想，收了穷人的罰款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餡餅了，誰知老天爷給了他們这么一巴掌，嘴里的餡餅只得吐出来了。吃一个，还一双。現在把我家的房子也拿去吃了吧。”

可是，沒有牛怎么能耕田呢？村里的人家已經开始播种了。庄稼人要是在八月里死了牛，那他就像給砍掉了两只手一样。何利的两只手給砍掉了。所有的人家都在犁田、播种，到处可以听見歌声。何利的田地却像寡妇的家里一样冷漠空虛。普妮婭有牛，索巴也有牛，可是，他們要忙自己田地上的播种，哪兒有工夫来照管何利的播种呢？何利一天到晚东游西蕩，有时在这家的地里坐坐，有时又去替另外一家人播种，就这样賺到一点粮食来糊口。丹妮婭、卢巴和索娜都去帮别人播种。当播种的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吃飯問題总算解决了，沒有遇到什么特殊困

难。不过，肚皮虽然塡飽了，心里却难免感到痛苦。到了夜里，夫妇之間經常發生一些小小的爭吵。

八月过去了，甚至在村里也难于找到活兒了。現在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甘蔗上，而甘蔗还在地里沒有长熟。

夜晚，天气很凉。何利的家里今天一点吃的也沒有。白天总算弄到一点炒豌豆对付过去，这时候却沒有办法生爐子了。卢巴餓得發慌，直在鬧脾气，坐在門口对着火塘哭泣。家里一顆粮食也沒有，那又有什么可要，有什么可說呢？

她餓得实在受不住了，便以取火为名，到普妮婭的家里去。普妮婭正在烙玉米餅，炒青菜。卢巴聞到那香噴噴的味道，嘴里直流口水。

“莫非这时候你家还沒有生火？”普妮婭問她。

“今天家里啥也沒有，生火干嗎呀？”卢巴凄凉地說。

“那你为什么来取火呢？”

“我爹要抽烟。”

普妮婭把一塊燒燃的牛糞餅扔給她，可是卢巴不去撿取火种，却走到她的身旁說：“你的大餅聞起来好香呀，嬸嬸！我很喜欢吃玉米餅。”

“你要吃嗎？”普妮婭微笑着問道。

“媽媽会駡我的。”

“誰会去告訴你媽媽呢？”

卢巴吃飽了大餅，嘴里还在嚼着最后一口就跑回家去了。

何利正在悶悶不乐地坐在那兒的时候，婆罗門达塔丁来叫他。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莫非又有什么新的灾难要降临到他的头上嗎？他走过去摸了达塔丁的脚，在火塘边摆上一条小凳子給他坐。

达塔丁坐下之后，带着恩人的派头說："你的田現在都荒废了，何利！你对村里無論什么人，一句話也不說，要不然，薄拉哪有本事在你的大門口把牛牵去！他准会給当場揍死的。我手捏着聖綫①对你說吧，何利，我并沒有罰你的款。丹妮婭是在冤枉破坏我的名誉。这事情是巴泰西瓦里和金古里·辛搞的把戏。长老会是别人拉我进去的。他們先打算把你罰得重一些，我說好說歹才减輕了，可是現在他們都抱着脑袋哭起来了。当初他們以为这兒是他們的天下，他們不知道，村里是另外有人作主的。……說起来，你的田里現在准备种什么呀？"

"有啥說的呢，馬哈拉其，讓它荒废下去吧。"何利声調蒼凉地說。

"荒废下去？这多不幸啊！"

"这是老天爷的意旨，由不得自己啊！"

"有我在，你的田怎么能荒废下去？明天我就讓人在你的田里播种。現在田里还有点水分。大不了是收成晚个十来天，别的沒有什么关系。收成我們两家平分。你不吃亏，我也不吃亏。我今天坐在家里，想起犁了的田竟然讓它荒废起来，心里着实难过！"

何利陷入沉思。在雨季这四个月里，他犁了田，上了肥，如今只为了播种就得把庄稼分出一半去，还得領个人情！不过，这比抛荒要好一些。即使什么也捞不到，租子总可以应付过去的。这一次的租子要不交清，地主就会把田收回，不給他种了。

他接受了这个建議。

---

① 聖綫，斜着系在身上的一根綫。婆罗門在五岁或七岁时系上，刹帝利在結婚时系上。首陀罗不能配带聖綫。"手捏着聖綫"对人說話，表示庄严的誓言。

“那就走吧，”达塔丁高兴地說。“我馬上去秤种子，兔得明天清早麻煩。你吃过飯了沒有？”

何利难为情地說明了今天他家里沒有生爐子。

“瞧！你家里沒有生爐子，你却不对我說一声！”达塔丁假仁假义地責备說。“我又不是你的仇人，这事情你眞叫我生气。来吧，好人，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們大家全都是一个样。你是首陀罗又怎么样，我是婆罗門又怎么样，大家都是一家人。人們的日子不会都是順順当当的。說不定明天我就会遭到什么灾难，那时候我要不向你訴苦，又向誰去訴呢。好吧，这些事别提了，你带着口袋去，我秤一两滿粮食給你过日子。”

半个鐘头以內，何利头上頂着一口袋大麦（整整一滿）回来了，家里的手磨又开始轉动起来了。丹妮婭一边哭泣，一边打起精神磨麦子。老天爷这样懲罰她，不知她犯了什么罪过啊！

从第二天起就开始播种。何利家里的人全都那么热心地干活，仿佛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一样。过了几天，戽水的工作也像这样开始了。达塔丁算是找到白干活的工人了。

他的兒子瑪塔丁偶然也到何利的家里来串門。瑪塔丁是一个年青小伙子，行为非常放蕩，专門会說些甜言蜜語。达塔丁搜刮来的錢，都給他耗費在麻醉品上面了。他跟一个“恰瑪尔”女人有着不正常的关系，因此他到現在还沒有結婚。这个女人跟他經常在一起；全村的人虽然知道这个秘密，却什么也不敢說。我們的宗教主要表現在吃的形式上①，只要在吃的方面不褻瀆神聖，那我們的宗教就不会有什么瑕疵了。面包变成了盾牌，它保护着我們，使我們不致丧失宗教。

① 指宗教所要求的、飲食方面的一些禁忌。

現在，因为两家合伙种田，瑪塔丁有机会跟裘妮婭交談了。他来的时候，家里总是只有裘妮婭一个人，而且他每次都有不同的借口。裘妮婭并不是一个美人兒，但她年紀很青，而且也胜过他那位情人——“恰瑪尔”女人。裘妮婭在城里住过一些日子，懂得怎么打扮，怎么談話，她还有一种娇羞的神态，而娇羞是女人最大的魅力。瑪塔丁有时候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逗着玩。裘妮婭对他有了好感。

“裘娜，你跟戈巴尔在一起，是看上了他的哪一点？”有一天，他对裘妮婭說。

“命中注定呀，馬哈拉其，有什么可說呢？”裘妮婭羞怯地說。

“沒有心肝的家伙，”瑪塔丁陰沉地說，“他把你这样的美人扔下不管，不晓得蕩到哪兒去了。他这人沒有个准性，因此我疑心他也許跟别人玩上了。这样的男人应該槍斃。爱上了誰，就得养活誰，这是男人的責任。他毁了你的一生，自己却又到别家門口去张望，这算什么呢？”

裘妮婭哭起来了。瑪塔丁四处张望了一陣，抓住她的手劝道：“你管他干嗎呢，裘娜？他走了，就讓他走吧。你什么也不短少呀。錢啦，衣服首飾啦，你尽管向我要吧。”

裘妮婭輕輕地掙脫了自己的手，往后退了几步。“这全是你的恩情，馬哈拉其！”她說。“我是个無依無靠的人。娘家婆家，两头都沒有着落。沒有下到地獄，也沒有进到天堂。我沒有見过世面，听了他的花言巧語就进网了。”

瑪塔丁开始数落戈巴尔的坏处：“他是个道地的浪子！游手好閑的家伙。总是看見他跟爹娘吵架。一弄到几个錢，馬上就賭起来。他拚命抽‘恰拉斯’和‘干加’①，跟一些流氓东游西蕩，

① 都是用大麻制成的麻醉品。

調戏别人家的媳妇和閨女。为了他干的坏事，巡官本来要把他抓起来的，还是我們百般求情，才把他放过了。他还在别人家的地里和打谷場上偸粮食。我就亲自抓到他好多次；不过，看在街坊的情份上把他放了。”

这时候，索娜从外面回来了。

“嫂嫂，”她說，“媽叫你把粮食拿出来在太陽里晒一晒，要不然，往后会有很多空壳。婆罗門好像在粮倉里放了水一样。”

“看样子，你家里沒有淋到雨。”瑪塔丁为自己声辯說。“在雨季里，連木柴都会發潮，何况粮食呢。”

說完这話，他便出去了。索娜来了以后，把他的好事破坏了。

“瑪塔丁来干什么呀？”索娜問裘妮婭。

“来借繮繩。”裘妮婭蹙着眉头說。“我告訴他这兒沒有繮繩。”

“这都是假幌子。这家伙坏透了。”

“我倒覚得他是一个大好人。他有些什么坏处呀？”

“你不知道？他霸占了一个‘恰瑪尔’女人西里雅。”

“因此他就变成坏人了？”

“那要怎样才算是坏人呢？”

“你哥哥把我带到这兒来，他也是坏人嗎？”

索娜沒有回答这个問題。“要是他再到我家里来，我就駡他一頓。”她說。

“要是你嫁給他呢？”

“嫂嫂，你在糟蹋人。”索娜害臊了。

“怎么，这哪兒算是糟蹋人？”

“要是他跟我說話，我就点火燒他的嘴巴①。”

"那么説，你是要跟什么神仙結婚嗎？像他这样漂亮的年青小伙子，村里哪兒找得出第二个来？"

"那你跟他去吧，你比西里雅强多了。"

"我干嗎要跟他去？我已經跟了一个人了。好歹也算跟定了。"

"我也是，跟誰結了婚，就跟誰过日子，不管他是好是坏。"

"要是你跟一个老头兒結婚呢？"

"那我会替他烙点軟軟的大餅，"索娜笑着説，"替他研葯、濾葯，搀着他走路，他死了我就蒙起脸来哭一場。"

"要是跟一个年青小伙子結婚呢？"

"那，去你的吧……"

"說正經的，你是喜欢老头兒，还是喜欢小伙子？"

"爱我的就是小伙子，不爱我的就是老头兒。"

"但願你跟一个老头兒結婚，我好看看你怎么爱他法。那时候你就会求上天保佑，無論如何讓这倒运的家伙死去吧，好讓你另外嫁一个小伙子。"

"我倒会可怜那个老头兒的。"

这一年，本地开办了一个制糖厂。糖厂的經紀人和采購員到每一个乡村走动，把农民們还长在地里的甘蔗都收买下来。这个糖厂就是康納先生开办的。

有一天，糖厂的經紀人也到了何利的村子里。农民們跟他談起价錢，才明白熬粗糖并沒有什么賺头；既然自己在家里榨甘蔗也不过得到同样的价錢，那又何必費力去榨呢？全村的人

---

① 这是印度妇女習用的一句駡人話。

都准备把地里的甘蔗卖出去；即使少賺一点也沒有关系，馬上就可以拿到現錢！有的人准备要买牛，有的人准备还清旧欠，有的人想要摆脫高利貸者的束縛。何利則想买一对耕牛。今年他的甘蔗产量不好，因此他甚至耽心熬出来的粗糖也不会好。何况，人們出粗糖的价錢可以买到厂里制造的糖，那还有誰願意买粗糖呢？大家都收了定錢。何利至少有希望卖到一百卢比。用这点錢是可以买到一对普通的耕牛的；不过，高利貸者怎么办呢？达塔丁、蒙格魯、杜拉梨、金古里·辛，全都像催命鬼似的在向他討債。如果要偿还高利貸者的錢，那这一百卢比連利錢都不够付！可又想不出这样巧妙的办法：把卖甘蔗的錢拿到手里，却又沒有人知道消息。等到牛进了家門，那时誰也無可奈何了。可是，甘蔗装在車上，全村的人都会看見，过秤的时候拿到多少錢，大伙兒也会明白。蒙格魯和达塔丁也許就会跟在他身边轉，他刚一拿到錢，他們馬上就会抓着要賬！

傍晚的时候，同村的吉尔达尔問他："你的甘蔗啥时候送去呀，何利大叔？"

"現在还沒有长好哩，老弟，"何利說了一个謊，"你啥时候送去呀？"

"現在我的也沒有长好哩，大叔。"吉尔达尔也說了一个謊。

其他的人也都是这样彼此敷衍，互不信任。大家都欠着金古里·辛的錢，大家都希望錢不要經过金古里·辛的手，否則他会把所有的錢装进腰包里。如果第二天佃戶們再去向他借錢，那又得重写借契，重新送礼，还得再送一次潤笔。

第二天，索巴来对何利說："大哥，想个办法讓金古里·辛害一場霍乱吧，讓他病得起不来。"

"那怎么行呢，他有一大堆兒女呀！"何利微笑着說。

“是要顧他的兒女，还是要顧自己的兒女？他舒舒服服地养着两个老婆，我們呢，只有一个老婆，連干了的烙餅也沒得吃。他会把所有的錢都拿去，不讓我們拿一个銅板回家。”

“我的处境更坏喲，兄弟，要是錢給拿走了，那我只有完蛋了。沒有耕牛哪能干活呢？”

“眼看着过两三天就要送甘蔗了，等到我們送齐了甘蔗，对过秤的人說說，給他一点錢，要他馬上过秤，錢等到以后再給。同时对金古里·辛說，眼下还沒有領到錢。”

“金古里·辛比你我聰明得多。”何利沉吟了一会兒才說。“他会直接去找会計，从他那兒把錢拿走。你我只有干瞪眼。要知道，糖厂是康納老板的，銀行也是康納老板的。都是一回事。”

“不知道能不能逃过这些放債人的手啊！”索巴垂头丧气地說。

“这一輩子是沒有指望了，兄弟！”何利說。“我們不想做官，不想作乐，只想穿点布衣服，吃点粗茶淡飯，規規矩矩地过日子。連这也做不到啊！”

“我呀，大哥，”索巴打了一个冷战說，“这次可要騙騙这帮家伙。給过秤的人一点錢，跟他商量好，要他慢点付款，——尽讓我們跑去催款。他金古里·辛能跑多少次呢？”

“压根兒行不通，兄弟！”何利笑了一笑，說。“最好是向金古里·辛求求情。我們落在网里了。你越想挣脫，越是捆得紧。”

“大哥，你的这番話好像老头兒說的一样。掉在陷阱里就甘心坐着，这是沒出息。讓套繩捆得更紧吧，沒有关系；可是得使劲挣脫。大不了，金古里·辛会把我的家产拍卖，那就拍卖吧！我倒是巴望他們不借錢給我們，讓我們餓死，讓我們受罰，一个

銅板也不借；可是，有錢人不放眼，利錢从哪兒来？要是一个人因为我們还不起錢，告了我們一状，另外一个人就会把利息压低一点借錢給我們，讓我們上他的圈套。我可要等到金古里·辛出門的日子才去領款。”

“嗯，这不錯。”何利的心里也有点动搖了。

“先送甘蔗去过秤，瞅个方便再拿錢。”

“行，行，照这个主意办吧。”

第二天清早，村里很多人开始割甘蔗。何利也带着一把鐮刀到了自己的地里。索巴来帮他的忙。普妮婭、娄妮婭、丹妮婭和索娜都下地了。有的人砍甘蔗，有的人剝甘蔗叶，有的人把甘蔗捆起来。那些高利貸者一看見割甘蔗，心里便产生了貪婪的念头。杜拉梨从这边跑来，蒙格魯从那边跑来，而达塔丁、巴泰西瓦里和金古里·辛的佣人却从另一边跑来。杜拉梨的手上脚上都戴着沉甸甸的銀鐲子，耳上戴着金耳墜，眼睛上塗着烏烟，年紀虽然老了，却打扮得跟年青媳妇一样。她走过来对何利說：“先还我的錢，才准你砍甘蔗。我越是忍讓，你越是神气。两年了，一个銅板的利錢也沒有給过，現在得給我五十个卢比的利錢。”

“大嫂，讓我砍甘蔗吧，”何利低声下气地說，“甘蔗卖了錢，能給你多少就給你多少，我不会离开村子跑掉，也不会死得这么快。甘蔗在地里长着，它是不会变成錢的！”

杜拉梨把他手里的鐮刀搶过去了。“你們这帮人心眼兒这样坏，难怪你們發不了財。”她說。

五年以前，何利向杜拉梨借了三十个卢比，三年之內变成了一百卢比，那时才正式写了借契。两年来，这笔債的利錢又已經滚到了五十个卢比。

"大嫂，"何利說，"我倒是从来沒有起过坏心眼，只要老天爷保佑，我会把每一个銅板都还清的。眼下手边的确很紧，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

杜拉梨才走了一会兒，蒙格鲁老板又来了。他的膚色黧黑，挺起一个大肚皮，肚皮以下却显得很单薄，两顆大門牙仿佛要吃人似地伸出来，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着披巾，他的年紀現在还不过五十岁，可是走起路来却要扶着拐杖。他害了痛風症，而且老是在咳嗽。他扶着拐杖站好，就对何利駡开了："先还我的錢，何利，然后再割甘蔗。我的錢是借給你的，不是施舍的。三年了，你一个利錢也沒有給。可别以为你能把我的錢卡住，你就是死了我也要問你的尸首要錢。"

索巴是喜欢开玩笑的。他說："那你还急什么呢，老板，問他的尸首要吧。要不然，你們两人不过相隔一两年都会到天堂去，就在老天爷面前去算賬吧。"

蒙格鲁把索巴大駡一頓："借賬不認，不要脸……借的时候直搖尾巴，临到还的时候又汪汪地乱叫了。我要卖掉你的房子，要把你的公牛犍牛拍卖。"

"好，你憑良心說，老板，"索巴又逗弄他說，"当初你借出多少錢，怎么現在就变成三百卢比了呢？"

"你年年不給利錢，它自然越滚越多。"

"当初你給了多少錢呀？不过五十个卢比。"

"有多少年月了，这也得注意呀！"

"总有五、六年了吧？"

"整整十年了，現在进了十一年。"

"借出五十个卢比，却要收三百个卢比，你一点兒也不害臊嗎？"

"干嗎要害臊？是把錢借給你呀。难道你求的是布施嗎？"

何利对他也是哀求一陣，把他打發走了。

达塔丁是跟何利合伙种田的。他出了种子，以后要平分收成。因此現在要来說几句責难的話，是跟他的策略不符合的。金古里·辛呢，他事先已經跟糖厂的經理把一切都說好了。他的佣人正在把甘蔗装到大車上，送到船上去。河离开村子有半英里远。一輛大車一整天来回走七八趟。一只船每次要装运五十輛大車的甘蔗。这样做非常經济。金古里·辛想出了这个方便的办法，使得田庄上所有的人都对他表示感激。

刚一开始过秤，金古里·辛就一动不动地坐在糖厂的門口。他看着每个人的甘蔗过了秤，拿了賬单，到出納那兒去領錢，把他自己应得的数目扣除以后才交給佃戶們。佃戶們尽管哭呀，嚷呀，他却一概不理睬。这是东家的吩咐啊，他有什么办法？

何利卖得了一百二十个卢比。金古里·辛从这里面把自己的錢連本带利全部扣除以后，交到何利手里的不过二十五个卢比。

"我拿这点錢去干什么呢，大爷，"何利陰郁地朝着卢比望了一眼說，"你把这也拿去吧。我不愁沒有活兒干。"

"你收下也好，扔掉也好，随你的便。"金古里·辛把二十五个卢比扔在地下說。"为了你，我挨了东家的臭罵，萊易老爷現在又釘着我把罰款交出来。当初是看你穷得可怜，才借給你这么多卢比，要不然，我一个銅板也不給。如果萊易老爷硬逼着要錢的話，我反而要从家里掏出更多的錢来。"

何利慢騰騰地拾起卢比，才走出糖厂，諾凱·拉姆便对他嚷起来了。他走上前去，把二十五个卢比塞到諾凱·拉姆的手里，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急忙跑开了。他只覺得脑子里天旋地轉。索

巴也只拿到这么点錢。他一走出来，巴泰西瓦里立即朝他奔去。

索巴不肯給錢。"我沒有錢，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說。

"你不是卖了甘蔗嗎？"巴泰西瓦里光火了。

"是呀，卖了。"

"你不是答应过，卖了甘蔗就給錢嗎？"

"是答应过。"

"那你为啥不給？别人的錢你不是都給了嗎？"

"是，給了。"

"那你为啥不給我？"

"眼下我手边剩下的一点錢，要用来养活兒女。"

"你得給錢，索巴，"巴泰西瓦里譏諷說，"而且要今天給，要双手奉上。哼，現在你想夸口，尽管夸吧。我要是把你告上去，你就会坐六个月的牢房，整整六个月，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你老是賭錢，这也要在报告里揭穿。我不是地主或者高利貸者的奴僕，我是替政府办事的。全世界都归这个政府管，你的高利貸者和地主也归它管。"

巴泰西瓦里·拉尔往前走去了。索巴跟何利一声不响地走了一段路，仿佛这一場辱駡使得他們失去了知覺似的。于是何利說："索巴，把他的錢給了吧。就当作甘蔗給火燒了一样。我也是这样想心里才看开了。"

"我会給的，大哥！"索巴哽咽着說。"不給，又往哪兒走啊！"

吉尔达尔喝了椰子酒，搖搖晃晃地朝着他們走来。看見他們两人，他就說："何利大叔，金古里·辛把我的錢一古脑兒拿去了！买炒豆吃的一个銅板都沒剩下。这个杀人的家伙。哭呀，哀求呀，可是这个坏蛋一点也不可怜人。"

"你喝了椰子酒，还說一个銅板也沒有留下？"索巴說。

吉尔达尔指指自己的肚皮說："天黑了，我一滴水也沒有喝过，要說謊就讓我吃牛肉好了①。其实是我把一个安那含在嘴里，用这个安那买了点椰子酒喝。我心想，一年到头都泡在汗水里，今天就喝点椰子酒吧；可是，說老实話，我沒有醉。一个安那的椰子酒哪会醉人？不錯，我有点搖搖晃晃的，因此人們以为我喝得很多。眞好呀，大叔，錢都还淸了。借的是二十个卢比，还的是一百六十个卢比，还有个底嗎？"

何利刚一到家，卢巴就端着水跑来，索娜替他装好了水烟袋，丹妮婭把炒豆和盐摆出来了，大家都用充满希望的眼光看着他。裘妮婭也走过来站在門边。何利垂头丧气地坐着。他怎么能够洗脸洗脚呢？怎么能够吃炒豆呢？他是那样羞愧，那样难过，仿佛他是杀了人回来似的。

"秤了多少斤？"丹妮婭問他。

"拿到了一百二十个卢比，可是都在那兒給搶光了。一个銅板也不剩。"

丹妮婭渾身都沒有劲了。她心里非常气憤，想要撕自己的脸皮。她說："像你这样的窝囊废，老天爷为啥把你造成人，要是我能看見老天爷，我倒想問問他。跟你在一起，我这一輩子受够了活罪；老天爷也不讓我死，不讓我摆脫这种苦难。你随随便便就把所有的錢送給你的姐夫們了，現在还有什么进項来买耕牛呢？你是要叫我去拉犁，还是你自己去拉犁？我說呀，你是老糊塗了，你連买牛的錢都不曉得留下来。誰会从你的手里把錢搶去呀。十月里天气冷成这样子，家里沒有一个人的身上有件像样的衣服。你把所有的人都拖到河里去淹死吧，与其这样受苦，

---

① 印度教徒是不吃牛肉的。

慢慢的死，倒不如一下子死了好些。鑽进稻草堆里过夜的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啊，就算可以鑽进稻草堆里过夜吧，吃稻草可不能过日子啊！你要高兴，你可以去吃青草，我們是不吃草的。”

这样說着的时候，她忍不住笑起来了。說了这半天，她才明白过来：如果高利貸者騎在你的头上，自己的手边有了錢，而高利貸者也知道你的手边有錢，那么，一个佃农又有什么办法挽救自己呢？

何利低着头，在嗟嘆自己的命苦。丹妮娅的笑他沒有看見。他說：“会找到活兒干的。就靠扛活吃飯吧。”

“这村里哪兒有活干呀？”丹妮娅問道。“有什么脸去扛活呀？你不是一个大爷嗎？”

“帮人扛活并不是罪过呀。”何利抽了好几口水烟，說。“扛活扛得好就可以做庄稼，庄稼做不成就去扛活。要是我命中沒有注定要去扛活，那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些灾难？为什么那条母牛会死去？为什么兒子会成个不中用的人？”

丹妮娅朝媳妇女兒們那边看着說：“你們全都围在这兒干嗎，去，各干各的事情去。别人从市場回家时，总得給孩子們带几个錢的东西回来，可他呢，大概是舍不得把錢換开，舍不得用掉分文吧！他賺的錢我們是沾不了光的。会花錢的人也会賺錢。不肯吃不肯穿的人賺了錢又有啥用場？莫非是为了把錢窖起来？”

“那窖起来的宝貝在哪兒呀？”何利傻里傻气地笑着問道。

“窖在哪兒就在哪兒唄。糟糕的是，明明知道存不了錢，可还是一錢如命！花几个銅板，随便买点东西来打發孩子們，那也不是白白扔到水里去呀。你要是对金古里說：‘給我一个卢比，要不我一个銅板也不給，你到法院去要吧。’那他准会給你的。”

何利覚得很慚愧。如果他不在一气之下就把那二十五个卢比还給諾凱·拉姆，諾凱·拉姆对他也沒有什么办法，大不了是在尾数上加几个安那的利錢，可是現在已經做錯了。”

裘妮婭走到里面去对索娜說：“我眞可怜爹，他老人家累了一天回来，媽还要駡他。放債人掐着他的脖子，他又有什么办法啊！”

“那么說，耕牛哪兒来呢？”

“放債人要的是他自己的錢。你家里的苦經跟他有什么相干？”

“要是我媽在那兒，她会給放債人一个教訓，讓那倒运的家伙不敢吭气。”

“錢也沒有什么稀罕。”裘妮婭逗弄她說。“只要你跟放債人說說笑笑，你看他会不会把所有的錢都一笔勾銷。說眞的，那样一来，爹就摆脫他的苦命了。”

“得啦，住嘴，不許你說。”索娜用两只手把她的嘴巴堵住。“要是我現在把瑪塔丁的秘密告訴媽媽，那你不哭才怪哩。”

“你对媽怎么說法？有什么好說的？”裘妮婭問道。“他找个幌子到家里来，莫非我叫他滚蛋不成？再說，他沒有拿到我的什么东西，倒是自己賠了本兒。除了几句甜言蜜語，他是得不到我裘妮婭的一点好处的。我也知道怎么样用高价出售我的甜言蜜語。我并不那么傻，我不会受人家欺騙。当然，要是我知道你哥哥在外边有了人，那就难說了。那时候，我就不受任何人管轄了。現在我相信他是我的人，相信他是为了我在外边受苦。說說笑笑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不会对他不忠实。見一个爱一个的人，什么人也爱不成。”

索巴来叫何利，把他欠巴秦西瓦里的錢交在何利手里。“大

哥，"他說，"你去把这錢还給巴秦西瓦里吧。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

何利拿了錢，正要站起来，耳里忽然传来了法螺的声音。

村子的那一头，住着一个名叫德揚·辛的达古尔①，他在軍队里做事，在离家十年之后，已經請假回来很多天了。他到过巴格达、雅典、新加坡、緬甸，游遍了四方。現在他一心想要結婚，因此他念經敬神，想要博得婆罗門的欢心。

"七章經書好像都已經念完了，正在敬神② 哩。"何利說。

"嗯，好像念完了，"索巴說，"走，去敬敬神吧。"

"你去吧，我一会兒就来。"何利憂慮不安地說。

德揚·辛回家的那一天，給每一家人都送了整整一西尔糖果。在路上遇到何利的时候，他也总是打招呼問好。如果到他那兒去参加念經，敬神时什么也不給，那可是件丢人的事情。

敬神的盘子一定会在他手里端着。当着他的面，何利怎么能够两手空空地敬神呢？那倒不如干脆不去还要好些。那么多的人，他哪兒会記得清楚何利沒有到場。又沒有人在那兒把到場的人和不到場的人都登記下来。于是，他到床上去躺下了。

可是，他的心里总是別扭得慌。他身边一个錢也沒有，一个銅板也沒有！敬神仪式的聖潔和伟大，他一点兒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仅仅是为人处世的問題。眞正的敬神，他只要表示一片虔心就行了；但是，怎么能够不顧体面，怎么能够在众人的眼光里显得卑賤呢？

---

① 对刹帝利种姓的人的尊称。

② 这种敬神的仪式是：在經書念完以后，念經的人端着銅盘，盘內盛着点燃的蜡烛和樟脑，将銅盘在經書和神像上面繞几下，然后走到每个人的面前，每人頂礼之后，将錢擱在盘內，接着把左手置于右手上，在盘子上面繞两下，再用手触自己的額头。

他忽然起来了。为什么要做体面的奴隶呢？为什么要为了体面而牺牲敬神仪式的聖潔呢？人們要笑話就讓他們笑話吧。他不在乎。但願老天爷保佑他不要犯下过失，别的他什么也不要。

他朝着德揚·辛的家走去。

18

康納跟他的妻子戈文迪总是不能和好。为什么不能和好呢，一时也难得說清楚。从占星学的观点来說，虽然在結婚的时候他們的八字曾經仔細推算过，但他們的八字有点相克。从性学的观点来說，这种不合还可能有别的秘密；在心理学方面也可能再找出一些原因。我們却只知道他們合不来。

康納是个有錢的風流公子，长得漂亮，善于交际，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城里一位出色的人物。戈文迪虽然不是仙女，但肯定是一位美人，她有金黄的膚色，羞怯的眼神，那眼睛在你的面前一抬起来，馬上又低垂下去；她的两頰沒有塗胭脂，但显得柔潤光澤；她体态輕盈，身材勻称，胳膊丰腴，脸上带着一种淡漠的表情，淡漠中还露出一点兒矜持，仿佛把人間的一切举止作为都看得無足重輕。康納有着上等的公館，上等的家具，上等的汽車，还有着無穷無尽的財富，享乐的东西是不缺少的；但是，在戈文迪的眼光里，这些东西仿佛都是一錢不值的。在这个咸水的海洋里，她觉得口渴。照管孩子，料理家务，一切平凡瑣碎的事情都落到她的头上。她专心一志地做着这些事情，根本顧不上什么享乐。魅力是什么，要怎样才能产生魅力，关于这一点她連想都

沒有想过。她不是男人的玩物，不是供男人享乐的东西，那她为什么要努力做出魅惑人的样子呢？如果丈夫的眼睛不願看她的真正的美，而要去追逐那些淫蕩的女人，这只能說是他沒有福气，她始終如一地以同样的爱和忠誠侍候着丈夫，好像她已經克制了妒嫉和眷恋的感情。她覚得那無尽的財富仿佛在折磨着她的灵魂，她心里时时都在渴望着摆脱这一切浮华与虛伪。她老是梦想着，如果她能保持自己的朴素而自然的生活，她将会多么快活啊。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瑪尔蒂来妨碍她的生活，为什么会有妓女們的寻欢作乐，为什么这些猜疑、矫飾和憂虑会成了她的生活道路上的荆棘呢？

很久以前，当她在女子大学念書的时候，她就对詩歌产生一种狂热的爱好。在詩歌里，生活的真諦是悲哀和痛苦，財产与享乐只会化成灰烬，因为它們使人陷入虛假伪善和惶惶不安的心境。她現在也偶然写写詩，但是，念給誰听呢？她的詩不仅仅是心緒的漪漣或者情感的激蕩，她的每一个字里都充滿着她的生活的凄苦，充滿着她的眼泪的冰冷的火焰，——詩里表現出她渴望着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居住，远远离开一切伪善和虛荣，在自己宁静的茅屋里享受淳朴的幸福。康納看見她的詩作时，就跟她开玩笑，有时还把它撕了扔掉。財富的墻越来越高，夫妇之間彼此也越来越疏远。康納在顧客們的面前有多么甜蜜、柔和，在家里就有多么凶狠、傲慢。他常常在盛怒之下对戈文迪說些难听的話；他的文雅只是欺騙世人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心灵的純淨的表現。在这种場合，戈文迪就到自己的冷清清的房間里去坐着哭个通宵，康納則到客厅里去听妓女唱歌，或者到俱乐部里去酗酒。可是，即使出了这种种事情，康納依然是她的一切。她虽然受到践踏，受到凌辱，但她依然是康納的奴隶。她会吵吵嚷嚷，

哭哭啼啼，会覺得心里痛苦，但她将永远是他的人。要离开他过日子，她簡直不敢設想。

今天，康納先生一起床就不吉利。清早打开报紙，他的許多股票都跌价了，使他受了好几万卢比的損失。制糖厂的工人們罢工了，而且准备要大鬧一場。他曾經买进白銀，心想可以大捞一把，可是白銀的行市今天跌得更慘。正在跟莱易老爷进行的那笔交易，他是希望获得一笔厚利的，看样子不得不推延几天了。又因为昨天夜里喝酒太多，現在覺得脑袋沉重，渾身沒有一点力气。他的車夫又在对他說，汽車的馬达出了毛病。他又接到一个消息，說他在拉合尔的銀行将要被人控告。他正悶悶不乐地坐在那兒的时候，戈文迪来对他說："畢湘的烧今天也还沒有退，去請个大夫来看看吧。"

畢湘是他最小的一个兒子，因为生来瘦弱，天天都在鬧病：今天咳嗽，明天發烧，有时是肋膜炎，有时是拉肚子。虽然已經滿了十个月，看起来却像五、六个月的样子。康納已經認定这孩子活不成了，因此对他漠不关心；可是，正因为这样，戈文迪对他才比对别的孩子更加疼爱。

"讓孩子养成吃葯的習慣是不好的，"康納显露出父爱的感情說，"而你却有一个要他吃葯的坏習慣。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要請大夫。再等一天看看吧．今天不过是第三天。也許今天他的烧会自己退下去的。"

"三天都沒有退烧，自己調了点葯吃也不見效。"戈文迪坚持說。

"好吧，我去請。請誰呢？"康納說。

"請納格大夫吧。"

"好的，就請他吧，不过你得明白，有名的大夫不見得是好大

夫。不管納格要多少診費，我却沒有見过誰吃了他的葯治好了病。他是以送病人进天堂出名的。”

“那你願意請誰就請誰吧，我提起納格是因为他来过很多次。”

“为什么不請瑪尔蒂小姐呢？她的診費便宜，而且，孩子的病情女大夫总比男大夫懂得多。”

“我認为瑪尔蒂小姐不是一个大夫。”戈文迪气鼓鼓地說。

“那她到英国是白去的嗎？”康納也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說。“她現在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也是不算数的嗎？”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不相信她。男人們的心她倒可以医，别的無論什么人她都治不好。”

就这样鬧翻了。康納高声大叫，戈文迪也滔滔不絕地咒駡起来。瑪尔蒂的名字仿佛变成了他們之間的哀的美敦書似的。

“跟你在一起，我这一輩子算是倒楣透了。”康納把所有的报紙都扔到地上說。

“那你跟瑪尔蒂結婚好不好！”戈文迪用尖刻的声調說。“如果你有本事，現在又何必發脾气呢？”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你呀，瑪尔蒂只想把你这样的人当做她的奴隶，不会当作她的丈夫的。”

“你把我看得这样下賤嗎？”

于是，他开始列举出許多証据来反对这种說法：瑪尔蒂無論对什么人都沒有像对他那么尊敬；她对萊易老爷和拉加①老爷連理都不理，可是，她只要一天不見他的面，就会向他訴苦……

① 是当时英国統治者授給印度富翁的一种头銜。这个字的原意是"王"。

戈文迪对这些証据一概不理。"那是因为她把你看作天字第一号的傻瓜，别人是不会这样容易做傻瓜的。"她說。

康納吹噓說：只要他願意，他今天就可以跟瑪尔蒂結婚。今天，馬上……

可是戈文迪一点也不相信。"即使你向她哀告七輩子，她也不会跟你結婚。"她說。"你是她的小馬兒，她会用青草喂你，有时候会摸摸你的嘴巴，拍拍你的屁股，但是，她这样做是为了要騎在你的背上。像你这样的傻瓜，她口袋里总装得有一千个。"

戈文迪今天变得非常厉害。看样子，她今天是准备来跟他吵架的，請医生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康納的聪明才智和丈夫气概，怎么能够容忍这样大的羞辱呢？

"你認为我是呆子、傻瓜，那么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要到我的門上来求情呢？有哪一个拉加或地主沒有在我的面前俯伏在地呢？我捉弄了許許多多的人，又把他們甩开了。"

"瑪尔蒂就有这样的特殊本領：誰是明里收拾人，她就暗里收拾他。"

"你尽管糟蹋瑪尔蒂好了，可是你連她脚上的塵土也不如。"

"在我看来，她比妓女还要下流，因为她是打着假幌子干这勾当的。"

他們两人都把自己最厉害的武器拿出来了。康納無論对戈文迪說点别的什么最刻薄的話，她也不会这样生气；可是，他把她跟瑪尔蒂作了这样可恶的比方，她再能容忍也受不了。戈文迪無論对康納随便說点别的什么話，他也不会这样恼怒；可是，她对瑪尔蒂的这种侮辱，他是無法忍受的。两人都知道对方的弱点。两人都击中了要害，而且都气得渾身發抖。康納的眼睛变紅了。戈文迪的脸也紅了。康納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抓住她

的两只耳朵，使劲揪着，而且打了她三四个耳光。戈文迪哭哭啼啼地跑到里屋去了。

过了一会，納格大夫、外科医师达德先生以及国医尼尔康特·夏斯特里都来了；可是，戈文迪抱着孩子，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間里。誰說了什么話，誰作了什么診断，她一点兒都不知道。她一向担心的灾祸，今天已經降临到她的头上。康納今天就好像已經跟她断絕了关系，就好像已經把她赶出大門而且把大門关上了。那个出卖姿色的賤人，她甚至不願意她的影子落到自己身上的賤人，在暗中支配着她。这可办不到。康納是她的丈夫，他有权利教訓她，即使他打她，她也能够恭恭敬敬地承受；瑪尔蒂竟要支配她！休想！可是，孩子的热度一旦不退下来，她是無法行动的。在职責的面前，自尊心也得低头啊！

第二天，孩子的热度退下来了。戈文迪雇了一輛馬車，离开了家。她在这兒受了那么多羞辱，現在不能再住下去了。她受的打击是那么沉重，連对孩子的感情也决裂了。她对他們已經尽了应尽的責任，其余的事应該由康納負起責任来了。当然，抱在怀里的那个孩子她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丢下的。他是她的命根子。她从这个家里也只会带着自己的这条命根子离开。别的什么东西都不是屬于她的。康納說戈文迪是他养活的，戈文迪却要讓他看看：沒有他的保护，她也能够活下去。

那时候三个孩子都到外面玩去了，戈文迪本想再撫爱他們一次的，可是，那样一来，也許她就走不成了。如果孩子們爱她，他們会到她那兒去，会到她的家里去玩的。她認为必要的时候，她自己也会来探望孩子們。她就是不願意生活在康納的庇护之下。

黄昏了。公园里一片欢乐景象。人們躺在青草地上，享受

着微風的吹拂。戈文迪走到哈吉拉特甘吉，拐个弯，朝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忽然看見瑪尔蒂和康納坐在迎面开来的一輛汽車里。她發現康納对她指了一下，說了点什么，瑪尔蒂便微笑起来。不，这也許是她的幻覺吧，康納是不会在瑪尔蒂面前毀謗她的。这个瑪尔蒂也太不知羞耻了，听說她的营業很好，家里也过得不錯，但她还是要把自己卖給別人。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結婚；不过，誰又肯跟她結婚呢？不，不見得。也有很多男人，只要能够得到她就会認为自己幸运，可是瑪尔蒂自己什么人也不喜欢。再說，結婚有什么幸福呢？她不結婚倒是做得很对。現在，所有的男人都是她的奴隶。結了婚以后，她将永远是一个男人的奴隶。她做得很对。現在，連康納这位先生也在極力奉承她，如果她跟康納結了婚，那康納就会开始管教她了；不过，她怎么会跟他結婚呢？社会上要多有几个这样的女人才好呢。她們会給男人一些苦头吃的。

今天，戈文迪的心里对瑪尔蒂产生了無限同情。她責罵瑪尔蒂是不公平的。瑪尔蒂看到她的处境以后，难道不会睜开眼睛嗎？如果她亲眼看見了結婚生活的悲慘，不再落进这个圈套里来，那也沒有什么坏处呀。

动物园里，到处都籠罩着一片寂静。戈文迪叫馬車停下来，抱着孩子，朝着青草地走去，但她才走了两三步，她的凉鞋就浸在水里了。草地上刚刚浇过水，水在草下面流着。她在匆忙之中来不及向后轉，繼續往前跨了一步，于是她的脚陷在烂泥里了。她对自己的脚瞧了一眼。現在，在这个地方，到哪兒去找水来洗脚呢？她心里的一切痛苦都消失了。她又有了一个新的焦虑，就是要把脚洗干净。她的思想活动停止了。不把脚洗干净，她什么事情都不能想了。

她忽然發現青草里隐藏着一根长长的橡皮管，皮管里的水正在往外流。她走过去，洗脚，洗凉鞋，洗了手和脸，用手掌捧了一点水喝，然后走到橡皮管那边，在一塊干地上坐下来。她在悲哀之中很快地想起了死亡。如果她在那兒坐着坐着就死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馬車夫会赶忙跑去給康納报信，康納一听見准会高兴起来；但他为了在人們的面前装模作样，他会用手絹擦擦眼睛的。至于孩子們，他們爱玩具，爱热鬧，胜于爱他們的母亲。沒有人会为她的一生洒几滴同情的眼泪。

她回想起她的婆婆还在人世、康納还沒有这么放蕩的那些日子，她很不喜欢婆婆随便为了一点事情都要發脾气；今天，她却感觉到婆婆的那种怒气里是蘊蓄着爱情的。那时候，她跟婆婆生气，婆婆就来撫慰她。現在她成年累月地生气，誰又来管她呢？

忽然之間，她的心又飞到母亲的脚边去了。哎！要是今天母亲还在，她怎么会有这种悲慘的境遇啊！母亲那兒即使沒有别的，至少有一个慈爱的胸怀，她可以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痛哭一場；可是，不，她不哭。母亲在天堂，她不想打扰她，母亲能够替她做的事情，都已經尽力做了。要分担她前生的孽果，却不是母亲力所能及的事情。再說，她为什么要哭呢？她現在不依靠任何人，她可以賺錢来养活自己。从明天起，她要到甘地慈善院去領东西来卖。那有什么可耻呢？大不了是人們会指手划脚地說："瞧，那边走着的是康納的老婆。"可是，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城市里住呢？我为什么不会到别的城市，到一个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去住呢？要积攒一二十个卢比并不是那么为难的事情。靠着自己流汗挣来的錢吃飯，便沒有誰再对我作威作福了。康納的脾气那么大，就是因为他养活我。我現在要自己养活自己。

忽然，她看見梅达朝着她走来。她慌了。这时候她所希望的是完全的孤独。她不想跟任何人談話，可偏偏又来了这一位先生。連孩子也哭起来了。

"这时候你怎么到这兒来了？"梅达走到近旁，惊訝地問道。

"也像你一样呀。"戈文迪一面哄着孩子，一面說。

梅达笑着說："别提我吧。我是洗衣人①的狗，哪兒都沒有着落。来，我来哄孩子。"

"你是几时学会这一套本領的？"

"我想練習練習。也許要应試哩！"

"好呀，考試的日期近了嗎？"

"我正在准备。准备好了就去应試。我們为了一个小小的学位还得拚命念書，往往把眼睛都念瞎了。这可是生活的考試呀。"

"这很好，我也要看看你考上哪一等。"

說了这句話，她便把孩子遞到梅达的怀里。梅达抱着孩子跳了好一陣，孩子果然不哭了。他对着孩子夸耀說："你看見了吧，我是怎么用魔法讓他不哭的。現在我也想弄个孩子来撫养哩。"

"是只要孩子呢，还是連孩子的媽媽也要？"戈文迪跟他开玩笑說。

"这样的女人哪兒也找不到呀。"梅达装出一副滑稽的失望神情，搖搖头說。

"怎么，瑪尔蒂小姐呢？长得漂亮，受过教育，又賢慧，又迷人，你还要些什么呢？"

---

① 印度从事洗衣業的人属于低賤种姓。

“我希望自己的妻子应該具备的东西，瑪尔蒂小姐一样也沒有。”

“她有什么缺点呀？你說說看。”戈文迪很喜欢瑪尔蒂受到这种蔑視。“那些狂蜂浪蝶倒总是围在她的身边轉哩。我听說，如今的男人就喜欢这种女人。”

“我的妻子将是另外一种人。”梅达一面不讓孩子的小手抓住自己的胡子，一面說。“她将是值得我崇拜的人。”

“那么說，你要的不是女人，而是偶像了。”戈文迪忍不住笑起来了。“这样的女人你哪兒也找不到！”

“不，本城就有这样一位女士。”

“眞的？我也想見見她，而且想学学她的榜样。”

“你对她很了解。她是个百万富翁的妻子，但她把享乐看作微不足道的事情；丈夫輕視她，不尊敬她，她还是忠心耿耿地履行自己的职責；她在母性的祭壇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对她說来，牺牲是一种最伟大的美德；她是值得人們为她塑一座雕象来膜拜的。”

戈文迪的心因为喜悅而顫动起来。她明明知道梅达指的是誰，但故意装作不知道似地說：“你在讚美这个女人，可我覚得她的命运是值得怜憫的。”

“怜憫？”梅达惊奇地問道。“那你是小看她了。她是个完美的、理想的女人，而一个理想的女人也能做理想的妻子。”

“可是，这个时代不需要这样的理想。”

“这种理想是永恒不朽的。人类要改变它，就是自取灭亡。”

戈文迪的心里开花了。她的心从来还沒有这样跳动过。在她認識的男人中，梅达占据着最高的地位。現在从他的嘴里听到这种激励的話語，她覚得越来越沉醉了。

“那末，請你介紹我跟她認識認識吧。”她在那种沉醉的心情中說。

“她就坐在这兒呀。”梅达讓孩子的脸頰遮住自己的嘴巴說。

“哪兒呀，我看不見。”

“跟我說話的正是那位女士。”

戈文迪高声笑起来：“你今天干嗎存心拿我开玩笑呀？”

“夫人，”梅达恭恭敬敬地說，“你这是对我不公平，尤其是对你自己不公平。在这世界上，我从心底里尊敬的人是非常少的，而你就是其中之一。你的忍耐，你的牺牲精神，你的品德和爱情，都是無可比拟的。我一生中所能想像的最大的幸福，就是替一位像你这样的女士做点事情。你就是我所說的理想女性的活的化身。”

戈文迪的眼睛里忍不住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有了这种尊敬作为盾牌掩护自己，还有什么灾难她不能对付呢？她的每一个毛孔仿佛都在發出甜蜜的歌声。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哲学家呀，梅达琪？你是应該做一个詩人的。”她抑制着自己心里的欢乐說。

“你以为，”梅达憨直地笑着說，“做哲学家就不能成为詩人了嗎？哲学不过是走向詩的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

“那你現在是在走向詩的路上了；不过，在人世間，詩人有时候是得不到快乐的，这点你也知道吧？”

“人世間叫作痛苦的东西，对詩人来說恰好就是快乐。財富与威望、美与力量、知識与智慧，不管世人对它們是多么眷恋，但它們对詩人却沒有一点兒吸引力。能够吸引詩人、使詩人感到喜悅的东西，是那沒有实現的希望，是那遺忘了的記忆和那破碎的心灵的泪水。如果有一天他对这些高貴的东西失去了爱，那他

就不再成其为詩人了。哲学家对于人生的这些奥秘只是抱着玩笑的态度，詩人却跟这些奥秘融合在一起。我拜讀过你的两三首詩，我知道那些詩里面有多少欢欣，多少战栗，多少甜蜜的悲痛，多少令人落泪的激情。造物主对我們是多么不公平啊，像你这样的女人竟沒有多生一个。”

“不是这样的，梅达琪，”戈文迪声調悲凉地說，“这是你的幻覺。这样的女人你滿街都可以碰見，我只不过是她們之中最不行的罢了。一个女人不能博得丈夫的欢心，不能讓自己变成他的意中人，这还算什么女人呢？有时候我在想，去向瑪尔蒂学習这种本領吧。我無法做到的事情，她能够做到。我連亲人也弄得不亲，她却使得外人也变成亲人。这难道不是她的值得欽佩的地方嗎？”

“如果酒能使人發疯，难道因此就認为它比水还好嗎？”梅达做了一副苦脸說。“水是使人解渴，使人活命，而且使人保持清醒的啊。”

“不管怎么，”戈文迪假装开玩笑說，“我可是亲眼看見人們随便糟蹋水，为了酒却不惜傾家蕩产，而且，酒性越是猛烈，越是容易醉人，就越是好酒。我听說，你也是喜欢喝酒的。”

戈文迪已經到了那种失望的境地，在这种境地里，人們甚至对眞理和宗教都怀疑起来了；可是，梅达却沒有注意到这点。他注意的只是那句話的最后一部分。他今天因为喝酒而感到的羞愧，是他在听到关于酒的害处的长篇說教时也不曾感到过的。要說辯論，他是可以答复的，而且可以振振有詞地答复；但是，这种温柔的指責他却無法答复。他懊悔自己不該談起酒的問題。是他自己把瑪尔蒂比作一杯酒的，現在却打击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我承認，夫人，”他不好意思地說，“我确有这个嗜好。我不

想为自己喝酒的罪过进行辯护，硬說酒是必需的，或者証明酒具有激發思想的特性，因为辯护比罪过本身还要糟糕。今天我在你的面前起誓，，往后一滴酒也不喝。”

“你这是干嗎呀，梅达琪？”戈文迪惊异地說。“老天爷在上，我的用意不是这样的。我覺得抱歉。”

“不，你拯救了一个人，你是应該感到高兴的。”

“我救了你？我自己正要求你救救我哩。”

“求我？哎呀老天爷！”

“是呀，”戈文迪用哀怜的声音說，“除了你，我还沒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可以对他傾吐自己的遭遇。这事情請不要对别人談起，虽然这样提醒你是沒有必要的。現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已經無法忍受了。这些年来，我能受的苦都已經受了，現在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的一切都給瑪尔蒂毁了。我自己無論用什么武器都斗不过她！你对她是有影响的。你也許是她最尊敬的男人。如果你能想法讓我摆脫她的支配，那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她正在双手破坏我的幸福。如果你能够的話，請你保护我吧。我今天离开了家，是决心不再回去的了。我竭力想掙脫爱情的一切束縛；可是，梅达琪，女人的心是非常脆弱的！爱情就是她的生命。活着而沒有爱情，在她說来是無法想像的。我一向都把自己的痛苦悶在心里，可是我今天求你，求你把我从瑪尔蒂的手里救出来。我在这妖妇的手里快要活不成了。”

泪水淹沒了她的声音，她抽抽答答地哭起来了。

梅达在自己的眼光里从来沒有升到这么高的地位，甚至当法国科学院說他的作品是本世紀最优秀的創作而向他祝賀时，他也沒有把自己看得这么高。他虔誠地崇拜着的那个偶像，他在心里把她当作自己的守护神的那个偶像，当他在生活里感到迷

惘时希望从她那兒得到指引的那个偶像，今天却在向他求情。他心里覺得自己有了那么一股力量，可以劈倒高山，可以泅过大海。他感到沉醉，仿佛一个孩子騎上一匹木馬，却以为是在空中飞翔似的。他忘記了这工作是多么难做。他压根兒沒有想起这对他自己的理論是多么有害。他用安慰的語調說："我不知道她使你受到这样大的痛苦。这該怪我沒有智慧，沒有眼睛，沒有想像力。我还有什么說的呢，如果我不是这样，你就不会忍受这么多痛苦了。"

"不过，你得明白，"戈文迪怀疑地說，"要从母獅子那兒把她的猎物搶过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女人的心就跟大地一样，"梅达断然地說，"可以长出甜的东西，也可以长出苦的东西。这要看种下去的种子具有什么特性。"

"你也許会后悔今天遇到了我这样一个女人。"

"如果我說，我今天才得到了生活的眞正的幸福，也許你不会相信吧？"

"我給你添了这样一个沉重的負担！"

"你是在使我覺得不好意思，夫人！"梅达用虔敬而又柔和的声音說。"我已經說过了，我是你的僕人。为了你的幸福，我即使牺牲了生命也覺得是自己的幸运。請不要把这看作詩人的溫情，这是我的生活的眞理。我很想把我的生活理想对你談談。我是崇拜大自然的，我喜欢人类保持他們的自然形态。快乐时就笑，悲哀时就哭，憤怒时就杀人。那些把悲哀和快乐的感情都加以压抑，把哭泣看成怯懦，把欢笑看成輕浮的人，我跟他們是沒有任何相同之处的。我認为人生是一場快活的游戏，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沒有毁謗，沒有偏見，沒有妒嫉。我不为过去担憂，不为将

来焦虑，我認为現在就是一切。为将来焦虑会使我們变得胆怯，而过去的沉重負担会把我們的腰肢压断。我們的生命力是那么微弱，如果把它分散到过去和将来，那它会变得更加微弱的。我們的身上背着毫無意义的包袱，給習俗、信念和历史的残余势力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們不想站起来，根本也沒有站起来的勇气。有些力量，原是应該用来使人类的德行趋于完善，用来加强合作与兄弟之誼的，实际上却被用来报复古老的仇恨和清偿世世代代的宿怨。至于神与灵魂超脫的說法，我对它只有一笑置之。所謂灵魂超脫与对神灵的膜拜不过是極端自私的表現，它毁灭着我們的人性。哪兒有生活，有游乐，有歌唱和爱情，哪兒就有神；也只有使生活过得幸福才算是灵魂超脫。聪明的人說过，願唇边不要浮起微笑，願眼中不要涌出泪水；我却要說，如果你不能笑，不能哭，那你就不是人，是石头。那种摧残人性的智慧不是智慧，而是压榨思想的机器……哦，請你原諒，我罗罗嗦嗦講了这么一大篇。現在天时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孩子都已經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我雇了馬車来的。"戈文廸說。

"我去把馬車打發走了吧。"

梅达付了馬車錢回来时，戈文廸說："你把我带到哪兒去呢？"

"怎么，送到你家里呀。"梅达吃惊地說。

"那不是我的家，梅达琪！"

"那总是康納先生的家吧？"

"这倒用不着問。現在那个家不是我的了。我在那兒蒙羞受辱，我不能把它叫作自己的家，不能把它認作自己的家。"

梅达用充滿痛苦的声音，把心里的話一个字一个字地傾吐

出来："不，夫人，那是你的家，永远是你的家。那个家是你一手建立的，家里的人是你供养的，你操持那个家，就像灵魂支使着身体。沒有灵魂，身体哪兒能够动弹呢。母亲的身份是最崇高的身份，而崇高的身份难免不受到一些屈辱、輕蔑和歧視。母亲的职能是創造生命。具有这种無可比拟的力量的人，是不会把别人的恼怒放在心上的。身体沒有灵魂，便不能够生存，同样的，对灵魂来說，最适于容納它的地方也只有身体。我用不着在职責和牺牲的問題上对你說教，因为你就是职責和牺牲的活的化身。我要說……"

"可是，我不仅仅是母亲，我也是女人啊。"戈文廸按捺不住地說。

"是呀，"梅达在片刻的沉默之后說，"不过我以为，女人仅仅是母亲而已，除此以外，無論她是什么，那全都是作母亲的序曲。母道是人間最高的成就，最刻苦的修行，最大的牺牲，最輝煌的胜利。一句話，我要說它是一种崇高的表現，是生命、人格以及女性的崇高表現。至于康納，你就把他当作一个失去了理智的人吧。他所說的話，他所做的事，都是在昏昏沉沉的境况里說出来、做出来的；不过，这种昏沉要不了多久自会清醒过来，他很快就会把你当作他的守护神的。"

戈文廸什么也沒有回答。她慢騰騰地朝着汽車走去。梅达搶先一步，打开了車門。戈文廸进到車里坐下。車子开动了；可是两人都默默無語。

到了自己的家門口时，戈文廸走下汽車，梅达在电灯光下看見她的眼里噙滿泪水。

孩子从家里出来，"阿媽，阿媽！"地叫着，把母亲摟住。戈文廸的脸上閃爍着母性的明朗而驕傲的光輝。

“你費神了，多謝你。”她对梅达說，接着她把头低下。一滴泪珠滚到了她的脸頰上。

梅达的眼睛也潤湿了，——即使在这荣华富貴的安乐窝里，这个女人的心是多么凄苦啊！

19

米尔扎·庫尔謝德的那个围場又是俱乐部，又是会議厅，又是角力場。一天到晚都有很多人聚集在那兒。附近一带找不到角力的地方，米尔扎就搭了一間茅屋来給人們角力。經常到那兒来角力的总有一百几十个人。米尔扎也跟他們一塊兒玩。街道上的长老会也在这兒举行。夫妇之間、婆媳之間以及兄弟之間的糾紛也在这兒进行調解。这地方是街道上的社会生活的中心，也是政治运动的中心。近来这地方总是在开会。志愿队員們住在这兒，在这兒拟定他們的日程，从这兒指导城里的政治活动。在最近一次会議里，瑪尔蒂被选为本城国大党委員会的主席。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更是生色不少。

戈巴尔已經在这兒住了整整一年。現在他不是一个朴实的农村里的年青人了。他已經有了很多閱历，懂得了一些世故人情。在本質上，他現在也还是一个乡下人，一个銅板都舍不得花，自己的利益决不放弃，他不怕粗重的活兒，从来不会灰心丧气。可是，他也沾染了一些城里的習气。最初一个月，他光是替别人扛活，半飢半飽地积攒了一点兒錢。接着他就摆一个摊子，卖起煮熟的土豆、豌豆和奶酪丸子来了。他發現这样可以賺到更多的錢，索性丢掉差事不干了。夏天的时候，他甚至开了个卖

果子水和冰的小鋪子。他做生意很誠实，因此他的名声传开了。冬天，他把卖果子水的鋪子改卖热茶。現在他每天的收入至少有两个半卢比到三个卢比。他的头髮剪成英国式，穿着講究的腰布和尖头圓口的皮鞋，买了一床紅色毛毯，喜欢吃檳榔叶和抽香烟，而且因为常常参加群众大会，也有了一些政治知識。他开始懂得国家和阶級的意义。对于社会習俗的尊敬和对于人們的議論的畏惧，現在在他心里已經所剩無几了。天天举行的长老会，使他摆脱了原来覺得自己有罪的感覺。他为了那桩事情，不得不远离家乡，躲到这兒来，但是，同样的事情，甚至比那更無耻的事情，在城里却是司空見慣的，而且沒有人跑到哪兒去。那他为什么要害怕，为什么要藏起来呢？

在这么长久的日子里，他一个錢也沒有寄回家去。他認为他的父母在錢的問題上并不怎么精明：他們这些人只要有錢，就会飞到天上去。父亲会馬上想到朝拜聖地，母亲会一心想着打点首飾。他沒有錢来做这些毫無意义的事情。現在他是一个小小的放債人。他把錢借給邻近的馬車夫、汽車夫和洗衣工人，向他們收取利息。在这十一个月左右的时間里，他靠着不知疲倦的劳动和事事节俭的精神，总算給自己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現在他正盘算着把裘妮婭接到城里来过日子。

午后，他在路边的水龙头那兒洗过澡回家，正在煮晚飯用的土豆时，米尔扎·庫尔謝德来到了他的門口。他現在虽然已不是米尔扎的僕人，但对米尔扎还是那么恭敬，甚至願意为他牺牲性命。他走到門口問道："有什么吩咐呀，老爷？"

"你身边要是有錢，給我一点。"米尔扎馬上說。"三天沒有喝酒了，心里慌得要命。"

在这以前，戈巴尔也曾借了两三次錢給米尔扎，直到現在都

無法收回。催一下嗎，心里有点害怕，不催呢，米尔扎借了錢就不曉得归还。米尔扎的手里是留不住錢的。这只手拿过錢来，那只手就花出去了。可是戈巴尔又不能說“我不借”，或者說“我身边沒有錢”，于是他議論起酒的問題来了：“您为什么不把这玩艺兒戒掉呀，老爷，莫非喝这玩艺有什么好处嗎？”

米尔扎走进那小小的房間，在床上坐下。“你以为我高兴喝它，不願意戒掉嗎？”他說。“我离了它就活不下去。你别耽心你的錢，每一个銅板我都会还清的。”

戈巴尔沒有动摇：“說真的，老爷，眼下我手边要是有錢，那我会不肯借給您？”

“两个卢比也拿不出来？”

“眼下可是沒有。”

“拿我的戒指作抵。”

戈巴尔起了貪心，但又不好中途改口。

“您这是說哪兒的話呀，老爷！”他說。“有錢准借給您，哪还用得着戒指！”

“往后我决不再向你借了，戈巴尔！”米尔扎尽量低声下气地說。“我是爬不起来了。为了这点酒，我敗光了几十万卢比的財产，变成个叫花子。現在我横了心腸，即使我不得不去討飯，我也不会戒酒了。”

戈巴尔听了他这一番話，还是加以拒絕，于是，米尔扎失望地走了。他在城里有成千上万的熟人，有多少人是他提拔起来的，有多少人在困难的时候曾經得到过他的帮助；可是，这些人他連見也不願意見。他知道各种賺錢的方法，而且曾經用这些方法賺了不少的錢；但在他的眼里，錢是無足重輕的。他手里的錢就是这样花出去的。他总得要想法把錢花出去了心里才觉得

舒服。

戈巴尔开始剥土豆皮。在这一年里，他变得很狡猾，学到了惊人的挣錢本領。他住的这間小屋是米尔扎先生給他的。小屋和走廊的租金每月不难收到五个卢比。戈巴尔在这兒差不多住了一年，但是米尔扎从来沒有收过租錢，他也沒有給过租錢。也許他从沒有想到这間小屋是可以收取租錢的。

过了一会兒，一个馬車夫来向他借錢。馬車夫名叫阿拉丁，头髮剃得光光的，胡子乱蓬蓬的，瞎了一只眼睛。他的女兒就要到丈夫家去，他急于需要五个卢比。戈巴尔按一个卢比一个安那的利息把錢借給他了。

“老弟，”阿拉丁对他表示了感謝，然后說：“現在該把你的妻室兒女接来了。你自己做飯还要做到几时呀？”

戈巴尔抱怨城里的費用太大：“这么一点点进項，哪能維持一个家啊？”

“費用嘛，老天爷自会照应的，老弟！”阿拉丁点燃了一支土烟說。“你想想看，那时候該会多么舒服。依我說，你一个人花的錢，是够維持一家人的开銷的。娘兒們有省錢的本領。老天爷在上，我一个人住在这兒的时候，不管掙了多少錢，吃吃喝喝就用光了。买土烟的錢都沒有着落。另外还有一攤子麻煩事兒。回家来的时候，人累得要命，可还得喂馬、蹓馬，又要跑到鋪子里去买大餅。簡直煩死人。自从我老婆来了以后，我掙的还是那么多錢，連她吃的也够了，日子也过得舒服了。一个人掙錢，到底是圖个舒服呀。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場，一点福也享不到，那一輩子算是白活了。依我說，老弟，你的进項还会增加的！你有工夫来煮土豆、豌豆，也就有工夫卖几杯茶了。卖茶的生意，一年十二个月都好做。再說，夜里躺在床上，有老婆替你捶

捶腿，渾身的疲乏劲兒都会消散的。”

这些話深深印入了戈巴尔的心里。他覚得惶惶無主。現在他得把裘妮婭接来才成。

他把土豆擱在爐子上，就作回家的准备；但他記起潑水节即将到来，他得带点庆祝潑水节的东西回去。他也产生了吝嗇的人逢到佳节便慷慨花錢的那种心情。平时一个銅板一个銅板地积攢起来，到底也是为了这一个日子啊。他要給母亲、两个妹妹和裘妮婭她們每人捎两件紗丽，要給何利捎一塊腰布，一张床单。要送給索娜一瓶髮油，一双凉鞋，送給卢巴一个日本洋娃娃，送給裘妮婭一个梳妆盒，里面要有髮油，朱砂① 和鏡子。要在市場上給孩子买一頂現成的帽子和一套衣服。

他取了錢，到市場上去，不一会兒②，所有的东西都买齐了。鋪盖卷也捆好了。街坊上传开了消息：戈巴尔要回家去了。男男女女都来跟他話別。戈巴尔把自己的屋子托付他們照管，他說：“我走了，这屋子交給你們。老天爷保佑，潑水节的第二天我就回来。”

“得把你女人带来，”一个年青姑娘微笑着說，“要不然，你进不了屋。”

“是呀，那还用說，自己生火也生够了。往后不用操心就会有飯吃了。”另一个老妇人忠告他說。

戈巴尔对大家行礼致謝。这些人有的是印度教徒，有的是伊斯兰教徒，大家和和气气，在苦难中互相帮助。伊斯兰教徒遵守自己的斋期，印度教徒在每半月的十一日絕食。有时候高兴起来，彼此开开玩笑。戈巴尔說阿拉丁的“納瑪吉”③ 是起坐不

① 印度妇女用来点額上的吉祥印的。

② 原文为“到了中午”，但与上文所說的“午后”矛盾，故改譯“不一会兒”。

停，阿拉丁把無花果树下千百个大大小小的湿婆神陽具[4]叫作石头秤砣；可是，彼此之間却沒有一点兒敎族的仇恨。現在戈巴尔要回老家去了，大家都想欢欢喜喜地为他送行。

这时候，布雷赶着馬車来了。他赶了一天的馬車回家，听說戈巴尔要回老家去，立刻就把馬車赶到这兒来。馬不听使喚，他用鞭子抽了很多次。戈巴尔把东西擱在馬車上，馬車开动了，送行的人把他送到胡同口，于是，戈巴尔对大家行个礼，坐上馬車。

馬車在大路上疾速地奔馳。戈巴尔沉迷在回家的喜悅里。布雷沉迷在送他的喜悅里。馬是一匹快馬，跑起来像飞一样。轉眼之間，火車站已經到了。

戈巴尔愉快地从腰間掏出一个卢比，遞給布雷說："拿去，給你老婆买点糖吃吧。"

布雷带着又感激又委屈的神气望着他說："你把我看成外人了，老弟！难得在馬車上坐一下，我就要問你要錢嗎？哪怕为你去死，我也心甘情願。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就算我收了你的錢，我內人也不会讓我安生的。"

戈巴尔沒有再說什么話。他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行李拿下来，买火車票去了。

20

美妙的新的生活随着十二月到来了。芒果树上的小花慷慨地散發出陣陣芳香，杜鵑藏在芒果树的枝头，唱着神秘的歌曲。

---

③ 伊斯兰教徒的祈祷方式。

④ 印度教徒供奉湿婆神陽具。

村里的人們已經开始种甘蔗。太陽还沒有露面，何利已經下地了。丹妮娅、索娜和卢巴三人从水塘里把一捆捆浸湿的甘蔗拖到地里去，何利則在用斧子把甘蔗劈开。現在他已經开始替达塔丁干活。他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雇工了。現在他跟达塔丁的关系不是祭司与家主的关系，而是东家与雇工的关系。

“手要利索一点，何利！”达塔丁走到他跟前罵道。“像这样子你一天到晚也劈不完。”

“这不是在做嗎，馬哈拉其，我又沒有坐着呀。”何利带着受了損伤的自尊心說。

达塔丁对待工人很刻薄，因此沒有一个工人能够在他那兒长久干下去。何利是知道他的德性的；可是别無办法。

“做是在做，可是做法不同。”达塔丁站在他面前說。“有的人做起来，一个鐘点能把全部活兒做完，另一个人做起来，一天到晚也劈不完一捆甘蔗。”

何利挨了这一頓臭罵，手动得更有劲了。好几个月来，他都沒有吃过飽飯。通常的情形是，一頓飯勉强用炒豆对付过去，另一頓飯呢，有时吃个半飽，有时只好餓着肚皮。他越想更快地举起手来，他的手越是不肯听他使喚。而达塔丁又在死死釘住他。如果他能歇一口气，那他的精神会恢复过来的；可是，他深怕挨罵，哪兒还能歇息呢？

丹妮娅和两个女兒的紗丽都給水濡湿了，身上沾滿了污泥，她們頂着甘蔗来到地里，把一捆捆的甘蔗摜到地上，停下来歇一口气，就在这时候，达塔丁罵开了：“干嗎在这兒看热鬧呀，丹妮娅！去，干自个兒的活去。錢不是白拿的。整整三个鐘点，你只拉了一趟。照这样子，一天到晚甘蔗也拉不完。”

“歇一口气也不許嗎，馬哈拉其！”丹妮娅的脸上現出惱怒的

样子說。“我們也是人呀。我們替你家干活，可沒有变成牛馬。你把一捆甘蔗頂到这兒来試試看，那你就晓得这个滋味了。”

“我花錢雇人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歇气。”达塔丁突然冒火了。“要歇气到你家里去歇吧。”

丹妮婭正准备要說点什么，何利却罵起来了：“你干嗎不走呀，丹妮婭？在这兒爭什么？”

“这不是在走嗎，”丹妮婭随口說，“活兒干得好好的，可不該找麻煩。”

“看样子，你那脾气現在还沒有消哩。”达塔丁鼓起血紅的眼睛說。“难怪你穷得連一顆米都吃不上。”

丹妮婭怎能保持沉默呢？她說：“又沒有到你家門口去討！”

“眞到了那时候，你也会去討的。”达塔丁用尖細的声音說。

丹妮婭已經想好回答的話，可是索娜拉着她到水塘去了，要不然，事情准会鬧大的。走到达塔丁听不見的地方时，她把心头的怒气傾吐出来了：“要飯的是你，你才是要飯的种姓。我們是工人，哪兒干活哪兒掙錢。”

“媽，算了吧。”索娜責怪她說。“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随便为了一点事情就吵起来了。”

何利仿佛疯狂了似的，把斧头举得比脑袋还高，不断地劈出了一堆堆的甘蔗。他心里像是燃起了一股火，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他身体內部长久积蓄起来的水分，現在仿佛变成了蒸汽，使他产生了一种机器似的盲目的力量。他的眼睛开始蒙上一層黑影，他的头在嗡嗡地旋轉。可是，他的手还在以机器的速度，不知疲倦地，沒有停歇地举起来。他身上的汗像溪水一样流出来，嘴巴里冒出了泡沫，脑袋在咚咚地响；但他好像有什么鬼魂附在身上似的繼續干活。

忽然，他覺得眼前漆黑一团。他仿佛是在往着地里鑽下去。他晃动着那只空閑的手，想要保住身体的平衡，接着便暈过去了。斧头从他的手里掉下来，他脸孔朝下地倒在地上。

那时候，丹妮婭刚好頂着一捆甘蔗来了。她看見很多人站在何利的周围。有一个农民在对达塔丁說："东家，你不該說那种叫人伤心的話啊。瞧吧，出了人命了。"

丹妮婭把一捆甘蔗摜到地下，像个瘋子似的跑到何利跟前，把他的头擱在自己的大腿上，就号啕大哭起来："你丢下我到哪兒去啊！哎，索娜，快跑去拿点水来，跑去对索巴說，你爹不济事了。哎呀，老天爷！我現在怎么办呀？我現在靠什么人过日子呀？誰还会叫我丹妮婭的名字呀……"

巴泰西瓦里急急忙忙地跑来，用严峻的、但充滿着爱意的声音說："你这是干嗎呀，丹妮婭，放清醒点。何利沒有出什么事。他是中暑，暈过去了，馬上就会苏醒过来的。要这样大惊小怪，那可怎么行呢。"

丹婭妮抱住巴泰西瓦里的脚，哭哭啼啼地說："怎么办啊，大爷，我不甘心呀。老天爷把我的样样东西都拿去了。我忍够了，現在再也忍不住了。哎呀，我的亲人呀！"

索娜拿水来了。巴泰西瓦里把水洒在何利的脸上。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汗巾在給何利搧風。何利的身体冰凉了。巴泰西瓦里也着急起来，但他还得不断地鼓舞丹妮婭的勇气。

"从来沒有發生过这样的事情呀，大爷，"丹妮婭按捺不住地說，"从来沒有过！"

"他昨天晚上吃过东西沒有？"巴泰西瓦里問道。

"我們烙了大餅，"丹妮婭說，"可是，这些日子来我們的处境还瞞得过你嗎？好几个月沒有吃过飽飯了。我总劝他干活要輕

省点；可是我們沒有享福的命啊。”

何利的眼睛忽然睜开了，他目光流动，在四处张望哩！

丹妮娅好像活了轉来似的。她兴奋地摟住何利的脖子說：“你这会兒觉得怎样了？刚才眞把我吓得要死。”

“我好。不知道怎么会出了这样的事情。”何利用微弱的声音說。

“身体弱成那样子，干起活来命也不顧。”丹妮娅在爱撫中带着譴責的意味說。“亏得孩子們命好，要不然，什么都完蛋了。”

“丹妮娅已經伤心地哭起来了。”巴泰西瓦里笑着說。

“你眞的哭了嗎，丹妮娅？”何利激动地問道。

“讓他胡說八道好了。”丹妮娅把巴泰西瓦里往后一推，說，“你問問他，他为什么丢下家里的賬簿跑来了？”

“你还亲人长亲人短地边叫边哭哩。”巴泰西瓦里嘲弄說。“現在害臊了，不肯認賬了。你还捶着胸口哭哩。”

何利用泪汪汪的眼睛凝視着丹妮娅：“疯了唄，还有啥好說。現在你讓我活下来享点什么福呀！”

两个人搀着何利回家，讓他躺在床上。达塔丁嘟嘟囔囔地抱怨种甘蔗的活兒要給耽誤了；可是，瑪塔丁却不是那么狠心。他从家里拿着热牛奶跑来，还带来了一瓶玫瑰露。何利喝了牛奶，仿佛觉得有了气力似的。

就在那时候，戈巴尔朝着家里走来了。有一个苦力把他的东西頂在头上。

村里的狗先是汪汪地叫着朝他扑去，接着就搖起尾巴来了。卢巴說：“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一边拍着手跑去。索娜也往前跨了两三步，但她压抑住内心的热情，不讓它泄露出来。一年来，她已經长成一个亭亭少女，变得更加羞怯了。裘妮娅也蒙



着面紗，站到門口来了。

戈巴尔摸了母亲和父亲的脚，把卢巴抱在膝上亲热了一陣。丹妮娅为他祝福，把他的头偎在自己的怀里，仿佛得到了母爱的賞賜似的。她的心里洋溢着驕傲。她今天好像做了皇后。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也是皇后。不信，你瞧瞧她的眼睛，瞧瞧她的脸，瞧瞧她的心，瞧瞧她走路的姿态吧，即使一个真正的皇后也会覺得羞愧的。戈巴尔的个子长得多大，打扮得多像一个紳士啊。丹妮娅的心里从来沒有想到过什么不吉利的事情，她总以为戈巴尔是幸福愉快的。今天她亲眼看見了戈巴尔，仿佛覺得她已經找到了遺失在生命的塵土里的一顆珍珠。可是，何利却在那兒生悶气。

"爹怎么啦，媽？"戈巴尔問道。

丹妮娅不想提起家里的境況，免得叫他难过。"沒什么，孩子，"她說，"他的头有点疼。去吧，把衣服脫下来，洗个脸，这些日子你待在哪兒？你看見誰像这样子从家里跑出去呀？連一封信也沒有捎来过。如今整整过了一年，你才記起我来。我盼你盼得眼睛都穿了。我老是指望着有一天会看見你，可是那一天又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有人說你跑到密喇蚩去了，又有人說你跑到安达曼群島去了。听来听去，把我都急死了。这些日子你到底待在哪兒呀？"

"跑得并不远，媽，就在勒克瑙。"戈巴尔不好意思地說。

"住得这么近，也从来不写一封信！"

在里屋，索娜和卢巴正忙着把戈巴尔带来的东西打开，一样样分好；裘妮娅却远远站在一旁。今天，她心里的惱怒都在脸上显露出来了。戈巴尔过去亏待了她，今天她要报复。就好像一个高利貸者碰見了佃农，虽然佃农欠他的錢他已經認为沒有

收回的希望，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向佃农收債。孩子朝着那些东西扑过去，想把一切都擱在嘴里；可是裘妮娅不讓他离开自己的怀抱。

“嫂嫂，哥哥給你带来了梳子鏡子！”索娜說。

“我用不着梳子鏡子，你自个兒留下吧。”裘妮娅滿不在乎地說。

卢巴拿出一頂漂亮的小帽子：“阿哈！这是仲奴的帽子！”說着就把它戴在孩子的头上。

裘妮娅把帽子摘下来，扔在地上。忽然，她看見戈巴尔走进屋来，便带着孩子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了。戈巴尔發現所有的东西都給打开了。他本想先跟裘妮娅見面，請求她饒恕自己的罪过，但他沒有勇气走进去。他就在那兒坐下，把东西拿出来分給每一个人，可是卢巴不高兴：为什么不給她带一双凉鞋来？

“你要凉鞋干啥，”索娜逗她說，“跟你的洋娃娃玩玩得啦，我看見你的洋娃娃不眼紅，你看見我的凉鞋干嗎要眼紅呢？”

糖果是由丹妮娅亲自分發的。兒子离家这么久平安回来了，她要向全村的人分發糖果。

对卢巴說来，吃一塊玫瑰糕就好像在駱駝嘴里放顆茴香子一样①。她希望把那个装糖的小罐子摆在她的面前，好讓她一边吃一边跳。

現在戈巴尔打开了箱子，从箱子里把紗丽取出来。所有的紗丽都是鑲边的，就像巴泰西瓦里家的女眷們穿的一样，而且質地非常細軟。这种細軟的沙丽能穿多少日子呢？有錢人想穿多么細軟的紗丽也可以，他們家的女眷只是閑坐、睡覺，什么事兒

① 太少的意思。

都不做。可是，他家里的人在田地里和打谷場上却要样样都做。喃！送給何利的除了一条腰布以外，还有一条头巾哩。

“这件事你做得眞好，孩子！”丹妮婭高高兴兴地說。“他的头巾已經破成絲絲了。”

到了这时候，戈巴尔对家里的情况已經有了一个估計。丹妮婭的紗丽打了許多补丁。索娜的紗丽在头上有了破洞，她的头髮也露出来了。卢巴的腰布的边緣，好像繐子一样晃来晃去。每个人的脸都是干巴巴的，沒有誰的身上显得光滑油潤。举眼一看，到处都籠罩着不幸。

两个女兒都給紗丽迷住了。丹妮婭則为兒子的吃飯問題焦急起来。家里只有一点兒大麦面粉，那是存下来晚上吃的，現在只有吃点炒豆；可是，現时的戈巴尔不是往日的戈巴尔，他还能吃大麦面粉嗎？他在外面不知道凈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她到杜拉梨的鋪子去賒了小麦面粉、大米和油。好几个月以来，杜拉梨一个銅板的东西都沒有賒过，可是今天她連什么时候給錢都沒有問一句。

“戈巴尔發財回来了吧？”她問道。

“还搞不清哩，大姐！”丹妮婭說。“眼下我也不好开口。嗯，他給家里的人都带来了鑲边的紗丽。叨你的福，他平平安安回来了，我觉着这就够了。”

杜拉梨說了些祝福的話語：“老天爷保佑他平安淸吉吧，做爹娘的还另外貪圖什么呢？戈巴尔是个懂事的孩子，不像别的小伙子那样乱花錢。借我的錢現在要不能还，那就还点利錢吧。要不，这副担子一天比一天沉啊。”

在家里，索娜讓仲奴穿上衣服、鞋子，戴上帽子，把他打扮成一个貴人的模样。孩子并不怎么喜欢穿上这些东西，倒是更喜

欢把这些东西拿在手里玩。在里面的房間里，戈巴尔和袭妮娅正在拌嘴。

“把我接过来扔下不管，你自己却往外面跑。”袭妮娅用含着譴責意味的眼光看了戈巴尔一眼，說。“跑得無踪無影，是死是活都沒有个信息。过了一年你才醒悟过来。你这人多不老实啊！当时我想你会跟在我后面来，誰知你却溜之大吉，整整过了一年才回来。你們这些男人是信不过的，想必是另外看中了誰。你准是打过主意，在家里討一个，在外面也娶一个吧。”

“袭妮娅，”戈巴尔为自己辯护說，“我憑着老天爷發誓，我对誰也沒有瞅过一眼。为了害臊，为了害怕，我不得不从家里跑出去；可是，我心里一忽兒也沒有忘記过你。现在我决心把你也带走，因此我才回家来。你家里的人想必很生气吧？”

“我爹可是决心要我的命哩。”

“眞的！”

“三个人都到这兒来过。媽狠狠駡了一通，他們才灰溜溜地跑了。哼，把我們的两条耕牛牵去了。”

“好不講道理！爹什么話也沒說？”

“爹一个人哪能跟人家打呀。村里的人本来不許他們把牛牵走，偏偏爹發了善心，别人又有什么办法？”

“那么，这一向的庄稼活兒怎么干的呢？”

“庄稼活兒全都垮了。跟达塔丁合伙种了一点。甘蔗压根兒沒有种下去。”

戈巴尔的腰間現在藏着两百卢比，因此他的火气也不小。一听到这种情形，他的身上就像着了火一样。

“那我先去教訓教訓他們。”他說。“他們有这样的能耐，竟敢在我家門口把耕牛解下来牵走！这是搶劫，公开的搶劫。他

們三个每人会給关三年。他們要不把牛还我，我就告到法院，問法院要。我要挫掉他們的銳气。”

他乘着性子就想冲出去，裘妮婭不得不抓住他說：“去是去，現在何必忙呢。歇一会兒，喝点水，吃点东西再說。还有一整天的时間哩。这兒开了一个长老会，罰了咱家八十卢比。除了罰款，还罰了三滿粮食。这一来咱們越發倒楣了。”

索娜給那孩子穿上衣服、鞋子，抱着他走来了。穿上衣服之后，他仿佛变成一个眞正的貴人了。戈巴尔把孩子抱在怀里，但这时候他覚得撫爱孩子并沒有什么乐趣。他的血液在沸騰，他腰里的卢比又助长了他的气焰。他要一个个地教訓这帮家伙。长老会的长老們有什么权利罰他的款？誰敢插进来管閑事？他爱上了一个女人，这碍长老們什么事；如果他把这事情告到法院去，这帮家伙的手上准会戴上鐐銬。現在他的家产都給蕩尽了。这帮家伙把他当成了什么人！

孩子在他的怀里微微一笑，接着便大声哭起来，仿佛看見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似的。

裘妮婭从他的怀里把孩子抱过去。“洗澡去吧，”她說，“你在想什么？你想跟大伙兒打架，那你一天也活不成。誰有錢，誰就是大人物，是好人，沒有錢，大伙都要对他摆摆架子。”

“我不該傻里傻气地从家里跑开，要不然，看誰敢罰一个銅板。”

“因为你在城里見了世面，才想到这么多事情。要不，干嗎从家里跑出去呢！”

“我眞想抄起棍子，把巴泰西瓦里、达塔丁和金古里这帮舅子揍死，从他們的肚皮里把錢掏出来。”

“想来你是錢太多了吧。拿出来，讓我瞧瞧这些日子你賺了

多少錢带回来。”

她用手去摸戈巴尔的腰部。戈巴尔站起来説：“沒有賺到什么。不过，你要是跟我去，往后我会賺錢的。这一年，只是在城里开开眼界罢了。”

“媽会讓我去？”

“媽哪能不讓你去？这碍她的事？”

“哈，她要不答应，我哪兒也不去。你把人家丢下不管，自个兒跑了，我在这兒什么依靠也沒有。要是她不讓我跨进家門，那我投奔哪兒去呢？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感謝她的恩情。再説，难道你要一輩子住在外面嗎？”

“待在家里干嗎呢？除了犁田，除了死，这里还有什么？只要人有点聰明，不怕干活，在城里是不会餓死的。在这兒，聰明也不济事。爹为啥要跟我板脸呀？”

“他只板板脸就算了，这倒是你的运气好。你闖下了那样的大祸，要是你在他的气头子上落到他手里，他会狠狠打你一頓嘴巴的。”

“那他大概也把你駡了个够吧？”

“从来沒有，压根兒沒有。开头，媽倒是發了一陣脾气；爹可是什么話也沒有說过，叫我的时候，也叫得挺亲热。我的头有点兒不舒服，他就会心神不安。跟我的亲爹比起来，我把他看成神仙一样。他总是劝媽：不要在媳妇面前說閑話。为了你，他生过多少回气，説你把我丢在家里，自个兒不知道跑哪兒去了。眼下手边又缺錢。卖甘蔗的錢在外面就給搶光了。現在只得帮人干活。可怜他今天在地里暈过去了，引得大家大哭一場。打那时起他就躺在床上了。”

戈巴尔洗了手和脸，細心地梳好头髮，便出去在村人面前炫

耀他自己。他到两个叔叔家里去請安，接着又跟許多朋友見了面。村里沒有發生什么特殊变化。不錯，巴泰西瓦里新修了一間客厅，金古里·辛在門口新挖了一口水井。这使得戈巴尔的心里更是憤憤不平。

在村里無論碰到什么人，他都受到尊敬，小伙子們更把他当成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准备跟他一塊兒到勒克瑙去。不过一年工夫，他的地位有了多大变化啊。

忽然，他碰見金古里·辛在水井边洗澡。他走了过去，但沒有招呼，也沒有說話。他想讓这位地主瞧瞧：我把你看得一錢不值！

倒是金古里·辛自动問他："几时回来的呀，戈巴尔？过得如意吧？在勒克瑙什么地方做工呀？"

"做工就是做奴才，我到勒克瑙不是去做奴才的。"戈巴尔不客气地說。"我在那兒做生意。"

"每天賺多少錢呀？"金古里·辛用充滿惊奇的眼光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

"平常每天两三个卢比，"戈巴尔用尖刻的語調对他說。"偶尔运气好，也可以賺到四个卢比。再多就不行了。"

金古里·辛虽然一毛不拔，每月掙到的錢也沒超过三十卢比，而这个乡下毛孩子每月却要掙百把卢比，这使他羞得抬不起头来了。現在他还有什么資格对戈巴尔摆架子呢？在种姓上来說，他的确要高一些；可是，种姓誰看得見呢！現在不是嫉妒他的时候，倒是应該央求他帮点忙。

"賺这么些錢不算少了，孩子，"他說，"尽够花了。在村里每天連三个安那也拿不到哩。你要是也能替巴瓦尼雅（他的大兒子的名字）在哪兒找到个差事，那我就把他送来。他書也不念，

字也不写，只晓得惹是生非。哪兒有賬房出缺，請你关照一声。要不你就带他一塊兒去。他可是你的朋友呀。薪水少一点不打紧，不过要能够賺点外快的。”

“賺外快的想法会使人墮落的，大爷，”戈巴尔矜持地笑着說，“不过，如今我們的風俗敗坏，要想老老实实地做人，連肚皮也塡不飽。在勒克瑙是可以找到賬房的差事的，只是每一个放債人都想用老实而又伶俐的賬房。我倒可以替巴瓦尼雅找到差事，不过，如果往后他揩油，那我就脫不了干系。人們看重的不是知識，是誠实。”

戈巴尔給了他这一篇教訓，接着往前走去。金古里·辛留在那兒，心里起了一个疙瘩。瞧这小子眞是大言不慚，好像他是道德的化身似的！

戈巴尔也像这样子嘲笑了达塔丁一陣。达塔丁正回家吃飯，一看見戈巴尔便高高兴兴地說：“过得如意吧，戈巴尔？听說你在那边找到了一个好差事。也給瑪塔丁找个差事吧，行不行？在家里除了喝大麻汁、睡大觉，他沒有别的事情好干。”

“你家里还短少什么呀，馬哈拉其？”戈巴尔說。“随便到哪一家人的門口去站一站，总可以撈到点东西。生了人也撈，死了人也撈，办喜事也撈，办丧事也撈，又种田，又放債，又做中人，要是有誰犯了点錯，就罰他出錢，搶劫他的家产。賺了这么多錢还塡不飽你的肚皮嗎？你掙这么多錢干嗎呀？难道你想出个好办法，死了可以把錢带走嗎？”

达塔丁發現戈巴尔說話这么冒失，仿佛把礼貌和謙遜都給忘記了。“也許他現在还不知道他父亲在替我做奴才吧。小河容易泛濫，眞是不錯。”但他不讓自己的脸上現出难看的样子。就像大人虽然給小孩拔掉了胡子还得摆出一副笑脸一样，他对

戈巴尔的辱駡也是一笑置之，而且带着玩笑的心情說：“你在勒克瑙混了几天，学得非常狡猾了，戈巴尔！你賺了多少錢回来，拿点給我瞧瞧。老实对你說，戈巴尔，我一直在惦記着你。要住一些日子才走吧？”

“是呀，要住一些日子。长老会借罰款为名，吞了我一百五十卢比，現在我要告他們。我要看看誰不抽我的水烟，看看哪一个教族开除我的教籍。”

說了这番威胁的話，他便往前走去。他的勇气使那些追随他的小伙子們完全慑服了。

“告他一状吧，戈巴尔！”一个小伙子說。“这老家伙是一条青蛇，什么咒語也治不了他。你駡得挺痛快。巴泰西瓦里也得教訓教訓。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老兄！他挑拨别人家父子兄弟的感情。他跟管事先生勾搭起来敲榨佃戶，讓佃戶們先犁他的田，后犁自己的田，先給他的田里戽水，后給自己的田里戽水。”

“这些話用不着对我說，老兄，一年的工夫难道我就忘了不成！”戈巴尔理理唇髭說。“我是不在这兒住，要不，我会把他們一个个地收拾够了才住手。今年的泼水节要热热鬧鬧的过，还要演一出泼水节的滑稽戏，要把这帮家伙弄得渾身湿透。”

他們开始准备泼水节的节目。要准备很多麻糊①、白圭水、盐水，要調好各种顏料和煤烟，而且专門把煤烟撒到那几位头人的脸上。反正是泼水节，誰也不好說話。还要演点滑稽戏，对那几位头人开开玩笑。錢的問題用不着焦虑，戈巴尔大哥賺了錢回来了。

---

① 用大麻叶捣成的糊。

吃过飯以后，戈巴尔去找薄拉。如果薄拉不讓他把自家那对耕牛牽回来，他是不肯罢休的，他作好了打架的准备。

“别把冤仇結深了，孩子，”何利用怯懦的語調說，“薄拉牽走了耕牛，願老天爷保佑他吧；不过，当初买他的母牛的錢也算是抵銷了。”

“爹，你别多嘴！”戈巴尔激动地說。“他的母牛值五十个卢比，我們的耕牛是一百五十个卢比买来的。我們用了三年，現在也得值一百卢比。为了他的錢，他可以去告状，可以請求法院拍卖我們的財产，或者高兴怎么做都行，为什么他要从我們的大門口把那对耕牛牽去？至于你，我該对你怎么說呢？这边丟了耕牛，那边又背了一百五十个卢比的罰款。这就是你胆小怕事的下場。要是他当着我的面把牛牽去，那我会給他一个教訓的！我要讓他父子三人躺在这兒爬不起来。对那些头人我理也不理，看看誰会把我开除教籍；可是你，你就坐着干瞪眼！”

何利像一个罪人似的搭拉着脑袋，丹妮婭对这种不合常規的事情也無法容忍。

“孩子，”她說，“你这也是胡来。要是失掉种姓，在村里还能过日子嗎？家里摆着一个大姑娘，要不要給她找个婆家呢？生也好，死也好，都得在教族里……”

“当初我們有种姓，”戈巴尔截断了她的話，“教族里的人也都尊敬我們，可是，我为什么沒有結成婚呢？你說說看。原因是我們家里連吃的也沒有。要是我們有錢，什么种姓、教族都不相干。这个世道是錢的世道，种姓是沒有人过問的。”

丹妮婭听見孩子在哭，进到里屋去了，戈巴尔也走出了屋子。只有何利坐在那兒沉思：戈巴尔的智慧好像已經开了花，他說的話多么清楚明白啊。他的机智与聪明把何利的生活規范和

处世准则都給击敗了。

“我也跟你去好嗎?”何利突然問他。

“我不是去打架的,爹,你别怕。法律在我这一边,我干嗎要打架呢?”

“我也去,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嗯,害处很大。你会把好事敗坏的。”

何利靜默下来,戈巴尔走了。

不到五分鐘,丹妮婭抱着孩子出来說:“戈巴尔一个人走了嗎?我說呀,老天爷会不会讓你聪明一点。薄拉那么容易就会把耕牛給他?他父子三人会像鷹一样把他撕碎的。求老天爷保佑吧。現在我該找誰跑去把戈巴尔抓回来呢?你呀,我算是輸給你了。”

何利在屋角拿起拐杖,跑去追赶戈巴尔。到了村子外面时,他放眼一看,只見一个模糊的影子已經跟地平綫匯合在一起了。一轉眼的工夫,戈巴尔怎么就走得这么远了?何利在受着良心的譴責。他为什么不拦住戈巴尔呢?如果他吓唬一下,不許戈巴尔到薄拉的家里去,那戈巴尔是一定不会去的,而他現在也用不着奔跑了。他泄了气,就在那兒坐下来說:“老天爷,保佑他啊!”

戈巴尔到了那个村庄,看見一些人在榕树下面賭錢。那些人看到他,以为是警察,把錢收起来跑开了,就在那时候,薄拉的兒子姜吉忽然認出他来了:“嘿!原来是戈巴尔。”

戈巴尔發現姜吉躲在树子背后张望,便对他說:“别怕,姜吉哥,是我。罗摩罗摩!我今天才回来。心想应該来跟大家見見面,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哩。大哥,叨你的福,我混得挺惬意。我在一个老爷那兒干活,老爷对我說过,要我給他带一两个

人去，他要找个看門的人。我說：‘老爷，我要給您找到这样的人，就是叫他去送命，他也不会临陣退却。’你要是乐意，跟我一塊兒去吧。那是好地方啊。”

姜吉一看到戈巴尔打扮得这样漂亮，心里在暗暗羡慕。他从来沒有穿过一双粗皮鞋，可是戈巴尔却穿着亮晃晃的皮靴。他收拾得干凈俐落，穿着有条紋的衬衫，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簡直像个巴布①老爷了。从前那穿得破破烂烂的戈巴尔跟現在这个服飾都雅的戈巴尔比起来，該有多大的差别啊。姜吉的粗暴的性情，本来在时間的影响下已变得有些温和了，剩下的一点点粗暴現在也平静下来了。他又賭錢，又抽“甘加”，而在家里又很不容易拿到錢。他咽着唾沫說：“干嗎不去呢，在家里也是閑着沒事干。能拿到多少錢呀？”

“这用不着焦心，有我一手包办。”戈巴尔非常自信地說。“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我在想，旣然自己家里有人，那干嗎还要到外面去找人呢？”

“要干什么样的活兒？”姜吉迫不及待地問道。

“活兒嗎，高兴看門就去看門，高兴收租就去收租。收租是最好不过的差使。跟佃戶們勾搭起来，回来对东家說：人不在家。搞得好每天可以捞到一个半个卢比。”

“住的地方也找得到嗎？”

“住的地方有的是，要一整座公館也找得到。有电灯，有自来水。啥也不缺。卡姆达是在家呢，还是到哪兒去了？”

“他送牛奶去了。誰也不讓我到市場去。他們說我只会抽‘甘加’。我現在抽得少得多了，老弟，不过每天还得要花两个派

① “巴布”，对小公务員及商店老板等人的尊称。

斯。你可不要对卡姆达說什么話。我一定跟你去。”

“好，好，你放心吧。过了泼水节就走。”

“那算是說定了。”

他們两人边説边走，不覚到了薄拉的門口。薄拉正坐在那兒搓繩子。戈巴尔連忙跑上前去摸他的脚，而且眞的哽咽着說：“大叔，我有什么过錯都請您原諒吧。”

“戈巴尔，”薄拉停止了搓繩子，用硬殭殭的声調說，“你干下的那桩好事，就是杀了你的头也抵不了你的罪；不过，你既然到我的門上来了，还有什么好說呢。算了吧，你对我做下的事情，讓老天爷懲罰好了。多咱回来的？”

戈巴尔把自己的經历說得天花乱墜，而且請求薄拉允許他把姜吉带出去。薄拉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恩賜似的。姜吉在家里只会闖祸，出門去倒可以挣几个錢。即使不能捎錢給家里，他自己一个人总可以养活吧。

“不，大叔，”戈巴尔說，“要是老天爷保佑，他又能安份守己，不出一两年他就会成人了。”

“是呀，但願他安份守己。”

“事到临头，一个人会自己对付的。”

“打算什么时候走？”

“过了泼水节走。要是我能把家里的庄稼活兒安排好，那我就放心了。”

“你对何利說，往后他不用操心，只要坐着敬神就行了。”

“說是在說，可他几时坐得住呀？”

“你在城里想必認得个把大夫吧。我的咳病現在犯得很厉害。能行的話，給我捎点藥来。”

“有一个名医就住在我那附近。我把你的病情对他說說，給

你配一服藥寄来。咳嗽是晚上厉害，还是白天厉害？”

“晚上厉害，孩子。簡直沒法闔眼。要是城里有点机緣，我也到城里住去。这兒賺不了錢。”

“这兒的生意哪里有城里好做啊，大叔。在这兒，一个卢比十西尔牛奶也沒人問，只得勉强卖給做糖的。在城里，要是一个卢比肯卖五、六西尔，一个鐘头准能卖几满牛奶。”

姜吉去給戈巴尔准备牛奶果汁去了。薄拉趁着沒有别人，就說：“老弟，現在我对这苦日子已經厭煩了。姜吉的情形你是看見了。卡姆达送牛奶去了。拌料啦，放牛啦，样样事情都得我亲自动手。現在我真想舒舒服服地吃吃飯，睡睡觉。我要劳累到几时啊！天天都在打打鬧鬧，我到底偏护哪一个好呢？咳病發作的时候，晚上起也起不来，可沒有誰想起遞給我一杯水。繩子断了，也沒有人記在心上，总得要我自己动手才行。”

“你到勒克瑙去吧，大叔！”戈巴尔亲切地說。“一个卢比卖五西尔牛奶，拿的是現錢。我認識很多有錢人，包管你每天卖得出一满牛奶。我还开了个茶館，单是我每天就要十西尔。不管怎么着，你是不会吃亏的。”

姜吉端着牛奶果汁来了。戈巴尔喝了一杯果汁。“大叔，哪怕你只是一早一晚到茶館来坐坐，”他說，“每天也可以賺一个卢比。”

“孩子，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变得糊塗了，”过了一忽兒，薄拉难为情地說，“我把你家的耕牛牵来了，你牵回去吧。我这兒又不做庄稼活。”

“我新买了一对耕牛，大叔！”

“不行，不行，新买一对耕牛干啥？把这对牵去吧。”

“那我叫人把你的錢送过来。”

"忙什么，錢又不是在外人手里，是在自己人手里呀。要不是教族里的人那一套虛假的把戏，你我又有什么不同。說句老实話，裘妮婭落到了一个好人家，舒舒服服过日子，我是应該欢喜的，可我那时候还想喝她的血哩。"

黄昏，戈巴尔离开那兒的时候，身边牵着那对耕牛，姜吉則带着两罐凝乳跟在他后面走着。

21

在乡村里，一年总有六个月的时間因为各种各样的节日而响徹着敲鈸击鼓的声音。从泼水节的前一个月起到泼水节的后一个月止，人們都唱着"法格曲"①；刚一进入四月，人們就开始唱"阿尔哈曲"②，五月六月則唱"卡吉里曲"③。"卡吉里曲"之后，接着是"罗摩衍那曲"④。

在这方面，舍蒙里也不是例外。高利貸者的威胁和地主管事人的謾駡都不能影响这种欢乐：尽管家里沒有粮食，身上沒有衣服，口袋里沒有錢，也都用不着焦虑。生命的欢欣是压抑不住的，沒有笑就無法生活下去。

村里泼水节时唱歌击鼓的主要地方，通常是在諾凱·拉姆家門前的議事处。人們在那兒准备麻酒，在那兒投擲顏色水，也在那兒跳舞。这一个节日，管事先生总得要花七、八个卢比。除了他，誰还有这样的能耐在自己門前安排节日的庆祝呢？

① 泼水节唱的歌曲。

②、③ 为雨季唱的歌曲。

④ 以史詩"罗摩衍那"故事为主題的歌曲。

可是，今年的泼水节，戈巴尔却把村里的年青小伙子吸引到他家門口去了，諾凱·拉姆的議事处变得空蕩蕩的。在戈巴尔家的門口，人們在弄麻酒，調顏料，在包檳榔叶。地毯已經鋪好，唱歌就要开始了。但在諾凱·拉姆的議事处却籠罩着一片寂靜。麻酒在那兒摆着，可是誰喝呢？鈸和鼓样样都有，可是誰唱呢？随便看見什么人，都是往戈巴尔家門口跑去的。戈巴尔家的麻酒里有玫瑰露、郁金香和杏仁。戈巴尔自己带了整整一西尔杏仁回来。只要你一喝到这种麻酒，你就会覺得渾身凉悠悠的，眼睛会睜得大大的。他还带来了眞正比斯湾特产的“卡米拉”烟絲！顏色水里也加了荣兰花。戈巴尔会賺錢，也会花錢。要是把錢窖起来，誰能看得見？这才是有錢的幸福啊。他不只是請大家喝麻酒，并且邀請所有唱歌的人吃飯。而村里也不缺少跳舞的人、唱歌的人和演剧的人。索巴学瘸子学得比别人都像，他学人講話的本領也沒有誰比得上。無論你要他学誰，他都可以学——学人学野兽都行。吉尔达尔的模仿本領是沒有对手的：他模仿律师，模仿管賬先生，模仿巡官、听差、老板，什么人他都能模仿。不过，这可怜的人沒有那么多表演的行头，現在戈巴尔替他把这些行头都张罗好了，他的表演可就好看了。

消息传得很广，从黄昏的时候起，看热鬧的人便开始聚集起来了。附近村庄的人，也成群結队地赶来。到了十点鐘，人数已經有了三、四千。等到吉尔达尔化装成金古里·辛的样子，跟他自己的伙伴們站在一起时，人們連个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吉尔达尔的化装簡直跟金古里·辛一模一样：同样的秃头，同样的大胡子，同样的大肚皮！他正在坐着吃飯，他的大老婆在那兒替他打扇子。

“現在你也还这么漂亮，年青小伙子見了准会动心的。”他用

多情的眼光看了老婆一眼說。

“可是你倒娶了个年青媳妇呀。”他的老婆气鼓鼓地說。

“我娶她来是为了侍候你，难道她还能跟你平起平坐？”

他的小老婆偷偷听見这句話，生气地走开了。

在另外一場里，金古里·辛躺在床上，小老婆坐在地下，脸掉到一边。金古里·辛好几次想要她掉过脸来对着自己，但都沒有用。

“你为什么生我的气呀，宝貝？”他說。

“你的宝貝在哪兒，你就到哪兒去吧。我不过是一个丫头，是来服侍别人的。”

“你是我的皇后！那老婆子才是服侍你的。”

大老婆偷偷听到这話，拿起一把扫帚鑽进屋里来，在他身上打了好几下。为了顧命，他急忙跑开了。

接着是另一場表演：金古里·辛讓人写了十个卢比的借契，却只給了五个卢比，剩下那五个卢比都算作礼物、潤笔、佣金和利息給扣除了。

来了一个农民，摸过金古里·辛的脚就哭訴起来。金古里·辛好不容易才答应借錢給他。等到写了借契，那农民的手里只拿到五个卢比时，农民惊奇地說：

“只有五个卢比呀，老爷！”

“不是五个，是十个。回家去数数吧！”

“不，老爷，是五个。”

“一个卢比的礼物，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潤笔，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紙錢，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佣金，对嗎？”

“是，老爷！”

“一个卢比的利息，对嗎？”

“是，老爷！”

“給你五个卢比的現款，这不是十个卢比是多少？”

“是，老爷！現在我把这五个卢比也送給你吧。”

“你疯了嗎？”

“不，老爷。一个卢比送給二太太，一个卢比送給大太太。一个卢比給二太太吃檳榔，一个卢比給大太太吃檳榔。剩下一个卢比，留給你死后做道場。”

就像这样，他們一个挨一个地嘲笑了諾凱·拉姆、巴泰西瓦里和达塔丁。他們的諷刺虽然沒有什么新穎之处，模仿的也都是見惯了的那一套，但是，吉尔达尔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滑稽，观众又是那么淳朴，他們时时刻刻都在笑，在諧謔中度过了一个通宵。受过折磨的心灵，在想像中得到报复后都变得愉快了。最后的表演完畢时，烏鴉已經在叫了①。

天亮的时候，人人的嘴上都在唱着昨夜的歌曲，談論着那些模仿和諷刺。头人們成了取笑的对象。無論他們走到哪兒，总有两三个年青小伙子跟在他們后面，說着那些譏諷的話。金古里·辛喜欢开玩笑，他把这种事情一笑置之，可是，巴泰西瓦里有着容易动怒的坏習气，婆罗門达塔丁的性情则非常暴躁，簡直想要打人。他受惯了别人的尊敬。不說管事先生，甚至萊易老

---

① 烏鴉比鷄叫得晚，在日出以前开始叫。

爷見到他也得低头哩。要跟他开这样的玩笑，而且是在他自己的村子里，——这是他無法容忍的事情。若是他眞有神力附体，他会讓这些坏蛋化成灰烬，他会念起咒語，讓他們全都化成灰烬；但是，在这“迦利时期”①，連咒語也不灵驗了。因此，他只得使出这个时期的武器来。他走到何利的門口，眼睛好像鼓了出来似的說：“难道今天你也不去干活嗎，何利？你現在已經好啦。你就不想想我受了多大的損失！”

戈巴尔睡得很晚。他刚刚起床，正在揉着眼睛往外走，达塔丁的声音就传入他的耳里。要在达塔丁的脚边匍匐行礼是根本說不上了，相反的，他摆出一副更加粗魯的神气說：“往后他不去帮你干活了。我們也要种自己的甘蔗。”

“不干活那怎么行？”达塔丁吐出嘴里的烟叶，說。“一年沒有完，不能丢下活兒不干。到了三月里，干不干由你。三月以前是不能丢开不管的。”

“他沒有卖給你做奴隶。”戈巴尔打了个哈欠。“他高兴干的时候就干，現在不高兴了就不干。誰也不能强迫。”

“那么，何利不去干活了？”

“不！”

“那就把我的錢本利还清。三年的利息合一百卢比，加上本錢是两百卢比。我本来說过，每月給他扣除三个卢比的利息，可是你不高兴这样做，那也只好算了。还我的錢来。要充大老板，可得像个大老板的样子。”

---

① 印度教传說，認为世界不断在創始、毁灭，循环不已，每一循环为一“大劫”，一“大劫”又分为“克利多”（或“薩特雅”）、“涅特拉塔”、“达瓦巴拉”及“迦利”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又分别称为金、銀、銅、鉄时期，現在这个世界是屬于“迦利时期”。

“侍候你的事情我几时推辞过呀，馬哈拉其？”何利对达塔丁說。“可就是，我家里的甘蔗也不得不种啊！”

“怎么侍候，侍候誰？”戈巴尔对他的父亲加以斥責。“誰也不是誰的奴僕。大伙兒全都是平等的。借一百个卢比給别人，就要别人一輩子干活来抵利息，本錢照旧不动，这眞是笑話！这不是放債，是喝别人的血！”

“那你給錢吧，老弟，用不着吵架。我本来是一个卢比收一个安那的利息的，因为看在街坊邻舍的情份上，借給你时一个卢比只收半个安那的利息！”

“我們一百个卢比給你一个卢比的利息，多一个銅板也不行。你高兴要就拿去，要不然告到法院去吧。一百个卢比收一个卢比的利息也不算少了。”

“看样子，你是因为有几个錢就神气了吧。”

“只有那种借一个卢比收十个卢比的人才神气。我們是帮人干活的。我們的神气随着汗水流掉了。我記得淸淸楚楚，你借給我們三十个卢比买那条公牛。那三十个卢比以后变成了一百卢比。現在一百卢比又变成两百卢比了。你們这帮家伙就这样子打劫庄稼人，讓他們变成雇工，你們却变成了他們的土地的主人。三十变成了两百，还有个底嗎？有多少年啦，爹？”

“大概有八九年了。”何利用胆怯的声調說。

“九年的工夫，三十个卢比成了两百卢比！”戈巴尔把手擱在胸口說。“要按一百卢比收一个卢比的利息来算，該合多少卢比呢？”

他用一塊陶器的碎片在地下算賬，算了以后說：“十年合三十六个卢比，加上本錢合六十六个卢比。你就拿七十个卢比去吧。多一文我也不給。”

"何利，你听見戈巴尔的决定了吧？"达塔丁把何利拉扯进来說。"我得放弃自己的两百卢比，拿这七十个卢比了事，要不我就得告到法院去。照这样子胡来，这世道还能維持下去？可是你只坐在一边听着，一声不响。不过你得明白，我是一个婆罗門，你吞了我的錢是得不到安宁的。我不要这七十个卢比，也不到法院去告你。我得收回自己的两百卢比，一个也不少，讓你瞧瞧我是不是一个眞正的婆罗門！还得要你亲自上門来，两手合十交給我。"

达塔丁怒气冲冲地轉身就走。戈巴尔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可是何利的心里却对宗教产生了畏惧。如果这是地主或者高利貸者的錢，那他倒不怎么在乎；可这是婆罗門的錢！婆罗門的錢即使你只吞下一个銅板，骨头也会烂掉的。願老天爷保佑，不要讓婆罗門的憤怒落到什么人的头上，要不然，直系亲屬中連一个捧水敬祖先的人也不会留下，家里連一个点灯的人也不会留下。他那虔敬的心变得惶惶不安。他赶上去摸着达塔丁的脚，声調愁慘地說："馬哈拉其，只要我活着，借你的錢我会把每一个銅板都还清的。孩子的話你别計較。这是你我安排的事情，他說的話不算数。"

达塔丁比較和藹一些了。"瞧他那股狠劲兒，"他說，"他居然要我丢掉两百卢比，只拿七十个卢比，否則就到法院去。若是我沒有見过法院的世面，那倒还說得过去。有个把人給他一下教訓，他就不会这样神气了。在城里住了几天，他簡直变成大爷了。"

"我說，馬哈拉其，你的錢我每一个銅板都要还清。"

"那你从明天起，得到我家里来干活。"

"我得种自己的甘蔗，馬哈拉其，要不，我会替你干活的。"

达塔丁走了以后，戈巴尔用譴責的眼光看了何利一眼："向他告饒了吧？你們把这帮人的德性慣坏了。借出三十个卢比，現在要收两百卢比，还得罵你，要你帮他干活兒，要你干得累死！"

"我們不該违背做人的道德，孩子，"何利抱着維护眞理的念头說："自己做的事要自己担当。我們借錢的时候定了多少利息，就得給多少利息。何况他又是个婆罗門。他們的錢我們消受得了？这种玩艺只有他們那帮人才能消受。"

"誰在說要违背做人的道德！"戈巴尔皺起眉头說。"誰在說要吞下婆罗門的錢！我只是說，我們不能給这么多利息。銀行里一百卢比收十二个安那的利息，他收一个卢比好了。难道这是搶了誰嗎？"

"他要不高兴呢？"

"讓他不高兴好了。为了怕他不高兴，难道我們就要这样吃亏？"

"孩子，我活着的时候，讓我走我自己的路。等到我死了，你高兴怎么办都行。"

"那你就給吧。我不会睜起眼睛找麻煩。只怪我傻，不該管閑事，——你自作自受，我何苦連累自己。"

說完这句話，戈巴尔进到里屋去了。裘妮娅問他："一大清早你干嗎跟爹吵起来了？"

戈巴尔把一切情形都說給她听，最后說："照这样子，他欠的債会越来越多的。我能替他还多少呢？他一賺了点錢就送到別人的家里去了。我干嗎要往着他掘好的坑里跳？他借錢沒有跟我商量过，也不是为了我借的。我不該給他还錢。"

村里的头人們正在进行一次治服戈巴尔的陰謀。不好好收

拾这小子一下，那他要在村子里作乱了。卒子变了相，不想守本份了。誰知道他在哪兒学到这么些規矩，說什么一百卢比只能給一个卢比的利息，多了就不給。要就拿去，不要就到法院去告吧。昨天晚上他又把村里的小伙子們招集起来，鬧得烏烟瘴气。

但是，头人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猜嫉的，他們都对别人所受的奚落表示高兴。巴泰西瓦里在对諾凱·拉姆說："不过，每家的事情，别人都多少知道一些。大伙兒对金古里·辛开的玩笑眞痛快。人們听了他那两个老婆說的話，簡直笑得前仰后合。"

"学得可眞像。"諾凱·拉姆譏諷說。"有好多次，我亲眼看見他的小老婆站在門口，跟一些年青小伙子鬧着玩。"

"那大老婆还涂上烏烟，抹上朱砂和虫漆，① 打扮得像个年青媳妇一样。"

"两大小白天夜晚都在吵架。金古里·辛也眞不顧羞耻，要换上别一个人，准会气得發疯的。"

"听說，他們也学了你的很不体面的事情。你給关在恰瑪尔女人的家里，挨了一頓打。"

"我要告这家伙欠租不交，給他一点厉害看看。讓他也記得是誰給他一次教訓的。"

"租子他不是已經交清了嗎？"

"可是我沒有給他收据。憑什么証明租子已經交清了呢？再說，誰也不会来查賬的。我今天就派差人去叫他来。"

何利跟戈巴尔两人都在田里戽水，准备种甘蔗。本来以为种甘蔗沒有希望了，因此田都抛荒了。現在已經有了耕牛，那又为什么不种呢？

---

① 烏烟是涂眼睛的，朱砂是点在額上的，虫漆（其实是用虫漆調成的紅色）是涂在脚边的。

可是，父子两人在闹别扭。彼此不說一句話，也不看一眼。何利在吆喝着牛，戈巴尔在用牛皮桶打水。索娜和卢巴在浇水，浇着浇着就吵起架来了。她們爭論的問題是：金古里・辛的小老婆是自己先吃飯，然后給丈夫吃呢，还是讓丈夫先吃，然后自己再吃呢？①索娜說，她是自己先吃。卢巴的意見恰好相反。

“要是她先吃，她干嗎不發胖呢？”卢巴吹毛求疵地說。“金古里・辛干嗎胖嘟嘟的呢？金古里・辛要倒在她身上，准会把她压垮的。”

“你是以为，吃得好的人就会發胖吧。”索娜反駁說。“吃得好，人会增加体力，不会發胖，要吃残湯剩水才会發胖。”

“那么說，金古里・辛的老婆比他力气大？”

“可不是嗎？前两天两口子打架，那老婆把金古里・辛推了一把，弄得金古里・辛的膝盖都摔破了。”

“那你以后也是自个兒先吃，然后給姐夫吃？”

“那还用說！”

“媽可是先讓爹吃的。”

“就是为了这个，爹才总是罵媽。等我力气大了，我要把我的男人管得服服貼貼的。你的男人会打你，会把你的骨头打断。”

“干嗎要打我呀？我又不会去做那种挨打的事。”卢巴好像要哭似地說。

“他什么話也不会听。你只要說句話，他就会不住手地打。打呀，打呀，把你打掉一層皮！”

卢巴一生气，想用牙齿去咬索娜的紗丽，結果咬不成，又用

① 一个正統的印度教女人，必須先讓丈夫吃完飯以后自己才吃。

手去搯索娜。

“他会把你的鼻子也割下来的。”索娜又逗她。

卢巴听到这話，用牙齿咬了姐姐一口。索娜的手腕流血了。她使劲推了卢巴一把，卢巴倒在地下，爬起来就哭。索娜看看手腕上的牙齿印，也不由自主地哭起来了。

听到她們两人的哭声，戈巴尔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每人給了两拳。姐妹俩哭哭啼啼地由田里回家去了。戽水的活兒停止了。为了这事情，父子之間又吵了一架。

“現在誰来浇水呀？”何利問道。“你一跑过去就把她姐妹俩赶走了，干嗎还不去哄她們回来？”

“你把她們都慣坏了。”

“像这样打法，她們会越来越不害臊的。”

“讓她們餓两頓飯，她們自然会改过来的。”

“我是她們的爹，不是屠夫。”

走路的时候，你的脚要是碰了一次，往后便会無緣無故地接連給碰上，而且有时候大拇趾会化膿，会讓你疼好几个月。他們父子之間，今天就像这样子伤了和气，而且这是第三次了。

戈巴尔回家来，叫裘妮娅跟他一塊兒到田里去浇水。裘妮娅把孩子也带去了。丹妮娅和两个女兒都睜起眼睛看着。丹妮娅也不喜欢戈巴尔的这种傲慢。打打卢巴她倒沒有什么反感；可是，連索娜那样大的姑娘也打起来了，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

当天晚上，戈巴尔决定要回勒克瑙去。現在他在家里無法住下去了。家里的人都不理睬他，那他为什么还要住在家里呢？他在銀錢往来的問題上不能說話。稍微打了两个妹妹一下，家里人就那么生气，跟他疏远了，仿佛他是一个陌生人似的。旣然如此，他何必住在这个地方呢。

飯后，父子两人走到門外时，諾凱·拉姆的小厮跑来說：“走，管事先生叫你。”

“晚上还叫什么，我欠的尾数已經交清了。”何利神气地說。

“我是奉命来叫你去的。”小厮說。“有話到那里去說吧。”

何利原是不想去的，但又不能不去。戈巴尔不动声色地在那兒坐着。不到半个鐘头，何利回来了，装上水烟抽起来。

“叫你去干啥？”戈巴尔忍不住問道。

“租子我已經交清了，”何利用变得沙哑的声音說，“一个銅板也不差，可是他說，我还欠两年的租子。那天我卖了甘蔗，当場給了他二十五个卢比，可今天他又抬出两年的欠租来了。我对他說，我一个銅板也不給。”

“你有收据嗎？”戈巴尔問道。

“他几时給过收据呀？”

“沒有拿到收据，你干嗎要給錢呢？”

“我哪兒知道这帮家伙会这么不要脸呢？这全都是你干的好事。昨天晚上你拿他开玩笑，这就是报应。住在水里，是不能跟鳄魚作对的。他說，加上利息，欠租要七十个卢比。这笔錢往哪兒去找呢？”

“要是你拿了收据，我再开他的玩笑他也动不了你一根毫毛。”戈巴尔为自己辯护說。“我眞不明白，你在銀錢往来上为什么不小心一点。他不給收据，你可以把錢从邮局匯去呀，最多花点邮费，可是像这样的欺騙就不会發生了。”

“你要不放这把火，压根兒不会出事。如今头人們全都生气了。他們吓唬說，不讓我們种田了。天知道要怎样才能度过这一关啊！”

“我去問問他。”

“你去又会乱放一把火的。”

“要是非放火不可，那我也会放火的。他不讓我們种田，随他去吧。我要叫他在法院里手捧恒河水賭咒。你夹起尾巴坐着吧，我要跟这家伙拚命。我不想吞别人一个銅板，也不想丢掉自己的一个銅板。”

他馬上站起来，走到諾凱·拉姆的議事处去。他看見所有的头人都在那兒开会。一瞅見戈巴尔，大家都警惕起来了。那光景好像他們正在醞釀一种陰謀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呀，管事先生？”戈巴尔用激动的声音問道。“我爹已經向你交清了欠租，可是你現在又抬出两年的尾数来。这是怎么搞的呀？”

“只要何利还在，我不想跟你談銀錢上的事情。”諾凱·拉姆靠在一个大枕头上，神气活現地說。

“那我在家里一点不頂事？”戈巴尔用委屈的声調說。

“在你自己的家里，你啥事都頂。在这兒你啥事也不頂。”

“好吧，你去告状，不讓我們种田好了。我要叫你在法庭上捧着恒河水賭咒才給你錢。单从这个村子里，我也可以找出一百个証人来証明你是不給收据的。庄稼人老实，什么話也不說，你就認为大家都是大傻瓜。我跟萊易老爷住在一个城里。村里的人，大概都把他当作一个魔王吧，我可不是这样。我把事情随便对他說說，再瞧瞧你怎么向我收两倍的錢！”

他的話里蘊蓄着眞理的力量。但怯懦的人即使有了眞理也無济于事。同样的土敏土，糊在砖塊上会像石头一样坚硬，跟泥土混在一起也就会变成泥土。戈巴尔的大胆直言把諾凱·拉姆那副無义的盔甲戳了一个窟窿，——本来，諾凱·拉姆披上了这副盔甲，他那佳弱的灵魂还自以为很壮实哩。

“干嗎那么大的火气呀，这事情有什么值得發火的呢？”諾凱·拉姆好像努力在記起什么东西似地說。“要是何利給了錢，总会在什么地方記下来的。明天我把借据都拿出来看看。現在我慢慢記起来了，也許何利是給了錢的。你放心好了，要是錢到了我手里，总不会跑到哪兒去的。你为了这么一点点錢不会說謊，我靠这么一点点錢也不会發財。”

戈巴尔从那兒回到家里，把何利狠狠駡了一頓，駡得那可怜的、胆小的老头兒唉声嘆气：“你呀，連那些听見猫叫就哭起来的孩子也不如。我要保护你到几时呀？我給你七十个卢比，达塔丁想要就給他，不过得要一张收据。要是你多給他一个銅板，往后休想从我这兒拿到一个錢。我在外边做事，并不是为了你老是讓自己吃亏，由我賺錢来貼补。我明天就要走了，不过我得告訴你，一个銅板也别向人家借，自己的錢也不要借給别人。对蒙格魯，杜拉梨和达塔丁这帮家伙，一百卢比只能出一个卢比的利息。”

丹妮娅也吃过飯，走到外面来了。“干嗎現在就要走呀，孩子，”她說，“多住两三天，把甘蔗种下去，把銀錢往来的賬目算一算再走吧。”

“在家里我每天要損失两三个卢比，这你也得明白！”戈巴尔神气活現地說。“我在这兒干活，每天最多得两三个安那。这次我要把裘妮娅也带去。我一个人在城里过日子挺不方便。”

“随你的便。”丹妮娅战战兢兢地說。“可是，她一个人在那边，怎么能料理家务、照拂孩子呢？”

“是要顧孩子呢，还是要顧自己的舒服？我不想自个兒生爐子了。”

“要带她去，我不拦阻；可是，拖兒带女的住在外边，前后沒

有个人照应，想想吧，那多艰难呀。”

“在外边也会有三朋四友的，媽！現在这世道，人們都只顧私利。你对誰多花几个錢，誰就是你的亲人。要是你两手空空，連亲生父母也不認你。”

丹妮婭懂得話中有刺。她气得渾身上下都像着了火一样。

“你把做父母的也看成那种貪錢的人？”她說。

“我看得很清楚。”

“你沒有看清楚，做父母的沒有那样的狠心腸，倒是做兒女的一賺了几个錢，連父母也瞧不上眼了。这样的人村里何止一两个，一二十个也数得出来。做父母的是为了誰借錢呢？是为兒女打算，还是为自己享福？”

“誰知道你們是为誰借的錢。我可是一个銅板也沒有見过。”

“沒有人撫养你就长这么大？”

“你花了什么撫养我呀？小的时候，你喂过奶，以后就把我像孤兒一样丢开不管了。大伙兒吃什么，我也跟着吃什么。我沒有牛奶喝，沒有黃油吃。現在你跟爹倒要我把所有的賬还清，把租子交清，把两个妹妹賠嫁出去，好像我这一輩子是专門給你还賬似的。我自己总也有孩子吧？”

丹妮婭一声不响。轉眼之間，她的生活的美梦仿佛破灭了。在这以前，她的心里是快活的，以为她的悲慘和貧困都已經烟消云散了。自从戈巴尔回家以后，她的脸上現出了欢笑的光采，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对人也显得慷慨了。老天爷待她仁慈，她也該低着头走路才是啊。內心的宁靜使她的外表和藹可亲。可是，現在戈巴尔說的話简直像滚燙的沙粒一样落到她的心上，而她的一切願望也像昌納豆似的都給烤焦了。她的驕傲消逝得無

踪無影了。听了这一番話，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她原想乘着一只小船渡过生活的海洋，現在那只船已經破碎了，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

可是，不。她的戈巴尔不是这样自私自利的人。他从来沒有頂撞过母亲的話，从来沒有在任何事情上执拗过。給他粗茶淡飯，他也毫無怨言地吃掉。她所鍾爱的这么一个淳朴的孩子，今天为什么竟会說出这种讓人心碎的話来呢？也沒有誰說了不順他的心意的話呀。父母两人总是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关于銀錢来往的事是他自己說起的，沒有誰对他說过要他偿还父母的債务。他体体面面地、像正人君子似的掙錢过日子，难道做父母的还觉得不够幸福嗎？如果他顧得上，那他就帮帮父母的忙，顧不上，父母也不会强迫他。他想把裘妮婭带走，那就带走好了。丹妮婭只是为他的利益設想，才說起把裘妮婭带到城里去，他的麻煩是会超过他可能享受到的舒适的。这里面并沒有什么伤害人的事情，值得他那么大發脾气。說不定这是裘妮婭放的一把火吧。她閑得沒事，就把这一套教給他了。在这兒沒有什么排場，沒有什么穿戴，而且还不得不做些家里的杂事；在城里，手里会有进項，可以吃得舒服，穿得漂亮，無憂無虑地睡大觉。两个人的飯有什么費事呢，只要有錢就行了。听說，在城里的市場上还可以买到現成的烙餅。这一場吵嚷准是她搞出来的。她也在城里住过几天，城里的一切她都熟悉。她在娘家本来沒有人理睬，碰到这个傻瓜，就給她迷住了。她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到我家来的时候，吓得話都不敢大声說。要是那时候不收留她，今天还不知道她在哪兒討飯哩。这就是对她仁慈的报酬！为了这个妖妇，只得繳了罰款，在教族里背上一个坏名声，田地也抛荒了，什么事兒都倒楣了。如今她竟然恩将仇报，見了錢，眼睛都睜大

了，神气得简直摸不透她的脾气了。現在戈巴尔挣了几个錢了，可不是嗎！以前一直沒有人理她，她总是拿着油跑来按摩婆婆的腿子。現在这妖精却想把她生活里的宝物从她手里搶走！

“这些話是哪个教你的呀，孩子？”她用凄凉的声調說。“你原先不是这个样子的。父母是你的父母，姊妹是你的姊妹，家是你的家。这兒还有什么外人呢？再說，我們还能活多少日子？你要保持家里的体面，享福的也只有你。一个人挣錢，不为自己家里人还为誰呢？单顧自己吃飽，連猪也会的。我沒有料到裘妮娅会变成一条毒蛇来咬我們。”

“媽，我不是呆子，会讓裘妮娅教我。”戈巴尔激动地說。“你是冤枉咒她了。家务的担子我不能全都挑下来。只要我能够办到的，我一定帮忙；不过，我不能把脚鐐往自己的脚上套。”

裘妮娅也从房間里走出来了。“媽，别随便冤枉人。”她說。“他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我教他？自己的利害自己明白。一个人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一輩子吃苦，到头来两手空空的死去。人人都想享一点福，人人都指望手边有几个錢。”

“得啦，裘妮娅，别再教訓人了。”丹妮娅咬牙切齿地說。“如今你也配想到自己的利害了。当初你到这兒来，把你的脑袋擱在我脚边哭哭啼啼的时候，难道你不明白你的利害嗎？要是那时候我們也想到自己的利害，今天还不知道你在哪兒呢！”

这以后，斗爭就爆發了。冷嘲热諷，叫嚣謾罵，無論什么事情都和盘托出来了。戈巴尔也不时插嘴諷刺一两句。何利坐在走廊上，把这一切都听在耳里。索娜和卢巴搭拉着脑袋站在天井里。杜拉梨、普妮娅以及别的許多女人都来从中調解。吵嚷的人間或也流下几滴眼泪。双方都在埋怨自己的命运，都在詛咒老天爷，都在証明自己的清白無辜。裘妮娅在清算旧賬。她

今天对希拉和索巴特别表示同情，因为丹妮娅都不把他們放在眼里。到今天为止，丹妮娅無論跟什么人都不能好好相处，那她跟裘妮娅又怎能好好相处呢？丹妮娅在努力替自己辯解；可是，不知怎么的，人們的同情都在裘妮娅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裘妮娅表現得心平气和，而丹妮娅却完全失掉了节制；也可能是因为裘妮娅現在是一个能掙錢的男人的妻子，最好是博取她的欢心吧。

“我求你住嘴吧，丹妮娅，”就在这时候，何利走到天井里来說，“你别讓我丢脸了。难道你还嫌不够嗎？”

“你也想帮忙她整我呀！”丹妮娅气咻咻地跑到他跟前說。“就只我一个人有罪，难道她是在把鮮花撒在我身上嗎？”

战場轉移了。

“跟小孩子吵嘴的，自己也是小孩子。”

丹妮娅憑什么要把裘妮娅看作小孩子呢？

“好吧，她不是小孩子，是大人。”何利用困惱的声音說。“人家不想住在家里，干嗎硬要把人家捆住呢？做父母的責任就是把兒女撫养成人。我們已經把他撫养长大了。他毛干翅膀硬了。現在你还要什么呢，要他把吃的喝的带来供养你嗎？做父母的应該全心全意为兒女操劳，做兒女的对父母一点責任也沒有。要走的人就該替他祝福，送他上路。我們自有老天爷作主。命中注定該受的苦，我們一定要忍受。四十七年都这样混过去了，往后的十年八年也可以照样混过去的。”

同时，戈巴尔正在作动身的准备。他覺得这个家里的水也是骯脏的。做母亲的人居然对他說出那样的話。往后他連她的面也不願意見了。

轉眼之間，他的鋪盖卷已經捆好了。裘妮娅也已搭上了肩

巾①。仲奴也戴上帽子，穿上衣服，打扮得像一个貴人似的。

“孩子，”何利哽咽着說，“我是沒有脸跟你說話的，可是我心里又忍不住。你那苦命的娘，难道你去摸摸她的脚也不行嗎？你从娘胎里生出来，你吸了她的血液長大，难道这点事情都不能做？”

“我不認她是我的娘。”戈巴尔把脸掉到一边去說。

“随你便吧。”何利眼泪汪汪地說。“不管你住在哪兒，但願你过得快活。”

裘妮娅走到婆婆跟前，用裙子触触她的脚。丹妮娅連一个祝福的字也沒有說出口，也沒有抬起眼睛来看她一下。

戈巴尔抱着孩子走在前面，裘妮娅腋下夹着鋪盖卷在后面跟着。一个恰瑪尔孩子替他們拿着皮箱。村里的許多男男女女把戈巴尔送到村外。

丹妮娅坐在那兒嗚嗚咽咽地哭着，仿佛有人在用錐子扎进她的心。她的母爱这时就像一座失火的房子，一切都已化为灰烬，甚至連坐下来痛哭一場的地方都沒有了。

22

这些日子，萊易老爷正在替女兒議婚，同时，他参加竞选的期限也已迫近；然而，比这些事情更急切的是，他正准备进行一項訴訟，单是法院的費用就得五万卢比，額外的費用还不計算在內。

---

① 指印度妇女不穿紗丽而穿衣裙时所用的肩巾。搭上了肩巾，表示收拾停当之意。

原来萊易老爷的妻舅独自拥有一个田庄，他在年輕的时候就給汽車压死了，萊易老爷想寻求法律的庇护，使自己还沒有結婚的兒子取得那个田庄的繼承权。他的妻舅的叔伯弟兄們把田庄搶占去了，而且不准备分出一部分給萊易老爷。萊易老爷非常希望彼此之間能达成协議，希望他妻舅的叔伯弟兄們在得到合理的补助以后会表示讓步，——他甚至情願放弃田庄的一半收入；可是，这些人無論什么样的协議都不肯接受，而且仗着棍棒的威力，开始在田庄里收起租子来了。萊易老爷除了到法院去請求保护以外，已沒有别的出路。打官司固然要花几十万卢比，可是田庄至少也要值二百万卢比。律师們都肯定地說，判决将会对他有利。这样的机会誰能放过呢？为难的是，这三桩事情同时落到头上，他簡直沒有办法应付。

女兒的年紀已經十八岁，仅仅因为手边沒有錢，才把婚事延迟到現在。婚事的費用估計是十万卢比。不管她嫁給誰，那女婿总是指望丰厚的嫁奩的；不过，最近却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昆瓦老爷[①]笛格維加雅·辛的妻子害肺病死去了，他覺得空庭落寞，想赶快有人住进去。他并不要求丰厚的嫁奩。萊易老爷因为害怕猎物会从手里逃出去，認为婚礼必須在这个季节里举行。

昆瓦老爷有着很多不良的習慣：酒、麻烟、鴉片、“瑪达克”[②]以及“恰拉斯”[③]等麻醉品，沒有一样他不沾染。貪恋女色更是他这种貴人的乐事。不好色的人，还能算是貴人嗎？不这样做，錢又往哪兒花呢？可是，他虽然有这些恶行，他却很有势力，那

① “昆瓦”一种称号。

② 用鴉片制成的一种麻醉品。

③ 用麻花制成的一种麻醉品。

些名流学者都甘拜他的下風。唱歌、演剧、看相、占卦、研究瑜伽哲学、耍棍子、摔跤、射击等等玩艺，沒有人是他的对手。同时，他又是个無所畏惧的人。他曾經竭力贊助民族运动，不过是暗中进行而已。政府官員們幷不是不知道这回事情，可是他的声望依然很高，而且一年之中省督大人总要到他家里作一两次客。昆瓦老爷的年紀現在不过三十一二岁，身体非常茁壮，一个人吃一只小羊也消化得了。由于这种种原因，萊易老爷認为上天給他的女兒送来了一个好女婿。昆瓦老爷还沒有举行过亡妻的最后祭礼，他却已經和昆瓦老爷談起女兒的婚礼来了。对昆瓦老爷来說，这桩婚事仅仅是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声望的手段而已，因为萊易老爷是省議会議員，也是有势力的人物，而他在民族斗爭中曾經作过一些牺牲，赢得了人們对他的敬爱。婚礼的問題是沒有什么阻挠的，結果也就一帆風順地决定了。

剩下的是选举。这好比一把金鐮刀卡在喉嚨里，吞又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到現在为止，他已經当选两次，每次都賠上十万卢比；而这一次，在本区竞选的是一位拉加① 老爷，他曾經公开宣布說，哪怕他得送給每个选民一千卢比，哪怕他的价值五百万卢比的田庄将会化作塵土，他也不讓萊易老爷当选省議会議員。官員們也向他保証要支持他。萊易老爷是一个干練、机警的人，他明白自己的利害所在，但他是一个“拉其普特”②，是世代相传的富貴之家，受到这种挑衅之后又怎好退出战場呢？如果那位拉加老爷来对他說：“仁兄閣下，您已經两次当选議員，这一次請讓我当选吧。”在那种情形下，也許萊易老爷会对他表示欢迎，因为萊易老爷对議会已經不再迷恋了。可是，在这种挑

① 参閱二七五頁的注。

② 即战士种姓。

鲜的面前，除了应战而外是沒有别的路子的。另外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唐卡先生曾經对他保証过的："您竞选吧，拿到拉加老爷的十万卢比以后再放手。"唐卡甚至說："拉加老爷将会心甘情願地給您十万卢比，我已經跟他談好了。"可是現在，拉加老爷似乎并不想放弃击敗萊易老爷的光荣，这主要是因为萊易老爷的女兒已經許配給昆瓦老爷笛格維加雅·辛。这两个势力雄厚的家族的联姻，他認为对他自己的威望是不利的。另外，萊易老爷很有希望得到岳父家的地产，这也使拉加老爷覚得像肉中刺一样怪不舒服。万一萊易老爷得到那个地产——而法律是站在他那边的——，那时候，拉加老爷就会有一个敌手了，因此，他打定主意，要把萊易老爷压下去，要讓他名誉扫地。

可怜萊易老爷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开始怀疑唐卡是为了私利而欺騙了他。他听說，現在唐卡已經变成拉加老爷的支持者了。这等于在萊易老爷的伤口上撒了一撮盐。他派人去叫过唐卡很多次，可是唐卡或者是不在家，或者是答应来却又忘了来。

終于，他今天决定自己去找唐卡。他到了那里，恰好唐卡在家。但他不得不等了整整一个鐘头。就是这位唐卡，以往总是每天都要到他家里去串門，今天却变得这样傲慢了。

萊易老爷心怀不滿地坐在那兒等着。最后，唐卡穿得整整齐齐、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烟，走进房間来跟他握手，于是萊易老爷大發脾气說："我在这兒整整坐了一个鐘头，你說就来就来，現在才出来。我認为这是对我的侮辱！"

唐卡坐在沙發上，滿不在乎地吐着烟圈。"对不起，我刚才有点紧要事情。"他說。"你应該先在电話上和我約定一个时間。"

这是火上加油；可是萊易老爷抑制着自己的怒气。他不是

来打架的。現在应該忍受这点羞辱。“是呀，”他說，“这是一个錯誤。大概近来你很少有空吧。”

“是，很少有空，要不我准上你那兒去了。”

“我是来問問你那件事情的。看样子，协議是沒有希望达成了。那边的人正在加紧准备作战哩。”

“拉加老爷的为人你是知道的，脾气很古怪，一点沒有准性。他总是在轉着什么怪念头。这些日子他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讓莱易老爷丢脸。只要他有了一个怪念头的时候，無論誰的話他也不肯听，無論受多大的損失他也不在乎。他还背着大約四百万卢比的債务，可是他照样講究排場，照样揮霍浪費。他不把錢看在眼里。佣人們的工錢拖欠了半年沒有給，但他还在建筑宝石宮。地板是用大理石鋪成的，而且鑲得那么精巧，看起来簡直眼花繚乱。他每天都給官員們送礼。听說，他准备用一个英国人做經理。”

“那你怎么說要讓我們达成协議呢？”

“凡是我能够做到的，我都已經做了。除此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有人决心要扔掉自己的二三十万卢比，我又有什么办法！”

“特别是那二三十万卢比里面你也有希望捞到一两万。”莱易老爷現在再也按捺不住他的怒气了。

現在唐卡用不着顧忌什么了。“莱易老爷，”他說，“你别逼着我把話說明白。你我都不是出家修行的人。我們都想賺点錢。你在到处找那种有錢不会用的傻瓜，我也是一个样。我曾經建議你竞选，你为了貪圖那十万卢比也就参加竞选了；如果事情成功了，那今天你就有了十万卢比，而且一个銅板也不用借就可以跟昆瓦老爷联姻，那一場官司也可以打了；可是你运气不

好，事情失敗了。連你都沒有个着落，我又有什么指望呢？临了，我不得不走最后一着，去拍他的馬屁。总得要想法子活下去呀。”

萊易老爷非常激动，簡直想把这个坏蛋槍毙。这坏蛋用一些花言巧語騙他竞选，現在却在替自己开脫，甚至不想承認錯誤。可是，环境又逼着他，使他保持緘默。

“那么說，你現在是無能为力了？”

“就算是这样吧。”

“只要有五万卢比，我也准备协商解决。”

“拉加老爷無論如何不肯答应。”

“两万五他总会答应吧？”

“毫無希望。他已經把話說明白了。”

“是他說过了呢，还是你在說？”

“你以为我撒謊？”

“我并不以为你撒謊，”萊易老爷低声下气地說，“不过我倒以为，如果你願意，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那你是說，我沒有想法子讓你們达成协議？”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說，如果你願意，事情是有办法的，而我也就不致于这样狼狽了。”

“好吧，萊易老爷，”唐卡看看时鐘，說，“如果你想要我說老实話，請听吧。当初要是你把一万卢比的支票交在我手里，那么今天你就有了十万卢比了。也許你盘算过，等到你从拉加老爷那兒拿到錢以后再給我一两千卢比吧。这样的傻事我可不干。万一你拿了拉加老爷的錢，只管收在保险箱里，把我空耍一場，我对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說？那才是有苦說不出哩。”

“你把我看得这样不忠实嗎？”萊易老爷用委屈的眼光看着

他說。

“沒有人把这看作不忠实。”唐卡从沙發上站起来說。“这年月，这才叫作聪明。只要能把别人当作傻瓜，就算是手腕高明，而你又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莱易老爷捏着拳头說。

“是呀，你！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我拚命替你奔走，你好容易哭哭啼啼地給了我五百卢比；第二次选举，你送了我一部破破烂烂的車子就万事大吉了。上一次当，学一回乖啊！”

他走出屋子，吩咐把汽車开过来。

莱易老爷的血直往上涌。这种無礼也該有个限度啊。先是讓他等了整整一个鐘头，現在又这样不客气地对待他，硬把他从家里赶出去；如果他自信能够把唐卡打倒，他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可是唐卡的个子比他魁伟。唐卡按起喇叭的时候，他也走出来坐上自己的車，一直开到康納先生那兒去。

九点鐘了；可是康納先生依然在享受甜蜜的睡眠。他在夜里两点鐘以前从来是不睡覺的，一睡自然得睡到九点。莱易老爷在这兒也不能不等半个鐘头；因此，等到九点半左右，康納先生微笑着走出来的时候，莱易老爷便責备他說：“好呀！現在大人可睡醒了，九点半！想必是發了大財，才会这样优游自在。要是你也像我一样是个地主，那你現在也会在人家的門口站着呢。把我等得头都暈了。”

康納把香烟盒遞給他，脸上現出愉快的神色說：“晚上睡得太迟了。这时候你从哪兒来？”

莱易老爷三言两語地把自己的一切困难都說出来了。康納虽然是他的老同学，但常常都在打算欺騙他。他心里在咒罵康納，口头上却在說好話。

“依我看来，”康納故意装出一副非常焦虑的样子說，“你把选举撇开，告你的男子們一狀。至于女兒的婚事，不过是三天的热鬧而已，不值得为它操心。昆瓦老爷是我的朋友，挪借一点錢是不成問題的。”

“你忘記了，康納，”萊易老爷諷刺說，“我不是銀行家，我是地主。昆瓦老爷并不要嫁妆，因为老天爷什么都給他了，可是你知道，这是我的独生女，她母亲去世了，若是她母亲今天还活着，也許把全部家業都賠上她还不称心哩。在那种情形之下，說不定我会劝她稍微节制一些；可是現在，我既是她的母亲，又是她的父亲，如果要我掏出自己的心来給她，我也会心甘情願的！在我鰥居的生活中，我只有用子女的爱来止住自己灵魂的飢渴。只有爱撫这两个孩子，我才算尽了对亡妻的責任。在这喜庆的場合，我不能不实現衷心的願望。自己的心願我倒可以譬解，可是，我把它当成亡妻的囑托，这就难于譬解了。說到放弃竞选，我也是办不到的。我知道我准会失敗。我不是拉加老爷的对手；但是我想讓他瞧瞧，阿瑪尔·帕尔·辛并不是一个孬种。”

“那么，官司也非打不行？”

“一切都全靠这場官司。現在你說說吧，你能帮我什么忙？”

“董事会关于这問題的指示你是知道的。你也明白，拉加老爷也是我們的董事。你以往借的錢，他們正在几次三番催促要收回哩。新的借款是难于办到了。”

“康納，你这是要讓我翻船呀！”萊易老爷愁眉苦脸地說。

“我私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的；可是，銀行里的事情，我只得听从老板們的命令。”

“如果这个产業落到我手里，——我有充分的希望会落到我手里，那我会把每一个銅板都还清的。”

“你能說說这时候你欠了多少債嗎？”

“总有五、六十万卢比，也許少一点。”萊易老爷躊躇不决地說。

“要就是你記不清楚，要就是你在隐瞞真相。”康納不相信地說。

“不，我沒有忘記，也沒有隐瞞。”萊易老爷加重語气說。“我的产業目前至少值五百万卢比，岳父家的产業的价值也少不了这个数目。憑这样多产業，背上七八十万卢比的債务簡直算不了什么。”

“可是，你怎么拿得准，你岳父家的产業沒有抵押出去呢？”

“据我所知，那产業根本沒有抵押出去。”

“我可得到消息，那产業至少抵押了一百万卢比，现在沒有什么可捞了，而你的产業，我想需要給出去的也不下于一百万卢比。它現在已不值五百万，只能勉勉强强值二百五十万。在这种境况下，沒有哪一个銀行会借錢給你。你要明白，你現在是站在火山的噴火口上，只要輕輕一推，便可以把你送到地獄里去。在这种場合，你得格外小心行事。”

“这一切我都非常明白，朋友！”萊易老爷把他的手往自己身边拉过来，說。“不过，人生的悲剧就在于，你心里不願意做的事情，你却不能不做。这一次，至少你得替我张罗二十万。”

“我的天，二十万！办不到，絕对办不到！”康納深深吸了一口气說。

“如果办不到，我要在你家門口一头撞死，你得明白这点，康納。我就是指望着你的帮助才作了这一切安排的。你若叫我失望，說不定我会服毒自杀。我不能在苏尔雅·普拉达浦·辛的面前下跪。女兒的婚事可以延期两三个月，打官司也有的是时

間，可是，选举却已經临到头上，这是我最焦心的事情。”

“那么，你准备在选举里花二十万卢比？”康納吃惊地說。

“这不是选举的問題，老兄，这是荣誉的問題。难道你以为我的荣誉連二十万卢比也不值得？我卖掉了所有的田庄也不在乎，可是我决不讓苏尔雅·普拉达浦·辛輕輕易易地得到胜利。”

康納吐着烟圈，一分鐘以后才說：“銀行的处境，我已經对你說过了。在某种程度上，銀行已經停止了借款。我来想想办法，对你特别作些通融；不过，Business is business①，这你是知道的。你給我多少佣金呢？我得为你特别保荐，而拉加老爷对别的董事們具有多大势力，这你也明白。我得拉攏一批人来反对他。要知道，只有我担保，事情才会成功。”

莱易老爷沉下了脸。康納是他亲密的朋友，是老同学，老伙伴。現在这个人却指望从他身上捞到一笔佣金，眞是那么不顧情面！許久以来，他对康納事事巴結，不是为的这一天又是为什么呢？园里的果子熟了，蔬菜长出来了，先得送一籃給康納去。逢到节日盛会，先得邀請康納来作客。想不到他竟会这样报答！

“随你的便，”莱易老爷心情頹丧地說，“不过，以往我曾經把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哩。”

“这是你的恩情。”康納带着感谢的心情說。“过去我也經常把你看作我的兄长，現在也还是这样。我从来沒有把你当作外人，不过，做生意可是另外一回事情。在商場里，誰也不是誰的朋友，誰也不是誰的兄弟。正如我不能以兄弟的情分請求你多

---

① 英語，“公事公办”，“人亲財不亲”之意。

給我一点佣金一样，你也不应該坚持要我少拿一点佣金。我向你保証，你应該給我的佣金我能少拿多少就少拿多少。明天你在办公时間来一趟，立个字据。好啦，正事談完了。你再說說别的事情！这些日子来，梅达簡直对瑪尔蒂万分傾倒，把他的哲学一古脑兒忘光了。白天要去拜訪一两次，傍晚时两个人常常一塊兒出去散步。我总算有点骨气，从来沒有到瑪尔蒂的門上去請安問好。也許她現在在报复了。以往曾經有过这样的情形：無論什么都有康納的份兒。出了事情，跑到康納这兒来；要錢的时候，写个条子給康納。現在呢，一看見我就把脸掉开了。我特地为她从法国訂購了一只手表，高高兴兴地送去給她，她不要。昨天我又送了一籃子干果去給她，那是从克什米尔带来的，結果她也退回来了。我倒奇怪，一个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

萊易老爷对他的丢脸暗暗覚得高兴，但故意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說：“縱然她爱上了梅达，也不能因此违反常情啊。”

“糟就糟在这兒呀，老兄！”康納郁郁不乐地說。“我一开始就知道，她是不会落到我手里来的！我对你說实話吧，我从来也沒有妄想瑪尔蒂会爱我。爱情这种东西，我从来沒有指望会从她那兒得到。我所崇拜的，不过是她的美貌而已。我們明明知道蛇有毒，可还是用牛奶喂它。最残酷的生物莫过于鸚鵡，① 可是，人們迷恋于它的形体和声音，还是要养它，而且把它关在黃金的籠里。对我来說，瑪尔蒂正像那鸚鵡一样。遺憾的是，我当初为什么不当心一点。为了这个女人，我花了成千成万的卢比喲，老兄！只要收到她一张字条，我便急忙把錢送去。我的汽車，現在她也还在用。为了她，我把自己的家也毁了，老兄！我

① 据說，鸚鵡無論給养了多少年，只要你把手伸进籠里，它就会使劲地啄。

心里有多少水分，全都往着那塊荒瘠的土地流去了，弄得旁边的花园整个兒枯萎了。多少年来，我不曾跟戈文迪作过一次眞摯的談話。她的侍候、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牺牲，我都像一个患消化不良症的人看到甜膩的点心似的覚得討厭。瑪尔蒂摆弄我，像一个变戏法的人摆弄猴子，而我也甘心受她摆弄。她总是侮辱我，我却高高兴兴地露出一张笑脸。她經常支使我，我也对她低首下心。我承認她从来沒有跟我亲近过，她也的确从来沒有鼓励过我，可是，我却像飞蛾一样，在她的美貌的火焰上献出我的生命。而她現在对我的态度，連礼貌也說不上！不过，老兄，我只管說一句：康納不是好欺侮的人。她的借条都在我这兒保存得好好的。我要向她收回每一个銅板，而且要把梅达博士赶出勒克瑙去才肯罢休。我要讓他在这兒無法住下去……”

正在这时候，传来了汽車喇叭的声音，一刹那間，梅达先生已經站在他們的面前了。他膚色白皙，脸頰上現出健康的紅暈，穿着紧身长褂、紧身长褲，戴着金边眼鏡，看起来像是一尊美神。

康納站起来跟他握手：“欢迎你，梅达先生，正在想念你哩。”

“我出門的时候，准是赶上了好时辰，才在同一个地方碰到了你們两位。”梅达跟他們握手以后說。“你們也許已經在报上看到了，城里正准备成立一个女子体育館，瑪尔蒂小姐是筹备委員会主席。估計这个体育館要花二十万卢比。城里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体育館，你們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希望在捐款人当中，你們两位的大名会排在最前面。瑪尔蒂小姐原想亲自来的，但今天她父亲身体不好，所以她沒有来。”

他把募捐册交到萊易老爷的手里。第一个名字是拉加老爷苏尔雅·普拉达浦·辛，捐了五千卢比。他的后面是昆瓦老爷笛格維加雅·辛，捐了三千。接着是很多人的捐款，有的跟这一

样多，有的比这少一些。瑪尔蒂捐了五百，梅达博士捐了一千。

“你們可捞到四万左右了。”莱易老爷冷冷地說。

“这全是你們这些人的善意，”梅达得意洋洋地說，“而且这仅仅是三小时努力的結果。拉加老爷苏尔雅·普拉达浦·辛以往不曾参加过任何公众活动，可今天，他問也不問就开了支票。我們的国家已經覚醒了。無論什么样的善事，人民都願意帮助。不过要使他們相信，他們的錢会用到正当的地方。康納，我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哩。”

“我不过問这种沒有意义的事情。”康納带着輕蔑的神气說。“不知道你們这些人做西方的奴隶要做到什么地步！难怪妇女們都不喜欢家庭了。她們一迷上体育，那就無法安靜了。一个妇女如果干家里的活兒，她根本用不着什么体育活动。如果她在家里什么活兒也不干，只是沉迷在享乐里，那么，我認为捐款去給她作体育活动是违反道义的行为。”

梅达一点兒也不泄气。“旣然这样，我不好强求了。”他說。“我們不相信的事情，無論对它作什么样的帮助的确都是违反道义的。你呢，莱易老爷，你不会同意康納的看法吧？”

莱易老爷陷入了深沉的憂虑之中。苏尔雅·普拉达浦·辛的五千卢比使他覚得丧气。这时候他惊醒过来，說：“你在跟我說話嗎？”

“我在說，你不認为贊助这件事情是违反道义的嗎？”

“有你参加的事情，不管合乎道义也好，违反道义也好，我都懶得操心。”

“我要你自己思考一下。如果你認为这件事情对社会有益，那就帮帮忙。我倒非常喜欢康納的作法。”

“我說話坦白，因此才背上了个不好的名声。”康納說。

“我連思考的能力也沒有。”萊易老爷勉强笑着說。“我的信条就是跟在那些大人先生們的后面走。”

“那么，請写上一大笔数目吧。”

“要我捐多少，我就写多少。”

“随你高兴。”

“你要我捐多少，我就写多少。”

“那总不会少于两千吧。”

“在你的眼光里，我的經济情况只不过如此嗎？”萊易老爷用委屈的声調說。

他拿起鋼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在名字后面写了五千卢比。梅达从他手里拿过募捐册，覺得怪难为情，甚至忘記了对萊易老爷說声謝謝。他把募捐册給萊易老爷看，是犯了一个大錯，这錯誤使他非常痛苦。

康納先生用怜憫和諷刺的眼光注視着萊易老爷，仿佛在說：瞧你多傻啊！

忽然之間，梅达拥抱着萊易老爷，高声地說：“Three cheers for Rai Sahib, hip hip hurrah! ①”

“这些人都是富翁嘛，”康納咧开嘴笑着說，“这种事情他們不捐錢还有誰捐錢呢？”

“我是把你当做富翁里的富翁看待的。他們都受到你的支配。他們的小辮子都捏在你的手里。”梅达說。

“你这話說得非常有道理，梅达琪！”萊易老爷高兴起来了。“我們只是名义上的富翁，眞正的富翁却是我們的銀行家。”

“我对你可沒有什么怨言，康納琪！”梅达討好康納。“現在

① 英語，意思是“萊易老爷万岁，希普，希普，呼啦！”

你不想参加这件事情，那就不参加好了；不过，往后你一定要随时来走走。我們有許多規模宏大的机构都是由富翁們办起来的。两三年来，使得民族运动这样蓬勃發展的是誰呢？这样多的慈善院，这样多的学校，都是誰創办的呢？今天的世界是由銀行家統治的。政府只是他們手里的玩物。我对你也沒有失望。一个人为了国家能够去坐监獄，那么，两三千卢比的花費在他并不是什么大事情。我們已經决定了，体育館的奠基礼要請戈文迪女士亲自主持。我們两人很快就要去謁見省督大人，我們相信，我們会得到他的帮助的。你也知道，威尔逊夫人对于妇女运动是多么热心。拉加老爷和别的先生們本来都主张邀請威尔逊夫人来主持奠基典礼，不过以后决定了，这样一桩好事应該由我們自己的一个姊妹亲手来做。至少在那时候你一定要来一趟吧？"

"好吧，如果威尔逊勛爵要来，那我也一定来。"康納輕蔑地說。"像这样子，你会籠絡到很多貴人的。你們这些人眞懂得門道，我們的貴人也活該如此。他們是可以給人当傻瓜敲榨的。"

"一个人的錢多到用不完的时候，它自己会找个去处的。不花在这件事情上，也会花在赌場，花在賽馬場，或者用来修房子，玩女人。"

十一点。康納先生的办公时間到了。梅达告辞走了。萊易老爷也站起身来，准备要走，但康納拉住他的手，讓他坐下。

"不，你再坐一会兒。"他說。"你亲眼看見，梅达这样下作地讓我陷入了他的圈套，弄得我簡直無路可逃。他們要請戈文迪去主持奠基礼！在这种情形下，我单独站在一边豈不是笑話嗎？我眞不明白戈文迪怎么会答应下来，我更摸不着头脑的是，瑪尔蒂怎么会对她这样容忍。你認为这里面有沒有什么蹊蹺？"

"这种事情，女人家总应該征求男人的意見啊！"萊易老爷装

作友好的样子說。

康納用感激的眼光望着萊易老爷："为了这些事情，我对戈文迪發脾气，因为我对她發脾气，人們又說我的坏話。你想想，我跟这些捞什子有什么关系？只有那些有多余的錢、多余的时間，而且又想沾名釣誉的人，才会搞这种事情。結果不过是几位先生当上秘書、助理秘書、主席和副主席，然后邀請官員們来赴宴，博取他們的恩宠，还有就是把大学的女生召集起来开一个运动会。体育不过是用来装装門面而已。这种机构現在往往是这样，将来也难免是这样，做傻瓜的是被称作富翁的我們以及我們的弟兄們，而这一切又都是戈文迪惹出来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着又坐下。他对戈文迪的憤怒越来越激烈。他用两只手抱着脑袋說："我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

"沒有关系，"萊易老爷安慰他說，"你对戈文迪說清楚，要她給梅达写一封謝絕的信，事情就完了。我是为了跟别人竞爭才进了这个圈套，你为什么要上当呢？"

"不过，你想想看，事情多难办啊！"康納对这个提議考虑了一会兒，然后說。"他們一定对威尔逊夫人提起过这件事，消息想必已經传遍全城，也許今天的报紙上都会登出来。这全是瑪尔蒂的恶作剧，就是她想出这样的方法来捉弄我的。"

"嗯，看起来眞是这样。"

"她想讓我下不了台。"

"举行奠基礼的前一天，你可以离城到别处去。"

"难啊，萊易老爷！什么地方也沒有脸見人。到了那一天，即使我害了霍乱，我也得到那兒去。"

萊易老爷满怀希望地答应明天再来就告辞了，他刚一走出去，康納立即进到里屋，带着諷刺的意味对戈文迪說："你为什么

接受了主持体育館奠基礼的邀請？”

戈文迪自从得到这个荣誉以后，心里極其愉快，她正在聚精会神地为那天的典礼写自己的演說稿，而且还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詩篇。她心里以为，接受了这个邀請会使得康納感到欢喜。她的荣誉也就是她丈夫的荣誉呀。至于这事情可能給康納招来什么麻煩，她連想也不曾想到。这些日子来，丈夫对她的态度比較和藹，她也大胆起来了。她在梦想着自己的演說和詩篇会使得人們听得入迷。

現在她听見康納的問話，又看到康納的脸色，心兒卜通卜通地跳起来。她好像一个罪人似的說："梅达博士說了又說，我就接受了。"

"要是梅达博士叫你跳井，大概你不会这样乐于遵命吧。"

戈文迪說不出話来了。

"老天爷既然沒有給你长脑袋，那你为什么不問問我呢？梅达跟瑪尔蒂两人想出这个詭計来，一心要敲榨我两三千卢比。我已經打定主意，一个銅板也不給。你今天就給梅达写一封回絕的信。"

戈文迪沉吟了一忽兒，然后說："那你写吧，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写？你自己做的事情，要我来写！"

"梅达要問起原因来，那該怎么說呢？"

"就說你不去，还有什么好說！这种伤風敗俗的場所，我一个銅板也不願意給。"

"誰又叫你給呢？"

"瞧你說些多么不近情理的話！"康納气得咬着嘴唇說。"你到那兒去行奠基礼，可是一个錢也不給，人們会怎么說呢？"

"好吧，我写。"戈文迪仿佛是給刺刀尖威逼着似的說。

“今天就得写。”

“不是說了嗎，我会写。”

康納走到外面的房間，开始看信件。因为他迟迟沒有到办公室去，听差已把他的信件送到家里来了。他从一封信里知道糖价上涨了，脸上便現出喜色。他拆开第二封信。为了平定甘蔗价格而成立的委員会已經作了决定，認为甘蔗的价格是不能管制的。哌！他早就这么說过；可是这个安格林霍特里①却嚷着非成立委員会不可。这家伙到底挨了一个嘴巴了。这原是糖厂和农民之間的事情，政府干嗎要来管閑事呢？

这时候，一輛汽車开到門口，瑪尔蒂小姐从汽車里出来了。她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像一盞閃耀的明灯，举止輕盈，光采夺目，显得落落大方，無所畏惧，仿佛她相信人世間的荣誉与幸福的門是为她敞开着的。康納来到走廊上，向她問好。

“梅达到这兒来过嗎？”瑪尔蒂問道。

“嗯，来是来过。”

“他說过他上哪兒去了嗎？”

“这他可一点也沒有說。”

“不晓得他鑽到哪兒去了，我跑了好多个地方也沒有找到他。你捐了多少給体育館？”

“我現在还不明白这是一回什么事情。”康納用歉仄的語調說。

瑪尔蒂用一双大眼睛瞪着他，仿佛在盘算着是应該同情他呢，还是应該对他發脾气。

“这事情有什么明白不明白呢，要弄明白早晚都可以，現在

① 这个人名的原意为“聖火祭者”，用在此地含有諷刺。

的問題却是多少捐点錢。梅达是給我逼着上这兒来的，可怜他心里直害怕，不知道你会怎样打發他。你可知道，你这种小气派头会产生什么結果嗎？我在这兒的商界会一个錢也募不到。也許你是决心要破坏我的名声吧。大伙兒都主张邀請威尔逊夫人来主持奠基礼，只有我贊成戈文迪，我跟他們打了一仗，大伙兒才算同意了，現在你却又說你对这事情根本不明白。像銀行業务那么复杂的事情你都明白，这样簡单的事情你倒反而不明白了。这是說，你想要羞辱我，此外沒有别的意思。好，就这样吧。”

瑪尔蒂的脸紅了。康納心慌意乱，态度不再那么生硬了，但他同时也知道：如果他是掉在荆棘丛里，那么瑪尔蒂却是掉在泥沼里；如果他的錢包受到了威胁，那么瑪尔蒂的声望也受到了威胁，而声望是比錢包更为珍貴的。因此，他对瑪尔蒂的窘态为什么不該覚得高兴呢？他讓瑪尔蒂陷入困难的境地了。虽然他已經失掉了对她發怒的勇气，但他却不想放过說几句刻薄話的机会。他也想讓她看看，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呆子。他拦住她的去路說：“我真想不到你对我这样好呀，瑪尔蒂！”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瑪尔蒂皺着眉头說。

“你現在对我的态度是跟几天以前一样嗎？”

“我倒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不同。”

“我可看出这里面有天渊之别。”

“就算你的估計是对的，那又怎样？我是来求你贊助一件善事，不是来請你考察我的行为。再說，如果你以为捐了点錢，你除了名誉和感謝之外还能得到什么东西的話，那你就錯了。”

康納泄气了。他給逼到这样一个狹窄的犄角里，連轉身的余地都沒有。难道他有勇气对瑪尔蒂說：直到現在，我在你身上

花了多少錢，你就是这样酬謝我嗎？他覺得非常羞愧，脸孔也仿佛萎縮了似的。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瑪尔蒂，你完全誤会了！”他难为情地說。

“老天爷保佑，幸好我誤会了，”瑪尔蒂用开玩笑的語气說，“因为，要是我把它当成眞的，那我連你的影子也不敢挨边了。我长得漂亮。你也是我的一位追求者。当我把别人送的礼物都退回去的时候，你送我的一点最普通的东西我也总是怀着感謝的心情收下来，必要时甚至还向你借錢，这是我对你好的地方；如果你的虛荣心使你从这里面得出了别的結論，那我是会原諒你的。这是男人的天性，并不是什么罪过；不过你得明白：直到如今，金錢并沒有征服了任何一个女人的心，往后也决不会。”

她所說的每一个字，越来越深地刺进了康納的心坎，現在他沒有勇气再承受更多的創痛了。他羞愧地說：“瑪尔蒂，我伏在你的脚边，别再糟蹋我了。别的不說，朋友的感情总可以保持吧。”

說了这番話，他从抽屉里取出支票簿，写上一千卢比，战战兢兢地遞給瑪尔蒂。

“这是我的行为的代价呢，还是給体育館的捐款？”瑪尔蒂接过支票，無情地諷刺說。

“饒了我的命吧，瑪尔蒂！”康納的眼睛里噙着泪水說。“为什么要羞得我沒脸見人呢？”

“瞧，沒有駡你一句話就收了一千卢比，”瑪尔蒂哈哈大笑起来，“往后你不会再玩这一套花样了吧？”

“决不会，一輩子也不会。”

“認个錯。”

"我認錯；不过，現在請你可怜可怜我，你走吧，讓我一个人坐下来仔細想想，痛哭一場。今天，你把我一生的幸福都……"

"瞧你，康納，"瑪尔蒂笑得更大声了，"你这是对我侮辱过份哪，你可知道，美是不能忍受侮辱的。我对你有过好处，你却把它当成坏处了。"

"你是对我有过好处呢，还是在用刀背割我的脖子？"康納用憤憤不平的眼光看着她說。

"嗯，我那时候是在搶劫你，把你的錢都搶到我家里去了。現在你不会給人搶劫了。"

"干嗎要在伤口上撒盐呢，瑪尔蒂！我也是一个人啊！"

瑪尔蒂眼睜睜地瞪着康納，仿佛想要决定他到底是不是人。

"現在我还看不出你有什么像人的地方来。"她說。

"你簡直是一个猜不透的謎，这点今天已經得到証明了。"

"不錯，对你来說，我現在是一个猜不透的謎，以后也将是一个猜不透的謎。"

說完这一番話，她像小鳥似的鼓着翅膀飞走了。康納用手抱着脑袋，陷入沉思：这是在做戏呢，还是她的眞面目？

23

戈巴尔和裘妮婭到城里去了以后，何利的家里变得冷清清的。丹妮婭总是时时想念孙子仲奴。这孩子的母亲虽然是裘妮婭，撫养他的却是丹妮婭。丹妮婭在他的身上擦油，在他的眼睛上塗抹烏烟，哄他睡覚，在忙碌中得到一点兒空閑的时候就去逗

他玩耍。对兒孙的这种感情使她感到沉醉，一看見他那天眞無邪的、像黃油一样柔嫩的面孔，她便会忘却自己的一切苦难和憂虑，她的心里也会因为这种值得驕傲的感情而充滿喜悅。現在，她的生活已經無所寄托了。每次看見孩子的那张空蕩蕩的小床，她便忍不住哭泣起来。她本来是在一张盾牌的庇护下躲开一切憂伤和失望，可是那张盾牌已經給人夺去了。

她常常在想，她对裘妮婭到底有什么不是，弄得她要受到这样的懲罰呢？这个妖精进門以后，把她的幸福的家庭破坏了。戈巴尔从来沒有跟她頂过一句嘴，現在这个妖精也把他教唆走了，天晓得会讓他在城里干些什么名堂。再說，难道这妖精会关心孩子嗎？她連自己抹烏烟、梳头髮都还忙不过来哩，哪兒还有工夫照看孩子！那可怜的孩子准是一个人坐在地上哇哇地哭！連一天的舒服日子也过不成。咳嗽、泻肚子，不是害这种病，就是害那种病。

她这样想着想着的，不覺对裘妮婭生起气来了。即使到了現在，她心里还是疼爱戈巴尔的，可就是这个潑妇迷了他的心窍，把他完全籠絡住了。如果她不是一个妖精，哪兒会有这样的魅力呢？在薄拉家里的时侯，誰也不理睬她，光是受嫂子們的气。她找到了戈巴尔这个呆子，而今居然变得像个皇后一样了。

“只見你时时刻刻都在咒裘妮婭！”何利有一次不耐煩地說。“你总不明白：自己的金子不純，金匠又有什么过錯？戈巴尔要不带她去，难道她自个兒会去不成？这孩子在城里見了世面，眼界不同了。你为什么不想明白这一点呢？”

“得啦，住嘴吧。”丹妮婭大声嚷起来。“是你把这个妖精慣坏的，要不然，我第一天就用扫帚赶她出門了。”

这是收获季。打谷場上已經堆起了一捆一捆刚割下的麦

子。何利套好两头公牛，动身打粮食去了。

“就算是媳妇把戈巴尔教唆走了，”他回过头来对丹妮娅說，“那你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戈巴尔做的，也不过是人人都做的事情罢了。眼下他自己已經有了兒女，他为什么还要替我們受累？为什么还要把我們的担子頂在他的头上呢？”

“这一場乱子都是你惹起来的。”

“那把我也攆出去吧。你把牛牵去打粮食去，我可要抽水烟哩。”

“要是你在家里推磨，我会去打粮食的。”

他們在戏謔之中排遣了自己的憂愁。戏謔成了他們唯一的安慰。

丹妮娅高兴起来了，便替卢巴梳理那乱麻似的头髮，何利则到打谷場去了。

迷人的春天慷慨地散布着芳香的气息，带来了生活的欢乐和幸福。杜鵑隐藏在芒果树的枝头，用它那圓潤、甜蜜、动人心弦的鳴囀来喚醒人們的希望。成群的画眉像迎亲队似的蹲在瑪胡树的枝头。楝树、花梨树和醋栗树都仿佛被自身的芬芳熏醉了。何利走到芒果园里，看見芒果花开得像滿天繁星一样①。他那憂郁的、失望的心灵也受到了这种浸透一切的瑰丽景色和旺盛的生命力的感染，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我的心啊日夜燃烧，

听芒果枝头杜鵑啼叫……

放債人兼女店主杜拉梨穿着一件粉紅色的紗丽，正在对面朝他走来。她的脚踝上戴着粗重的銀环，脖子上戴着粗重的金

---

① 芒果花都是朝下开放的，所以仰头一看，宛如繁星。

項鏈，她脸上虽然衰老，心里依旧年青。从前，何利在田野里和打谷場上干活的时候，总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他們有点亲戚关系，她是嫂嫂，何利是小叔，这使得他們开起玩笑来沒有什么忌諱。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杜拉梨就离开家庭，整天都坐在店鋪里，收集村里各种各样的新聞。如果附近有人吵架，她准会赶到那兒去調解。她放債的利息是一个卢比一个安那，少了就不肯借，虽然她为了貪圖利息，連本錢也捞不到手（借了錢的人都不想归还），但她的利率却照样沒有改变。这可怜的女人討債的时候，既不告到法院，也不告到警察局，却仅仅憑着三寸不烂之舌；不过，她的舌头虽然随着年岁的增进而变得越来越鋒利，舌头的伤害力却越来越減低了。現在人們对她的咒駡往往一笑置之，而且会跟她打趣說：“嬸嬸，把錢存起来干什么呀，死了以后一个銅板也带不走的。倒不如讓旁人吃吃喝喝，尽量多积点德吧。到了陰間，这会对你有好处的。”而杜拉梨一听到人們提起陰間，准会大發脾气。

“嫂子，你今天看起来可眞年青呀。”何利逗她說。

“今天是星期二①，别用你那邪恶的眼睛看着我。”杜拉梨高高兴兴地說。“也就因为这样，我才不穿好衣服，不戴好首飾。我一出門，大伙兒全都瞪着眼睛看，好像一輩子沒見过女人似的。巴泰西瓦里的那个老毛病，到如今也还沒改过来。”

何利停下来。他們开始了一場有趣的談話。他的牛自己往前走了。

“这些日子他可变得挺虔誠哩。你不知道嗎，每逢月亮圓的那一天，他都要听遍入天的經文，而且要到庙里去参拜两次。”

---

① 按印度教的習俗，星期二被認为不祥的日子。此外，星期日和星期六也被認为不祥。

“这样的色鬼，全都是上了年紀就变成信徒了。他們作了孽，不得不悔罪嘛。試問，我現在老都老了，他为什么还跟我寻开心呀？”

“嫂子，你現在哪能算老？我呀，哪怕是現在也……”

“得啦，快閉住你的嘴巴，要不然我会狠狠駡你一頓的。你兒子在外面掙錢了，連一頓飯也不請我去吃，只曉得叫人家白白当嫂子！”

“嫂子，要是他掙的錢我拿到了一个銅板，你要我賭咒都行。他带了多少錢来，派了什么用場，我一点兒也摸不着头脑。我沾到边兒的只是两塊腰布，一条头巾。”

“唔，总归是在掙錢了，今天不能养家，明天一定能养家。老天爷保佑他吧。我的錢也該还一点了，利息越滚越多呀。”

“只要我手边有錢，我会把你的每一个銅板都还清的，嫂子。即便我不还，我也不是什么外人，是你的亲人呀。”

这一番詼諧的奉承話，解除了杜拉梨的武装。她面带笑容地往前走了。何利急忙追上了两头牛，把它們拉到麦圈①里，讓它們轉圈子。

全村就只有这么一个打谷場。有的地方在踩麦子，有的人在簸麦子，还有的人在秤麦子。理髮匠、編碗匠②、木匠、鉄匠、家庭祭司、弹唱乐师、托鉢僧，全都聚集在那兒来領取自己的一份粮食③。金古里·辛坐在一株树下的凉床上收租。好些个商人站在那兒談論粮食的价格。整个打谷場上都籠罩着市場的热

① 北印度农村里打麦时，把割下的麦子放在打谷場上鋪成一圈，再讓牛轉着圈子走动，踩脫麦粒。

② 用树叶編制碗、碟及杯子等食器的人。

③ 这种粮食，有时作为实物工資，有时作为收获季的施舍。

閙气氛。有一个低种姓的女人在卖李子和复盆子，还有一个小販提着“油炸粉絲”和“油炸糖圈”到处兜售。婆罗門达塔丁也来了，和金古里·辛一道坐在凉床上，他是来跟何利分粮食的。

“我听到一点風声，”达塔丁用手搓着烟叶說，“政府在通知放債人，要他們减低利率，否則法院将不支持他們。”

“潘笛特，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金古里·辛把手心里的烟末送到嘴里，說。“比方你需要錢用的时候，自然会几次三番地来找我們借錢，我們高兴要多少利息，就收多少利息。如果政府不准备借錢給佃农，那么这一道法律对我們是不会發生影响的。我們会把利率写得低一点；但是，每借一百卢比，我們要先扣除二十五个卢比，政府对这事情又有什么办法呢？”

“話倒是不錯；不过政府对这些事情也很明白。你瞧着吧；他們也会想出办法来防止这个的。”

“这是無法防止的。”

“哼，要是政府規定，印花上沒有村里的头人或者管帐人签字就不生效，那你又怎么办呢？”

“佃戶們常常都需要錢用，他們会去苦苦哀求，把头人請来，并且要头人签字。我們还是照例要扣除四分之一的錢。”

“那你要吃亏的！为了造假帐，你会給判处十四年监禁。”

“你这是說的什么話呀，潘笛特？”金古里·辛哈哈大笑。“莫非那时候世道会变个样子嗎？法律和正义是屬于有錢人的。法律規定放債人不能苛待农民，地主不能对佃戶施用暴力，可是，实际的情况怎样呢，这是天天都看得見的。地主把佃戶的手反縛起来毆打，放債人对农民也是拳打脚踢。至于态度强硬的农民，無論是地主和放債人都不去碰他們。我們跟这样的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靠着他們的帮助又去欺压别人。就說你吧，

你欠了莱易老爷五百个卢比；可是，諾凱·拉姆那家伙敢对你說什么話嗎？他知道，只有拉攏你才对他有好处。再說，哪一个农民又有那么多錢天天往法院跑呢？一切事情現在是怎样进行的，往后还会照样进行。法院是衛护有錢人的，我們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說完这話，他繞着打谷場走了一圈，然后又回来坐在床上。

“哼，瑪塔丁的婚事怎么啦？”他說。“我倒劝你給他成了亲吧，他的名声很不好。”

达塔丁仿佛給黃蜂螫了一下似的。这种批評的用意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气地說：“背地里誰要高兴，讓他去胡說八道好了；誰要是当着我的面說点什么，那我就把他的胡子連根拔起来。像我这样遵循宗教仪节的人，到哪兒去找啊！我知道許許多多的人，他們从来沒有做过晚祷，他們不顧宗教，不修功課，旣不念經，也不听道，但照样自称为婆罗門。我一輩子从来沒有錯过每月十一日的絕食，在沐浴祈祷以前，嘴里是滴水不进的。像我这样的人，誰敢笑話？要知道，保持这种習惯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是有人能够指出我什么时候吃过街上卖的东西，或者是喝过别人手里的水，那我一定从他的胯下鑽过去。西里雅不能跨过我家的門檻，更不用說碰我家的厨房用具了。我并不是說瑪塔丁的这件事情做得很对，不过，事情旣然已經做了，再把那女人丢开却是下作的行为。我这是打开天窗說亮話，沒有什么需要隐瞞。妇女是聖潔的啊。”

达塔丁自己在年青的时候是非常放蕩的，但他从来沒有誤过宗教上的仪节。瑪塔丁的行为也像一个好兒子一样，正在照着他的脚印走去。他們以为宗教的要义就是敬神念經和保持飲食用具与处所的潔淨。他們父子俩旣然已經領会了宗教的要

义，誰又能够說他們是走上歧路的人呢？

“我嘛，老兄！听見什么話就对你直說了。”金古里·辛被他的話說动了。

达塔丁从“摩訶婆罗多”和“往世書”里列举出很多婆罗門曾把别的种姓的少女据为己有，并且証明这些少女生下的后裔也被称作婆罗門，而現在的婆罗門就是那些后裔的后裔。这种風俗是从太古时候传下来的，并沒有什么丢人的地方。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現在的人只因为他們是‘巴吉配’和‘苏克拉’① 便洋洋得意呢？”金古里·辛对他的博学多聞表示欽佩地說。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風俗，就是这么回事。現在誰有那样的本領呢？如果你吞下毒藥，就要能够消受才行。那是黄金时代② 的事情，已經随着黄金时代消逝了。現在得跟教族融合一致，自己才有个依靠。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些有女兒的人家都不上我的門来。我請过你帮忙，也請过别人帮忙，沒有人肯答应，难道要我給他变出一个姑娘来不成？”

“别說謊啊，潘笛特，”金古里·辛駁斥他說，“我給你硬拉了两个人来，可是你貪心不足，把他們都吓跑了。你到底憑什么資格要向别人討个千兒五百的賠嫁呢？除了十亩地和向人乞討而外，你还有什么家产呢？”

达塔丁的自尊心受了損伤。他用手捋着胡子說：“就算我什么也沒有，就算我向别人乞討，可是，我自己的女兒出嫁的时候，每人都是賠送五百卢比，現在兒子娶媳妇，我为什么不能要五百卢比呢？如果有人不要一个錢就娶我的女兒，那我兒子娶媳妇

① “巴吉配”和“苏克拉”都是婆罗門种姓里地位最高的姓氏。

② 参閱三一六頁注。

我也不要一个錢。再說身分地位的問題吧。你以为我从我的善士們那兒拿到的謝礼是乞討，我却把它当作地产，当作銀行。地产会敗光，銀行会倒閉，謝礼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印度教存在一天，婆罗門是会繼續存在，謝礼也会繼續存在的。赶上宜于婚娶的喜庆日子，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也可以撈到一二百卢比。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撈到四五百。衣服、用器和飯食还不在內。每天总有什么地方要举行宗教仪式。即使拿不到别的，总可以拿到一两盘东西[1]和两三个安那的謝仪。經营地产也好，放高利貸也好，都不可能得到这种稳当的收入。再說，一个婆罗門姑娘也不能像西里雅一样給我帮那么多忙，——她会永远都是新娘子，最多只能燒燒飯。可是西里雅一个人却在干着三个人的活兒，我除了供她飯吃，什么也不用給她，最多一年給她一塊腰布。"

达塔丁自己的麦圈在另一株树子下面。有四头公牛在踩麦子。恰瑪尔人达納在赶牛，西里雅在把麦圈里踩过的麦子取出来簸，瑪塔丁坐在一旁，在用油擦他的手杖。

西里雅是一个膚色黧黑的姑娘，举止輕盈，頗有風韵，虽不能說是一个美人，但也頗引人注目。她的笑貌、眼神和四肢的动作都表現出一种欢欣的激情，使得她渾身的每一部分仿佛都在舞蹈似的。她从头到脚沾滿了草屑，身上汗漬漬的，头髮乱作一团，急急忙忙地簸着麦子，好像她是在全心全意地做着什么游戏。

"到天黑的时候，麦子要通通簸完，西里雅！"瑪塔丁說。"你要是累了，我来干好嗎？"

---

① 一般不用煮熟的东西送給婆罗門，而是送面粉，水果，糖果等。

“用不着你来，潘笛特！”西里雅满面笑容地說。“天黑的时候我会通通簸完的。”

“好吧，那我来搬麦子。你一个人怎么干得了？”

“你担心什么呀，簸也有我，搬也有我，到夜里八九点鐘，包管这兒一顆麦子也不会剩下。”

杜拉梨今天在到处收帐。泼水节的时候，西里雅在她的鋪子里賒了两个派斯的紫紅粉末，到現在还沒有給錢。她走到西里雅跟前說：“怎么回事呀，西里雅，顏料买了整整一个月了，到現在还沒有給錢。問你要的时候，你就睞睞眼睛走了。今天我不拿到錢是不走路的。”

瑪塔丁一声不响地溜开了。他虽然占有了西里雅的身体和心灵，却不願意付出任何东西作为酬报。在他眼里，西里雅現在不过是一个干活的机器而已。他是很善于巧妙地利用她的感情的。

西里雅抬起眼睛一看，瑪塔丁已經不在那兒了。“别嚷嚷，杜拉梨，”她說。“把这拿去吧，借你两个派斯，还你四个派斯的麦子。难道还要我的命不成？我还沒有死呀！”

她从麦堆里捧出大約一西尔麦子，放进杜拉梨的张开的衣兜里。就在这时候，瑪塔丁从树后面怒气冲冲地赶过来，一把抓住杜拉梨的衣兜說：“赶快把麦子放回去，杜拉梨，这不是搶来的。”

接着他用血紅的眼睛看着西里雅，破口大罵：“你干嗎要把麦子給她？你問过誰？你是什么东西，拿我的麦子送人？”

杜拉梨把麦子放回麦堆里去，西里雅不知所措地看着瑪塔丁的脸。她彷彿覺得，她优閑地坐在上面的那根树枝已經折断了，她丟失了倚托，正在往下墜落。她脸上現出羞愧的神色，眼

睛里滿含泪水，对杜拉梨說："你的錢我往后再給，杜拉梨，今天你可怜可怜我吧。"

杜拉梨怜憫地看着她，又輕蔑地看了瑪塔丁一眼便走开了。

西里雅簸完麦子，驕傲而又有点委屈地对瑪塔丁說："你的东西我就沒有資格碰一碰嗎？"

"沒有，你什么資格也沒有。"瑪塔丁圓睜着眼睛說。"你只管干活，飯是有你吃的。你旣要吃飯，又要搶我的东西，这可办不到。要是你覺得在这兒不合适，你可以到别处干活去。苦力有的是。又給你吃，又給你穿，不是白白叫你干呀。"

西里雅像一只被主人剪掉了翅膀又从籠里給赶出来的小鳥一样凝視着瑪塔丁，很难說她的眼光里是痛苦多于譴責，或者是譴責多于痛苦，但她也像那只小鳥一样，心在卜通卜通地跳，而且因为沒有力量飞上高高的树枝，沒有力量飞到广闊的天空，它还想回到那鳥籠里去蹲着，那兒虽然沒有人会給它一顆米、一滴水，虽然它会在鳥籠的鉄絲网上碰得头破血流而死去，它也在所不惜。

西里雅在盘算，現在她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她虽然沒有正式結婚，但在習慣、举止和感情上她都是結了婚的人，現在即使瑪塔丁打她杀她，她也沒有别的栖息之所，沒有别的依靠了。她回忆起不到两年以前，这个瑪塔丁对她是多么殷勤，他曾用手捏着耳綫对她說："西里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会永远把你当作正式結婚的妻子看待的。"她又回忆起他爱她爱得發狂的时候，無論是在市場上，花园里或者河岸边，他总是痴痴癲癲地跟在她后面，而今天，他却这样無情無义！为了一把麦子就这样羞辱她！

她什么話也沒有回答。她覺得喉嚨里有一陣苦味，又怀着

一颗受了創伤的心，双手軟弱無力地重新干起活来了。

就在那时候，她的父亲、母亲、两个哥哥和别的許多恰瑪尔人，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把瑪塔丁团团围住。她母亲刚一走到跟前，便把她手里的籃子搶过去扔到一边，接着罵起她来："賤人，既然你在这兒干的也只是苦活兒，那你为啥要丢下家里的苦活兒到这兒来呢？跟婆罗門住在一起，就得像婆罗門一样过日子呀。你辱沒了整个的教族，到头来还是給人家当作一个恰瑪尔女人，那你在这兒又得到什么甜头呢？眞是丢尽了人！"

金古里·辛和达塔丁匆匆忙忙地跑来，一看見这些人憤怒的神色，便想法讓他們安靜下来。

"什么事呀，大爷，怎么吵起来的？"金古里·辛向西里雅的父亲問道。

西里雅的父亲哈庫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兒，又黑又瘦，皺得像干辣椒一样，可是他的性情也像干辣椒似的激烈。他說："沒有吵啥，大爷，今天我們要把瑪塔丁变成一个恰瑪尔人才肯罢休，要不就讓他跟我們拚个你死我活。西里雅是个姑娘，早晚总得到别人家里去，这个我們沒話說；可是，不管誰要娶她，都得变成我們的人。你不能把我們变成婆罗門，我們却可以把你变成恰瑪尔。你把我們变成婆罗門吧，我們的整个教族都願意变成婆罗門。要是沒有这个本事，那你也变成恰瑪尔，跟我們同吃同喝，同起同坐。你伤了我們的体面，就得把你的宗教跟我們換。"

"哈庫，說話得小心一点。"达塔丁用拐杖在地下跺着說。"你的女兒就站在眼前，随便你带她上哪兒都行，我們并沒有把她拴起来。她干了活兒，可也拿了工錢。这兒并不缺少工人。"

"哎呀，潘笛特，你說得眞是公平！"西里雅的母亲嘲弄說。"要是你女兒跟一个恰瑪尔人跑了，你还这样子說話，那我倒是

佩服你。我們是恰瑪尔人嘛，所以我們什么体面也沒有。我們不光要把西里雅一个人带走，也要把糟蹋了她的名誉的瑪塔丁一起带走！你，瑪塔丁，你是个虔誠不过的人罗。你可以跟她一塊兒睡覚，可是你不喝她拿的水！也只有这个賤人才受得了这些肮脏气，要是我，我会毒死这种男人的。”

哈庫鼓动自己的同伴們：“你們听到这帮人說的話沒有？干嗎站着干瞪眼呀？”

一听見这話，两个恰瑪尔人便猛冲过去，抓住瑪塔丁的手，第三个接着扑过来，折断了他脖子上的聖綫，而且在达塔丁和金古里·辛还来不及揮动他們的拐杖时，两个恰瑪尔人已經把一大塊骨头塞到瑪塔丁的嘴里了。瑪塔丁虽然紧紧咬着牙齿，但那可憎的东西却終于碰到他的嘴唇了。他覚得一陣恶心，嘴巴自然而然地张开，于是骨头一直塞到了他的喉管。

这会兒，打谷場上所有的人都围攏来了，但奇怪的是，甚至沒有一个人去阻止这些破坏宗教的人。瑪塔丁平日的行为大家都不喜欢，他对村里的媳妇和姑娘們总是挤眉弄眼的，因此他触了霉头，大家心里反而覚得高兴，不过表面上他們还是要对那些恰瑪尔人显显威風。

“得啦，哈庫，現在已經很够了！你要是顧面子，就給我离开这兒。”何利說。

“你家里也有女兒啊，何利大爷，这点你得明白。村里的規矩要是像这样給破坏了，什么人的体面也是保不住的。”哈庫毫不畏惧地回答。

进攻的人在一轉瞬之間对敌人获得完全胜利之后，認为最好是离开这个地方。人們的意見变得很快，应該适可而止。

瑪塔丁在呕吐。达塔丁揉着他的背說：“我不把他們送去坐

五年的监牢，那我就不是人。我要讓他們服五年的苦役。”

“这倒不打紧，”哈庫粗魯地回答說，“我們并不像你們一样坐着享清福。随便在哪兒干活，反正也吃不飽。”

瑪塔丁呕吐过后，軟弱無力地躺在地上，看样子，他的腰好像已經折断，也好像他是羞得無地自容似的。他本来靠着婆罗門的身分，貪恋女色，傲慢自大，而且装出一副勇猛的样子，現在这种身分已經失去了。那一塊骨头不惟玷污了他的嘴巴，而且也玷污了他的灵魂。他的宗教就是靠着这种吃喝的方式和不可接触的思想来維持的。今天，他的宗教的根被斬断了。往后任随他怎么苦心修行，任随他吃多少牛粪，喝多少恒河水，施舍多少金錢，任随他到多少地方朝聖，他的死去的宗教是再也不会复活了。如果事情發生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那倒可以隐瞞起来，可是他的宗教是当着众人的面給毁了的。他的头永远也抬不起来了。从今天起，他在自己的家里也要被当作不可接触的人①了。他亲爱的母亲也将会对他表示憎恶。而人們是那么缺少宗教热情，在場的人虽然很多，却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鬧，甚至沒有誰悄悄說一声反对的話。片刻以前看見他就要匍匐在地的人，現在看見他将会把脸掉到一边去。任何一座庙宇他以后都不能进去了，别人的鍋瓢碗碟他以后也不能碰了，而这一切都是由这个倒楣的西里雅引起来的！

西里雅就在原来簸麦子的地方低头站着，仿佛遭受这一場屈辱的不是瑪塔丁而是她自己。忽然，她的母亲走到她跟前駡道：“干嗎站在这兒干瞪眼？赶快回家去，要不然我把你剁成肉酱。你給父母的名誉添了不少光彩，現在还打算干什么？”

---

① 即“賤民”。

西里雅像一尊神像似的站着不动。她对父亲、母亲和哥哥們生起气来了。这些人为什么要干预她的事情呢？她高兴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們說："你在这兒受到羞辱！"难道哪一个婆罗門会吃她做的飯嗎？会喝她倒的水嗎？仅仅在一会兒以前，瑪塔丁的残酷無情使她心里覚得憂伤，但是，她家里人和教族里的人的这种暴虐行为却使她那种憂伤变成了对瑪塔丁的强烈的爱。

"我哪兒也不去。莫非你不讓我活嗎？"她怀着反抗的心情說。

"你不去？"老太婆用嘶啞的声音說。

"不。"

"快走！"

"不去。"

她的两个哥哥連忙抓住她的手，想要把她拖走。西里雅坐在地上不动，可是她的哥哥們还不肯罢休，只是一个劲兒地拖着。她的紗丽撕破了，背上和腰部的皮都擦破了，但她还是不願意去。

"好了，放了她吧，当她已經死了，"哈庫对他的兒子們說，"可是，往后誰要到我門上来，我要喝他的血。"

"是呀，要是我到你門上去，那你喝我的血好了。"西里雅不顧一切地說。

她母亲在盛怒之下，狠狠踢了她一陣子，要不是哈庫把她拉开，也許她会讓西里雅送了命才肯罢休的。

那老太婆再一次想要猛扑过去，哈庫又把她拉回来了。"你真是一个恶妇，卡里雅！"他說。"难道你要打死她？"

"打死我吧，爹，"西里雅抱住她父亲的脚說，"大家一齐打死

我吧。媽呀，你眞这样狠心腸，你讓我吃你的奶，把我拉扯长大，为的就是这样待我？你为什么在产房里不捏死我呢？天呀！为了我，你把瑪塔丁給毁了。你破坏了他的宗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現在他也不理睬我了，可是，管他理睬不理睬，我是一定要跟他住在一起的。他讓我挨餓也好，打我也好，我都不会离开他的。我害他受了这么多折磨，还要丢下他不管嗎？我宁可死去，也不願意做一个不貞潔的女人，我一旦跟上了誰，就得永远是他的人。”

“放开这賤人吧，”卡里雅咬着嘴唇說，“她还以为那家伙会养活她哩。可是，今天那家伙不打她一頓，再把她赶出門去，那我就不是人。”

两个哥哥也起了怜悯之心，撇下西里雅走了。于是西里雅慢慢爬起来，瘸着腿，哼哼唧唧地走到打谷場里坐下，脸孔埋在膝上哭起来了。

达塔丁把心里的憤怒都發泄在她身上。“嘿，西里雅，”他說，“你为什么不跟他們一起去呀？現在你还打算干什么？你把我毁了还嫌不够嗎？”

西里雅抬起泪水模糊的眼睛。眼睛里閃爍着激情的光芒。

“干嗎要跟他們去呀？誰娶了我，我一輩子跟他住在一起。”

“要是你跨进我的家門，我就把你踢出来。”达塔丁吓唬她。

“他要我住在哪兒，我就住在哪兒。”西里雅也神气傲慢地說。“住在树底下也好，住在大洋房里也好。”

瑪塔丁好像失去了知覚似的坐在那兒。时間快到中午了，陽光透过树叶的縫隙射到他脸上。他的額上沁出一顆顆的汗珠，但是他静悄悄地、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忽然間，他仿佛恢复了知覚似的說：“爹啊，現在你对我有什

么話說？”

“現在我对你有什么好說呢，孩子？”达塔丁用手擱在他的头上，安慰他說。“去沐浴进餐吧。然后，祭司們要你做什么，你就照着做。当然罗，有一件事情你得决定，你要跟西里雅脫离关系。”

“往后我再也不想看見她了，”瑪塔丁用充血的眼睛望着西里雅說，“可是行了净化礼还会不会有罪呢？”

“行了净化礼就不会有罪了。”

“那你今天去找祭司吧。”

“我今天就去，孩子！”

“要是祭司說这种罪过不能净化，那又怎么办呢？”

“随他們去說好了。”

“那你要把我从家里撵出来吧？”

“哪会这样呢，孩子！”达塔丁的心里涌起一陣父爱的柔情。“金錢、宗教和名誉都可以丢掉，可是我不能丢掉你。”

瑪塔丁拾起拐杖，跟在父亲的后面走回家去。西里雅也站起来，一瘸一跛地在他后面跟着。

“别跟我来，”瑪塔丁回过头，用冷酷無情的声音說，“我跟你一点关系也沒有。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还嫌不够嗎？”

“干嗎沒有关系？”西里雅鼓起勇气，抓住他的手說。“这村子里比你有錢、比你漂亮、比你体面的人有的是，我为什么不嫁給他們呢？你今天为什么触这样的霉头，你知道吧？繩子套上了你的脖子，任随你千方百計也不能把它弄断。再說，我也决不放过你到别的地方去。干活也好，討飯也好，可就是不离开你。”

說了这話，她放开瑪塔丁的手，又回到打谷場去簸麦子去了。

何利現在还在打谷場上踩麦子。丹妮婭来叫他去吃飯。他把两条牛拉出麦圈，拴在一棵树上，然后对西里雅說："你也跟我去吃点东西吧，西里雅，丹妮婭在这兒看着。瞧，你背上的紗丽都叫血染紅了！可别讓伤口灌了膿啊。你家里的人也太狠心了。"

"这一家子誰又不狠心呀，大爷！"西里雅用可怜的眼光看着何利。"我可沒有得过什么人的好处。"

"瑪塔丁說什么来着？"

"他說：我跟你一点关系也沒有。"

"好呀，居然說出这种話来！"

"也許他們心想，这样一来就可以保全他們脸上的光采了；可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哪能隐瞞得住呢？要是他們覺得养不起我，他們可以不供养我。我有什么可愁的？眼下我在干活，到那时候我还是会干活。睡覺么，只要巴掌大的一点地方，要是我向你求这么一点地方，莫非你还不肯給？"

"地方有的是，孩子！你到我家里去住吧。"丹妮婭温存地說。

"叫是叫她去，可是，你不知道瑪塔丁的为人？"何利有点胆怯地說。

"要是他生气了，"丹妮婭無所畏惧地說，"就讓他多吃一塊大餅唄，他还能怎么样？我又不是他的手下人！他破坏了西里雅的名誉，又讓她給开除了教籍，現在居然說跟她一点关系也沒有。他到底是不是人？他平时为人不正派，今天算是得到了报应。当初他是沒有想到这一点的，他只曉得寻开心，現在却說跟他沒有关系！"

何利認为丹妮婭做的事是錯誤的。西里雅家里的人那样破

坏了瑪塔丁的宗教，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他們尽可以把西里雅打一頓，带回去，或者用好話騙她回去，因为她是他們的女兒，可是，他們何必破坏瑪塔丁的宗教呢？

"得，算了吧，瞧你装出那副公平的样子。"丹妮婭譴責他說。"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条心。瑪塔丁破坏了她的宗教，那时候沒有人說不对，現在瑪塔丁的宗教給破坏了，为什么就說是不对呢？莫非西里雅的宗教不是宗教嗎？霸占了一个恰瑪尔种姓的姑娘，还要装模作样，做一个大善人！哈庫大爷做的太对了，这种流氓就得这样教訓一下才好。西里雅，你到我家里去吧。天晓得，你爹娘居然这么狠心，把你的背上全都打得血糊糊的。"接着她对何利說："你去叫索娜来。我这就扶着西里雅回家。"

何利回家去了。西里雅伏在丹妮婭的脚边，嗚嗚咽咽地哭起来。

24

索娜已經十七岁了，今年必須出閣了。两年以来，何利都在为这事情操心，可是，两手空空，又有什么办法呢？今年不管怎样，哪怕要借債，哪怕要将田地抵押出去，也得把她的婚事办了才好。如果只依从何利一个人的想法，那么两年以前她就出嫁了。他想办得簡朴一点。可是丹妮婭說，不管多么节省，总也应該花个两百多卢比才像話。自从裘妮婭来到他們家里以后，他們的地位有些降低了，不賠上一二百卢比是找不到好人家的子弟作女婿的。

何利从去年的冬季作物里几乎什么也沒有得到。虽說他曾

經跟婆罗門达塔丁合伙耕种，但达塔丁把种籽和劳力的代价分得那样悬殊，結果落到何利手里的粮食只不过四分之一，而租子却必須全部交清。甘蔗和大麻的收成也給破坏了：大麻是由于雨水过多，甘蔗是因为长了白螞蚁。不过，今年的冬季作物很好，甘蔗也长得挺不錯。办这桩婚事的粮食已經有了着落，如果手里再有二百卢比的进項，那么这笔女兒債[1]就可以还清了。要是戈巴尔能够帮助一百卢比，剩下的一百卢比何利是很容易筹划的。金古里·辛和蒙格魯两人現在都比較好說話了。只要戈巴尔能在外面挣錢，他們放的債是不会蒙受損失的。

有一次，何利談起要到戈巴尔那兒去住两三天。可是丹妮婭直到現在还忘不了戈巴尔所說的那些無情無义的話，她不願意从戈巴尔那兒拿到一个銅板，無論如何也不願意。

“那么，事情怎么办呢，你倒說說看。”何利不高兴地說。

“要是戈巴尔不出門去，那你該怎么办呢？現在你就照那样办吧。”丹妮婭搖搖头說。

何利無話对答。过了一忽兒，他說：“我是在問你呀。”

“这种事情該由男人想法。”丹妮婭避开正題。

何利有一个現成的答复：“要是沒有我，只有你一个人，那你会怎么办呢？就照那样办吧。”

丹妮婭瞧着他，眼睛里滿含着譴責的意味：“那样一来，我即使把一个光身姑娘嫁出去也沒有人笑話。”

把一个光身姑娘嫁出去，这在何利也是做得到的。这样做对他也最有好处。可是，他怎能不顧家庭的名声呢？他的姐妹們出嫁的时候，每次上門来的迎亲队总有三百人，賠送的嫁奩也

---

[1] 保守的印度教徒認为生下女兒就是負了一笔債，所以称女兒債。

很講究。跳舞啦、演戏啦、奏乐啦、唱歌啦、象啦、馬啦，样样齐全。就說現在吧，他在教族里也是有名的人。好多村子里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他若把一个光身姑娘嫁出去，那他还有脸見人嗎？与其这样，倒不如死了好。再說，他为什么要把一个光身姑娘嫁出去？他有树木，有土地，还有一点点兒名誉。只要他卖掉一亩地，就可以得到二百卢比。可是，对一个农民来說，土地比生命还要貴重，比家庭的名声还要貴重，而他总共也不过只有三亩地，卖掉了一亩，庄稼活兒又怎么办呢？

何利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里度过了很多日子，总是拿不定一个主意。

那是三月十日"达夏拉"节的假期。金古里·辛、巴泰西瓦里和諾凱·拉姆这三位乡紳的兒子們都回家来度假。三个人都念英文，虽然他們的年紀已經二十岁左右，但直到現在，离开上大学的时間还远得很。他們在每一年級都要讀上两三年。三个人都已經結了婚，巴泰西瓦里的宝貝兒子宾德沙利则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这三个人一天到晚玩紙牌，喝麻酒，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一样到处游蕩。他們每天总要到何利家的門口张望很多次，他們出現的时候，碰巧索娜也总是站在門口做事情。这些日子她身上穿的就是戈巴尔带回来給她的那件紗丽。何利眼看着这些把戏，心里感到惴惴不安，仿佛他看見的是天上涌起了一陣黃云①，想要把他田地上的庄稼毁灭似的。

有一天，何利正在井边戽水浇甘蔗，索娜在那兒提着皮桶打水，这三个人也到那口水井去洗澡。于是，何利的血簡直沸騰起来了。

---

① 黃云是要下冰雹的象征。

当天傍晚，他到杜拉梨那兒去，心想女人是富于同情的，說不定她心腸一軟，会以低利借錢給他。可是，杜拉梨却向他訴起苦来了：村里沒有一家人不曾向她多少借过一点錢，甚至金古里·辛也向她借过二十卢比，但誰也不願还帐。可怜她上哪兒去张罗錢呢？

“大嫂，”何利苦苦哀求道，“你会积下陰德的，你借錢給我，就是解开套在我脖子上的絞索。金古里·辛和巴泰西瓦里都在磨着牙齿，想要把我的田地拿过去。我合計一下，祖上传下来的只有这么一点产業，要是把它送掉了，我还有什么倚靠呢？孝子賢孙应該給家里添些財运，我却这样不孝，把祖上掙来的家業都要敗光了！”

“何利，”杜拉梨發誓說，“老天爷在上，眼下我手边确是沒有錢。人家借了不还，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是外人，索娜也好比我的女兒；可是，你說說看，我該怎么办？你兄弟希拉借了五十个卢比买牛，現在他下落不明，問他老婆要时，她就准备跟我打架。索巴也是，看样子人挺老实，可就不想还帐。其实呢，誰也沒有錢，又从何还起：大伙兒的境况我全看在眼里，所以才按捺着性子，沒有催問。哪一个不是勉勉强强塡飽肚皮啊。我倒不劝你去卖田卖地。别的不說，体面是应該顧到的。”

接着她又悄声說：“巴泰西瓦里老板的那个小子，老是在你家門口轉来轉去。那三个都是这样。你可得提防他們一点，这些家伙居然学得城里人的派头，哪还懂乡下的街坊情誼啊。村里虽然也有年青小伙子，他們多少要顧点羞耻，講点礼节，也有几分畏惧，这几个却都像放野的公牛一样！我那閨女考莎莉娅从婆家回来，我一看見这些人的模样，只得把她公公請来，打發她回去了。对这些人眞是防不胜防啊！”

看見何利面带笑容，她又嬌嗔地說："有你笑的，何利！那我也得說你两句。难道你年青时候不和别人一样坏嗎？哪一天你不找点借口，到我这兒来上二十四次，可我瞧也不瞧你一眼！"

"你这是謊話，嫂子！"何利愉快地抗議說。"沒有一点甜头我才不会来哩。主人要先跟鳥兒亲热了，下次鳥兒才会飞到院子里来。"

"别瞎說了。"

"你的眼睛是不瞧我，可你的心却在瞧我，不只是瞧我，还在叫我哩。"

"得啦，别装出那副样子，好像别人的心事你都懂得。我是看你一次又一次死賴着不走，才起了怜憫之心，要不然，像你这种漂亮小伙子，倒眞是难找哩。"

这时候，侯賽尼到鋪子里来买一个派斯的盐，于是这場玩笑便結束了。侯賽尼拿着盐走了以后，杜拉梨又接着說："为什么不到戈巴尔那兒去看看？說不定能弄到一点錢。"

"他是一个子兒也不会給的。"何利沮丧地說。"孩子能挣几个錢，心腸也跟着变了。我倒是甘願厚着脸皮去闖一闖，丹妮婭偏不答应这样做。我要是去了她不乐意，住在家里哪能安生。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你簡直变成老婆的奴隶了。"杜拉梨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說。

"你又不睬我，我有什么办法？"

"要是你乐意做我的奴隶，那我会跟你訂一个卖身契約的，一点也不假！"

"那就訂吧，現在也無妨呀。我的身价是二百卢比，这价錢并不貴。"

"你不会对丹妮娅說嗎?"

"不会,要我發誓都行。"

"要是你对她說呢?"

"割我的舌头好了。"

"好,去吧,去把家里安顿好,我会給你錢。"

何利眼里噙着泪水,抱住杜拉梨的脚,激动得話都說不出来了。

杜拉梨把她的脚挪开了。"我可不喜欢这一套把戏。"她說。"一年之內,我要連本带利都逼回来的。你这人不太靠得住,丹妮娅我倒还信得过。听說,达塔丁对你非常生气,他說,不把你攆出这个村子去他就不算婆罗門。你干嗎不把西里雅攆出去呢,这是自找麻煩啊。"

"是丹妮娅留她住下来的,我有什么办法?"

"听說达塔丁到卡西①去了。那兒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潘笛特,問他要了五百卢比,才肯替他兒子行淨化礼。眞想不到会有这样不合理的事。宗教旣然給破坏了,不要說淨化一次,就是淨化一千次又有什么用呢?任随你淨化多少次,你的手碰过的水别人是不会喝的。"

何利从这兒回家的时候,心里活蹦乱跳。他一輩子从来还沒有过这样愉快的感覚哩。他順路到索巴的家里,邀請索巴参加婚礼,接着弟兄两人去請瑪塔丁择一个吉日良辰,回来之后就在門口談起准备婚礼的事情。

丹妮娅走到門外来。

"八九点鐘了,"她說,"难道現在还不該吃飯?吃了再談吧。

---

① 即現在的貝拿勒斯。

要閑談还有一整晚的工夫哩。"

何利請她也来一塊兒商量商量。

"日子已經定在这一季了。"他說。"該买哪些东西，我一点也摸不着門兒，你来說說吧。"

"旣然一点也摸不着門兒，那又坐在这里談什么呢？到底是眞有几个錢，还是在空口說白話？"

"这不干你的事。"何利得意地說。"你只消說說該买哪些东西就行了。"

"我可不干这种空口說白話的事情。"

"你說說，我的姐妹們出閣的时候买了些什么东西？"

"你得先告訴我拿到錢沒有？"

"拿到了，要不然，怎么会喝起麻酒来了呢？"

"那先去吃飯，吃了飯再商量。"

但当她听到何利已經跟杜拉梨談好了，她便皺着鼻子說："借了她的錢的人，到今天哪个把債还淸了？这泼妇的利息定得多刻薄啊！"

"那又有什么办法？别的人誰肯借呢？"

"你倒不如說是打着这个幌子去跟她寻开心哩。人都老了，这点習气偏偏改不过来。"

"你呀，丹妮婭，有时候講話簡直像个小孩子。像我这种穷光蛋，她还会跟我寻开心？講話的时候連正眼也不瞧我哩。"

"除了你这一号人，还会有誰到她那兒去？"

"你知道什么啊，丹妮婭，我在她的門口苦苦哀求了半天。她有的是錢嘛。"

"她随便应承一下，你就把这好消息四处传开了。"

"不是应承，是的的确确答应了的。"

等到何利去吃飯，索巴也回家去了的时候，索娜跟西里雅到外面来了。

索娜本来站在門口，听到了全部的談話。家里在向杜拉梨借两百卢比来办她的婚事，这使得她心緒煩乱，仿佛是水里投进了一塊生石灰似的。

門口点着一盞油灯，因此壁龕頂上的墙都已經熏黑了。两条耕牛在吃秣槽里的飼料，一条狗蹲在地上，期待着人們給它一点残羹剩飯。她們两个走到秣槽边停下了。

"你听到沒有?"索娜說。"我爹在向杜拉梨借二百卢比来給我办喜事。"

"家里沒有錢，那又有什么办法?"西里雅說。她是知道家里的一切情况的。

"我是不願意讓父母借債的，"索娜凝視着面前那株大树說，"他們哪兒还得起啊? 本来已經給債务压得透不过气了，要是再背上二百卢比，担子是会越發沉重的，你說是不是?"

"要是沒有点嫁奩，哪兒会嫁得上有錢人呢，傻丫头! 沒有嫁奩，只能找到个老头兒。你要嫁老头兒嗎?"

"憑什么要嫁老头兒? 我哥哥娶了裘妮婭，莫非他是老头兒? 誰給了他多少錢的嫁奩呀?"

"那样做是丢祖先的脸。"

"我要跟棱納里的人說：哪怕你只要一个銅板的嫁奩，我就不跟你結婚。"

原来索娜已經許配給棱納里一个富农的兒子。

"要是他說：我有什么办法呢，給的是你爹，收下的是我爹，我哪能作主呢?"

索娜本来認为是万無一失的武器，現在才知道不过是一根

竹枝而已。她垂头丧气地說："我眞想跟他見一次面，要是他說他不能作主，那么，戈姆蒂河离这兒也不太远，我一定去跳河。做父母的辛辛苦苦把我撫养长大，我嫁出去的时候却要讓他們背上更多的債，难道应該这样报答他們嗎？要是老天爷賞了父母几个錢，那他們高兴給女兒多少，我也不会推辞；可是，在他們連一个銅板都觉得困难的时候，今天給放債人告一状，把家产拍卖充公，明天就不得不替人扛活的时候，做女兒的就只有跳河死去才是正理。那样一来，家里的产業会保持不动，飯碗也会有了着落了。父母哭我几天，心里自会得到排解，省得我結了婚，他們倒不得不哭一輩子。这两百卢比，不出三四年就会增加一倍，我爹往哪兒去找錢来还啊？"

西里雅觉得，索娜的眼睛里仿佛有了一种新的光彩。她在一陣激情之中抱住索娜說："你是在哪兒学得这么聰明啊，索娜？看样子你倒是挺老实的呀。"

"这有什么聰明，丫头！难道我沒长眼睛，难道我發疯了？为了我出嫁要借二百卢比，不出三四年就会增加一倍。到卢巴結婚的时候又要借二百卢比。照这样下去，家里的一点点田地全都会給拍卖干净，只得挨家挨戶去討飯了。你說对不对？这倒不如我送掉自己的一条命哩。明兒天一亮，你到梭納里去把他叫来；可是，不，用不着去叫。跟他說話我会覚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給我捎个口信去，看看他怎么回話。路也不远，河对过就是。有时候他赶着牛到这边来。有一次，他的水牛跑到我家地里，我着着实实駡了他一頓，他連忙两手合十。……唔，你倒說說，瑪塔丁沒有到这兒来看过你嗎？听說那些婆罗門不讓他在教族里待下去了。"

"为啥不讓他在教族里待下去？"西里雅鄙夷地說。"嗯，那

老头子舍不得花錢。那家伙只要有錢，要他發假誓也干得出来。这些日子瑪塔丁是在外面的披屋里烧飯。”

“你为什么不把瑪塔丁甩了？随便跟上你自己教族里的一个人，你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不管怎么說，他不会羞辱你。”

“咳，哪兒不会啊，可怜瑪塔丁为了我落得这样悲惨，現在我倒要甩了他！往后他变成潘笛特也好，变成神也好，对我来說，他可就是在我脚边匍匐过的那个瑪塔丁；即便他成了婆罗門，要跟婆罗門女人結婚，但我对他的那种体貼，随便哪一个婆罗門女人也是做不到的。眼下为了顧全体面，他要把我甩了就讓他甩吧；不过，你瞧着吧，他又会跑到我这兒来的。”

“他才会来哩！要是你落到他手里，他准会把你活活吞下去。”

“那还有誰去叫你的那个人呢？各人有各人的道德。他在把他的道德毀掉，难道我也要毀掉自己的道德不成？”

第二天清早，西里雅本来准备动身到棱納里去，可是，何利把她拦住了。丹妮婭头疼，她得代替丹妮婭到地里去刨沟。西里雅無法拒絕。到了中午歇息的时候，她才到棱納里去。

吃过午飯，何利再回到水井那兒去时，西里雅已不知去向了。他怒气冲冲地說：“西里雅跑到哪兒去了？她說待在这兒，待在这兒，不晓得又往哪兒溜了，看起来她是沒有心腸干活。你知道嗎，索娜，她到哪兒去了？”

索娜找了一个借口：“我可一点兒不知道。她說过要到洗衣服的那兒去拿衣服，想必是到那兒去了。”

“走，我去刨沟。你憑什么对她發脾气，难道你是花錢雇她来的？”丹妮婭从床上爬起来說。

“她不是住在咱家嗎？咱們在村里背了个坏名声，难道不是

为了她？"

"得啦，她占了一个犄角，你是不是要問她收房錢呢？"

"她占的不是一个犄角，是一大間屋子。"

"那么說，这間屋子的房錢总得五十个卢比一月罗。"

"哪怕是一个銅板呢。旣然住在咱家，要上哪兒去也該說一声呀。今天她回来我得教訓她一頓。"

开始戽水了。何利沒有讓丹妮婭来。卢巴在刨沟，索娜在用皮桶提水。卢巴用湿潤的泥土做着爐灶和器皿，索娜則以憂慮不安的眼光不断地朝梭納里的方向凝望。她心里旣怀着恐惧，也怀着希望，恐惧的成分多，希望的成分少。她在想，这些人分明有錢到手，他們为什么要放弃呢？有錢人更会拚命挣錢。何况高利大爷又是一个貪得無厭的人。瑪圖拉虽然富于同情，講究为人的道德，但他父亲的願望他是不能不依从的；不过，索娜也得教訓教訓这小子，讓他一輩子也忘不了。她要对他說个清楚：你去跟有錢人家的女兒結婚吧，我跟你这样的男人是过不下去的。如果高利大爷表示同意，那她以后会替他洗脚，把洗脚水喝下去，她会比侍候自己的亲爹还要周到地侍候他。她会請西里雅飽吃一頓糖果。戈巴尔給她的錢，她一直是积蓄起来的……这种甜蜜的梦想使她的眼睛發亮，使她的双頰泛起一陣淡淡的紅暈。

可是，西里雅为什么到現在还不回来？路也沒有多远啊。也許是那家人不讓她来吧！哈，她来了；但她走得那么慢騰騰地，索娜的心都沉下去了。想必是那倒运的不答应，要不然，西里雅准会急急忙忙跑来的。旣然是这样，那就休想跟索娜結婚，休想！

西里雅果然来了；但她不到井边去，却在地里刨起沟来了。

她心里害怕，要是何利問她这一陣子到哪兒去了，那她該怎么对答呢？索娜好不容易才挨过了这两个鐘头，她把水桶扔下，連忙跑到西里雅跟前。

“你是死在那兒了还是怎么的？我盼呀盼呀盼得眼睛都穿了。”

“难道我在那兒睡大覚嗎？”西里雅生气了。“这样的話不是在大路上講的呀，得找个合适的机会才行。瑪圖拉到河边放牛去了。我找来找去，好容易找到了他，把你的話对他說了。他那股高兴劲兒，真不知道对你怎么說才好。他一下子伏在我的脚边，說：‘西里雅，自从我听見索娜要过門了，我就睡不着覚。她罵的話我也領受；可是，我怎么对爹說呢，不管誰的話他也不肯听。’”

“那就不听好了。”索娜插嘴說。“索娜也是挺任性的，她說得到做得到。他会后悔的。”

“好，就在那时候，他把牛撇下，領着我到高利大爷跟前去。高利有四只皮桶浇水，水井也是自家的。有十亩蔗田。我一看見他就忍不住笑起来了，他那副模样簡直像个割草的人。当然罗，他很有錢。爷兒俩談了好半天，随后高利說：‘要不要在我，不关你的事！你有什么資格說話？’瑪圖拉說：‘你旣然非要嫁妆不可，那你甭給我成亲了。我自己的婚事，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結果事情鬧大了，高利大爷脫下鞋子，狠狠揍了瑪圖拉一頓。换上別一个孩子，挨了这么一頓打包管会大發脾气的。只要瑪圖拉給他一拳，高利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可是，那可怜的人，虽然挨了几十下鞋底板，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眼泪汪汪，愁眉苦脸地看了我一眼就走了。接着，高利对我發作了，把我罵得好惨啊；可是我为什么要讓他罵？我憑什么要怕他？我明明白白对他

説：'大爷，两三百卢比不是了不起的一笔錢，何利大爷不会为了这笔錢把家产败光，你也不会因为这笔錢發财。請人跳跳舞，唱唱戏，这笔錢就会給花光的。哼，这样的好媳妇你可得不到手了。'"

"高利大爷为了这样一点事也要打他？"索娜的眼里噙着泪水説。

西里雅瞞住了一件事情。她本来是不想把这种羞人的事講給索娜听的，但是，經索娜一問，她抑制不住了："是为了戈巴尔那桩事情。高利大爷説：'人肯吃盘子里剩下的东西，总得要那东西甜嘴才行。丑事的污点只有銀子能洗干净。'听了这話，瑪圖拉説：'爹，丑事哪家免得了，不过有的亮出来了，有的瞞住了。'高利大爷早先也跟一个恰瑪尔女人軋过姘头，还生下了两个兒子。瑪圖拉的話刚一出口，那老头子好像着了魔一样。他的心又貪又狠，不拿到一点嫁妆，他是不肯答应的。"

她們两个回家去了。索娜的头上頂着沉重的皮水桶、粗繩子和牛軛，但这时候她觉得这些东西比花朵还要輕。她的心灵里仿佛迸出了幸福与愉快的一弘清泉。瑪圖拉的奕奕英姿在她眼前浮現了，而且她仿佛已将他迎入自己心中，在用泪水洗濯他的双脚。又仿佛天上的仙女把她摟在怀里，正带着她凌空飞去，穿过布滿天庭的彩云。

那天晚上，索娜發了高燒。

第三天，高利大爷請理髮匠① 带来了下面这一封信：

高利·拉姆謹向何利大爷致意。前此双方所談之嫁妆問題，經过三思之后，覚得于男女两家均有不便之处。你我旣已結成姻亲，实

① 在印度社会中，理髮匠通常是替人作媒的。

应互相体諒，此事千万請勿介意。迎亲队之招待可隨意为之，决不强求，因寒舍已备有膳食也。尊府乐于賞賜者，自当俯首拜領。

何利讀完信，連忙跑到里面去把这消息告訴丹妮娅。他高兴得直跳，丹妮娅却心事重重地坐着。过了一会兒，她說：“这是高利大爷的义气，可我們也得顧到自己的体面，免得人們說閑話。錢是算不了什么的，不能为了錢不顧体面啊。我們能湊合多少就給多少，高利大爷也不好不收下。你照这意思写封回信吧。父母掙的錢，难道女兒沒有份嗎？算了，用不着写了，我去叫理髮匠带个口信。”

何利呆痴痴地站在天井里。丹妮娅則在高利大爷的义气所激起的慷慨心情中述說口信，接着她又招待理髮匠喝果子水，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了。

“你这是干嗎呀，丹妮娅？”理髮匠走了以后，何利說。“直到今天我还摸不透你的脾气。你一会兒这样，一会兒又那样。早先你拚命說一个銅板也不要問人借，什么东西也用不着給，等到老天爷讓高利开了窍，写了这样一封信，你却又染上体面的毛病了。你到底是什么心眼，眞只有天知道。”

“人到人家，檳榔为敬，知道不知道？”丹妮娅說。“当初高利神气活現，眼下他却講究义气。别人投砖塊，还他石头也不为过；可是，别人跟你打招呼，你要开口駡人就不对了。“

“那你去講义气吧。我倒要看看你往哪兒去弄錢！”何利不高兴地說。

“弄錢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丹妮娅瞥了他一眼說。

“我只有問杜拉梨借。”

“那就問她借吧。反正大家都要利息。旣然要投水，管它是池塘还是恒河呢！”

何利走到外面去抽起水烟来了。这个难关他渡过得多么自在啊！不过，要丹妮娅不任性才行。她这人总是顚顚倒倒，好像給鬼迷住了似的，家里处在这样的境况，但她还是不肯睁开眼睛。

25

薄拉已經娶了第二个妻子。

自从他的前妻死后，他覺得生活平淡無味。裘妮娅在家的时候，还常常給他装烟倒水，按时叫他吃飯，以后他就孤零零地無人照管了。兒媳妇們連家务都忙不过来，哪兒还能侍候他呢，因此，对他来說，結婚成了迫不及待的事情了。恰好他找到了一个年青寡妇，丈夫才死了三个月，还有一个兒子。一看見她，薄拉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便急急忙忙地把猎物弄到了手里。他不結婚，家事是無法安排的。

直到現在，他家里的一切都是兒媳妇們作主。她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自从姜吉带着他妻子到勒克瑙去了以后，卡姆达的妻子便成了家里的主妇。才五六个月的时間，她手里已經积攒了三四十个卢比。她常常把一西尔半西尔的牛奶和酸牛奶偸偸地卖出去。現在，主妇已經是她的后婆婆了。她不喜欢后婆婆的管束，近来婆媳之間时时發生糾紛，甚至薄拉和卡姆达也因为女人的关系弄得父子不和。糾紛越鬧越大，終于鬧到分家的地步了。而分家的时候免不了要打架，这乃是自古相传的規矩。这規矩在薄拉的家里也照样奉行了。

卡姆达是个年青小伙子，薄拉因为是父亲，才对他有一点点权力，可是，薄拉娶了第二个妻子之后，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資格受到兒子的尊敬了，至少卡姆达是不承認这种資格的。他把薄拉摔倒在地，狠狠踢了一頓，撵他出門，家里的东西不讓他挨边。村里的人也沒有誰袒护薄拉。再婚使得他名誉破产了。

当天晚上，他凑合着在树下度过去了，天一亮他便到諾凱·拉姆那兒去訴苦，因为他的村子也是在諾凱·拉姆管轄下的田庄內。諾凱·拉姆对薄拉是沒有什么同情的，但他看見薄拉有一个妖冶風騷的女人，立即表示願意收容他，讓他住在牛栏旁边的一間小屋里。他灵机一动，覺得他需要一个有經驗的人来替他看管牲口和照应飼料，于是他以每月三个卢比、每天一西尔粮食的工錢把薄拉留下来作他的帮工。

諾凱·拉姆膚色黧黑，身体矮胖，秃头，长鼻子，小眼睛，包着一塊大头巾，穿着紧身衬衫，冬天的时候披着一床毡子四处走动。他很喜欢用油按摩身体，因此他的衣服总是肮脏的、油漬漬的。他家里人口很多，弟兄七人和他們的兒女都靠他供养。此外，他自己的兒子又在九年級念英文，要維持他那副紳士派头幷不是件容易事情。他从萊易老爷那兒每月只領到十二个卢比的薪俸，可是每月的开銷却要一百卢比，一个銅板也少不了，因此，佃农們随便为一点什么事情落到他的魔爪里，他不好好敲榨一下是不会放手的。早先他每月領六个卢比的薪俸时，他对佃农們的勒索还不怎么厉害，自从他的薪俸变成了十二个卢比之后，他的貪心也变得更强烈了，所以萊易老爷才不提升他。

村里的人都多少有点怕他，甚至达塔丁和金古里·辛也得奉承他，只有巴泰西瓦里随时都准备着跟他比个高低。如果諾凱·拉姆洋洋得意，自以为是婆罗門就可以随意摆布“卡雅斯

泰"[1]的話，巴泰西瓦里也因为是"卡雅斯泰"，是舞弄笔杆的名手而感到自豪，觉得在这一方面是沒有人能够胜过他的。再說，他并不是为地主当差，而是为政府当差，在这个政府管轄的疆土里，太陽是永远不会沉沒的[2]。如果諾凱·拉姆每月十一日絕食，請五个婆罗門进餐，那么巴泰西瓦里每逢月圓的日子就会听徧入天的經文，請十个婆罗門进餐。自从巴泰西瓦里的大兒子做了收稅員之后，諾凱·拉姆一直在想法讓他自己的兒子念完十年級，那样一来，說不定他也会弄到一个抄写員的职位的。因此，他常常带着点时鮮礼品去逢迎那些官兒們。还有一件事情巴泰西瓦里比他高明：人們都在說巴泰西瓦里姘上了一个"卡哈"[3]寡妇。現在諾凱·拉姆仿佛也有机会来弥补这一点有損威望的缺陷了。

"你安心在这兒住吧，薄拉，"他安慰薄拉說，"什么事也用不着愁。你要什么东西，尽管来跟我說。你老婆也会有活兒干的。粮食进倉出倉，篩篩簸簸，难道活兒还少嗎？"

"老爷，"薄拉央求道，"求您把卡姆达叫来，問問他兒子該不該这样对待老子。家是我一手創立的，黃牛水牛都是我买的，現在他全都霸占去了，还把我攆了出来。这不是無法無天是什么呢？替我作主的只有您，您得叫他来，对这事情作个明断。"

"薄拉，你跟他爭是不会有好处的，"諾凱·拉姆开导他說，"他做了的事情，老天爷自会懲罰他。直到如今，那些不講信义的人有几个得到好下場？人間要沒有無法無天的事情，那就不

---

① "卡雅斯泰"是一个次种姓，这个种姓的人多半做文書工作。

② 指英国政府。本書写作时，印度还在英国統治之下。

③ "卡哈"是"首陀罗"种姓的一个次种姓，这个种姓的人多半做汲水和抬轎的工作。

会把人間叫作地獄了。什么正义、宗教，有誰去过問呢？可是，老天爷样样都看得清清楚楚，人間的一点小事他都知道。你心里这时候在想什么，你以为瞞得过他嗎？所以說，每个人心里的事他都明白！除了他，人还有什么倚靠呢？你安安生生地住下吧。老天爷的意旨，你住在这兒不会比住在家里差。”

薄拉站起身来，到何利那兒訴苦去了。

“眼下这些孩子的事情就甭提了，薄拉大哥！”何利也把自己的遭遇說給他听。“你拚死拚活把他們撫养长大，他們反而变成你的冤家对头。拿我那戈巴尔来說吧，跟他娘吵了一架，一去成年沒有音訊，把做父母的都急死了。眼看着閨女要出嫁，可是他一点也不管，只好把田地抵押出去，弄了两百卢比。总得要顧点体面啊！”

至于卡姆达，他虽然把父亲赶出去了，但这时他才明白那老头子是一个多么勤勉的人。現在他早上起来要拌草料、挤牛奶，接着拿牛奶到市場去卖，从市場回来以后，又要拌草料，挤牛奶。不到半个月，他就給弄得形容憔悴了。

他和他的妻子也發生了口角。他妻子对他說：“我不是到你家里来卖命的。要是你养不起我，那我就回娘家去。”卡姆达深怕她走了，家务沒有人照料，連烧飯也得亲自动手。最后他雇了一个佣人，可是这也不行：佣人偷偷卖起草料来了。辞退佣人之后，夫妇之間又發生了口角。他妻子賭气回了娘家。卡姆达的手脚都磨肿了。他沒有办法，只好到薄拉那兒去苦苦哀求：“爹，我的过錯請您原諒吧，現在請您回去管家，随您怎样安排都行。”

薄拉也覺得在这兒像苦力一样过日子实在是不甘心。現在他已不像最初一两个月那样受到尊敬了！諾凱·拉姆有时候甚至叫他装烟或者鋪床，可怜他也只得按捺着性子忍受。自己的

家里虽然打打闹闹，可是用不着侍候别人。

他的妻子諾哈莉听到这个提議，神气傲慢地說："給人家一脚踢开了，又要回去？你連羞耻都不顧了？"

"莫非我在这兒是坐在宝座上？"薄拉說。

"爱去你就去吧，我可不去。"諾哈莉撒娇說。

薄拉知道諾哈莉是会反对的。其中的原因他也知道一些，也看到了一些，而这也是他要离开这兒的一个理由。这兒沒有人理睬他，可是諾哈莉却非常受到尊敬，連那些佣人和管事都对她存着畏惧。听到她的回答后，薄拉生气了，但他無可奈何。如果他有勇气撇下諾哈莉，諾哈莉也只得跟在他后面走。諾凱·拉姆沒有胆量把她单独留在自己的家里，因为他是个只敢偸偸摸摸的家伙。但是，薄拉的脾气諾哈莉已經摸透了。

"瞧，諾哈莉，"薄拉心平气和地說，"你别愁，眼下那兒連媳妇也沒有，样样事情都由你一手掌管。你想想看，在这兒干苦活，在教族里多沒有脸面啊。"

"你爱去就去，我又不阻拦你。"諾哈莉輕蔑地說。"想来你是喜欢讓兒子踢几脚，我可不喜欢。我乐意干苦活嘛。"

薄拉沒有办法，只得住下，卡姆达則到自己的妻子那兒去献献殷勤，把她接回家来了。同时，村里的人們已在交头接耳地談論諾哈莉："諾哈莉今天穿了一件粉紅紗丽。""現在还有什么說的呢，一天换一件紗丽也行。""找到一个有势力的相好还怕誰呢？薄拉怎么会看不見，莫非他的眼睛瞎了不成？"

索巴頂喜欢开玩笑，他是全村的小丑，也是个惹是生非的人，每一件事情他都得打听个究竟。有一次，諾哈莉到家里来找他，他跟諾哈莉說了几句笑話。諾哈莉在諾凱·拉姆面前告了一状，于是索巴被叫到諾凱·拉姆的厅堂里去，給着着实实地駡

了一頓，罵得他一輩子也忘不了。

为了諾哈莉，巴泰西瓦里也触了霉头。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他坐在果园里看着佣人們摘芒果。諾哈莉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从家里走出来。巴泰西瓦里叫道：“到这兒来，諾哈莉美人兒，来拿点芒果去吃吧，甜得很。”

諾哈莉誤会了，以为巴泰西瓦里是在諷刺她。她現在变得自高自大起来了，想要人們把她当作地主夫人看待，而且要对她表示尊敬。自高自大的人总是多疑的，心里有病的时候，猜疑也更厉害：他为什么看着我笑呢？人們看見我为什么要眼紅呢？我又不向誰求情。哪一个女人又貞潔得了不起！有本領走到我面前来試試看。

这些日子来，諾哈莉已經知道了村里的一切秘密。这位巴泰西瓦里自己就姘上了一个“卡哈”女人，居然还敢笑她，可是誰也沒有說他什么話。他是有錢人嘛！諾哈莉是穷人，出身低賤，所以大伙兒都嘲笑她。再說，有什么样的老子，也就有什么样的兒子，他那个拉麦沙利总是疯疯癲癲地跟在西里雅后面到处跑。他們像兀鷹一样扑到“恰瑪尔”女人的身上，可是，尽管如此，他們还自以为高人一等哩。

“你是从几时起变得这样大方的呀！”她停下来說。“往日你只要办得到，别人盘子里的大餅也会搶走的，今天你倒有这么多芒果給人了。告訴你，你調戏我是不会有好处的。”

呵哈！这个看牛的婆子脾气倒不小！她把諾凱·拉姆迷住了，还以为世上的人全都服她管哩。

“你眞是神气呀，諾哈莉，”巴泰西瓦里說，“看样子你現在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出村子去了。說話的时候得把舌头稍微管住一点，别这样快就忘記自己是什么人了。”

“难道我到你家門上来討过飯嗎？”

“諾凱·拉姆要不收容你，你也会討飯的。”

这話激怒了諾哈莉，她随口就罵开了：老不正經，色鬼，死不要脸，不知道还罵了些什么話，而且带着那滿腔怒气回到屋里，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来擱在外面。

諾凱·拉姆听到風声，慌慌张张地跑来問道：“这是干嗎呀，諾哈莉？为什么把东西都拿出来了？有人說了閑話嗎？”

諾哈莉是懂得如何摆布男人的，她一輩子就学到了这一門学問。諾凱·拉姆受过教育，懂得法律，也讀过不少宗教方面的書籍，并且在大律师們的手下做过事情，可是，他变成这个無知的諾哈莉手里的玩物了。

“我到这兒来是为了时运不好，可是，我不想丢自己的脸！”諾哈莉皺着眉头說。

婆罗門激动得胡子都竪起来了。“誰要看了你一眼，我准把他的眼睛剜出来！”他說。

諾哈莉看到鉄已烧紅，便掄起錘来：“巴泰西瓦里一看見我，淨說些不成体統的話。我又不是人人都可以用錢买的娼妇。村里那么多女人，誰也不对她們乱說話。可是，不管哪个看見我，都要跟我寻开心。”

諾凱·拉姆仿佛中了邪魔，他提起那根粗拐杖，一陣狂風似的奔到果园里，大声吆喝道：“是男子汉大丈夫就給我出来，瞧我拔掉你的胡子，把你活活埋掉！到我跟前来呀！要是往后你还敢調戏諾哈莉，我要喝你的血，把你那管帳員的派头給你收拾一下。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有什么了不起？”

巴泰西瓦里搭拉着脑袋，屏着气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兒。才稍微开一下口，祸事就临头了！他一輩子从来还沒有受过这

样的侮辱。有一次，人們曾在夜里把他围在水塘边上，狠狠揍了一顿；可是，那件事情村里人誰也不知道，誰也拿不出証据来，而今天，当着全村的人，他的面子丢尽了。那女人昨天还在村里找个地方栖身，今天全村的人却都对她怀着恐惧，誰还敢調戏她呢？巴泰西瓦里尚且無話可說，别的人哪兒还有資格說話？

現在諾哈莉已經成了村里的貴妇人。农民們看見她走来，都要給她讓路。对她稍微恭敬一点，就可以从諾凱·拉姆那兒得到莫大的好处，这已經是公开的秘密了。誰要是想分家，誰要是想請求延期交租或者需要地方修房子，如果不孝敬一下諾哈莉，事情休想办成。有时候，那些受人尊敬的农民她也要咒罵一通，而且不只对农民，現在她对管事先生也摆起架子来了。

薄拉不甘心依靠她过活。在他看来，沒有一件事情比依靠女人挣錢吃飯更丢人的了。他每月一共拿三个卢比，連这点錢也到不了他的手里。諾哈莉事先就搶去了。他想要一个銅板买烟抽也沒有，諾哈莉每天却要吃两个安那的檳榔。随便什么人都对他摆架子。小厮也要他装烟，要他劈柴，可怜他一天到晚弄得精疲力尽回到家里，就在門口树下一张往下塌的、繩子編的床上躺下来，連遞杯水給他的人都沒有。到了夜里，只得吃中午剩下的大餅，而且是就着盐巴和水吞下去。

最后他毫無办法，决定回家去跟卡姆达一塊兒住。别的不說，一塊大餅是可以弄到手的，那总归是自己的家啊。

"我不到那兒去做别人的奴婢。"諾哈莉說。

"我沒有叫你去，"薄拉狠着心腸說，"我是說我自个兒去。"

"你要扔下我一个人去嗎？有脸皮这样說？"

"我的脸皮早沒有了。"

"我可要顧自己的脸皮。你不能扔下我一个人去。"

“你只想到自己，难道我要做你的奴婢？”

“你可得明白，我要到长老会去告你，讓你丢脸。”

“我的脸还沒有丢尽？你現在还想騙我？”

“你發这样大的脾气，好像你天天都讓我穿金戴銀似的。我諾哈莉可不是受气包！”

薄拉气忿忿地站起来，从床头拿起拐杖就走，于是諾哈莉急忙跑去抓住他。薄拉难于掙脫她那有力的爪子，便一声不响地，像一个囚徒似的坐下了。以往他曾經随意摆弄过女人，現在他却被一个女人抓在手里，無論如何也不能摆脫了。他不想用力掙扎，讓她發覚自己的秘密，因为他知道自己年紀老了，身体弱了，但他为什么不鼓起勇气对她說：你不配做我的老婆，我要跟你离婚！你竟然用长老会来吓唬人，难道长老会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旣然你不怕它，我为什么要怕？

他沒有勇气用話語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諾哈莉仿佛对他施了魔法似的。

26

巴泰西瓦里是管帐員們的优良品德的活的化身。他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佃农侵占别人一寸土地，他也不能容忍佃农賴掉任何一个高利貸者的錢。他最高的职責是要保障全村人的幸福。他不相信什么协議和亲善，認为这是死气沉沉的象征。他崇拜的是斗爭，認为这才是生气勃勃的标帜。因此他随时都在想法使生活过得热烈一些，接連不斷地做出种种令人惊訝的事情。

这几天他对放債人蒙格魯特别表示好感。

蒙格魯是村里最有錢的人，但当地的一切政治活动他是絕对不参加的。他幷不貪圖威望与权力。他的家也是在村子外面，有一个花园，一口水井，还有一所小小的大自在天的庙宇。他膝下沒有子女，因此放債不多，大半的时間都在敬神誦經之中消磨。多少佃农借了他的錢不还，他也不曾对任何人起訴。連本带利，何利也欠了他大約一百五十卢比，但何利旣不想到还債，他也不想到收債。他曾經催問过两三次，也曾駡了几句，可是，一看見何利的光景，他便一声不响了。

碰巧今年何利的甘蔗是全村最好的，不管怎样，何利总可以拿到二百到二百五十卢比，——人們都这样估計。巴泰西瓦里对蒙格魯說，如果这一次他告何利一状，所有的錢都能够收回来。蒙格魯其实幷不那么慈悲，倒是非常貪懶，他本来是不想招惹是非的，可是，等到巴泰西瓦里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說他一次也用不着到法院去，而且不会有任何別的麻煩，只消坐在家里静候判决就行了的时候，他便同意告一状，幷且把在法院里用的錢也拿出来了。

他們进行的陰謀，何利沒有听到消息。什么时候告的状，什么时候作了判决，他压根兒莫名其妙，等到法院的执行吏来拍卖他的甘蔗时他才明白过来。

全村的人都聚集到何利的地边来了。何利急急忙忙跑到蒙格魯那兒去，丹妮婭則在咒駡巴泰西瓦里。她的直覚告訴她，只有巴泰西瓦里才能使出这样的詭計。可是，蒙格魯在祷告，何利見不了他的面，而丹妮婭的咒駡尽管像暴雨一样，却不能使巴泰西瓦里受到絲毫損伤。同时，地里的甘蔗已經以一百五十卢比的价錢拍卖出去了，而且就是以蒙格魯的名义出价买下的。別的任何人都不敢出价錢，甚至达塔丁也沒有勇气承受丹妮婭的

咒駡。

“坐在这兒干嗎？”丹妮婭慫恿何利說。“为什么不去問問巴泰西瓦里，他就是这样子对待同村的人嗎？”

“要問他，你自个兒也长得有嘴巴呀。”何利愁眉苦脸地說。“你以为他沒有听見你駡的話？”

“誰做了該駡的事情，他就得挨駡。”

“你是又要駡人，又要講街坊情誼嗎？”

“我倒要看看，誰敢挨近我的地。”

“糖厂里的人会把甘蔗砍下来运走的，那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我又有什么办法？你高兴就駡駡人吧，省得你的舌头發痒。”

“只要我活着，看誰敢来砍我的甘蔗！”

“是呀，只要你我活着！全村的人合起来也阻挡不了啊。現在甘蔗不是我的，是蒙格魯的了。”

“蒙格魯可曾拚着命，在三月的大晌午去澆过水、掘过土？”

“这些全都是你做的，不过現在甘蔗是蒙格魯的了。我們难道沒有欠他的錢？”

甘蔗是損失了；可是随着又来了一个新的問題。杜拉梨原是指望着这些甘蔗才准备借錢給何利的，現在她还有什么保証呢？何利早先借的錢已經有两百卢比，她打的主意是，等旧欠还清了才可以另立新帐。在她眼里，何利只能值两百卢比，借給他的錢超过这数目就危险了。

眼看着女兒就要出嫁，日子也已选好，高利大爷大概一切都已准备停当，現在要延迟婚期是不可能了。何利气得直想跑去掐住杜拉梨的脖子。他已經尽了最大的可能向她苦苦哀求，但她好比一尊石像，一点兒沒有怜憫之心。他走到她的面前，两手合十地說：“杜拉梨，我借了你的錢是不会逃跑的，我也不会这样

快死去，我有田地、树木、房屋，有年紀青青的兒子，你的錢是賴不了的。眼看着我的体面要丢尽，你顧顧我的体面吧！”可是杜拉梨不肯把怜憫跟放債混为一談；如果她能够为了放債而表示怜憫，那对她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但要她为了怜憫而放債，她可从来沒有学过！

何利回到家里，对丹妮娅說：“現在該怎么办？”

丹妮娅把心里的憤慨都發泄在他身上：“这是你心甘情願的呀。”

“这光是我的过錯？”何利用受了委屈的眼光看着她。

“不管是誰的錯，这总是你要这样做的。”

“你是要我把田地抵押出去？”

“把田地抵押出去，那你去干啥？”

“帮人。”

可是他們两人都同样热愛土地。他們的体面和荣譽都是靠土地維持的。誰要沒有土地，誰就不是当家人，而是苦力。

“你說怎么办呀？”何利沒有得到回答，繼續問道。

“有什么好說呢？”丹妮娅勉强說。“高利領着迎亲队来的时候，請他吃一頓，第二天一早就把閨女送走。人們要笑話，讓他們笑話去吧。老天爷有意要我們丢脸，我們又有什么办法！”

忽然，諾哈莉穿着一件带白点子的衣服，朝着他們走来。一看見何利，她就把面紗稍微揭开一点，这表示她承認何利是亲家父。

丹妮娅已經跟她見过面，对她叫道：“上哪兒去呀，亲家母？来坐坐吧。”

諾哈莉已經治服了巴泰西瓦里，現在正想法收买人心。她走过来站在他們的面前。

丹妮娅用批評的眼光，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今天怎么会走到这边来了？"

"来看看你們呀。閨女什么时候出閣？"諾哈莉低声下气地說。

"什么时候出閣，全憑老天爷安排。"丹妮娅含含糊糊地說。

"我听說就在这一个喜季里。日子看好了沒有？"

"日子是看好了。"

"也請我喝杯喜酒吧。"

"就像是你的閨女一样，还說得上請？"

"嫁妆想必已經备办好了。走，我也去瞧瞧。"

丹妮娅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幸好何利替她解了围："眼下什么东西也还沒备办，再說，又能备办什么呢？不过是打發一个光身姑娘出門罢了。"

"为什么要送光身姑娘出門呢，亲家？"諾哈莉不信任地看着他。"大女兒嘛，該大大方方地办一下。"

何利微微笑着，仿佛在說：你倒是一切如意，我这兒却事事倒楣哩。

"手头不寬裕，哪能大大方方地办啊。这事用不着瞞你。"

"兒子在掙錢，你在掙錢，还說手头不寬裕？誰信得过呀？"

"要是兒子有本事，我还会發愁嗎？他連信都不写一封来，哪还說得上寄錢。离家一年多了，一封信也沒有。"

他們正在談話的时候，索娜头上頂着一捆喂牛的青草，用紗丽的边緣遮着胸脯，像一个小女孩似的靜悄悄地走过来。她把青草摜在地下，进到里面去了。

"眞是一个大閨女了。"諾哈莉說。

"女孩子就像蓖麻一样长得快。她才有多大年紀呀？"丹妮

婭說。

“女婿很好吧？”

“女婿倒是好，要是錢有办法，这个月就办喜事。”

諾哈莉是个沉不住气的人。她积蓄起来的一点点錢使得她心里無法安靜下来。如果在索娜的婚事上她能多少拿出一点錢来帮忙，那她将会博得一个美好的名声。全村的人都会談起她，人們会惊奇地說：諾哈莉給了多少多少錢，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何利跟丹妮婭夫妇两人也会挨家挨戶說她的好話，她在村里的地位将会大大提高。她要讓那些嘲笑她的人閉住嘴巴。到那时候，誰还敢嘲笑她，譏諷她呢？現在全村的人都跟她是寃家对头，可是到那时候，全村的人都会对她抱着好感。她沉迷在这种想像里，脸上不覚泛起了笑容。

“要是数目多少都行，那就在我这兒拿去吧，手边有錢的时候再还。”

何利跟丹妮婭两人都凝視着她。不，諾哈莉不是在开玩笑。两人的眼睛里充滿了惊异、感激，也充滿了疑惑和羞愧。原来諾哈莉并不像人們設想的那样坏啊！

“你們的体面也就是我的体面，”諾哈莉又說，“你們遭人笑話，难道我不也遭人笑話嗎？不管过去怎样，現在你們可是我的亲家呀。”

“你的錢反正是在家里的，用得着的时候再向你借。”何利不好意思地說。“人总得要靠亲戚帮忙，可是，在外面能想办法，为什么要动用你的錢呢？”

“那还用說！”丹妮婭表示同意。

“自己有錢，干嗎要向外人伸手？”諾哈莉有些生气了。“既要付利息，又要写借据、找証人、送礼、奉承。当然罗，我的錢要

是不干净，那又是另一回事。”

“不，不，諾哈莉，”何利連忙分辯說，“自己人可以想办法，为什么还要向外人伸手呢？不过，这是彼此帮忙的事情，不是靠田地作抵的。万一你有点急事，我們又湊不足錢，那你就会不高兴，我們也会左右为难，所以我才那么說。要不然，索娜也像是你的閨女一样呀。”

“我現在不这么急于用錢。”

“那我們就向你借。嫁女兒是一桩好事，为什么要讓外人沾光呢？”

“你們要多少卢比？”

“你能給多少？”

“一百行不行？”

何利起了貪心。老天爷既然扒开茅屋頂給他把錢送来了，为什么不尽可能多要一点呢？

“一百也是用，五百也是用。你能給多少就給多少。”

“我手边有两百光景，都給你吧。”

“有这么多錢，办起来就很闊綽了。粮食家里是有的。不过，泰古拉因①，今天我对你說吧，我本来还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位女菩薩哩。这年头，誰肯帮忙别人？即便肯帮忙，誰手边有錢啊！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是点灯的时候了。有些凉意。大地已經掩上了青色的帷幕。丹妮婭到里面去端了一个火爐来，大家坐着烤火。在稻草的火光里，那俊俏而輕佻的諾哈莉像恩人似的坐在他們面前，現在她的眼光显得多么善良，她的脸显得多么嬌羞，她的嘴里又說

① 指地主的妻子。何利故意用这个称呼来博取諾哈莉的欢心。

出多么神聖而虔誠的話語啊！

他們天南地北地談了一陣，諾哈莉站起来說："不早了，明兒你来拿錢吧，大爷！"說完就回家去了。

"走，我送你去。"

"不用，不用，你請坐吧，我走啦。"

"我眞想把你扛在肩膀上送回去。"

諾凱·拉姆的家是在村子的另一个尽头，有大路可通。他們两人走上那条大路。四周是一片靜寂。

"你为什么不稍微劝劝薄拉？"諾哈莉說。"他何苦跟每个人都吵架呢？跟大家住在一起，就得有几个知心朋友，可是他同每个人都吵，同每个人都打。既然他不能把我关在閨房里，我总得替别人家干活，那我怎么能够不同别人說說笑笑，别人又哪能不看我一眼，不对我笑笑呢？这些都只有关在閨房里才能做得到。請問，誰要是瞧我一眼，盯我一眼，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能把他的眼睛戳穿！再說，跟人們来往来往，也有許多好处。一个人的立身处世，总得看个时候。尽管你家里本来很有錢，那又有什么用，現在你是每月拿三个卢比的帮工呀。我家里早先有过一百头水牛，現在也帮人干活。可是，他一点不明白事理，有时候想去跟兒子們住，有时候想到勒克瑙去住，我眞煩死了。"

"薄拉簡直是糊塗。"何利順着她說。"那么一大把年紀，現在他应該明白事理了。我要劝劝他。"

"那你明天早上来，我把錢交給你。"

"写个字据……"

"你不会吞了我的錢，这我知道。"

到了她的家。她进去了。何利則往回走。

27

戈巴尔到了城里，發現他原来摆攤子卖东西的地方已經被另外一个小販占去了，而顧客們也把他忘記了。

他住的那間屋子現在他也覚得好像鳥籠一样。裘妮婭总是坐在屋里哭哭啼啼。孩子呢，在乡間时，他一天到晚都是在天井里或者在門口玩惯了的，現在却沒有可玩的地方。他能上哪兒去呢？門口是一条不到一碼寬的路，臭味直鑽鼻子，夏天里連在外面躺一躺、坐一坐的地方都沒有。孩子一刻也不肯离开母亲。既然不能玩耍，那么，除了吃东西吃奶，他又能做什么呢？在乡間，有时丹妮婭逗他玩，有时卢巴、索娜、何利或者普妮婭逗他玩。現在这兒却只有裘妮婭一个人，而她又不得不料理一切家务。

戈巴尔偏又迷恋于青春的享乐，想把他的不能滿足的願望淹沒在情欲的海洋里。無論做什么事情他都漫不經心，提着籃子出去卖东西，不到一个鐘头就回来了。家里又沒有别的娛乐。隔壁邻舍的苦力和馬車夫們整夜都在賭錢。以往他也賭得很厉害，可是現在他唯一的消遣是跟裘妮婭情意綿綿。过了不久，裘妮婭就对这种生活感到厭倦了。她想独自到一个清靜的地方去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可是她总沒有清靜的时候。她現在恨起戈巴尔来了。他把城里的生活描繪得那么美妙，而这里，除了这間黑牢以外，别的什么也沒有。孩子她也覚得厭煩，有时候她把孩子打一頓，攆他到外面去，从里面把門关上，讓孩子哭得死去活来。

还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她又要生第二个孩子了，身边却沒有一个亲人照顧。她常常头痛，不想吃飯，覚得昏昏沉沉，只得一声不响地在椅角上躺着，但願沒有人跟她說話，沒有人打扰她；可是戈巴尔老是用残酷的爱情去折磨她！她的乳房里分明一点乳汁也沒有，孩子却总是在她的怀中糾纏。她的身体消瘦了，心灵也随着枯萎了。她下过决心給孩子断奶，但只要孩子稍微坚持一下，她的决心又动搖了。她一躺下，孩子一定要来伏在她的胸前，用嘴巴銜住奶头咂起来。孩子現在已經两岁了，牙齿长得挺鋒利，吃不到奶就發脾气，用牙齿咬她的乳房；可是裘妮婭現在連把他从胸前推开的力气也沒有了。她时时刻刻仿佛都看見死神站在面前。丈夫和孩子都只顧自己，誰也不疼爱她。雨季里孩子泻肚，不再吃奶，这时候裘妮婭仿佛覚得躲过了一場灾难似的；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孩子死了，对兒子的爱使她記起往事，她又哭起兒子来了。

孩子死后才一个星期，戈巴尔又向她糾纏不休，于是她怒不可遏地說："你簡直是禽兽！"

裘妮婭覚得对孩子的忆念比孩子自身还要可爱得多。孩子在她眼前的时候，她从孩子那兒得到的是麻煩多于欢喜。如今，孩子出現在她的心里，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那么安靜，那么听話。現在她的心里是苦中有乐，沒有一点暗影。死去的孩子是她內心的孩子的影像。影像是不眞实的，是搖晃不定的，因此不会在眼前出現。眞实的形体是靠着她的希望和祝願而活在她心里的。她不是用乳汁喂养它，而是用自己的血液喂养它。那紧閉的小屋，那污浊的空气，那一天两次的火烟，——这些事情現在她好像都覚得不在乎了。留在她心里的記忆，仿佛在使她滋生出一股力量来。孩子活着是她的累贅，死后也深深鑽进了

她的心里。她全部的感情都滲入內心，对外界的一切显得冷冰冰的。戈巴尔回来得晚还是回来得早，胃口好还是不好，是快乐还是憂郁，她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戈巴尔賺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她也不聞不問。她过的完全是一种內心的生活，外表看来她仅仅是一架沒有生命的机器。

当戈巴尔分担她的悲痛、鑽进她的內心世界的时候，他是可以接近她，是可以变成她生命的一部分的；但是，如果他只是走近她那外在生活的干涸的河岸，他就只得忍着飢渴折回来。

“为了这孩子，你到底要哭到什么时候啊？”有一天，他用冷酷的声音說。“已經四五个月了。”

“我的悲伤你無法了解。”裘妮婭嘆了一口气。“干你的活兒去吧，你就讓我这样好了。”

“你这样哭呀哭的，孩子会活轉来嗎？”

这个問題裘妮婭是無法回答的。她站起来，拿土豆到鍋里去煮，准备做“卡加滷”①。她不明白戈巴尔为什么会这样狠心。

戈巴尔的这种冷酷無情使得她在心里对孩子更加疼爱了。孩子是屬于她的，任何人也不能同她分享。在这以前，她覺得孩子总还有一部分不屬于她，因为戈巴尔也稍微想到孩子，可是現在，孩子是完全屬于她自己了。

戈巴尔对小販的营生感到失望，便到糖厂里做工去了。

康納先生因为办第一个厂办起了兴头，最近又在城里办了第二个厂。戈巴尔一大清早就得去上工，做了一整天之后，回家来已是掌灯时分，渾身一点兒气力也沒有了。他在家乡干的活兒也并不比这輕省，可是他絲毫不覺得疲倦，而且一边干活，一

---

① 用煮熟的土豆加上香料做成的一样菜。

边說說笑笑。在那空曠的田野上，在那無垠的天空下，仿佛他是不会受到疲劳的任何影响似的，他的身体尽管多么劳累，他的心灵却是自由自在的。在这兒，他的身体虽然沒有那么劳累，可是那种嘈杂的声音，那种飞快的速度，那种暴風驟雨似的喧嚣，对他仿佛是个沉重的負担。在这兒，他心里也常常惴惴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挨一頓辱駡。

工人們的境况都是这样的，因此每个人都喝椰子酒，借以排遣身体的疲劳和心灵的寂寞。戈巴尔也喜欢喝酒了，回家来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而且要到夜里八九点鐘才回来，一回到家里就隨便找个借口駡裘妮婭一頓，把她赶出門去，有时候甚至动手打她。

現在裘妮婭心里起了疑忌：因为她是个姘妇，所以才受到这样的耻辱。如果她是正式婚配的，戈巴尔敢这样对待她！那样一来，教族会懲罰他，会把他开除教籍的。她跟这个無情無义的人从家里跑出来，眞是一个極大的錯誤。她受尽了世人的訕笑，到头来却落得一場空。她开始把戈巴尔看作自己的仇人。她自己沒有心思吃飯，她也不在乎戈巴尔有沒有飯吃。戈巴尔打她的时候，她气得直想用刀割他的脖子。眼看着妊娠要足月，她也越来越焦急：她准会死在这間屋子里的！誰会来照拂她，誰会来帮助她呢？要是戈巴尔照这样打她，她怎能活下去啊！

有一天，她到水龙头那兒去打水，邻居的一个女人問她："多少月份了？"

"誰知道呀，嬸嬸，我沒有記它。"裘妮婭不好意思地說。

那女人又矮又胖，膚色黧黑，容貌長得丑陋，胸脯高高地隆起。她的丈夫是赶馬車的，她自己开了一个劈柴鋪。裘妮婭到她的鋪子里去买过很多次劈柴，因此跟她認識。

“我可知道，已經足月了。”她微笑着說。“这两天就会生！接生婆找好了沒有？”

“我在这兒一个熟人也沒有！”裘妮婭有点恐慌地說。

“你丈夫是干嗎的呀，他装作不知道？”

“他才不替我着急哩。”

“我替你留意留意。眼看你就要坐月子了，沒人照拂怎么成？你有婆婆、妯娌吧？該叫个把人来。”

“对我来說，他們都死光了。”

她汲水回家，动手擦洗用过的器皿，但分娩的恐惧使她的心不停地怦动。“怎么办啊，老天爷！”她想。“哼，大不了是死，死了倒好，用不着再受苦了。”

傍晚的时候，她的肚子开始疼起来，她知道灾难的时刻已經到临了。她用一只手按着肚皮，流着汗水，生好爐子，煮上豆子燴飯，接着因为疼得难忍，就在那塊地上躺下了。

夜里十点鐘左右，戈巴尔回家来，滿嘴發散出椰子酒的气味，結結巴巴地、語無倫次地說：“我什么人也不在乎，用得着我就干，用不着我就走。我受不了誰的气。爹娘生了我，他們的气我都受不了，哪还能受別人的气？看門的头兒对我吹胡子瞪眼，可我不是怕吓唬的，要不是人們把我拉住，我准跟他拚命，拚命！明天我再收拾这小子。大不了給絞死，我可要讓人們看看，男子汉大丈夫是怎么个死法！我要脸上带着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絞架去。哈，瞧这女人！煮上豆子燴飯，两腿一张就睡下了，別人吃不吃她可管不着。自个兒吃薄餅，却讓我吃燴飯。随你爱怎么折磨我吧，老天爷公平無私，他会折磨你的！”

他沒有叫醒裘妮婭，也沒有說什么話，靜悄悄地把豆子燴飯盛在盘子里，三口两口吞下去，就在走廊上躺下睡覺了。过了两

三个鐘头，他覺得冷，到屋里去拿被单时，才听見裘妮婭呻吟的声音。他的酒醒了。“你覺着怎么啦，裘妮婭？哪兒疼呀？

“咳，肚子好疼喲！”

“你为什么不早說？这时候上哪兒去找人呀？”

“我对誰說啊？”

“莫非我死了不成？”

“你会把我的死活放在心上？”

戈巴尔的心里惶惶無主。上哪兒去找接生婆呢？这种时候人家会不会来呢？家里一个錢也沒有；要是这賤人先說一声，他也好向別人借下两三个卢比。以往他手边随时都有百兒五十卢比，哪个不对他巴結奉承。自从这倒运的女人来了以后，財神菩薩好像也生气了，他穷得連一个銅板也沒有了。

“是你老婆在呻喚嗎？是不是疼起来了？”忽然有一个人嚷道。

这是白天跟裘妮婭談話的那个胖女人，她夜里起来喂馬，听見裘妮婭的呻吟，便走过来探問。

“她肚子疼得扳来扳去。”戈巴尔走到走廊上去說。“这兒找得到接生婆嗎？”

“我今天一看見她就知道了。接生婆住在卡其客栈，赶快去請，叫她快快来！我先在这兒守着。”

“我沒有看見过卡其客栈，是在哪兒？”

“好吧，你替她打扇子，我去叫。眞是人家說的，呆子不济事。老婆的肚皮足月了，他連接生婆在哪兒也不知道！”

說着她就走了。人們当面管她叫朱希婭，这也是她的名字；背地里却管她叫胖婆子。她要是听到誰叫她胖婆子，准会咒罵那个人的祖宗八代。

戈巴尔在屋里还沒坐上十分鐘，朱希娅已經回来了，一回来就嚷："如今这世道，穷人怎么活下去啊。那賤人說要五个卢比才肯来！每天还要八个安那，滿了十二天要一件紗丽。我对她說：'去你娘的吧！别讓我掌你的嘴巴！我自己来接好了，我不是白白养了十二个孩子的！'你到外面去，戈巴尔大哥，一切有我照拂。赶上有事情的时候，人总得帮帮别人的忙。她才接了几个孩子，居然拿起接生婆的架子来了！"

她走到裘妮娅身边坐下，把裘妮娅的头擱在自己的大腿上，輕輕摸着她的肚皮說："我今天一看見你就知道了。說眞的，为这事情我急得睡不着觉。你在这兒有亲戚沒有？"

"我活不了啦，嬸嬸！"裘妮娅疼得咬着牙齿，發出嘶嘶的声音說。"唉，我并沒有求老天爷給我孩子啊。我养了一个，老天爷把他搶去了，干嗎还要生这一个呢？我要死了，媽呀，求你可怜可怜孩子，把他撫养长大，老天爷自会保佑你的。"

"别丧气，孩子，别丧气。"朱希娅爱撫地梳理着她蓬乱的头髮，說。"再过一忽兒就不疼了。早先你为啥一声不响，这又不是丢人的事情。要是你对我說了，我会去向毛尔維討一个符咒来給你，就是住在附近的那位米尔扎先生。"

那以后，裘妮娅完全失去了知覚。早晨九点鐘，她苏醒过来，看見朱希娅抱着嬰孩坐在那兒，她自己則穿着潔净的紗丽躺在床上。她是那么軟弱無力，仿佛身上連一滴血也沒有了。

朱希娅每天清早都来替裘妮娅熬浓湯、煮稀飯，白天也要来好多次，用油塗抹嬰孩的身体，还得用牛奶喂孩子。今天是第四天了，可是裘妮娅还沒有奶。孩子吃了牛奶不能消化，嗓子都哭哑了，片刻工夫也不肯安靜。朱希娅把自己的奶塞到他嘴里，他咂了一会，咂不出奶又哭起来了。到了第四天傍晚，裘妮娅还是

沒有奶，朱希娅着慌了。眼看着孩子在慢慢瘦下去，她把住在市場上的一位退休的医师請来，医师診断以后說："她身上連血都沒有，哪兒会有奶？"于是事情难办了。有了血才会有奶，要补进身上的血，得吃好几个月的补藥。等到那时候，这一团肉早已不会动弹了。

已經是夜里八九点鐘了。戈巴尔喝了椰子酒，躺在走廊上。朱希娅为了讓孩子住嘴不哭，把自己的奶塞进他的嘴里，忽然她觉得自己的乳房里有奶了。她高兴地說："嘿，裘妮娅，你的孩子活得成了，我有奶了！"

"你有奶了？"裘妮娅吃惊地說。

"可不是，眞的！"

"我可不信。"

"你瞧！"

她把自己的奶挤了一下，果眞有一股奶汁冒了出来。

"你那个小女兒至少也有八岁了吧？"裘妮娅問她。

"是呀，八岁了；不过我的奶挺多。"

"你沒有再生过孩子？"

"那女兒是最后的一个。我的奶本来完全断了，这眞是老天爷的奇迹啊！"

从此以后，朱希娅每天要来喂孩子四五次奶。孩子生下来很瘦弱，但吃了朱希娅的奶，慢慢胖起来了。

有一天，朱希娅到河里去洗澡，孩子餓得發慌。十点鐘朱希娅回来，裘妮娅正把孩子靠在肩上搖来搖去，孩子却哭个不停。朱希娅想把孩子抱过来喂奶，可是裘妮娅暴躁地說："放手，这不吉利的东西死了倒好。那就用不着領别人的情份了！"

朱希娅央求了一陣，裘妮娅才非常傲慢地把孩子交到她的

怀里。

裘妮娅和戈巴尔現在还是处得不好。裘妮娅一心以为：这家伙自私透頂，心腸挺硬，只是把我当作一个享乐的工具，我死也好，活也好，都得滿足他的願望，他是什么也不管的。也許他在盘算，这个死了，就另外娶一个吧；可是他休想这样！也只有像我这种傻瓜，才上了他的圈套。想当初，他还匍匐在我的脚边来着，进城以后，不知怎的他的脾气就变了。

天气已經冷了，盖的垫的都沒有，从飯食上省下的三四个卢比，全給戈巴尔拿去喝椰子酒了。家里只有一床旧棉被，睡覺时两人合盖，但是两人同床异梦，各自掉向一边。

戈巴尔的心里随时有一种强烈的願望，想把孩子抱在怀里玩玩，有时还在夜里爬起来看看他那可爱的脸孔，可是他的心却跟裘妮娅离得很远，裘妮娅也不跟他說話，也不侍候他，两人之間的隔閡一天天加深，正如鉄銹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擦不掉了。他們互相曲解对方的意見，往往一句話也要在心里擱上許多日子，因而增加了彼此的恶感和仇恨，就像猎犬似的随时准备着向对方扑过去。

戈巴尔干活的工厂里近来也常常發生一些騷乱的事情。在今年的預算中，食糖也要收税，糖厂老板們因而找到了减少工資的一个好借口。如果納税要带来百分之五的損失，那么减少工資就会产生百分之十的利潤。好几个月以前，厂里已經传出了这种風声。工人协会已經作好了准备，一减少工資立即实行罢工，即使减少一个銅板也不答应。这年月物价高涨，工錢一文也沒有增加，怎么还能容忍他們减少呢？工人协会的主席是米尔扎·庫尔謝德，秘書是“閃电日报”編輯翁卡尔·納斯。他們两人决心要讓厂主們长久記着这次罢工，至于工人們会因为罢工

而受到損失，甚至成千成万的工人会沒有飯吃，这一点他們是压根兒沒有想到的。

在准备罢工的工人当中，站在最前列的是戈巴尔。他生性暴烈，只消慫恿他几句，他就会把生死置之度外。

有一天，袭妮娅鼓起勇气劝导他說："你是个拖兒带女的人，像这样子往火坑里跳是不好的。"

戈巴尔一听这話就生气了："你算是老几，要来管我的閑事？我沒有請教你！"

結果事情鬧开了，戈巴尔把袭妮娅着实打了一頓。朱希娅走过来把袭妮娅拉开，并且教訓起戈巴尔来。戈巴尔魘鬼附了身，鼓起紅紅的眼睛說："朱希娅，你别上我家来，这兒用不着你！"

"不到你家里来，我哪兒还有飯吃呢？"朱希娅冷言冷語地說。"就是从你家討一点东西，回去才能燒鍋呀。要是沒有我的話，大老板，这位嫂子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兒讓你踢了。"

"我說过了，别到我家里来。"戈巴尔伸出拳头說。"就是你把这賤人宠得上了天了。"

"你住嘴，戈巴尔！"朱希娅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兒說。"你打了这个半死不活、替你生兒育女的女人也算不得英雄好汉。莫非你对她有过什么好处，她該讓你打？是为了你給她一頓飯吃？你娶了这么一个服服貼貼的女人，算你运气好。換上别的女人，早讓你丢尽脸面，跟人家私奔了。"

街坊上的人都围上来了，戈巴尔受到四面八方的譴責。那些在自己家里天天打老婆的人，而今都变成主张正义和慈悲为怀的衛道者了。于是朱希娅越發神气，向大家訴起苦来了："这家伙居然說不讓我到他家里来。他有老婆兒女，可又不知道养活老婆

兒女要有点本事才行。問問这家伙，要沒有我，哪兒会有今天这个像牛犢一样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刚才在打老婆显他的威風哩。幸亏我不是你老婆，要不然，我准脫下拖鞋打你一頓，把你关在房里，从外面鎖上門，讓你餓死！”

戈巴尔气冲冲地干自己的活兒去了。如果朱希娅不是女人而是男人，那他会教訓教訓她的。跟女人家頂嘴有什么意思呢。

糖厂工人的不滿情緒越来越强烈，工人們的口袋里都装着“閃电日报”，只要有点兒空閑，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讀报。报紙的銷路因此大大增加。昨天夜里，工人代表們在閃电日报社开会，拟定罢工的計划，一直开到半夜。今天早晨，报上用大字登出了这条消息，人們都搶着購买，报价比平时貴了两三倍。

同时，糖厂的董事会也在等待着机会。罢工的实現恰好符合他們的利益。工人多的是。失業的人数增加了，只消付出目前的一半工資，不用費力就可以找到工人。制糖的成本，一下子便能节省一半。大不了是工作停頓几天，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董事会决定了要宣布减少工資的消息，而且規定了日期，通知了警察。可是工人們还蒙在鼓里，他們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想在倉庫里存貨很少而市場上又需要迫切的时候才实行罢工。

忽然有一天，工人們傍晚下工要回家的时候，董事会宣布了减少工資的消息。警察也同时赶来了。工人們顧不得自己的願望，只好立即罢工，而那时候，倉庫里堆滿了糖，即使市場上有很大的需要，至少也可以供应六个月。

米尔扎·庫尔謝德听到这消息，不禁面带笑容，仿佛是在欣賞敌人的战术似的。他沉思了一忽兒，然后說：“做得好。如果董事們希望如此，那就由它去吧。情况是对他們有利的；不过，我們有着正义的力量。这帮家伙想雇用新人来干活，我們应当

設法叫他們一个新人也弄不到手。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們的胜利。”

閃电日报社里立即举行了一个紧急会議，成立了罢工委員会，选举了工作人員。晚上八点鐘，工人們排成长长的队伍示威游行。到了十点，第二天的日程都已安排停当，而且严厉告誡大家，不能發生任何騷乱。

可是，一切努力都白費了。罢工工人看見糖厂大門口站着一群群新雇来的工人，他們的好斗的天性按捺不住了。他們还以为，每天不过有百把五十个人来补充，只要对他們开导一下或者吓唬一下便能把他們赶走；新工人只要看見罢工工人人数众多，自然会感到害怕；誰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这些人全都补充进去，罢工工人就絲毫沒有达成协議的希望了。他們决定不讓新工人进到厂里去。除了使用武力，沒有别的办法。

新雇的工人們也是准备好要打架的。他們当中多半是沒有飯吃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与其讓自己餓死或者眼看着兒女餓死，倒不如在这种情景下拚掉自己的性命。于是两方面的人打起来了。

“閃电日报”的編輯先生早已溜得不知去向，可怜的米尔扎却挨打了，戈巴尔为了保护他也受了重伤。米尔扎是一个摔跤能手，而且揮舞着一根棍子，不会給人打得很厉害。戈巴尔是乡下孩子，只知道使猛劲，不知道防守，而在打架的时候，防守比进击还要重要。他有一只手的骨头給打断了，脑袋給打开花了，最后給打得倒在地下。他的肩上挨了無数棍棒，使他渾身上下好像都松脱了。罢工的工人們看見他倒下去，都一溜烟地跑了，只剩下十来个忠心的人在米尔扎身前身后站着。

新工人們取得了胜利，拥进糖厂去了，失敗了的罢工工人抬

着自己受伤的伙伴到医院去，可是医院里容納不下这么多人。米尔扎先生倒是給收下了，戈巴尔在包紮伤口以后就給送回家里。

裘妮婭一看見戈巴尔那有气無力的、死尸般的样子，她的妇人心腸深深受到感动。在她眼里，他一直是个体强力壮的汉子，总是轄治她，駡她，打她，可是今天他残废了，不中用了，显得那么可怜。裘妮婭倒在床上，含着一泡眼泪望着戈巴尔。她想到家里这副光景，不由得对戈巴尔产生了怨恨的心情。戈巴尔分明知道家里一个銅板也沒有，他也知道無論从哪兒都沒有希望借到一文錢，可是，尽管他知道这一切，尽管她对他几次三番的劝导，他还是把这場祸事招惹到自己身上来了。她跟他說过不知多少遍："你别沾惹这場是非。那些放火的人放了火就溜掉了，遭殃的却是穷苦人。"但他几时听过她的話啊。他把她当作冤家，他的朋友是此刻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汽車里兜風的那些人。她的怨恨里有一种快慰的感覚，仿佛是看見一个几經告誡也不肯站好的孩子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不禁大声叫道："摔得好，摔得好極了，你的脑袋为什么不摔成两半呀？"

可是，她听到戈巴尔凄惨的呻吟之后，所有的思緒一下子都給吓跑了。"哎喲，哎喲，我渾身都給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大伙兒一点也不可怜我啊！"戈巴尔說出这些浸透着痛楚的話語。

她長久地凝視着戈巴尔的脸，心里怀着渺茫的希望，想看到一点生命的迹象，而每一瞬間，她的耐心却像夕陽似的往下沉落，給面前的黑暗吞沒了。

朱希婭忽然跑来了，她一到就嚷："戈巴尔怎么啦，娘子？我刚才听人說起，就从鋪子里跑来了。"

裘妮婭眼里已經忍住的泪水又涌出来了。她一句話也說不

出，只用惊恐的眼睛望着朱希娅。

朱希娅瞅着戈巴尔的脸，摸摸他的胸部，然后用寬慰的語調說："几天就会好的，别着急。不会出事情。你的运气很好，这次乱子死了很多人哩。家里有錢嗎？"

裘妮婭羞怯地搖搖头。

"我給你。买点牛奶来热給他喝。"

"嬸嬸，"裘妮婭摸摸她的脚，說，"你就像我的亲娘一样。除了你，我沒有别的倚靠了。"

冬天的陰郁的黄昏，今天仿佛比往日更加陰郁。裘妮婭生好爐子，热上牛奶。朱希娅在走廊上逗孩子玩。

"我眞是不走运啊，嬸嬸！"裘妮婭忽然哽咽着說。"我覺得，好像是我把他害成这个光景。我一不高兴，心里自然别扭，少不得罵呀咒呀的，誰知道我罵的話……"

那以后她就說不下去了，她的声音在滚滚流下的泪水里淹沒了。

朱希娅用裙子把她的眼泪擦干。"你在轉什么念头呀，孩子！"她說。"正是因为你的福份，他才留下了一条命。不过，两口子吵架的时候，嘴上尽管罵得凶，心里可不能怀着怨恨。心里若是怀恨，那一定会遭到报应。"

"如今我怎么办啊，嬸嬸？"裘妮婭顫声問道。

"不打紧，孩子，"朱希娅安慰她，"求老天爷保佑吧。老天爷是照看穷人的。"

正在那时候，戈巴尔睁开眼睛，看見裘妮婭在他面前，便用微弱的声音恳求道："今天我伤得挺厉害，裘妮婭。我对什么人也沒有說起。那帮家伙一陣風似的把我揍了一頓。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請你原諒吧！就因为我折磨你，才受到这样的报应。

我的命不長了，活不成了。我疼得渾身都要裂开了。”

“悄悄的，不要說話。”朱希姬走进来說。“我包管你死不了。”

“說眞的，我不会死？”戈巴尔的脸上閃过一綫希望的光芒。

“对，不会死。你不过是脑袋上受点輕伤，还有手上的骨节挫开了。这样的伤，一个男子汉天天都会碰到，死不了的。”

“往后我决不打裘妮娅了。”

“你是害怕裘妮娅会打你吧。”

“她打我，我也不說話。”

“伤好了你会忘記的。”

“不会的，嬸嬸，决不会忘記。”

戈巴尔說了一些孩子气的話，又仿佛昏迷似的躺了好几分鐘。他的灵魂晃晃悠悠地不知飘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候覚得他在河里快要淹死了，裘妮娅正跑到河里来救他，有时候覚得一个魔鬼騎在他的胸膛上，有一位模样兒跟裘妮娅相仿的女神在搭救他。

“我不会死吧，裘妮娅？”他好几次惊醒过来，这样問道。

接連三天，他都是处在这种昏迷状态，裘妮娅夜里守着他，白天也总是站在他的面前，仿佛是在保护他，不讓死神挨近他似的。孩子由朱希娅照管。到了第四天，裘妮娅雇了一輛馬車，大伙兒把戈巴尔抬到車上，送到医院去。从医院回来以后，戈巴尔覚得他現在眞的不会死了。他眼泪汪汪地說：“原諒我吧，裘娜！”

在这三四天里，他們用了朱希姬的三四个卢比，現在裘妮娅不好意思再問她要錢了。再說，她也不是有錢人，她卖劈柴的錢都拿出来給了裘妮娅。最后，裘妮娅动了念头，想去干点什么活兒。眼看着戈巴尔要几个月才能好起来，吃飯吃藥都得花錢。

她随便干点活兒，吃飯总可以对付过去的。

她从小学会了看牛割草，这兒虽然沒有牛，她却可以割草，——街坊上多少男男女女都到城外去割草，每天有八九个安那的进項。于是，第二天清早，她替戈巴尔洗了脸，把孩子交給他，便动身割草去了。她忍飢耐渴，一直割到下午两三点鐘，接着又把草拿到市場去卖，黃昏时才回到家里。晚上，戈巴尔睡的时候她才能睡，戈巴尔醒的时候她也得醒；可是，她虽然干了辛苦的活兒，她的心里却覚得輕松愉快，好像坐在秋千架上唱歌一样。到割草地点去的路上，她跟同伙的男女互相嬉戏，割草的时候大伙兒也有說有笑。他們不嘆命苦，也不怨时运乖舛。她覚得自己在过着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在为自己的亲人作最艰巨的牺牲，在独立自主地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而她的全身都籠罩着这一切善举的光芒。她在体会着一个孩子能够自己站立以后拍手嘻笑的幸福，仿佛她的心里突然涌出了一股欢乐的源泉。她的心灵既然健康，身体为什么会不健康呢？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她仿佛从一場大病里恢复了元气似的，她的四肢現在不惟强壮有力，而且灵活柔軔，脸上的菜色消逝了，煥發着紅潤的光采。她的青春本来在幽閉的小屋里受尽了屈辱和摧残，現在受到清風吹拂、和日照射之后，仿佛枯枝上又發出了一片新綠。現在她对任何事情都不会生气。从前听到孩子哭一两声她就覚得厭煩，現在她的耐心和爱情仿佛都沒有極限了。

另一方面，戈巴尔的伤势虽然在一天天地好起来，但他的心情却有些郁郁不乐。当我們亏待了自己的亲人，以后我們又遭遇到什么厄难，要鼓起勇气来尝試它的辛酸的痛苦时，我們的灵魂会因此开始覚醒起来，准备懺悔过去的恶行的。戈巴尔正是为了这种懺悔而心緒不宁。今后他的生活形态将会完全改变，要

用柔和来代替残暴，要用謙逊来代替傲慢。他現在才明白帮助别人的机会是难于得到的，往后他决不会錯过这种机会了。

28

康納先生認为工人們的这次罢工是完全不对的。他經常都想法跟人民保持联系，把自己看作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上次的民族运动中，他表現得热情磅礴，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要領导人物，而且坐过两次监牢，損失了成千成万的金錢。即便是現在，他也还随时准备听取工人們陈述不滿的意見；可是，要他把糖厂股东們的利益置之不顧却是办不到的。如果他的高尚的情操受到感动，他是願意放弃自己的利益的；但要他不保护股东們的利益，那却是不合情理。这是生意买卖，不是施舍，不能把一切都分給工人。他曾經向股东們保証，这种生意每一百卢比可以賺十五到二十个卢比，这样才拿到了他們的錢。如果他們一百卢比連十个卢比也賺不到，他們一定会把董事們，特别是把康納先生当作騙子看待。再說，他自己的薪水怎么能减少呢？跟别的公司比較起来，他自己的薪水算是訂得很低的了，每月只拿一千卢比。他也拿一些佣金；但他拿这么多錢，他也担負起管理糖厂的責任呀。工人們只用一双手干活，董事們却用自己的智慧、知識、才能和威望来进行工作。这两种力量的价値是不可能相等的。工人們应該知趣一些：現在正是不景气的年月，四处都有失業現象，人力变得很賤。他們的工資即使减少四分之一，也应該覚得心滿意足才是。眞正說起来，他們也是心滿意足的。过錯不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是傻瓜，太老实了。这是翁卡尔·納

斯和米尔扎·庫尔謝德玩弄的詭計。这帮家伙不过貪圖一点兒金錢和名誉，就把可怜的工人当作傀儡，他們不想想，为了他們的玩笑会有多少家庭遭到破灭！翁卡尔·納斯的报紙銷路不好，他康納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今天他的报紙有了十万訂戶，他因此賺了五十万卢比，那他是不是仅仅留下自己的生活費用，把剩余的錢都分給报館的工作人員呢？眞是从何說起！还有那位隐士米尔扎·庫尔謝德，也一度是个百万富翁，雇用过成千上万的工人，那时候他是否也只要自己的生活費用，别的一切都分給工人呢？憑那点生活費用，他能够跟英国女人調情，跟大官們交际往来，能够每月喝几千卢比的酒，每年到法国和瑞士去旅行嗎？如今他倒被工人們的境况深深打动了！

康納对这两位領导罢工的人是不在乎的，他們的动机是否純正，完全値得怀疑。他对莱易老爷也不在乎，莱易老爷常常在他面前唯唯諾諾，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肯帮他的忙。在他的熟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的不偏不倚的見解使他完全信服，这个人就是梅达博士。可是，自从梅达跟瑪尔蒂越来越亲密，在康納眼里梅达的声誉便一落千丈了。瑪尔蒂是康納多年的意中人，但康納总是把她当作一个玩物。用不着說，这个玩物他是極其珍爱的，这个玩物遺失了，破坏了，或者給人夺去了，他都会大哭一場，而他也的确哭过了。不过，她始終只是一个玩物。他从来沒有信任过瑪尔蒂，瑪尔蒂也無法透过他的享乐的外表鑽到他的心里去。若是瑪尔蒂自己提出要跟他結婚，那他是不会接受的，他会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他也像别的許多人一样有着两副面孔：一方面是牺牲、仁爱、帮助别人，另一方面却是自私、享乐、作威作福。很难說哪一副面孔是他的眞正面孔。也許他的灵魂的崇高的一半包含着服役和仁慈，卑微的一半則包含着自私和享

乐吧。可是，崇高和卑微之間却常常發生斗爭，而卑微的一半以其激慢和固执，往往战胜了温文沉靜的崇高的一半。他的卑微使他傾向瑪尔蒂，他的崇高又把他引向梅达；然而，他的崇高現在却跟卑微融合在一起了。他無法明白，像梅达那样的空想家，怎么会迷上了瑪尔蒂这样一个放蕩、享乐的女人。他虽然費尽心机，也無从証明梅达迷上瑪尔蒂是受了欲念的驅使，有时他甚至怀疑瑪尔蒂有着另外的一面，他看不到这一面，或者是沒有能耐看到这一面。

他把正面反面都加以考虑之后，断定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梅达能够給他一些啓示。

梅达博士是个醉心于工作的人，每天半夜里才睡覚，天还沒亮就起床。無論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有办法挤出时間来做。玩曲棍球，参加大学里的辯論，参加农村工作的組織，或者在某某人的婚礼上祭神，一切的事情他都热爱，而且有时間去做。他也在报紙上写写文章，而且几年来都在写一本哲学巨著，現在已經快要完成了。就在这时候，他也在作一种科学游戏：他坐在自己的小花园里，在植物的幼苗上試驗电流的感应力。最近他曾在一个科学集会上証明，利用电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間內促使农作物生长，而且产量可以增加，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使其他植物迅速生长。这些日子，每天早晨他都要花費两三个鐘头来作这种試驗。

他听了康納的訴說，态度严峻地看了康納一眼。"为了要納税，难道就必須減低工人的工資嗎？"他說。"你应該向政府陈述。政府若是不理睬，也不能把納税的負担轉嫁到工人身上。难道你以为，你給了工人那么点工錢，从中減掉四分之一对他們也不会有什么妨害嗎？你的工人都是住在貧民窟里——肮脏而又

發臭的貧民窟里，你只消在那兒待上一分鐘，就会覺得噁心。他們穿的衣服，你甚至不願意拿来擦皮鞋，他們吃的飯，你的狗也不肯吃。我跟他們一塊兒生活过。你是在把他們的面包搶过来塞滿你的股东們的肚皮……”

“可是，”康納忍不住說，“我們的股东幷不都是富翁。有好多人把他們的全部家产都交給了糖厂，除了糖厂的股息，他們的生活是沒有別的倚靠的。”

“在商業上有股份的人，总不致于穷得只把股息当作生活唯一的倚靠吧。”梅达回答时的神气，仿佛是認为康納的辯解沒有絲毫价值。“少得一点股息，他可能会少雇一个佣人，或者少吃点黃油和水果，但他总不会光着身子或者餓着肚皮的。在劳动中消耗自己的生命的人，比起仅仅出点錢的人該享有更多的权利。”

以往翁卡尔·納斯曾經說过这一番話，米尔扎·庫尔謝德也对他作过这样的忠告，甚至他的妻子戈文廸也一味偏袒过工人，但是康納幷不把这些人看在眼里，現在听到梅达亲口說出这样的話，他才信服了。他認为翁卡尔·納斯是自私自利，米尔扎·庫尔謝德是不負責任，戈文廸是無足重輕，可是梅达的談話里却含蓄着道义、才学和温柔敦厚的力量。

“这事情你也征求过尊夫人的意見嗎？”梅达忽然問他。

“嗯，問过。”康納难为情地說。

“她有什么意見？”

“跟你一样。”

“果然不出我所料。可是你把她看得無足輕重哩。”

刚好这时候，瑪尔蒂来了，她一看見康納就說：“好，你也在这兒？我今天約梅达吃飯，一切亲自动手，請你也去。我会請求

戈文廸女士不要对你兴师問罪。"

康納感到惊奇。瑪尔蒂居然亲手燒飯了！瑪尔蒂！就是那个从来不肯自己穿鞋，从来不肯自己开电灯，一生只知道寻欢作乐的瑪尔蒂！

"如果你亲自动手，我一定領受。"他微笑着說。"我从来沒有想到，你在烹飪艺术上也是一个能手。"

"我是在他的不断影响之下才学会的。"瑪尔蒂落落大方地說。"他的吩咐怎么好推托呢？男人是神嘛！"

康納很滿意这句諷刺的話，他朝着梅达挤挤眼睛。"在你看来，"他說，"男人并不是这样值得尊敬的呀。"

瑪尔蒂并不覚得难为情。她懂得这个暗示的意义，用充滿热情的声調說："但是，現在我覚得男人可敬了，因为他比我所認識的男人好得多。男人多么美妙，男人的心腸多么温柔啊……"

"别这样，瑪尔蒂，"梅达显出一副求饒的样子瞅着瑪尔蒂說，"可怜可怜我吧，要不我只好溜掉了。"

近来瑪尔蒂無論跟誰見面，总得过火地夸讚梅达的好处，正如一个新入門的弟子总是随处鼓吹自己的新信仰一样，是不是得体也顧不上了。而可怜的梅达，心里却一直覚得不好意思。他很高兴听到严峻、尖刻的批評，但当他听到别人讚揚自己时，他却好像傻了一样，嘴巴微微撅起，仿佛别人諷刺了他的严重缺点似的。瑪尔蒂又不是那种安于內心生活的女人，她只能过外向的生活，从前是这样，現在也是这样，行为是这样，思想也是这样。什么事情她都不能藏在心里。正如有了一件漂亮的紗丽她就急于要把它穿上一样，她心里有什么美妙的感受时，她不把它表达出来也無法得到安宁。

瑪尔蒂走近一些，手搭在梅达的肩上，仿佛是在保护他似的

說："好吧，别溜掉，我什么話也不說了。看起来，你是更喜欢别人責备你的。那你专門听責备的話吧。康納，这位先生在对我設下爱情的陷阱……"

从那兒可以淸淸楚楚地看見糖厂的烟囪。康納正在往那个方向凝視。那烟囪高聳入云，就像康納的紀功碑似的。康納的眼睛里閃着驕傲的光芒。現在他得到糖厂的公事房去，因为糖厂里要举行一个紧急董事会，他得向董事們說明目前的情况，同时提出解决問題的办法。

可是，烟囪附近为什么有烟呢？仔細一看，整个天空都給輕汽球一样的烟布滿了。大家都惊惶地朝那兒看。会不会是失火呢？看样子是失火了。

忽然，前面的路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朝着糖厂的方向跑去。康納站起来大声問道："你們到哪兒去呀？"

"嘿，糖厂失火了，你沒看見？"有一个人停下来說。

康納跟梅达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瑪尔蒂急忙进屋去穿上鞋子，連嘆息和埋怨都顧不上了。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在危急的时候，我們的知覚往往会变得麻木的。康納的汽車原来就停在那兒，三个人慌慌张张地坐到汽車里往着糖厂疾駛而去。到了十字路口，看見全城的人都在朝糖厂涌去。火有着吸引人的魔力。汽車無法前进了。

"保了火险沒有？"梅达問道。

"哪兒啊，老兄，"康納深深地嘘了一口气，"現在还在公文往来哩。誰知道这一場灾难就会落到头上啊。"

他們三个人讓汽車搁在那兒，从人縫中挤到糖厂面前，只見一片火海滿天横流，疯狂的火浪一个接着一个，张牙舞爪地仿佛

想要把天空也吞下去。火海的下方烟雾瀰漫，仿佛浸透了烏烟的五月[①]的浓云降到了地面一样。它的上面，好像矗立着一座巔巍巍的、摇晃不息的喜馬拉雅火山。糖厂的围場里拥挤着成千成万的人群、警察和消防队員；可是，面对着那恐怖的火，大家都好像無能为力了。消防队浇的水仿佛是給那火海解渴似的。砖头烧紅了，鋼鉄的横梁烧紅了，溶化了的糖像大水一样一股一股地往着四方流去。甚至地面也冒出了火焰。

还在远处的时候，梅达和康納都覚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鬧而不去帮忙救火，可是現在他們也知道了，除了看热鬧，的确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要走到离糖厂的墙五十碼以內的地方，生命都会有危险。砖塊和石头發出碎裂的声音，碎片一塊一塊地崩起来。遇到風往这边吹的时候，人們就四散奔逃。

他們三个在人群后面站着，一点也不知道該怎么办。火灾到底是怎么發生的？为什么蔓延得这样快？难道最先沒有人看見？或者是明明看見了也不想法扑灭？他們每个人的心里都發生这样的疑問，可是去問誰呢？糖厂的工作人員是一定有的，但在那么多人里要找到他們却很困难。

忽然間，火焰給一陣狂風压低了，往着这边躥过来，好像海里卷起了浪潮一样，人們都慌慌张张地逃跑，互相推挤，倒在别人的身上，看样子就像有一头獅子扑了过来似的。火焰仿佛有了生命，也有了知觉。仿佛有一条巨蟒在用它的一千张嘴吹着火焰。在这一場拥挤中，不知有多少人被踩在地下。康納絆了一跤，瑪尔蒂要不是有梅达用双手抓住，准也会給踩在地下的。他們三

---

① 印历五月，正是雨季。

个走到院墙附近一株罗望子树下停下来。康納带着一种茫然而专注的神情，不断地凝望着糖厂。

“你沒有受重伤吧？”梅达問他。

康納什么也沒有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糖厂。他的眼睛里現出一种困惑不解的空漠的神情。

“站在这兒沒有什么用。”梅达抓住他的手說。“我怕你受了重伤，我們回去吧。”

“这是誰搗的鬼，我完全明白。”康納望着他，仿佛梦囈似的說。“要是他們对这件事感到滿足，願老天爷保佑他們吧，我一点不在乎，一点不在乎，一点不在乎！我要是高兴，馬上可以照样开办一个新厂，哼，照样开办一个眞正的新厂。这帮家伙把我看成了什么人？要知道，不是糖厂办我，是我办糖厂。我还可以再办一个。不过，我要叫那搗鬼的人破产。我完全明白，样样都明白。”

梅达看看他的脸，又看看他的举动，有点慌乱地說：“走吧，我送你回去。你的身体不好。”

“我的身体不好！”康納哈哈大笑。“是为了糖厂失火嗎？这样的糖厂我馬上可以办起来，我的名字叫康納，錢德拉·普拉卡什·康納！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这个糖厂了。第一个厂我們給了股东們百分之二十的股息，我尝到了甜头，才办了这个厂。这厂里的資金有一半是我的。我把銀行的二十万卢比都投进去了。一个鐘头以前，不，半个鐘头以前，我是一个百万富翁。百万，一点不含糊；可是現在，我是一个自得其乐的穷光蛋，——不，是一个破产者！我得拿出二十万卢比来还給銀行。我住的房子，現在不是我的了，我使用的餐具，現在也不是我的了。銀行会把我赶出来。原先到处讓人羡慕的康納，現在已經完蛋了。

現在我在社会上沒有什么地位了，我的朋友不会信任我，而会把我当作怜悯的对象。我的敌人們将不会妒嫉我，只会嘲笑我。你不知道，梅达，我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我賄賂了别人多少錢，又受了别人多少賄賂啊！农民的甘蔗过秤时，我雇的是什么样的人，用的是什么样的假秤啊！說了这一大篇又有什么用呢；可是，康納不会这样潦倒落魄地活下去的。不管事情如何，人們愛笑由他們笑，愛罵由他們罵，朋友愛嘆惜只管嘆惜，康納是不会活下去，不会亲眼去看，不会亲耳去听的。他不是一个無耻之徒！"

这样說着的时候，康納两手捶着脑袋，大声地哭起来了。

"康納，你想开一点吧。"梅达把他攬在怀里，用凄慘的声調說。"你是个明白人，心地不該这样偏狹。一个人靠着財富得来的尊敬，并不是对他自己的尊敬，而是对財富的尊敬。你虽然穷了，还是可以得到朋友的信任，也可以得到仇敌的信任的；尽管那时候不会有人再是你的仇敌。走，回家去吧，休息一会兒你的心境自然会平静下来。"

康納什么話也沒有回答。三个人到了停放汽車的十字路口，十分鐘以內就到了康納的家。

康納下了車，声音平静地說："汽車你开去吧，我現在用不着它了。"

瑪尔蒂跟梅达也下了車。

"你去好好躺下吧，"瑪尔蒂說，"我們坐一坐，聊聊天；回家用不着这样急。"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請你原諒吧，瑪尔蒂！"康納感激地望着她，哽咽着說。"你和梅达，現在除了你們，我在这世上再沒有别的朋友了。希望你不会看不起我。也許再过几天，这

所房子也得出手。命运多么折腾人啊！”

“老实告訴你，康納，”梅达說，“你在我的眼里从来沒有像今天这样体面过。”

他們三个人走进房間里去。戈文迪听到开門的声音，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們是从那兒来嗎？”她問。“大师傅①带来了非常不幸的消息哩。”

康納的心里涌起了一陣强烈的、不可抑止的激情，他伏在戈文迪的脚边，用泪水洗着她的脚，泣不成声地說：“是啊，亲爱的，我們破产了！”

他那微弱、絕望、受了創伤的灵魂在热切地盼望着撫慰，盼望着那种浸透了眞摯爱情的撫慰，好像一个病人，分明已經奄奄一息了，但依然用充滿希望的眼睛瞅着医生的面孔。同一个戈文迪，他常常欺負她，侮辱她，常常亏待她，总是把她看作生活的累贅，总是希望她快些死去的戈文迪，而今仿佛在用她的衣裙兜着祝福和慰借来奉献給他，仿佛只有在她的脚边他才能找到自己的天堂，仿佛她只要用手擱在他那不幸的額头上就会使得他枯竭的血管里重新有血液流动起来。他在大难之中，心灵脆弱，覚得戈文迪好像在准备把他納入自己的怀抱似的。当我們乘着小船在水上游乐，我們会覚得水中的岩石危险，很想有誰能把这些岩石挖出来扔掉，但当小船复沒的时候，我們又会紧紧抱住这些岩石。

戈文迪扶他坐在一张沙發上，用温存柔和的声音說：“你心里为什么这样想不开？是为了錢嗎？錢是万恶之本，它給我們

① 指厨子。

带来什么幸福？从清早到半夜，一桩桩麻煩事兒沒个完，——簡直是灵魂的毁灭！孩子想跟你講講話也办不到，你連写信給亲戚的工夫都腾不出来。是不是很体面呢？体面倒是有的，因为而今的世界就是崇拜金錢的。可是，金錢对你沒有什么用处。你手边有錢的时候，人們会在你面前搖尾乞怜，手边沒有錢了，他們又会同样忠心地去向别人献殷勤，对你瞧都不瞧一眼。眞正的人是不会在金錢面前低头的。他們要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耿直、公正，有牺牲精神，有丈夫气概，他們自会尊敬你，否則就把你看作社会的掠夺者，掉过脸去不睬你，反而会变成你的敌人！我沒有說錯吧，梅达琪？”

“說錯？”梅达仿佛从一場好梦里惊醒过来似的說。“您說的这番話，世界上的伟人們在領略了生活的眞諦以后也曾經說过。这才是生活的眞理。”

“有錢的人到底是什么人，还沒有誰想过。”戈文迪轉过去对梅达說。“我想就是那种靠自己的手腕来愚弄别人的人……”

“不，戈文迪，”康納插嘴說，“要賺錢还得有教养，单憑手腕是賺不了錢的。还得有牺牲的精神和刻苦的精神。那一片虔心也許連神灵都会感动的。金錢是我們的身心和智慧的一切力量的总和。”

“我承認，为了賺錢，的确需要很大的刻苦精神，”戈文迪不想拂逆他的意思，用折衷的語气說，“不过，我們把金錢看作生活中那么重要的东西，其实它本身是沒有这么重要的。我很高兴，你已經摆脫了这种累贅。現在你的孩子将会成为眞正的人，不会是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人了。生活的幸福是在使别人也变得幸福，而不是去劫掠别人。說来你别見怪，直到現在你的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享乐。命运捉弄你，使你抛弃了那种虛伪

的幻想，替你打开了通向更崇高更純潔的生活的道路。如果走上这条道路会有什么痛苦，这种痛苦也是值得欢迎的。你干嗎要把这看作灾难，干嗎不把它看作你已經获得反抗非正义行为的机会了呢？我覚得，与其做一个压迫者，倒不如做一个被压迫者来得崇高。我們若是失掉了金錢而能够得到自己的灵魂，这代价并不算高啊。难道你忘記了，一个为正义而战的小兵在战斗中会感到什么样的驕傲和喜悦嗎？”

戈文迪的焦黄的脸上閃耀着激情的光芒，仿佛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而她隐藏着的全部痛苦也在这些話語里傾泻出来了。

梅达一直在用崇敬的眼光瞅着戈文迪。康納低着头，竭力把这一番話当作神明的启示。瑪尔蒂則在心里感到羞愧。戈文迪的思想多么超脱，她的心灵多么博大，而她的生活又是多么光彩夺目啊！

29

諾哈莉不是那种施恩不望报的女人，她要是帮了别人一点忙，就会尽力吹嘘，而且要想尽种种方法来借此猎取更高的声誉。这样的人往往求名不成，只会出乖露丑，落得一个坏名声。不帮助别人并不是丢脸的事情。也許是自己沒有那种意願，或者是缺少那种能力，誰也不会因此責怪我們；可是，如果我們帮助了一个人而要他感謝我們的恩情，那么，我們帮助的这个人就会变成我們的敌人，而且要把我們的恩情一笔勾銷。同样的帮助，若是帮助的人把它藏在心里，那是一桩善举，若是把它挂在嘴

上，那是一桩恶行。

諾哈莉在村里逢人便說：“可怜何利的日子挺艰难，为了嫁个閨女，本来要把田地抵押出去。我見了他这般光景，起了怜憫之心。丹妮娅我是看不惯的，那賤妇眼里沒有人，好像她的两只脚不是踩在地上似的。可怜何利却急的瘦得不像人。我心想，在这节骨眼上帮他一把吧；人总得像个人样呀。再說，何利也不是什么外人，不管你認不認，他还是你的亲戚哩。这样我才拿出錢来，要不然，而今閨女还在家坐着哩！”

丹妮娅是受不了这种冷言冷語的。难道那笔錢是施舍的嗎？好一个施舍的人！放債人要利息，你也要利息，这有什么恩情呀。你要是借給别人，不要說利息，連本錢也捞不回来。我們借了你的錢，只要手边有了就会还給你。我們吃了你家的苦头，压根兒沒有提起过。本来村里沒有哪家讓你上門，是我們使你成了体面人，使你有了身分地位的。

夜里，已經十点多了。五月的烏云籠罩着天空，村里一片漆黑。何利吃了飯，抽过烟，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薄拉忽然来到他的面前。

“日子过得怎么样，薄拉大哥？”何利問道。“既然要在这村子里住，干嗎不单独修一間小屋？村里人說的那些閑言閑語，莫非你喜欢不成？說来你别見怪，我跟你是亲戚，所以听不得别人講你的坏話，要不然，那跟我有什么相干？”

就在那时候，丹妮娅端着一杯水来搁在何利的床头。听見何利的話，她說：“要是碰到别的男人，准会把这賤妇的脑袋割下来。”

“干嗎講些不三不四的話呀，把水擱下，睡觉去。”何利斥責她說。“要是你今天做下不正經的事，那我也要把你的脑袋割下

来？你肯讓我割？”

“你妹妹才会做下不正經的事，”丹妮婭把一滴水洒在他身上說，“我干嗎要不正經！我講的合情合理，你倒要开口駡人。想来你是吃慣了甜头吧。一个男人，任随老婆胡来一陣，自己只是瞪眼看着，毫無办法，这样的男人我可不管他叫男人。”

何利心里覚得不好意思。薄拉是来向他訴苦的，丹妮婭反而对薄拉發作起来了。他有点生气地說：“你总是那么任性，自己要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对你簡直沒办法。随便說說你就不高兴。眞是！”

丹妮婭从来是不会奉承人的，她說：“女人打破了油瓶，讓火烧了房子，男人都能忍受；可是，她要做了不正經的事，沒有一个男人忍受得了。”

“你說得挺对，丹妮婭！”薄拉用悲慘的声音說。“我自然应該把她的脑袋割下来才是；不过，我而今沒有那样的丈夫气概了。你去劝劝她吧，我什么法子都想过了，不頂事。”

“旣然沒本事管住女人，当初又何必娶亲呢？是为了落得这样可怜嗎？莫非你是想到她来了会替你捏脚，替你装烟，你生病时会侍候你嗎？要一个女人做到这些事情，只有你跟她像小两口似的恩恩爱爱才行。我眞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看見她就給迷上了，总得要看看她是什么样的性情，什么样的派头啊。你倒像是一只餓慌了的豹子，馬上扑过去了。現在你要想做人，只好用一把扎刀把她的脑袋割下来！大不了是給絞死，給絞死也比这样可怜地活着好些。”

“你劝我这样嗎？”薄拉有些激动起来了。

“嗯，我劝你这样。”丹妮婭說。“你也不会活上一百五十岁，就当你只活到現在这把年紀得了。”

这时候，何利对丹妮娅大声駡道："閉嘴，别装得好像只有你自己是个正經女人。連一只鳥兒也不能硬把它关在籠子里，何况是人！"接着他对薄拉說，"把她丢开吧，薄拉，就当她已經死了，你去跟自己的孩子們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吃两頓清閑飯，敬敬神。年青人的欢乐对你已經过时了。这是个浪蕩女人，你从她那兒什么欢乐也得不到，有的只是羞辱和妒嫉。"

要薄拉撇开諾哈莉？办不到！这时候諾哈莉也仿佛在用那恶狠狠的眼光瞪着他哩；可是，不，薄拉現在得把她撇开，讓她去自作自受吧。

泪水涌上了薄拉的眼睛。"何利大哥，"他說，"我为这女人吃了多少苦，只有我自个兒知道。为了她，我才跟卡姆达打了架。命中注定我到了这把年紀还得背上个臭名。她天天都在挖苦我，說我的女兒跟人家私奔了。我的女兒私奔了也好，逃跑了也好，可她是跟自己的男人住在一起，是跟他同甘共苦的伴兒。像她这种女人我可从来沒見过，跟别人有說有笑，看見我就把嘴巴鼓得像油壶一样。我是一个窮光蛋，每天干苦活只能挣三四个安那，哪兒有錢来买奶酪魚肉和糖果呀？"

薄拉从这兒回家的时候，發誓說他吃了太多的苦头，現在要跟兒子們去住了；可是第二天清早，何利却看見薄拉正从杜拉梨的鋪子里买了烟叶出来。

何利覚得不好叫他。一个人处在無能为力的境况里，的确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回到家里以后，何利对丹妮娅說："薄拉还在这兒。諾哈莉好像眞对他玩了什么法术哩。"

"那一个是怎么不要脸，这一个也一样不要脸。"丹妮娅皺皺鼻子說。"这种男人眞該羞死。現在他那种自高自大的派头到哪兒去了呢！裘妮娅到我們家来的时候，他拿着一根棍子到处

找她，說是丢了体面。現在体面不丢了！”

何利同情起薄拉来了。可怜他在这个蕩妇的影响之下，把自己的一生都給毁了。扔下她走吧，那又怎么办得到呢？像这样子扔下一个女人走掉难道是容易的事情嗎？他在那边，这个賤人也不会讓他清清靜靜地过日子的。有时候她会告到长老会，有时候她会問他討吃的穿的。現在只有村里的人們知道这事情，沒有人会随便說話，要說也不过是低声細語。到了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說薄拉不对，会說男人遺弃了女人，叫那可怜的女人怎么办。一个坏男人可能杀死自己的妻子，一个坏女人却会讓自己的丈夫丢尽脸面。

两个月以后，村里传开了一个消息，說諾哈莉用鞋子在薄拉的头上狠狠打了一頓。

雨季結束了，农民們都在准备播种春季作物。何利的甘蔗被迫卖以后，今年他沒有錢买甘蔗苗，所以沒有种甘蔗。同时，他駕犁的那对耕牛，右边的一头已經衰老了，不新买一头是無法干活的。普妮婭的一头耕牛又跌在水沟里死掉了，因此事情更加棘手，只好在普妮婭的地里耕一天，又在他自己的地里耕一天。結果两边的地都沒有耕好。

何利扛着犁下地去了，可是心里老是惦着薄拉。他一輩子还沒有听見过一个女人竟会用鞋子打丈夫的事情。別說用鞋子打，就是使拳头或者打耳光的事情他也追忆不起来；可是今天，諾哈莉却用鞋子打薄拉，而人們都在旁边看热鬧。可怜的薄拉要怎样才能摆脫那女人的羈絆啊！現在他眞該去跳河。一个人的生活里若是除了耻辱和悲哀就沒有別的东西，那他还是死了好些！薄拉死了以后，会有什么人哭他呢？他的两个兒子虽然会举行丧葬仪式，但那不过是为了面子，誰的眼睛里也不会有泪

水的。一个人受了欲念的支配，竟会这样毁了自己的一生！既然連一个哭丧的人都沒有，那么，生又有什么眷恋，死又有什么可怕呢？

一方面是这个諾哈莉，另一方面是那个"恰瑪尔"女人西里雅。無論从相貌談吐来看，西里雅都比諾哈莉强十万倍！如果西里雅願意，她尽可以再和两个男人勾搭，像貴妇人一样炫耀自己；但她还是忍着飢餓，干着粗活，对瑪塔丁忠貞不渝，而那無情無义的家伙却一点不理睬她。丹妮婭若是死了，說不定今天他何利的处境也会跟薄拉一样。

一想到丹妮婭的死，何利不覚打了一个哆嗦，而丹妮婭的形影——虔誠与牺牲的女神的形影，也就在他的想像中浮現了：她說話刻薄，心腸却軟得像一团蜡；为了一个銅板她可以舍出性命，但是为了維持体面，她捐弃了全部家产也不可惜。年青的时候她也是一个美人，諾哈莉在她的面前算得什么？她走路的姿态像一位皇后，看見她的人都舍不得把眼睛移开。那时候巴泰西瓦里和金古里·辛还是年青小伙子，他們两人看見了丹妮婭就把手擱在胸前，不停地在他家門口轉来轉去。何利曾經监視过他們，但他沒有發現任何可以挑剔丹妮婭的地方。那些日子家里吃飯很困难。下了霜，田里連稻草都收不了。人們只好吃野生的李子度日。何利不得不到灾民收容所去干活，每天挣七个派斯。丹妮婭独自一人住在家里，可是誰也沒有看見过她跟任何一个花花公子眉来眼去。有一次巴泰西瓦里說了几句話逗她，她把他罵得狗血噴头，甚至現在巴泰西瓦里也还忘不了。

忽然，他看見瑪塔丁正朝着他走来。这样一个心腸狠毒的人怎么也会点上朱砂印，好像眞是神的信徒似的。一个披着人皮的豹子！这样的婆罗門会有人敬他？

“右边那条牛太老了，何利。”瑪塔丁走到他跟前說。“这次屋水恐怕經不起了。买这条牛有五年了吧？”

“什么五年，买了有八年了，老兄！”何利把手擱在那头牛的背上說。“我心里眞想讓它退休了，可是，庄稼人和庄稼人的牛，只有閻王老爷讓他們退休，他們才能退休啊。每逢我把軛駕到它脖子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心疼。可怜它一定会想：‘現在还不讓我歇歇啊，莫非硬要我这一把骨头去拉犁嗎？’可是，我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你过得怎样？現在身体可好？”

一个月以来，瑪塔丁都在害着瘧疾。有一天，他的脉搏甚至停止了跳动，而且已經把他从床上抬下来了。自从那时候起，他心里就有一种念头，認为是因为他虐待了西里雅，才会受到这种懲罰。当他把西里雅从家里攆出去时，她正在怀孕，可是他一点也不怜惜她。她虽然挺着一个大肚皮，却一直在干着粗重的活兒。若不是丹妮婭同情她，那她一定死了。她不能干活的那些日子，她的生活該有多么艰难啊！現在他心里感动，觉得过意不去，才跑来找何利，想要何利把两个卢比轉交給西里雅；如果何利答应轉交，那他就感激不尽了。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交給她？”何利說。

“别打發我到她跟前去吧，何利大爷！”瑪塔丁愁惨地說。“我有什么脸去見她？我也怕她一見我的面会駡我一頓。你可怜可怜我吧。現在我还不能多走路；可是，为了这点点錢，我却跑了一两哩路到一个主顧家去来着。自己作的孽，我算是受够报应了。做一个婆罗門眞不自在啊，暗地里無論做什么罪过的事情，誰也不会說話。在人們的眼前可不能做，要不然，家族的名声就会蒙上污点。你劝劝她吧，大爷，我有得罪她的地方，請她原諒。这种宗教簡直把人捆得透不过气来。我們在这个社会里出生、长

大，只得遵守这个社会的体統。别的任何人失掉种姓，不会有什么特别害处；婆罗門要是失掉了种姓，那他的一切都完蛋了。婆罗門的信仰是他的祖上世世代代挣来的荣誉，他就是靠着这种荣誉吃飯的。这次为了我和西里雅的倒楣事情，我已經損失了三百卢比。如果我不要这个种姓，那我無論什么事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做。要是說，一个人需要尽某种社会义务，那他也需要尽某种个人的义务；尽了社会的义务他会受到社会的尊敬，尽了个人的义务他却会得到神的宠爱。”

晚上，当何利战战兢兢地把那两个卢比交給西里雅时，西里雅仿佛覚得她自己蒙受的苦难已經得到了报償。悲哀的重担她自个兒可以承当，巨大的幸福她却不能一个人消受。她应該把这个好消息說給誰听呢？她跟丹妮婭是無法說知心話的，村里又沒有别的人跟她保持亲密的情誼。她在渴望着能有一个人分享她的欢喜。她想起索娜沒有出嫁时是她唯一的女伴，便急不可耐地要跟索娜見面。可是这一夜怎么熬过去呢？她的心里仿佛起了一場風暴似的。現在她不是孤另無助的人了，瑪塔丁又爱上她了。在人生的途程中，現在展現在她面前的不是黑暗陰森的、张着大口的深渊，而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草地上有流水淙淙，还有小鹿嬉戏。她那冷却了的爱情，今天又变得狂热起来了。多少次，她曾經在心里用極其刻毒的話語咒駡过瑪塔丁，現在她要請他饒恕。他在全村人的面前使她受到羞辱，的确是一个大错。不过，她是个“恰瑪尔”女人，出身微賤，对她来說是沒有什么妨害的，只要她今天拿出一二十个卢比来，請教族里的人吃頓飯，她又会被准許回到教族里去的。可怜他瑪塔丁，却是一輩子都失掉种姓了。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受人尊敬了。她自己在盛怒之下，竟然那么沒有理性，当着人們揭露了他的爱

情的秘密！他是因为失掉了种姓，心里有气，可是她呢，难道是給鬼迷住了嗎？要是她回到自己的娘家去，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家里是不会有人把她捆起来的。人們崇敬瑪塔丁，是因为他信奉教义，既然他的信仰已被破坏，难怪他要把西里雅恨入骨髓了。

片刻以前，她覺得一切过錯全都在瑪塔丁的身上，而現在一切过錯都是她自己的了。好心自有好报啊。她把孩子偎在怀里，久久地撫愛着。現在她看見孩子，不会感到羞愧和憂伤了。現在孩子不仅仅是她怜爱的对象，她也有权利对孩子表現十足的母愛和做母亲的驕傲了。

八月的銀白的月光，像一支甜蜜的歌曲似的撫慰着大地。西里雅走出了屋子，要到索娜那兒去报告这快乐的消息。她再也按捺不住了。

天刚黑，大概还可以找到一只小船。她加快了脚步，走到河边一看，小船在对岸，船夫却不見踪影。月亮溶在水里，仿佛在順水流去。她站在岸边沉吟了一会兒，接着便走进水中。河里的水想来不会深到哪兒去：跟她心里激蕩着的幸福的海洋比起来，这条河又算得什么呢！

一开始河水只淹到她的膝盖，接着淹到她的腰部，最后竟淹到了她的脖子。西里雅覺得害怕：会不会給淹死呢，会不会踩到陷坑里去呢？但她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往前移动脚步。她到了河的中流。死神在她的眼前舞蹈着，可是她并不慌乱。她是会泅水的。童年的时候，她在这条河里不知道泅过多少次，总是要不了多久就泅到对岸去了。她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但她覺得水已經浅一些了，用不着害怕了。她急急忙忙地涉过河，上了岸，擰干自己的衣服，冷得哆哆嗦嗦地往前走去。四周是一

片静寂，豹子的叫声也听不見。跟索娜会面的甜蜜的想像，使她走起来像飞一样。

可是，等她到了那个村庄，她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該到索娜的家里去了。索娜的丈夫瑪圖拉会怎么說呢？他家里的人会怎么說呢？索娜也会生气，怪她为什么在这样深更半夜的时候跑来。

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农民們都是天一黑就睡覚的。現在整个村庄都已經入睡。瑪圖拉家的門关上了，西里雅沒法叫門。人們要是看見她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服，会說些什么話呢？門口的火塘里还有火光閃爍，西里雅坐在火塘边，开始烤着自己的衣服。

忽然門开了，瑪圖拉走到外面来喝道：“嘿，火塘边坐的是誰呀？”

西里雅連忙把紗丽的边緣拉上去遮住头部，走到他的跟前說：“是我，西里雅。”

“西里雅！半夜三更你怎么来的！家里的人都好嗎？”

“嗯，都好。是我心里不安，想来看看你們大家。白天沒有空。”

“那你是涉水过来的？”

“要不怎么过来？水可不浅哩。”

瑪圖拉領她到里面去。走廊上一片漆黑，他抓住西里雅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西里雅用力一掙，抽出自己的手，怒气冲冲地說：“当心，瑪圖拉，你要是逗引我，我会告訴索娜的。要知道，你是我的妹夫！看样子，你对索娜不忠心。”

“你也太狠心了，西里雅！这时候有誰看見？”瑪圖拉用手抱着她的腰說。

"难道我比索娜长得漂亮？你娶了这么一个美人兒，还不称赞你的运气，居然想学蜜蜂一样！我要对她說了，她准会不理你。"

瑪圖拉并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也爱索娜。这一次是因为单独在黑暗之中，西里雅的青春容貌使他一时心里把持不住。听到西里雅的一番劝誡，他清醒过来了。他放开了西里雅。"我伏在你的脚边，西里雅！"他說。"别对她提起这事情。現在随你高兴怎么罰我吧。"

西里雅可怜起他来了。她輕輕地在他脸上打了一个耳光。"就这样罰你，"她說，"往后别再对我这样淘气，对别人也不行，要不然，索娜会从你手里溜掉的。"

"我發誓，西里雅，往后决不这样做了。"

他的声調里带着一种哀求的意味。西里雅的心有些慌乱了，不禁涌起一陣怜憫的感情。

"要是再做呢？"

"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西里雅的脸挨近了他的脸，两个人的呼吸、声音和身体都在顫抖。

"你跟誰在那兒講話呀？"索娜忽然嚷起来了。

西里雅退到后面，瑪圖拉往前走到天井里去。"西里雅从你家里来了。"他說。

西里雅跟着走到天井里去。

她發現索娜在这兒过得挺舒适。走廊上有一张床，床上鋪着軟和的垫褥，跟瑪塔丁的床上鋪着的一模一样。有枕头，也有被子。床下的罐子里盛着清水。月光像鏡子一样鋪滿天井。天井的一角有一个花壇，上面种着罗勒，另一边有許多捆高粱秆子

靠墙放着。中間是一捆捆的稻草，挨着稻草的是一个臼，臼旁是已經舂过的大米。土瓦屋頂上爬着南瓜蔓，而且有許多南瓜在發亮。院子另一边的棚屋里拴着一条母牛。这半边是瑪圖拉和索娜睡覺的地方，其余的人大概是睡在另一边。西里雅心想，索娜在这兒生活得多么幸福啊！

索娜由床上起来，走到天井里，但她跟西里雅拥抱时并不怎么热烈。西里雅以为，也許是因为瑪圖拉站在那兒，索娜才感到拘束；或者，說不定是現在索娜变得傲慢，覺得跟一个"恰瑪尔"女人拥抱有失自己的体面吧。西里雅的一股热劲兒好像給澆了一瓢冷水。这一次会面沒有給她快乐，反倒使她妒嫉。索娜的青春像花朵一样开放，身体也匀称、丰滿，脸上現出主妇的气派和少女的倩笑。西里雅着了迷似的盯着她看了一会兒。这就是那个索娜，那个身体干巴巴的、头髮蓬乱乱的、接連好几个月不擦头油、穿着襤褸的衣服到处走动的索娜，現在她是一家的主妇，脖子上戴着項鏈，耳朵上戴着耳环——而且是金耳环，手上戴着銀鐲子，眼睛上塗着烏烟，头髮的中縫里点着朱砂。西里雅一生所梦想的天堂就是这个样子，她看見索娜在这天堂里出現，心里就覺得不高兴。瞧她現在变得多么神气啊，她曾經用胳膊摟着西里雅的脖子，两人一同去割草，現在对西里雅却正眼也不瞧了。西里雅还以为索娜会摟着她，会稍微哭一会兒，会恭恭敬敬地請她坐下，請她吃飯，会向她問起村里和家里的种种事情，而且会把她自己的新婚生活的經历，会把那新婚之夜的欢乐情景都說給她听。可是，索娜一声不响，好像她的嘴里含着酸牛奶似的。西里雅后悔了，她不該到这兒来。

"你干嗎这么晚来，西里雅？"索娜終于粗声粗气地問道。

"我直想跟你見面，"西里雅竭力忍住眼泪說，"这么多日子

不見了，我来看看你。”

“可是，”索娜的声音变得更粗鲁了，“到别人家来串門是該在白天呢，还是該在这样华夜三更的时候？”

其实是索娜不喜欢她来。这是她跟丈夫恩爱繾綣的时候，西里雅来碍手碍脚的，就好像从她面前把一盘美味的食物夺走了。

西里雅仿佛失去了知覚似的凝視着地面，恨不得地面会裂开一条縫，好讓她鑽进去。这是多大的羞辱啊！她这一輩子曾經蒙受了許許多多的羞辱，經历过許許多多的厄难，可是，从来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像今天这根芒刺一样刺进她的心里。当糖浆是装在土罐里擱在家中的时候，再下傾盆大雨也不会对它有什么損害；但是，把它搬到外面的陽光下来晒的时候，即使一滴雨也会把它完全毁坏的。西里雅跟索娜見面时，心里的一切柔情都赤裸裸地显露出来，仿佛是张开了嘴巴，等待着承受上天降下的甘露，結果下降的不是甘露，是毒汁，这毒汁浸透了西里雅的心灵。她覚得好像被蛇咬了似的渾身在發抖。在家里餓着肚皮睡覚倒沒有什么，从筵席上給人攆走却不如跳到河里去淹死。西里雅一忽兒也不能再待下去了，她的脖子好像給人掐住，什么話也說不出来。她在琢磨着索娜的心事，想趁索娜还沒有把藏在心底的秘密說出的时候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怎么离开，用什么借口呢？她为什么不死去啊！

瑪圖拉取了厨房的鑰匙，想去弄点东西来給西里雅吃，但他呆癡癡地站住不动了。只見西里雅气喘吁吁，仿佛有一把宝劍在她头頂晃来晃去似的。

索娜認为，一个丈夫跟别人的妻子或者一个妻子跟别人的丈夫勾勾搭搭是罪大恶極的事情，她对这种罪恶是絕不能寬容

的。偷窃、謀杀、伪造，她覚得沒有一样罪恶是这么可怕。她覚得，开开玩笑并不是一桩坏事情，只要做得光明磊落；但是，偷偷摸摸地开玩笑她却認为是下流勾当。她从小就知道了許許多多的規矩。当何利偶然从市場回家来晚了一点，而丹妮娅又知道他曾經到杜拉梨的鋪子里去过——哪怕只是去买点烟草，她也会接連許多天不跟何利說話，也不干家里的活兒。有一次，她甚至因此跑回娘家去住。索娜的性情比她母亲还要激烈。她結婚以前，这种性情还不怎么明显，結婚以后却仿佛变成她的一种原則了。这样的男女，即使給剝掉皮子她也不怜惜。在她看来，除了夫妇关系之外，别的地方是沒有爱情存在的。她所謂的爱情就是夫妇之間彼此应尽的責任。再說，她是把西里雅当作姊妹看待的，她爱西里雅，信任西里雅，而今天西里雅却辜負了她的信任。瑪圖拉和西里雅想必早就勾搭上了。瑪圖拉准是在河边或者在田野里跟她相会，而今天她准是在这样夜靜更深的时候涉过河来跟他相会的。如果她沒有听見他們两人的談話，那她簡直还蒙在鼓里哩。瑪圖拉一定認为这时候家里那么靜悄悄的，正好幽会。她心里急于要知道一切底細，想揭穿一切秘密，好从中想个办法来保护自己。而瑪圖拉为什么在这兒站着呀？莫非他連一句話也不讓她說？

“你干嗎不出去？”她气势汹汹地說。“想待在这兒替她保鏢嗎？”

瑪圖拉一声不响地走到外面去了。他覚得胆战心惊，深怕西里雅把一切事情都和盘托出来。

西里雅也胆战心惊，深怕那一把搖晃的利劍会掉到她的头上。

瑪圖拉走了以后，索娜声音严峻地对西里雅說：“呃，西里

雅，你对我老实說清楚，要不然，我就在你的眼前用斧头把我自己劈死，到那时候你再来做小老婆，再来逞威風吧。瞧，斧头就在面前。要知道，一个剑鞘里装不了两把剑！”

她往前跑了几步，把斧头撿起来握在手中，又說：“别以为我是空口吓唬你。我在气头子上会做出什么事情，我自己也說不准。你老老实实講出来！”

西里雅哆嗦起来了。她像一架留声机似的，一字一句地把事情說出来，一个字也不敢隐瞞。索娜的脸上显露出她已經下了狠心，仿佛要跟人拚命似的。

“你說的都是眞話？”索娜用匕首一样犀利的眼光盯着她，而且仿佛用那匕首刺了一下似的說。

“千眞万确。我憑我的孩子賭咒。”

“一点也沒有隐瞞？”

“我要是隐瞞了一点点，讓我的眼睛烂掉。”

“你为什么不用脚踢那个罪人？为什么不用牙齿咬他？为什么不杀死他？为什么不大声叫喊？”

西里雅該怎么回答啊！

“你为什么不吭声？”索娜像个疯婆子似的鼓起火紅的眼睛說。“你为什么不咬他的鼻子？为什么不掐他的脖子？要是你那样做了，我就会拜倒在你的脚下。現在你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娼妇，是一个妓女。要是你想干这种勾当，那你为什么要玷污瑪塔丁的名誉？为什么不随便跟上一个人？为什么你娘家的人要你回去你又不回去？在你娘家，你可以拿点干牛粪和草到市場去卖，卖了錢好讓你爹坐在家里喝点椰子酒。你到底为什么要讓那个婆罗門受到羞辱？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名声？为什么又要装出一个貞潔妇人的样子？一个人旣然过不了，为什么不嫁人？

为什么不跳河死？为什么要讓别人的日子过得不快活？我告訴你，要是往后我知道再有这样的事情發生，那我們三个人誰也别想活下去。好吧，旣然你抓屎往脸上擦，現在你就走吧。从今天起，我跟你一刀两断！”

西里雅慢騰騰地站起来，好不容易才算站稳了。她的腰仿佛折断了。有一忽兒工夫，她想鼓起勇气来为自己辯白几句，但她找不到話說。她眼前一团漆黑，脑里天旋地轉，嗓子發燥，渾身麻木，仿佛她的生命正在从每一个毛孔里鑽出去。她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地走着，好像她的面前是一个深渊。她出了大門，朝着河边走去。

“这时候你上哪兒去呀，西里雅？”站在大門口的瑪圖拉对她說。

西里雅什么也沒有回答。瑪圖拉也沒有再問下去。

那銀白的月亮現在依旧照耀着大地，河里的波浪依旧在月光下滚滚流动，西里雅却显得沒精打采，像一个幽灵似的走进河里去。

30

糖厂几乎完全燒光了；可是，同样的一个糖厂又会重新建立起来的。为了这事情，康納先生已經作了一切努力。

工人們的罢工还在繼續进行，但現在罢工对于糖厂的老板們已經沒有多大損害了。他們以低廉的工資雇用了新的工人，而这些工人都在拚命干活，因为他們全都尝过失業的痛苦，若是可能的話，他們决不願意做出任何可以使他們丟掉飯碗的事情。

尽管活兒繁重，休息的时間很少，他們絲毫也不埋怨。他們低着头，像牛一样干活。威吓、咒駡，甚至用棍子打，也不能使他們灰心丧气。因此，旧工人們除了討好康納先生，甘願接受減低了的工資重新回来干活以外，已經沒有别的出路了。現在他們对翁卡尔·納斯已經完全失掉了信心，要是他单独一个人落在他們手里，他們也許会狠狠揍他一頓的；但是翁卡尔·納斯非常小心，每天上灯以后，他就不走出报館，而且在他的报上开始捧起那些达官貴人来了。米尔扎·庫尔謝德的威信还是跟从前一样，不过，工人們所受的种种痛苦他一点沒有解救的办法，只得衷心希望所有的工人都回到厂里去，但他同时又想到新工人們的困难，因此有人問他該怎么办时，他說道："你們願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康納知道旧工人想要复工，他变得越發神气了，虽然他心里明白：出这么点工錢，雇用旧工人比雇用新工人要好得多。新工人尽管拚命卖力气，还是不能做出跟旧工人相等的工作。大多数旧工人都是从童年起就在厂里干慣了，而且都是非常熟練的工人。新工人多半是农村里遭逢不幸的农民，他們習慣于在广闊的天空下和田野上用古老的木头农具耕作，他們在厂里感到窒息，对那疾速运轉的机器感到恐惧。最后，等到旧工人完全屈服了的时候，康納才同意重新录用他們。可是，新工人宁可把工錢再減低一些也要干活。因此董事們的面前摆着一个問題：是重新录用旧工人呢，还是繼續留用新工人？有一半董事贊成減低新工人的工資，留用他們。另一半董事主张按照現在的工資录用旧工人。这样一来，錢当然要多花一点，可是工作却会做得更多。

康納是厂里的要人，从某一方面来説是厂里至高無上的主

宰。董事們不过是他手里的傀儡，决定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他在这問題上不惟征詢朋友們的意見，也征詢敌人的意見。

他最先征詢他妻子戈文迪的意見。自从康納对瑪尔蒂感到絕望，而像梅达那样有学問有經驗的人也对戈文迪那么尊敬，那么希望她成为一个完美的妇人之后，他們夫妇之間的爱情又复活了。即使不把它叫作爱情，至少也是一种亲密的情誼。两人間的猜忌与不和都消逝了，把他們隔开的那堵墙已經坍塌了。

同时，瑪尔蒂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改变了。

直到現在，梅达的生活都是在研究与思索中度过的，他讀了許多書，对唯心論和無神論作了詳尽的研究，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在追逐名利和与世無爭这两种傾向之間，还有着为他人服务的一种精神，或者叫作不計成敗利鈍、只是孜孜不息地尽自己天职的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生命富有意义，才能使生命变得崇高和純潔。他不相信什么万能的上帝。不过，他并不宣揚自己的無神論思想，因为关于这个問題，他觉得他自己不可能創立什么精确的理論；但他心里已經有了强固的信念，認为人的生与死、善与恶、欢乐与痛苦一点也不受什么神意的支配。他認为，人是因为傲慢自大，才把自己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神意的驅使。要眞是这样，蝗虫在飞过大海时千千万万地死去，也要由上帝負責了。如果上帝的意旨是这样难于捉摸，以致人类無法理解，那么，人类承認它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認为，想像上帝存在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它能够使人类和諧相处。关于人們崇敬一神或崇敬諸神的問題，他不是从唯心論的观点而是从唯物論的观点来观察的；虽然这些信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沒有居于主宰的地位，但在人类文化的發展上它們却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梅达对人类的和諧相处抱着坚强的信念，不

过他觉得抱有这种信念不一定要承認上帝的存在。他爱人类，并不是因为一切的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灵魂。灵魂与上帝各自存在之說，或者灵魂与上帝同屬一体之說，他觉得都只有在实践时才有意义，并沒有其他的作用，而对他說来，这种实践就是使得人类彼此亲近，消除互相間的隔閡，加强兄弟般的亲密的情誼。这种理論与实践的統一观在他心中已經根深蒂固，使他觉得任何精神世界对他都毫無意义。他旣然明白了这个眞理，就不能优閑地坐着什么事也不做了。他必須撇开私利，尽可能多作一些工作，要不然，他的心便無法安靜下来。他絲毫沒有想到借此沽名釣誉，或者把这当作他应尽的职責。他竭力避免这种卑微瑣屑的思想。他唯一的願望是帮助別人。

他这种高尙的情操也对瑪尔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到現在为止，瑪尔蒂所認識的男人都只是鼓动她的享乐的欲望，她的牺牲精神一天天地萎縮了；跟梅达接近以后，这种牺牲精神才又觉醒过来。在一切眞正的人的心里都潜藏着这种牺牲精神，只要它承受了陽光的照射，它就会發出灿烂的光輝。如果一个人一心追逐名利，那可以說是他还沒有跟一个灵魂純潔的人發生交往。現在瑪尔蒂常常到穷人的家里去，免費为他們看病，对病人的态度也变得和藹可亲。当然罗，她对世俗的排場还有些眷恋，她也觉得要放弃胭脂香粉仿佛比改变內心的感情还要困难得多。

現在，他們两人时时到乡村里去，跟农民們一塊兒消磨几个鐘头，在他們的茅屋里过夜，分享他們的粗茶淡飯，而且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

有一天，他們到了舍蒙里，从舍蒙里又溜到柏拉里。那时候何利正坐在大門口抽水烟，瑪尔蒂同梅达走到了他面前。梅达

一看見何利就認出他来了，他說："你住在这个村子里嗎？記得那次折弓节我們到萊易老爷家里，你在戏里扮演花匠来着。"

何利也記起来了，他認出梅达是誰，就要到巴泰西瓦里家去借椅子。

"用不着张罗椅子，"梅达說，"我們就坐在这床上好了。我們不是来找椅子坐的，是来向你学点东西。"

梅达跟瑪尔蒂在床上坐下。何利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兒。該怎么招待他們呢？他們是大人物。他家里有什么东西配得上招待他們呢？

"要喝水嗎？"他終于問道。

"要，口渴着哩。"梅达說。

"来点甜食好不好？"

"拿来吧，要是家里有的話。"

何利到家里去拿水和甜食去了。同时，村里的孩子們跑过来，把这两个人围住，眼睜睜地望着他們，仿佛是动物园里来了什么珍禽异兽似的。

西里雅有事，正抱着孩子出門去。一看見这两个人，她便好奇地站住了。

瑪尔蒂走到她跟前，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撫弄着孩子問道："多大了？"

西里雅自己也弄不清楚。另外一个女人代她說："一岁左右吧，对不对？"

西里雅表示同意。

"多可爱的孩子呀，送給我吧。"瑪尔蒂开玩笑說。

"就算您的吧。"西里雅得意地說。

"那我可以把他带走？"

"带走好了。他跟您住在一起，包管会长大成人。"

村里其他的女人也来了，她們把瑪尔蒂簇拥到何利的家里去，因为在男人們的面前，她們是沒有机会跟瑪尔蒂談話的。瑪尔蒂發現屋里已經摆了一张床，床上鋪着毡子，那是从巴泰西瓦里家借来的。瑪尔蒂在床上坐下，談起怎样带孩子的事情来，妇女們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一套衛生罗，清潔罗，哪兒办得到呀，小姐！"丹妮娅說。"連飯也吃不上哩。"

瑪尔蒂解释說，講衛生并不要花錢，只消出点力气，多加注意就行了。

"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小姐？"杜拉梨問道。"看样子，您还沒有結婚吧？"

"你怎么知道我还沒有結婚呢？"瑪尔蒂微笑着問她。

所有的妇女都困惑地笑着。普妮婭說："这还瞞得过人嗎，小姐？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沒有結婚，是为了好帮助你們呀。"瑪尔蒂有点兒不好意思地說。

"多謝啊，小姐，多謝啊。"大伙兒齐声說。

西里雅按摩起瑪尔蒂的脚来了。"小姐老远跑来，"她說，"一定走累了。"

"不，不，我不累，"瑪尔蒂把脚抽回来，"我是坐汽車来的。我希望你們把自己的孩子抱来，讓我瞧瞧，我会告訴你們怎样把孩子带得百病不生。"

不多一会兒，妇女們抱着二十几个孩子来了。瑪尔蒂开始替孩子检查。有許多孩子眼睛紅肿，她給他們点上眼葯。大多数孩子都是瘦骨嶙峋，因为他們的父母無法顧到他們的营养。

当瑪尔蒂知道了只有極少数的人家有牛奶时，她觉得很惊奇。至于奶油，那是成年也見不到一点影子的。

瑪尔蒂在这兒也向她們解释食物的重要，就像她在别的乡村里做的一样。使她懊恼的是，这些人为什么不吃得好一点？她对村里人簡直生气了。难道你們生下来就是为了拚命干活，自己生产的东西也不能吃嗎？你們既然养得起两三头耕牛，难道养一两头母牛的草料也沒有？为什么这些人不把食物看作养生的东西，而仅仅把它看作活命的东西呢？他們为什么不要求政府以低微的利息貸款給他們，使他們擺脫高利貸者的魔爪呢？随便問哪一个人，她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情形：他們挣来的錢大部分是用来偿还高利貸者的借款的。而村里人分家的習气也越来越盛行，他們相互之間都怀着敌意，两弟兄住在一塊兒的人家也难于找到。他們的这种不幸，多半是由于他們的偏狹和自私造成的。瑪尔蒂跟妇女們談論着这些問題。她看見妇女們对她表示尊敬，她的服务的意念也越来越坚决了。跟这种富于牺牲精神的生活比起来，那种享乐的生活显得多么卑微和虛伪啊！今天她穿的是綉着金綫的絲質紗丽，身上洒了香水，脸上擦了香粉，这使她觉得羞愧。她腕上戴着的金表仿佛在用一霎也不霎的眼睛瞪着她，她脖子上閃爍着的珍珠項鏈仿佛在使她感到窒息。在这些忠誠的、具有牺牲精神的妇女面前，她觉得自己有些眇小。她比这些村里人多知道許多事情，比她們更懂得时局的發展，可是，这些穷苦的人虽然处在艰难的环境里，她們的生活也过得有意义，她在同样的环境里哪怕只住一天她能住得下去嗎？她們沒有絲毫傲慢，一天到晚都在干活，她們挨餓，她們哭泣，但她們的脸上堆滿了笑！她們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甚至連自己的存在也忘記了。她們把自己的一生献給她們的兒女、

丈夫和亲屬。假若这种情操能够發揚光大，那将是未来的女性的典范。那些城市里的所謂覚醒了的太太小姐們，她們沒有农村妇女这种忘我的精神，她們只知道一切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享乐，倒不如沒有覚醒来得好些哩。就算男人是残酷的吧，可是男人也是母亲的兒子啊。做母亲的为什么不教訓兒子崇敬母亲，崇敬女性呢？正是因为母亲不善于对兒子灌輸这种教育，正是因为母亲是那样漠視自己，她才丧失了自己的地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

不，漠視自己是不行的。为了社会的幸福，妇女們必須保衛自己的权利，正如农民們为了保衛自己的权利，不得不牺牲一点善良虔誠的本性一样。

黄昏了。妇女們一直把瑪尔蒂围住，仿佛还沒有听够她的談話似的。許多女人都坚决留她在这兒过夜。瑪尔蒂也非常喜欢她們淳朴的感情，便接受了她們的邀請。夜里，妇女們唱了一些歌曲給她听，瑪尔蒂也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間，到每一家去串門，亲自了解她們的生活境况。村妇們都覚得她那眞摯、亲切的同情并不亚于女神賜給她們的恩澤。

同时，梅达坐在外面的床上，在看农民們摔跤。他后悔沒有約米尔扎一道来，要不他是可以跟他配成一对的。他看着农民們摔跤，想到那些所謂受过教育的人对这些身体茁壮而童心未泯的村人是多么残酷时，心里不禁吃了一惊。要知道，聪明的人跟愚鈍的人一样，偶尔也有着淳朴渾厚的美梦的。他对人的信念是那么坚强有力，凡是违反这种信念的行为，他都認为是不人道的，但他忘記了，狼对于羊的善良总是用銳利的爪牙来报答的。他自己創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希望住在里面的都是理想的人，而他也就沉迷在这个世界里。至于現实世界是多么微妙，

多么不可思議，又是多么虛伪，他是想像不到的。現在他坐在这些村人中間，正在想法解答一个問題：他們的境遇为什么会这样悲惨？但他又沒有勇气面对这个眞理：他們的悲慘境遇就是由他們的善良造成的。唉，如果这些人多有些人性，少有些善菩薩的德性，那他們是不致于被忽視到这种地步的。無論国內發生什么事情，哪怕是要發生革命，跟他們都沒有相干。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势力强大，他們都甘願在它面前低头屈服。他們那种与世無爭的态度已經达到了麻木的境地，只有猛烈的打击才能使他們振奋起来。他們的灵魂仿佛受尽了折磨，現在已經毫無生气，甚至生命的知觉好像也已經失掉了。

在暮色中，干了一整天活兒的人也从地里赶回来了。就在这时候，梅达看見瑪尔蒂神情专注，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跟許多村妇在一起，仿佛她也是一个村妇似的。梅达的心在幸福的感觉中怦怦地跳动。从某一方面来說，瑪尔蒂已經为他作了犧牲了。关于这一点，他現在已經沒有什么怀疑；可是，他心里对瑪尔蒂一直沒有燃起那种熾烈的感情，而他認为，缺少这种感情来談結婚是很可笑的。瑪尔蒂好像一个不速之客似的走来站在他的門口，他也对她表示欢迎。这里面沒有爱情，只有人情。如果瑪尔蒂認为他值得青睞，那他对这种青睞是無法拒絕的。此外，他想把瑪尔蒂拉开，不讓她挡住戈文达的道路，而他知道，瑪尔蒂要是前脚沒有站稳，她是不会拔起后脚的。他也知道，对瑪尔蒂玩弄欺騙手段只能显示出他自己的卑鄙，因此他总是在受到良心的譴責；但他跟瑪尔蒂越是接近，他的心便越来越被瑪尔蒂吸引。美的魅力对他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这是品德的魅力。他知道，眞正的爱情只有两人結合之后才能产生。結合之前的爱情，只是对于美的追求，那是一点也不稳定的，不过，事先应該

拿准：需要在友情中加以琢磨的这塊石头，究竟是否适于琢磨。并不是所有的石头經过琢磨之后都能雕成美丽的石像的。許久以来，瑪尔蒂用她自己煥發的光彩照亮了他的心灵，可是，直到現在，这些光还沒有凝成一股熊熊的火焰，使他整个的心灵燃烧起来。今天，瑪尔蒂跟村妇們融合在一起，消除了一切的隔閡，仿佛已經使得那些光凝聚起来了。今天，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跟瑪尔蒂合成一体了。

等到瑪尔蒂在村里轉了一圈回来，他便带着她往河边走去。他們决定在河边过夜。瑪尔蒂的心不知怎么跳得很厉害。她看見梅达的脸上閃着一种奇异的光，一种奇异的願望。

河边鋪了一地的月光。小河綴滿珍珠，唱着甜蜜的歌曲，在为月亮、星星和那低头沉睡的树木献舞。梅达沉浸在这种令人醉迷的大自然的嫵媚景物里，仿佛他的童年和童年的一切欢乐又重新回来了。他在沙滩上痛痛快快地打滚，接着又跑到河里，在齐膝深的水里站着玩。

“别站在水里，”瑪尔蒂說，“当心着凉。”

“我眞想游到对岸去哩。”梅达拍着水說。

“不行，不行，快出水来。我不讓你去。”

“你不跟我一塊兒去嗎？到那个靜悄悄的地方，到那个梦想的王国去？”

“我不会游水。”

“好吧，我們来做一只小船，坐船去。”

他从水里走出来。他們的身旁是一望無际的檉柳树丛。梅达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小刀，砍下很多柳条。河岸的高处长着一丛蘆葦，他爬上去割了一捆蘆葦来，坐在柔軟的沙滩上，用蘆葦擰成繩子。他是那么高兴，仿佛他是在准备到天国去似的。他

的手指头割破了很多次，流出了血。瑪尔蒂在跟他生气，总是坚持要回到村里去，但他一点也不在意。他簡直像一个孩子那么快活，那么任性，那么固执。他的哲学和科学都一古脑兒給这种热情的激流冲走了。

繩子撑好了。他用檉柳的枝条做成一个大筏子，两头用繩子扎紧，有空隙的地方都用柳叶塡起来，免得漏水。于是，小船准备停当了。夜的景色更像梦中一样了。

梅达把小船推到水里，拉住瑪尔蒂的手說："来，上船吧。"

"它經得起两个人？"瑪尔蒂恐惧地說。

"我們在人生的航程中乘坐的一叶扁舟，难道比这更結实嗎，瑪尔蒂？你为什么要怕呢？"梅达带着一个富有哲理意味的微笑說。

"跟你在一起，还怕什么呢？"

"要說眞話啊！"

"直到今天，我沒有人帮助，自己也克服了一些阻碍。現在可是跟你在一起呀。"

他們两人在筏子上坐下，梅达用一根粗柳枝划起来。筏子晃晃悠悠地移动了。

"你一向住在城里，怎么会熟悉乡里的生活？"瑪尔蒂为了不讓自己想到眼前的危险，問道。"这样的筏子我可不会做。"

"这也許是我前生学会的吧，"梅达用爱撫的眼光瞧着她說，"只要我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我仿佛覚得鳥呀兽呀都在邀請我跟它們共享幸福，好像要我記起那遺忘了的欢乐似的。这种欢乐，我無論在别的什么地方都不会得到的，瑪尔蒂，在那哀婉凄凉的歌声里不会得到，在那玄妙高深的哲理中也不会得到。这种欢乐仿佛使我發現了自己，使我覚得像一只鳥兒回到了自己

的窠。”

筏子摇摇晃晃地移动，有时斜着走，有时一直前进，有时在水面繞圈兒。

“我呢，我就从来沒有撞进你的生活里去过？”瑪尔蒂忽然用憂愁不安的声音問道。

“撞进来过，撞进来很多次，”梅达抓住她的手說，“像一陣清風，像一个梦影，接着又从我眼前消逝了。我連忙跑过去，想要把你摟在怀里，可是我两手空空，你却渺無踪迹。”

“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过嗎？你想明白嗎？”瑪尔蒂沉不住气地說。

“咳，瑪尔蒂，我仔細想过，想过很多次。”

“那你明白了什么？”

“我明白了：我想建一个栖身的地方，可是地基不坚实。我想建的幷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只不过是一間小小的、幽靜的茅屋；但是，这样的茅屋也得要有坚实的地基啊。”

“簡直是在刻薄人嘛，”瑪尔蒂抽回了自己的手，不高兴地說。“你总是用考察的眼光看我，从来沒有用爱情的眼光看我。女人不喜欢讓人考察，她要的是爱，莫非这点你也不明白？考察会把优点变成缺点，会把美的变成丑的；爱情会把缺点变成优点，会把丑的变成美的。我爱上了你，压根兒就無法想像你会有什么坏处；你呢，你考察了我，認为我輕浮、不坚定，天知道还把我当作什么人，老是远远地躲着我。不，你讓我把心里的話都說出来。我为什么会輕浮，会不坚定呢？就是因为我不曾得到那种能够使我坚定，使我不輕浮的爱情；如果你对我也像我对你一样作了那样的自我犧牲，你今天就不会这么刻薄我了。”

“难道你沒有考察过我？要說老实話啊！”梅达对瑪尔蒂的

生气觉得很高兴。

“絕对沒有。”

“那你錯了。”

“我不后悔。”

“别感情用事，瑪尔蒂！我們在爱上一个人之前，都得要考察考察；你也考察过我，尽管你是在不知不覺之中进行的。我今天向你說明吧，当初我对你，也像对别的許多女人一样，仅仅是抱着寻开心的态度；如果我沒有弄錯，你也只把我当作一个新的玩物。”

“胡扯，”瑪尔蒂反駁說，“我从来沒有用那样的眼光看你。自从我認識你那一天起，我就把你当作我的偶像，我的心……”

“又是感情用事，”梅达插嘴說，“在这种重要問題上，我是不喜欢感情用事的。如果你从第一天起就認为我值得这样宠爱，那可能是因为我比你更会伪装一些，要不然，据我对女人的天性的了解，她們在恋爱問題上是有很多講究的。从古以来，就有公开择婿的办法来考察男人，而今这种玩艺也还存在，虽然形式有了一些改变。打那时起，我总是想法要把我自己原封不动地摆在你的面前，同时要想法鑽进你的灵魂里去。我就这样鑽到你的內心深处，得到了無价之宝。我当初接近你是为了寻开心，今天我却变成了你的信徒。至于你在我內心里發現了什么东西，那我可不知道。”

他們到了河的对岸。两人下了筏子，在那柔軟的沙滩上坐下。梅达一口气接下去說：“今天我把你带到这兒来，就是要問你这問題。”

“难道現在你还有必要問我嗎？”瑪尔蒂說話的声音有些發顫。

"呃，有必要，因为我今天要把我性格中你一直沒有看到而我也有意加以掩飾的那一面給你看看。好，你想想吧，要是我今天跟你結了婚，明天对你不忠实，那你会怎样罰我？"

瑪尔蒂惊奇地瞧着他。她不明白这是什么用意。

"为什么要这样問呢？"她說。

"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認为这不可能。"

"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最伟大的聖者也可能在一刹那間犯下罪过的。"

"我会找出原因，想法防止。"

"假定我这習慣改不过来呢？"

"那我就說不准我会怎么办了。也許我会服毒自杀。"

"如果你問我同样的問題，我的答复可不一样。"

"你說！"瑪尔蒂觉得有点害怕。

"我会先弄死你，再弄死我自己。"

瑪尔蒂突然哈哈大笑，渾身上下都在哆嗦。她的笑仅仅是用来掩飾她的哆嗦而已。

"你笑什么？"梅达問她。

"笑你的样子并不像是这么凶暴的人。"

"不，瑪尔蒂，在这个問題上我是十足的兽类，而且我認为沒有什么理由要感到羞愧。什么精神恋爱、富于犧牲的恋爱以及不自私的恋爱，要一个人把自己完全抹掉，仅仅为了情人而生活，要以情人的幸福为幸福，要把自己的灵魂献在情人的脚边，——这对我来說是毫無意义的事。我在書本上讀过这样的爱情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因为自己的情人有了新欢，就了結自己的生命；这种感情我可以說它是眞誠，可以說它是成人之美，但

我絕不能說它是爱情。爱情不是一条温馴的牛，而是一只凶猛的虎，它的猎物連瞧也不讓别人瞧一眼。”

“如果爱情是一只凶猛的虎，那我就远远地离开它，”瑪尔蒂直瞪着他的眼睛說，“我倒是認为爱情像温馴的牛一样。我以为爱情是不容怀疑的。爱情不是肉体的問題，而是灵魂的問題，在爱情里是沒有怀疑的余地的，而暴力却是怀疑的結果。爱情是毫無保留的自我牺牲，在爱情的庙堂里，只有做一个虔誠的信徒才能得到賜福，做一个考察者是不行的。”

她站起来，急匆匆地往河边走去，仿佛她又找到迷失了的路途似的。她的心情从来还沒有这样激动过。她虽然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对自己缺少信心，这种感覺常常折磨她，常常使她不能坚定。她心里在寻覓一个庇护的人，好倚靠着他的力量跟人們比个高低。她自己是沒有这种力量的。只要看見誰有高深的学問和坚强的性格，她就会受到吸引。她像水一样，自己沒有固定的形状，装在什么样的容器里就成了什么样的形状。

直到現在，她的心境跟一个应試的学生完全一样。学生对書本是应該爱好的，实际上也爱好，但他特别注意的是書中可能考到的那一部分。他主要的目的是考試及格，其次才是求得知識。如果他知道主考的人非常寬大或者非常馬虎，所有的学生都一律准予及格的話，也許他連書本都不会瞧一眼的。瑪尔蒂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博得梅达的欢心。她所关切的是得到梅达的爱情和信任，是变成他心上宠爱的人；但她得像那个学生一样，首先要相信自己有那样的能耐。只要才能表現出来了，主考人自然会感到滿意的。瑪尔蒂却沒有这样的耐心。

但是，今天仿佛梅达踢了她一下，把她的灵魂惊醒了。她对梅达是一見傾心的，認为他是自己結識的最有才华的人，認为在

他那純潔的生活里，显得最崇高的是敏銳的智慧和雄伟的思想。她看待財富和权力，不过像一个孩子看待玩具一样：玩过了，就把它拆散了。她对仪表并不特别注意，虽然她討厭丑陋的人。能够使她折服的只有智慧，因为智慧可以激發她的自信，可以鼓励她往前进展，可以使她滋长力量，可以讓她懂得生活的意义。梅达的深湛的智慧和高貴的气質，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跟他認識以后，她就一直在使自己做个完善的人。她已經获得了她所需要的鼓舞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在不知不覚地推动她向前。她眼前出現了新的生活理想，她也在努力接近这种理想，当她感覚到有成功的希望时，她便憧憬着有一天她将会跟梅达結合在一起，而这种憧憬又使她更加坚决，更加专注了。

可是今天，梅达讓她感覚到她的希望即将实現之后，又向她提出了那种爱情的理想，使爱情从灵性与牺牲的崇高境界跌落到猜忌与肉欲主宰着一切的世俗的塵埃里，她那純潔的心灵因此受到了損伤。她对梅达的尊敬动摇了，仿佛一个弟子發現了他的师尊在做什么卑鄙的勾当似的。她發現梅达的心里只注意到爱情的兽性一面，忽視了爱情的神聖一面。發現这一点以后，她的心沉下去了。

“来，再坐一会兒。”梅达有点不好意思地說。

“不，該回去了。晚了。”瑪尔蒂說。

31

萊易老爷眞是福星高照，他的三桩心願都已經实現了。女兒的婚事办得很热鬧，官司打贏了，竟选不惟得到胜利，而且当

上了內政部长。到处都有人向他祝賀。电报像雪片似的飞来。打贏这場官司之后，他已經变成了第一流的大地主。他的声望本来就不算小，現在他的老根扎得更深，更稳固了。各种报刊上常常登載他的照片和履历。他的債务增加了很多，但他現在对这問題一点也不在乎。只要把他新近获得的財产卖出去一丁点兒，他的債就可以完全还淸。他曾經設想过最大限度的幸福，但他現在的幸福还远远超过了他的設想。他本来只在勒克瑙有一座別墅，現在他覚得在賴尼塔尔、蒙苏利和西姆拉[①]三个地方每处都得修一座別墅才好。如果他現在到这些地方去还得住在旅館里或者住在别的富翁的別墅里，那跟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苏尔雅·普拉达浦·辛在这些地方都有別墅，如果他萊易老爷沒有，那該是多么丟脸的事情！幸运的是，他用不着費神去修別墅了。他以便宜的价錢买到了現成的別墅，而且在每一座別墅里都雇用了花匠、守門人、管家和厨子等等。

他最大的幸运是在今年英王陛下的誕辰那天荣膺了“拉加”的封号，因此他的奢望完全滿足了。那一天，他大宴宾客，热烈庆祝，眞是盛况空前。当省督大人把封号授給他的时候，他感到驕傲，同时心里也涌起一陣爱国的激情，把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胀滿了。啊，这才是生活！他曾經参加过騷动事件，弄得声名狼籍，坐过监獄，受过官員們的歧視，而这一切都不是白費的。最后一次逮捕过他的那个副巡官，現在两手合十地站在他面前，好像是在祈求他恕罪似的。

可是，萊易老爷一生中最大的胜利是他接到那位失敗了的旧仇人苏尔雅·普拉达浦·辛給他的一封信：苏尔雅·普拉达

---

① 这三个地方都是印度的避暑胜地。

浦·辛願意将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的长子鲁德拉帕尔·辛。萊易老爷在打赢了官司或者在做了部长的时候都沒有这样高兴过。打赢官司和做部长都是想像中的事情，这件事却是出乎意料的，是想像不到的。几个月以前，这个苏尔雅·普拉达浦·辛把他看得比自己的狗还不如，而今天，就是这个苏尔雅·普拉达浦·辛却想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的兒子！这簡直像是不可能的事情！

鲁德拉帕尔·辛現在正在念碩士学位，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青人，徹头徹尾的梦想家，傲慢自大，万事不求人，又是一个浪蕩子和懶汉。他父亲一心追逐財富和荣誉，他觉得看不順眼。

那时候萊易老爷正在賴尼塔尔。接到这封信后，他乐得不可开交。虽然他在婚姻問題上不想对兒子加以任何压力，但他相信，無論他作出什么样的决定，鲁德拉帕尔·辛是不会受到絲毫損害的，何况跟拉加老爷苏尔雅·普拉达浦·辛結亲又是这样幸运的事情，鲁德拉帕尔要不同意，那簡直無法想像。他馬上給拉加老爷写了一封回信，把婚事答应下来，同时給鲁德拉帕尔挂了一个电話。

“我不同意。”鲁德拉帕尔回答。

萊易老爷一輩子从来沒有这样失望过，也从来沒有这样憤怒过。

“有什么理由？”他問。

“到时候自然会明白。”

“我現在就要知道。”

“我不想說。”

“你得服从我的命令。”

"我的良心不同意的事情，我無法服从您的命令。"

"孩子，"萊易老爷極其温和地向他解释，"你的梦想会讓你吃亏的。結了这門亲事，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会抬高多少，你想过沒有？应該說这是天作之合。我要是能娶到那一族人的一个穷女兒，我也得夸耀我的好运道，何况这是我們大家都尊敬的拉加老爷苏尔雅·普拉达浦的千金小姐呢！我天天都看見她。想来你也看見过。容貌、品德、举止、性情，無論哪一方面都是我見所未見的姑娘。我倒是沒有几天好活了，可你还得过一輩子。我并不想强迫你。你知道，我对婚姻問題的看法是很开明的，不过，当我看見你做錯了，我也有責任提醒你。"

"这問題我早已有了决定，"魯德拉帕尔回答說，"現在無法改变了。"

萊易老爷又对兒子的固执發起脾气来了，他大声吆喝道："看样子你是搞糊塗了。你到我这兒来一趟。别耽擱。我已經答应拉加老爷了。"

"对不起，"魯德拉帕尔說，"我現在沒有空。"

第二天，萊易老爷亲自到他兒子那兒去。父子两人都用自己的武器戒备起来：一方面是終生积累的世故人情和准备妥协的精神，另一方面却怀着稚气的梦想，現出固执、傲慢和冷漠的态度。

"我要知道你爱的姑娘是誰？"萊易老爷一出手就击中要害。

"如果您这样急于想知道，那就請听着，"魯德拉帕尔强硬地說，"她是瑪尔蒂小姐的妹妹，沙罗吉。"

"啊！"萊易老爷仿佛經不起这一下打击似的。

"想来您瞅見过沙罗吉吧？"

"見过多次。你見过拉吉·庫瑪里沒有？"

"嗯，見过多次。"

"那你还……"

"我不看重容貌。"

"你这么糊塗，真叫我难过。瑪尔蒂是什么样的女人，你知道不？她的妹妹又有什么两样！"

"关于这問題，我不想跟您再談了，"魯德拉帕尔皺起眉头說，"不过，将来我要是結婚的話，只有跟沙罗吉。"

"只要我活着，这可办不到！"

"那等您死了再結。"

"好啊，你是这样打算！"

萊易老爷的眼里噙着泪水。他的一生仿佛都給毁了。什么部长、田庄和封号，都好像萎謝的花朵，沒有液汁，也沒有芳香的气息了。多少年的苦心，到头来只落得一場空。他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不过才三十六岁。他是可以再結婚，可以尽情享乐的。人們也总是劝他結婚；但他看一看孩子們的面孔，便决定忍受鰥夫的生活。为了孩子們，他牺牲了人生的一切欢乐，而且一直是全心全意地疼爱他們，可是今天，他的兒子对他說話却这样無情，仿佛跟他沒有什么关系似的。旣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拚命掙产業，掙体面，掙权势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孩子对他旣然沒有一点敬意，那他又何必吃这种苦头呢？他在人間已經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他也知道怎样舒舒服服地消磨他的岁月。别的許多地主們都捻着他們的胡子，优游自在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为什么不也享受享受呢？这时候他已經不記得，他的苦心經营幷不是为了他的孩子，而是为了他自己；幷不仅仅是为了荣誉，也是为了他生来爱好活动，不做点什么事情他就無法活下去。要他游手好閑，寻欢作乐，他会感到良心不安。他不明

白，有的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他們压根兒过不慣那种懶散的享乐生活，他們活着是为了折磨自己，一直折磨到死。

可是，这一下打击很快就引起了萊易老爷的反应。但凡我們为某人作了牺牲，我們虽然不希望他报答，却想对他的心願有些控制的权力，即使这种控制是为了他的利益着想；不过，我們往往把这种利益当作切身的利益看待，結果它不是对方的利益而成了我們自己的利益了。我們所作的牺牲越大，这种想要控制对方的感情也越是强烈，等到对方忽然向我們表示抗議时，我們就会怒从心起，原来的牺牲精神仿佛給复仇心理代替了。萊易老爷固执己見，認为魯德拉帕尔不能跟沙罗吉結婚，縱然为了这事情他不得不求助于警察，不得不违反道德，他也在所不惜。

"嗯，只有等我死后再結，可現在离那日子还早得很哩。"他带着剑拔弩张的气势說。

"老天爷保佑您长命百岁吧！我跟沙罗吉已經結婚了！"魯德拉帕尔仿佛朝他开了一槍。

"瞎說！"

"一点也不瞎說，現有婚書为証。"

萊易老爷受了这样的創伤，簡直撑持不住了。他用凶狠猙恶的眼光盯着兒子，——对任何一个仇人他也从来沒有这样看过。仇人最多只能够攻击他自私自利，或者残害他的身体，破坏他的威望；但是这一下打击却落在他的心窩里，落在那蘊蓄着一切生命动力的处所。这好比一場風暴，把他的生命連根拔起来毀掉了。他現在眞是無能为力，手里分明掌握着警察也还是無能为力。使用武力本来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現在这张王牌也摊开了。魯德拉帕尔已經成年，沙罗吉也已經成年。而魯德拉帕尔又有自己的田庄，他对他無法施展任何压力。啊！早知道

这毛孩子竟会如此大逆不道，他又何必去争夺那份产业呢！打那一場官司就花费了二十几万卢比。他的一生算是完蛋了。而現在他还得順着这毛孩子的心意，才不致讓人笑話，只要稍微拦阻他一下，自己就会丧尽体面。他为兒子牺牲了自己的一生，現在却不能当家作主。唉，一切都毁了，一切！

魯德拉帕尔走了。萊易老爷叫了車子，上梅达那兒去。梅达若是願意，他是可以劝劝瑪尔蒂的。他的劝告沙罗吉也不会忽視。如果賠上一两万卢比可以打消这桩婚事，他是願意拿出錢来的。他只顧沉醉在自私的盘算里，压根兒沒有想到他准备向梅达提出的問題，梅达是絕对不会对他表示同情的。

梅达听了事情的全部經过，便打算跟萊易老爷开开玩笑。“这可是关系到你的荣誉的問題呀！”他一本正經地說。

“可不！就是个荣誉問題。”萊易老爷猜不透他的用心，从坐位上跳起来說。“你是知道拉加苏尔雅·普拉达浦·辛的。”

“他的千金我也見过。沙罗吉連她脚上的塵土也不如哩。”

“可是这毛孩子是个糊塗虫。”

“那你管他干嗎呢？你用不着焦心，他自个兒会后悔的。”

“咳！这种事兒我怎么看得过去啊，梅达！眼看着要到手的荣誉我可不能撇开。为了这样的荣誉，我是情願牺牲自己的一半产業的。你劝劝瑪尔蒂小姐，問題就可以解决了。只要这边不答应，魯德拉帕尔也只好空嘆气，过了十天半月，这股热劲兒自然会冷下来。这并不是什么爱情，只不过是一种狂热而已。”

“可是，瑪尔蒂不得到点兒好处是不会答应的。”

“随便你說什么，我都可以給她。如果她願意，我可以派她做本城达弗林医院的主任医师。”

“如果她要你本人，你会同意嗎？自从你出任部长以后，她

对你的看法想必跟以前不同了。"

萊易老爷凝視着梅达，梅达的脸上掠过一陣笑影。他这才明白了。"你也趁这机会奚落我呀，"他用愁慘的声音説，"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会考虑我的处境，会向我进点忠告，想不到你竟拿我开玩笑。牙齿沒有毛病的人，眞不知道牙痛的滋味啊！"

"对不起，"梅达严肃地説，"你来找我談的这个問題，我以为是不値得認眞考虑的。你的婚事你自己可以負責，兒子的婚事你为什么要攬到自己头上来呢？何况你的兒子已經成年，已經明白他自己的利害所在了。至少，我覺得婚姻大事跟荣誉問題是絲毫不相干的。如果有錢就有荣誉，那么，拉加老爷完全用不着在那个一絲不挂的苦行僧面前两手合十，像个奴隶似的站几个鐘点了。我不知道人們説的話是否全都可靠，但是他們説拉加老爷甚至对自己田庄上的巡官也要行礼致敬，你説这是荣誉嗎？你随便去問問勒克瑙的任何一个商店老板，任何一个官員，任何一个过路人，他們一听到他的名字准会臭駡一頓。你説这是荣誉嗎？回去好好兒休息吧。比沙罗吉更好的媳妇你是很难找到的。"

"可是，她是瑪尔蒂的妹妹呀。"萊易老爷苦恼地説。

"是瑪尔蒂的妹妹难道就丢人嗎？"梅达生气了。"你不了解瑪尔蒂，你也不想了解。我从前对她也是这样看法，可是現在我明白了，她是不怕火燒的純金，她就跟那些英雄豪杰一样，需要的时候是会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但她不爱装幌子。……你可知道康納的近况？"

"我听説了，"萊易老爷同情地搖搖头，"好几次想去看看他，可都沒有工夫。糖厂的失火使得他完全破产了。"

"是呀，現在他可以説是靠着朋友們的怜憫过日子。再加上

几个月来，戈文廸一直在害病。她为康納，为那个常常打她駡她的畜生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而今天她已是奄奄一息了。瑪尔蒂整夜整夜地守在她的床边照料她，——就是那个瑪尔蒂，無論什么有錢人給她五百卢比的診費她也不会守一个通宵的。康納的小孩子們也由瑪尔蒂負責照管。她的这种崇高的母性从前是怎么隐藏起来的，我不知道；不过，当我發現她的真面目以后，我心里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虔敬的感情，虽然你知道我是一个坚决的唯物論者。而且，随着內心的純净，她的姿容也現出了一种聖潔的光彩。人性是多么輝煌灿烂，多么雄伟有力，这我算是亲眼看到了。如果你想見她，那就走吧，我現在也要上她那兒去。"

萊易老爷躊躇不决地說："既然你都無法了解我的痛苦，瑪尔蒂小姐又怎能了解，不过是白白去討个沒趣罢了。但是，你到她那兒去又何必要找个借口呢？我知道你把她迷惑住了。"

"那事情已經是一場梦了，"梅达苦笑着說，"現在連跟她見面的机会都沒有。她也沒有閑工夫。我去过两三回，可是我覚得她見了我一点也不高兴，往后就不好意思去了。哈，我記起来了，今天妇女体育协会开大会，你去不去？"

"不，我沒有空，"萊易老爷冷漠地說，"我在愁該怎么回答拉加老爷才好。我已經答应他了。"

話还沒有說完，他就站起来，慢騰騰地朝着汽車走去。他到这兒来，是想要梅达替他解开一个結，現在那个結却越發紛乱了。眼前的黑暗更深沉了。

梅达送他到汽車跟前。

萊易老爷一直回到公館，刚好拿起报紙来看时，就接到唐卡先生的名片。他恨唐卡，也不想見他的面；但这时候他心怀抑郁，正要寻求别人的同情，無論什么人，即使不能做别的事也沒

有关系，只要能对他表示同情就行。他吩咐快請唐卡。

唐卡哭丧着脸，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間里来，行礼的时候头低得几乎触到地面。“我本来是准备到賴尼塔尔去求見大人的，”他說，“能在这兒謁見眞是太好了！大人的貴体可好？”

接着，他把自己过去的行为忘得干干凈凈，开始用極其动听的話語来贊美萊易老爷：“这內政部长的人选再合适也沒有了，随便走到哪兒，人們都在談論大人。这个职位会使大人鴻福高照的。”

萊易老爷心想，这个人也未免太坏了，只要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可以管驢子叫爸爸，簡直是一个極其無耻而又忘恩負义的小人，但他幷沒有对他生气，倒是可怜起他来了。

“你現在在干什么呀？”他問道。

“什么也沒有做，大人，坐在家里吃閑飯哩。我来拜候您，就是希望您照看一下您从前的僕人。眼下我的处境挺困难啊，大人。那个拉加老爷苏尔雅·普拉达浦·辛，大人是知道的，他什么人也瞧不起。有一天，他說起您的坏話来了，我实在听不下去，对他說：‘算了吧，馬哈拉其，萊易老爷是我的东家，我不能听別人品評他。’他为这事情生气了。我也就此跟他分手，回家来了。我对他明白說过，任随他摆出多大的排場，可是您的名誉他是万万赶不上的。有了排場幷不会就有名誉，要有才华啊。您的才华是人人都知道的。”

“你这是自己放火把房子燒了呀。”萊易老爷像做戏似的說。

“我說話直爽，大人，”唐卡装出一副驕矜的样子說，“不管誰喜欢不喜欢。只要我能够追随大人，我还怕誰！他一提到您的名字就生气，动不动开口駡您。自从您做了部长，他簡直眼紅得不得了。我的薪水他全都扣起来了，压根兒不想給。对佃戶們

的凶狠更不用說了。在他那兒，誰的体面也保不住。女人們，他大白天也要……”

正在这时候，一輛汽車开到門口，拉加老爷苏尔雅·普拉达浦·辛从汽車里走出来。萊易老爷赶到屋子外面去迎接，而且因为受宠若惊，連忙哈着腰說：“我正要来拜候您哩。”

这是拉加老爷第一次光临他的寓所。多么荣幸啊！

唐卡觉得自己像一只落水的猫。拉加老爷竟然到这兒来！莫非这两位貴人已經变成朋友了？他本来是想煽起萊易老爷对拉加老爷的妒火，自己好从中捞几个錢；不过，拉加老爷来了也沒关系，心里的妒嫉就像陶匠的窑一样，表面即使糊上一層水泥，里面的火还是不会熄灭的。

拉加老爷点燃雪茄烟，恶狠狠地瞪着唐卡說：“唐卡先生，你怎么不到我那兒去呀？我那次請客的錢，你全都塞进自己的腰包，一个子兒也沒有給飯店老板，他直在糾纏我。我認为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要是我高兴，我現在就可以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接着，他轉过来对萊易老爷說：“这样不老实的家伙我可从来沒有見过，萊易老爷。我对您实說吧，我压根兒不想跟您竞选的，可是这个坏蛋慫恿我，害我冤枉花了十万卢比。結果他买了房子，买了汽車，还姘上了一个妓女，那派头簡直跟貴人一样。而他現在又想来欺騙您了。要維持貴人的排場就得有財产，这个人却是靠欺騙朋友来維持他的排場。”

萊易老爷用輕蔑的眼光看着唐卡。“你为什么不作声呀，唐卡先生？”他說。“回答呀！拉加老爷不是把你的薪水都扣下了嗎，这你有什么話說呢？現在請你离开这兒，当心别再来現眼。为了自己的利益挑拨两个好人互相作对，这倒是一桩不要本錢的生意，不过你得明白，这种生意無論賺錢賠本都是挺危险的。”

唐卡縮着脑袋，再也挺不起来了。他慢騰騰地走出去，好像一只窜进屋来偷吃东西的野狗，在主人回来的时候就夹着尾巴逃走了。

“說了我的坏話吧？”他走了以后，拉加老爷問道。

“是呀；不过我也着实刻薄了他一陣。”

“一个坏蛋。”

“地道的坏蛋。”

“挑拨父子的感情，挑拨夫妇的感情，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不过，今天这家伙得到一次教訓了。”

接着，他們談起魯德拉帕尔的婚事来了。萊易老爷覺得心慌意乱，仿佛有人正要瞄准他射击似的。事情怎么瞞得过去呢？要說他对魯德拉帕尔沒有絲毫权力，那怎么好出口呢？不过，拉加老爷已經明白了事情的眞相，他用不着說了。他算是过了一个难关。

“你怎么会知道这事情呢？”他問。

“魯德拉帕尔刚刚寄了一封信給我女兒，她把信交給我了。”

“而今的年青人，别的本事沒有，就是有一陣浪漫主义的狂热。”

“狂热倒是狂热，不过我有葯医治。我要把那个姑娘悄悄弄走，使他不知下落，过了十天半月，他这狂热自然会冷下来。光是劝說是不会有什么結果的。”

萊易老爷不覺打了一个哆嗦。他的心里也曾起过这样的念头，不过他沒有讓它具体化。他們两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他們两人的心里都活着一个野蛮人。萊易老爷給那野蛮人穿上了一点衣服，拉加老爷心里的野蛮人却是一絲不挂。萊易老爷不能放弃这个显示自己的优越性的机会。

“可这是二十世紀，”他仿佛有点不好意思地說，“不是十二世紀。魯德拉帕尔对这事情会有什么反应，我說不上来；不过，从人道的观点来說……”

“您总是在人道上兜圈子，”拉加老爷打断了他的話，“可是您沒有注意到，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上，人类的兽性也在战胜人道，要不然，国与国之間为什么会有战爭？长老会为什么还要調解糾紛呢？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它的兽性也会存在一天。”

开始时是一点小小的爭执，最后归結到魯德拉帕尔的婚事，变成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拉加老爷怒气冲冲地走了。

第二天，莱易老爷也到賴尼塔尔去了。

再过一天，魯德拉帕尔带着沙罗吉动身到英国去。現在他跟莱易老爷已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冤家对头了。唐卡現在是魯德拉帕尔的顧問和追随者，他代表魯德拉帕尔在财产問题上告了莱易老爷一状，結果法院判决莱易老爷付出一百万卢比。莱易老爷伤心的倒不是金錢的損失，而是自己所受的屈辱，比屈辱更悲痛的是他一生的願望都已化作灰烬，而最大的悲痛是他亲生的兒子竟然对他这样不忠实。作一个孝順兒子的父亲的那种驕傲，他是永远也不能享受了。

可是，他的苦难之杯現在仿佛还沒有注滿。那空下的地方由他的女兒和女婿的分居来填补了。

他的女兒敏娜克西也像普通的印度教姑娘一样，对什么事情都默默無言。父亲把她嫁給誰，她就跟誰去过日子；夫妻之間沒有一点兒爱情。她的丈夫笛格維加雅·辛一味貪恋酒色，她虽然心里怨恨，却只是讀書看报，想从中寻找一点慰借。笛格維加雅的年紀不到三十岁，也曾受过教育，可是他自高自大，仗着家庭的名望到处招搖，性情残忍而又偏狹。他常常勾引村里低級

种姓的妇女，而且专門結交一批下流朋友，他們的阿諛奉承使他越来越喜欢受人恭維。这样的人，敏娜克西是無法衷心敬爱的。再說，她在报上隨时看到关于女权問題的文章，她的眼睛也慢慢睜开了。她开始到妇女俱乐部去走动。在那兒出現的有許多受过教育的世家妇女，她們热烈地談論着妇女的选举权，談論着妇女的解放和覚醒，仿佛是在进行一种反抗男人的陰謀似的。多数妇女都是跟自己的丈夫感情不好，因为接受了新的教育，便想要摧毁旧的礼教。也有許多得了学位的年青姑娘，因为認为結婚生活会使她們的自尊心受到屈辱，都在找寻工作的机会。其中有一位苏坦納小姐，在英国取得了律师資格回来，她的工作就是給那些幽居深閨的妇女做法律顧問。根据苏坦納小姐的意見，敏娜克西告了丈夫一状，要求給她贍养費。她現在不想在丈夫家里住下去了。其实，敏娜克西并不需要贍养費，她在娘家尽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过她想讓笛格維加雅·辛丢点面子再走。想不到笛格維加雅·辛反而誣告她不守妇道。萊易老爷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使这个坏名声张揚出去，可是現在敏娜克西說什么也不願意見丈夫的面了。虽然法院不受理笛格維加雅·辛的起訴，而且判决敏娜克西应該得到贍养費，但是这屈辱却使她的心灵受到了創伤。她一个人单独住在一間房子里，积極参加妇女解放运动；但她心中的怒火却不能平熄下去。

有一天，她在盛怒之下拿起一根鞭子，跑到笛格維加雅·辛的公館去。那兒正聚集着一批流氓，还有一个妓女在跳舞。她像一个女战神似的冲进这邪恶的人群里，掄起鞭子乱打，挨了打的人一个个四处奔逃。看見她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那帮流氓怎么还敢逗留呢？等到只剩下笛格維加雅·辛一个人的时候，她又在他身上唰唰唰地抽起来，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覚。那个妓女

一直畏縮地站在一个角落上。現在該輪到她了。敏娜克西想把鞭子系得更結实一些再去打她，可就在这时候，那妓女走过来俯伏在她的脚边，哭哭啼啼地說："太太，今天您饒我一条命吧。往后我决不上这兒来了。我沒有过錯啊。"

"嗯，你沒有过錯。"敏娜克西厭恶地瞧了她一眼說。"你知道我是誰嗎？去吧，往后千万別上这兒来。我們妇女只是男人享乐的工具，这絲毫不能怪你。"

"老天爷保佑您幸福。"那妓女把头擱在她的脚上，激动地說。"我听說您是个好人，我現在亲眼看見了您眞是个好人。"

"你說的幸福是指什么？"

"随您指什么，太太。"

"不，你說。"

那妓女吓得惶惶無主。她为什么想起要对敏娜克西祝福呢？既然已經保住了一条命，就該悄悄走自己的路才是，偏偏想要說句吉祥話！現在怎么脫手呢？

"願太太的运道越来越好，願太太的地位越来越高，願太太的名声越来越大。"她战战兢兢地說。

"你倒說得不錯。"敏娜克西微微一笑。

她坐上自己的汽車，到本区政务官那兒去报告了这件事情，接着就回家去了。从此以后，夫妻之間結下了深仇大恨，笛格維加雅·辛随身带着一支手槍，在四处寻找她的踪迹，她也雇了两名身强力壮的汉子作自己的保鏢。

萊易老爷一手建成的那个欢乐的天堂，他在去世以前将要亲眼看着它毁灭了。現在他对人間的一切都感到失望，漸漸沉入內心的世界里去了。曾經鼓舞过他的那些願望既已变成泡影，他只好在敬神和祈祷中去寻找慰借，而他覺得这比一切的願望更

要真实得多。他曾用那新近得到的財产作抵押，借了一笔債，債务还沒有償清，財产却已經从他手里溜掉了。部长的收入固然丰厚，可是这笔錢只够維持部长职位的威望；为了他私人的豪华排場，他还得增加佃农們的地租，要他們送礼，否则就不把田地租給他們，——虽然他不願意这样做。他不想迫害佃农，他同情他們的处境，但他是迫于自己的需要啊！不幸的是，在祈祷和敬神里他也無法安靜下来。他想摆脱俗念，但是俗念不讓他摆脱。这一場剧烈的搏斗使他感到抑郁和煩躁。他的心境既然無法宁靜，身体又怎能保持健康呢？尽管他想尽方法讓自己百病不生，但各种各样的疾病还是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厨房里备办着各式菜餚，但他吃的却照例是豆子和薄餅。他知道，他同輩的許多地主比他更卑鄙、墮落，比他負債更多，知道他們完全沉迷在驕奢淫佚的生活里；但他不可能淪落到这样無耻的境地。他心里的崇高的理想还沒有死灭。他不能把对农民的勒索、欺詐和暴行看作地主阶級的光荣与权力，这样做他的良心会感到不安，而这也就是他最大的悲剧。

32

米尔扎·庫尔謝德是个閑不住的人，他出了医院以后，又开始了一件新的工作。什么工作呢？——把城中的妓女編成了一个戏班子。

在他自己的黃金时代，他曾經度过非常荒淫的生活，最近在医院里一个人躺着忍受創伤的折磨，他忽然变得虔誠起来了。那一段生活的回忆使他感到悔恨和痛苦。要是当初他明白过来，他

可以对人們作多么大的帮助，可以减輕多少人的悲哀和貧困啊，但是他把那些錢都耗費在荒淫的生活里了。当然，在遭逢不幸的时候，我們的灵魂是会覚醒的，这幷不是什么新穎的發現。人到了老年，誰又不追悔自己青春时期的过失呢？唉，要是当初他能够多做些好事，能够多积蓄一些知識和力量，那今天他的心境就会平靜得多了。

在医院里，他也痛苦地感覚到，他在这世界上沒有一个亲人，等到他死了的时候，沒有人会为他洒几滴眼泪。他常常回忆起过去的一桩事情：有一次他在巴斯勒附近的乡村里害了瘧疾，一个农村姑娘全心全意地看护他。病好以后，他想拿点錢和首飾来酬謝她的恩情，但她两眼噙着泪水，低着头，不肯收下那份礼物。現在在这个医院里，护士們对病人的看护都按着規定、制度，而且也显得热誠，可是，那个沒有經过訓練的、不熟練的农村姑娘所表現的爱意和虔心，在她們的身上是找不到的。不过，那姑娘的可爱的面影，后来就在他心上消逝了。他答应过再跟她相見，但他从来沒有再到她那兒去。他狂热地沉迷在享乐里，压根兒就沒有記起她来，即使記起来也只是怜憫她，而不是爱她。不知道她的境遇現在如何？她那悲戚、溫柔、宁靜而淳朴的容貌，近来总是在他的眼前浮現。唉，如果他跟她結了婚，那他現在的生活該会多么幸福啊！他亏待了这个农村姑娘，心里覚得难过，因此他同情所有的妇女，想为她們做点事情。当河水氾濫时，陽光在那渾浊、湍急、浪花四濺的水流里給冲击得支离破碎，而今水流平靜了，澄清了，陽光可以一直照射到水底了。

一个凛冽的春天的黃昏，米尔扎正在他那間小屋的走廊上跟两个妓女坐着聊天的时候，梅达来了。米尔扎热烈地跟他握手說："我正在恭候駕临哩。"

两个漂亮的妓女嫣然一笑。梅达覚得不好意思。

米尔扎示意她們两人离开那兒，邀請梅达在垫子上坐下。“我正想亲自来看你。”他說。“我覚得，我計划要做的事情，沒有你的帮助是完成不了的。你只消在我的背上拍一下，說句鼓舞的話：‘好，米尔扎，干吧，小伙子！’那就行了。”

“你計划要做的事情，是用不着我这样的書呆子帮助的。”梅达微笑着說。“你比我年长，閱历也很丰富，最卑微的人你也能影响他們，如果我也具有这种力量的話，天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

米尔扎簡单扼要地向梅达說明了他的新計划。他認为那些到花街卖笑的女人，或者是为了什么原因無法在自己的家里体体面面地住下去，或者因为經济困难，不得不走上这一条路，如果这两个問題能够解决，那么許許多多的妇女便不致于这样堕落了。

梅达也像其他富于思考的先生們一样，曾經对这个問題作过充分的考虑，他覚得使妇女們走上这条路的，主要是淫乱的天性和享乐的欲望。两位朋友对这个問題爭論起来，各人坚持着自己的意見。

“你对这个問題沒有冷靜地思考过，”梅达捏起拳头，往空中一击，說。“生活問題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享乐的渴望不是面包可以滿足的，这种渴望需要人世間最好最好的东西才能滿足。在社会制度沒有来一个天翻地复的变革以前，像你組織的这种戏班子是不会收到什么效果的。”

“而我說这仅仅是一个生活問題，”米尔扎吹胡子瞪眼地說。“当然罗，这問題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的。对工人来說，这不过是面粉、豆子和一間草房的問題。对律师来說，那就是一

部汽車、一座公館和一个佣人的問題了。人并不仅仅需要面包，还需要許許多多的东西。要是在妇女們面前，这問題也表現出各种各样的形态，那怎能怪她們呢？”

如果梅达再好好地想一想，他便会明白他跟米尔扎的意見并沒有什么分歧，不过是說法不同而已；可是，在激烈的爭論中，哪兒还有耐心去仔細思考呢？他气急敗坏地說：“对不起，米尔扎，只要有錢人在世上存在一天，妓女也会存在一天。你的戏班子能不能搞成功，我表示怀疑，即使搞成功了，最多你也只能拉到十来个女人参加，而且不会存在多久。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有演戏的本領，正如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做詩人。就算妓女們在你的戏班子里能够长久待下去，她們在花街上的位置也还会有人来代替的。要砍倒一棵大树，必須用斧头斬它的根，光是揪掉一些树叶是無济于事的。在有錢人里面，偶然也出現这样的人，他們拋却一切，虔心敬神，可是有錢人的統治还是照样巩固，一点不会动搖。”

梅达的固执不化，使米尔扎感到惋惜。一个博学深思的人竟然說出这样的話来！社会制度难道是輕易改变得了的嗎？那需要几百年的时間才办得到啊！在社会制度沒有改变以前，这种不幸的現象就讓它存在下去嗎？难道不应該取締这种現象，要讓妇女們永远作男人的欲望的犧牲品？为什么不把老虎关在籠里，使得它虽有爪牙也無法伤人呢？难道在社会制度沒有改变以前，就只好一声不响地坐着，就不应該讓老虎馴服起来？有錢人爱怎么花錢都可以，米尔扎先生是不在乎的。他們在酒里淹死也好，把汽車編成花环挂在脖子上也好，修建城堡、慈善院和清眞寺也好，他一点也不在乎。但他們可不能蹂躪女人。这是米尔扎先生無法容忍的。他要把花街上的女人全都搜尽，使得那

些富翁的錢要找一个人来啐一口也找不到。当酒店門口站着糾察队的时候，那些有錢的酒鬼还不是喝点清水就把酒瘾压下去了嗎？

梅达对米尔扎的这种愚蠢想法一笑置之。“你得知道，”他說，“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国家，那兒是沒有妓女的，可是那兒的有錢人也是要什么有什么的。”

“知道，謝謝你，我知道。”米尔扎也把梅达的固执付之一笑。“托你的福，我也見过一点世面；不过，这是印度，不是欧洲。”

“人的本性全世界都是一样。”

“可是你也得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种可以称作它的灵魂的东西，而純潔是印度文明的灵魂。”

“你尽管自我陶醉好了。”

“你这样詛咒財富，可你又不知疲倦地維护康納，这你該怎么說？”

梅达的火气消失了。他心平气和地說：“我維护康納，是在他摆脫了財富的魔爪之后，如果你看見他目前的境況，你也会同情他的。再說，我所有的时間都埋头在書本和大学的課程里，一点兒閑工夫也騰不出来，我又怎么能維护他呢，最多只能对他說几句同情的話而已。倒是瑪尔蒂小姐維护了他，而且救了他。我一直不知道，人的心灵深处隱藏着多么巨大的牺牲的力量啊。你什么时候也去看看康納吧，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他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同情。”

“旣然你說了，那我一定去。”米尔扎仿佛有点不願意似的說。“有你在一起，到地獄去我也不反对。唔，你不是要跟瑪尔蒂小姐結婚嗎，这消息已經传遍全城了。”

“我正在頂礼膜拜哩，”梅达难为情地說，“不知道要哪一天

才能得到恩宠。”

“她不是为你憔悴嗎？”

“我也曾經有过这样的妄想，但当我伸出手去想要把她抓住时，我却發現她飞上云端去了。那样高的地方，我怎么能够到达呢？我正在祈求她降到下界来。而今她連話也不跟我說了。”

說完这一番話，梅达高声笑起来，笑声里似乎带着哭泣的意味。接着他起身告辞。

“我們什么时候再見面？”米尔扎問道。

“現在有一件事情麻煩你，你得去看看康納。”

“我一定去。”

米尔扎在窗口望着梅达离去。梅达沒精打彩地走着，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

33

梅达博士先是考察别人，現在他自己却受到别人考察了。瑪尔蒂跟他疏远以后，他开始惊慌起来，深怕他会失掉瑪尔蒂。瑪尔蒂有好几个月不曾来看他，有时他按捺不住，跑到她家里去，也还是見不着她的面。在魯德拉帕尔和沙罗吉的恋爱引起糾紛的那些日子，瑪尔蒂每天都要来找他一两次，請他出主意；等他們两人去了英国，她也就不再跟梅达来往了。在她家里也不容易見到她。看样子，她是在躲避他，是在强使自己不要想到他。那时候他正在写一本書，但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思想已經不能集中了。

他一向不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每月的收入共有一千卢比

以上，可是一个銅板也不会剩下来。他吃的只是烙餅、豆粥，幷無別的珍饈美味。如果他有什么享受，那就是他自己駕駛的一輛汽車。他的錢一部分花在买書上，一部分花在捐款上，一部分用来补助清寒的学生，一部分用来布置他热爱的花园。他从外国用高价买来各种各样的幼苗，把它們种在花园里。人們也許会說这是他迷了心窍吧，可是近几个月来，他对这花园也有点兴味索然了。生活的安排越發紊乱了。每天吃点粗茶淡飯，一个月的飯錢却要一百多卢比！他的紧身长袍已經旧了，但他穿着它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要做一件新的却沒有錢。有时候他不能不吃沒有油的豆子，因为油是什么时候买的，他压根兒記不起来，想問問厨子也不好开口。厨子不会以为他是不信任人嗎？

終于有一天，在三次拜訪都失望之后，他第四次拜訪时算是見到了瑪尔蒂。瑪尔蒂一看到他这副光景便忍不住說："莫非这个冬天你就这样度过嗎？你穿上这件衣服不害臊？"

瑪尔蒂虽然不是他的妻子，跟他却是那么接近，她在那句問話中流露出了对待亲人的感情。

"有什么办法呢，瑪尔蒂？省不下錢来呀。"梅达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說。

瑪尔蒂覚得很惊奇："你一个月掙一千多卢比，連自己縫衣服的錢都沒有？我的收入从来沒有超过四百卢比，可是我靠这点錢維持全家的用度，还多少省下一些哩。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我一个銅板也沒有多花。我不是胡乱花錢的人。"

"好吧，在我这兒拿錢去做两件新衣服。"

"我自己这次一定要做。眞的。"梅达覚得不好意思了。

"往后你到这兒来，要收拾得像个人样才行。"

"这条件太苛刻了。"

"苛刻就苛刻吧，对你这号人不苛刻不行。"

可是他的錢袋是空的，沒有錢又哪兒有勇气上成衣店去呢？沒有衣服又哪兒有脸上瑪尔蒂家去呢？他心里覚得慌乱不安。

有一天，一場新的灾难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他有好几个月不曾付房租了，每个月又往上增加七十五个卢比。房东催了許多次也收不到錢，就給他提出限期搬家的通知；可是限期搬家的通知也不能变出錢来呀。限期滿了，錢可还是沒有拿到。于是房东不得不向法院告了他一狀。房东知道，梅达是一个体面的紳士，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但是梅达六个月不付房錢，他实在不能再講人情了。而梅达在这問題上絲毫不为自己辯护，因此法院作了于他不利的判决。房东要求立即执行判决。法院的执行吏因为自己的兒子在大学念書，而且受过梅达的补助，就赶来先通知梅达一声。恰好那时候瑪尔蒂也在。

"干嗎要把他押起来？为了什么事情？"瑪尔蒂問道。

"是关于房租的判决，"执行吏說，"我想我应当先来通知先生一下。四五百卢比的事兒，不是一笔了不起的数目，只要先生在十天內付款，一点关系也沒有。我会讓房东答应延期十天的。"

"瞧你落得这副光景！"执行吏走了以后，瑪尔蒂用充滿譴責的語調說。"我眞奇怪，你怎么写得出这样厚厚的書来？房租欠了六个月，可你一点兒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梅达羞愧得低着头說。"只是省不下錢来。我一个銅板也不乱花。"

"你記帐沒有？"

"怎么沒有？我有了进項的时候就把它記下来，要不然，收所得税的人是不会讓我安生的。"

“那么用出去的錢呢？”

“那倒是沒有記。”

“为什么？”

“写起来麻煩。”

“那你为什么写这样厚的書？”

“写書用不着費事，拿起笔，坐下来就写。可是我不能老把帳簿摆在面前，每次用点錢都往上面記一笔呀。”

“那这笔錢你怎么付呢？”

“向别人借。你手边要是有錢的話，借給我吧。”

“要依我一个条件我才能借給你。把你的收入全都交給我，支出也得由我負責。”

“啊，”梅达高高兴兴地說，“要是你願意挑起这个担子，那还有什么話說？我才求之不得哩。”

瑪尔蒂把法院追繳的房錢付清了，第二天梅达不得不騰出那座房子来。她在自家的房子里分了两个寬敞的房間給梅达住，梅达的膳食等等問題也在她家里作了安排。梅达沒有多少别的东西，但他的書籍却要好些輛大車才裝得完。他那两个房間里到处是書。他扔下了那个花园，心里委实难过，不过瑪尔蒂把她家的院落全都交給他，随他爱种什么花草都可以。

梅达倒是覺得优游自在了，可是瑪尔蒂在管理他的收入支出时却不得不应付很大的困难。她發現，收入固然是一千多卢比，但是这些錢都耗費在私人饋贈上面去了。有二十几个年青人靠着他的补助在大学念書，靠他补助的寡妇也不比这些年青人少。她不知道应該怎样減少这一笔支出。如果她減少了，一切的責难和詆毁都会落在她一个人的头上。她有时抱怨梅达，有时抱怨自己，有时又抱怨那些請求补助的人，他們要一个正直

而慷慨的人負担自己的生活，居然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当她發現那些受到补助的人里面有的根本不值得补助时，她越發气憤了。有一天，她为这事情把梅达斥責了一頓。

听了她的責备，梅达滿不在乎地說："你願意給誰就給，不願意就不給，你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用不着問我。当然罗，你也得答复他們。"

"哼，說得可好，"瑪尔蒂生气了，"好名誉是你的，坏名声却背在我头上。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作这种施舍。这种施舍只能使人苟且偷安，坐享其成，它对人的尊严的損害，比不公平的行为所能造成的还要大；反过来，我覺得不公平的行为使人产生反抗的情緒，对社会倒是大有好处的。"

"我也这么想。"梅达表示同意。

"你可不是这样想的。"

"不，瑪尔蒂，我說的是真話。"

"那你的思想和行动为什么要这样矛盾呢？"

到了第三个月，瑪尔蒂使很多請求补助的人感到了失望。有的人她干脆拒絕，有的人她婉言推却，有的人她破口大駡。

梅达的收支情況的确漸漸好轉了，但这又使他感到一种懊恼。第三个月，当瑪尔蒂为他省下了三百卢比的时候，他什么話也沒有說，但是在他的眼里，瑪尔蒂却不如先前那样崇高了。一个女人应該具有慈善和犧牲的美德。这是女人最大的光荣。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美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錙銖計較的才干他只能看作女人的缺点。

梅达的新衣服做好了，还买了一个新手表，但他因为不好意思，接連好多天都沒有出門。他覺得只顧自己的享受是最坏不过的事情。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瑪尔蒂想竭力把一张收支对照表捆住梅达，想把他的施舍的門关閉起来，可是她为了拯救别人的性命，絲毫也不吝惜自己的时間和仁愛的感情。到有錢人家去看病，她非要診費不可；但对穷苦的人，她看病不要錢，給药也不要錢。他們两人之間的区别仅仅在于：瑪尔蒂既要顧到家里，也要顧到外面，梅达却只顧到外面，因为他沒有家庭。两人都想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摆在梅达面前的生活道路是寬敞而坦直的，除了他自己以外，他用不着負起什么責任。瑪尔蒂的道路却很艰难，她承担着种种責任，也受到种种羈絆，而这些都是她無法摆脫也不想摆脫的。倒是这种羈絆使她获得了生活的激励。現在她跟梅达亲密相处以后，覚得梅达好似在無边森林里过惯了游蕩生活的一只野兽，她是無法把它幽閉在狹小的籠里的，縱然把它幽閉起来，它也会咬呀、抓呀，想要毁掉籠子冲出去。即使在籠里有各种舒适的享受，它的心也总是时时渴望着森林的自由。对梅达来說，家庭的世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世界的一切規矩習俗他都茫然無知。

以往他是从外表来看这个世界的，認为这个世界里只是充滿着狡詐和欺騙，举眼一看，到处都是坏事，但当他深入观察时，他發現了在这些坏事的掩盖下也有着牺牲和愛情，有着勇气和耐心；他同时也發現，这些美德在需要的时候是难于得到的，因此心里产生了疑惑，等到他在疑惑中看見瑪尔蒂以女神的姿态从黑暗里走出来时，他便無法抑制自己，热切地朝她扑过去，想要尽力把她隱藏起来，甚至不讓别人瞧她一眼。他不曾注意到，这种幻覚是毁灭的根源。像愛情这样微妙的东西，难道可以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起来嗎？它需要充分的信任，充分的自由，充分的責任感。它自己蘊蓄着成长的力量，它需要的只是空气和

陽光。爱情不是一堵墙，可以在它上面叠上一塊塊的砖头。爱情是有生命的，它有着往外伸展的無穷無尽的力量。

梅达搬到这幢平房以后，每天都有机会跟瑪尔蒂見面很多次。他的朋友們都認为他要結婚了，所差的只是形式上的手續而已。梅达自己也怀着这样的梦想。如果瑪尔蒂要跟他断絕关系，那她为什么要对他这样多情呢？也許她是讓他有时間考虑考虑吧。而他在仔細考虑之后，已經决定了：沒有瑪尔蒂，他只是半个人，只有瑪尔蒂能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因为表面看来，瑪尔蒂虽然好像是个寻欢作乐的女人，其实她內心却具有坚毅的力量。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当初是瑪尔蒂覚得飢渴，而今是梅达渴得难忍。他在遭到一次拒絕之后，已經鼓不起勇气来跟瑪尔蒂談这个問題了，虽然他現在一点也不怀疑瑪尔蒂会答应他。他在近处观察了瑪尔蒂以后，覚得她的魅力越来越大了。这正如在远处看一本書的时候，書上的字是模糊不清的，只要挨近一看，字迹便历历在目，而且显示出了它們含蓄的意义。

同时，瑪尔蒂已經雇了戈巴尔作园丁，照料她家的花园。

事情是这样發生的。有一天，她出去看了病人回来，半路上她的汽車沒有汽油了。車是她自己駕駛的。她在發愁要怎样才能弄到汽油。那是寒冷的十一月天，夜里九点多鐘。路上靜悄悄的，找不到一个人把汽車推到加油站去。她在心里連連詛咒她的佣人：“这偷懶的家伙！也不看看有汽油沒有。”

恰好在那时候，戈巴尔出現了。他瞅見瑪尔蒂站在汽車旁边，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便替她把汽車推到加油站去。

“你願意上我那兒去干活嗎？”瑪尔蒂愉快地問道。

戈巴尔怀着感謝的心情同意了。工錢講定每月十五个卢比。他很喜欢园丁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他曾經干过，而且很有

兴趣。在工厂里干活，工錢要多一些，但是那种活兒他已經感到厭恶了。

从第二天起，戈巴尔开始到瑪尔蒂家里来上工。他得到了一間房子。裘妮娅也跟着来了。每次瑪尔蒂到花园里去，都看見裘妮娅的孩子蒙加尔在玩土。有一天，瑪尔蒂給了他一塊糖，孩子从此跟她混熟了．只要一看見她，便跟在她后面轉，不得到糖就不肯离开。

有一天她又到花园里去，却沒有看見那个孩子，問了裘妮娅，才知道孩子發烧了。

“發烧！”瑪尔蒂惊慌地說。“那为什么不带他上我那兒来？我去看看他，好不好？”

孩子昏迷不醒地躺在小床上。泥屋里是那么潮湿、黑暗，即使在这寒冷的冬天也有那么多蚊子，瑪尔蒂簡直一分鐘也無法待下去；她匆匆忙忙地回到屋里去拿了温度表来一試，华氏表一百零四度！她耽心这是出天花。孩子还沒有种过牛痘。如果讓他在这潮湿的屋子里住下去，恐怕温度还会上升。

孩子忽然睜开眼睛，看見瑪尔蒂站在旁边，便用求怜的眼光盯着她，而且伸出手来想要她抱。瑪尔蒂把他抱在怀里，輕輕地拍着他。

孩子到了瑪尔蒂的怀里，仿佛感覚到很大的幸福似的，用他那發燙的手指抓住瑪尔蒂脖子上的珍珠項鏈，往着自己身边拉过去。瑪尔蒂把項鏈取下来，挂在他的脖子上。孩子的自私的天性，即使在这种情境里也表現出来了。他拿到項鏈之后，覚得沒有必要再待在瑪尔蒂的怀里了，因为他怕瑪尔蒂会把項鏈搶过去。他認为現在在裘妮娅的怀里比較安全。

“你这个小滑头，”瑪尔蒂兴高采烈地說，“东西拿到手就想

溜了！"

"給，孩子，是小姐的东西。"裘妮婭說。

孩子双手握着項鏈，气鼓鼓地瞧了媽媽一眼。瑪尔蒂对他說："你戴吧，孩子，我沒有問你要。"

于是她回到屋里，把自己的客厅騰出来，馬上叫裘妮婭搬到那兒来住。

蒙加尔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天堂一般的世界。天花板上挂着电扇和彩色灯泡，墻上挂着圖画。他长久地凝視着这些东西。

"蒙加尔！"瑪尔蒂温存地叫了他一声。

蒙加尔带着淡淡的笑意望着她，仿佛在說："我今天笑不起来了，小姐！有什么办法呢？您想法救救我吧。"

瑪尔蒂对裘妮婭詳細解释了应該注意的事情，临走时又說："你家里要是有别的女人，告訴戈巴尔把她接来住两三天。我怕孩子是出天花。你家离这兒有多远？"

裘妮婭說出了家乡的名字和它在什么地方。那兒离城約莫有四十英里。

瑪尔蒂記起了柏拉里。"是不是在东边半哩路的地方有一条河的那个村子？"她問。

"是呀，是呀，小姐，就是那个村子。您怎么知道的？"

"有一回我們到过那个村子，待在何利的家里。你認得他不？"

"他是我的公公呀，小姐。您想必也見过我的婆婆吧？"

"見过，見过，看样子是个很明理的女人。她跟我談了許多事情。那你就打發戈巴尔去把他媽接来吧。"

"他不会去接她的。"

“为什么？”

“为了些事情。”

裘妮娅得料理家中的一切杂事：烧飯、洗碗、扫地、汲水，全都要她一个人做。白天，她和戈巴尔两人吃点炒豆应付过去，等到晚上瑪尔蒂来了，她才去烧飯，瑪尔蒂则坐在孩子的身旁。她屡次想要守护孩子，可是瑪尔蒂不讓她来。夜里孩子的热度增高，不安地扳来扳去，瑪尔蒂把他抱在怀里，在房間里总要来回地走好几个鐘头。

第四天，孩子的天花出来了。瑪尔蒂讓家里所有的人都种了牛痘，她自己也种了，还有梅达、戈巴尔、裘妮娅和厨子，沒有一个人躲得过。头一天，孩子出的天花又稀又少，第二天就胀大了，变得像一顆顆的葡萄一样，接着越来越大，而且很多顆連在一起，变成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蒙加尔渾身热辣辣的，又痒又疼，觉得焦躁不安，一直用凄惨的声音呻喚着，用乞怜的眼光望着瑪尔蒂。他的呻吟像个大人一样，他的眼光也像个大人一样，仿佛那难于忍受的痛楚已經把他的天眞無邪的嬰孩时代赶走，他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年青小伙子了。他那稚嫩的心灵仿佛已經开了窍，他明白只有瑪尔蒂的努力才能把他治好。瑪尔蒂有事走开，他就嗚嗚咽咽地哭起来，等到瑪尔蒂一出現，他又一声不响了。

夜里他更是不安静，瑪尔蒂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得在他的旁边坐个通宵，但她从来沒有感到厭煩。不过有时侯她忍不住要对裘妮娅發發脾气，因为裘妮娅愚昧無知，总是做些不該做的事情。她跟戈巴尔两人都很相信祓魔驅邪那一套玩意，在这兒却沒有机会这样做。再說，裘妮娅虽然已經生了两个孩子，却不知道孩子应該怎样撫养。蒙加尔一惹她心煩，她便破口大駡。只要

有一点兒閑工夫，她就躺在地上呼呼睡去，不到天亮不起来。戈巴尔又仿佛害怕走进那个房間。瑪尔蒂在那兒坐着，他怎好进去呢？她向裘妮娅問問孩子的病情，吃过飯，倒头便睡了。

自从那一次罢工受伤以后，戈巴尔的健康一直沒有完全恢复，稍微干点活兒就会覺得疲倦。在裘妮娅割草卖的那些日子里，他因为安心休养，身体有了一些起色；可是这几个月来，他都在干着扛东西、拌水泥的繁重活兒，身体又給拖垮了。而瑪尔蒂家里的活兒也不少。整个花园都得浇水，还得修整花床、拔除杂草、喂牛、挤牛奶。主人又是那么仁慈，他干起活来怎能偷懶呢！这种感恩的心情使他一忽兒也不能安安生生地坐下来歇息；再說，梅达自己也拿起鉄鍬，在花园里接連干几个鐘头，那他又怎能歇息呢？他自己枯萎了，花园却在發出一片新綠。

梅达也爱上了戈巴尔的孩子。有一天，瑪尔蒂把孩子抱在怀里，讓他揪梅达的胡子。那頑皮的小家伙使劲抓住胡子，差点連老根也拔出来了。梅达的眼睛里噙滿了泪水。

“这小坏蛋！”梅达生气地說。

“你为什么不把胡子剃光呀？”瑪尔蒂搶白他一句。

“我的胡子比命还貴重哩。”

“他要是再抓住，准会給你連根拔掉的。”

“那我就把他的耳朵揪下来。”

蒙加尔对于拔胡子感到了特别的兴趣，他哈哈笑着，越發带劲地揪着胡子；梅达自己或許也尝到了讓他揪胡子的乐趣，因为他每天都要讓蒙加尔給他揪两次胡子。

自从蒙加尔出了天花，梅达也非常耽心，他常常走到那个房間里，焦急地瞅着蒙加尔。一想到这孩子正在忍受的种种痛楚，他那善良的心不禁顫栗起来。如果他受一点磨难能使这孩子好

起来，那他是甘願到天涯海角去过痛苦的流浪生活的；如果用金錢能使这孩子好起来，那么，哪怕他得去乞求施舍，他也願意；但現在他一点办法也沒有。甚至撫摸一下孩子的身体时，他的手也会發抖，深怕戳破了孩子身上的痘泡。但他看見瑪尔蒂多么輕柔地把孩子抱起来搭在肩上，在房間里踱来踱去，又多么温存地哄着孩子喝牛奶，这种深厚的感情不知道使得瑪尔蒂在他的眼里升高了多少。瑪尔蒂不只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母亲，而且不是平常的母亲，是眞正名副其实的母亲，德妃，是生命的創造者，她能够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仿佛她一向都在积蓄着母性的感情，今天才把这种感情慷慨地奉献出来了。她的整个身心都洋溢着母性的感情，仿佛这才是她的眞正面目，平日的弄姿作态、爭奇斗艳，不过是借以掩飾母性的感情，把这种美德珍藏起来罢了。

夜里一点多鐘，蒙加尔的哭声把梅达惊醒了。他想，可怜瑪尔蒂一直守到半夜，这时候要爬起来該是多么困难啊，如果房門沒有关上，他就去哄哄孩子，讓他不要哭。他連忙起床，走到那房間門口，透过門上的玻璃往里面张望。他看見瑪尔蒂抱着孩子坐在那兒，孩子在一个劲兒地哭。也許他做了恶梦，給什么东西吓坏了吧。瑪尔蒂哄他，拍他，把墙上的圖画指給他看，抱起他走来走去，可是孩子还是不肯住嘴。他看見瑪尔蒂这种無限的深情和博大的母爱，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眞想跑进去用自己的心去撫摸瑪尔蒂的双脚，而在他心底的激情中也涌起了說不尽的千言万語：我的爱，我的天仙，我的皇后，我的亲人……

“瑪尔蒂，給我开开門。”他在一陣激情中叫道。

瑪尔蒂开了門，用探詢的眼光凝視着他。

“裘妮娅沒有起来？”他問。“孩子哭得可厉害呀。”

“今天是第八天，”瑪尔蒂用充滿了同情的声音說，“他覚得更难过，所以哭了。”

“那給我吧，我抱他蹓一会，你一定疲倦了。”

“一轉眼你就会發脾气的。”瑪尔蒂微笑着說。

这倒是眞話；不过，誰肯承認自己的弱点呢？“你以为我这样沒有耐心？”梅达固执地說。

瑪尔蒂把孩子遞到他的怀里。孩子一到了他的怀里，馬上住嘴不哭了。大概是这孩子有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告訴他，現在再哭就沒有什么好处了。这个新人不是女人，是男人，而男人都是脾气暴躁的，也是冷酷無情的，他可以把他撇在床上，或者把他弄到外面的黑暗中去睡，然后自己走得远远的，还不讓任何人来挨近他。

“看見了嗎，我是怎么讓他住嘴的？”梅达带着胜利的驕傲說。

“是呀，你在这事情上倒很在行。你是在哪兒学的？”瑪尔蒂开玩笑說。

“跟你学的。”

“我是个女人，你可不能跟我学呀。”

“瑪尔蒂，”梅达不好意思地說，“我求你，把我那些話忘了吧。这几个月来，我是多么懊悔，多么慚愧，多么难过，也許你連想都想不到。”

“說眞的，我已經把它忘記了。”瑪尔蒂直率地說。

“我憑什么相信你的話呢？”

“有証据：我們两个人住在一所房子里，一塊兒吃飯，一塊兒說說笑笑。”

“你肯讓我向你求婚嗎？”

他把蒙加尔放在小床上，蒙加尔縮成一团睡着了。他以恳求的眼光凝視着瑪尔蒂，仿佛他的一切都决定于瑪尔蒂的允許似的。

“你知道，”瑪尔蒂激动地說，“在这世界上我沒有比你更亲近的人了。我把自己献給你已經好久了。你是我的引路人，我的偶像，我的师尊。你用不着向我求婚，只消对我示意一下就行了。我在跟你認識以前，只知道把享乐和私利当作自己生活的目标，跟你認識之后，你給了我啓示，讓我的生活有了个归宿。你的恩情我永远不能忘怀。你那次在河边講的話，我也总是記在心头。不幸的是，你对我的了解也跟别的男人一样，这是我沒有料到的。我知道，造成这种誤解的責任应該由我来負，但是，如果認为我在获得你的無比珍貴的爱情之后还会像从前一样生活下去，这对我是不公平的。你無法明白，我現在覚得自己是多么驕傲啊！得到了你的爱情和信任，我現在什么也不缺少了。这种幸福就足以使我的生活过得有意义了。我現在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她說着这番話，心中涌起了一陣激情，便偎依在梅达的怀里。那深藏在内心的感情，一旦宣泄出来以后，仿佛变得更加真实了。她渾身都因为喜悅而顫栗起来。本来她以为难于得到的幸福，得来却是那么容易，而且是那么近在身旁。内心的欢乐使她容光煥發，梅达仿佛覚得这是一种聖灵的光輝在照耀。这到底是一个女人呢，还是一个善良、純潔和犧牲的女神？

就在那时候，裘妮婭醒过来了，梅达便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以后接連有两个星期他都沒有机会跟瑪尔蒂談話。瑪尔蒂总是不肯单独和他見面。瑪尔蒂說的那些話一直在他心里迴响不息，使他感到慰借，也使他感到沉醉！

两星期以后，蒙加尔好了，不过他的脸上有了許多麻子。蒙加尔好了的那一天，瑪尔蒂請邻近的孩子們飽吃了一頓糖果，而且在神灵面前还了事先許下的心願。她現在体驗了为别人牺牲自己的生活会給她带来多大的幸福。裘妮婭和戈巴尔的喜悅也反映到了她的心里。她在享乐的生活里还从未嘗試过为别人解除痛苦以后所感到的这种幸福。她从前那些享乐的願望，就像結成果实的花朵似的消逝了。現在她已經超越了把物質享受看作最高幸福的境界，認为物質享受不仅浅薄，而且可憎，是使人走向毁灭的东西。当周围的矮小的泥屋仿佛在对她發出怨艾的时候，住在那寬敞的房子里又有什么乐趣呢？坐着小汽車出出进进，她也不感到得意了。蒙加尔这天真無邪的孩子在她的生活里投下了一片光明，在她面前打开了真正的幸福之門。

有一天，梅达的头疼得很厉害。他正閉上眼睛，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的时候，瑪尔蒂走来用手擱在他的头上問道："什么时候疼起来的？"

梅达覚得，瑪尔蒂的柔軟的手仿佛把一切的疼痛都給遣走了。他起来坐在床上說："是从中午疼起的，我从来还沒有害过这样的头疼；不过，你的手一擱在头上，我就覚得非常輕松，好像压根兒不曾疼过似的。你的手真有魔力！"

瑪尔蒂給他拿了一点葯来，严厉地吩咐他好好躺着休息，說完就想走出去。

"陪我坐一会兒吧。"梅达坚持說。

瑪尔蒂在門口轉过身来說："多講話也許又会疼起来的。好好躺下。近来我总是看見你不是讀就是写。歇两三天吧。"

"你一分鐘也不坐嗎？"

"我要去看一个病人。"

"好，那你去吧。"

梅达的脸罩上了一層憂郁的陰影，瑪尔蒂只好回到他的跟前說："好吧，你想說什么？"

"沒什么特別的事情，"梅达慘然地說，"我只是在想，这样深更半夜的你要去看什么病人？"

"就是莱易老爷的女兒。她的病情很严重，不过現在稍微好些了。"

瑪尔蒂走了以后，梅达又躺下了。他簡直不明白，瑪尔蒂的手一擱在他的头上，为什么疼痛便止住了呢？想必是她的手具有一种魔力，而这是她的虚心和仁爱給予她的。她已經变成了一个崇高的女性，像一顆灿烂的星星似的烱耀着光輝。她不再是爱的对像，而是献身的对象了。她已經变得可望不可及，而这种可望不可及对于伟大的灵魂却是最好的激励。献身的感情使得梅达想像中的爱情的幸福更加純净，更加感人。爱一个人固然需要敬重对方，为一个人献身却需要完全忘掉自己。爱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想要占有所爱的人，自己給出去的，总希望得到报偿；而献身的最大幸福却是牺牲自己，把自我毁灭掉。

梅达的巨著已經完成了，这本書他写了三年，对世界上各种哲学的要义作了綜合的論述。他把这本書献給了瑪尔蒂。書从英国寄来那一天，他送給瑪尔蒂一本，瑪尔蒂一看見書是献給她的，显得又惊异又懊恼。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認为自己不配享受这种荣誉。"她說。

"我可認为你配得上。"梅达自豪地說。"这不过是点無足輕重的事情。如果我有一百条命，我也会全都献給你的。"

"献給我？献給我这个只顧私利的人？"

"你的那种牺牲精神，只要我能有一点兒，我就会向自己道

貿了。你簡直是一个女神。”

“是一尊石头雕的女神，你为什么不这样說呢？”

“不，是牺牲的女神，善良的女神，純潔的女神。”

“那你眞是了解我！把我跟牺牲精神扯在一起！老实告訴你吧，我心里压根兒就沒有什么帮助别人、牺牲自己的念头。我所做的事情，直接間接都是为了私利。我若是唱歌，那并不是为了牺牲，或者是想用我的歌曲去撫慰那些受苦的灵魂，而仅仅是为了唱歌可以愉悅我的心境。我把葯品送給穷人，同样也只是讓我心里感到快活。这也許是因为我愛慕虛荣吧。可是你硬把我当作女神。現在你需要做的只是捧起香火来敬我了。”

“許久以来，我就在这样做了，瑪尔蒂，”梅达有点胆怯地說，“往后我也要这样做，不得到賜福决不罢休。”

“得到賜福以后，也許你就会把女神赶出神庙去了。”瑪尔蒂揶揄說。

“到那时候，我这个人已經不再单独存在了；崇拜者和被崇拜者将合成一体了。”梅达为自己辯护說。

“不，梅达，”瑪尔蒂严肃地說，“好几个月以来，我都在想着这个問題，最后我打定了主意，我們做朋友比做夫妻要幸福得多。你愛我，相信我，必要时我也敢說你会不惜自己的性命来保护我，因为你不惟是我的引路人，而且是我的保护者。我也愛你，相信你，而且为了你什么都可以牺牲。我只求老天爷讓我一輩子都能够这样做。为了我們达到完善的境地，为了我們的灵魂的升华，莫非这还不够嗎？若是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把我們的灵魂幽禁在狹小的籠里，自己的悲哀和快乐也只有自己尝受，那我們还能接近永恒的幸福嗎？这种生活只会阻碍我們前进的。当然，也有一些不寻常的人物，他們的脚上虽然戴着这种鎖鏈，他們还

是能够在發展的路上行进，而且正在行进。我也知道，为了要达到完善的境地，家庭生活中的爱情和犧牲也是極其重要的，不过我的灵魂还沒有那样坚强。只要沒有爱情，沒有亲眷的依恋，也就不会对生活存着什么迷妄的幻想，不会受到私利的牵引了。一旦我們的心里产生了迷妄的幻想，而且受到这种幻想的束縛，我們的仁爱的領域立刻就会萎縮，我們将会担負起許多新的义务，而我們全部的力量都将会耗費在履行这些义务上面。像你这样有思想又有才华的人，我不願意把你的灵魂囚禁在这个监獄里。直到現在，你都是为别人犧牲自己，很少顧到私利。我不会拉着你倒退的。你具有大爱和深心，能够把同情普及天下人，这样的人材世間是不可缺少的。現在到处沒有正义，到处是恐怖、欺詐和自私自利的行为，人們在發出痛苦的呻吟，你不去听取这种呻吟，还有誰去听取呢？你不能像那些伪君子似的把耳朵堵住啊。这种生活已經够你承担了。带着你的知識和智慧，带着你那觉醒了的仁爱精神，更热情、更坚决地往这条路上走去吧。我也要在后面追随你。你的生活有了意义，你使我的生活也过得有意义吧，我恳求你。如果你貪恋世俗的乐趣时，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一定把你拖回来，而且願老天爷保佑我不要失敗；万一失敗了，我将会为你洒几滴眼泪，然后把你撇开，至于我自己会有什么結局，会找到什么寄托，我也說不上来；不过，無論什么样的寄托都行，只要不是这种恩爱的羈絆。現在你說說吧，对我有什么吩咐？”

梅达一直在低着头諦听她的話。她說的一字一句仿佛都打开了他的心窍。这些想法以前只是像依稀的梦景一样在他脑里浮現，而今却变成生活的眞理躍动起来，他整个的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光明和純凈的感觉之中了。

人們在面对着一生的重大抉择时，往往会記起自己的童年。梅达的眼前現在也浮起了甜蜜的童年的往事：那时候他总是坐在守寡的母亲的怀里，享受着人間最大的幸福。你在哪兒呀，母亲，来瞧瞧你的孩子的善行吧。来給我祝福吧。你那任性的孩子今天得到新生了。

他双手抱住瑪尔蒂的脚，用顫巍巍的声音說："我听从你的吩咐，瑪尔蒂！"

接着，他們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人的眼泪不断地往外流。

34

西里雅的孩子罗姆快滿两岁了，已經会在村里到处乱跑。他自己有一种奇妙的語言，說起来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在他的語言里，"t"、"l"和"gh"的音特别多，"s"和"r"的音①却沒有，因此他管"罗蒂"(餅)叫"俄蒂"，管"杜德"(牛奶)叫"吐特"，管"薩格"(青菜)叫"达格"，管"考利"(瑪瑙貝)叫"套利"。他学起动物的叫声来，往往讓人們忍不住捧腹大笑。要是有人問他："罗姆，狗是怎么叫的？"罗姆就一本正經地說："梆—梆！"(汪—汪！)而且一面說一面跑过来咬人。"猫是怎么叫的？"罗姆"明嗚—明嗚"(咪嗚—咪嗚)地叫着，鼓起眼睛，学猫一样用爪子抓人。眞是个逗人乐的孩子。他一天到晚只晓得玩，吃喝都不放在心上。他不喜欢要人抱。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大門口的楝树底下把很多泥土扒在一起，在里面打滚，又把泥土撒在头上，或者

---

① 原为印地文字母，这是用發音相近的英文字母代替的。

把泥土堆起来造房子。他同那些跟自己一般大的孩子們总是玩不到一塊兒。也許是他覚得那些孩子不配跟他玩吧。

“你叫什么名字？”有人問他。

“拉姆，”他馬上回答。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瑪塔丁。”

“媽媽呢？”

“齐（西）里雅。”

“达塔丁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的糾糾（舅舅）。”

不知道是誰教他認达塔丁做舅舅的。

罗姆跟卢巴很要好。他是卢巴的宠兒。卢巴总是用油按摩他的身体，在他的眼睛上塗抹烏烟，替他洗澡，梳头，亲手一口一口地喂他飯，有时候还在夜間摟着他睡覚。丹妮娅罵她，說她的手脏，不許她乱摸乱动，但她哪里肯听。她曾經抱着破布做的洋娃娃学做母亲，現在旣然有了一个活生生的男孩子，洋娃娃哪里还能滿足她呢？

何利的房子后面，从前曾經有个牛棚，現在西里雅就在牛棚的废墟上盖了一間草屋住下来了。她总不能在何利的家里住一輩子啊！

瑪塔丁在花了几百卢比以后，貝拿勒斯的潘笛特們終于又使他变成婆罗門了。那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念了很多經文，請了許多婆罗門吃飯。瑪塔丁不得不吃牛糞，喝牛尿：牛糞使他的心淨化，牛尿使他的灵魂保持純潔。

从某一方面說，这次贖罪的确也使他变得純潔了。贖罪的熊熊聖火洗炼了他的人性，在那火焰的光輝下他也对宗教作了

一次徹底的考驗。打那天起，一提起宗教他就厭煩。他把脖子上的聖綫摘下来扔掉，把婆罗門的經書投进了恒河。現在他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了。他也發現，那些有学問的人虽然承認他是婆罗門，但一般老百姓直到現在也还不肯喝他倒的水。人們来請他看日子，每逢节日也向他布施；可是人們却不讓他触到自己的器皿。

西里雅生了孩子那天，他喝了双倍的麻酒，得意洋洋地挺起胸膛，不断地用手指头捻着胡鬚。"孩子会像誰呢？是不是完全像我？怎么去看看孩子呢？"他的心里激动不安。

第三天，他在地里碰見卢巴。"卢碧娅，你看見西里雅的孩子沒有？"他問道。

"干嗎沒有看見？"卢巴說。"紅紅的，胖嘟嘟的，眼睛大大的，头髮乱蓬蓬的。眼睛一霎不霎地瞪着人看呢。"

那孩子仿佛鑽进了瑪塔丁的心中，而且手脚直在动弹。瑪塔丁的眼里籠罩着一种迷醉的神情。他在欢乐中把小卢巴抱在怀里，扛在肩上，接着把她放下来，在她的脸頰上吻了一下。

卢巴理好头髮，毫無顧忌地說："你来吧，我抱着孩子远远地給你瞧。孩子就躺在走廊上。西里雅姐姐老是在哭，不知为了什么。"

瑪塔丁觉得很难过。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嘴唇在顫抖。

那天晚上，当黑暗吞沒了一切树木，村里所有的人都已經入睡的时候，他走到西里雅的門口，怀着深切的爱意諦听着孩子的哭声，他覚得这哭声里充滿了人間美妙的音乐，还充滿了甜蜜的幸福。

西里雅平常总是讓孩子睡在何利家里的小床上，她把孩子哄睡着以后，自己就干活去了。瑪塔丁常常借故到何利家里来，

偷偷瞅孩子一眼，好讓自己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

“干嗎害臊呀？”丹妮婭微笑着說。“把他抱起来，亲亲他吧。瞧你多狠心呀！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哩。”

瑪塔丁留下一两个卢比給西里雅就走出来了。孩子出生以后，他的灵魂也随着在成长，在發出閃爍的光芒。現在他的生活有了目的，有了意义，他也变得清醒、严肃，觉得自己已經有一种責任了。

有一天，罗姆正躺在小床上。丹妮婭有事出去了。卢巴听到孩子們吵嚷也跑到外面玩去了。家里一个人也沒有。就在那时候，瑪塔丁来了。孩子正在凝望着蓝天，带着那妍鮮的生命的喜悅，两脚乱踢，两手乱抓。一看見瑪塔丁，他就哭起来了。瑪塔丁抑制不住心头的爱，把他抱起来，貼着自己的胸脯。他整个的身心都酥軟了，仿佛陽光在水波中顫动一样。他在孩子的深徹、明净、充滿欢乐的眼睛里，仿佛看見了自己一生的眞实形影。同时他又有点怕，怕孩子的眼光会刺穿他的心——他是多么不純潔啊，他怎能撫摸上天恩賜的这个孩子呢？他战战兢兢地又把孩子放回床上去。恰好卢巴已从外面回来，他便走出了屋子。

有一天，下了很多冰雹。西里雅到市場上卖草去了。卢巴自己玩得起劲，沒有注意到罗姆。罗姆看見院子里鋪滿了一粒粒白色的冰雹，① 以为是撒了一地的糖果，他撿起很多来吃了下去，又在院子里玩了很久。当天夜里，他發了燒，第二天轉成肺炎，第三天黃昏就在西里雅的怀里死去了。

孩子虽然死了，他却依然是西里雅的生活中心。她的奶汁

① 原文在这一句的前面还有两句：“罗姆現在已經会坐了，而且会爬了。”这跟本章开始时說他快滿两岁，已經会在村里到处乱跑的情节显然有矛盾，故未譯出。

不断涌出，湿透了她的衣襟，同时她的眼泪也不断地滚滚流下。当初，她干完了一天的活兒，晚上把罗姆摟在怀中喂奶，她的生命里仿佛充满了孩子發出的光辉，而她也唱着温柔的歌曲，做着甜蜜的美梦，幻想着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的主宰就是罗姆。現在，她空閑的时候就在自己那間冷落的草屋里哭泣，而她的心也在猛烈地悸动，想要飞到她亲爱的孩子此刻一定在那兒嬉戏的另外一个世界去。

全村的人都对她的哀痛表示同情。罗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孩子啊，随便什么人叫他，他就偎到那个人的怀里去。他死了，摸不到他了，但他也变得更加可爱了。他的影子比他自身更美，更有趣，更迷人。

那一天，瑪塔丁再也掩飾不住心头的感情了。正如平常起風，我們挂上帘子遮挡，一旦暴風雨来了，我們却取下帘子，免得它給暴風雨卷走。他两手捧住孩子的尸体，独自一个人把它抱到河边去（那条河雨季时水面很寬，現在却干涸成一条綫了）。以后接連有八天，他的手都伸不直。可是那一天，他一点也不难为情，一点也不害怕。

而人們也沒有說他的閑話，大家反而贊嘆他的勇气和坚强。

“一个男子汉的立身行事，正該这样，”何利說，“爱上一个女人，为什么要甩了她呢？”

“别夸奖了，我討厭！”丹妮姬瞬动着眼珠說。“他算什么男子汉？这种男子汉我管他叫軟骨头。他爱上西里雅的时候，难道他是一个吃奶的孩子，不知道西里雅不是一个婆罗門？”

一个月过去了。西里雅又照常在干活。

那是一个黄昏，圓圓的月亮带着笑脸鑽出来了。西里雅在收获后的大麦地里拾麦穗，她把麦穗装在籃子里，正想回家，忽

然抬头看見了月亮，于是充滿痛苦的記忆像一弘泉水似的在她心头涌出来了。奶汁湿透了她的衣襟，眼泪湿透了她的臉庞。她搭拉着脑袋，嗚嗚咽咽地哭起来，仿佛想在哭泣里得到一些慰借。

忽然，她听見了脚步的声音，不禁吃了一惊。瑪塔丁从后面走来，站在她的面前，說："你要哭到什么时候啊，西里雅！再哭一陣他也不会活轉来了。"

說着，他自个兒也哭起来了。

西里雅原想譴責他几句，話到了嘴边却又說不出来了。她用另一种声調問道："你怎么到这兒来了？"

"我在路上經过，看見你坐在这兒，就走过来了。"瑪塔丁不好意思地說。

"你从来沒有跟他玩过啊。"

"不，西里雅，有一天我跟他玩过。"

"眞的？"

"眞的！"

"那时候我在哪兒？"

"你上市場去了。"

"你抱他的时候他哭了沒有？"

"沒有哭，西里雅，他还笑哩。"

"眞的？"

"眞的。"

"你只跟他玩过一次？"

"嗯，只玩过一次；不过我天天都去看他。我看着他在小床上玩，回来的时候心里就覺着輕松一些。"

"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我在后悔，那天不該把他抱在我怀里。他的死是我的罪孽的报应。”

西里雅的眼睛里显出了饒恕的神情。她把籃子頂在头上便回家去了，瑪塔丁也跟她一道走着。

“我現在晚上是住在丹妮姬嬸嬸的走廊上，我不願住在自己的家里。”西里雅說。

“我們两人的事情，丹妮姬总是在劝我哩。”

“当眞？”

“嗯，当眞。她一看見我就劝起我来了。”

走到村子附近时，西里雅說：“好啦，現在你从这兒回家去吧，免得你爹看見。”

“我現在誰也不怕。”瑪塔丁挺起身子說。

“他要把你从家里撵出来，那你上哪兒去呢？”

“我自己有一个家了。”

“当眞？”

“嗯，当眞。”

“在哪兒呀？我可沒有瞧見。”

“我带你看看去。”

两人繼續往前走着。瑪塔丁在前，西里雅在后。他們到了何利的家。瑪塔丁走到屋后，站在西里雅的草屋門口說：“这就是我的家。”

“这可是‘恰瑪尔’女人西里雅的家呀。”西里雅說。她的声調里充滿着嘲弄、痛苦和不信任的意味。

“这是我的女菩薩的庙。”瑪塔丁掀开門口挂着的破麻布帘子說。

西里雅的眼睛里閃閃發光：“如果这是一座庙，你到这兒来

也不过是敬一杯清水，然后就走开了。”

瑪塔丁把她头上的籃子取下来，用顫抖的声音説：“不，西里雅，只要我活着，我会永远听你支使，永远向你叩拜。”

“你説謊。”

“不，我敢發誓。听説巴泰西瓦里的兒子布勒沙利拚命糾纏你，你狠狠罵了他一頓。”

“誰对你説的？”

“布勒沙利亲口对我説的。”

“眞的？”

“嗯，眞的。”

西里雅擦了一根火柴，点上油灯。屋里一个角上摆着一口瓦缸，另一边是爐灶，爐灶附近摆着几样擦得亮晶晶的銅鉄器皿。中間鋪着稻草。那就是西里雅的床。她的床头是罗姆那张空蕩蕩的小床，小床側边摆着几件泥做的小象小馬，已經破碎不全了。玩具的主人已經不在，还有誰来照看它們呢？瑪塔丁在稻草上坐下，心里感到一陣难过，眞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

“你想过我沒有？”西里雅摸着他的背説。

“你时时刻刻都在我的眼前出現啊！”瑪塔丁抓住她的手，把它貼在自己的心口説。“你也想过我嗎？”

“那时候我可恨你哩。”

“一点也不可怜我？”

“一点也不。”

“那么，布勒沙利……”

“得啦，别数落人了！我在耽心，你要是住下来，人們会説什么話。”

“好人会説这是我們自己的事，坏人呢，他們説什么我也不

在乎。"

"那，誰給你燒飯呢？"

"我的好人兒西里雅。"

"那你还能做婆罗門？"

"我不想做婆罗門，只想做个'恰瑪尔'。婆罗門只晓得皈依自己的宗教，'恰瑪尔'却不管宗教这一套捞什子。"

西里雅紧紧抱住他的脖子。

35

何利的景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在人生的战斗中，他常常遭遇到失敗，可是他从来沒有失掉勇气。每一次失敗仿佛都給予他一种新的力量去跟命运搏斗。但他現在已經到了連自信都完全丧失的山穷水尽的境地了。如果在这种情景下他能够保住自己的生活信条，那也算是聊以自慰；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捐弃了自己做人的准則，也招来了不顧信义的名声，甚至不得不做了一些邪恶的事情，可是他一生的願望絲毫也沒有实現，那美好的日子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远远地离开他，現在他連这种幻覚也沒有了，甚至那騙人的希望所發出的閃爍的微光也消逝了。他好像一个战敗的君王，把自己那三亩地当作一个城堡，在里面躲藏起来，而且把它看成了命根子，想尽一切方法来保住它。他宁可挨餓，挨駡，宁可帮人干活，却不肯把这座城堡交出去。可是現在連这座城堡也不能不交出去了。他欠了三年的租子沒有交，諾凱·拉姆已經向法院提出控告，要把他的田地抽回。而他又告貸無門。田地交出去以后，他的后半生就只有做苦力过日

子了。这是老天爷的意旨啊，为什么要責怪萊易老爷呢？他畢竟要靠佃农来維持自己的生活呀。村里半数以上人家种的地都要給抽回去了。大伙会落到什么样的光景，他也会落到什么样的光景。如果命中注定他要过幸福的日子，他的兒子为什么会从家里跑出去呢？

黃昏时，他一个人坐着，沉入这种种思虑之中，忽然婆罗門达塔丁走到他的面前說：“何利，要抽回你的地的事情怎么啦？这些日子我跟諾凱·拉姆不講話，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听說，限期只差十五天了。”

何利搬了一张床給达塔丁坐。“他是老板嘛，愛怎么着就怎么着。”他說。“要是我手边有錢，哪会落得这样慘？我沒有大吃大喝，沒有胡乱花錢，就是收成不好，有点收成也卖不了几个錢，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你得把产業保住呀。往后靠什么过日子？祖上传下来的只有这么一点东西，連它也出脫了，你上哪兒去安生呢？”

“老天爷的意旨，我有什么办法啊？”

“有一个办法，你無妨試試。”

何利好像一个罪人得到了大赦似的，連忙摸着达塔丁的脚說：“你功德無量啊，馬哈拉其，除了你，我还能靠誰呢？我已經弄得走投無路了！”

“不会走投無路的。你只要明白，人在走运的时候有一套处世的方法，倒楣的时候又另外有一套处世的方法。走运的时候，一个人乐善好施，倒楣的时候呢，討飯也得干。眞到了那时候就得这样。好比我們身体健康的时候，不沐浴祷告就滴水不进口；生病的时候呢，不沐浴不漱口，就那样子躺在床上吃东西。眞到了那时候就得这样。在这个地方，我跟你之間有很大的差别；可

是，到了加格納特浦里[1]，什么差別也沒有了，在那兒，人不分貴賤，全都坐在一排吃飯。再說，罗摩王在患难之中也得吃舍瓦利[2]尝过的浆果，而且暗中藏起来把巴里[3]刺死。大人物在危急的时候尚且破除常规，那么，你我这等人又有什么顧忌呢？有一个拉姆·舍瓦克大爷，你知道不知道？”

“嗯，知是知道。”何利無精打采地說。

“他是我的主顧，日子过得挺好，又有田地又放債。这样威風凛凛的人我可沒有見过。他的老婆死了好几个月了，兒女一个也沒有。如果你願意把卢巴嫁給他，我可以跟他說說。我的話他决不推辞。姑娘已經长大了，世道又坏，万一出了点乱子，脸上也不光采。这是一个大好的机緣啊。姑娘也嫁出去了，你的田地也保住了，而且一切費用也可以省下来。”

拉姆·舍瓦克只比何利小两三岁。要把卢巴嫁給这样一个人，連想一想都是可耻的事情。一个是如花少女，一个却是龙鍾老头兒！何利这一生曾經遭受过許許多多重大的打击，然而最沉重的打击却是这一次。他今天已經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有人跟他談起出卖女兒的事情来了，而他連拒絕的勇气都沒有，只是滿怀抑郁地低着头。

“你有什么話說呀？”过了一忽兒，达塔丁問道。

“想想再說吧。”何利不置可否。

“这有什么好想的呢？”

“也得問問丹妮婭呀。”

---

① 加格納特是印度三大神之一徧入天，浦里是印度奧利薩省的一个地名。加格納特浦里即指浦里的徧入天神庙。在庙中祈祷时，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

②、③ 这两个典故都出自印度大史詩“罗摩衍那”。舍瓦利是比尔土著部落的一个女人，巴里是一个力大無穷的国王。

"你自己乐意不?"

"讓我想想吧，馬哈拉其！家族里从来沒有出过这种事情。也得顧到家族的名誉啊。"

"五六天之內給我一个回話。要不然，你只管去想好了，你的田地会給抽回去的。"

达塔丁走了。他对何利沒有什么顧慮，他顧慮的倒是丹妮娅。她把自己看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死也不肯放弃体面。不过，如果何利肯答应，她哭一陣閙一陣也会答应的。田地沒有了，也是丧失体面的事情啊。

"达塔丁来有什么事?"丹妮娅走过来問何利。

"沒有什么，只是談談我們的地要給抽回的事。"

"来卖个假人情罢了，他总不会借百把卢比給我們吧。"

"我們也沒有脸向他借喲。"

"那他为什么到这兒来?"

"来給卢巴說媒。"

"說給誰?"

"你知道拉姆·舍瓦克不? 就是說給他。"

"我沒有見过他，他的名字倒是早就听說过。是一个老头子吧?"

"老头倒不是，不过，也上了年紀了。"

"那你沒有罵达塔丁一頓? 他要是对我說起，我会那样回答他，叫他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沒有罵他，可是我也沒有答应。他說，婚事用不着花一个錢，田地也可以保住。"

"你为什么不給他戳穿，說他是在叫你卖女兒呢? 这老家伙居然这样大胆!"

不过，何利越是思量这个問題，他的意志也跟着越来越軟弱了。家族的名誉他还是像从前一样爱惜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害了不治之症，他对于什么該吃什么不該吃也就完全不在意了。他在达塔丁面前的表現，不能說他已經同意了这桩婚事；但他內心里却已經同意了。他覺得年龄的問題并不太重要。生死是由命运支配的，有些年青人比老头兒死得还早哩。如果卢巴命中注定要过幸福的日子，随便在哪兒她也不会受苦。再說，这也并不是卖女兒呀。他从拉姆·舍瓦克那兒拿到多少錢，都算是借的，手边有錢的时候他会全部还清。这样做沒有什么羞辱。当然罗，要是他有能耐，他会把卢巴嫁給一个名門望族的年青小伙子，会給她丰厚的妆奩，会十分慷慨地招待迎亲队；怎奈老天爷讓他处在無能为力的境地，那他除了把一个光身姑娘送出去，另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知道人們会訕笑他；可是，那些只会訕笑而不肯帮忙的人，他干嗎要把他們的訕笑放在心上呢？棘手的倒是丹妮婭不肯答应。这个傻婆子，总是死死抱住那古板的体面不放手。这不是維护家族的声望的时候，这是拯救自己的生命的机会啊。她旣然这样爱面子，那就拿出五百卢比来吧。錢在哪兒呀？

接連两天，他們沒有再直接談起这件事情，談起来也总是轉弯抹角的。

"男女双方要各样都能相配，結了婚才会幸福。"丹妮婭說。

"結婚不是講幸福的，疯婆子，"何利回答說，"結婚是一种修行。"

"去你的吧，修行！"

"我偏要这样說。要是一个人听从老天爷的安排，無論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都能快快活活地过日子，这不是修行又是什么

呢？”

第二天，丹妮娅又想起了幸福的結婚生活的另一面。她認为，家里要沒有公婆妯娌，結了婚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一个姑娘，至少也得尝尝做新娘子的幸福呀！

“这可不是結婚生活的幸福，是拖累！”何利說。

“你說話也眞怪，”丹妮娅动起肝火来了，“孤零零的一个媳妇，在家里怎么过日子呀？前后左右，一个照应的人也沒有。”

“你嫁到我家来的时候，小叔子有两个，有公公也有婆婆，你到底享了什么福呢？你說說看。”

“难道家家都有这样的坏人嗎？”

“你以为别家会有天上的仙女？家里人多了，人人都要支使新媳妇，她得討好每一个人。要是她不听誰的使喚，誰就会跟她作对。最好还是一个人。”

他們沒有再談論这个問題；可是丹妮娅开始动搖起来了。

到了第四天，拉姆·舍瓦克亲自到他們家里来。他騎着一匹駿馬，带了一个理髮匠和一个佣人，就好像是什么大地主似的。他的年紀在四十以上，头髮已經斑白，可是脸上光采煥發，身体也很茁壮。跟他比起来，何利眞是显得蒼老。他是到城里去打官司，中午想在这兒歇一会，因为太陽挺毒，还吹着陣陣热風。

何利到杜拉梨的店里去买了油和面粉来做薄餅，三个人吃了一頓。恰好达塔丁也赶来祝賀，于是他們閑談起来了。

“打什么官司呀，大爷？”达塔丁問道。

“官司一桩接一桩，总是打不完，馬哈拉其！”拉姆·舍瓦克神气活現地說，“这个世道，老实人是吃不开的。你越是忍讓，别人越是欺負你。說起来，警察啦，法庭啦，全都是为了保护我們

的，可是誰也沒有保护我們。到处都是搶劫掠夺。一个軟弱的人，大家都想掐住他的脖子。不誠实是老天爷不容許的，这是大大的罪过；可是，不为自己爭取权利和正义，却是更大的罪过。你想想，一个人到底要忍到什么地步啊？拿一个农民来說吧，他簡直是众人的下飯菜，要是他不給管帳員送点礼物，送点小錢，他就很难在村里待下去。要是他不請地主的佣人和管事吃吃飯，他也沒法过日子。对巡官和警士更得把他們当作女婿一样侍候，他們一到村里，农民就得孝敬他們，送他們礼物，要不然，他們一个报告上去，全村的人都得坐牢。有时候来了区里的管帳員，有时候来了收稅員，有时候又来了地方上的什么官兒，农民都得在他們的面前两手合十，畢恭畢敬地侍候他們，要想法給他們弄馬料，弄鷄蛋、鷄、牛奶和油。这种事情也落到过你的头上啊，馬哈拉其！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官員来。一个医生来在井里下什么葯，又一个医生来給牛看病，另外还有学校的視察員，还有各种部門的官員，水利部的也有，森林部的也有，管禁酒的也有，管农村改革的也有，管庄稼收成的也有，眞是数也数不清。差人来了，也得給他一点甜头，要不他就在官兒們的面前說坏話。照理說，这么多部門的官兒到乡下来，对农民总該有些好处吧，其实压根兒沒这回事。我們那兒的地主在村里派了款子，每副犁摊两个卢比，因为他請一个大官兒吃了一頓飯，花了很多錢。农民們不肯出錢，于是他把全村的地租都提高了。官兒們也是偏袒地主的。他們不想想农民也是人，也有妻子兒女，也得顧个体面。这就是我們凡事忍讓的下場。因此我对全村的人公开說：'誰也不能多交地租，也不要放弃田地，如果有人給我們講道理，把我們說服了，我們是願意多交的；要想敲詐不会說話的农民，那可不行。'村里的人听了我的話，大伙兒都不肯多交。地

主看見全村的人一条心，也就沒法可想了。要把田地抽回吧，誰去种呢？这种世道，人要不强硬一点，你說的話誰也不理睬。孩子不哭两声，連媽媽的奶也吃不到哩！”

下午，拉姆・舍瓦克走了，他使丹妮娅跟何利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达塔丁的努力成功了。

“現在怎么說呀？”他問何利。

“問她吧。”何利指指丹妮娅。

“你們两个我都問。”

“年紀是大了一点，”丹妮娅說，“不过，你們的意思我也贊成。命中注定的事，是沒法避免的；人倒挺好。”

何利对拉姆・舍瓦克是抱着一个弱者对强者的那种信任的。他心里生出了种种美丽的幻想。跟这样一个人結了亲戚，他的磨难有希望得到解救了！

婚期已經选定了。他准备写封信去叫戈巴尔回来。来不来由他自己决定，不过，先給他去一封信，免得他以后說“你为什么不叫我？”还有索娜，也得叫她回来。

“戈巴尔不是这样的人，”丹妮娅說，“不过，裘妮娅也許不会讓他来。一到外边，就把家里忘得干干净净，信也不写一封回来。还不知道他过得怎样呢。”說着，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

戈巴尔接到家信，馬上准备动身。裘妮娅本不願意回来，但是这种場合又不好說話。妹妹結婚，哥哥不赶回家去，这怎么可能呢？索娜結婚的时候沒有去，难道还不够丢人嗎？

“跟爹娘老是鬧别扭是不好的，”戈巴尔哽咽着說，“現在我們毛干翅膀硬了，可以跟他們鬧别扭了，甚至可以跟他們吵架了；可是，我是他們生的，是他們撫养长大的，他們說几句不中听

的話，也应該耐心忍受。那一回我不知怎么跟他們發了脾气，如今我心里老是在思念他們。为了你，我連爹娘也撇开了。”

“别把这罪过推到我头上，”裘妮婭生气了，“那次是你自个兒吵起来的。我跟媽住了那么些日子，連重話也沒說过一句。”

“是为你吵起来的呀。”

“就算是为我吵起来的吧。我为了你，也扔下了我自己的家呀。”

“你家里有誰爱你？哥哥不喜欢你，嫂嫂恨你，薄拉要是把你抓到手，也会活活吃了你。”

“还不是为了你！”

“这次我們回去，要讓他們享点福，凡事要順着他們的心意。爹眞是个好人，他从来沒有駡过我。媽打过我好些回，可是过后总得給我吃点东西；我要是不对她笑笑，她心里就一直不得安生。”

他們两人把这件事情告訴瑪尔蒂。瑪尔蒂不惟給他們假期，而且送了新娘子一把紡車和一双手鐲。她本想亲自去的，但她正在医治許多重病病人，一天也不能离开。不过，她答应結婚那天去一趟，而且送給他們的孩子蒙加尔一大堆玩具。她吻了孩子許多次，还不断地撫弄他，仿佛因为要跟他离开一些日子，她想事先撫弄个够似的。孩子却因为回到他从来沒有見过的家，非常高兴，对她的撫爱一点兒也不稀罕。在他那稚气的想像中，家是比天堂还要美好的地方。

戈巴尔到了家，看見家里一副凄凉景象，心情很黯淡，眞想立即回去。一部分房屋已經歪歪斜斜，眼看着就要坍塌了。大門口只拴着一头公牛，而且現出半死不活的样子。

看見他回来，丹妮婭跟何利都欢天喜地，他却是那么抑郁不乐。現在这个家还有希望撑持下去嗎？他在城里縱然卖命干活，吃飯总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他只侍候一个主人。在这兒，举眼一看，所有的人全是那么神气。同样拚命干活，結果什么也沒有。辛辛苦苦地种出粮食，挣到一点錢，都得交給别人，自己只好餓着肚皮，求老天爷保佑。这一切只有爹那样的心性才能忍受，他是一天也受不了的。而这还不仅仅是何利一个人的光景，全村的人都在遭受这样的灾难。村里沒有一个人不是愁眉苦脸的，仿佛他們的躯体內沒有灵魂，只有痛苦，他們好像木偶似的跳来跳去，只知道干活、受苦，因为干活、受苦是他們命中注定的。他們的一生沒有任何希冀，沒有任何志向，仿佛他們的生命的源泉已經枯竭，靠着这源泉滋养的一片青青的草木也同时萎謝了。那时候正是三月天，打谷場上堆滿了粮食，可是沒有一个农民的脸上現出喜色。多半的粮食在打谷場上就給高利貸者和地主的管事人收去了，剩下的一点点也不屬于自己。他們的未来一片漆黑，看不出什么路径。他們的感覺都麻木了，大門口尽管堆滿了臭气四溢的垃圾，他們的鼻子却聞不到什么气味。他們的眼睛也失掉了光采。天还沒有黑，豹子就在他們的家宅附近哀鳴，可是誰也不去注意。不管什么粗茶淡飯，只要送到面前他們就吃，好像火車头吞下煤塊一样。他們的牛沒有一点玉米和糠粃尙且不肯把嘴巴伸到秣槽里去，而他們自己却只希望随便有点东西塡飽肚皮就行了。他們是不講究味道的。他們的舌头已經麻木，他們的味覚已經失灵了。为了一个銅板他們可以欺騙别人，为了一把粮食他們可以互相撕打。他們已經墮落到連羞耻也不顧的境地了。

戈巴尔从童年时代起就看到这种种景象，而且已經覚得習

惯了，但是，在外边过了四年回来，今天他看见的却好像是一个新的世界。由于他跟那些有教养的人生活在一起，他的灵性已經有些觉醒了。他曾經参加过政治集会，站在人群后面听会上的演說，演說的內容深深印入了他的心里。他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去改造，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去克服一切困难，不会有什么神灵或者隐秘的力量来帮助他的。同时，他現在对人也有了深厚的同情，他变得謙和、真誠，不再像从前那样傲慢和爱慕虛荣了。他看到农民們的境况，禁不住寻思起来：“你們的处境已經是这样，为什么还要那么自私、貪婪，使处境越来越坏呢？不幸的遭遇把你們联結在一起，你們为什么要用卑鄙的自私自利来破坏这种神聖的联系呢？把这种联系变成亲密的团結吧！”这种思想使他的人性高揚起来了。一个正直的人在对人世有些閱历之后，心里便会产生一种崇高的感情，現在戈巴尔的这种感情仿佛一只鳥兒在鼓动翅膀，准备要飞到天上去。只要他看見何利在干活，他就把何利拉开，自己来做，好像他是想为以往的錯誤行为贖罪似的。

“爹，”他說，“眼下你啥事也甭操心，全副担子都交給我吧。往后我按月匯錢給家里用。你操劳了这么些年月，該清清閑閑地享福了。有我在，还讓你这样受累，我真是沒有脸啊！”

何利听了这一番話，禁不住从心底里为兒子祝福。他覚得他那衰老的身体也有一股活力了。这时候他不应該說出負債的事情，使他这个青春年少的兒子在心上留下憂思的暗影。讓兒子舒舒服服地过日子，領略一下人生的幸福吧。他自己是甘願受苦的。受苦就是他的生活。他需要拿起鋤头和鐮子去工作，要他坐在家里敬天拜神，他的心是無法安靜下来的。

“你說，爹，一共欠了多少錢，我会按月分批还清的。”戈巴尔

說。

“不，孩子，”何利搖搖头說，“你会受到拖累的。你掙的錢也不多。一切我会想法。这种受苦的日子也不长了。卢巴就要出閣。剩下的只是还債了。你用不着焦急。你自己吃喝要当心。現在把身体养好了，日后才会过得幸福。我倒沒有什么，我是吃慣了苦的。我現在不想硬要你种庄稼了！你投靠了一个好东家，只要侍候她一些日子，你自己也会成人的。她到咱們家来过。眞是一个活菩薩哩。”

“她說卢巴結婚那天还要来。”

“我們巴望她来。跟这样的好人在一塊，也許会少拿几个工錢，可是自己懂得的东西多了，眼界也开闊了。”

这时候，婆罗門达塔丁招手叫何利过去，把他带到远处，从腰間取出两张一百卢比的鈔票說：“你听了我的劝告，做得很好。眞是一举两得：女兒債还淸了，祖上传下来的田地也保住了。我能做的事情，我都替你做了，現在你自个兒安排吧。”

何利接过錢来，手在簌簌發抖。他抬不起头，嘴里一句話也說不出，仿佛他已跌入耻辱的深渊，而且在不断地往下沉落。他跟生活搏斗了三十年，今天終于失敗了，而且失敗得这样慘，仿佛他給罰站在城門边，过往的人都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他在声嘶力竭地說：“乡亲們，可怜可怜我吧！我冒着三月的热風，冒着十一月的大雨干了一輩子！你們剖开我的身体，瞧瞧我的心上有多少伤疤啊！你們問問我的身体，它是不是淸閑过，是不是在树蔭下歇过凉？我受了这么些苦，今天却落得这样丢人！”可是他照样活着：怯懦，貪婪而又卑鄙！他全部的信念都粉碎了。

“那我走了，”达塔丁說，“你最好馬上到諾凱·拉姆那兒去一趟。”

“我会去的，馬哈拉其！”何利順从地說。“可是，我的体面全在你手里啊。”

36

村里接連热鬧了两天。卢巴在鼓乐声中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家。可是这当中誰也沒有看見何利走出門来。他一直藏在家里，仿佛覚得自己沒有脸見人似的。而瑪尔蒂的出現，却增加了快活的气氛，邻村的妇女們也都赶来参加婚礼。

戈巴尔的和藹可亲的态度博得了全村的贊賞，他在每一个家庭里都留下了讓人思念的印象。薄拉对他更是崇敬得五体投地，薄拉的妻子諾哈莉招待他吃檳榔叶，临别还送給他一个卢比，打听他在勒克瑙的地址，說她上勒克瑙去时，一定去看他。索娜出嫁时她借給何利的那笔錢，她沒有对戈巴尔提起。

第三天，戈巴尔要动身的时候，何利当着丹妮娅的面，眼泪汪汪地說出了好多天来一直在折磨他的心灵的事情：“孩子，我为了貪恋土地，犯下这样的罪孽，不知道老天爷会怎样懲罰我啊！”

戈巴尔一点也不生气，他和顏悦色、恭恭敬敬地說：“这事沒什么罪过，爹！当然娄，拉姆·舍瓦克的錢务必要还淸。其实，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沒出息，不能帮你忙，地里沒有收成，借債又借不到，家里的粮食吃一个月也不够。碰到这种光景，你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不保住田地，往后怎么过日子呢？一个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时候，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种昏天暗地的日子，不知还要过到几时喲！一个人飯都沒得吃，什么礼义廉耻对

他都是騙人的把戏。要是你像别人一样懂得敲詐勒索，那你也是一个貴人了。可是你从来不肯丢开做人的道德，因此才受到这样的折磨。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宁可去坐牢，宁可給絞死。要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錢送給别人，自己跟妻子兒女挨餓，这我可受不了。”

丹妮娅不願意讓裘妮娅跟他一塊兒去，裘妮娅自己也想在家里多住几天，因此决定戈巴尔一个人动身。

第二天清早，戈巴尔向大家告辞，动身到勒克瑙去。何利一直把他送到村外。他对戈巴尔从来还沒有这样爱过。戈巴尔临别时伏下去摸他的脚，他忍不住哭起来了，仿佛他再也不会見到兒子的面了。但他的心里充滿了幸福和驕傲。他也变得坚定了。兒子对他的敬爱使他有了力量，也使他胸襟开闊了。几天以前，他对一切都感到厭倦，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在黑暗中迷失了自己的道路，現在他却滿心欢喜，看到了明朗的陽光。

卢巴結婚以后，生活过得很愉快。她的童年是在一个一錢如命的环境里度过的，那时候她有过多少願望，都只好压抑在心头。現在这些願望通通实現了。拉姆·舍瓦克虽然已經到了中年，婚后也变得年青了。他是卢巴的丈夫，無論他是青年，是中年或者是老年，她对他的感情都不会有什么两样。她的这种感情跟丈夫的容貌或年齡沒有关系，这种感情根源深远，深到古老传統的底層，只有地震才能搖撼它。她的青春的花朵在为自己开放，她浓妝艳抹也是为了自得其乐。拉姆·舍瓦克看見的是她的另一面：一个忙于操持家务的主妇。她不想在拉姆·舍瓦克面前現出自己的青春美貌，使他感到困惑迷惘。現在她的心里什么也不覺得欠缺了。倉里装滿了粮食，田地伸展到村子

的边界，大門口是成群的牛羊，真是要什么有什么。

她最大的願望是要看到她娘家的人过点幸福的日子。可是，要怎样才能解除他們的貧困呢？那头母牛的記忆，現在依然活鮮鮮地留在卢巴的心里，它像客人一样来到他們家中，随后又匆匆离去，讓每个人都为它伤心落泪。这虽然已經是过去很久的事，現在想起那情景却更令人难过。

她現在在这个新的家庭里还沒有住慣，还是把娘家当作自己的家。那兒的人都是她的亲骨肉，他們的悲哀也就是她的悲哀，他們的幸福也就是她的幸福。在这兒的大門口看見成群的牛，还不如在娘家門口看見一头牛那样使她快活。可是她父亲的这个願望从来也沒有实現过。那头母牛来到的那一天，他是多么高兴啊，仿佛是一位仙女从天上来到了人間。那以后他就無法再买一头母牛了。但她知道，在父亲的心里，那个願望今天也还是跟从前一样强烈。等她回娘家去时，她一定要带着那头白色的母牛去送給他們。不，为什么不派一个人送去呢？她犹豫了好一陣，才跟拉姆·舍瓦克提起这事情。拉姆·舍瓦克答应了。第二天，卢巴便叫一个牧童把牛送去。她对牧童說："你告訴我爹，送这条牛来是好讓蒙加尔有牛奶喝。"

何利也一直在惦記着买一头母牛的事情。本来他現在是用不着急于买牛的，可是蒙加尔跟他們住在一起，这孩子沒有牛奶喝怎么行呢？只要手边有錢，他先得买一头母牛。蒙加尔現在不仅是他的孙子，不仅是戈巴尔的兒子，他也是瑪尔蒂小姐的宠兒，对他的照拂也得像个样子。

可是，往哪兒去弄錢呢？恰好那天有一个承包商开始在村子附近的荒填里采掘鋪路的石头，何利一听到这消息，馬上跑到那兒去作了挖掘工人，每天的工錢是八个安那。如果这工作能

継續干两个月，他掙得的錢就够买一头母牛了。

他在热風和太陽下干了一天，回家时已是精疲力竭，但他心里絲毫也不觉得疲倦。第二天他又怀着同样的热情去上工。夜里，吃过晚飯，还要在一盞油灯下搓繩子，一直到半夜以后才睡觉。丹妮娅也像疯狂了似的，在何利这样操劳之后她不惟不劝他不要干夜活，她自己反而陪着他搓繩子。母牛是一定要买的，拉姆·舍瓦克的錢也得还清。戈巴尔临走时这样說过。他对这事情很不放心。

夜里十二点多鐘。他們俩还在坐着搓繩子。

“你困了就去睡吧，天一亮还得起来干活哩。”丹妮娅說。

何利抬头望望天空：“还早哩，現在恐怕只有十点鐘。你去睡吧。”

“晌午我睡过一忽兒。”

“我吃过午飯也在树下睡了一觉。”

“可别中暑啊！”

“哪会中暑？树下可蔭凉哩。”

“我耽心你会病倒。”

“得啦！要那些有工夫害病的人才会病倒，現在我一心一意只想到，等戈巴尔下次回家的时候，要积攒下一笔錢，把拉姆·舍瓦克的債还掉一半。戈巴尔也会带一点錢回来的。今年还清了这笔債，那咱們的日子就不同了。”

“我心里直在惦記着戈巴尔。这孩子現在多懂事啊！”

“那天跟我分手，他还摸我的脚来着。”

“蒙加尔刚由城里来的时候，長得胖嘟嘟的，到了乡下可变瘦了。”

“在城里，牛奶啦，黃油啦，要啥有啥。在乡下，只要有烙餅

吃就算不錯了。等我向包工头領到工錢，咱們要买一条母牛。”

“咱們早就可以买一条母牛的，只是你不肯听我的話。自己的地都张罗不过来，你却把普妮娅那副担子也挑起来了。”

“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得講点为人的道德呀。希拉做了那样的傻事，他的妻子兒女总得有个人照顧。我不照顧还有誰照顧呢？你倒說說看！我要是不帮忙她，你想想她今天会落得个什么光景。我虽然費尽了心机，蒙格魯还是告了她一状。”

“她把錢窖起来了，哪会不吃官司！”

“别扯淡！地里的收成最多只够吃，她有什么东西窖起来呀？”

“希拉好像鑽到地下去了似的，一点兒音訊也沒有。”

“我心里总覚得，他早晚一定要回来的。”

两人都睡下了。第二天天蒙蒙亮，何利起来，忽然看見希拉站在他的面前。希拉的头髮很长，衣服破破烂烂，脸上干巴巴的，身上沒有一点肉，仿佛身材也萎縮了。他跑上前来，匍匐在何利的脚边。

何利把他扶起来，拥抱着他說：“你簡直瘦得不像样了，希拉。几时回来的？我老在想念着你。你病了嗎？”

今天他眼中的希拉不是那个使他的生活陷于悲惨的希拉，而是他們父母的小兒子希拉。这当中的二三十年仿佛消逝得無踪無影了。

希拉什么話也沒有說，只是站在那兒哭泣。

“为什么要哭呢，弟弟？”何利抓住他的手，哽咽着說。“人总有个差錯啊。这些日子你是待在哪兒？”

“我該怎么对你說啊，大哥！”希拉的声音里充滿了痛苦。“我留下了一条命，只是因为我命中注定，要見你一面才能死去。我

謀害了那条母牛，心里总是忘記不了，我老覚得那母牛时时刻刻都站在我面前，睡的时候也好，醒的时候也好，它总是在我眼前出現。后来我發疯了，在疯人院里住了五年，半年前才从疯人院里出来，靠着討飯过日子。我不敢回家来。我沒有臉見人啊！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才壮起胆子回来。你对我的老婆孩子……”

“其实你是用不着跑的，”何利打断了他的話，“随后巡官来了，塞給他几塊錢事情也就解决了。”

“我一輩子感激你的恩情，大哥！”

“我不是外人啊，弟弟！”

何利心里很高兴。他覚得人生的一切厄难，一切失意的事情都跟他無緣了。誰說他在人生的战斗中失敗了？这种喜悦，这种驕傲，这种幸福的感覚，难道是失敗的征象嗎？如果說这是失敗，那他的胜利就在这些失敗之中。他的那些残缺的武器就是他的胜利的旗帜。他胸中感情激动，脸上光采煥發。希拉的感恩使他看見了自己生平的一切都沒有做錯。即使他的谷倉里装滿粮食，他的土罐里窖着金子，他也不会享受到这种天堂一般的幸福！

希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遍，然后說：“你也挺瘦啊，大哥！”

“这种年月我会發胖嗎？”何利笑着說。“要那些不借錢过日子，不耽心自己体面的人才会發胖。这种年月，發胖是不光采的事情。要讓一百个人变瘦了，才会有一个人發胖，試問这种胖又有什么幸福？要人人都發胖的时候才会有幸福。你看过索巴了沒有？”

“昨天晚上就看見他了。你这些日子自己人也照顧，跟你作对的人也照顧，所以保全了自己的体面。可是他呢，庄稼活兒全都丢开不管，天知道他怎么活下去啊！”

如果何利也知道卢巴就在这一天派人送一头母牛来給他，那么这一天将会是他一生中真正最幸福的日子。可是，他命中注定不会知道这个喜訊了。①

这一天，他去挖石头的时候，觉得渾身軟弱無力。夜里干活的疲劳还沒有恢复过来。但他还是走得很快，而且在步态中显出悠然自得的神气。

这一天，上午十点鐘就括起热風，快到中午时，太陽簡直像火烧一样。何利把一筐一筐的石头頂在头上，从石坑走到大路，又把石头装在車上。到了中午休息，他已經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从来沒有覚得这样疲倦过。他的腿拖也拖不动，身体內部好像在燃烧。他澡也不洗，飯也不吃，把自己的头巾鋪开，就在那难熬的疲倦中躺在一株树下睡覚；可是他覚得口渴，嗓子都干了。空肚皮喝水又不行。他尽力忍着。心里那种毛焦火辣的感覚越来越厉害，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他看見在他旁边吃飯的工人有一滿桶水，便起来舀了一杯，喝过水又回去躺下。不到半个鐘头，他嘔吐了，脸色像死人一样蒼白。

"你怎么啦，何利大哥？"那个工人問他。

何利的脑里天旋地轉。"沒什么，我是好好的。"他說。

說着，他又吐起来了，而且手脚都在發冷。他奇怪他的头为什么会暈眩，为什么眼前会是一片漆黑？他閉上眼睛，往事的記忆都在心幕上清晰地映出来，但就像梦景似的支离破碎，顚倒錯乱，而且改变了原来的形状。他看見了自己玩洋娃娃和在母亲

---

① 这一小段是根据俄譯本譯出的。在譯者手边的印地文原本第十版、第十一版、第十二版及印地文节本第九版等各种版本中都沒有这一小段。俄譯本是从烏尔都文譯本轉譯的。原作的最初版本中是否有这一小段，还需要再作查对。現在根据俄譯本譯出，以便故事情节有个交代。

怀里睡觉的欢乐的童年；又看見戈巴尔回家来了，匍匐在他的脚边；接着换了另一幅景象，丹妮婭在做新娘子，搭着一条紅披巾，在侍候他吃飯；然后是一头母牛，一头地道的如意牛，他挤了牛奶，正在給蒙加尔喝，母牛忽然变成了一位仙女，而且……

“嘿，何利，晌午过了，起来搬石头去！”那个工人在对他叫嚷。

何利什么話也沒有說。他的灵魂不知道正在什么地方游蕩哩。他的身体烧得烫人，他的手脚却是冰冷的。他中暑了。

有人跑去通知他家里的人。不到一个鐘头，丹妮婭急匆匆地赶来了。索巴和希拉要做好一副担架再随后赶来。

丹妮婭摸摸何利的身体，不觉吃了一惊，脸色都白了。

“你怎么啦？”她用顫抖的声音問道。

“你来了，戈巴尔，”何利睜着茫然的眼睛說，“我为蒙加尔买了一条母牛，瞧，它站在那兒哩。”

丹妮婭曾經看見过死神的面影。她是認得死神的。她曾經看見死神躡手躡脚地悄悄走来，也曾經看見死神像暴風驟雨似的袭来。她的公公、婆婆，她自己的两个兒子，村里許許多多的人，都是在她眼前死去的。她的心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她觉得她的生活的根基仿佛也在动摇了。可是，不，她現在应該耐心等待，她的怀疑是沒有根据的，何利不过是中了暑，因此失去了知觉。

“瞧我呀，是我，你不認得我？”她說，勉强忍住滿眶的泪水，不讓它流出来。

何利漸漸恢复了知觉。他意識到死神已經走到他的身边，火葬堆就要点燃了。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凄凉地望着丹妮婭，眼角滚出了两顆泪珠，接着他用微弱的声音說：“丹妮婭，我亏待

你的地方，你原諒我吧！我要死了！买牛的心願还沒有了結。我挣来买牛的錢，正好用来葬我。別哭啊，丹妮婭，哭一陣又能讓我活多少年呢？什么样的苦我都受过了，讓我死去吧！”

他的眼睛又閉上了。这时，希拉和索巴已經抬着担架来到，他們把何利抬到担架上躺下，往着村里走去。

这消息像風一样吹遍了村庄，全村的人都匯集在何利家門口。何利躺在担架上，也許一切他都看得清楚，一切他都明白，可是他已經說不出話来了。只有他那滾滾流下的眼泪好像在說，一个人要摆脫一切恋栈是多么艰难啊。恋栈也就是一个人对他生前沒有做到的事情所感到的那种痛苦。对那已經履行了的义务和那已經完成了的工作，还有什么恋栈呢？引起恋栈的是我們抛下的那些孤兒寡妇，因为我們不能对他們尽到撫养的义务；引起恋栈的是那些只实現了一半的願望，因为我們不能繼續实現它們了。

丹妮婭虽然明明知道已經沒有希望，她还是想要捉住那渺茫的希望的影子。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像个机器人似的跑来跑去，一会兒把芒果烤熟，挤出汁水来給何利喝，一会兒又用麸子按摩何利的身体。① 沒有錢，有什么办法呢？若是有錢，她会打發人去請个医生来看看的。

“嫂嫂，”希拉哭着說，“想开一点，行‘戈丹’礼② 吧。大哥要归天了。”

丹妮婭譴責地看了他一眼。現在还要她怎么想开呀？她对

---

① 这两种办法都是印度民間用来治中暑的。

② “戈丹”也就是本書的書名。“戈”是“牛”的意思，“丹”是“奉献”的意思。按照印度教的習俗，一个人在临死时要請婆罗門来举行一种宗教仪式，凈化死者的灵魂，最后将一头母牛献給婆罗門——据說这头牛可以把死者的灵魂送过一条冥河，进入冥土。这整个的仪式就叫“戈丹”。

自己的丈夫应尽的职責，难道还要别人告訴她？她对自己的終身伴侣，难道只需要哭一場就够了嗎？

“是呀，行‘戈丹’礼吧，是时候了。”别的許多人也这样說。

丹妮婭机械地站起来，拿出今天卖繩子賺得的二十个安那，先在何利的冰凉的手里擱了一会，然后对站在面前的婆罗門达塔丁說：“馬哈拉其，家里沒有母牛，沒有小牛，也沒有錢，就只这几个安那，这就是他的‘戈丹’！”

說完，她便昏倒在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戈丹
作者＝普列姆昌德著　　严绍端译
页数＝５２２
ＳＳ号＝１０６５３７６５
出版日期＝１９５８年０６月第１版